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新六版



校

校勘者

周惟

精裝一册  
洋裝四册

定價二十二元  
定價二十九元

【外埠酌加郵費】

西遊記

書局  
南  
路  
書局  
南  
路  
書局

立  
珍  
燕  
四

# 繪圖西遊記卷三

##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

話說齊天大聖空着手敗了陣，來坐於金峴山後，撲棧棧兩眼滴淚，叫道：「師父啊，指望和你，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窮同住，同修同解脫，同慈同念，顯靈功同緣，同相心真契，同見同知道，轉通豈料如今無拄杖，空拳赤手，怎與隆大聖，悽慘多時，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認得我，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真個是闢天宮之類，這等看來，決不是凡間怪物，定然是天上兇星，想因恩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下來魔頭，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行者道：『這纔是以心問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直至南天門外，忽擡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着，長揖道：『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此何幹？』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說未了，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大聖失迎，請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竟入南天門裏，直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四天師，並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遙魔廣，纔有一半之功，見如今阻住在金峴山金峴洞，有一個兇怪，把唐僧父拏於洞裏，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那廝神通廣大，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因此難縛魔王，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裏降來的魔頭。』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問他個鉗束不嚴，許旌陽笑道：『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纔尋的着個頭兒。』張道陵道：『不消多說，只與他傳報便了。』行者道：『多謝，多謝。』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引見玉帝，行者朝上唱個大啞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峴山金峴洞，有一兇怪，把唐僧拏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孫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我疑是天上兇星，思凡下界，為此特來啓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鑿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却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彼時玉皇天尊聞奏，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速查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隨即覆奏施行，以聞。』可韓丈人真君領旨，當時即同大聖去查，先查了四天門門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羣真，又查了雷霖官將陶張辛鄧荀畢龐劉，最後纔查三十二天，天天自在，又

查二十八宿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安寧又查了太陽太陰水火木金土七政羅侯計都悉李四餘滿天星斗並無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打攪玉皇大帝深爲不便你自回旨去罷我在此等你回話便了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孫行者等候良久作詩紀興曰風清雲霧樂昇平神靜星明顯瑞禎河漢安寧天地泰五方八極偃戈旌那可韓司丈人真君歷歷查勘回奏玉帝道滿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將皆存並無思凡下界者玉帝聞奏着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師奉旨意卽出靈霄寶殿對行者道大聖啊玉帝寬恩言天宮無神思凡着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行者低頭暗想道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想我鬧天宮時玉帝遣十萬天兵佈天羅地網更不會有一將敢與我比手向後來調了小聖二郎方是我的對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却怎麼得能敷取勝許旌陽道此一時彼一時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違了旨意但憑高見選用天將勿得遲疑誤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違旨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煩旌陽轉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孫之幸若不能那時再作區處真個那天師啓奏了玉帝玉帝卽令李天王父子率領衆部天兵與行者助力那天王卽奉旨來會行者行者又對天師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謝不盡還有一事再煩轉達但得兩個雷公使用等天王戰鬪之時教雷公在雲端裏下個雷擔照頂門上錠死那妖魔深爲良計也天師笑道好好好天師又奏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張蕃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遂與天王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頃刻而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峴山山中間乃是金峴洞列位商議却教那個先去索戰天王停下雲頭扎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道大聖素知小兒哪吒會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變化隨身有降妖兵器須教他先去出陣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孫引太子去來那太子抖擻雄威與大聖跳在高山竟至洞口但見那洞門緊閉行者上前高叫潑魔快開門還我師父來也那洞裏把門的小妖看見急報道大王孫行者領着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那魔王道這猴子鉄棒被我奪了空手難爭想是請得救兵來也叫取兵器魔王綽鎗在手走到門外觀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壯真個是玉面嬌容如滿月朱唇方口露銀牙眼光掣電睛珠暴額鬚髮髻鬚繡帶舞風飛彩焰錦袍映日放金花環縈灼灼攀心鏡寶甲輝輝靚戰靴身小聲洪多壯麗三天護教惡哪吒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名喚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太子道因你這潑魔作亂困害東土聖僧奉玉帝

金旨特來拿你魔王大怒道，你原是孫悟空請來的，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敢出胡言，不要走，吃吾一鎗。這太子使斬妖劍，劈手相迎，他兩個搭上手，却纔賭闖。那大聖急轉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個雷掣，助太子降伏來也。鄧張二公，卽踏雲光，正欲下手，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將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來。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三柄長鎗，抵住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劍、斬妖刀、縛妖索、降魔杵、繡毬、火輪兒，大叫一聲，變一變，十變，百變，千變，萬變，都是一般兵器。如驟雨冰雹，紛紛密密，望妖魔打將去。那魔王公然不懼，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着，唵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勝，而回。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頭勢，不會放了雷掣。假若被他套將去，却怎麼回見天尊。二公按落雲頭，與太子來。山南坡下，對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廣大，悟空在旁笑道：那廝神通也如此，怎奈那個圈子利害，不知是甚麼寶貝，丟起來，善套諸物。哪吒恨道：這大聖甚不成人，我等折兵敗陣，十分煩惱，都只爲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說煩惱，終然我老孫不煩惱。我如今沒計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結果。行者道：憑你等再怎計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無情。行者聞言道：說得有理，你且穩坐在此，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鄧張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孫這去，不消啓奏玉帝，只到南天門裏，上彤華宮，請熒惑火德星君來，此放火燒那怪物一場，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捉住妖魔。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太子聞言甚喜，道：不必遲疑。請大聖早去。早來，我等只在此拱候。行者縱起祥光，又至南天門外，那廣目與四將迎道：大聖如何又來。行者道：李天王着太子出師，只一陣，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擄去了。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助陣哩。四將不敢久留，讓他進去。至彤華宮，只見那火部衆神，卽入報道：孫悟空欲見主公，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門迎進道：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更無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失了兵器，特來請你救援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他出身時，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與李天王計議，天地間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個圈子，善能套入的物件，不知是甚麼寶貝，故此說火能滅諸物，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救我師父一難。火德星君聞言，卽點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嶼山南坡下，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天王道：孫大聖，你還去叫那廝出來，等我與他交戰，待他拿動圈子，我却閃過，教火德帥衆燒他。行者笑道：正是我

和你去來。火德共太子鄧張二公，立於高峯之上，與他挑戰。這大聖到了金峴洞口，叫聲開門，快早還我師父。那小怪又急通報道：孫悟空又來了。那魔帥衆出洞，見了行者道：你這潑猴，又請了甚麼兵來耶？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喝道：潑魔頭，認得我麼？魔王笑道：李天王，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欲討兵器麼？天王道：一則報仇要兵器，二來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吾一刀。那怪物側身躲過，挺長鎗，隨手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你看那天王刀砍妖怪，鎗迎刀砍，霜光噴烈火，鎗迎銳氣，迸愁雲。一個是金峴山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這一個爲救師災，展大輪。天王使法飛沙石，魔怪爭強播土塵。播土能教天地暗，飛沙善着海江渾。兩家努力爭功蹟，皆爲唐僧拜世尊。那孫大聖見他兩個交戰，卽轉身跳上高峯，對火德星君道：三炁用心者，你看那妖魔與天王正鬪，到好處，却又取出圈子來。天王看見，卽撥祥光，敗陣而走。這高峯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教衆部火神一齊放火。這一場真個利害，好火。經云：南方者火之精也。雖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乃三炁之威，能變百端之火。今有火鎗、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見那半空中，火鴉飛噪，滿山頭，火馬奔騰，雙雙赤鼠，對對火龍，雙雙赤鼠，噴烈焰，萬里通紅，對對火龍，吐濃煙，千方共，黑火車兒，推出火葫蘆，撒開火旗，搖動一天霞。火棒攪行，盈地燎，說甚麼雷威鞭牛，勝強似周郎赤壁。這個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熾熾，火風紅。那妖魔見火來時，全無恐懼，將圈子望空拋起，唵喇一聲，把這火龍、火馬、火鴉、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將下去，轉回本洞，得勝收兵。這火德星君手執着一桿空旗，招回衆將，會合天王等，坐於山南坡下。對行者道：大聖啊，這個兇魔，真是罕見。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須報怨，列位且請寬坐坐。老孫再去來。天王道：你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斷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剋火。等老孫去北天門裏，請水德星君施佈水勢，往他洞裏一灌，把魔王淹死，取物件還你們。天王道：此計雖妙，但恐連你師父都淹死也。行者道：沒事。淹死我師，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如今稽遲列位，甚是不當。火德道：既如此，且請行。請行好大聖，又駕觔斗雲，竟到北天門外，忽擡頭，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孫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烏浩宮，見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聞道：今日輪該巡視，正說處，又見那龐劉荀畢四大天將，進禮邀茶。行者道：不勞，不勞。我事急矣，遂別却門神，直至烏浩宮，着水部衆神卽時通報。衆神報道：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水德星君聞言，卽將查點四海五湖八河四瀆，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整冠束帶，接出宮門，迎進宮內。道：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尙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廣大之精，先蒙玉帝

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個圈子將六件神兵套去。老孫無奈，又上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帥火部衆神放火，又將火龍、火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與我捉那妖精。取兵器歸還天將，吾師之難亦可救也。水德聞言，即令黃河水伯、神王隨大聖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盃，道：「我有此物盛水，行者道：『看這盃兒能盛幾何？』」妖魔如何湔得？水伯道：「不瞞大聖說，我這一盃乃是黃河之水，半盃就是半河，一盃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盃足矣。』遂辭別水德，與黃河神輟離天闕。那水伯將盃兒望黃河昏了半盃，跟大聖至金峽山，向南坡下見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細講，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開他門，不要等他出來，就將水往門裏一倒，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湔死。』我却去撈師父的屍首，再救活不遲。那水伯依命緊隨行者，轉山坡竟至洞口，叫聲：『妖怪開門！』那把門的小妖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急又去報道。孫悟空又來矣。那魔聞說，帶了寶貝，綽鎗就走，響一聲，開了石門。這水伯將白玉盃向裏一傾，那妖見是水來，撒了長鎗，即忙取出圈子，撐住二門，只見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慌得孫大聖急縱筋斗，與水伯跳在高峯。那天王同衆都駕雲停於高峯之前，觀看那水波濤泛漲，着實狂瀾好水，真是「一勺之多，果然不測」。蓋唯神功運化，利萬物而流漲百川，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響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捲顛，千丈波高漫路道，萬層濤激泛山巖，冷冷如激玉，滾滾似鳴絃，觸石滄滄噴碎玉，回湍渺渺漩窩圓，低低凹凹隨流蕩，滿溜平溝上下連。行者見了，心慌道：「不好啊，水漫四野，湔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裏，怎奈之何？」喚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會放水，却不會收水。常言道：『潑水難收。』」嘆那座山却也高峻，這場水只奔低流，須臾間四散而歸，湖壑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在外邊吆吆喝喝，伸拳擡袖，弄棒拈鎗，依舊喜喜歡歡耍子。天王道：「這水原來不會灌入洞內，枉費一場之功也。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雙手輪拳闖至妖魔門首，喝道：『那裏走？』」看打嚇得那幾個小妖，丟了長棒，跑入洞裏，戰兢兢的報道：「大王不好了，打將來了。那魔王挺長鎗，迎出門前道：『這潑猴老大，憊懶你幾番家敵，不過我縱水火亦不能近，怎麼又踵將來送命。』」行者道：「這兒子反說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過來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這猴兒勉強纏帳，我倒使鎗。他却使拳，那般一個筋腦子拳頭，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怎麼稱得個鎚子起也罷罷。』」我且把鎗放下，與你走一路，掌看看行者笑道：「說得是，走上來，那妖撩衣進步，丟了個架子，舉起兩個拳來，真似打油的鐵鎚模樣。這大聖展足挪身，擺開解數，在那洞門前與那魔王遞走拳勢，這一場好打。嘆，拽開大四平，踢起雙飛脚，韜脅劈胸墩，剜心摘膽，著



仙人指路老子騎鶴，餓虎撲食最傷人。蛟龍戲水能兇惡，魔王使個蟒翻身。大聖却施鹿解角，翹跟淬地龍。扭碗拿天臺，青獅張口來。鯉魚跌脊躍，蓋頂撒花遶腰貫索。迎風貼扇兒，急雨催花落。妖精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腳。長拳開關自然鬆，怎比短拳多緊削。兩個相持數十回，一般本事無強弱。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廝打，只見這高峯頭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火德星鼓掌誇稱。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帥衆神跳到跟前，都要來相助。這壁廂羣妖搖旗播鼓舞，劍輪刀一齊護。孫大聖見事不諧，將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變。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一擁上前，把那妖纏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擄毛的擄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將出來。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撥轉雲頭，走上高峯逃陣。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唵的一聲，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收為本相，套入洞中。得了勝，領兵閉門賀喜而去。這太子道：孫大聖還是個好漢，這一路拳走得似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顯貴，行者笑道：列位在此遠觀，那怪的本事比老孫如何？李天王道：他拳鬆腳慢，不如大聖的緊疾。他見我們去時，也就着忙。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他就急了，所以大弄個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難降。火德與水伯道：若還取勝，除非得了他那寶貝，然後可擒。行者道：他那寶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來。鄧張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禮，除大聖再無能者。想當年大鬧天宮事，偷御酒偷蟠桃，偷龍肝鳳髓，及老君之丹，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行者道：好說，好說。既如此，且等老孫打聽去來。好大聖即跳下峯頭，私至洞口，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麻蒼蠅兒，真個秀溜。你看他：翎翅薄如竹葉，身軀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裝，星星眼窟明明，善自聞香逐氣，飛時迅速乘風，稱來剛壓定盤星，可愛些些有用。輕輕的飛在門上，爬到門縫邊，鑽進去，只見那大小羣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兩旁。老魔王高坐臺上面，前擺着些蛇肉鹿脯，熊掌駝峯，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壺香噴噴的，羊酪椰醪，大碗家寬懷暢飲。行者落於小妖叢裏，又變做一個權頭精，慢慢的演近臺邊，看數多時，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急抽身轉至臺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着火龍吟嘯，火馬號嘶，忽擡頭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喜得他心癢難撻，忘記了更容變像，走上前，拿了鉄棒，現原身，丟開解數，一路棒打將出去，慌得那羣妖膽戰心驚。老魔王措手不及，却被他推倒三個，放倒兩個，打開一條血路，竟自出了洞門。這纔是：魔頭驕傲無防備，主杖還歸與本人。畢竟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蟬洞 如來暗示主人公

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打出門前，跳上高峯，對衆神滿心歡喜。李天王道：你這場如何？行者道：老孫變化，進他洞去。

那怪物越發唱唱舞舞的，吃得勝酒哩，更不會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裏。我轉他後面，忽聽得馬叫龍吟，知是火部之物。東壁廂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孫拿在手中，一路打將出來也。衆神道：「你的寶貝得了，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行者道：「不難，不難，我有了這根鐵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寶貝還你。」正講處，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喊聲振地，原來是兇大王帥衆精靈來趕行者。行者見了，叫道：「好好好，正合吾意。」列位請坐，待老孫再去捉他。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喝道：「潑魔那裏去看棍，那怪使鎗支住罵道：『你這猴頭，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你倒弄圈套，白晝搶奪我物，那件兒是你的？』不要走，喫老爺一棍。」那怪物輪鎗隔架，這一場好戰。大聖施威，猛妖魔不順柔，兩家齊鬥勇。那個肯干休？這一個鐵棒如龍尾。那一個長鎗似蟒頭。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那一個鎗架雄威似水流。只見那彩霧朦朧，山嶺暗，祥雲鬢鬢，樹林愁，滿空飛鳥皆停翅，四野狼蟲盡縮頭。那陣上小妖吶喊，這壁廂行者抖擻一條鐵棒，無人敵，打遍西方萬里遊。那桿長鎗真對手，水鎮金嶼稱上籌。相過這場無好散，不見高低誓不休。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不分勝敗。早又見天色將晚，妖魔支着長鎗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個賭鬥之時，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與你比。」行者罵道：「潑畜休言，老孫的興頭纔來，管甚麼天晚，是必與你定個輸贏。」那怪物喝一聲，虛幌一鎗，逃了性命。帥羣妖收轉干戈，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這大聖拽棍方回，天神在峯頭賀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無量無邊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過獎，承過獎。」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實非褒獎，真是一條好漢子。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行者道：「且休題風話，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必然疲倦，我也說不得辛苦。你們都放懷坐坐，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務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尋取兵器，奉還汝等歸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罷。」行者笑道：「這小郎不知世事，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裏下手？似這等掏摸的，必須夜去夜來，不知不覺，纔是買賣哩。」火德與雷公道：「三太子休言，這件事我們不知，大聖是個慣家，熟套須教他趁此時候，一則魔頭困倦，二來夜黑無防，就請快去，快去好大聖笑啼啼的，將鐵棒按了跳下高峯，又至洞口，搖身一變，變作一個促織兒，真個嘴硬鬚長，皮黑眼明，爪腳了又風清月明，叫牆涯夜靜，如同人話，泣露淒涼景色，聲音斷續堪誇。客聽旅思，怕聞他偏在空階牀下，蹬開大腿，三五跳跳到門邊，自門縫裏鑽將進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裏面燈光，仔細觀看，只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狼餐虎嘍，正都吃東西哩。行者撲撲鎚鎚的叫了一遍，少時間收了家伙，又都去安排高鋪，各各安身，約摸有一更時分，行者纔到他後邊房裏，只聽那老魔傳令，教各門上下的醒睡，恐孫悟空又變甚

麼。私入家偷盜。又有些該班坐夜的。搗得托托梆鈴齊響。這大聖越好行事。鑽入房門。見有一架石牀。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怪。展鋪蓋伏侍老魔。脫脚的脫脚。解衣的解衣。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個圈子。原來像一個連珠錫頭模樣。你看他更不取下。轉往上摸了兩摸。緊緊的勒在胳膊上方纔睡下。行者見了。將身又變。變作一個黃皮吃蚤。跳上石牀。鑽入被裏。爬在那怪的胳膊上。着實一口叮的。那怪翻身罵道。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牀也不拂。不知甚麼東西。咬了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將上兩持。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過身來。道。刺鬧殺我也。行者見他關防得緊。寶貝又隨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牀來。還變做促織兒。出了房門。竟至後面。又聽得龍吟馬嘶。原來那層門緊鎖。火龍火馬都吊在裏面。行者現了原身。走近門前。使個解鎖法。念動咒語。用手一抹。挖揆一聲。那鎖雙鑽俱就脫落。推開門。闖將進去。觀看原來那裏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如白日一般。忽見東西兩邊斜靠着幾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週圍看了一遍。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篋絲盤兒。放着一把毫毛。大聖滿心歡喜。將毫毛拿起來。呵了兩口熱氣。叫聲變。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套輪及弓箭鎗車葫蘆。火鴉。火鼠。火馬。一應套去之物。跨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裏邊往外燒來。只聽得烘烘烘烘。撲扑兵兵。好便似咋雷連炮之聲。慌得那些大小妖精。夢夢查查的。抱着被。朦着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美猴王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候。却說那高峯上。李天王衆位。忽見火光幌亮。一擁前來。見行者騎着龍。喝喝呼呼。縱着小猴。徑上峯頭。厲聲高叫道。來收兵器。來收兵器。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這行者將身一抖。把那毫毛復上身來。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衆火部收了火龍等物。都笑吟吟讚賀行者不題。却說那金魄洞裏。火焰紛紛。說得個兇大王魂不附體。急欠身開了房門。雙手拿着圈子。東推東火滅。西推西火消。滿空中冒烟突火。執着寶貝跑了一遍。四下裏烟火俱熄。急忙收救羣妖。已此燒殺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餘丁。又查看藏兵之內。各件皆無。又去後面看處。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細住未解。白龍馬還在槽上行。李坦亦在屋裏。妖魔逐恨道。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失了火。致令如此。旁有近侍的告道。大王。這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放了那火部之物。盜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沒有別人。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在我這胳膊叮了兩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見我摸勒得緊。不能下手。故此盜了兵器。縱着火龍。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燒殺我也。賊猴啊。你枉使機關。不知我

的。本事我但帶了這件寶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這番若拿住那賊，只把刮了點皮，方趁我心說着話，懊惱多時，不覺的雞鳴天曉，那高峯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對行者道：「大聖，天色已明，不須怠慢，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與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戰，庶幾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說得有理，我們齊了心，耍子兒去耶？」一個個抖擻威風，喜弄武藝，竟至洞口。行者叫道：「癩魔，出來與老孫打者。」原來那裏兩扇石門，被火氣化成灰燼，門裏邊有幾個小妖，正然掃地撮灰，忽見衆聖齊來，慌得丟了掃帚，撒下灰耙，跑入裏面。又報道：「孫悟空領着許多天神，又在門外罵戰哩。」那怪聞報，大驚，挖進鋼牙，咬響，滴溜溜，環眼睜圓，挺着長鎗，帶了寶貝，走出門來，潑口亂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你有多大手段，敢這等藐視我也。」行者笑臉兒罵道：「癩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來，我說與你聽。」自小生來，手段強，乾坤萬里有名揚，當時穎悟修仙道，昔日傳來不老年，立志拜投方寸地，虔心參見聖人鄉學成變化無量法，宇宙長空在我狂，閑在山前將虎伏，悶來海內把龍降，祖居花果稱王位，水簾洞裏逞剛強，幾番有意圖天界，數次無知壽上方，御賜齊天名，大聖勅封又贈美猴王，只因宴設蟠桃會，無簡相邀我性剛，暗闖瑤池偷玉液，私行寶閣飲瓊漿，龍肝鳳髓會偷吃，百味珍饈我竊嘗，千載蟠桃隨受用，萬年丹藥任充腸，天宮異物般般取，聖府奇珍件件藏，玉帝訪知吾手段，即發天兵擺戰場，九曜惡星遭我貶，五方兇宿被吾傷，普天神將皆無敵，十萬雄師不敢當，威逼玉皇傳旨意，灌江小聖把兵揚，相持七十單二變，各弄精神個個強，南海觀音來助戰，淨瓶楊柳也相幫，老君又使金剛套，把我擒拿到上方，綁見玉皇張大帝，曹官拷較罪該當，即差大力開刀斬，刀砍頭皮火焰光，百計千方弄不死，將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爐中煉，煉得渾身硬似鋼，七七數完開鼎看，我身跳出又兇張，諸神閉戶無遮擋，衆聖商量把佛央，其實如來多法力，果然智慧廣無量，手中賭賽翻筋斗，將山壓我不能強，玉皇纔設安天會，西域方稱極樂場，壓困老孫五百載，一些茶飯不會嘗，當得金蟬長老臨，凡世東土差他拜佛鄉，欲取真經回上國，大唐帝主度先亡，觀音勸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解脫高山根下難，如今西去取經章，癩魔休弄獐狐智，還我唐僧拜法王，那怪聞言，指着行者道：「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不要走，吃我一鎗。」這大聖使棒來迎，兩個正自相持，這壁廂哪吒太子生嗔，火德星君發狠，即將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拋來，孫大聖更加雄勢，一邊又雷公使擗，天王舉刀不分上下，一擁齊來，那魔頭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撒手拋起空中，叫聲着，唵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擗天王刀，行者棒盡淨，又都撈去，衆神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妖魔得勝回身，叫小的們，搬石砌

門動土修造。從新整理房廊，待齊備了，殺唐僧三衆來謝土。大家散福受用。衆小妖領命維持不題。却說那李天王帥衆回上高峯，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旁無語。行者見他們面不廝覩，心有縈思，沒奈何，懷恨強歡。對衆笑道：「列位不須煩惱，自古道：勝敗兵家之常。我和他論武藝，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這個圈子，所以爲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脚色來也。」太子道：「你前啓奏玉帝，查勘滿天世界，更無一點蹤跡。如今却又何處去查？」行者道：「我想起來，佛法無邊，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教他着慧眼觀看大地四部洲。看這怪是那方生長，何處鄉貫住居。圈子是件甚麼寶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與列位出氣，還汝等歡喜歸天。衆神道：「既有此意，快去。快去。好行者說聲去，就縱筋斗雲，早至靈山，落下祥光，四方觀看好去處。」靈峯踈傑，疊障清佳。仙岳頂顛，摩碧漢。西天瞻巨鎮，形勢壓中華。元氣流通天地遠，威風飛徹滿台花。時聞鐘磬音長，每聽經聲朗朗。又見青松之下，優婆講翠柏之間，羅漢行白鶴，有情來驚嶺，青鸞有意佇閑亭。玄猴對對紫仙果，壽鹿雙雙獻紫英。幽鳥聲頻如訴話，奇花色絢不知名。回巒盤繞重重顧，古道灣環處處平。正是清虛靈秀地，莊嚴大覺佛家風。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忽聽得有人叫道：「孫悟空，從那裏來，往何處去？」急回頭看，原來是比丘尼尊者。大聖作禮道：「正有一事，欲見如來。比丘尼道：你這個頑皮，既然要見如來，怎麼不登寶刹，且在這裏看山？」行者道：「初來貴地，故此大胆。」比丘尼道：「你快跟我來也。」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攔住。比丘尼道：「悟空，暫候片時，等我與你奏上去來。」行者只得住立門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孫悟空有事要見如來。」如來傳旨，令入金剛，纔閃路放行。行者低頭禮拜畢，如來問道：「悟空，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皈依釋教，保唐僧來此求經，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頓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峴山金峴洞，遇着一個惡魔，頭名喚兇大王，神通廣大。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沒好意。兩家比迸，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圈子，搶了我的鐵棒。我恐他是天將，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又被他將火具搶去，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淹他。一毫又淹他不着。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將那鐵棒等物偷出，復去索戰。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無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與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擒此魔頭，救我師父，合拱虔誠拜求正果。」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對行者道：「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不可與你說。你這猴兒口廠一傳道是我說他，他就不與你鬪。定要嚷上靈山，反遺禍於我也。」我這裏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罷。」行

者再拜稱謝道。如來助我甚麼法力。如來卽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八粒金丹砂與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來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試。演他出來。却教羅漢放砂。陷住他。使他動不得身。拔不得脚。憑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趁早去來。那羅漢不敢遲延。卽取金丹砂出門。行者又謝了如來。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羅漢。行者囑道。這是那個去處。却賣放人衆。羅漢道。那個賣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麼只得十六尊。說不了裏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麼就這等放刁。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吩咐話的。行者道。忒賣法。忒賣法。我要若曩遲了些兒。你敢就不出來了。衆羅漢笑呵呵。駕起祥雲。不多時。到了金嶼山界。那李天王見了。帥衆相迎。備言前事。羅漢道。不必絮繁。快去叫他出來。這大聖捻着拳頭。來於洞口。罵道。膽癩怪物。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那小妖又飛跑去報。魔王怒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猖獗也。小怪道。更無甚將。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怎麼却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隨帶了寶貝。綽鎗在手。叫小妖搬開石塊。跳出門來。罵道。賊猴。你幾番家不得便宜。就該迴避。如何又來吆喝。行者道。這潑魔不識好歹。若要你外公不來。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禮。送出我師父。師弟。我就饒你。那怪道。你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不久便要宰殺你。還不識起倒去了罷。行者聽說。宰殺二字。挖蹬蹬。腮邊火發。按不住心頭之怒。丟了架子。輪着拳。斜行拘步。望妖魔使個掛面。那怪展長鎗。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計。趕離洞口南來。行者卽招呼羅漢。把金丹砂還望妖魔一齊拋下。好砂正是那。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蕩蕩。下天涯。白茫茫。到處迷人眼。昏漠漠。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採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飄飄。如麥麵。粗粗翻復。似芝蔴。世界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舊塵隨駿馬。難言輕軟。靚香車。此砂本是無情物。蓋地遮天。把怪拿。只爲妖魔侵正道。阿羅奉法逞豪華。手中有明珠。現頓時刮得眼生花。那妖魔見飛砂迷目。把頭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餘深。慌得他將身一縱。跳在浮上一層。未曾立得穩。須臾又有一尺餘深。那怪急了。拔出脚來。卽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聲着。唰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盡套去。拽回步。竟歸本洞。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行者近前問道。衆羅漢。怎麼不下砂了。羅漢道。適纔響了一聲金丹砂。就不見矣。行者笑道。又是那話兒。套將去了。天王等衆道。這般難伏啊。却怎麼捉得他。何日歸天。何顏見帝也。旁有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悟空。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行者道。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却不知道有甚話說。羅漢道。如來吩咐我兩個說。那妖魔神通廣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蹤跡。庶幾可一鼓而擒也。行者聞言道。可恨。可恨。如來却也閃賺老孫。

當時就該對我說了，却不免教汝等遠涉。李天王道：「既是如來有此明示，大聖就當早起，好行者說聲去，就縱一道觔斗雲，直入南天門裏，時有四大元帥，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處尋根去也。」四將不敢留阻，讓他進了天門，不上靈霄殿，不入斗牛宮，竟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見兩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竟走，慌得兩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往何處去？」行者纔說：「我是齊天大聖，欲尋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這樣粗魯，且住下，讓我們通報行者那容分說。」喝了一聲，往裏竟走，忽見老君自內而出，撞個滿懷，行者躬身唱個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這猴兒不去取經，却來我處何幹？」行者道：「取經取經，晝夜無停，有些阻礙，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與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尋着蹤跡，與你纏纏。」老君道：「我這裏乃是無上仙宮，有甚踪跡可尋？」行者入裏，眼不轉睛，東張西看，走過幾層廊宇，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青牛不在欄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驚道：「這孽畜幾時走了？」正嚷間，那童兒方醒，跪於當面道：「爺爺，弟子睡着，不知是幾時走的。」老君罵道：「你這廝如何盹睡？童兒叩頭道：「弟子在丹房裏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着。」老君道：「想是前日煉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這廝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該睡七日哩。」老君道：「因你睡着，無人看管，遂乘機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即查可會偷甚寶貝？行者道：「無甚寶貝，只見他有一個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時，諸般俱在，止不見了金鋼琢。老君道：「這孽畜偷了我金鋼琢去了。」行者道：「原來是這件寶貝，當時打着老孫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張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這孽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現住金峽山金峽洞，他捉了我唐僧進去，搶了我金箍棒，請天兵相助，又搶了太子的神兵，及請火德星君，又搶了他的火具，惟水伯雖不能淹死他，倒還不會搶他物件，至請如來着羅漢下砂，又將金丹砂搶去，似你這老官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老君道：「我那金鋼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自幼煉成之寶，憑你甚麼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連我也不能奈何他矣。」大聖纔歡歡喜喜，隨着老君，老君執了芭蕉扇，駕着祥雲同行，出了仙宮，南天門外，低下雲頭，竟至金峽山界，見了十八尊羅漢，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備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我好收他。」這行者跳下峯頭，又高聲罵道：「脂潑孽畜，趁早出來受死。」那小妖又去報知老魔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也，急綽鎗帶寶，迎出門來。」行者罵道：「你這潑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急縱身跳個滿懷，劈臉打了一個耳括子，回頭就跑，那魔輪鎗就趕，只聽得高峯上叫道：「那牛兒還不歸家，更待何日？」那魔擡頭看，見是太上老君，就嚇得心驚胆戰，道：「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裏鬼，却怎麼就訪得我的。」

主公來也。老君念個咒語，將扇子搨了一下，那怪將圈子丟來，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搨，那怪物力軟筋麻，現了本相。原來是一隻青牛，老君將金鋼琢吹口仙氣，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帶繫於球上，牽在手中。至今留下個拴牛鼻的拘兒，又名賓郎，職此之謂。老君辭了衆神，跨上青牛背上，駕彩雲，竟歸兜率院，縛妖怪，高昇離恨天。孫大聖纔同天王等衆打入洞裏，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各取兵器，謝了天王父子。回天雷公入府，火德歸宮，水伯回河，羅漢向西，然後纔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鐵棒，他三人又謝了行者，收拾馬匹行裝，師徒們離洞，找大路方走。正走間，只聽得路旁叫：唐聖僧，吃了齋飯去。那長老心驚，畢竟不知是甚麼人叫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物我與親冤，始合西天本願。魔兇刀兵不怯，空勞水火無愆。老君降伏却朝天，笑把青牛牽轉。

話說那大路旁叫喚者誰，乃金嶼山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鉢盂，叫道：聖僧啊，這鉢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因你等不聽良言，誤入妖魔之手，致令大聖勞苦萬端。今日方救得出，且來吃了飯，再去走路。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敬之心也。三藏道：徒弟萬分虧你言謝不盡，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師父說，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嘆，可嘆，罵八戒都是你這孽嘴孽舌的夯貨。弄師父遭此大難，着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纔請老君來收伏。却是個青牛作怪。三藏聞言，感激不盡，道：賢徒，今番經此，下次定然聽你吩咐。遂此四人分喫那飯，那飯熱氣騰騰的。行者道：這飯多時了，却怎麼還熱。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聖功完，纔自熱來伺候。須臾飯畢，收拾了鉢盂，辭了土地山神，那師父纔攀鞍上馬，過了高山，正是滌慮洗心，皈正覺，餐風宿水，向西行行，毅多時，又值早春天氣，聽了些紫燕呢喃，黃鸝現院，紫燕呢喃，香嘴困黃鸝，睜睜巧音頻，滿地落紅如佈錦，遍山發翠似堆茵，嶺上青梅結豆崖。前古柏留雲，野潤煙光淡，沙暄日色曠，幾處園林花放蕊，陽回大地柳芽新。正行處，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長老勒過馬，觀看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微露着茅屋幾椽。行者遙指那廂道：那裏人家，一定是擺渡的。三藏道：我見那廂也似這般，却不見船隻，未敢開言。八戒旋下行，李厲聲高叫道：擺渡的，撐船過來。連叫幾遍，只見那柳陰裏面，啣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不多時，相近這岸。師徒們仔細看那船兒，真個是短棹分波，輕橈泛浪，檝堂油



潦彩艖板滿平倉，船頭上鐵纜盤窩，船後邊舵樓明亮。雖然是一葦之航，也不亞泛湖浮海，縱無錦纜牙樁，實有松椿桂楫。固不如萬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來只在兩崖邊出入，不離古渡口。那船兒須臾頂岸，那梢子叫云：「過河的這裏去。」三藏縱馬近前看處，那梢子怎生模樣？頭裹錦絨帕，足踏皂絲鞋，身穿百衲錦襠襖，腰束千針裾布襯，手腕皮粗筋力硬，花眉皺面容衰，聲音嬌細如鶯，轉近觀乃是老裙釵。行者走近船邊道：「你是擺渡的，那婦人道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却着梢婆撐船，婦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師父上跳，然後順過船來，八戒牽上白馬，收了跳板，那婦人撐開船，搖動槳，頃刻間過了河身，登西岸。長老教沙僧解開包，取幾文錢鈔與他，婦人更不爭多，將纜拴在傍水的樁上，笑嘻嘻竟入莊屋裏去了。三藏見那水清，一時口渴，便着八戒取鉢盂，舀些水來我吃。那馱子道：「我也正要些兒吃哩。」即取鉢盂，舀了一鉢，遞與師父吃了。有一少半，還剩了多半。馱子接來，一氣飲乾，却伏侍三藏上馬。師徒們找路西行，不上半個時辰，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隨後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說未畢，師父聲喚道：『疼的緊。』八戒也道：『疼得緊。』他兩個疼痛難禁，漸漸肚子大了。用手摸時，似有血團肉塊，不住的骨突骨突亂動。三藏正不穩便，忽然見那路旁有一村舍，樹梢頭挑着兩個草把行者道：『師父好了。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我們且去化些熱湯與你吃。』就問可有賣藥的，討貼藥與你治治腹痛。三藏聞言甚喜，即打白馬不一時，到了村舍門口下馬，但只見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績麻行者上前打個問訊道：『婆婆，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我師父乃唐朝御弟，因為過河，吃了河水，覺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們在那邊河裏吃水來？』行者道：『是在此東邊清河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要子，好要子，你都進來。我與你說，行者即攙唐僧，沙僧即扶八戒，兩人聲聲喚喚，腆着肚子，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我們謝你。』那婆婆且不燒湯，笑唏唏跑走後邊，叫道：『你們來看，你們來看，那裏面蹩蹩蹩蹩的，又走出兩三個半老不老的婦人，都來望着唐僧灑笑。行者大怒，喝了一聲，把牙一嗟，說得那一家子跌跌蹩蹩往後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燒湯。我饒了你。』那婆子戰兢兢的道：『爺爺呀，我燒湯也不濟事，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說。』行者放了他，他說：『這裏乃是西梁女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條河喚做子母河，我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裏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吃那河裏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

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似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麼治得？三藏聞言，大驚失色。道：「徒弟呀！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却是男身，那裏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個時節，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鑽出來也。」八戒見說，戰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罷了，罷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弄做個胎前病，那獸子越發慌了，眼中噙淚，扯着行者道：『哥哥，你問這婆婆看，那裏有手輕的穩婆，預先尋下幾個。』這半會一陣陣的動蕩得緊，想是催陣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催陣疼，不要扭動，只恐擠破漿泡耳。」三藏哼着道：「婆婆啊！你這裏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貼墮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一有一座解陽山，山中有一個破兒洞，洞裏有一眼落胎泉，須得那井裏水吃一口，方纔解了胎氣。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人，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菴，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者，須要花紅表禮，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他一碗兒水哩。你們這行腳僧，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但只可挨命待時，而生產罷了。」行者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婆婆，你這裏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千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師父放心，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吃，好大聖吩咐沙僧道：『你好好仔細看着師父，若這家子無禮，侵犯師父，你拿出舊時手段來，裝襲虎，誑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鉢來，遞與行者道：『拿這鉢頭兒去，是必多取些來，與我們留着急用。』行者真個接了瓦鉢，出草舍，縱雲而去。那婆子纔望空禮拜道：『爺爺呀！這和尚會駕雲，纔進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對唐僧磕頭禮拜，都稱爲羅漢菩薩。一壁廂燒湯辦飯，供奉唐僧，不題。』却說那孫大聖，勸斗雲起，少頃間，見一座山頭，阻住雲角，即按雲光，睜睛看處，好山，但見那幽花擺錦，野草鋪藍，澗水相連，落溪雲一樣閑，重重谷壑，藤蘿密，遠遠峯巒，樹木擎，鳥啼鴈過，鹿飲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鬚，塵埃滾滾，真難到，泉石涓涓，不厭看，每見仙童採藥去，常逢樵子負薪還，果然不亞天臺景，勝似三峯西華山。這大聖正然觀看那山，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莊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竟至莊所，却也好個去處，看那小橋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汪汪籬落，幽人自住還。不時來至門首，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大聖放下瓦鉢，近前道：「問訊那道人，欠身還禮道：『那方來者？』至小菴，有何勾當？」行者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腫脹難禁，問及土人，說是結成胎氣，無方可治，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故此特來拜見，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師父，累煩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間就是破

兒洞今改爲聚仙菴了我却不是別人卽是如意真仙老爺的大徒弟你叫做甚麼名字待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師的大徒弟賤名孫悟空那道人問曰你的花紅酒禮都在那裏行者道我是個過路的掛搭僧不會辦得來道人笑道你好癡呀我老師父護住山泉並不會白送與人你回去辦將禮來我好通報不然請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聖旨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他必然做個人情或者連井都送我也那道人聞此言只得進去通報却見那真仙撫琴只待他琴終方纔說道師父外面有個和尚口稱是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欲求落人胎泉水救他師父那真仙不聽說便罷一聽得說個悟空名字却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急起身下了琴牀脫了素服換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鈎子跳出菴門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轉頭觀見那真仙打扮頭戴星冠飛彩豔身穿金縷法衣紅足下雲鞋堆錦繡腰間寶帶繞玲瓏一雙納錦凌波襪半露裙欄閃繡絨手拿如意金鈎子鐔利杵長若蟒龍鳳眼光明眉萬豎鋼牙尖利口翻紅額下髻飄如烈火鬢邊赤髮短蓬鬆形容惡似溫元帥爭奈衣冠不同行者見了合掌作禮道貧僧便是孫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個是孫悟空却是假名託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說話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豈有假託之理先生道你可認得我麼行者道我因歸正釋門秉誠僧教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時的朋友也都疎失未及拜訪少識尊顏適間問道子母河西鄉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來訪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師父誤食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來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解救師難也那先生矍目道你師父可是唐三藏麼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們可曾會着一個聖嬰大王麼行者道他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紅孩兒妖怪的綽號真仙問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姪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處有信來報我稱說唐三藏的大徒弟孫悟空懶懶將他害了我這裏正沒處尋你報仇你倒來尋我還要甚麼水哩行者陪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會與我做朋友幼年間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姪得了好處現隨着觀音菩薩做了善財童子我等尚且不知怎麼反怪我也先生喝道這潑糊猴還弄巧舌我舍姪還是自在爲王好還是與人爲奴好不得無禮吃我這一鉤大聖使鐵棒架住道先生莫說打的話且與些泉水去也那先生罵道潑糊猴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敵得我與你去敵不過只把你剝爲肉醬方與我姪子報仇大聖罵道我把你不識起倒的孽障既要打走上來看棒那先生如意鈎劈手相還二人在聚仙菴好殺一聖僧誤食成胎水行者來尋如意仙那曉真仙原是怪倚強護住落胎泉及至相逢講仇隙爭持決不遂如然言來語去成溝

慾意惡情兇要報冤。這一個因師傷命來求水。那一個爲姪亡身不與泉。如意鉤強如蝎毒。金箍棒狠似龍巔。當胸亂刺。施威猛。着脚斜鉤。展妙玄。陰手棍丟傷處重。過肩鉤起近頭鞭。鎖腰一棍鷹持雀。壓頂三鉤螞捕蟬。往往來來爭勝。敗返返復復兩回還。鉤擊棒打無前後。不見輸贏在那邊。那先生與大聖戰經十數合。敵不得大聖。這大聖越加猛烈。一條棒似滾滾流星。着頭亂打。先生敗了筋力。倒拖着如意鉤。往山上走了。大聖不去趕他。却來菴內尋水。那個道人早把菴門關了。大聖拿着瓦鉢。趕至門前。儘力氣一脚踢破菴門。闖將進去。見那道人伏在井欄上。被大聖喝了一聲。舉棒要打。那道人往後跑了。却纔尋出吊桶來。正要打水。又被那先生趕到前邊。使如意鉤子。把大聖鉤着脚。一跌。跌了個嘴。碾地。大聖爬起來。使鐵棒就打他。却閃在旁邊。執着鉤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聖罵道。你上來我把你這孽障直打殺你。那先生也不來拒敵。只是禁住了。不許大聖打水。大聖見他不動。却使左手輪着鐵棒。右手使吊桶。將索子纜突。轆轤的放下。他又來使鉤。大聖一隻手撐持不得。又被他一鉤。鉤着脚。扯了個躡踵。連索子通跌下井去了。大聖道。這廝却是無禮。爬起來。雙手掄棒。沒頭沒臉的打將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敵。大聖又要去取水。奈何沒有吊桶。又恐怕來鉤。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個幫手來。好大聖撥轉雲頭。竟至村舍門首。叫一聲沙和尚。那裏邊三藏忍痛呻吟。猪八戒哼聲不絕。聽得叫喚。二人歡喜道。沙僧啊。悟空來也。沙僧連忙出門。接着道。大哥取水來了。大聖進門。對唐僧備言前事。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大聖道。我來叫沙兄弟與我同去。到那菴邊。等老孫和那廝敵鬪。教沙僧乘便取水來救你。三藏道。兩個沒病的都去了。丟下我兩個有病的。教誰伏侍。那個老婆婆在旁邊。老羅漢只管放心。不須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顧。伏侍你。你們早間到時。我等實有愛憐之意。却纔見這位菩薩雲來。霧去。方知你是羅漢菩薩。我家決不敢復害你。行者咄的一聲道。汝等女流之輩。敢傷那個老婆子。笑道。爺爺呀。還是你們有造化。來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們也不得囹圄了。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囹圄。是怎麼的。婆婆道。我一家兒四五口。都是有幾歲年紀的。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故此不肯傷你。若還到第二家。老小衆大。那年小之人。那個肯放過你去。就要與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哩。八戒道。若這等我決無傷他們。都是香噴噴的好。做香袋。我是個臊豬。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無傷。行者笑道。你不必說嘴。省些力氣。好生產也。那婆婆道。不必遲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個使使。那婆子卽往後邊取出一個吊桶。又窩了一條索子。遞與沙僧。沙僧道。帶兩條索子去。恐一時井深要用。沙僧接了桶索。卽隨大聖出了村舍。一同駕雲而去。那消半個

時辰。却到解陽山界。按下雲頭。竟至蒼外。大聖吩咐沙僧道。你將桶索拿了。且在一邊躲着。等老孫出頭索戰。你待我兩人交戰正濃之時。你乘機進去取水。就走。沙僧謹依言命。孫大聖掣了鐵棒。近門高叫開門。開門。那守門的看見。急入裏通報道。師父。那孫悟空又來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這潑猴老大無狀。一向聞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條棒真是難敵。道人道。師父。他的手段雖高。你亦不亞與他。正是個對手。先生道。前面兩回被他贏了。道人道。前兩回雖贏。不過是一猛之性。後面兩次打水之時。被師父鉤他兩跌。却不是相比肩也。先既無奈而去。又復來。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緊不得已而來也。決有慢他師之心。管取我師決勝無疑。真仙聞言。喜孜孜滿懷春意。笑盈盈一陣威風。挺如意鉤子。走出門來。喝道。潑猴。你又來作甚。大聖道。我來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憑是帝王宰相。也須表禮。羊酒來求。方纔僅與些須。況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來取。大聖道。真個不與。真仙道。不與。不與。大聖罵道。潑孽障。既不與水。看棍。丟一個架子。搶個滿懷。不容說着。頭便打。那真仙側身躲過。使鉤子急架相還。這一場比前更勝。好殺。金箍棒如意鉤。二人奮怒各懷仇。飛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揚塵日月愁。大聖救師來取水。妖仙爲姪不容求。兩家齊努力。一處賭安休。咬牙爭勝負。切齒定剛柔。添機見越抖。撒噴雲霧鬼神愁。朴朴兵兵鉤棒響。嗷聲哮吼振山邱。狂風滾滾催林木。殺氣紛紛過斗牛。大聖愈爭愈喜悅。真仙越打越綢繆。有心有意相爭戰。不定存亡不罷休。他兩個在蒼門外交手。跳跳舞舞的。鬪到山坡之下。浪苦相持不題。却說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闖進門去。只見那道人在井邊攔住道。你是甚人。敢來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寶杖。不對話着。頭便打。那道人躲閃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掙命。沙僧罵道。我要打殺你。這孽畜怎奈你是個人身。我還憐你。饒你去罷。讓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後面去了。沙僧却纔將吊桶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吊桶水。走出蒼門。駕起雲霧。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饒他罷。饒他罷。大聖聽得。方纔使鐵棒支住鉤子道。我本待斬盡殺絕。怎奈你不會犯法。二來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頭來。我被鉤了兩下。未得水去。纔然來。我是個調虎離山計。哄你出來爭戰。却着我師弟取水去了。老孫若肯拿出本事來打你。莫說你是一個甚麼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幾個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饒你活幾年耳。已後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勒掇他。那妖仙不識好歹。演一演。就來鉤脚。被大聖閃過鉤頭。趕上前。喝聲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個蹶躓。掙扎不起。大聖奪過如意鉤來。折爲兩段。總拿着一抉。抉作四段。擲之於地道。潑孽畜再敢無禮麼。那妖仙戰戰兢兢。忍辱無言。這大聖笑呵呵。駕雲而起。有詩爲證。真鉛若鍊須真

水真水調和真汞乾。真汞鉛無母氣。靈砂靈藥是仙丹。嬰兒枉結成胎像。土母施功不費難。推倒旁門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還。大聖縱着祥光。趕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歡歡。回於本處。按下雲頭。竟至村舍。只見猪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門枋上。哼哩。行者悄悄上前道。猓子。幾時占房的。猓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會有水來麼。行者還要耍他。沙僧隨後就到。笑道。水來了。水來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們也。那婆婆却也歡喜。幾口兒都出禮拜道。菩薩呀。却是難得。難得。即忙取個花磁盞子。舀了半盞兒。遞與三藏道。老師父細細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氣。八戒道。我不。用盞子。連吊桶等我喝了罷。那婆子道。老爺爺。說殺人罷了。若吃了這吊桶水。好道連腸子肚子都化盡了。嚇得猓子不敢胡爲。也只吃了半盞。那裏有頓飯之時。他兩個腹中絞痛。只聽轆轤轆轤三五陣。腸鳴。腸鳴之後。那猓子忍不住。大小便齊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靜處解手。行者道。師父啊。切莫出風地裏去。怕人子一時冒了風。弄做個產後之疾。那婆婆即取兩個淨桶來。教他兩個方便。須臾間。各行了幾遍。纔覺住了疼痛。漸漸的銷了腫脹。化了那血團肉塊。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與他補虛。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實落不用補虛。你去燒些湯水。與我洗個澡。却好吃粥。沙僧道。二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漿致病。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個小產。怕他怎的。洗洗兒乾淨。真個那婆子燒些湯。與他兩個淨了手脚。唐僧纔吃兩盞兒粥湯。八戒就吃了十數碗。還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貨。少吃些。莫弄做個沙包肚。不像模樣。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那家子真個又去收拾煮飯。老婆婆對唐僧道。老師父。把這水賜了我罷。行者道。猓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氣想是已行散了。洒然無事。又吃水。何爲行者道。既是他兩個都好了。將水送你家罷。那婆婆謝了行者。將餘剩之水。裝於瓦罐之中。埋在後邊地下。對衆老小道。這罐水。敷我的棺材本也。衆老小無不歡喜。整頓齋飯。調開桌凳。唐僧們吃了齋。消消停停。將息了一宿。次日天明。師徒們謝了婆婆家。出離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馬。沙和尚挑着行囊。孫大聖前邊引路。猪八戒攏了韁繩。這裏纔是。洗淨口孽身乾淨。銷化凡胎體自然。畢竟不知到國界中。還有甚麼理會。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煙花

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依路前進。不上三四十里。是那西梁國界。唐僧在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語諠譁。想是西梁女國。汝等須要仔細。謹慎規矩。切休放蕩情懷。紊亂法門教旨。三人聞言。謹遵嚴命。言未盡。却至東關廂街口。那裏人都是長裙短襖。粉面油頭。不分老少。盡是婦女。正在兩街上做買賣。忽見他四衆來時。一齊

都鼓掌呵呵，整容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慌得那三藏勒馬難行，須臾間，就塞滿街道。惟聞笑話，八戒口裏亂嚷道：「我是個臊豬，我是個臊豬，行者道：『馱子莫胡談，拿出舊嘴臉便是。』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發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嚇得跌跌爬爬，有詩爲證：『聖僧拜佛到西梁，國內衝陰世少陽。農士工商皆女輩，漁樵耕牧盡紅妝。嬌娥滿路呼人種，幼婦盈街接粉郎。不是悟能施醜相，煙花園困苦難當。』」遂此衆皆恐懼，不敢上前。一個個都捻手搓腰，搖頭咬指，戰戰兢兢，排塞街旁路下，都看唐僧孫大聖，却也弄出醜相開路。沙僧也裝鬚虎，維持八戒採着馬，掬着嘴，擺着耳朵，一行前進，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鋪面軒昂，一般有賣鹽賣米、酒肆茶房、鼓角樓臺、通貨殖、旗亭候館、掛簾櫳，師徒們轉灣抹角，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聲叫道：「遠來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門，請投館驛，註名上簿，待下官執名奏駕，驗引放行。」三藏聞言下馬，觀看那衙門上，有一匾上書「迎陽驛」三字。長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果有迎陽之驛。」沙僧笑道：「二哥，你却去照胎泉邊照照，看可有雙影。」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喫了那盞兒，落胎泉水已此打下胎來了，還照他怎的？」三藏回頭吩咐道：「悟能，謹言謹言，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女官引路，請他們都進驛內，正廳坐下，卽喚看茶。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綵梳頭，兩截穿衣之類，你看他拿茶的也笑。少頃，茶罷，女官欠身問曰：「使客何來行者道：『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西天拜佛求經者，我師父便是。唐王御弟號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這兩個是我師弟。猪悟能、沙悟淨一行連馬五口，隨身有通關文牒，乞爲照驗放行。那女官執筆寫罷，下來叩頭道：「老爺恕罪。」下官乃迎陽驛丞，實不知上邦老爺，知當遠接拜畢起身，卽令管事的安排飲饌。老爺們寬坐，一時待下官進城啓奏我王，倒換關文，打發領給送老爺們西進。三藏欣然而坐，不題。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竟入城中五鳳樓前，對黃門官道：「我是迎陽館驛丞，有事見駕。」黃門卽時啓奏，降旨傳宣至殿，問曰：「驛丞有何事來奏？」驛丞道：「微臣在驛接得東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個徒弟，名喚孫悟空、猪悟能、沙悟淨，連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經。特來啓奏主公，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女王聞奏，滿心歡喜，對衆文武道：「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擁拜丹墀道：『主公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京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累代帝王更不會見個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賜來的，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御弟爲王，我願爲后，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衆女官拜舞稱揚，無不歡悅。」驛丞又奏道：「主公之論，乃萬代傳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兇惡，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見御弟怎生模樣？他徒弟怎生兇醜？」驛

丞道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南瞻中華之人物，那三徒却是形容醜惡，相貌如精。女王道：「如此把他徒弟與他領給，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衆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極當，臣等欽此。」欽遵。但只是匹配之事，無媒不可。自古道：「姻緣配合，憑紅葉月老。」夫妻繫赤繩，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當駕太師作媒，迎陽驛丞主婚，先去驛中與御弟求親，待他許可，寡人却擺駕出城迎接。」那太師驛丞領旨出朝，却說三藏師徒們在驛廳上，正享齋飯，只見外面人報當駕太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三藏道：「太師來却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請我們也。」行者道：「不是相請，就是說親。」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強逼成親，却怎麼是好？」行者道：「師父只管允他，老孫自有處治。」說不了，二女官早至對長老下拜。長老一一還禮道：「貧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勞大人下拜？」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心中暗喜道：「我國中實有造化，這個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官拜畢，起來侍立左右道：「御弟爺爺萬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從何來？」太師躬身道：「此處乃西梁女國，國中自來沒個男子，今幸御弟爺爺降臨，臣奉我王旨意，特來求親。」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貧僧隻身來到貴地，又無兒女相隨，止有頑徒三個，不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驛丞道：「下官纔進朝啓奏，我王十分歡喜道：「夜來得一吉夢，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知御弟乃中華上國男兒，我王願以一國之富，招贅御弟爺爺爲夫，坐南面稱孤，我王願爲帝后，傳旨着太師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三藏聞言，低頭不語。太師道：「大丈夫遇時，不可錯過，似此招贅之事，天下雖有，託國之富，世上實稀，請御弟速允，庶好回奏。長老越加癡癡，八戒在旁掬着確挺嘴，叫道：「太師，你去上覆國王，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決不愛你託國之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快些兒倒換關文，打發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贅，如何？」太師聞說，胆戰心驚，不敢回話。驛丞道：「你雖是個男身，但只形容醜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變，常言道：「粗柳簸箕細柳斗，世上誰見男兒醜？」行者道：「默子，勿得胡談，任師父尊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莫要擔閣了媒灼工夫。」三藏道：「悟空，憑你怎麼說好？」行者道：「依老孫說，你在这裏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緣着線牽。」那裏再有這般相應處？」三藏道：「徒弟們在這裏貪圖富貴，誰去西天取經，却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師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隱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爲親，教你三位徒弟，着了會親筵宴，發付領給，倒換關文，往西天取經去哩。」行者道：「太師說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難，情願留下師父與你主爲夫，快換關文，打發我們西去，待取經回來，好到此拜爺娘，討盤纏，回大唐也。」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多謝老師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師，切莫要口裏擺柔磔兒，既然我們許諾，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與我們喫鐘酒，如何？」



師道。有有就教擺設筵宴來也。那驛丞與大師歡天喜地。回奏女主不題。却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罵道：「你這猴頭，弄殺我也，怎麼說出這般話來，教我在此招婚，你們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師父放心，老孫豈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將計就計。三藏道：「怎麼叫做將計就計？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兒，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換關文，不放我們走路。倘或意惡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的肉，做甚麼香袋啊？我等豈有善報，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你知我們的手脚又重，器械又兇，但動動手兒，這一國的人盡打殺了他。雖然阻當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還是一國人身，你又平素是個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靈不損，若打殺無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誠為不善了也。三藏聽說道：「悟空，此論最善，但恐女主招我進去，要行夫婦之禮，我怎肯喪元陽，敗壞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墜落了本教人，身行者道：「今日準了親事，他一定以皇帝禮擺駕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辭，就坐他鳳輦龍車，登寶殿，面南坐下，問女王取出御寶印信來，宣我們兄弟進朝，把通關文牒用了印，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僉押了交付我們。一壁廂教擺筵宴，就當與女王會喜，就與我們送行，待筵宴已畢，再叫排駕，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回來與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歡悅，更無阻攔之心，亦不起毒惡之念，却待送出城外，你下了龍車鳳輦，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騎上白馬，老孫却使個定身法兒，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動，我們順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晝夜，我却念個咒，解了術法，還教他君臣們難醒回城，一則不傷了他的性命，二來不損了你的元神，這叫做假親脫網之計，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三藏聞言，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樂以忘憂，稱謝不盡。道深，感賢徒高見，四眾同心，合意正自商量不題，却說那大師與驛丞不等，宣詔直入朝門，白玉階前奏道：「主公佳夢最准，魚水之歡就矣。女王聞奏，捲珠簾，下龍牀，啓櫻脣，露銀齒，笑盈盈嬌聲問曰：「賢卿見御弟，怎麼說來？大師道：「臣等到驛拜見御弟，畢即備言求親之事，御弟還有推托之辭，幸虧他大徒弟慨然見允，願留他師父與我王為夫，面南稱帝，只教先倒換關文，打發他三人西去，取得經回，却到此拜認爺娘，討盤費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說？大師奏說：「御弟不言願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肯酒，女王聞言，即傳旨教光祿寺排宴，一壁廂排大駕出城迎接，夫君衆女官，即欽遵王命，打掃宮殿，鋪設庭臺，一班兒擺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兒擺駕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女之邦，那變輿不亞中華之感，但見：六龍噴彩，雙鳳生祥，六龍噴彩，扶車出雙鳳，生祥駕輦來，馥鬱異香，藹氤氳瑞氣，開金魚玉佩，多官擁寶髻雲鬢，衆女排鸞駕，扇遮鑾駕，翡翠珠簾，影鳳釵，笙歌音美，絃管聲諧，一片歡情，沖碧漢，無邊喜氣，出靈臺，三簷羅蓋，搖天宇，五色旌旗，映御階，此地自來無合

香女王今日配英才。不多時，大駕出城，早到迎陽館驛。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駕到了。三藏聞言，即與三徒整衣出廳迎駕。女王捲簾下輦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師？」指道：「那襪衣者便是。」女王閃鳳目，簇蛾眉，仔細觀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丰姿英偉，相容軒昂，齒白如銀，砌脣紅口四方，頂平額闊，天倉滿目，秀眉清地，閣長兩耳，有輪真傑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處，不覺淫情汲汲，愛慾恣恣，展放櫻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還不來占鳳乘鸞也。」三藏聞言，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抬頭，猪八戒在旁，掬着嘴，錫眼觀看那女王，却也嫵娜真個。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臉襯桃花瓣，鬢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態，春笋纖纖，嬌媚姿，斜軀紅綃飄彩，艷高簪珠翠，顯光輝，說甚麼，昭君美貌，果然是賽過西施，柳腰微展，鳴金珮，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裏嫦娥難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宮妝巧樣，非凡類，誠然王母降瑤池。那馱子看到好處，忍不住口嘴流涎，心頭亂撞，一時間骨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向火，不覺的都化去也。只見那女王走近前來，一把扯住三藏，俏語嬌聲，叫道：「御弟哥哥，請上龍車，和我同入金鑾寶殿，匹配夫婦去來。」這長老戰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癡，行者在側，教道：「師父不必太謙，請共師娘上輦，快快倒換關文，等我們取經去罷。」長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兩抹，止不住落下淚來。行者道：「師父切莫煩惱，這般富貴，不受用，還待怎麼哩？」三藏沒及奈何，只得依從，揩了眼淚，強整歡容，移指近前，與女王同攜素手，共坐龍車。那女王喜孜孜，欲配夫妻，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一個要洞房花燭交鸞侶，一個要西去靈山見世尊。女帝真情，聖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諧，同到老，聖僧假意，牢藏情意，養元神。一個喜見男身，恨不得白晝並頭諧伉儷，一個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時脫網上雷音。二人和會同登輦，豈料唐僧各有心。那些文武官，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並肩而坐，一個個眉花眼笑，撥轉儀仗，復入城中。孫大聖纔教沙僧挑着行李，牽着白馬，隨大駕後邊同行。猪八戒往前亂跑，先到五鳳樓前，嚷道：「好自在，好現成呀，這個弄不成，這個弄不成，吃了喜酒，進親纔是，說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一個個回至駕邊道：「主公，那一個長嘴大耳的，在五鳳樓前嚷道：『要喜酒吃哩。』」女王聞奏，與長老倚香肩，偃並桃腮，聞檀口，俏聲叫道：「御弟哥哥，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個徒弟，他生得食腸寬大，一生要圖口肥，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方可行事。」女王急問：「光祿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設葷素兩樣，在東閣上哩。」女王又問：「怎麼兩樣？」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弟與高徒等平素吃齋，故有葷素兩樣。」女王却又笑吟吟，偃着長老的香腮，道：「御弟哥哥，你吃葷吃素？」三藏道：「貧僧喫素，但是未曾戒酒，須得幾杯酒素酒，與我二徒弟喫些，說未了。」太師啓奏，請赴

東閣會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與御弟爺爺成親。明日天開黃道，請御弟爺爺登寶殿面南，改年號即位。女王大喜，即與長老攜手相攜，下了龍車，共入端門裏。但見那風飄仙樂，下樓臺閣閣中間翠翟來，鳳闕大開光藹藹，皇宮不閉錦排排。麒麟殿內爐煙裊，孔雀屏邊房影迴。亭閣崢嶸如上國，玉堂金馬更奇哉。既至東閣之下，又聞得一派笙歌聲韻美。又見兩行紅粉貌嬌嬈，正中堂排設兩般威宴。左邊上首是素筵，右邊上首是葷筵。下兩路盡是單席，那女王斂袍袖，十指尖尖，奉着玉杯，便來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師徒都是喫素，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素席，轉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們好坐。太師喜道：正是。師徒如父子，也不可並肩。衆女官連忙調了席面。女王一一傳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教師父回禮。三藏下來，却也擎玉杯與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謝了，皇恩各依品從，分坐兩邊。纔住了音樂，請酒。那八戒那管好歹，放開肚子，只情起喫，也不管甚麼玉屑米飯，蒸餅糖糕，麩菇香蕈笋芽，木耳黃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頭，蘿藤，山藥，黃精，一骨辣噎了個罄盡，喝了五七杯酒，口裏嚷道：看添換來，拿大觥來，再喫幾觥。各人幹事去。沙僧問道：好筵席不喫，還要幹甚事？馱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們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經的還去取經，走路的路，莫只管貪杯誤事。快早兒打發關文，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女王聞說，即命取大杯來，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鸕鶿杓，金叵羅，銀鑿落，琉璃盞，水晶盆，蓬萊碗，琥珀鐘，滿斟玉液，連瓊漿，果然都各飲一巡。三藏欠身而起，對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威設，酒已斃了，請登寶殿，倒換關文。趕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罷。女王依言，攜着長老，散了筵宴。上金鑾寶殿，即讓長老即位。三藏道：不可，不可。適太師言過，明日天開黃道，貧僧纔敢即位稱孤。今日即印關文，打發他去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龍牀，即取金交椅一張，放在龍牀左手。請唐僧坐了，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大聖便教沙僧解開包袱，取出關文。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那女王細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寶印九顆，下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女王看罷，嬌滴滴笑語道：御弟哥哥又姓陳，三藏道：俗家姓陳，法名玄奘。因我唐王聖恩，認爲御弟，賜姓我爲唐也。女王道：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個頑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爲何肯隨你來？三藏道：大的個徒弟，乃是東勝神州傲來國人氏，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烏斯莊人氏，第三個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秉善皈依，將功折罪，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註法名。在牒，女王道：我與你添註法名好麼？三藏道：但憑陛下尊意。女王即令取墨筆來，濃磨香翰，飽潤香毫，牒文之後，寫上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三人名諱，却纔取出御印。端

端正正印了。又畫個手字花押傳將下去。孫大聖接了。執沙僧包裹停當。那女王又賜出碎金散銀一盤。下龍牀。遞與行者道：你三人將此權爲路費。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經回來。寡人還有重謝。行者道：我們出家人不受金銀。途中自有乞化之處。女王見他不受。又取出綾錦十疋。對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製不及。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綾錦。自有護體布衣。女王見他不受。教取御米三升。在路權爲一飯。八戒聽說個飯字。便就接了。揹在包袱內。行者道：兄弟行李見今沉重。且倒有氣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裏知道。米好的是個日消貨。只消一頓飯。就了帳也。遂此合掌謝恩。三藏道：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囑咐他們幾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却回來與陛下永受榮華。無掛無牽。方可會鸞交鳳友也。女王不知是計。便傳旨擺駕。與三藏並倚香肩。同登鳳輦。出西城而去。滿城中都蓋添淨水爐降真香。一則看女王鸞駕。二來看御弟男身。沒老沒少。盡是粉容嬌面。綠鬢雲鬢之輩。不多時。大駕出城。到西關之外。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結束整齊。竟迎着鑾輿。厲聲高叫道：那女王不必遠送。我等就此拜別。長老慢下龍車。對女王拱手道：陛下請回。讓貧僧取經去也。女王聞言大驚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願將一國之富。招你爲夫。明日高登寶位。卽位稱君。我願爲君之后。喜筵通皆吃了。如何却又變卦。八戒聽說發起個風來。把嘴亂扭。耳朵亂搖。闖至駕前。嚷道：我們和尚家和你這粉骷髏做甚夫妻。放我師父走路。那女王見他那等撒潑弄醜。唬得魂飛魄散。跌入輦駕之中。沙僧却把三藏搶出人叢。伏侍上馬。只見那路旁閃出一個女子。喝道：唐御弟那裏走。我和你耍風月兒去來。沙僧罵道：賊輩無知。掣寶杖劈頭就打。那女子弄陣旋風。鳴的一聲。把唐僧攝將去了。無影無蹤。不知下落何處。正是：脫得烟花網。又遇風月魔。畢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師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

却說孫大聖與猪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忽聞得風響處。沙僧嚷鬧。急回頭時。不見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來搶師父去了。沙僧道：是一個女子。弄陣旋風。把師父攝去也。行者聞言。啣哨跳在雲端裏。用手搭涼篷。四下裏觀看。只見一陣灰塵。風滾滾往西北上去了。急回頭叫道：兄弟們。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八戒與沙僧卽把行囊揹在馬上。響一聲。都跳在半空裏去。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跪在塵埃。都道：是白日飛昇的羅漢。我主不必驚疑。唐御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我們都有眼無珠。錯認了中華男子。枉費了這場神思。請主公上轎回朝也。女王自覺慚愧。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却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望着那陣旋風。一直趕來。前至一座高山。只見灰塵息靜。風頭散了。更不

知妖向何方。兄弟們按落雲霧，找路尋訪，忽見一壁廂，青石光明，却似個屏風模樣。三人牽着馬，轉過石屏，石屏後有兩扇石門，門上有六個大字，乃是毒敵山琵琶洞。八戒無知，上前就使釘鉤築門。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裏，尋了這會，方遇此門，又不知深淺如何，倘不是這個門兒，却不惹他見怪。你兩個且牽了馬，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待老孫進去打聽個有無虛實，却好行事。」沙僧聽說大喜道：「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細。」他二人牽馬回頭，孫大聖顯個神通，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蜜蜂兒，真個輕巧，你看他：翅薄隨風軟，腰輕映日纖。嘴甜會覓蕊，尾利善降蟾。釀蜜功何淺，投衙禮自謙。如今施巧計，飛舞入門簷。行者自門縫處鑽將進去，飛過二層門裏，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個女妖，左右列幾個彩衣繡服了髻兩摺的女童，都歡天喜地。正不知講論甚麼，這行者輕輕的飛上去，釘在那花亭格子上，側耳纔聽，又見兩個總角蓬頭女子，捧兩盤熱騰騰的麵食，上亭來道：「奶奶，一盤是人肉餡的董饅饅，一盤是鄧沙餡的素饅饅。那女怪笑道：「小的們，攪出唐御弟來，幾個彩衣繡服的女童，走向後房，把唐僧扶出。那師父面黃骨白，眼紅淚滴，行者在暗中嗟嘆道：「師父中毒了，那怪走下亭，露春葱十指纖纖，扯住長老道：「御弟寬心，我這裏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不比富貴奢華，其實却也清閑自在，正好念佛看經，我與你做個道伴兒，真個是百歲和諧也。三藏不語，那怪道：「且休煩惱，我和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不會進得飲食，這裏董饅饅兩盤，憑你受用些兒，壓驚三藏，沉思默想，我待不說話，不吃東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還是人身行動，以禮。此怪乃是妖神，恐為加害，奈何我三個徒弟，不知我困陷在於這裏，倘或加害，却不枉丟性命，以心問心，無計所奈，只得強打精神，開口道：「董的何如，素的何如。」女怪道：「董的是人肉餡饅饅，素的是鄧沙餡饅饅。三藏道：「貧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熱茶來，與你家長爺爺吃素饅饅。」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盞，放在長老面前，那怪將一個素饅饅劈破，遞與三藏，三藏將個董饅饅圈遞與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麼不劈破與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女怪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葷，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餡。」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行者在格子眼聽着兩個言語相攀，恐怕師父亂了真性，忍不住，現了本相，掣鐵棒喝道：「孽畜無禮，那女怪見了口噴一道煙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們收了御弟，他却拿一柄三股鋼叉，跳出亭門，罵道：「潑猴攪懶，怎麼敢私入吾家偷窺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叉。」這大聖使鐵棒架住，且戰且退，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見他兩個爭持，慌得八戒將白馬牽過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馬匹，等老豬去幫打幫打，好獸子，雙手舉鉤，趕上前，叫道：「師兄，靠後，讓我

打這潑賤，那怪見八戒來，他又使個手段，噉了一聲，鼻中出火，口內生煙，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又飛歸沖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沒頭沒臉的滾將來，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那怪道：孫悟空，你好不識進退，我便認得你不是不認得我，你那雷音寺裏佛如來也還怕我哩。量你這兩個毛人，到得那裏都上來一個個仔細看打這一場，怎見得好戰。女怪威風長，猴王氣概與天蓬元帥爭功績，亂舉釘鉞要顯能。那一個手多又緊，煙光繞，這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陰陽不對相持，鬪各逞雄才，恨苦爭陰靜，養榮思動動，陽收息衛愛清清。致令兩處無和睦，又鉞鐵棒賭輸贏。這個棒有力，鉞更能。女怪鋼又丁，對丁毒敵山前三不讓。琵琶洞外兩無情，那一個喜得唐僧謔鳳侶，這兩個必隨長老取真經。驚天動地來相戰，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三個戰鬥多時，不分勝負。那女怪將身一縱，使出個倒馬毒棒，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扎了一下。行者叫聲苦啊，忍耐不得，負痛敗陣而走。八戒見事不諧，拖着鉞，徹身而退。那怪得了勝，收了鋼，又行者抱頭，皺眉苦面，叫聲利害，利害。八戒到跟前問道：哥哥，你怎麼正戰到好處，却就叫苦連天的走了。行者抱着頭，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頭風發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見你受傷，却頭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不得了，不得了，我與他正然打處，他見我破了他的，又勢他就把身子一縱，不知是伴甚麼兵器，着我頭上扎了一下，就這般頭疼難禁，故此敗了陣來。八戒笑道：只這等靜處常誇口，說你的頭是修煉過的，却怎麼就不禁這一下。扎行者道：正是，我這頭自從修煉成，真盜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鬧天宮時，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宮外處斬。那些神將使刀斧鎚劍雷打火燒，及老子把我八卦爐煅煉四十九日，俱未傷損。今日不知道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把老孫頭弄傷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你貼貼。行者道：又不腫，不破，怎麼貼得膏藥。八戒笑道：哥啊，我的胎前產後病，倒不會有，你倒弄了個腦門癱了。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傷了頭，師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行者哼道：師父沒事，我進去時，變作蜜蜂兒，飛入裏面，見那婦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頃兩個丫環，捧兩盤饅饅，一盤是人肉餡，葷的一盤是鄧沙餡，素的。又着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吃一個壓驚，又要與師父做甚麼道伴兒。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也不吃饅饅。後見他甜言美語，不知怎麼就開口說話，却說吃素的。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遞與師父。師父將個團圓葷的，遞與那婦人。婦人道：怎不劈破師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婦人道：既不破葷，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飲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餡。師父不解其意，答他兩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我在格子

上聽見恐怕師父亂性便就現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噴出煙霧，叫收了御弟，就輪鋼叉與老孫打出洞來。沙僧聽說，咬指道：「這潑賤也不知從那裏就隨將我們來，把上項事情都知道了。」八戒道：「這等說便我們安歇不成，莫管甚麼黃昏半夜，且去他門上索戰，嚷嚷鬧鬧，攪他個不睡，莫教他捉弄了我師父。」行者道：「頭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須索戰，一則師兄頭痛，二來我師父是個真僧，決不以色空亂性，且就在山坡下閉風處坐這一夜，養養精神，待天明再作理會。」遂此三個弟兄，拴牢白馬，守護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題。却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重整歡愉之色，叫小的們把前後門都關緊了，又使兩個支更防守行者，但聽門響，即時通報，却又教女童將臥房收拾整齊，點燭焚香，請唐御弟來，我與他交歡，遂把長老從後邊攙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嬌媚之態，攜定唐僧道：「常言黃金未爲貴，安樂值錢多，且和你做會夫妻兒，要子去也。」這長老咬定牙關，聲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戰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却如癡如症，那裏擡頭舉目，更不會看他房裏是甚牀鋪幔帳，也不知有甚箱籠梳妝，那女怪說出的雨意雲情，亦漠然無聽好和尚真是「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金珠美貌若灰塵，一生只愛參禪，半步不離他地，那裏會惜玉憐香，只曉得修真養性。那女怪活潑潑春意無邊，這長老死丁丁禪機有在，一個似軟玉溫香，一個如死灰槁木，那一個展鶯禽淫興濃濃，這一個束福衫丹心耿耿，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這個要面壁歸山訪達摩。女怪解衣賣弄他肌膚膩，唐僧斂衽緊藏了糞肉粗皮。女怪道：「我枕衾閑何不睡？」唐僧道：「我頭光服異怎相陪。」那個道：「我願作前朝柳翠翠。」這個道：「貧僧不是月闍黎。」女怪道：「我美若西施，還嫌嫌。」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屍。」女怪道：「御弟，你記得寧教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唐僧道：「我的真陽爲至寶，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他兩個散言碎語的，直鬥到更深，唐長老全不動念，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纏到有半夜時候，把那怪弄得惱了，叫小的們拿繩來，可憐將一個心愛的人兒，一條繩，細的像個揉獅模樣，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却吹滅銀燈，各歸寢處，一夜無詞，不覺的鷄聲三唱。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我這頭疼了一會，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是有些作癢。」八戒笑道：「癢便再教他扎一下，何如？」行者碎了一口道：「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我師父這一夜到浪浪，沙僧道：「且莫鬥口天亮了，快趕早兒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馬，休得動身。」八戒跟我去，那猓子抖擻精神，束一東皂錦直裰，隨行者各帶了兵器，跳上山崖，竟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這怪物夜裏傷了師父，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倘若被他哄了，喪了元陽，真個虧了德行，却就大家散火，若不亂性情，禪心未動，却好努力相持。」打死

精怪。教師西去。八戒道：「你好癡啞。」常言道：「乾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就不如此。就不如此。也要抓你幾把。行者道：「莫胡疑亂。說待我看去。」好大聖，轉石屏，別了八戒，搖身還變個蜜蜂兒，飛入門裏。見那門裏有兩個丫環，頭枕着梆鈴，正然睡哩。却到花亭子，觀看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個個，都不知天曉。還睡着哩。行者飛來後面，影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忽抬頭見那房廊下四馬攢蹄，網着師父。行者輕輕的釘在唐僧頭上，叫師父。唐僧認得聲音，道：「悟空來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來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寧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却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纏了半夜，我衣不解帶，身未沾牀，他見我不肯相從，纔網我在此。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他師徒們正然問答，早驚醒了那個妖精。妖精雖是下狠，却還有流連不捨之意。一覺翻身，只聽見取經去也。一句，他就滾下牀來，厲聲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却取甚麼經去？」行者慌了，撇却師父，急展翅飛將出去，現了本相，叫聲八戒。那馱子轉過石屏道：「那話兒成了？」行者笑道：「不會不會。」老師父被他摩弄，不從惱了，網在那裏。正與我訴說前情，那妖怪驚醒了，我慌得出來也。」八戒道：「師父會說甚來？」行者道：「他只說衣不解帶，身未沾牀。」八戒笑道：「好好好，還是個真和尚。我們救他去。」馱子粗鹵，不容分說，舉釘鉞，望他那石頭門上，儘力氣一鉞，唵喇喇築做幾塊，嚇得那幾個枕梆鈴睡的丫環，跑至二層門外，叫聲開門。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門，只見四五個丫環跑進去報道：「奶奶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碎矣。」那怪聞言，即忙叫小的們燒湯洗面梳妝，叫把御弟連繩抬在後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來，舉着三股叉，罵道：「潑猴野彘，老大無知，你怎敢打破我門？」八戒罵道：「盪淫賤貨，你倒困陷我師父，反敢硬嘴我師父是你哄將來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饒你，敢再說半個不字，老豬一頓鉞連山也築倒你的。」那怪那容分說，抖擻身軀，依前弄法，鼻口內噴煙冒火，舉鋼叉就刺八戒。八戒側身躲過，着鉞就築。孫大聖使鐵棒並力相幫，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幾隻手，左右遮攔，交鋒三五個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八戒嘴脣上也扎了一下。那馱子拖着鉞，侮着嘴，負痛逃生。行者却也有些怕他，虛丟一棒，敗陣而走。那怪得勝而回，叫小的們搬石塊壘壘了前門，不題。却說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馬，只聽得那裏豬哼，忽抬頭見八戒侮着嘴，哼將來。沙僧道：「怎的說？」馱子哼道：「不得了，不得了，疼疼，說不了。」行者也到跟前，笑道：「好馱子啊，昨日說我是腦門癩，今日却也弄做個瘡嘴痘了。」八戒哼道：「難忍難忍，痛得緊利害利害。」三人正然難處，只見一個老媽媽兒，左手提着青竹籃兒，自南山路挑菜而來。沙僧道：「大哥，那媽媽來得近了。」等我問他個信兒，看這個是甚妖精，是甚兵器，這般傷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孫



問他去來。行者急睜睛看，只見頭直上有祥雲蓋頂，左右有香霧籠身。行者認得，即叫：「兄弟們，還不來叩頭，那媽媽是菩薩來也。」慌得猪八戒忍痛下拜，沙和尚牽馬躬身，孫大聖合掌跪下，叫聲：「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那菩薩見他們認得元光，即踏祥雲，起在半空，現了真像。原來是魚籃之像。行者趕到空中，拜告道：「菩薩，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師，不知菩薩下降，今遇魔難難收，萬望菩薩搭救。」菩薩道：「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又是生成的兩隻鉗腳，扎人痛者，是尾上一個鉤子，喚做倒馬毒。本身是個蝎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如來見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轉過鉤子，把如來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如來也疼難禁，即着金剛拿他，他却在這裏，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別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菩薩指示，別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請他。菩薩道：「你去東天門裏，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言罷，遂化作一道金光，竟回南海。孫大聖纔按雲頭，對八戒道：「兄弟放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裏救星？」行者道：「纔然菩薩指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八戒侮着嘴，哼道：「哥啊，就問星官討些止疼的藥餌來。」行者笑道：「不須用藥，只似昨日疼過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煩敘，快早去罷。」好行者，急忙駕筋斗雲，須臾到東天門外，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經，路遇魔障纏身，要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見陶張辛鄧四大元帥也問何往。」行者道：「要尋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師。」四大元帥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上觀星臺巡劄去了。」行者道：「可有這話？」辛天君道：「小將等與他回下斗牛宮，豈敢說假。」陶天君道：「今已許久，或將回矣。」大聖還先去光明宮，如未回，再去觀星臺可也。大聖遂喜，即別他們，至光明宮門首，果是無人，復抽身就走，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擺列後面，星官來了。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一身金縷，但見他：冠簪五岳，金光彩笏，執山河玉色瓊袍，掛七星雲鬘，腰圍八極寶環，明叮嚀，佩響如敲韻，迅速風聲似擺鈴，翠羽扇開來昂宿，天香飄襲滿門庭。前行的兵士看見行者，立於光明宮外，急轉身報道：「主公，孫大聖在這裏也。」那星官歛雲霧，整束朝衣，停執事，分開左右，上前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專來拜煩救師父一難。」星官道：「何難？」在何方？行者道：「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却來呼喚小神？」行者道：「觀音菩薩適纔顯化，說是一個蝎子精，特舉先生，方能治得。」因此來請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聖至此，又感菩薩舉薦，恐遲誤事，小神不敢請獻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却再來回旨罷。」大聖聞言，即同出東天門，直至西梁國，望見毒敵山不遠，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雲頭，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見了道：「二哥起來，大哥請得星官來了。」那獸子還侮着嘴道：「恕罪，恕罪。」

有病在身不能行禮。星官道：你是個修行之人，何病之有？八戒道：早間與那妖精交戰，被他着我脣上扎了一下，至今還疼哩。星官道：你上來我與你醫治。醫治了，口裏嚙嚙道：千萬治治，待好了謝你。那星官用手把嘴脣上摸了一摸，吹了一口氣，就不疼了。馱子歡喜下拜道：妙啊，妙啊。行者笑道：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爲？行者道：昨日也會遭過，只是過了夜，纔不疼。如今還有些麻癢，只恐發天陰，也煩治治。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吹口氣，也就解了餘毒，不麻不癢了。八戒發狠道：哥哥去打那潑賤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兩個叫他出來，等我好降他。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後。馱子口裏亂罵，手似撈鉤，一頓釘鉞，把那洞門外壘疊的石塊爬開，闖至一層門，又一釘鉞，將二門築得粉碎。慌得那門裏小妖飛報奶奶，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破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討素茶飯與他吃哩。聽見打破二門，即便跳出花亭子輪叉來刺八戒。八戒使釘鉞迎架，行者在旁，又使鐵棒來打。那怪趕至身邊，要下毒手。行者與八戒識得方法，回頭就走。那妖怪趕過石屏之後，行者叫聲：昂宿何在？只見那星官立於山坡之上，現出本相。原來是一隻雙冠子大公雞，昂起頭來，約有六七尺高，對着妖怪叫了一聲。那怪即時就現了本像。原來是個琵琶來大小的一個蝎子精。這星官再叫一聲：那怪渾身酥軟，死在坡前。有詩爲證：花冠繡頭若團纓，爪硬距長目務睛。踴躍雄威全五德，崢嶸壯勢羨三鳴。豈如凡鳥啼茅屋，本是天皇顯聖名。毒蝎枉修人道行，還原反本見真形。八戒上前一隻脚，躍住那怪的胸前，道：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那怪動也不動，被馱子一頓釘鉞，搗作一團爛醬。那星官復聚金光，駕雲而去。行者與八戒、沙僧朝天拱謝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宮拜酬。三人謝畢，却纔收拾行李馬匹，都進洞裏，見那大小了環兩邊跪下拜道：爺爺，我們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國女人。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你師父在後邊香房裏坐着哭哩。行者聞言，仔細觀看，果然不見妖氣。遂入後邊叫道：師父，那唐僧見衆齊來，十分歡喜。道：賢徒累及你們了。那婦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廝原是個大母蝎子，幸得觀音菩薩指示，大哥哥去天宮裏請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廝收伏。纔被老猪築做個泥了。方敢深入於此，得見師父之面。唐僧謝之不盡，又尋些素米素麵，安排了飲食，吃了一頓，把那些攝將來的女子趕下山，指與回家之路。點上一把火，把幾間房宇燒燬罄盡。請唐僧上馬，找尋大路，西行，正是：割斷塵緣離色相，推乾金海悟禪心。畢竟不知幾年上纔得成，真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神狂誅草寇 道昧放心猿

繪圖西遊記 卷三 第五十六回

三一

靈台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猿馬牢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蜂蟻除六賊悟三乘萬緣都罷自分明色邪永滅超眞界坐享西方極樂城

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無詞又早是朱明時節但見那 熏風時送野蘭香濯雨纔晴新竹涼艾葉清山無客採蒲花盈澗自爭芳梅梢嬌豔遊蜂喜溪柳陰濃黃雀狂長路那能包角黍龍舟應弔汨羅江 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虛度中天之節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長老勒馬回頭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謹防行者等道師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誠怕甚妖怪長老聞言甚喜加鞭催駿馬放轡趨蛟龍須臾上了山崖舉頭觀看眞個是 頂巔松柏接雲青石壁荆榛掛野藤萬丈崔巍千層懸削萬丈崔巍峯嶺峻千層懸削壑崖深蒼苔碧蘚鋪陰石古檜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聽幽禽巧聲睨皖實堪吟澗內水流如瀉玉路旁花落似堆金山勢惡不堪行十步全無半步平狐狸麋鹿成雙遇白鹿玄猿作對迎忽聞虎嘯驚人膽鶴鳴振耳透天庭黃梅紅杏堪供食野草閑花不識名 四衆進山緩行良久過了山頭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陽之地猪八戒賣弄精神教沙和尚挑着擔子他雙手舉鉢上前趕馬那馬更不懼他憑那會子塔答答的還只是緩行不緊行者道兄弟你趕他怎的讓他慢慢走罷了八戒道天色將晚自上山行了這一日肚裏餓了大家走動些尋個人家化些齋吃行者聞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聲那馬溜了韉如飛似箭順平路往前去了你說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天御馬監養馬官名弼馬溫故此傳留至今是馬皆懼猴子那長老挽不住韉繩只扳緊着鞍轡讓他跑了有二十里田地方纔緩緩而行正走處忽聽得一棒鐺聲路兩邊閃出三十多人一個個鎗刀棍棒攔住路口道和尚那裏走說得個唐僧戰兢兢坐不穩跌下馬來跪在路旁草料裏只叫大王饒命大王饒命那爲頭的兩個大漢道不打你只是有盤纏留下長老方纔省悟知他們是一夥強人却欠身抬頭觀看但見他 一個青臉獠牙欺太歲一個暴睛圓眼賽喪門鬚邊紅髮如噴火頰下黃鬚似插針他兩個頭戴虎皮花磁腦腰繫狐裘彩戰裙一個手中執着狼牙棒一個肩上橫擔挖撻藤果然不亞巴山虎眞個猶如浪水龍 三藏見他這般兇惡只得走來合掌當胸道大王貧僧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者自別了長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盤纏也使盡了出家人專以乞化爲生那得個財帛萬望大王方便讓貧僧過去罷那兩個賊帥衆向前道我們在這裏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專要些財帛甚麼方便方便你果無財帛快早脫下衣服留下白馬放你過去

三藏道：阿彌陀佛。貧僧這件衣服，是東家化布，西家化針，零零碎碎化來的。你若剝去，可不害殺我也。只是這世裏做得好漢，那世裏變畜生哩。那賊聞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這長老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憐你只說你的棍子還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那賊那容分說，舉着棍沒頭沒臉的打來。長老一生不會說謊，遇着這急難處，沒奈何只得打個誑語道：二位大王，且莫動手。我有個小徒弟在後面，就到他身上有幾兩銀子，把與你罷。那賊道：這和尚是也，吃不得虧，且細起來。衆嘍囉一齊下手，把一條繩細了，高高吊在樹上，却說三個撞禍精隨後趕來。八戒呵呵大笑道：師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裏等我們哩。忽見長老在樹上，他又說你看師父等罷了，却又有這般心腸，爬上樹去扯着藤兒打鞦韆，耍子哩。行者見了道：狀子莫亂談。師父吊在那裏，不是你兩個慢來。等我去看看。好大聖，急登高坡細看，認得是夥強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卽轉步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穿一領緇衣，年紀只有二八，肩上背着一個藍布包袱，拽開步來到前邊，叫道：師父，這是怎麼說話？這都是些甚麼歹人？三藏道：徒弟呀，還不救我一救，還問甚的？行者道：是幹甚勾當的？三藏道：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攔住，要買路錢。因身邊無物，遂把我吊在這裏。只等你來計較計較。不然，把這匹馬送與他罷。行者聞言，笑道：師父不濟，天下也有和尚似你這樣皮鬆的。却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誰教你把這龍馬送人？三藏道：徒弟呀，似這等吊起來，打着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麼與他說來？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沒奈何把你供出來也。行者道：師父，你好沒搭撒，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且教他莫打我，是一時救難的話兒。行者道：好好，承你抬舉，正是這樣供。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孫越有買賣，那夥賊見行者與他師父講話，撒開勢圍將上來。道小和尚，你師父說你腰裏有盤纏，趁早拿出來。饒你們性命。若道半個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殘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長官，不要嚷，盤纏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粉面銀二三十錠，散碎的未曾見數。要時就連包兒拿去。切莫打我師父。古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是末事，不等出家人。自有化處。若遇着個齋僧的長者，襯錢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幾何。只望放下我師父來。我就一并奉承。那夥賊聞言，都甚歡喜道：這老和尚慳吝，教放下來。那長老得了性命，跳上馬，顧不得行者操着鞭，一直跑回舊路。行者忙叫道：走錯路了，提着包袱就要追去。那夥賊攔住道：那裏走？將盤纏留下，免得動刑。行者笑道：說開盤纏，須三分分之。那賊頭道：這小和尚忒乖，就要瞞着他師父，留起些兒也罷。拿出來看。若多時，也分些與你。背地裏買果子吃。行者道：哥呀，不是這等說。我那裏有甚盤纏？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是必分些與我。那賊聞

言大怒罵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與我返問我要。呔！看打！輪起一條挖撻藤棍，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當不知，且滿面陪笑道：「哥哥呀，若是這等打，就打到來年打罷春，也是不當真的。」那賊大驚道：「這和尚好硬頭！」行者笑道：「不敢，承過獎了。」也將就看得過。那賊那容分說，兩三個一齊亂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來。」好大聖，耳中摸一摸，拔出一個繡花針兒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會帶得盤纏，只這個針兒送你罷。」那賊道：「晦氣呀！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却拿住這個窮禿驢，你好道會做裁縫，我要針做甚的？」行者聽說不要，就拈在手中，幌了一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那賊害怕道：「這和尚生得小，倒會弄術法兒。」行者將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動，就送你罷。」兩個賊上前搶奪，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弄動半分毫。這條棍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稱的一萬三千五百斤重，那夥賊怎麼知得？大聖走上前，輕輕的拿起，丟一個蟒翻身，步勢指着強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孫了。」那賊上前來，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讓老孫打一棒兒，却休當真。」你看他展開棍子，幌一幌，有井欄粗細，七八丈長，短盪的一棍，把一個打倒在地，嘴脣搥土，不再做聲。那一個開言罵道：「這禿廝老大無禮，盤纏沒有，轉傷我一個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個個打轉來。」一發教你斷了根罷盪的，又一棍，把第二個又打死了。唬得那衆嘍囉撒鎗棄棍，四路逃生而走。却說唐僧騎着馬，往東正跑，八戒、沙僧攔住道：「師父往那裏去？錯走路了。」長老兜馬道：「徒弟啊，趁早去與你師兄道，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殺那些強盜。」八戒道：「師父住下，等我來。」馱子一路跑到前邊，厲聲高叫道：「哥哥，師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會打人？」八戒道：「那強盜往那裏去了？」行者道：「別個都散了，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裏睡覺哩。」八戒笑道：「你兩個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這般辛苦，不往別處睡，却睡在此處。」馱子行到身邊，看看道：「倒與我是一起的。」乾淨張着口睡，淌出些粘涎來了。行者道：「是老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八戒道：「人頭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腦子來了。」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慌忙跑轉去。對唐僧道：「散了夥了。」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條路上去了。」八戒道：「打也打得直了脚，又會往那裏去走哩。」三藏道：「你怎麼說散夥？」八戒道：「打殺了，不是散夥，是甚的？」三藏問：「打的怎麼模樣？」八戒道：「頭上打了兩個大窟窿，三藏教解開包，取幾文襯錢，快去那裏討兩個膏藥，與他兩個貼。」八戒笑道：「師父好沒正經，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那裏好貼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惱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糊猴長，猴子短，兜轉馬，與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見那血淋淋的，倒臥山坡之下，這長老甚不忍見，即着八戒，快使釘鉈，築個坑子埋了。」我與他念卷倒頭經。」八戒道：「師父左使了人也。」行者打殺人，還該教他去燒埋，怎麼

教老猪做土工。行者被師父罵惱了，喝着八戒道：「潑懶夯貨，趁早兒去埋遲了些兒，就是一棍，馱子慌了，往山坡下築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攔住，飽齒馱子，丢了，飽，便把嘴拱，拱到軟處，一嘴有二尺五，兩嘴有五尺深，把兩個賊屍埋了，盤作一個墳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燭來，待我禱祝，好念經。行者努着嘴道：「好不知趣，這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着店，那討香燭就有錢也，無處去買。」三藏恨恨的道：「猴頭過去，等我撮土焚香禱告，這是三藏離鞍悲野塚，聖僧善念祝荒墳，祝云：『拜惟好漢，聽禱原因，念我弟子，東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經文，適來此地，逢爾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縣，都在此山內結黨成羣，我以好話哀告，慫恿爾等不聽，返善生嗔，却遭行者棍下傷身，切念屍骸暴露，吾隨掩土盤墳，折青竹爲香燭，無光彩有心勤，取頑石作施食，無滋味有誠真，你到森羅殿上興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居異姓，冤有頭，債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八戒笑道：「師父推了乾淨，他打時，却也沒有我們兩個。」三藏真個又撮土禱告道：「好漢告狀，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大聖聞言，忍不住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忒沒情義，爲你取經，我費了多少慫恿勞苦，如今打死這兩個毛賊，你倒教他去告老孫，雖是我動手打，却也只是爲你，你不往西天取經，我不與你做徒弟，怎麼會來這裏會打殺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拈着鐵棒，望那墳上搗了三下道：『遭瘟的強盜，你聽着我，被你前七八棍，後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癢的，觸惱了，性子一差，二誤，將你打死了，儘你到那裏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玉帝認得我，天王隨得我，二十八宿懼我，九曜星官怕我，府縣城隍跪我，東岳天齊怖我，十代閻君會與我，爲僕從，五路猖神會與我，當後生，不論三界五司，十方諸宰，都與我情深面熟，隨你那裏去告。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却又心驚道：「徒弟呀，我這禱祝是教你體好生之德，爲良善之人，你怎麼就認真起來。」行者道：「師父，這不是好要子的勾當，且和你趕早尋宿去。」那長老只得懷噴上馬，孫大聖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師徒都面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們到那裏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遂行至莊舍邊下馬，看時，却也好個住場，但見：野花盈徑，雜朝遮扉，遠岸流山水，平畦種麥葵，蒹葭露潤，輕鷗宿，楊柳風微，倦鳥棲青柏，間松爭翠碧，紅蓬映葦門，芳菲村犬吠，晚雞啼牛羊，食飽牧童歸，纍煙結露黃，梁熟正是山家入暮時。」長老向前，忽見那村舍門裏走出一個老者，即與相見，道了問訊，那老者問道：「僧家從那裏來？」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適路過寶方，天色將晚，特來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貴處到我這裏，程途迢遙，怎麼涉水登山，獨自到此？」三藏道：「貧僧還有三個頑徒同來，老者問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旁立的便是，老者猛抬頭，

看見他們面貌醜陋，急回身往裏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萬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戰兢兢，掛口難言，搖着手道：『不像，不像人模樣。』是幾是幾個妖精？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懼。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爺爺呀！一個夜叉，一個馬面，一個雷公。』行者聞言，厲聲高叫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叉是我重孫，馬面是我元孫哩。』那老者聽見，魂散魄飛，面容失色。只要進去，三藏攙住他，同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這等粗魯，不會說話。』正勸解處，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攜着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道：『爺爺，爲何這般驚恐？老者纔叫媽媽看茶來，那婆婆真個丟了孩兒，入裏面捧出二鍾茶來，茶罷，三藏却轉下來，對婆婆作禮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纔到貴處，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個徒弟，貌醜，老人家見了，虛驚也。』婆婆道：『見貌醜的就這等虛驚，若見了老虎豺狼，却怎麼好？』老者道：『媽媽呀！人面醜陋，還可，只是言語一發嚇人。我說他像夜叉，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叉是我重孫，馬面是他元孫。』我聽此言，故然悚懼。唐僧道：『不是，不是像雷公的。是我大徒弟悟空，像馬面的是我二徒弟。』豬悟能像夜叉的，是我三徒弟沙悟淨。他們雖是醜陋，却也秉教沙門，皈依善果，不是甚麼惡魔毒怪。怕他怎麼？公婆兩個，聞說他名號，飯依沙門之言，却纔定性回驚，教請來，請來長老出門叫來，又吩咐道：『適纔這老者甚惡你等，今進去相見，切勿抗禮，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師兄撒潑。』行者笑道：『不是嘴長耳大臉醜，便也是一個好男子。』沙僧道：『莫爭講，這裏不是那耍乖弄俏之處。且進去，且進去，遂此把行囊馬匹都到草堂上，普同唱了個懺，坐定。那媽媽兒賢慧，即便攜轉小兒，吩咐煮飯，安排一頓素齋。他師徒吃了，漸漸晚了，又掌起燈來，都在草堂上，閑敘。長老纔問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楊。』又問年紀，老者道：『七十四歲。』又問幾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個，適纔媽媽攜的是小孫。』長老道：『請令郎相見拜揖。』老者道：『那廝不中拜，老拙命苦，養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點頭而嘆，可憐。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廝專生惡念，不務本等，專好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羣狗黨。自五日前出去，至今未回。三藏聞說，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長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賢父母，何生惡逆兒？』行者近前道：『老官兒，似這等不良不肖，奸盜邪淫之子，連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尋他來，打殺了罷。』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無一個人丁。縱是不才，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沙僧與八戒笑道：『師兄莫管閑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肯與我何干。且告施主見賜一束草兒，在那廂打鋪睡覺。』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着沙僧到後園裏，拿兩個稻草，教他們在園中草團瓢內安歇。行者牽了馬，八戒挑了行李，同長老俱到團瓢內安歇不

題却就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白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首，他們都四奔逃生，約摸到四更時候，又結了一夥在門前打門。老者聽得門響，即披衣道：「媽媽，那廝們來也。」媽媽道：「既來，你去開門，放他來家。」老者方纔開門，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餓了，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裏面，叫起他妻來打米煮飯，却廚下無柴，往後園裏拿柴，到廚房裏問妻道：『後園裏白馬是那裏的？』其妻道：『是東土取經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頓晚齋，教他在草團瓢內睡哩。」那廝聞言，走出草堂，拍手鼓掌笑道：「兄弟們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裏也。」衆賊道：「那個冤家？」那廝道：「却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尚，來我家借宿，現睡在草團瓢裏。」衆賊道：「却好，却好，拿住這些禿驢，一個個剝成肉醬，一則得那行囊白馬，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那廝道：「且莫忙，你們且去磨刀等，我煮飯熟了，大家吃飽些。」一齊下手，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磨鎗的磨鎗，那老兒聽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後園，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廝領衆來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圖害我老拙，你遠來，不忍傷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三藏聽說戰兢兢的，叩頭謝了老者，即喚八戒牽馬，沙僧挑擔，行者拿了九環錫杖，老者開後門，放他去了。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却說那廝們磨快了刀鎗，吃飽了飯食，時已五更天氣，一齊來到園中看處，却不見了，即忙點燈着火，尋覓多時，四無踪跡，但見後門開着，都道：「從後門走了。」走了，發一聲喊，趕將上來，一個個如飛似箭，直趕到東方日出，却纔望見唐僧，那長老忽聽得喊聲，回頭觀看後面有二三十人，鎗刀簇簇而來，便叫徒弟啊，賊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孫了他去來。」三藏勒馬道：「悟空，切莫傷人，只嚇退他便罷。」行者那肯聽信，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裏去？」衆賊罵道：「禿廝無禮，還我大王的命來。」那廝們圍子陣，把行者圍在中間，舉鎗刀亂砍亂搥，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擔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搯着的骨折擦着的皮傷，乘些的跑脫，幾個癡些的都見閻王。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慌的放馬奔西，猪八戒與沙和尚緊隨鞭鐙而去。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那賊哼哼的告道：「爺爺，那穿黃的是行者，上前奪過刀來，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鐵棒，拽開雲步，趕到唐僧馬前，提着頭道：『師父，這是楊老兒的逆子，被老孫取將首級來也。』」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慌得跌下馬來，罵道：「這潑猴，猴說殺我也快，拿過快拿過。」八戒上前將人頭一脚踢下路旁，使釘鉅築些土蓋了。沙僧放下擔子，攙着唐僧道：「師父請起，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緊箍兒咒來，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眼脹頭昏，在地下打滾，只教莫念，莫念，那長老念數有十餘遍，還不住口，行者翻筋斗，豎蜻蜓，疼痛難禁，只叫：『師父饒我罪罷。』有話便說，莫念，莫念，三藏却纔住。」



口道：沒話說，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罷。行者忍疼磕頭道：師父怎的就趕我去耶？三藏道：你這潑猴，兇惡太甚，不是個取經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兩個賊頭，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賜齋借宿，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雖然他的兒子不肖，與我無干，也不該梟他首。況又殺死多人，壞了多少生命，傷了天地多少和氣，屢次勸你更無一毫善念，要你何為？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說聲去，一路筋斗雲，無影無踪，遂不見了。噫，這正是：心有兇狂丹不熟，神無定位道難成。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謔文

却說孫大聖惱悶悶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不是個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島，却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告龍王。真個是無依無倚，苦自忖量道：罷罷罷，我還去見我師父，還是正果。遂按下雲頭，竟至三藏馬前，侍立道：師父，恕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兜住馬，即念緊箍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裏，有一寸來深淺，方纔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三藏發怒道：你這糊塗殺生害命，連累了我多少，如今實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遲了些兒，我又念真言，這番決不住口，把你腦漿都勒出來哩。大聖疼痛難忍，見師父更不回心，沒奈何，只得又駕筋斗雲，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好大聖撥回筋斗，那消一個時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見木叉行者迎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要見菩薩，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薩，善財聽見一個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兒，還像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大願大乘，救苦救難，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有甚不是處？你要告他，行者滿懷悶氣，一聞此言，心中怒發，咄的一聲，把善財童子喝得個倒退道：這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着實愚魯，你那時節作怪成精，我請菩薩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自在逍遙，與天同壽，還不拜謝老孫，轉倒這般侮慢，我是有事來告求菩薩，却怎麼說我刁嘴要告菩薩？善財陪笑道：還是個急猴子，我與你作笑耍子，你怎麼就變臉了？正講處，只見白鸚哥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叉又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臺下，行者望見菩薩，倒身下拜，止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菩薩教木叉與善財扶起。

道。悟空有甚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莫哭，莫哭。我與你救苦濟災也。行者垂淚再拜道：當年弟子爲人，曾受那個氣來。自蒙菩薩解脫天災，秉教沙門，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我弟子拚身捨命，解救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裏奪脆骨，蛟龍背上揭生鱗。只指望歸真正果，洗孽除邪。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薩道：且說那皂白原因來。我聽行者即將那打殺草寇前後始末細陳了一遍，却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緊箍兒咒，趕他幾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特來告訴菩薩。菩薩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爲僧，決不輕傷性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殺許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打死，是你功績。這人身打死，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行者噙淚叩頭道：縱是弟子不善，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萬望菩薩捨大慈悲，將鬆箍兒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我仍往水簾洞逃生去罷。菩薩笑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傳我的。當年我差上東土尋取經人，賜我三件寶貝，乃是錦襪袈裟、九環錫杖、金緊禁三個箍兒。祕授與咒語三篇，却無甚麼鬆箍兒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辭菩薩去也。菩薩道：你辭我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來，求念鬆箍兒咒去也。菩薩道：你且住，我與你看看祥晦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這樣不祥也。噯了菩薩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好菩薩端坐蓮臺，運心三界，慧眼遙觀。遍周宇宙，雲時間開口道：悟空，你那師父頃刻之際，就有傷身之難。不久便來尋你。你只在此處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孫大聖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於寶蓮臺下，不題。却說唐長老自趕回行者，教八戒引馬。沙僧挑擔，連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遠近。三藏勒馬道：徒弟自五更時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馬溫着了氣惱。這半日饑又饑，渴又渴，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吃。八戒道：師父且請下馬，等我看可有隣近的莊村化齋去也。三藏聞言，滾下馬來，跌子縱起雲頭，半空中仔細觀看。一望盡是山嶺，莫想有個人家。八戒按下雲來，對三藏道：却是沒處化齋。一望之間，全無莊舍。三藏道：既無化齋之處，且得些水來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澗下取些水來。沙僧即取鉢盂，遞與八戒。八戒托着鉢盂，駕雲而去。那長老坐在路旁，等穀多時，不見回來，可憐口乾舌苦，難熬。有詩爲證：保養神氣謂之精，性情原來一稟。形心亂神昏諸病作，形衰精敗道元傾。三花不就空勞碌，四大蕭條枉費爭。土木無功金水絕，法身疎懶幾時成。沙僧在旁見三藏饑渴難忍，八戒又取水不來，只得穩了行囊，拴牢了白馬道：師父，你自在坐着，等我。我去催水來。長老含淚無言，但點頭相答。沙僧急駕雲光，也向南山而去。那師父獨練自熬，困苦太甚，正在愴惶之際，忽聽得一聲響亮，說

得長老欠身看處，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旁，雙手捧着一個磁杯道：「師父，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覈哩。這一杯好涼水，你且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化齋。」長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當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罷。」行者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潑糊猴，只管來纏我做甚？」那行者變了臉，發怒生嗔，喝罵長老道：「你這個狠心的潑禿，十分賤我輪鐵棒，丟了磁杯，望長老脊背上研了一下。那長老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被他把兩個青氈包袱提在手中，駕筋斗雲，不知去向。却說八戒托着鉢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草舍人家，原來在先看時，被山高遮住，未曾見得。今來到邊前方，知是個人家，猓子暗想道：我若是這等醜嘴臉，決然怕我枉勞神思，斷然化不得齋飯。須是變好好猓子，捻着訣，念個呪，把身搖了七八搖，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口裏啞啞噴噴的，挨近門前叫道：「施主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貧僧是東土來，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在路饑渴了，家中有鍋巴冷飯，千萬化些兒救口。原來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種穀去了，只有兩個女人在家，正纜煮了午飯，感起兩盆，却收拾往田送去。鍋裏還有些飯與鍋巴，未曾感了鄉女人見他，這等病容，却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又怕跌倒死在門首，只得哄哄，將些剩飯鍋巴，滿滿的與了一鉢。猓子拿轉來，現了本像，竟回舊路，正走間，聽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頭看時，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這裏來，及下崖，迎至面前道：『這澗裏好清水，不白你往那裏去的。』八戒笑道：『我到這裏，見山凹子有個人家，我去化了這一鉢乾飯來了。』沙僧道：『飯也用着，只是師父渴得緊了，怎得水去。』八戒道：『水也容易，你將衣襟來兜着這飯，等我使鉢盂去白水。』二人歡歡喜喜，回至路上，只見三藏面磕地，倒在塵埃，白馬撒韁，在路旁長嘶跑跳，行李擔不見蹤影，慌得八戒跌脚搥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講，不消講，這還是孫行者趕走的餘黨來。』此打殺師父，搶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馬拴住，只叫怎麼好？怎麼好？這誠所謂半途而廢，中道而止也。』叫一聲師父，滿眼拋珠，傷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着師父的屍靈，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沙僧實不忍捨，將唐僧扳轉身體，以臉溫臉，哭一聲苦命的師父，只見那長老口鼻中吐出熱氣，胸前溫暖，連叫八戒你來，師父未傷命哩。那猓子纔近前扶起長老，甦醒呻吟，一會罵道：『好潑糊猴，打殺我也。』沙僧八戒問道：『是那個糊猴長老？』不言只是歎息，却討水吃了幾口，纔說徒弟你們剛去，那悟空更來纏我，是我堅執不收，他遂將我打了一棒青氈包袱，却搶去了八戒聽說，咬響口中牙，發起心頭火道：『叵耐這潑猴，子怎敢這般無禮，教沙僧你伏侍師父，等我到他家討包。』

袂去。沙僧道：你且休發怒。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將先化的飯熱，調理師父，再去尋他。八戒依言把師父扶上馬，拿着鉢盂，兜着冷飯，直至那家門首，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忽見他們慌忙，驟過。沙僧合掌道：老母親，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師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熱茶湯，與他吃飯。那媽媽道：適纔有個食癆病和尚，說是東土差來的，已化齋去了。又有個甚麼東土的，我沒人在家，請別轉轉。長老聞言，扶着八戒，下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個徒弟，善意同心，保護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只因我大徒弟喚孫悟空，一生兇惡，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來，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將我行囊衣鉢搶去。如今要着一個徒弟尋他取討，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特來老婆婆府上權安息一時，待討將行李來，就行決不敢久住。那媽媽道：剛纔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他化齋去了，也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人，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長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與齋，故變作那等模樣，你不信。我兄弟衣裏不是你家鍋巴飯，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遂不拒他，留他們坐了，却燒了一罐熱茶，遞與沙僧泡飯。沙僧即將冷飯泡了，遞與師父，師父吃了幾口，定性多時道：那個去討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我會尋他一次，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等我長老道：你去不得，那獼猴原與你不和你，又說話粗鹵，或一言兩句之間，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着悟淨去罷。沙僧應承道：我去，我去，長老又吩咐沙僧道：你到那裏，須看個頭勢，他若肯與你包袱，你就假謝謝拿來，若不肯，切莫與他爭競，竟至南海菩薩處，將此情告訴，請菩薩去問他要。沙僧一一聽從，向八戒道：我今尋他去，你千萬莫懈懈，好生供養師父，這人家亦不可撒潑，恐他不肯供飯，我去就回。八戒點頭道：我理會得，但你去討得，趁早回來，不要弄做尖担擔柴，兩頭脫也。沙僧遂捻了訣，駕起雲光，直奔東勝神州而去。真個是：身在神飛，不守舍，有爐無火，怎燒丹。黃婆別主求金老，木母延師奈病顏。此去不知何日返，這回難量幾時還。五行生剋情無順，只待心猿復進關。那沙僧在半空裏，行經三晝夜，方到了東洋大海，忽聞波浪之聲，低頭觀看，真是個黑霧漲天，陰氣感滄溟，銜日曉光寒，他也無心觀看，望仙山渡過瀛洲，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風踏水勢，又多時，却望見高峯排戟，峻壁懸屏，即至峯頭，按雲找路下山，尋水簾洞，步近前，只聽得那山中無數猴精，滔滔亂噓。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臺之上，雙手扯着一張紙，朗朗的念道：東土大唐王皇帝李，駕前勅命御弟聖僧陳玄奘法師，上西方天竺國娑婆靈山大雷音寺專拜如來佛祖，求經，朕因促病侵身，魂遊地府，幸有陽數壽長，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傳。倘過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施行。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別大國以來，經度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豬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淨和尚，念了從頭又念，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止不住近前厲聲高叫：師兄，師父的關文，你念他怎的？那行者聞言，急擡頭不認得是沙僧，叫拿來拿來，衆猴一齊圍繞，把沙僧拖扯扯扯，拿近前來，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見他變了臉，不肯相認，只得朝上行禮道：上告師兄，前者實是師父性暴，錯怪了師兄，把師兄咒了幾遍，逐趕回家，一則弟等未曾勸解，二來又爲師父饑渴去尋水化齋，不意師兄好意復來，又怪師父執法不留，遂把師父打倒，昏暈在地，將行李搶去，後我等救轉師父，特來拜兄，若不恨師父，還念昔日解脫之恩，同小弟將行李回見師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萬把包袱賜弟兄，在深山樂桑榆晚景，亦誠兩全其美也。行者聞言，呵呵冷笑道：賢弟，此論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愛居此地，我今熟讀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贖部洲人立我爲祖，萬代傳名也。沙僧笑道：師兄言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我佛如來造下三藏真經，原着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要我們苦歷千山，詢求諸國，保護那取經人，菩薩會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號曰金禪長老，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貶下靈山，轉生東土，教他果正西方，復修大道，遇路上該有這般魔障，解脫我等三人，與他做護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個佛祖肯傳經與你，却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懵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諒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我就沒有唐僧，我這裏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自去取經，老孫獨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請來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馬，請出一個唐三藏，跟着一個八戒，挑着行李，一個沙僧，拿着錫杖，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裏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吃我一杖。好沙僧，雙手舉降妖杖，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原來這是一個猴精，那行者惱了，掄金箍棒，帥衆猴，把沙僧圍了，沙僧東冲西撞，打出路口，縱雲霧逃生，道這潑猴如此，懶懶我告菩薩去來。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來追趕，回洞救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剝了皮，取肉煎炒，將椰子酒、葡萄酒同羣猴都吃了。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怪，還變一個沙和尚，從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題。沙僧離了東海，行經一晝夜，到了南海，早見落伽山不遠，急急前低停雲霧觀看，好去處，果然是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會百川而浴日，滔星歸衆流而生風，漾月潮發騰凌大鯤躍，波翻浩蕩。

巨鰲遊水通西北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脈。仙方洲島各仙宮。休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雲洞好景致。山頭霞彩。壯元精巖。下祥風漾。月晶紫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鷲。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頂上。素鷲數次到山亭。遊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沙僧徐步落伽山。觀看仙境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道。沙悟淨。你不保唐僧取經。却來此何幹。沙僧作禮畢道。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爲引見。引見木叉情知是尋行者。更不題起。卽先進去。對菩薩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淨朝拜。孫行者在臺下聽見。笑道。這定是唐僧有難。沙僧來請菩薩的。菩薩卽命木叉門外叫進。這沙僧倒身下拜。拜罷。抬頭正欲告訴前事。忽見孫行者站在旁邊。等不得說話。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臉便打。這行者更不回頭。徹身躲過。沙僧口裏亂罵道。我把你個犯十惡造反的潑猴。你又來影瞞菩薩哩。菩薩喝道。悟淨不要動手。有甚事先與我說。沙僧收了寶杖。再拜臺下。氣沖沖的對菩薩道。這猴一路行兇。不可數計。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師父怪他。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主家裏。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殺死。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師父說得跌下馬來。罵了他幾句。趕他回來。分別之後。師父饑渴太甚。教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着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將兩個青氈包袱搶去。我等回來。將師父救醒。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不想他變了臉。不肯認我。將師父關文念了。又念我問他。念了做甚。他說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經。送上東土。算他的功果。立他爲祖。萬古傳揚。我又說沒唐僧。那肯傳經與你。他說他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及請出果是一匹白馬。一個唐僧。後跟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裏又有個沙和尚。是我趕上前。打了他一寶杖。原來是個猴精。他就帥衆拿我。是我特來告訴菩薩。不知他會使筋斗雲。預先到此處。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影瞞菩薩也。菩薩道。悟淨不要賴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會放他回去。那有此事。沙僧道。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怎敢欺誑菩薩。道。既如此。你休發急。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到那裏自見分曉。這大聖聞言。卽與沙僧辭了菩薩。這一去到那。花果山前分皂白水簾洞口辨真邪。畢竟不知如何分辨。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縱起兩道祥光。離了南海。原來行者筋斗雲快。沙和尚仙雲覺遲。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先去安排待小弟與你一同走。大聖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

不多時，果見花果山，按下雲頭，二人洞外細看，果見一個行者，高坐石臺之上，與羣猴飲酒作樂，模樣與大聖無異，也是黃髮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錦布直裰，腰繫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足下也踏一雙麂皮鞋，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朔腮別土星，查耳額顛闊，獠牙向外生，這大聖怒發一撒手，撒了沙和尚，掣鐵棒上前罵道：「你是何等妖邪，敢變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兒孫，擅居吾仙洞，擅作這威福，那行者見了，公然不答，也使鐵棒來迎，二行者在一處，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呀。」兩條棒，二猴精，這場相敵，實非輕，都要護持唐御弟，各施功績，立英名，真猴實受沙門教，假怪虛稱佛子情，蓋為神通多變化，無真無假兩相平，一個是混元一氣齊天聖，一個是久煉千靈縮地精，這個是如意金箍棒，那個是隨心鐵桿兵，隔架遮攔無勝敗，撐持抵敵沒輸贏，先前交手在洞外，少頃爭持起半空，他兩個各踏雲光跳門上，九霄雲內，沙僧在旁，不敢下手，見他們戰此一場，誠然難認真假，欲待拔刀相助，又恐傷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縱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寶杖，打近水簾洞外，驚散羣妖，掀翻石凳，把飲食肉的器皿，盡情打碎，尋他的青氈包袱，四下裏全然不見，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遮掛洞門，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近看乃是一股水脈，故曰水簾洞，沙僧不知進步來歷，故此難尋，即便縱雲趕到九霄雲裏，輪着寶杖，又不好下手，大聖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覆師父，說我等這般這般，被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薩前，辨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沙僧見兩個相貌，聲音更無一毫差別，皂白難分，只得依言撥轉雲頭，回復唐僧，不題你看那兩個行者，且行且鬥，直來到南海，竟至落伽山，打打罵罵，喊聲不絕，早驚動護法諸天，即報入潮音洞裏道：「菩薩，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那菩薩與木叉行者，善財童子，龍女，降蓮臺出門，喝道：「那孽畜那裏走，這兩個遞相揪住道：「菩薩，這廝果然像弟子模樣，纔自水簾洞打起戰鬥多時，不分勝負，沙悟淨肉眼愚蒙，不能分識，有力難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復師父，我與這廝打到寶山，借菩薩慧眼，與弟子認得真假，辨明邪正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遍，衆諸天與菩薩都看良久，莫想能認菩薩道，且放了手，兩邊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兩邊站定，這邊說我是真的，那邊說他是假的，菩薩喚木叉與善財上前，悄悄吩咐你一個幫住一個，等我暗念緊箍咒兒，看那個疼痛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幫一個，菩薩暗念真言，兩個一齊喊疼，都抱着頭，地下打滾，只叫「莫念，莫念，菩薩不念他兩個，又一齊揪住，照舊嚷鬥，菩薩無奈，何即令諸天木叉上前助力，衆神恐傷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薩叫聲孫悟空，兩個一齊答應，菩薩道：「你當年官拜弼馬溫，大鬧天宮時，神將皆認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話，這大聖謝恩，那行者也謝恩，二人扯扯拉拉，口裏不住的嚷鬥。」

竟至南天門外。慌得那廣目天王、帥馬、趙溫、關四大天將及把門大小衆神，各使兵器攔住道：「那裏走！此間可是爭鬪之處？」大聖道：「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在路上打殺賊徒，那三藏趕我回去，我徑到普陀巖見觀音菩薩訴告，不想這妖精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打倒唐僧，搶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只見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後到普陀巖告請菩薩，又見我侍立臺下。沙僧誑說是我駕勛斗雲，又先在菩薩處遮飾菩薩，却是個正明不聽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驗。原來這妖精果像老孫模樣，纔自水簾洞打到落伽山見菩薩，菩薩也難識認，故打至此間。煩諸天眼力與我認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似這般，這般說了一遍。衆天神看數多時，也不能辨他兩個。弘明道：「你們既不能認讓開路，等我們去見玉帝衆神，擔抵不住，放開天門，直至靈霄寶殿，馬元帥同張葛許邱四天神奏道：「下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打進天門，口稱見主，說不了兩個直嚷進來，說得那玉帝即降立尊殿，問曰：「你兩個因甚事擅闖天宮，攔至朕前尋死？」大聖口稱萬歲萬歲，臣今皈命，秉教沙門，再不敢欺心誑上。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樣，如此如彼，把前情備陳了一遍。望乞與臣辨個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玉帝即傳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鏡來照這廝。誰真誰假，教他假滅真存。」天王即取鏡照住，請玉帝同衆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髮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趕出殿外。這大聖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歡喜，揪頭抹頸，復打出天門，墜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見師父去，我和你見師父去，却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又行了三晝夜，回至本莊，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當時只說是孫悟空打我一棍，搶去包袱，豈知却是妖精變的行者。沙僧又告道：「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一匹白馬，又有一個八戒挑着我們包袱，又有一個變作是我，我忍不住惱怒，一杖打死，原是一個猴精，因此驚散。又到菩薩處訴告，菩薩着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那妖怪與師兄一般模樣，我難助力，故先來回復師父。三藏聞言，大驚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好，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說有幾起取經的，這却不又是一起。那家老老小小都來問沙僧道：「你這幾日往何處討盤纏去的？」沙僧笑道：「我往東勝神州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討行李，又到南海落伽山拜見觀音菩薩，却又到花果山方纔轉回至此。那老者又問：「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約有二十餘萬里。」老者道：「爺呀，似這幾日就走了這許多路，只除是駕雲，方能彀得到。」八戒道：「不是駕雲，如何過海？」沙僧道：「我們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師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聽言，都說是神仙。八戒道：「我門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正說間，只聽半空中喧嘩亂嚷，慌得都出來看，却是兩個行者打將來。八戒見了，忍不住手癢道：「等我去認認看好獸子。」



急縱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師兄莫嚷，我老豬來也。」那兩個一齊應道：「兄弟來打妖精，來打妖精。」那家子又驚又喜道：「這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歇在我家，就是發願齋僧的也，齋不着這等好人，更不計較茶飯，愈加供養。」又說：「這兩個行者，只怕鬥出不好來。」地覆天翻，作禍在那裏。三藏見那老者當面是喜，背後是憂，即開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憂嘆。貧僧收伏了徒弟，去惡歸善，自然謝你。」那老者滿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講，師父可坐在這裏，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話兒，看那個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極當。」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假去。」這大聖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攙住一個，叫道：「二哥，你也攙住一個，果然攙住，落下雲頭，竟至草舍門外。」三藏見了，就念緊箍兒咒。二人一齊叫苦道：「我們這等苦鬥，你還叫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長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認得真假。他兩個掙脫手，依然又打。這大聖道：「兄弟們，保着師父，等我與他打到閻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說。二人抓抓捏捏，須臾又不見了。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簾洞，看見假八戒挑着行李，怎麼不搶將來？」沙僧道：「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亂圍上來要拿，是我顧性命走了，及告菩薩與行者復至洞口，他兩個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尋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復師命也。」八戒道：「你原來不曉得，我前年請他去時，先在洞門外相見，後被我說泛了他，他就跳下去，洞裏換衣來時，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裏一鑽，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門，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裏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門，你可趁他都不在，可先到他洞裏取出包袱，我們往西天去罷。」他就來，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說：「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過，反爲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急出門，縱着雲霧，竟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却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嚷到陰山背後，說得那滿山鬼戰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陰司門裏，報上森羅寶殿道：「大王，陰山背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將來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卞官王，十殿轉輪王，一殿轉一殿，霎時間，十王會齊，又着人飛報與地祇王，盡在森羅殿上，點聚陰兵，等擒真假，只聽得那強風滾滾，慘霧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滾的，打至森羅殿下，陰君近前攛住道：「大聖，有何事鬧我幽冥？」這大聖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過西梁國，至一山，有強賊截劫我師，是老孫打死幾個，師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隨到南海菩薩處訴告，不知那妖精怎麼就縛着口氣，假變作我的模樣，在半路上打倒師父，搶奪了行李，師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討包袱，這妖

假立師名。要往西天取經。沙僧逃遁。至南海見菩薩。我正在側。他備說原因。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果被這廝占了我巢穴。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其實相貌言語等俱一般。菩薩也難辨真假。又與這廝打上天堂。衆神亦果難辨。因見我師。我師念緊箍咒。試驗與我一般疼痛。故此鬧至幽冥。望陰君與我查看生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教二心。沌亂。那怪亦如是說一遍。陰君聞言。即喚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更無個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蟲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大鬧陰司。消死名一筆勾之。自後來凡是猴屬。盡無名號。查勘畢。當殿回報。陰君各執笏。對行者道。大聖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你還到陽間去折辨。正說處。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諦聽與你聽。個真假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時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間。羸蟲鱗蟲。毛蟲羽蟲。昆蟲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鑒善惡。察聽賢愚。那獸奉地藏鈞旨。就於森羅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須臾。抬起頭來。對地藏道。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當面說出。便怎麼。諦聽道。當面說出。恐妖精惡發。搔擾寶殿。致令陰府不安。又問。何爲不能助力擒拿。諦聽道。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這般怎生祛除。諦聽言。佛法無邊。地藏早已省悟。即對行者道。他兩個形容如一。神通無二。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裏。方得明白。兩個一齊嘆道。說的是。說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陰君。送出謝了地藏。回上翠雲宮。着鬼使閉了幽冥關隘。不題。看那兩個行者。飛雲奔霧。打上西天。有詩爲證。人有二心生禍災。天涯海角致疑猜。欲思寶馬三公位。又憶金鑾一品臺。南征北討無休歇。東攬西除未定哉。禪門須學無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他兩個在那半空裏。扯扯拉拉。抓搔極。且行且鬥。直嚷至大西天靈鷲山雷音寶刹之外。早見那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諸大聖衆。都到七寶蓮臺之下。淨聽如來說法。那如來正講到這。不有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爲。有。非無。爲。無。非色。爲。色。非空。爲。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色。即是。空。空。無。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達。妙。音。概。衆。稽。首。皈依。流通。誦。讀。之際。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卽。離。寶。座。對。大。衆。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競。鬥。而。來。也。大。衆。舉。目。看。之。果。是。兩。個。行。者。弘。天。喝。地。打。至。雷。音。勝。境。慌。得。那。八。大。金。剛。上。前。攬。住。道。汝。等。欲。往。那。裏。去。這。大。聖。道。妖。精。變。作。我。的。模。樣。欲。至。寶。蓮。臺。下。煩。如。來。爲。我。辨。個。虛。實。也。衆。金。剛。抵。攔。不。住。直。嚷。至。臺。下。跪。於。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護。唐。僧。來。造。寶。山。求。取。真。經。一。路。上。煉。魔。縛。怪。不。知。費。了。多。少。精。

神前至中途，偶遇強徒劫擄，委是弟子二次打傷幾個。師父怪我趕回，不容同拜如來金身。弟子無奈，只得投奔南海。見觀音訴告，不期這個妖精假變弟子聲音，相貌將師父打倒，把行李搶去。師弟悟淨尋至我山，被這妖假捏巧言說，有真僧取經之故，悟淨脫身至南海，備說詳細。觀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淨再至我山。因此兩人比併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宮，又會打見唐僧，打見冥府，俱莫能辨認。故此大膽輕造，千乞大開方便之門，廣垂慈憫之念。與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護。唐僧親拜金身，取經回東土，永揚大教。大眾聽他兩張口一樣聲，俱說一遍，衆亦莫辨。惟如來則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見南下彩雲之間，觀音來了。參拜我佛，我佛合掌道：觀音尊者，你看那兩個行者，誰是真，誰是假？菩薩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宮、地府，亦俱難認。特來拜告如來，千萬與他辨明。辨明如來笑道：汝等法力廣大，只能普閱周天之事，不能徧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菩薩又請示周天種類。如來纔道：周天之內，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蟲、乃羸、鱗、毛、羽、昆、這廝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羸、非鱗、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類之種。菩薩道：敢問是那四猴？如來道：第一是靈明石猴，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斗。第二是赤尻馬猴，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縮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獼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此四猴者，不入十類之種，不達兩間之名。我觀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此猴若立一處，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說話，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與真悟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獼猴也。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本像，膽戰心驚，急縱身跳起來就走。如來見他走時，即令大眾下手。早有四菩薩、八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觀音、木叉、一齊圍繞。孫大聖也要上前。如來道：悟空休動手，待我與你擒他。那獼猴毛骨悚然，料着難脫，即忙搖身一變，變作個蜜蜂兒，往上便飛。如來將金鉢盂撒起去，正蓋着那蜂兒，落下來。大眾不知，以爲走了。如來笑云：大眾休言妖精未走，見在我這鉢盂之下。大眾一發上前，把鉢盂揭起，果然見了本像。是一個六耳獼猴。孫大聖忍不住，輪起鐵棒，劈頭一下打死。至今絕此一種。如來不忍，道聲善哉、善哉。大聖道：如來不該慈憫他，他打傷我師父，搶奪我包袱，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白晝搶奪，也該個斬罪哩。如來道：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大聖叩頭謝道：上告如來得知，那師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不留，却不又勞一番神思。望如來方便，把鬆箍兒咒念一念，褪下這個金箍，交還如來。放我還俗去罷。如來道：你休亂想，切莫放刁。我教觀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護他去。那時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臺。那觀音在旁聽說，即合掌謝了聖恩，領悟空，輒駕雲而去。隨

後木叉行者白鸚哥一同趕上不多時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見急請師父拜門迎接菩薩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幸如來知識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須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護你纔到靈山見佛取經再休嗔怪三藏叩頭道謹遵教旨正拜謝時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豬八戒背着兩個包袱駕風而至獸子見了菩薩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別了師父至花果山水簾洞尋得包袱果見一個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兩個猴身却入裏方尋着包袱當時查點一物不少却駕風轉此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菩薩把如來識怪之事說了一遍那獸子十分歡喜稱謝不盡師徒們拜謝了菩薩回海都依舊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謝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馬匹找大路而行正是中道分離亂五行降妖聚會合元明神歸心舍禪方定六識祛降丹自成畢竟這去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燄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若干種性本來同海納無窮千思萬慮終成妄般般色色和融有日功完行滿圓明法性高隆休教差別走西東緊鎖牢籠收來安放丹爐內煉得金烏一樣紅朗朗輝輝嬌豔任教出入乘龍

話表三藏遵菩薩教旨收了行者與八戒沙僧剪斷二心鎖鑰猿猴馬同心戮力趕奔西天說不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歷過了夏月炎天却又值三秋霜景但見那薄雲斷絕西風緊鷓鴣鳴遠岫霜林錦光景正蒼涼山長水更長征鴻來北塞玄鳥歸南陌客路怯孤單袖衣容易寒 師徒四衆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三藏勒馬道如今正是秋天却怎返有熱氣八戒道原來不知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乃日落之處俗呼爲天盡頭若到申酉時國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雜海沸之聲日乃太陽真火落於西海之間如火淬水接聲滾沸若無鼓角之聲危耳卽振殺城中小兒此地熱氣蒸人想必到日落之處也大聖聽說忍不住笑道獸子莫亂談若論斯哈哩國正好早哩似師父朝三暮二的這等担閣就從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還不倒八戒道哥啊據你說不是日落之處爲何這等酷熱沙僧道想是天時不正秋行夏令故也他三個正都爭講只見那路旁有座莊院乃是紅瓦蓋的房舍紅磚砌的牆垣紅油門扇紅漆板榻一片都是紅的三藏下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看那炎熱之故何也大聖收了金箍棒整肅衣裳扭捏作個斯文氣象綽下大路竟至門前觀看那門裏忽然走出個老者但見他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深衣戴一頂青不青皂不皂的篾絲涼帽手中拄一根彎不彎直不直暴筋竹杖足下踏一雙新不新舊不舊掩鞞鞞鞋面

似紅銅鬚如白鍊兩道壽眉遮碧眼一張哈口露金牙。那老者猛抬頭看見行者吃了一驚拄着竹杖喝道你是那裏來的怪人在我這門首何幹行者答禮道老施主休怕我不是甚麼怪人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方求經者師徒四人適至寶方見天氣蒸熱一則不解其故二來不知地名特拜問指教一二那老者却纔放心笑云長老勿罪我老漢一時眼花不識尊顏行者道不敢老者又問令師在那條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請來請來行者歡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牽白馬挑行李近前都對老者作禮老者見三藏丰姿標致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驚又喜只得請入裏坐教小的們看茶一壁廂辦飯三藏聞言起身稱謝道敢問公公貴處遇秋何返炎熱老者道做地喚做火燄山無春無秋四季皆熱三藏道火燄山却在那邊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却去不得那山離此有六十里遠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却有八百里火燄四週圍寸草不生若過得山就是銅腦蓋鉄身軀也要化成汁哩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不敢再問只見門外一個少年男子推一輛紅車兒住在門旁叫聲賣糕大聖拔根毫毛變個銅錢問那人買糕那人接了錢不論好歹揭開車兒上衣裏熱氣騰騰拿出一塊糕遞與行者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裏燒的灼炭煤爐內的紅釘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換在左手只道熱熱難吃難吃那男子笑道怕熱莫來這裏這裏是這等熱行者道你這漢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熱五穀不結他這等熱得很你這糕粉自何而來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鐵扇仙行者道鐵扇仙怎的那人道鐵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我們就布種及時收割故得五穀養生不然誠寸草不能生也行者聞言急抽身走入裏面將糕遞與三藏道師父放心且莫隔年焦着吃了糕我與你說長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者道公公請糕老者道我家的茶飯未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飯倒不必賜我問你鐵扇仙在那裏住老者道你問他怎的行者道適纔那賣糕人說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得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你這方布種收割纔得五穀養生我欲尋他討來搨息火燄山過去且使這方依時收種得安生也老者道固有此說你們却無禮物恐那聖賢不肯來也三藏道他要甚禮物老者道我這裏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紅表裏異香時果鷄鵝美酒沐浴虔誠拜到那仙山請他出洞至此施爲行者道那山坐落何處喚甚地名有幾多里數等我問他要扇子去老者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喚翠雲山中有一仙洞名喚芭蕉洞我這裏人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計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緊就去就來那老者道且住吃些茶飯辦些乾糧須得兩人做伴那路上沒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可到莫當耍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

說一聲忽然不見那老者慌張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却說那行者。霎時竟到翠雲山。按住祥光。找尋洞口。只聞得丁丁之聲。乃是一個樵夫伐木。行者即趨步至前。又聞得他道。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草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行者近前作禮道。樵哥。問訊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禮道。長老何往。行者道。敢問樵哥。這可是翠雲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在何處。樵子笑道。這芭蕉洞雖有。却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刹女。行者道。人說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燄山敢是他麼。樵子道。正是。正是。這聖賢有這件寶貝。善能熄火。保護那方人家。故此稱爲鐵扇仙。我這裏人家用不着他。只叫他叫做羅刹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冤家了。當年伏了紅孩兒。說是這廝養的。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要作報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這扇子耶。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嗟嘆不已。便笑道。長老。你出家人。有何憂疑。這條小路兒向東去。不上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說。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雲洞。會與羅刹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但恐羅刹懷仇不與。故生憂疑。樵子道。大丈夫鑒貌辨色。只以求扇爲名。莫認往時之渡話。管情借得。行者聞言。深深唱個大塔道謝。樵哥教誨我去也。遂別了樵夫。竟至芭蕉洞口。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洞外。風光秀麗。正是那山以石爲骨。石作土之精。煙霞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嵯峨勢聳欺蓬島。幽靜花香若海瀛。幾樹喬松棲野鶴。數株衰柳語山鶯。誠然是千年古跡。萬載仙踪。碧梧鳴彩鳳。活水隱蒼龍。曲徑蘿蘿垂掛石。梯藤葛攀籠猿嘯翠巖。忻月上。鳥啼高樹喜晴空。兩林竹。簷涼如雨。一徑花。濃沒繡絨。時見白雲來遠岫。略無定體漫隨風。行者上前叫牛大哥。開門。開門。呀。一聲。洞門開了。裏邊走出一個毛兒女。手中提着花籃。肩上担着鋤子。真個是一身藍縷。無妝飾。滿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董。累你轉報公主一聲。我本是取經的和尙。在西方路上。難過火燄山。特來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裏的。尙。叫甚名字。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東土來的。叫做孫悟空。和尙。那毛女即便回身。轉於洞內。對羅刹跪下道。奶奶。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尙。要見奶奶。拜求芭蕉扇。過火燄山一用。那羅刹聽見孫悟空三字。便似撒鹽入火。火上燒油。骨都都。紅生臉上。惡狠狠。怒發心頭。口中罵道。這潑猴。今日來了。叫丫環取披掛。拿兵器來。隨即取了披掛。拿兩口青鋒寶劍。整束出來。行者在洞外閃過偷看。怎生打扮。只見他頭裹團花手帕。身穿納錦雲袍。腰間雙束虎筋繚。微露繡裙偏綃。鳳嘴弓鞋三寸。龍鬚膝褲金銷。手提寶劍。怒聲高。兇比月婆容貌。那羅刹出

門高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禮道：嫂嫂老孫在此奉揖。羅刹咄的一聲道：誰是你的嫂嫂？那個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當初會與老孫結義，乃七兄弟之親。今聞公主是牛大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稱之？羅刹道：你這潑猴，既有兄弟之親，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佯問道：令郎是誰？羅刹道：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聖嬰大王紅孩兒，被你傾了。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你今上門納命，我肯饒你？行者滿臉陪笑道：嫂嫂原來不察理，錯怪了老孫。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要蒸要煮，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救出我師。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實受了菩薩正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你倒不謝老孫救命之恩，反怪老孫，是何道理？羅刹道：你這個巧嘴的潑猴，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幾時能見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搨息了火，送我師父過去。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就送扇子還你，有何不可？那時節，你看他可會損傷一毫，如有些須之傷，你也怪得有理。如比舊時標緻，還當謝我。羅刹道：魔猴少要饒舌，伸過頭來，等我砍上幾劍。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與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見閻君。行者又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孫伸着光頭，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沒氣力便罷。是必借扇子用用。那羅刹不容分說，雙手輪劍，照行者頭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數下。這行者全不認真，羅刹害怕，回頭要走。行者道：嫂嫂，那裏去？快借我使使。那羅刹道：我的寶貝，原不輕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好猴王，一隻手扯住，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幌一幌，有碗來粗細。那羅刹掙脫手，舉劍來迎。行者隨又掄棒便打。兩個在翠雲山前，不論親情，却只講仇隙。這一場好殺。裙釵本是修成怪，爲子懷仇恨潑猴。行者雖然生狠怒，因師路阻讓娥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驍雄耐性柔。羅刹無知輪劍砍，猴王有意說親由。女流怎與男兒鬪，到底男剛壓女流。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那個霜刃青鋒甚緊綢。劈面打照頭，丟恨苦相持。不罷休，左擋右遮，施武藝，前迎後架，騎奇謀，却纔關到沉酣處，不覺西方墜日頭。羅刹忙將真扇子，一搨揮動鬼神愁。那羅刹女與行者相持到晚，見行者棒重，却又解數周密，料鬥他不過，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陰風，把行者搨得無影無形，莫想收留得住。這羅刹得勝，回歸那大聖，飄飄蕩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就如旋風翻敗葉，流水淌殘花，滾了一夜，直至天明，方纔落在一座山上。雙手抱住一塊巖石，定性良久，仔細觀看，却纔認得是小須彌山大聖，長嘆一聲道：好利害婦人，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裏來了？我當年會記得在此處告求靈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今在西路轉來，乃東南方隅，不知有幾萬里。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好回舊路。正躊躇間，又聽得鐘聲響亮，急

下山坡竟至禪院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即入裏面報道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菩薩知是悟空連忙下寶座相迎入內施禮道恭喜取經來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靈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顧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感情降了黃風怪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今到火燄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說有個鐵扇仙芭蕉扇搨得火滅老孫特去尋訪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恨我爲仇不肯借扇與我爭鬪他見我的棒重難撐遂將扇子把我一搨搨得我悠悠蕩蕩直至於此方纔落任故此輕造禪院問個歸路此處到火燄山不知有多少里數靈吉笑道那婦人喚名羅刹女又叫做鐵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自混沌開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氣假若搨着人要飄八萬四千里方息陰風我這山到火燄山只有五萬餘里此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師父却怎生得度那方靈吉道大聖放心此一來也是唐僧的緣法合教大聖成功行者道怎見成功靈吉道我當年受如來旨教賜我一粒定風丹一柄飛龍杖飛龍杖已降了風魔這定風丹尚未會見用如今送了大聖管教那廝搨你不動你却要了扇子搨息火却不就此功也行者低頭作禮感謝不盡那菩薩即於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安在衣領裏邊將針線緊緊縫了送行者出門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羅刹的山場也行者辭了靈吉駕筋斗雲返翠雲山頃刻而至使鐵棒打着洞門叫道開門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門裏女童即忙來報奶奶借扇子的又來了羅刹聞言心中悚懼道這潑猴真有本事我的寶貝搨着人要去八萬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麼纔吹去就回來這番等我一連搨他兩三扇教他找不着歸路急縱身結束整齊雙手提劍走出門來道孫行者你不怕我又來尋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慳吝是必借我使使保得唐僧過山就送還你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羅刹又罵道潑糊猴好沒道理沒分曉奪子之仇尚未報得借扇之意豈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劍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往往來來戰經五七回合羅刹女手軟難輪孫行者身強善敵他見事勢不諧即取扇子望行者搨了一搨行者巍然不動行者收了鐵棒笑吟吟的道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麼搨來老孫若動一動就不算漢子那羅刹又搨兩搨果然不動羅刹慌了急收寶貝轉回走入洞裏將門緊緊關上行者見他閉了門却就弄個手段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噙在口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蠅蟻蟲兒從他門隙處鑽進只見羅刹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來近侍女童即將香茶一壺沙沙的



滿斟一碗，沖起茶沫，漕漕行者見了，歡喜，嚶的一翅飛在茶沫之下。那羅刹渴極，接過來，兩口氣都吃了。行者已到他的肚腹之內，現原身，屬屬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羅刹大驚失色，叫小的們關了前門，否俱已關了。他又說：「既關了門，孫行者如何在家裏叫喚？」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羅刹道：「孫行者，你在那裏弄術哩？」行者道：「老孫一生不會弄術，都是些真手段，實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耍子，已見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餓渴了，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却就把脚往下一登，那羅刹小腹之中疼痛難禁，坐於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辭，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饑。」又把頭往上一頂，那羅刹心痛難禁，只在地下打滾，疼得他面黃唇白，只叫：「孫叔叔，饒命。」行者却纔收了手，脚道：「你纔認得叔叔麼？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饒你性命，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羅刹道：「叔叔有扇子，你出來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來，羅刹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執在旁邊。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嫂嫂，我既饒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拗個窟窿出來，還自口出你把口張三張兒。」那羅刹果張開口，行者還作個蜂蟲先飛出來，丁在芭蕉扇上。那羅刹不知連張三次，叫叔叔出來罷。行者化身，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間不是，謝借了，謝借了，拽開步往前便走。」小的們連忙開了門，放他出洞。這大聖撥轉雲頭，竟回東路。霎時按落雲頭，立在紅磚壁下。八戒見了歡喜，道：「師父師兄來了，來了。」三藏即與本莊老者同沙僧出門，接着同至舍內，把芭蕉扇靠在旁邊。道：「老官兒，可是這個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賢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寶貝甚勞苦了。」行者道：「勞苦倒也不說，那鐵扇仙，你道是誰？」那廝原來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名喚羅刹女。又喚鐵扇公主，我尋到洞外，借扇，他就與我講起仇隙，把我砍了幾劍。是我使棒嚇他，他就把扇子搗了我一下，飄飄蕩蕩，直到小須彌山，幸見靈吉菩薩，送了我一粒定風丹，指與歸路，復至翠雲山，又見羅刹女。羅刹女又使扇子搗我不動，他就回洞，是老孫變作一個蜂蟲，飛入洞去。那廝正討茶吃，是我鑽在茶沫之下，到他肚裏，做起手脚，他疼痛難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情願將扇借與我，我却饒了他。將扇拿來，待過了火，燄山，仍送還他。三藏聞言，感謝不盡。師徒們俱拜辭老者，一路西來，約行有四十里，遠近漸漸酷熱，蒸人。沙僧只叫：「脚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瓜子燙得痛。」馬比尋常又快，只因地熱難停，十分難進。行者道：「師父，且請下馬，兄弟們莫走，等我搗息了火，待風雨之後，地上冷些，再過山去。」行者果舉扇徑至火邊，儘力一搗，那山上火光烘烘騰騰，再一搗，更着百倍。又一搗，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漸漸燒着身體。行者急回，已將兩股毫毛燒淨，徑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來了，火來了。」那師父爬上馬，與八戒、沙僧復東來，有二十餘里，方纔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如何了，呀！行者丟下扇子道不

停當不停當，被那廝哄了三藏，聽說愁促眉尖，悶添心上，止不住兩淚交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行者道：「我將扇子搨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扇火氣愈盛，第三扇火頭飛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快，把毫毛都燒盡矣。」八戒笑道：「你常說雷打不傷，火燒不損，如今又怕火？」行者道：「這獸子，全不知事。那時節用心防備，故此不傷。今日只爲漏息火光，不會捻避火訣，又未使護身法，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沙僧道：「似這般火，感無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揀無火處走便罷。」三藏道：「那方無火？」八戒道：「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又問：「那方有經？」八戒道：「西方有經。」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經處去哩。」沙僧道：「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誠是進退兩難。」師徒們正自胡談亂講，只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不須煩惱，且來吃些齋飯再議。」四衆回看時，見一老人，身披飄風笠，頭頂偃月冠，手持龍頭杖，足踏鐵鞦韆，後帶着一個鵬嘴魚腮鬼，鬼頭上頂着一個銅盆，盆內有些蒸餅糕糜，黃糧米飯。在於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燄山土地，知大聖保護聖僧，不能前進，特獻一齋。」行者道：「吃齋小可。」這火光幾時滅得，讓我師父過去。土地道：「要滅火光，須求羅刹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這不是。」那火光越攔越着，何也？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控背躬身，微微笑道：「若還要借真芭蕉扇，須是尋求大力王，畢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土地說：「大力王，即牛魔王也。」行者道：「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燄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聖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說無妨。」土地道：「這火原是大聖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裏，你這等亂談。我可是放火之輩。」土地道：「是你也認不得我了。」此間原無這座山，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被顯聖擒了，壓赴老君，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煅煉之後，開鼎被你蹬倒丹爐，落了幾個磚來，內有餘火，到此處化爲火燄山。我本是兜率宮守爐的道人，當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間，就做了火燄山土地也。猪八戒聞言，恨道：「怪道你這等打扮，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行者半信不信道：「你且說。」早尋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羅刹女丈夫，他這向撒了羅刹，現在積雷山摩雲洞，有個萬年狐王，那狐王死了，遺下一個女兒，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萬家私，無人掌管。二年前，訪着牛魔王神通廣大，情願倒陪家私，招贅爲夫。那牛王棄了羅刹，久不回顧。若大聖尋着牛王，拜求來此，方借得真扇。一則搨息火燄，可保師父前進。二來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靈。三者救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行者道：「積雷山坐落何處？」到彼有多少程途？」

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間到彼有三千餘里行者聞言即吩咐八戒沙僧保護師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隨即忽的一響渺然不見那裏消半個時辰早見一座高山按落雲頭停立嶺峯之上觀看真是好山高不高頂摩碧漢大不大根扎黃泉山前日暖橫後風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無知嶺後風寒見九夏冰霜不化龍潭接澗水長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飛瓊花放一心如布錦灣環嶺上灣環樹挖板石外挖板松真個是高的山峻的嶺陡的崖深的澗香的花美的果紅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節四時顏不改千年萬古色如龍大聖看穀多時步下尖峯入深山找尋路徑正自沒個消息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手拿一枝香蘭嫵嫵娜娜而來大聖內閃在怪石之旁定睛觀看那女子怎生模樣嬌嬌傾國色緩緩步步移蓮貌若王嬙顏如楚女如花解語似玉生香高髻堆青鞞碧鴉雙睛蘸綠橫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長說甚麼暮雨朝雲真個是朱唇皓齒錦江滑膩蛾眉秀賽過文君與薛濤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大聖躬身施禮緩緩而言曰女菩薩何往那女子未曾觀看聽得叫問却自抬頭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老大大心驚欲退難退欲行難行只得戰兢兢勉強答道你是何方來者敢在此間問誰大聖沉思道我若說取出經求扇之事恐這廝與牛王有親且只以假親托意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見他不語變了顏色怒聲喝道你是何人敢來問我大聖躬身陪笑道我是翠雲山來的初到貴處不知路徑敢問菩薩此間可是積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聖道有個摩雲洞坐落何處那女子道你尋那洞做甚大聖道我是來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央來請牛魔王的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徹耳根子通紅潑口罵道這賤婢着實無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載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綾羅緞疋年供柴月供米自在在受用還不識羞又來請他怎的大聖聞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掣出金箍棒大喝一聲道你這潑潑將家私買住牛王誠然是陪錢嫁漢你倒不羞却敢罵誰那女子見了唬得魄散魂飛沒好步亂躡金蓮戰兢兢回頭便走這大聖吶吶喝喝隨後相跟原來穿過松陰就是摩雲洞口女子跑進去撲的把門關了大聖却纔收了金箍棒停步看時好所在樹林森密崖削峻峭薛蘿陰冉冉蘭蕙味馨馨流泉漱玉穿修竹巧石知機帶落英煙霞籠遠岫日月照雲屏龍吟虎嘯鶴唳鶯啼一片清幽真可愛琪花瑤草景常明不亞天台仙洞勝如海上蓬瀛且不言行者這裏觀看景致却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漓諕得蘭心吸吸竟入書房裏面原來牛魔王正在那裏靜翫丹書這女子沒好氣倒在懷裏抓耳撓腮放聲大哭牛王滿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煩惱有甚話說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罵道潑魔害殺我也牛王笑道你爲甚事罵我女子道我因

父母無依。招你該身養命。江湖中說你是條好漢。原來是個懼內的庸夫。牛王聞說。將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處。你且慢慢說來。我與你陪禮。女子道。適纔我在洞外閑步。花陰折蘭採蕙。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猛地前來施禮。把我嚇了個梭擰。及定定性。問是何人。他說是鐵扇公主。央他來請牛魔王的。被我說了幾句。他倒罵了我一場。將一根棍子。趕着我打。若不是走得快些。幾乎被他打死。這不是招你爲禍。牛王聞言。却與他整容陪禮。溫存良久。女子方纔息氣。魔王却發狠道。美人在上。不敢相瞞。那芭蕉洞雖是僻靜。却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個得道的。女仙。却是家門嚴謹。內無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來。這想是那裏來的妖怪。或者假綽名聲。至此訪我。等我出去看看。好魔王。拽開步。出了書房。上大廳。取了披掛。結束了。拿了一條混鐵棍。出門高叫道。是誰人在我這裏。無狀行者在旁。見他那模樣。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見。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身上貫一副絨穿錦繡黃金甲。足下踏一雙捲尖粉底麂皮靴。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一雙眼光如明鏡。兩道眉豔似紅霓。口若血盆。齒排銅板。吼聲響震山神。怕行動威風。惡鬼慌。四海有名稱混世。西方大力號魔王。這大聖整衣上前。深深的唱個大禮。道。長兄。還認得小弟麼。牛王答禮道。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大聖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別未拜。適纔到此。問一女子。方得見兄。半采果勝常可賀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我聞你鬧了天宮。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近解脫天災。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怎麼在號山枯松瀾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正在這裏惱你。你却怎麼又來尋我。大聖作禮。道。長兄。勿得誤怪小弟。當時令郎捉住吾師。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觀音菩薩欲救我師。勸他歸正。現今做了善財童子。比兄長還高。享極樂之門。堂受逍遙之永壽。有何不可。返怪我耶。牛王罵道。這個乖嘴的胡猴。害子之情。被你說過。你纔欺我愛妾。打我上我門。何也。大聖笑道。我因拜謁長兄。不見。向那女子拜問。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罵我幾句。是小弟一時粗鹵。驚了嫂嫂。望長兄寬恕。寬恕牛王道。既如此說。我看故舊之情。饒你去罷。大聖道。既蒙寬恩。感謝不盡。但尙有一事奉瀆。萬望周濟。周濟牛王罵道。這胡猴不識起倒。饒了你。倒還不走。反來纏我。甚麼周濟。周濟大聖道。實不瞞長兄。小弟因保唐僧西進。路阻火燄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知尊嫂羅刹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昨到舊府。奉拜嫂嫂。嫂嫂堅執不借。是以特求長兄。望兄長開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處一行。千萬借扇。滅火燄。保得唐僧過山。即時完壁。牛王聞言。心如火發。咬響鋼牙。罵道。你說你不無禮。你原來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來尋我。且又趕我愛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滅。你既欺我妻。又滅我妾。多大無禮。上來吃

我一棍大聖道哥要說打弟也不懼但求寶貝是我真心萬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敵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敵不過打死你與我雪恨大聖道哥說得是小弟這一向疎懶不會與兄相會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我兄弟們請演演棍看這牛王那容分說掣混鐵棍劈頭就打這大聖持金箍棒隨手相迎兩個這場關金箍棒混鐵棍變臉不以朋友論那個說正怪你這獠猴害子情這個說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那個說你無知怎敢上我門這個說我有因特地來相問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一個不借芭蕉忒鄙吝語去言來失舊情舉家無義皆生忿牛王棍起賽蛟龍大聖棒迎神鬼遁初時爭鬪在山前後來齊駕祥雲進半空之內顯神通五彩光中施妙運兩條棍響振天關不見輪贏皆傍寸心這大聖與那牛王鬪經百十回合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聽得山峯上有人叫道牛爺爺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賜早臨好安座也牛王聞說使混鐵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獠猴你且住了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言畢按下雲頭竟至洞裏對玉面公主道美人纔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獠猴被我一頓棍打走了再不敢來你放心要子我到一個朋友處吃酒去也他纔卸了盔甲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走出門跨上辟水金睛獸着小的們看守門庭半雲半霧一直向西北方而去大聖在高峯上看着心中暗想道這老牛不知又結識甚麼朋友往那裏去赴會等老孫跟他走走好行者將身幌一幌變作一陣清風趕上隨着同走不多時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見大聖聚了原身入山尋看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邊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個大字乃亂石山碧波潭大聖暗想道老牛斷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定是龍精魚精或龜鼈鼉鼉之精等老孫也下水去看看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呪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螃蟹的模樣不大不小撲的跳在水中竟沉潭底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樓下拴着個辟水金睛獸進牌樓裏面却就沒水大聖爬進去仔細看時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但見朱宮貝闕果然此處賽蓬壺高堂設宴羅賓主大小官員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槃催喚仙娥調律呂長鯨鳴巨蟹舞鯨吹笙鼙擊鼓驪頷之珠照樽俎鳥篆之文列翠屏鰓鬚之簾掛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宮商響徹過雲霄青頭鱸妓撫瑤瑟紅眼馬郎品玉簫嫩婆頂獻香獐脯龍女頭簪金鳳翹吃的是天廚八寶珍羞味飲的是紫府瓊漿熟醞醪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個蛟精前面坐着一個老龍精兩邊乃龍子龍孫龍婆龍女正在那裏觥籌交錯之際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被老龍看見即命拿下那個野蟹來龍子龍孫一擁上前把大聖拿住大聖忽作人言叫饒命饒命

老龍道：你是那裏來的野蟹，怎麼敢上廳堂，在尊客之前橫行亂走，快早供來，免汝死罪。好大聖，假捏虛言，對衆供道：生自湖中，爲活，傍崖作窟，權居。蓋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橫行介士，踏草拖泥，落索。從來未習行儀，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座上衆精，聞言，都拱身對老龍作禮道：蟹介士初入瑤宮，不知王禮，望尊公饒他去罷。老龍稱謝了衆精，卽教放了那廝，且記打外面伺候。大聖應了一聲，往外逃命，竟至牌樓之下，心中暗想道：這牛王在此貪杯，那裏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與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變做牛魔王，去哄那羅刹女，騙他扇子，送我師父過山，爲妙。好大聖，卽現本像，將金睛獸解了韁繩，撲一把跨上雕鞍，竟直騎出海底，到於潭外，將身變作牛王模樣，打着獸，縱着雲不多時，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叫聲開門。那洞門裏有兩個女童，聞得聲音，開了門，看見是牛魔王嘴臉，卽入報奶奶，爺爺來家了。那羅刹聽言，忙整雲鬢，急移蓮步，出門迎接。這大聖下雕鞍，牽進金睛獸，弄大胆，驅騙女佳人。羅刹女肉眼認他，不出卽攜手而入，着了環設座看茶。一家子見是主公，無不敬謹，須臾間，鼓及寒溫。牛王道：夫人久闊，羅刹道：大王萬福。又云：大王寵幸新婚，拋撇奴家，今日是那陣風兒吹你來的。大聖笑道：非敢拋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後家事繁冗，朋友多顧，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治得一個家當了。又道：近聞悟空那廝，保唐僧，將近火燄山界，恐他來問你借扇子，我恨那廝害子之仇，未報，但來時，可差人報我，等我拿他，分屍萬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羅刹聞言，滴淚告道：大王常言說，男兒無婦財無主，女子無夫身無主，我的性命險些兒被這個猢猻害了。大聖聽得，故意發怒，罵道：那猢猻幾時過去了。羅刹道：還未去。昨日到我這裏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兒之故，披掛了輪寶劍出門，就砍那猢猻，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說大王會與他結義。大聖道：是五百年前曾拜爲七弟兄。羅刹說：被我罵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動手，後被我一扇子搨去，不知在那裏尋得個定風法兒。今早又在門外叫喚，是我又使扇搨，莫想得動。急輪劍砍時，他就不讓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裏，緊關上門，不知他又從何處鑽在我肚腹之內，險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幾聲，叔叔將扇與他去也。大聖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錯了，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猢猻惱殺我也。羅刹笑道：大王息怒，與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大聖問：眞扇在於何處。羅刹道：放心，放心，我收着哩。叫丫環整酒接風，賀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爾新婚，千萬莫忘結髮，且吃一杯鄉中之水。大聖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舉觴在手，道：夫人先飲我。因圖治外產，久別夫人，早晚蒙護守家門，權爲酬謝。羅刹復接杯斟起，遞與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齊也，夫乃養身之父，謝甚麼。他兩人謙謙講講，方才坐下巡酒。大聖不敢破葷，只吃幾個果子，與他言言語語，酒至數巡，羅刹覺有半酣色。

情微動就和孫大聖挨擦擦，搭搭拈拈，攜着手，俏語溫存，並着肩，低聲俯就，將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噴果。大聖假意虛情，相陪相笑，沒奈何，也與他相倚相偎，果然是釣詩鉤，掃愁筵，破除萬事無過酒。男兒立節放襟懷，女子忘情開笑口，面赤似天桃，身搖如嫩柳，絮絮叨叨話語多，捻捻搯搯風情有時見，掠雲鬢，又見輪尖手，幾番常把腳兒躑，數次每將衣袖抖，粉項自然低，蠻腰漸覺扭，合歡言語不會丟，酥胸半露，鬆金鈕，醉來真個玉山頹，錫眼摩娑幾弄醜。大聖見他這等酣然，暗自留心，挑鬥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裏？早晚仔細恐孫行者變化多端，却又來騙去。羅刹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遞與大聖道：這個不是寶貝，大聖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着：這些些兒，怎生攔得火滅，怕又是假的。羅刹見他看着寶貝，沉思忍不住，上前將粉面搨在行者臉上，叫道：親親，你收了寶貝，吃酒罷。只管出神想甚麼哩！大聖就趁腳兒躑，問他一句道：這般小小之物，如何攔得八百里火燄，羅刹酒掏真性，無忌憚，就說出方法道：大王與你別了二載，你原是晝夜貪歡，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怎麼自家的寶貝事情，也都忘了？只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念一聲：呬，噓，呵，吸，噓，吹，呼，卽長一丈二尺長短，這寶貝變化無窮，那怕他八萬里火燄，可一攔而消也。大聖聞言，切切記在心上，却把扇兒也噙在口裏，把臉抹一抹，現了本像，厲聲高叫道：羅刹女，你看看我，可是你親老公？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塵埃，羞愧無比，只叫氣殺我也，氣殺我也。這大聖，不管他死活，掙脫手，拽大步，竟出了芭蕉洞，正是無心貪美色，得意笑顏回，將身一縱，踏祥雲，跳上高山，將扇子吐出來，演演方法，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上第七縷紅絲，念了一聲：呬，噓，呵，吸，噓，吹，呼，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拿在手中，仔細看了一看，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見祥光幌幌，瑞氣紛紛，上有三十六縷紅絲，穿經度絡，表裏相聯，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不會討他個小的口訣。左右只是那等長短，沒奈何，只得塞在肩上，找舊路而回，不題。却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衆精散了筵席，出得門來，不見了辟水金睛獸，老龍王聚衆精問道：是誰偷放牛爺的金睛獸也？衆精跪下道：沒人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供唱奏樂，更無一人在前。老龍道家樂兒斷乎不敢，可會有甚生人進來？龍子龍孫道：適纔安座之時，有個蟹精到此，那個便是生人。牛王聞說，頓然省悟道：不消講了，早間賢友着人邀我，時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路過，火燄山難過，會問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會與他，他和我賭鬥一場，未分勝負，我却丟了他，竟赴盛會，那猴子千般伶俐，萬樣機關，斷乎是那廝變作蟹精，來此打探消息，偷了我獸去，山妻處騙了那一把芭蕉扇兒也。衆精見說，一個個膽戰心驚，問道：可

是那大開天宮的孫悟空。麻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處，切要躲避他些兒。」老龍道：「似這般說，大王的駿騎却如之何？」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趕他去來，遂而分開水路，跳出潭底，駕黃雲，竟至翠雲山芭蕉洞。只見牛魔王一齊跪下道：「爺爺來了。」羅刹女扯住牛王，磕頭撞腦，口裏罵道：「潑老天殺的，怎麼這般不謹慎，着那獼猴偷了金睛獸，變作你的模樣，到此騙我。」牛王切齒道：「獼猴那廝去了。」羅刹捶着胸膛，罵道：「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現出原身走了，氣殺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趕上獼猴，奪了寶貝，剝了他皮，剉碎他骨，擺出他的心肝，與你出氣。」叫拿兵器來。女童道：「爺爺的兵器，不在這裏。」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來罷。」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牛王脫了那赴宴的鴉青絨襖，束一束貼身的小衣，雙手綽劍，走出芭蕉洞，竟奔火燄山上趕來。正是那：忘恩漢騙了癡心婦，烈性魔來近木叉人。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話表牛魔王趕上孫大聖，只見他肩膊上擱着那柄芭蕉扇，怡顏悅色而行。魔王大驚道：「獼猴原來把運用的方法，也叨餽得來了。」我若當面問他索取，他定然不與。倘若擱我一扇，要去十萬八千里遠，却不遂了他的意。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猪精、三徒弟流沙精，我當年做妖怪時，也會會他，且變作猪精的模樣，返騙他一場。料獼猴以得意爲喜，必不詳細提防。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變武藝，也與大聖一般。只是身子狼抗些，欠鑽疾，不活達些。把寶劍藏了，念個咒語，搖身一變，卽變作八戒一般嘴臉，抄下路當面迎着大聖，叫道：「師兄，我來也。」這大聖果然歡喜，古人云：「得勝的貓兒歡似虎。」也只倚着強能，更不察來人的意思。見是個八戒的模樣，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裏去？」牛魔王纏着經兒，道：「師父見你許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鬥他不過，難得他的寶貝，教我來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費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問道：「你怎麼得的？」行者道：「那老牛與我戰經百十合，不分勝負，他就撇了我去。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與一夥蛟精、龍精飲酒，是我暗跟他去，變作個螃蟹偷了他所騎的辟水金睛獸，變了老牛的模樣，竟至芭蕉洞，哄那羅刹女，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乾夫妻，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哥哥勞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孫大聖那知真假也，慮不及此，遂將扇子遞與他。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過手，不知捻個甚麼訣兒，依然小似一片杏葉，現出本像，開言罵道：「潑獼猴，認得我麼？」行者見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聲，跌足。」



高呼道。嗚。逐年家打鴈。今却被小鴈兒。瞞了眼睛。狠得他暴躁如雷。掣鐵棒。劈頭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煽他一下。不知那大聖。先前變蠅。蠅入羅刹女腹中之時。將定風丹。嚥在口裏。不覺的嚥下肚裏。所以五臟皆牢。皮骨皆固。憑他怎麼煽。再也煽他不動。牛王慌了。把寶貝丟入口中。雙手輪劍。就砍那兩個。在那半空中。這一場好殺。齊天孫大聖。混世潑牛王。只爲芭蕉扇相逢。各驕強。粗心大聖。將人騙。大膽牛王。把扇驅。這一個金箍棒。起無情義。那一個雙刃青鋒。有智量。大聖施威。噴彩霧。牛王放潑。吐毫光。齊門勇。兩不良。咬牙剉齒。氣昂昂。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藏。這個說。你敢無知。返騙我。那個說。我妻許你共相將。言村語潑。性烈情剛。那個說。你哄人妻。女真該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齊天聖。兇頑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殺。更不待商量。棒打劍迎。齊努力。有些鬆慢。見閻王。且不說他兩個相鬥。難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則火氣。蒸人。二來心焦口渴。對火燄。山土地道。敢問尊神。那牛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無邊。正是孫大聖的敵手。三藏道。悟空是個會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時便回。怎麼如今去了一日。斷是與牛王賭鬥。叫。悟能。悟淨。你兩個。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倘或遇敵。就當用力相助。求得扇子來。解我煩躁。早早過山。趕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路。土地道。小神認得。且教捲簾將軍。與你師父做伴。我與你去來。三藏大喜道。有勞尊神。功成再謝。那八戒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裹着。即與土地。縱起雲霧。竟向東方而去。正行時。忽聽得喊殺聲高。狂風滾滾。八戒按住雲頭。看時。原來孫行者。與牛王廝殺。哩。土地道。天蓬不上前。還待怎的。馱子掣釘鈹。厲聲高叫道。師兄。我來也。行者恨道。你這夯貨。誤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師父教我來迎你。因認不得山路。商議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來遲。如何誤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來遲。這潑牛十分無禮。我向羅刹處。弄得扇子來。却被這廝。變作你的模樣。口稱迎我。我一時歡悅。轉把扇子。遞在他手。他却現了本像。與老孫在此比併。所以誤了大事也。八戒聞言大怒。舉釘鈹。當面罵道。我把你這血皮張的。遭瘟。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騙我師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沒頭沒臉的。使釘鈹亂築。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鬥。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鈹凶猛。遮架不住。敗陣就走。只見那火燄山土地。帥領陰兵。當面攆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經。無神不保。無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擁護。快將芭蕉扇來。煽息火燄。教他無災無障。早過山去。不然。上天責你罪愆。定遭誅也。牛王道。你這土地。全不察理。那潑猴奪我子。欺我妾。騙我妻。番番無道。我恨不得。團團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說不了。八戒趕上。罵道。我把你個結心。廣快。拿出扇來。饒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頭。

使寶劍又戰八疋孫大聖舉棒相幫。這一場在那裏好殺。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禪性自來能戰煉。必當用土合元由釘鉅九齒尖還利。寶劍雙鋒快更柔。鐵棒捲舒爲主杖。土神助力結丹頭。三家刑剋相爭競。各展雄才要運籌。捉牛耕地金錢長。喚豕歸爐木氣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胡亂嚷苦相求。三般兵刃響搜搜。鉅築劍傷無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殺得星不光。月不皎。一天寒霧黑悠悠。那魔王奮勇爭強。且行且鬥。鬪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口。他三個與土地陰兵。又誼譁振耳。驚動那玉面公主。喚了環看是那裏人。嚷只見守門小妖來報。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並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尙。同火燄山土地等衆。廝殺哩。玉面公主聽言。卽命外護的大小頭目各執鎗刀助力。前後點起七長八短。有百十餘口。一個個賣弄精神。拈鎗並棒齊告。大王爺爺我等奉奶奶內旨。特來助力也。牛王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衆妖一齊上前亂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鉅敗陣而走。大聖縱筋斗雲跳出重圍。衆陰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勝聚羣妖歸洞。緊閉了洞門。不題行者道。這廝驍勇。自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直到今夜未定輸贏。却得你兩個來助力。如此苦鬪半日一夜。他更不見勞困。纔這一夥小妖。却又莽壯。他將洞門緊閉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幾時離了師父。怎麼到申時纔與他鬥起。你那兩個時辰在那裏的。行者道。別你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見一個女子問訊。原來就是他愛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鉅棒誑他一說。他就跑進洞。叫出那牛王來。與老孫對言對語。嚷了一會。又與他交手鬥了有一個時辰。正打處。有人請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變作一個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獸。假變牛王模樣。復至翠雲山芭蕉洞。騙了羅刹女。哄得他扇子出門。試演試演方法。把扇子弄長了。只是不會收小。正搦了走處。被他假變做你的嘴臉。返騙了去。故此就攔兩個時辰也。八戒道。這正是俗語云。大海裏翻了豆腐船。湯裏來水裏去。如今難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師父過山。且回去轉路走他娘罷。土地道。大聖休焦惱。天蓬莫懈怠。但說轉路。就是入了旁門。不成個修行之類。豈可轉走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功哩。行者發狠道。正是。正是。猷子莫要胡談。土地說得有理。我們正要與他賭輸贏。弄手段。等我施爲地煞變。自到西方無對頭。牛王本是心猿變。今番正好會源流。斷要相持借寶貝。趁清涼。息火燄。打破頑空參佛面。行滿超昇極樂天。大家同赴龍華宴。那八戒聽言。便生努力。慙歎道。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會不會。木生在亥配爲豬。牽轉牛兒歸土類。申下生金本是猴。無刑無剋。多和氣。用芭蕉爲水意。燄火消除成既濟。晝夜休離苦盡功。功完趕赴孟蘭會。他兩個領着土地陰兵。一齊上前。

使釘鉞槍鐵棒兵兵，把一座摩雲洞的前門，打得粉碎，嚇得那外護頭目戰戰兢兢，闖入裏邊，報道大王孫悟空率衆打破前門也。那牛王正與玉面公主備言其事，懊恨孫行者哩。聽說打破前門，十分發怒，急披掛拿了鐵棍，從裏邊罵出來，道：潑猴，你是多大個人兒，敢這等上門撒潑，打破我門扇。八戒近前亂罵道：潑老剝皮，你是個甚麼人物，敢量那個大小，不要走，看釘鉞。牛王喝道：你這個嚙糟食的夯貨，不見怎的，快叫那猴兒上來。行者道：不知好歹的餉草，我昨日還與你論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細吃吾一棒。那牛王奮勇而迎，這場比前番更勝。三個英雄廝混在一處好殺。釘鉞鐵棒逞神威，同帥陰兵戰老犧，犧牲獨展凶強性，遍滿同天法力恢。使鉞築着棍，搥鐵棒英雄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嚙響，隔架遮攔誰識誰。他道他爲首，我道我奪魁。士兵爲證，青分解，木士相煎上下隨。這兩個說你如何不借芭蕉扇，那一個道你焉敢欺心騙我妻。趕妾害兒仇未報，敲門打戶又驚疑。這個說你仔細隄防，如意棒擦着些兒就破皮。那個說好生躲避，鉞頭齒一傷九孔血淋漓。牛魔不怕施威猛，鐵棍高擎有先機。翻雲覆雨隨來往，吐霧噴風任發揮。恨苦這場都拚命，各懷惡念喜相持。丟架手讓高低，前迎後擋總無虧。兄弟二人齊努力，單身一棍獨施爲。卯時戰到辰時後，戰罷牛魔束手回。他三個舍死忘生，又鬪有百十餘合。八戒發起獸性，仗着行者神通，舉鉞亂築。牛王遮架不住，敗陣回頭，就奔洞門，却被土地陰兵攔住洞門。喝道：大力王，那裏走。吾等在此，那老牛不得進洞。急抽身，又見八戒行者趕來，謊得卸了盔甲，丟了鐵棍，搖身一變，變做一隻天鵝，望空飛走。行者看見，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獸子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曉。一個個東張西覷，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飛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隻天鵝。行者道：正是老牛變的土地道。既如此，却怎麼好。行者道：你兩個打進此門，把羣妖盡情勦除，拆了他的窩巢，絕了他的歸路。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那八戒與土地依言攻破洞天，不題。這大聖收了金箍棒，捻訣念咒，搖身一變，變作一個海東青，廳的一翅，鑽在雲眼裏，倒飛下來。落一天鵝身上，抱住頸項，嚇眼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急忙抖抖翅，變作一隻黃鸞，返來嚇海東青。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專一趕黃鸞。牛王識得，又變作一隻白鶴，長唳一聲，向南飛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變作一隻丹鳳，高鳴一聲。那白鶴見鳳是鳥王，諸禽不敢妄動。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將身一變，變作一隻香獐。七七些些，在崖前吃草。行者認得，也就落下翅來，變作一隻餓虎，翹尾跑蹄，要來趕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脚，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要傷餓虎。行者見了，迎着風，把頭一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聲如霹靂。鐵額銅頭，復轉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變作一個人，放開脚，就來擒那狻猊。行者打個滾，就變作一隻鱉象，鼻

似長蛇。牙如竹筍。撒開鼻子。要去捲那人熊。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現出原身。一隻大白牛。頭如峻嶺。眼若閃光。兩隻角。似兩座鐵塔。牙排利刃。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對行者高叫道。潑猢猻。你如今將奈我何。行者也就現了原身。抽出金箍棒來。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棒。着頭就打。那牛王硬着頭。使角來觸。這一場。真個是撼嶺搖山。驚天動地。有詩爲證。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黃婆矢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掃蕩妖。和睦五行歸正果。煉魔滌垢上西方。他兩個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賭鬥。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衆。與金頭揭諦。六甲六丁。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來圍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懼。你看他東一頭。西一頭。直挺挺。光耀耀的。兩隻鐵角。往來抵觸。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魴暴暴的一條硬尾。左右敲搖。孫大聖當面迎衆多神。四面打牛。牛急了。就地一滾。復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像。與衆多神隨後追襲。那魔王闖入洞裏。閉門不出。衆神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泄不通。正都上門攻打。忽聽得八戒與土地陰兵。嚷嚷而至。行者見了。問曰。那摩雲洞事體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鉞築死。剝開衣看。原來是個玉面狸精。那夥羣妖。俱是些驢。騾。特。犢。獾。狐。貉。獐。羊。虎。麋。鹿。等類。已此盡皆斃戮。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住居此山。故又來這裏掃蕩也。行者道。賢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孫空與那老牛賭變化。未曾得勝。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觸之間。幸蒙諸神下降。圍困多時。他却復原身。走進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洞。魔行者道。正是。正是。羅刹女正在此間。八戒發狠道。既是這般。怎麼不進去。勦除那廝。問他要扇子。倒讓他停留長智。兩口兒敘情。好歡子。抖擻威風。舉鉞照門。一築忽辣的一聲。將那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慌得那女童忙報。爺爺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壞了。牛王方跑進去。喘噓噓的正告訴羅刹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鬥之事。聞報。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遞與羅刹女。羅刹女接扇在手。滿眼垂淚道。大王。把這扇子送與那猢猻。教他退兵去罷。牛王道。夫人啊。物雖小而恨則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併去來。那魔重整披掛。又選兩口寶劍。走出門來。正遇着八戒使鉞築門。老牛更不打話。掣劍劈頭便砍。八戒舉鉞迎着。向後倒退了幾步。出門來。早有大聖輪棒當頭。那牛魔即駕狂風。跳離洞府。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衆多神四面圍繞。土地兵左右攻擊。這一場。又好殺哩。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砂石滾。魏魏怒氣。海波運。重磨劍二口。復掛甲全身。結冤深似海。慳慳越生嗔。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不講當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衆神護法捉牛君。牛王雙手無停息。左遮右擋弄。

精神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游魚不躍盡潛鱗鬼泣神嚎天地暗龍愁虎怕日光昏那牛王拚命損軀闢經五十餘合抵敵不住敗了陣往北就走早有五臺山祕魔巖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喝道牛魔你往那裏去我蒙釋迦牟尼佛祖差來佈列天羅地網至此擒汝也正說間隨後有大聖八戒衆神趕來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而走又撞着峨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攔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你也牛王心慌脚軟急把身往東便走却逢着須彌山摩耳崖毘盧沙門大力金剛迎住喝道老牛何往我蒙如來密令教來捕獲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喝道這廝又將安走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在此把截誰放你也那老牛心驚膽戰悔之不及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真個似羅網高張不能脫命正在倉惶之際又聞得行者帥衆趕來他就駕雲頭望上便走却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義巨靈神將慢住空中叫道慢來慢來吾奉玉帝旨意特來此勦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者又到哪吒太子厲聲高叫大聖衣甲在身不能爲禮愚父子昨日見佛如來發檄奏聞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燄山孫大聖難伏牛魔王玉帝傳旨特差我父王領衆助力行者道這廝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去擒他這太子卽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丟刀却纔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腔子裏又鑽出一個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卽長出十數個頭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燄燄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挪不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頸項上一把拿住鼻頭將索穿在鼻孔裏用手索來孫行者却會聚了四大金剛六丁六甲護教伽藍托塔天王巨靈神將並八戒土地陰兵簇擁着白牛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羅刹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有金剛衆聖與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衆共駕祥雲徑回東路却說那三藏與沙僧立一會坐一會盼望行者許久不回何等憂慮忽見祥雲滿空瑞光滿地飄飄飄飄各衆神行將近道長老道悟淨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沙僧認得道師父啊那

是四大金剛。金頭揭諦。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與過往衆神。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鏡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師兄執着芭蕉扇。二師兄並土地隨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三藏聽說換了毘盧帽。穿了袈裟。與悟淨拜迎衆聖。稱謝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四大金剛道。聖僧喜了十分。功行將完。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汝當竭力。修持勿得須臾怠惰。三藏叩齒叩頭。受身受命。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儘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燄山平平息燄。寂寂除光。又搨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霏霏。有詩爲證。火燄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燎三關道不清。時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聯性自平。此時三藏解燥除煩。清心了意。四衆皈依。謝了金剛。各轉寶山。六丁六甲。升空保護。過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牽牛。徑歸佛地。回繳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羅刹女。在旁伺候。行者道。那羅刹。你不走路。還立在此。等甚。羅刹跪道。萬望大聖慈悲。將扇子還了我罷。八戒喝道。潑賤人。不知高低。饒了你的性命。就殺了。還要討甚。羅刹道。我們拿過山去。不會賣錢。買點心。吃費了許多精神。力氣。又肯與你雨濛濛的。還不去哩。羅刹再拜道。大聖原說。損息了火。還我。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歸正果。見今真身現象。歸西。我再不敢妄作。願賜本扇。從此自新。修身養命去也。土地道。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斷絕火根。還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這方生民。求些血食。誠爲恩便。行者道。我當時問着鄉人說。這山煽息火。只收得一年五穀。便又火發。如何始得除根。羅刹道。要是斷絕火根。只消連搨四十九扇。永遠再不發了。行者聞言。執扇子。使着筋力。望山頭連搨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果然是寶貝。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不遭雨溼。坐了一夜。次早纔收拾馬匹。行李。把扇子還了羅刹。又道。老孫若不與你。恐人說我言而無信。你將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饒你去罷。那羅刹接了扇子。念個呪語。捏做個杏葉兒。含在口裏。謝謝了衆聖。隱姓修行。後來也得正果。經藏中萬古流名。羅刹土地。俱感激謝。恩隨後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前進。身體清涼。足下滋潤。誠所謂。坎離既濟。眞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畢竟不知幾年。纔回東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潑垢洗心惟掃塔 縛魔歸正乃修身

十二時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五年十萬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縱火光愁。水火調停無損處。五行聯絡如鈎。陰陽和合上雲樓。乘鸞登紫府。跨鶴赴瀛洲。

這一篇詞牌名。臨江仙。護道唐三藏。師徒四衆。水火既濟。本性清涼。借得純陰寶扇。搨息燥火過山。不一日。行過了八

百之程。師徒們散誕逍遙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時序。見了些野菊殘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納禾稼。處處食香羹。平林木落遠山現。曲澗霜濃幽壑清。應鍾氣。閉蟄營。純陰陽。月帝元冥。感水德。舜日憐晴。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虹藏不見影。池沼漸生冰。懸崖掛索。藤花敗松。竹凝寒色更青。四衆行數多時。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勒住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廂樓閣崢嶸。是個甚麼去處。行者擡頭觀看。乃是一座城池。真個是龍蟠形勢。虎踞金城。四垂華蓋。近百轉紫墟。平玉石橋欄排巧。獸黃金臺座列賢。明真個是神州都會。天府璠京。萬里邦畿。固千年帝業。隆蠻夷拱服。君恩遠。海岳潮元聖。會盈御階。潔淨輦路清寧。酒肆歌聲鬧。花樓瑞氣生。未央宮外長春樹。應許朝陽彩鳳鳴。行者道。師父。那座城池。是一國帝王之所。八戒笑道。天下府有府城。縣有縣城。怎麼就見是帝王之所。行者道。你不知帝王之居。與府縣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數座門。週圍有百十餘里樓臺高聳。雲霧繽紛。非帝京邦國。何以有此壯麗。沙僧道。哥哥眼明。雖識得是帝王之處。却喚做甚麼名色。行者道。又無牌匾旌號。何以知之。須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長老策馬。須臾到門。下馬過橋。進門觀看。只見六街三市。貨殖通財。又見衣冠隆盛。人物豪華。正行時。忽見有十數個和尚。一個個披枷戴鎖。沿門乞化。着實的藍縷不堪。三藏歎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叫悟空。你上前去問他一聲。爲何這等遭罪。行者依言。卽叫那和尚。你是那寺裏的。爲甚事披枷戴鎖。衆僧跪倒道。爺爺。我等是金光寺貧屈的和尚。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衆僧道。轉過隅頭。就是行者將他帶在唐僧前。問道。怎生負屈。你說我聽。衆僧道。爺爺。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我等似有些面善。不敢在此奉告。請到荒山。俱說苦楚。長老道。是我們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細詢問緣由。同至山門。門上橫寫七個金字。勒建護國金光寺。師徒們進得門來觀看。但見那古殿香燈冷。虛廊葉掃風。凌雲千尺塔。養性幾株松。滿地落花無客過。簷前蛛網任攀籠。空架鼓。枉懸鐘。繪壁塵多彩。像牒講座幽。然僧不見禪堂靜矣。鳥常逢。淒涼堪歎息。寂寞苦無窮。佛前雖有香爐設。灰冷花殘事事空。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淚。衆僧們頂着枷鎖。將正殿推開。請長老上殿拜佛。長老進殿。奉上心香。叩齒三匝。却轉於後面。見那方丈簷柱上。又鎖着六七個小和尚。三藏甚不忍見。及到方丈。衆僧俱來叩頭。問道。列位老爺。像貌不一。可是東土大唐來的。行者笑道。這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們正是你怎麼認得衆僧道。爺爺。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負了屈苦。無處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想是驚動天神。昨夜間。各人都得一夢。說有個東土大唐來的聖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見老爺這般異像。故認得也。三藏聞言大喜道。你這裏是何地方。有何冤屈。衆僧跪告爺爺。此城名喚祭賽國。乃

西邦大去處。當年有四夷朝貢。南月陀國。北高昌國。東西梁國。西本鉢國。年年進貢。美玉明珠。嬌妃駿馬。我這裏不動干戈。不去征討。他那裏自然拜爲上邦。三藏道。旣拜爲上邦。想是你這國王有道。文武賢良。衆僧道。爺爺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王也不是有道。我這金光寺。自來寶塔上祥雲籠罩。瑞藹高升。夜放霞光。萬里有人曾見。晝噴彩氣。四國無不同瞻。故此以爲天府神京。四夷朝貢。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時。下了一場血雨。天明時。家家害怕。戶戶生悲。衆公卿奏上國王。不知天公甚事。見責。當時延請道士打醮。和尚看經。答天謝地。誰曉得我這寺裏黃金寶塔。污了這兩年。外國不來朝貢。我王欲要征伐。衆臣諫道。我寺裏僧人偷了塔上寶貝。所以無祥雲瑞藹。外國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賊官。將我僧衆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當時我這裏有三輩和尚。前兩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老爺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盜取塔中之寶。萬望爺爺憐念。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捨大慈大悲。廣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三藏聞言。點頭歎道。這椿事。暗昧難明。一則是朝廷失政。二來是汝等有災。旣然天降血雨。污了寶塔。那時節。何不啓本奏君。致令受苦。衆僧道。爺爺我等凡人。怎知天意。況前輩俱未辨得我等如何處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時分了。行者道。有申時前後。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換關文。奈何這衆僧之事。不得明白。難以對君奏言。我當時離了長安。在法門寺裏立願。上西方逢廟燒香。過寺拜佛。見塔掃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寶塔之累。你與我辦一把新筓。待我沐浴了。上去掃掃。卽看這污穢之事。不放光之故。何如。訪着端的。方好面君奏言。解救他們這苦難也。這些枷鎖的和尚聽說。連忙去廚房取把廚刀。遞與八戒道。爺爺。你將此刀打開那柱子上鎖的小和尚鐵鎖。放他去安排齋飯香湯。伏侍老爺進齋沐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筓來。與老爺掃塔。八戒笑道。開鎖有何難哉。我那位毛臉老爺。他是開鎖的積年行者。真個近前。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幾把鎖俱退落下。那小和尚俱跑到廚中。淨刷鍋竈。安排茶飯。三藏師徒們吃了。齊漸漸天昏。只見那枷鎖的和尚拿了兩把筓。簪進來。三藏甚喜。正說處。一個小和尚點了燈來。請洗澡。此時滿天星月光輝。譙樓上更鼓齊發。正是那。四壁寒風起。萬家燈火明。六街關戶牖。三市閉門庭。釣艇歸深樹。耕犁罷短繩。樵夫柯斧歇。學子誦書聲。三藏沐浴畢。穿了小袖褊衫。束了環縷。足下換一雙軟公鞋。手裏拿一把新筓。對衆僧道。你等安寢。待我掃塔去來。行者道。塔上旣被血雨所污。又況日久無光。恐生惡物。一則夜靜風寒。又沒個伴侶。自去恐有差池。老孫與你同上。如何。三藏道。甚好。甚好。兩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點起琉璃燈。燒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差往靈山參見我佛如來取經。今至祭賽國金光寺。遇本僧言寶塔。



被汚國王疑僧盜寶，啣冤取罪，上下難明。弟子竭誠掃塔，望我佛威靈，早示汚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祝罷，與行者開了塔門，自下層望上而掃，只見這塔真是崢嶸倚漢，突兀凌空。正喚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峯，梯轉如穿磬，門開似出籠。寶瓶影射天邊月，金鐸聲傳海上風。但見那虛簷拱斗，作成鵝石穿花；鳳絕頂留雲，造就浮屠遶霧。龍遠眺可觀千里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層層門上琉璃燈，有塵無火；步步簷前白玉欄，積垢飛蟲。塔心裏佛座上，香煙盡絕，窗櫺外神面蜘蛛網，牽矇爐中多鼠糞，蓋內少油鎔。只因暗失中間寶，苦殺僧人命落空。三藏發心將塔掃，管教重見舊時容。唐聖用筓子掃了一層，又上一層，如此掃至第七層上，却早二更時分。那長老漸覺困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孫替你掃罷。」三藏道：「這塔是多少層數？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層哩。長老耽着勞倦道：「是必掃了，方趁本願。又掃了三層，腰酸腿痛，就於十層上坐倒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層掃淨下來罷。行者抖擻精神，登上第十一層。霎時又上到第十二層，正掃處，只聽得塔頂上有人言語。行者道：「怪哉，怪哉，這早晚有三更時分，怎麼得有人在這頂上言語。斷乎是邪物也。且看看去。好猴王輕輕的挾着筓帚，撒起衣服，鑽出前門，踏着雲頭觀看，只見第十三層塔心裏坐着兩個妖精，面前放一盤下飯，一隻碗，一把壺。在那裏猜拳吃酒哩。行者使個神通，丟了筓帚，掣出金箍棒，攔住塔門，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兩個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壺拿碗亂擯。被行者橫鉄棒攔住道：「我若打死你，沒人供狀，只把棒搥將去。那怪貼在壁上，莫想掙扎得動口裏只叫饒命。饒命，不干我事，自有偷寶貝的在那裏也。行者使個拿法，一隻手抓將過來，徑拿下第十層塔中，報道師父，拿住個偷寶貝之賊了。三藏正自盹睡，忽聞此言，又驚又喜道：「是那裏拿來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頂上猜拳吃食，耍子是老孫聽得喧嘩，一縱雲跳上頂上，攔住未會着力，但恐一棒打死，沒人供狀，故此輕輕捉來。師父可取他個口詞，看他是那裏妖神偷的寶貝，在於何處。那怪物戰戰兢兢，口叫饒命，遂從實供道：「我兩個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差來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兒灑，我叫做灑波兒奔，他是鮎魚怪，我是黑魚精，因我萬聖老龍生了一個女兒，就喚做萬聖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得一個駙馬，喚做九頭駙馬，神通廣大，前年與龍王來此顯大法力，下了一陣血雨，污了寶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寶。公主又去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玉葉靈芝草，養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晝夜光明。近日聞得有個孫悟空，往西天取經，說他神通廣大，沿路上專一尋人的不是，所以這些時常差我等來此巡攔。若還有那孫悟空到時，好準備也。行者聞言，嘻嘻冷笑道：「那孽畜等這等無禮，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裏赴會，原來他結交這夥潑魔。」

專幹不良之事說未了，只見八戒與兩個和尚，自塔下提着兩個燈籠，走上來道：師父掃了塔，不去睡覺，在這裏講甚麼哩？行者道：師弟，你來正好。塔上的寶貝，乃是萬聖老龍偷了去。今着這兩個小妖巡塔探聽，我等來的消息，却纔被我拿住也。八戒道：叫做甚麼名字？甚麼妖精？行者道：纔然供了口詞，一個叫做奔波兒灑，一個叫做灑波兒奔。一個是鮎魚怪，一個是黑魚精。八戒掣鉢就問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詞，不打死待何時？行者道：你不知，且留着活的好去見皇帝講話，又好做作眼去尋賊追寶。好獸子，真個收了鉢，一家一個，都抓下塔來。那怪只叫：饒命。八戒道：正要你鮎魚、黑魚做些鮮湯，與那負冤屈的和尙吃哩。兩三個小和尚喜喜歡歡，提着燈籠引長老下了塔。一個先跑報衆僧道：好了，好了，我們得見青天了。偷寶貝的妖怪，已是爺爺們捉將來矣。行者教拿鉄索來，穿了琵琶骨，鎖在這裏。汝等看守。我們睡覺去。明日再做理會。那些和尚都緊緊的守着。讓三藏們安寢不覺的天曉。長老道：我與悟空入朝，倒換關文去來。長老即穿了錦襴袈裟，戴了毘盧帽，整束威儀，拽步前進。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整一整錦布直裰，取了關文同去。八戒道：怎麼不帶這兩個妖怪去？行者道：待我們奏過了，自有駕帖着人來提他。遂行至朝門外，看不盡那朱雀黃龍、清都絳闕、三藏到東華門，對闕門大使作禮道：煩大人轉奏。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者，意欲面君倒換關文。那黃門官果與通報，至階前奏道：外面有兩個異容異服僧人，稱言南瞻部州東土大唐差往西方拜佛求經，欲朝我王。倒換關文。國王聞言，傳旨教宣長老，即引行者入朝。衆文武見了行者，無不驚怕。有的說是猴和尙，有的說是雷公嘴和尙，個個悚然，不敢久視。長老在階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聖又着手斜立在旁，公然不動。長老啓奏道：臣僧乃南瞻部州東土大唐國差來拜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求佛取真經者。路經寶方，不敢擅過，有隨身關文乞倒換方行。那國王聞言大喜，傳旨教宣唐朝聖僧上金鑾殿，安繡墩賜坐。長老獨自上殿，先將關文捧上。然後謝恩，敢坐。那國王將關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悅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選高僧，不避路途遙遠，拜佛取經。寡人這裏和尙專心，只是做賊。敗國傾君，三藏聞言，合掌道：怎見得敗國傾君？國王道：寡人這國，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貢。皆因國內有個金光寺，寺內有座黃金寶塔，塔上有光彩沖天。近被本寺賊僧暗竊了其中之寶。三年無有光彩。外國這三年也不來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道：萬歲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貧僧昨晚到於天府，一進城門，就見十數個枷紐之僧，問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負冤屈者。因到寺細審，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貧僧至夜掃塔，已獲那偷寶之妖賊矣。國王大喜道：妖賊安在？三藏道：現被小徒鎖在金光寺裏。那國王急降金牌，着錦衣衛，快到金光寺取妖賊來。寡人親審三藏。

又奏道：萬歲雖有錦衣衛，還得小徒去方可。國王道：高徒在那裏？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階旁立者便是。國王見了，大驚道：聖僧如此丰姿，高徒怎麼這等像貌？孫大聖聽見了，厲聲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愛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賊也？國王聞言，回驚作喜，道：聖僧說的是，朕這裏不選人材，只要獲賊得寶，歸塔爲上。再着當駕官看車蓋，教錦衣衛好生伏侍聖僧去取妖賊來。那當駕官即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錦衣衛點起校尉，將行者八擡八綽，大聲喝路徑至金光寺。自此驚動滿城百姓，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八戒、沙僧聽得，喝道：只說是國王差官，急出迎接。原來是行者坐在轎上，獸子當面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也，行者下了轎，攙着八戒道：我怎麼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着黃傘，抬着八人轎，却不是猴王之職，分故說你得了本身。行者道：且莫取笑，遂解下兩個妖物，押見國王。沙僧道：哥哥也帶挈小弟帶挈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馬匹，那枷鎖之僧道、爺爺們都去承受皇恩。等我們在此看守行者道：既如此，等我去奏過國王，却來放你。八戒揪着一個妖賊，沙僧揪着一個妖賊，孫大聖依舊坐了轎，擺開頭踏，將兩個妖怪押赴當朝須臾，至白玉階對國王道：那妖賊已取來了。國王遂下龍牀，與唐僧及文武多官同目視之。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尖嘴利牙，一個是滑皮大肚巨口長鬚。雖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變成的人像。國王問曰：你是何方賊怪？那處妖精，幾年侵吾國土？何年盜我寶貝？一夥共有多少賊徒，都喚做甚麼名字？從實一一供來。二怪朝上跪下，頸內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供三載之外，七月初一，有個萬聖龍王帥領許多親戚，住居在本國東南，離此處路有百十潭，號碧波山名亂石，女生女多嬌，妖嬈美色，招贅一個九頭駙馬神，通無敵。他知你塔上珍奇，與龍王合作做賊，先下血雨一場，後把舍利偷訖。見如今照耀龍宮，縱黑夜，明白日，公主施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靈芝，在潭中溫養寶物。我兩個不是賊頭，乃龍王差來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實。國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道：我喚做奔波兒灑，他喚做灑波兒奔。奔波兒灑是個鮎魚怪，灑波兒奔是個黑魚精。國王教錦衣衛好生收監，傳旨救了金光寺衆僧的枷鎖，快教光祿寺排宴，就於麒麟殿上，謝聖僧獲賊之功。議請聖僧捕擒賊首光祿寺，即時備了葷素兩樣筵席。國王請唐僧四衆上麒麟殿，敘坐。問道：聖僧尊號，唐僧合掌道：貧僧俗家姓陳，法名玄奘，蒙君賜姓唐。賤號三藏。國王又問：聖僧高徒何號？三藏道：小徒俱無號。第一個名孫悟空，第二個名豬悟能，第三個名沙悟淨。此乃南海觀世音菩薩起的名字。因拜貧僧爲師，貧僧又將悟空叫做八戒，悟淨叫做和尚。國王聽畢，請三藏坐了上席，孫行者坐了側首，左席豬八戒，沙和尚坐了側首，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飯。前面一席葷的，坐了國

王下首有百十席輩的。坐了文武多官。衆臣謝了君恩。告了師罪。坐定。國王把盞。三藏不敢飲酒。他三個各受了安席酒。下邊只聽得管絃齊奏。乃是教坊司動樂。你看八戒放開食噪。真個是虎咽狼吞。將一席果菜之類。吃得罄盡。少頃間。添換湯飯。又來。又吃得一毫不剩。巡酒的來。又杯杯不辭。這場筵席。直樂到午後方散。三藏謝了威宴。國王又留住道。這一席聊表聖僧獲怪之功。教光祿寺。快翻席到建章宮裏。再請聖僧定捕賊。首取寶歸塔之計。三藏道。既要捕賊取寶。不勞再宴。貧僧等就此辭王。就擒捉妖怪去了。國王不肯定請到建章宮。又吃了一席。國王舉酒道。那位聖僧師衆出師降妖捕怪。三藏聞言。教大徒弟悟空去。大聖拱手應承。國王道。孫長老既去。用多少人馬。幾時出城。八戒忍不住高聲叫道。那裏用甚麼人馬。又那裏管甚麼時辰。趁如今酒醉飯飽。我共師兄去。手到擒來。三藏甚喜道。八戒這一向勤緊啊。行者道。既如此。着沙僧弟保護師父。我兩個去來。那國王道。二位長老既不用人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們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隨身器械。國王聞說。即取大觥來。與二位長老送行。孫大聖道。酒不吃了。只教錦衣衛把兩個小妖拿來。我們帶了他去做鑿眼。國王傳旨。即時提出二人。扯着兩個小妖。駕風頭。使個攝法。竟上東南去了。噫。他那君臣一見騰風霧。纔識師徒是聖僧。畢竟不知此去如何擒獲。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二僧蕩怪鬧龍宮 羣聖除邪獲寶貝

却說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孫大聖與八戒騰雲駕霧。提着兩個小妖。飄然而去。一個個朝天禮拜道。話不虛傳。今日方知有此輩神仙活佛。又見他遠去無踪。却拜謝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量。拿住妖賊便了。豈知乃騰雲駕霧之上仙也。三藏道。貧僧無些法力。一路上多虧這三個小徒。沙僧道。不瞞陛下說。我大師兄乃齊天大聖。皈依他。會大鬧天宮。便一條金箍棒。十萬天兵。無一個對手。只鬧到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驚。我二師兄乃天蓬元帥。果正他。也會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惟我弟子無法力。乃捲簾大將受戒。愚弟兄若幹別事無能。若說擒妖縛怪。拿賊捕亡。伏虎降龍。踢天弄井。以至攪海翻江之類。略通一二。這騰雲駕霧。喚雨呼風。與那換斗移星。擔山趕月。特餘事耳。何足道哉。國王聞說。愈十分加敬。請唐僧上坐。口口稱爲老佛。將沙僧等皆稱爲菩薩。滿朝文武欣然。一國黎民頂禮不題。却說孫大聖與八戒。駕着狂風。把兩個小妖。攝到亂石山碧波潭。住定雲頭。將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戒刀。將一個黑魚怪。割了耳朵。鮎魚精。割了下半。撇在水裏。喝道。快早去對那萬聖龍王報知。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着他即送祭賽國金光寺塔上的寶貝出來。免他一家性命。若迸半個不字。我將這潭水攪淨。教

他一門兒老幼遭誅。那兩個小妖得了命，負痛逃生，拖着鎖索，淬入水內，說得那些鼉鼉龜龜、蝦蟹魚精，都來圍住，問道：你兩個爲何拖繩帶索，一個掩着耳，搖頭擺尾，一個侮着嘴，跌脚搥胸，都嚷嚷鬧鬧，竟上龍王宮殿報大王禍事了。那萬聖龍王正與九頭駙馬飲酒，忽見他兩個來，卽停杯問何禍事。那兩個卽告道：昨夜巡欄被唐僧、孫行者掃塔捉獲，用了鐵索拴鎖。今早見國王，又被那行者與猪八戒抓着，我兩個一個割了耳朵，一個割了嘴脣，拋在水中。着我來報要索那塔頂寶貝，遂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老龍聽說是孫行者齊天大聖，說得魂不附體，魄散九霄，戰兢兢對駙馬道：賢婿啊，別個來還好計較，若果是他，却不善也。駙馬笑道：太岳放心，愚婿自幼學了些武藝，四海之內，也會會過幾個豪傑，怕他做甚。等我出去與他交戰三合，管取那廝縮首歸降，不敢仰視。好妖怪，急縱身披掛了，使一般兵器，叫做月牙鎗，步出宮，分開水道，在水面上叫道：是甚麼齊天大聖，快上來納命。行者與八戒立在岸邊，觀看那妖精，怎生打扮。戴一頂爛銀盔，光欺白雪，貫一副兜鍪，甲亮敵秋霜，上罩着錦征袍，真個是彩雲籠玉，腰束着犀紋帶，果然像花蟒纏金手，執着月牙鎗，霞飛電掣，脚穿着猪皮鞋，水利波分，遠看是一頭一面，近觀處四面皆人。前有眼，後有眼，八方通見，左也口，右也口，九口俱言一聲，必喝長空，振似鶴飛鳴貫九宸。他見無人對答，又叫一聲：那個是齊天大聖，行者按一按金箍，理一理鐵棒，道：老孫便是。那怪道：你家住何處，身出何方，怎生得到祭賽國，與那國王守塔，却大膽獲我頭目，又敢行兇。上吾寶山索戰，行者罵道：你這賊怪，原來不識你孫爺爺哩。你上前聽我道：老孫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間，水簾洞，自幼修成，不壞身，玉皇封我齊天聖，只因大鬧斗牛宮，天上諸神難取勝，當請如來展妙高，無邊智慧，非凡用爲翻觔斗，賭神通，手化爲山壓我，重整到如今五百年，觀音勸解方逃命，大唐三藏上西天，遠拜靈山求佛頌，解脫吾身保護他，煉魔淨怪從修行，路逢西域祭賽城，屈害僧人三代命，我等慈悲問舊情，乃因塔上無光映，吾師掃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籟靜捉住妖精，取實供他，言汝等偷寶珍，合伴爲盜，有龍王公主連名稱萬聖，血雨澆淋塔上光，將他寶貝偷來用，殿前供狀更無虛，我奉君言馳此境，所以相尋索戰爭，不須再問孫爺姓，快將寶貝獻還他，免汝老幼全家命，敢若無知騁勝強，教你水涸山頽都蹭蹬。那駙馬聞言，微微冷笑道：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尙，沒要緊羅織管事，我偷他的寶貝，你取佛的經文，與你何干，却來廝鬪。行者道：這賊怪甚不達理，我雖不受國王的恩惠，不食他的水米，不該與他出力，但是你偷他的寶貝，污他的寶塔，屢年屈苦金光寺僧人，他是我一門同氣，我怎麼不與他出力，辨明冤枉。駙馬道：你既知此想，是要行賭鬪，常言道：武不善作，但只怕起手處，不得留情。一時間傷了你的性。

命誤了你去取經行者大怒罵道這潑賊怪有甚強能敢開大口走上來吃老爺一棒那駙馬更不心慌把月牙鏟架住鐵棒就在那亂石山頭這一場真個好殺妖魔盜寶塔無光行者擒妖報國王小怪逃生回水內老龍破膽各商量九頭駙馬施威武披掛前來展素強怒發齊天孫大聖金箍棒起十分剛那怪物九個頭顱十八眼前前後後放毫光這行者一雙鐵臂千斤力藹藹紛紛併瑞祥鏟似一陽初現月棒如萬選徧飛霜他說你無干休把不平報我道你有意偷寶真不良那潑賤少輕狂還他寶貝得安康棒迎鏟架爭高下不見輪贏練戰場他兩個往往來來鬪經三十餘合不分勝負豬八戒立在山前見他們戰到甜美之處舉着釘耙從妖精背後一築原來那怪九個頭轉轉都是眼睛看得明白見八戒在背後來時即使鏟架着釘耙鏟頭抵着鐵棒又耐戰五七合攏不得前後齊輪他却打個滾騰空跳起現了本像乃是一個九頭蟲形像十分醜惡見此身模怕殺人他生得毛羽鋪錦團身結絮方圓有丈二規模長短似鼉鼉樣式兩隻腳尖利如鈎九個頭攏環一處展開翅極善飛揚縱大鵬無他力氣發起聲遠振天涯比仙鶴還能高唳眼多炯灼幌金光氣傲不同凡鳥類豬八戒看見心驚道哥啊我自爲人也不會見這等個惡物是甚血氣生此禽獸也行者道真個罕有真個罕有等我趕上打去好大聖急縱祥雲跳在空中使鐵棒照頭便打那怪物大顯身展翅斜飛颺的打個轉身掠到山前半腰裏又伸出一個頭來張開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着臍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內而去及至龍宮外還變作前番模樣將八戒擲之於地叫小的們何在那裏面鯖鮓鯉鱖之魚精龜鼈鼉之介怪一擁齊來道聲有駙馬道把這個和尚綁在那裏與我巡攔的小卒報仇衆精推推嚷嚷拾進八戒去時那老龍王歡喜迎出道賢婿有功怎生捉他來也那駙馬把上項原故說了一遍老龍即命排酒賀功不題却說孫行者見妖精擒了八戒心中懼道這廝恁般利害我待回朝見師恐那國王笑我待要開言罵戰怎奈我又單身況水面之事不慣且等我變化了進去看那怪把獸子怎生擺佈若得便且偷他出來幹事好大聖捻着訣搖身一變還變做一個螃蟹淬於水內竟至牌樓之前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襲牛魔王盜金睛獸走熟了的直至那宮闕之下橫爬過去又見那老龍王與九頭虫合家兒歡喜飲酒行者不敢相近爬過東廊之下見幾個蝦精蟹精紛紛紆紆耍子行者聽了一會言談却就學語學話問道駙馬爺爺拿來的那長嘴和尚這會死了不曾衆精道不會死縛在那西廊下哼的不是行者聽說又輕輕的爬過西廊真個那獸子綁在柱上哼哩行者近前道八戒認得我麼八戒聽得聲音知是行者道哥哥怎麼了反被這廝捉住我也行者四顧無人將柑咬斷索子叫走那獸子脫了手道哥哥我

的兵器被他收了。又奈何行者道：「你可知道收在那裏？」八戒道：「當被那怪拿上宮殿去了。」行者道：「你先去牌樓下等我。」八戒逃生悄悄的溜出。行者復身爬上宮殿觀看。左首下有光彩森森，乃是八戒的釘耙放光，使個隱身法，將耙偷出。到牌樓下叫聲：「八戒接兵器。」八戒得了耙，便道：「哥哥你先走，等老猪打進宮殿，若得勝就捉住他一家子，若不勝敗出來，你在這潭岸上救應。」行者大喜，只教仔細。八戒道：「不怕他水裏本事，我略有些兒。」行者丟了他，負出水面不題。這八戒束了皂直裰，雙手纏耙，一聲喊，打將進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跑上宮殿，必喝道：「不好了，長嘴和尚掙斷繩，返打進來了。」那老龍與九頭虫並一家子俱措手不及，跳起來，藏藏躲躲。這八戒不顧死活，闖上宮殿，一路耙築破門扇，打破桌椅，把些吃酒的家伙之類，盡皆打碎。有詩爲證：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捨苦相尋。暗旋巧計偷開鎖，大顯神通怒恨深。駙馬忙攜公主，驩龍王戰慄絕聲音。水宮絳闕門窗損，龍子龍孫盡沒魂。這一場，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珊瑚樹攪得凋零。那九頭虫將公主安藏在內，急取月牙鏢趕至前宮，喝道：「潑夯彘豕，怎敢欺心驚吾眷族。」八戒罵道：「這賊怪你焉敢將我捉來，這場不干我事。是你請我來家打的，快拿寶貝還我。」回見國王，了事不然，決不饒你一家命也。那怪那肯容情，咬定牙齒與八戒交鋒。那老龍纔定了神思，領龍子龍孫各執鎗刀，齊來攻打八戒。見事體不諧，虛幌一飽，撒身便走。那老龍帥衆追來，須臾撒出水中，都到潭面上翻騰。却說孫行者立於潭岸等候，忽見他們追趕八戒，出離水中，就半踏雲霧，掣鐵棒喝聲休走。只一下，把個老龍頭打得稀爛，可憐血濺潭中，紅水泛屍飄浪。上敗鱗浮，說得那龍子龍孫各各逃命。九頭駙馬收龍屍轉宮而去。行者與八戒且不追襲，回上岸備言前事。八戒道：「這廝銳氣挫了，被我那一路耙打進去時，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飛，正與那駙馬廝鬪，却被老龍王趕着，却虧了你打死，那廝們回去，一定停喪掛孝，決不肯出來。今又天色晚了，却怎奈何？」行者道：「管甚麼天晚，乘此機會，你還下去攻戰，務必取出寶貝，方可回朝。」那獸子意懶情疎，佯佯推托。行者催逼道：「兄弟不必多疑，還像剛纔引出來，等我打他。兩人正自商量，只聽得狂風滾滾，慘霧陰陰，忽從東方竟往南去。行者仔細觀看，乃二郎顯聖，領梅山六兄弟，架着鷹犬，挑着狐兔，抬着獐鹿，一個個腰挎彎弓，手持利刃，縱風霧踴躍而來。行者道：「八戒，那是我七聖兄弟，倒好留請他們，與我助戰，若得成功，倒是一場大機會也。」八戒道：「既是兄弟，極該留請。」行者道：「但內有顯聖大哥，我會受他降伏，不好見他。你去攔住雲頭，叫道：『真君且略住住。』齊天大聖在此進拜，他若見是我，斷然住了，待他安下，我却好見。」那獸子急縱雲頭，上山攔住，厲聲高叫道：「真君且慢車駕，有齊天大聖請見哩。」那爺爺見說，卽傳令就停住六兄弟，與八戒相見，畢問

齊天大聖何在。八戒道：現在山下聽呼喚。二郎道：兄弟們快去請來。六兄弟乃是康、張、姚、李、郭、直，各各出營叫道：孫悟空哥哥，大哥有請，行者上前對衆作禮，遂同上山。二郎爺爺迎見，攜手相攬，一同相見道：大聖，你去脫大難，受戒沙門，刻日功完，高登蓮座，可賀。可賀。行者道：不敢向蒙莫大之恩，未展斯須之報。雖然脫難西行，未知功行何如。今因路遇祭賽國，答救僧災，在此擒妖索寶，偶見兄長車駕，大膽請留一助。未審兄長自何而來，肯見愛否。二郎笑道：我因閒暇無事，同衆兄弟採獵而回，幸蒙大聖不棄，留會足感故舊之情。若命挾力降妖，敢不如命。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賊。大聖道：大哥忘了，此間是亂石山，山下乃碧波潭，萬聖之龍宮也。二郎驚訝道：萬聖老龍，却不生事，怎麼敢偷塔寶。行者道：他近日招了一個駙馬，乃是九頭虫成精，他郎丈兩個做賊，將祭賽國下了一場血雨，把金光寺塔頂舍利佛寶偷來。那國王不解其意，苦拿着僧人拷打，是我師父慈悲，夜來掃塔，當被我在塔上拿住兩個小妖，是他差來巡探的。今早押赴朝中，實實供招了。那國王就請我師收降，師命我等到此。先一場戰，被九頭虫腰裏伸出一個頭來，把八戒啣了去。我却又變化下水，解了八戒，纔然大戰一場，是我把老龍打死，那廝們收屍掛孝去了。我兩個正議索戰，却見兄長儀仗降臨，故此輕瀆也。二郎道：既傷了老龍，正好與他攻擊，使那廝不能措手，却不連窩巢都滅絕了。八戒道：雖是如此，奈天晚何。二郎道：兵家云：征不待時，何怕天晚。康、姚、郭、直道：大哥莫忙，那廝家眷在此，料無處去。孫二哥也是貴客，猪剛鬣又歸了正果，我們營內有隨帶的酒，餚教小的們取火，就在此鋪設一則，與二位賀喜。二來也當敘情，且歡會這一夜。待天明索戰何遲。二郎大喜道：賢弟說得極當，却命小校安排行者道：列位感情，不敢固却，但自做和尚，都是齋戒，恐葷素不便。二郎道：有素果品酒也是素的。衆兄弟在星月光前，幕天席地，舉杯敘舊，正是寂寞更長，歡娛夜短。早不覺東方發白。那八戒幾鍾酒吃得興抖抖的道：天將明了，等老猪下水去索戰也。二郎道：元帥仔細，只要引他出來。我兄弟們好下手。八戒笑道：我曉得，我曉得，你看他斂衣纏鈔，使分水法，跳將下去，竟至那牌樓下，發聲喊打。入殿內，此時那龍子披了麻，看着龍屍哭。龍孫與那駙馬在後面收拾棺材哩。這八戒馬上前，手起處，鈔頭着重，把個龍子夾腦連頭一鈔築了。九個窟窿，唬得那龍婆與衆，往裏亂跑。哭道：長嘴和尚，又把我兒打死了。那駙馬聞言，即使月牙鎗帶龍孫往外殺來。這八戒舉鈔迎敵，且戰且退，跳出水中。這岸上齊天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鎗刀亂下，把個龍孫刺成幾斷肉餅。那駙馬見不停當，在山前打個滾，又現了本像，展開翅，旋繞飛騰。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銀彈，扯滿弓，往上就打。那怪急鑿翅，掠到山邊，要咬二郎半腰，裏纔伸出一個頭來，被那頭細犬攬上去，汪的一口，把頭血淋淋的。



咬將下來。那怪物負痛逃生，竟投北海而去。八戒便要趕去，行者止住道：「且莫趕他，正是窮寇勿追。他被細犬咬了頭，必定是多死少生。等我變做他的模樣，你分闢水路趕我進去尋那宮主，詐他寶貝來也。」二郎與大聖道：「不趕他，倒也罷了。只是這種類在世，必為後人之害。至今有個九頭虫滴血是遺種也。」那八戒依言分開水路，行者變作怪像，前走，八戒吆喝喝後追，漸漸追至龍宮，只見那萬聖宮主道：「駙馬怎麼這等慌張？行者道：「那八戒得勝把我趕將進來，覺這不能敵他，你快把寶貝好生藏了。」那宮主急忙難識真假，即於後殿裏取出一個渾金匣子來，遞與行者道：「這是佛寶，又取出一個白玉匣子也。」遞與行者道：「這是九葉靈芝，你拿這寶貝藏去。」等我與猪八戒鬪上兩三合，擋住他，你將寶貝收好了，再出來與他合戰。」行者將兩個匣兒收在身邊，把臉一抹，現了本像。道：「宮主，你看這可是駙馬麼？」宮主慌了，便要搶奪。匣子被八戒跑上去，着肩一鉅築，倒在地。還有一個老龍婆，徹身就走，被八戒扯住，舉鉅纔築。行者道：「且住，莫打死他，留個活的好去國內見功。」遂將龍婆提出水面，行者隨後捧着兩個匣子上岸。對二郎道：「感兄長威力，得了寶貝，掃淨妖賊也。」二郎道：「一則是那國王洪福齊天，二則是賢昆玉神通無量，我何功之有？兄弟們俱道：「孫二哥既已功成，我們就此告別。行者感謝不盡，欲留同見國王，諸公不肯，遂帥衆回灌口去訖。行者捧着匣子，八戒拖着龍婆，半雲半霧，頃刻間到了國內。原來那金光寺解脫的和尚都在外城迎接，忽見他兩個雲霧定時，近前磕頭禮拜，接入城中。那國王與唐僧正在殿上講論，這裏有先走的和尚，仗着膽，入朝門奏道：「萬歲，孫猪二老爺擒賊獲寶而來也。」那國王聽說，連忙下殿，共唐僧沙僧迎着稱謝神功不盡，隨命排筵謝恩。三藏道：「且不要賜飲，着小徒弟歸了塔中之寶，方可飲宴三藏。」又問行者道：「汝等昨日離國，怎麼今日纔來？」行者把那戰駙馬打龍王逢真君敗妖精及變作詐寶貝之事細說了一遍。三藏與國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勝。國王又問龍婆能人言語，否八戒道：「乃是龍王之妻生了許多龍子，龍孫豈不知人言國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龍婆道：「偷佛寶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龍鬼與那駙馬九頭蟲，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機盜去。又問靈芝草是怎麼偷的？」龍婆道：「只是小女萬聖宮主，私入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的。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溫養着千年不壞。萬載生光去地下，或田中掃一掃，即有萬道霞光，千條瑞氣。如今被你奪來，弄得我夫死子絕，壻喪女亡，千萬饒了我的命罷。」八戒道：「正不饒你哩。行者道：「家無全犯，我便饒你，只便要你長遠替我看塔。」龍婆道：「好死不如惡活，但留我命，憑你教做甚麼行者取鐵索來，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把龍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那國王即

忙排駕遂同三藏攜手出朝。並文武多官隨至金光寺上塔。將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層塔頂寶瓶中間。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念動真言。喚出本國土地城隍與本寺伽藍們。三日進飲食一餐。與這龍婆度口。少有差訛。即行處斬。衆神暗中領諾。行者却將芝草把十三層塔層層掃過。安在瓶內。溫養舍利子。這纔是整舊如新。霞光萬道。瑞氣千條。依然八方共覩。四國同瞻。下了都門。國王就謝道。不是老佛與三位菩薩到此。怎生得明此事也。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動之物。光乃炳灼之氣。貧僧爲你勞碌這場。將此寺改作伏龍寺。教你永遠常存。那國王卽命換了字號。懸上新扁。乃是勅建護國伏龍寺。一壁廂安排御宴。一壁廂召丹青寫下四衆生形。五鳳樓註了名號。國王擺鑾駕送唐僧師徒。賜金玉酬答。師徒們堅辭。一毫不受。這真個是邪怪剪除。諸境靜。寶塔回光大地明。畢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荆棘嶺悟能努力 木仙菴三藏談詩

話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獲寶擒怪之恩。所贈金玉分毫。不受。却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兩套。鞋襪各做兩雙。緣環各做兩條。外備乾糧烘炒。倒換了通關文牒。大排鑾駕。並文武多官滿城百姓。伏龍寺僧人大吹大打。送四衆出城。約有二十里。先辭了國王衆人。又送二十里。辭回伏龍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的。要同上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見都不肯回去。遂弄個手段。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氣。叫變。都變作斑斕猛虎。攔住前路。哮吼踴躍。衆僧方懼。不敢前進。大聖纔引師父策馬而去。少時間。去得遠了。衆僧人放聲大哭。都喊有恩有義的老爺。我等無緣。不肯度我們也。且不说衆僧啼哭。却說師徒四衆。走上大路。却纔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時序易遷。又早冬殘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遙行路。忽見一條長嶺。嶺頂上是路。三藏勒馬觀看。那嶺上荆棘了。又薜蘿牽繞。雖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棘刺針。唐僧叫徒弟道。這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麼走不得。又道。徒弟啊。路痕在下。荆棘在上。只除是蛇蟲伏地而遊。方可去了。若你們走腰也難。伸教我如何乘馬。八戒道。不打緊。等我使出鈹柴手來。把釘鉅分開荆棘。莫說騎馬。就抬轎也包你過去。三藏道。你雖有力。長遠難熬。却不知有多少遠近。怎生費得這許多精神。行者道。不須商量。等我去看看。將身一縱。跳在半空。看時。一望無際。真個是。匝地遠天。凝煙帶雨。夾道柔茵亂。漫山翠蓋張。密密搓搓。初發葉。攀攀扯扯。正芬芳。遙望不知何所盡。近觀一似綠雲茫。蒙蒙茸茸。鬱鬱蒼蒼。風聲飄索。索日影映煌煌。有松有柏。還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薜蘿纏古樹。藤葛繞垂楊。盤圍似架。聯絡如牀。有處花開。真佈錦。無

端奔發遠生香爲人誰不遭荆棘那見西方荆棘長行者看罷多時將雲頭按下道師父這去處遠哩三藏問有多少遠行者道一望無際似有千里之遙三藏大驚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師父莫愁我們也學燒荒的放上一把火燒絕了荆棘過去八戒道莫亂談燒荒的須在十來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感之時怎麼燒得行者道就是燒得也怕人了三藏道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還依我好獸子捻個訣念個咒語把腰躬一躬叫長就長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軀把釘鉅幌一幌教變就變了有三十丈長短的鉅柄拽開步雙手使鉅將荆棘左右樓開請師父跟我來也三藏見了甚喜卽策馬緊隨後面沙僧挑着行李行者也使鐵棒撥開這一日未曾任手行有百十里將次天晚見有一空闊處當路上有一通石碣上有三個大字乃荆棘嶺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乃荆棘蓬壘八百里古來有路少人行八戒見了笑道等我老豬與他添上兩句自今八戒能開破直透西方路盡平三藏欣然下馬道徒弟啊累了你也我們就在此任過了今宵待明日天明再走入八戒道師父莫任趁此天色清明我等有興連夜樓開路走他娘那長老只得相從八戒上前努力師徒們人不住手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却天色晚矣那前面蓬蓬結結又聞得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却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間乃是一座古廟廟門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鬥麗三藏下馬與三個徒弟同看只見岩前古廟枕寒流落日荒煙鎖廢坵白鶴叢中深歲月綠蕪臺下自春秋竹搖青珮疑聞語鳥弄餘音似訴愁鷄犬不通人跡少開花野蔓遮牆頭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吉多凶不宜久坐沙僧道師兄差疑了似這杳無人煙之處又無個怪獸妖禽怕他怎的說不了忽見一陣陰風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頭戴角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踏芒鞋後跟着一個青臉獠牙紅鬚赤身鬼使頭頂着一盤麵餅跪下道大聖小神乃荆棘嶺土地知大聖到此無以接待特備蒸餅一盤奉上老師父各請一餐此地八百里更無人家聊吃些兒充饑八戒歡喜上前舒手就欲取餅不知行者端詳已久喝一聲且住這廝不是好人你得無禮你是甚麼土地來誑老孫看棍那老者見他打來將身一轉化作一陣陰風呼的一聲把個長老攝將起去不知何所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八戒沙僧俱相顧失色白馬亦祇自驚吟三兄弟連馬四口恍恍忽忽遠望高張並無一毫下落前後找之不題却說那老者同鬼使就把長老拾到一座煙霞石屋之前輕輕放下與他攜手相攙道聖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荆棘嶺十八公是也因風清月霽之宵特請你來會友談詩消遣情懷故耳那長老却纔定性睜眼仔細觀看真個是漠漠煙雲去所清清仙境人家正好潔身修煉堪宜種竹栽花每見翠巖來鶴時聞青沼鳴蛙更賽天台丹竈仍期華岳明霞說甚耕雲釣月此間隱

逸堪誇。坐久幽懷如海。朦朧月上窗紗。三藏正自點看。森覺月明星朗。只聽得人語相談。都道十八公請得聖僧來也。長老抬頭觀看。乃是三個老者。前一個霜姿丰采。第二個綠鬢婆娑。第三個虛心黛色。各各面貌衣服俱不相同。都來與三藏作禮。長老還了禮。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十八公笑道：「一向聞知聖僧有道。等待多時。今幸一見。如果不吝珠玉。寬坐敘懷。足見禪機真派。三藏躬身道：「敢問仙長大號。」十八公道：「霜姿者號孤直公。綠鬢者號凌空子。虛心者號拂雲叟。老拙號曰勁節三藏道。四翁尊壽幾何。」孤直公道：「我歲今經千歲。古撐天葉茂。四時春香枝鬱鬱。龍蛇狀。倩影重重。霜雪身自幼堅剛。能耐老從今。正直喜修真。鳥棲鳳宿。非凡輩落落森森。遠俗塵。凌空子笑道：「吾年千載。傲風霜。高幹靈枝力自剛。夜靜有聲如雨滴。秋晴蔭影似雲張。盤根已得長生訣。受命尤宜不老方。留鶴化龍非俗輩。蒼蒼爽爽近仙鄉。」拂雲叟笑道：「歲寒虛度有千秋。老景瀟然清更幽。不雜羣塵終冷淡。飽經霜雪自風流。七賢作侶同談道。六逸爲朋共唱酬。曼玉敲金非瑣瑣。天然情性與仙遊。」勁節十八公笑道：「我亦千年約有餘。蒼然貞秀自如如。堪憐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機。萬壑風煙惟我感。四時洒落讓吾疎。蓋張翠影留仙客。博奕調琴講道書。」三藏稱謝道：「四位仙翁俱享高壽。但勁節翁又千歲餘矣。高年得道。丰采清奇。得非漢時之四皓乎。」四老道：「承過獎。承過獎。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敢問聖僧妙齡幾何。」三藏合掌躬身答曰：「四十年前出母胎。未產之時命已災。逃生落水隨波滾。幸遇金山脫本骸。養性看經無懈怠。誠心拜佛敢俄捱。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愛來。」四老俱稱道：「聖僧自出娘胎。即從佛教。果然是從小修行。真中自有道之上僧也。我等幸接台顏。敢求大教。望以禪法指教一二。足慰生平。」長老聞言。慨然不懼。即對衆言曰：「禪者靜也。法者度也。靜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滌慮。脫俗離塵是也。夫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至德妙道。渺漠希夷。六根六識。遂可掃除。菩提者不死不生。無餘無欠。空色包羅。聖凡俱遣。訪眞了元。始鉛錘。悟實了牟尼。手段發揮。象罔踏碎。涅槃必須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全保護放開。烈焰照婆娑。法界縱橫。獨顯露。至幽微。更守固玄關。口說誰人度。我本元修大覺禪。有緣有志方記悟。」四老側耳受了。無邊喜悅。一個個稽首皈依。躬身拜謝道：「聖僧乃禪機之悟本也。拂雲叟道：「禪雖靜法。雖度。須要性定。心誠。縱爲大覺眞仙。終坐無生之道。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三藏云：「道乃非常體用。合一如何不同。」拂雲叟笑云：「我等生來堅實。體用比爾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風霜。消磨日月。一葉不凋。千枝節操。似這話不叩冲虛。你執持梵語道也者。本安中國。反來求證西方。空費了草鞋。不知尋個甚麼。石獅子剜了。」

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忘本參禪妄求佛果都是我荆棘橫葛藤謎語蘿蘆渾言此般君子怎生接引這等規模如何印授必須要檢點見前面目靜中自有生涯沒底竹籃汲水無根鐵樹生花靈寶峯頭牢着脚歸來雅會上龍華三藏聞言叩頭拜謝十八公用手攙扶孤直公將身扯起凌空子打個哈哈道拂雲之言分明漏泄聖僧請起不可盡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爲講論修持且自吟哦逍遙放蕩襟懷也拂雲叟笑指石屋道若要吟哦且入小菴一茶何如長老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菴遂此同入又敍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茯苓膏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吃三藏驚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却纔吃了兩塊各飲香湯收去三藏留心偷看只見那裏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水自石邊流出香從花裏飄來滿座清虛雅致全無半點塵埃那長老見此仙境以爲得意情樂懷開十分歡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禪心似月迴無涯勁節老笑而卽聯道詩興如天青更新孤直公道好句漫裁搏錦繡凌空子道佳文不點唾奇珍拂雲叟道六朝一洗繁華盡四始重刪雅頌分三藏道弟子一時失口胡談幾字誠所謂班門弄斧適聞列仙之言清新飄逸真詩翁也勁節老道聖僧不必閉敍出家人全始全終既有起句何無結句望卒成之三藏道弟子不能煩十八公結而成篇爲妙勁節道你好心腸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結果慳吝珠璣非道理也三藏只得續後句云半枕松風茶未熟吟懷瀟灑滿腔春十八公道好個吟懷瀟灑滿腔春孤直公道勁節你深知詩味所以只管咀嚼何不再起一篇十八公亦慨然不辭道我却是頂針字起春不榮華冬不枯雲來霧往只如無凌空子道我亦體前頂針二句無風搖拽婆婆影有客欣憐福壽圖拂雲叟亦頂針道圖似西山堅節老清如南國沒心夫孤直公亦頂針道夫因側葉稱梁棟臺爲橫柯作憲烏長老聽了讚嘆不已道真是陽春白雪浩氣冲霄弟子不才敢再起兩句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之士大養之人也不必再相聯句請賜教全篇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三藏無已只得笑吟一律曰杖錫西來拜法王願求妙典遺傳揚金芝三繡詩壇瑞寶樹千花連蕊香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像莊嚴體極樂門前是道場四老聽畢俱極讚揚十八公道老拙無能大膽攙越也勉和一首云勁節孤高笑木王靈椿不似我名揚山空百丈龍蛇影泉汲千年琥珀香解與乾坤生氣概喜因風雨化行藏衰殘自愧無仙骨惟有苓膏結壽場孤直公道此詩起句豪雄聯句有力但結句自謙太過矣堪羨堪羨老拙也和一首曰霜姿常喜宿禽王四絕堂前大器揚露重珠纓蒙翠蓋風輕石齒碎寒香長廊夜靜吟聲細古殿秋陰淡影藏元日迎春會獻壽老來寄傲在山場凌空子笑而言曰好詩好詩真個是月會天心老拙

何能爲和。但不可空過。也須扯淡幾句云。梁棟之材近帝王。太清宮外有聲揚。晴軒恍若來青氣。暗壁尋常度翠香。卅節凜然千古秀。深根結矣九泉藏。凌雲世蓋婆娑影。不在羣芳豔麗場。拂雲叟道三公之詩。高雅清淡。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我身無力。我腹無才。得三公之教。茅塞頓開。無已也。打油幾句。幸勿哂焉。曰。淇澳園中樂聖王。渭川千畝任分揚。翠筠不染湘娥淚。班籜堪傳漢史香。霜葉自來顏不改。煙梢從此色何藏。子猷去世知音少。亘古留名翰墨場。三藏道衆仙老之詩。真個是吐鳳噴珠。游夏莫贊。厚愛高情感之極矣。但夜已深沈。三個小徒。不知在何處等我。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尋訪尤無窮之至愛也。望老仙指示歸路。四老笑道。聖僧勿慮我等。也是千載奇逢。況天已晴爽。月明如晝。再請寬坐。待天曉。自當遠送過嶺。高徒一定可相會也。正話間。只見石屋之外。有兩個青衣女童。挑一對絳紗燈籠。後引着一個仙女。那仙女攬着一枝杏花。笑吟吟進門相見。那仙女怎生模樣。他生得。青姿妝翡翠。丹臉賽胭脂。星眼光還彩。蛾眉秀又齊。下襯一條五色梅。淺紅裙子上。穿一件煙裏火比甲。輕衣弓鞋。彎鳳嘴。綾襪錦拖泥。妖嬈嬌似天台女。不亞當年俏算姬。四老欠身問道。杏仙何來。那女子對衆道。了萬福道。知有佳客在此。賡酬特來相訪。敢求一見。十八公指着唐僧道。佳客在此。何勞求見。三藏躬身不敢言語。那女子叫快獻茶來。又有兩個黃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盃。盃內設幾品異果。橫擔着匙兒。提一把白鉄嵌黃銅的茶壺。壺內香茶噴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葱。捧慈盃。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後一盞自取。而陪凌空子道。杏仙等何不坐。那女子方纔去坐。茶畢。欠身問道。仙翁今宵感樂。佳句請教一二。如何。拂雲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聖僧真感唐之作。甚可嘉羨。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賜一觀。四老即以長老前詩。後詩。並禪法論宣了一遍。那女子滿面春風。對衆道。妾身才不當獻醜。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虛也。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如何。遂朗吟道。上蓋留名漢武王。周時孔子立壇揚。董仙愛我成林積。孫楚曾憐寒食香。雨潤紅姿嬌且嫩。煙蒸翠色顯還藏。自知過熟微酸意。落處年年伴麥場。四老聞詩。人人稱賀。都道清雅脫塵。句內包含春意。好個雨潤紅姿嬌。且嫩。雨潤紅姿嬌。且嫩。那女子笑而悄啓道。惶恐。惶恐。適聞聖僧之章。誠然錦心繡口。如不吝珠玉。賜教一闕。如何。唐僧不敢答應。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挨挨軋軋。漸近坐邊。低聲悄語。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要子待要忘的人生光景。能有幾何。十八公道。杏仙儘有仰高之情。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如不見憐。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決不苟且行事。如此樣舉措。是我等取罪過了。污人名壞人德。非遠達也。果是杏仙有意。可教拂雲叟與十八公做媒。我與凌空子保親。成此姻眷。何不美哉。三

藏聽言，遂變了顏色，跳起來高叫道：「汝等皆是一類怪物，這般誘我，當時只以砥礪之言，談玄談道，可也。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是何道理？」四老見三藏發怒，一個個咬指胆驚，再不復言。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這和尚好不識抬舉，我這姐姐，那些兒不好？他人材俊雅，玉質嬌姿，不必說那女工針指，只這一段詩材，也配得你過。你怎麼這等推辭，休錯過了。孤直公之言甚當，如果不可苟合，待我再與你主婚。」三藏大驚失色，憑他們怎麼胡談亂講，只是不從。鬼使又道：「這和尚，我們好言好語，你不聽從，若是我們發起村野之性，還把你攝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取，却不枉爲人一世也。」那長老心，如金石堅，執不從。暗想道：「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裏尋我哩，說一聲，止不住眼中墮淚。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邊，翠袖中取出一個蜜合綾汗巾來，與他揩淚道：「佳客勿得煩惱，我與你倚玉偎香，要子去來。長老咄的一聲，吆喝，跳起身來就走，被那些人扯扯拽拽，嚷到天明，忽聽得那裏叫聲師父，師父，你在那方言語也。原來那孫大聖與八戒，沙僧牽着馬挑着擔，一夜不曾住脚，穿荆度棘，東尋西找，却好半雲半霧的過了八百里荆棘嶺。西下聽得唐僧吆喝，却就喊了一聲，那長老掙出門來，叫聲悟空，我在這裏哩，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那四老與鬼使，那女子與女童，幌一幌都不見了，須臾間，八戒、沙僧俱到跟前道：「師父，你怎麼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啊，多累了你們了。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言說土地送齋一事，是你喝聲要打他，就把我攝到此方，他與我攜手相攜，走入門，又見三個老者來此，會我俱道我做聖僧，一個個言談清雅，極善吟詩，我與他廝和相攀，覺有夜半時候，又見一個美貌女子，花燈火也來這裏會我，吟了一首詩，稱我做佳客，因見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從時，又被他做媒的做媒，保親的保親，主婚的主婚，我立誓不肯，正欲掙着要走，與他嚷鬧，不期你們到了一則天明，二來還是怕你，只纔還扯扯拽拽，忽然就不見了。行者道：「你既與他敘話談詩，就不會問他個名字？」三藏道：「我會問他之號，那老者喚做十八公，號勁節，第二個號孤直公，第三個號凌空子，第四個號拂雲叟。那女子稱他做杏仙，八戒道：「此物在於何處？」纔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何方，不知何所，但只談詩之處，去此不遠。」他三人同師父看處，只見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菴三字，三藏道：「此間正是行者仔細觀之，原來是一株大檜樹，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竹後有一株丹楓，再看崖那邊，還有一株老杏，二株臘梅，二株丹桂，行者笑道：「你可會看見妖怪？」八戒道：「不會。」行者道：「你不知就是這幾株樹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樹？」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樹，孤直公乃柏樹，凌空子乃檜樹，拂雲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楓樹，杏仙即是杏樹，女童即丹桂，即臘梅也。」八戒聞言，不論好歹，一頓釘釘，三五長嘴，連拱帶築，把兩顆

臘梅丹桂老杏楓楊俱揮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傷了他他雖成了氣候却不曾傷我我等找路去罷行者道師父不可惜他恐日後成了大怪害人不淺也那猓子鬃性一頓釘將松柏檜竹一齊皆築倒却纔請師父上馬往大路一齊西行畢竟不知前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衆皆遭大厄難

這回因果勸人爲善切休作惡一念生神明照鑒任他爲作拙蠢乖能君怎學兩般還是無心藥趁生前有道正該修莫浪泊認根源脫本殼訪長生須把捉要時時明見醍醐對酌貫徹三關填黑海管教善者乘鸞鶴那其間愍故更慈悲登極樂

話表唐三藏一念虔誠且休言天神保護似這草木之靈尙來引送雅會一宵脫此荆棘針刺再無蘿菔攀纏四衆西進行數多時又值冬殘正是那三春之日物華交泰斗柄回寅草芽遍地綠柳眼滿堤青一嶺桃花紅錦流半溪煙水碧羅明幾多風雨無限心情日晒花心豔燕脚苔蘚輕山色王維畫濃淡鳥聲季子舌縱橫芳菲鋪繡無人賞蝶舞蜂喧却有情師徒們也自尋芳踏翠緩隨馬步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山遠望着與天相接三藏揚鞭指道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着青天透冲碧漢行者道古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但言山之極高無可與他比並豈有接天之理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崑崙山號爲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滿西北崑崙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頂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這好話兒莫與他說他聽了去又降別人我們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那猓子趕着沙僧廝耍廝鬪老師父馬快如飛須臾到那山崖之邊一步步往上行來只見那山林中風颯颯澗底水潺潺鴉雀飛不過神仙也道難千崖萬壑億曲百彎塵埃滾滾無人到怪石森森不厭看有處有雲如水滉是方是樹鳥聲繁鹿啣芝去猿摘桃還狐貉往來崖上跳慶鞦韆出入嶺頭頑忽聞虎嘯驚人胆斑豹蒼狼把路攔唐三藏一見心驚孫行者神通廣大你看他一條金箍棒哮吼一聲嚇過了狼蟲虎豹剖開路引師父直上山山行過嶺頭下西平處忽見神光靄靄彩霧紛紛有一所樓臺殿閣影影的鐘磬悠揚三藏道徒弟們看是個甚麼處行者抬頭用手搭涼篷仔細觀看好個所在真個是珍樓寶座上利名方谷虛繁地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留雲護講堂霞光縹緲龍宮顯彩色飄飄沙界長朱欄玉戶畫棟雕梁談經香滿座語錄月當窗鳥啼丹樹內鶴飲石泉旁四圍花發琪園秀三面門開舍衛光樓臺突兀門迎嶂鐘磬虛徐聲韻長窗開風細簾捲煙茫有僧情



散談無俗意和昌紅塵不到真仙境。靜土招提好道場。行者看罷回復道。師父。那去處是便是座寺院。却不知禪光瑞藹之中。又有些凶氣。何也。觀此景象。也是雷音。却又路道差池。我們到那廂。決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靈山。你休誤了我誠心。就攔了我來意。行者道。不是。不是。靈山之路。我也走過幾遍。那是這路途。八戒道。縱然不是。也必有個好人居住。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條路未免從門首過。是不是一見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那長老策馬加鞭。至山門前。見雷音寺三個大字。慌得滾下馬來。倒在地下。口裏罵道。潑猢猻。害殺我也。現是雷音寺。還哄我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惱。你再看看。山門上乃四個字。你怎麼只念出三個來。倒還怪我。長老戰兢兢的爬起來。再看。真個是四個字。乃小雷音寺。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個佛祖在內。經上言三千諸佛。想是不在。一方似觀音在南海。普賢在峨眉。文殊在五臺。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場。古人云。有佛有經。無方無寶。我們可進去來。行者道。不可進去。此處少吉多凶。若有禍患。你莫怪我。三藏道。就是無佛也。必有個佛像。我弟子心願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即命八戒取袈裟。換僧帽。結束了衣冠。舉步前進。只聽得山門裏有人叫說。唐僧。你自東土來拜見我佛。怎麼還這等怠慢。三藏聞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頭。沙僧也跪倒。惟大聖牽馬收行李。在後方入到二層門內。就見如來大殿。殿門外寶臺之下。擺列着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四金剛。八菩薩。比丘尼。優婆塞。無數的聖僧。道者。真個也香花豔麗。瑞氣繽紛。慌得那長老與八戒。沙僧。一步一步。拜上靈臺之間。行者公然不拜。又問得蓮臺座上。厲聲高叫道。那孫悟空。見如來怎麼不拜。不知行者又仔細觀看。見得是假。遂丟了馬。匹。行囊。掣棒在手。喝道。你這夥孽畜。十分胆大。怎麼假倚佛名。敗壞如來清德。不要走。雙手輪棒。上前便打。只聽得半空中叮噹一聲。撒下一副金鏡。把行者連頭帶足。合在金鏡之內。慌得個猪八戒。沙和尚。連忙使起起杖。就被些阿羅揭諦。聖僧。道者。一擁近前圍繞。他兩個措手不及。盡被拿了。將三藏捉住。一齊都繩穿索綁。緊縛牢拴。原來那蓮花座上。裝佛祖者。乃是個妖王。衆阿羅等都是些小怪。遂收了佛祖體像。依然現出妖身。將三衆抬入後邊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鏡之中。永不開放。只攔在寶臺之上。限三晝夜。化爲膿水。化後纔將鐵籠蒸他三個受用。這正是。碧眼胡兒識假真。禪機見像拜金身。黃婆盲目同參禮。木母癡心共話論。邪怪生強欺本性。魔頭懷惡詐天人。誠爲道小魔頭大。錯入旁門枉費身。那時羣妖將唐僧三衆收藏在後。把馬拴在後邊。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擔內。亦收藏了一壁廂。嚴緊不題。却說行者合在金鏡裏。黑洞洞的。燥得滿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鐵棒亂打。莫想得動分毫。他心裏沒了算計。將身往外一掙。却要掙破。

那金鏡遂揀着一個訣，就長有千百丈高。那金鏡也隨他身長，全無一些瑕縫光明，却又揀訣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兒，那鏡也就隨身小了，更無些些孔竅。他又把鐵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擔竿一樣，撐住金鏡。他却把腦後毫毛，選長的，拔下兩根，叫變，即變做梅花頭，五瓣鑽兒，挨着棒下，鑽有千百下，只鑽得蒼蒼響亮，再不鑽動。一些行者急了，却揀個訣，念一聲「唵」，靜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咒語，拘得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在金鏡之外道。大聖我等俱保護你師父，不教妖魔傷害。你又拘喚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就弄死他，也不虧。但只你等怎麼快作法，將這鏡鉞掀開，放我出來，再作處治。」這裏面不通光亮，滿身暴躁，却不悶殺我也。衆神真個掀鏡，就如長就的一般，莫想揭動分毫。金頭揭諦道：「大聖，這鏡鉞不知是什甚麼寶貝，連上帶下，合成一塊，小神力薄，不能掀動。行者道：「我在裏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動。揭諦聞言，即着六丁保護着唐僧。六甲看守着金鏡，衆伽藍前後照察。他却縱起祥光，須臾間闖入南天門裏，不待宣召，直上靈霄寶殿之下，見玉帝俯伏啓奏道：「主公，臣乃五方揭諦，使今有齊天大聖保唐僧取經路，遇一山名小雷音寺，唐僧錯認靈山進拜，原來是妖魔假設，困陷他師徒，將大聖合在一副金鏡之內，進退無門，看看至死。特來啓奏，即傳旨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釋厄降妖。那星宿不敢少緩，隨同揭諦出了天門，至山門之內，有二更時分。那些大小妖精，因獲了唐僧，老妖俱犒賞了，各去睡覺。衆星宿更不驚張，都在鏡鉞之外報道：「大聖，我等是玉帝差來二十八宿，到此救你。行者聽說大喜，便教動兵器打破。老孫就出來了。衆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渾金之寶，打着必響。響時驚動妖魔，却難救拔。等我們用兵器捎他，你那裏但見有一些光處，就走。行者道：「正是，你看他們使鎗的使鎗，使劍的使劍，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抬的抬，掀的掀，捎的捎，弄到有三更天氣，漠然不動，就是鑄成了團圓的一般。那行者在裏邊，東張張，西望望，爬過來，滾過去，莫想看見一些光亮。亢金龍道：「大聖啊，且休焦躁，觀此寶定是個如意之物，斷然也能變化。你在那裏面，於那合縫之處，用手摸着，等我使角尖兒拱進來，你可變化了。順鬆處脫身。行者依言，真個在裏面亂摸，這星宿把身變小了，那角尖兒就似個針尖一樣，順着鉞合縫口上，伸將進去，可憐用盡千斤之力，方能穿透裏面，却將本身與角使法像叫長長，長角就長有碗來粗，細那鉞口倒也不像金鑄的好似皮肉長成的，順着亢金龍的角，緊緊嚙住。四下裏更無一絲拔縫。行者摸着他的角，叫道：「不濟事，上下沒有一毫鬆處，沒奈何，你忍着些兒疼，帶我出去。」好大聖，即將金箍棒變作一把鋼鑽兒，將他那角尖上鑽了一個孔竅，把身子變得似個芥菜子兒，拱在那鑽眼裏，躡着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這星宿又不知費

了多少力。方纔拔出，使得力盡筋柔，倒在地下。行者却從他角尖鑽眼裏鑽出，現了原身，掣出鐵棒，照鏡鉞噹的一聲打去，就如崩倒銅山，咋開金礦，可惜把個佛門之器，打做個千百塊散碎之金。說得那二十八宿驚張，五百揭諦髮豎，大小羣妖皆夢醒。老妖王睡裏慌張，急起來披衣擂鼓，聚點羣妖，各執器械。此時天將黎明，一擁趕到寶臺之下，只見孫行者與列宿圍在碎破金鏡之外，大驚失色。卽令小的們緊關了前門，不要放人去。行者聽說，卽攜星衆，駕雲跳在九霄空裏。那妖王收了碎金，排開妖卒，列在山門外。妖王懷恨，沒奈何，披掛了，使一根短軟狼牙棒，出營高叫。孫行者好男子，不可遠走高飛，快向前與我交戰三合。行者忍不住，卽引星衆，按落雲頭，觀看那妖精怎生模樣。但見他蓬着頭，勒一條扁薄金箍，光着眼，簇兩道黃眉的豎，懸胆鼻，孔竅開查，四方口，牙齒尖利，穿一副叩結連環，鐙勒一條生絲攢穗，腳踏烏喇鞋，一對手執狼牙棒，一根此形似獸，不如獸，相貌非人，却似人。行者挺着鐵棒，喝道：你是個甚麼怪物，擅敢假裝佛祖，侵占山頭，虛設小雷音寺？那妖王道：這猴兒是也，不知我的姓名，故來冒犯仙山。此處喚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賜與我的寶閣珍樓，我名乃是黃眉老佛。這裏人不知，但稱我爲黃眉大王。黃眉爺爺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設像顯能，誘你師父進來，要和你打個賭賽。如若鬥得過我，饒你師徒，讓汝等成個正果。如若不能將汝等打死，等我去見如來取經果，正中中華也。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賭快上來領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狼牙棒抵住。這一場好殺。兩條棒，不一樣，說將起來，有形狀，一條短軟佛家兵，一快堅硬藏海藏，都有隨心變化功。今番相遇，爭強壯，短軟狼牙雜錦妝，堅硬金箍蛟龍像。若粗若細，實可誇要短，要長甚停當。猴與魔齊打仗，這場真個無虛誑。馴猴秉教作心猿，潑怪欺天弄假像。嗔嗔恨恨，各無情，惡惡兇兇，都有樣。那一個當頭手起，不放鬆。這一個架手劈面難推讓，噴雲照日昏吐霧，遮峯嶂。棒來棒去兩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看他兩個鬥經五十回，合不見輪贏。那山門口，鳴鑼擂鼓，衆妖精吶喊搖旗。這壁廂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諦衆聖，各攜器械，吶喝一聲，把那魔頭圍在中間，嚇得那山門外羣妖難擂鼓，戰兢兢，手軟不敲鑼。老妖魔公然不懼，一隻手使狼牙棒，架着衆兵。一隻手去腰間解下一條舊白布搭包兒，往上一拋，滑的一聲響，唬把孫大聖，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一搭包兒通裝將去，揹在肩上，拽步回身。衆小妖個個歡然得勝而回。老妖教小的們，取了三五十條麻索，解開搭包，拿一個，捆一個。一個個都骨軟筋麻，皮膚窟破，細了，抬去後邊，不分好歹，俱擲之於地。妖王又命排筵暢飲，自旦至暮，方散。各歸寢處，不題。却說孫大聖與衆神，細至夜半，忽聞有悲泣之聲，側耳聽時，却原來是三藏聲音，哭道：悟空啊！我自恨當時不

聽伊致令今日受災厄。金鏡之內傷了你。麻繩細我有誰知。四衆遭逢緣命苦。三千功行盡傾頹。何由解得連遭難。坦蕩西方去復歸。行者聽言。暗自憐憫道。那師父雖是未聽吾言。今遭此害。然於患難之中。還有憶念老孫之意。趁此夜靜妖眠。無人防備。且去解脫衆等逃生也。好大聖。使了個遁身法。將身一小。脫下繩來。走近唐僧身邊。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叫道。你爲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項事告訴了一遍。長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後事。但憑你處。再不強了。行者纔動手。先解了師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將二十八宿。五方揭諦。個個解了。又牽過馬來。教快先走出去。方出門。却不知行李在何處。又來找尋。亢金龍道。你好重物輕人。既救了你師父。就殺了。又還尋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緊。衣鉢尤要緊。包袱中有通關文牒。錦欄袈裟。紫金鉢盂。俱是佛門至寶。如何不要。八戒道。哥哥。你去找尋。我等先去路上等你。你看那星衆。簇擁着唐僧。使個攝法。共弄神通。一陣風。撮出垣圍。奔大路。下了山坡。却屯於平處。等候。約有三更時分。孫大聖輕挪慢步。走入裏面。原來一層層門戶甚緊。他就爬上高樓看時。窗牖皆關。欲要下去。又怕怕窗櫺兒響。不敢推動。捻着訣。搖身一變。變做一個仙鼠。俗名蝙蝠。你道他怎生模樣。頭尖。還似鼠眼亮。亦如之。有翅。黃昏出。無光。白晝居。藏身穿瓦穴。覓食撲蚊兒。偏喜晴明月。飛騰最識時。他順着不封瓦口椽子之下。鑽將進去。越門過戶。到了中間看時。只見那第三重樓窗之下。烟灼灼一道毫光。也不是燈燭之光。螢火之光。又不是飛霞之光。掣電之光。心中飛跳。近於窗前看時。却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脫了。不會摺。就亂亂的摺在包袱之內。那袈裟本是佛寶。上邊有如意珠。壓尼珠。紅瑪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所以透的光彩。他見了此衣鉢。心中大喜。就現了本像。拿將過來。也不管擔繩偏正。抬上肩。往下就走。不期脫了一頭撲的落在樓板上。唵喇的一聲響。有這般事。可。可的老妖精在樓下睡覺。一聲響。把他驚醒。跳起來。亂叫道。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來。點燈打火。一齊吆喝。前後去看的來。報道。唐僧走了。又有的來報道。行者衆人俱走了。老妖急傳號令。教各門上。謹慎行者。聽言。恐又遭他羅網。挑不成包袱。縱筋斗。將跳出樓窗外走了。那妖精前前後後。尋不着唐僧等。又見天色將明。取了棒。帥衆來趕。只見那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等神。雲霧騰騰。屯住山坡之下。妖王喝一聲。那裏去。吾來也。角木蛟急喚兄弟們。怪物來了。亢金龍。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氏土貉。虛日鼠。危日燕。室火猪。壁水獫。奎木狼。婁金狗。胃土彘。昂日鷄。畢月烏。蟹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領着金頭揭諦。銀頭揭諦。六甲六丁神。護教伽藍。同八戒。沙僧。不領唐三藏。丟了白龍馬。各執兵器。一擁而上。這妖王見了。呵呵冷笑。叫一

聲哨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個個威強力勝。渾戰在西山坡上好殺。魔頭潑惡欺真性。真性溫柔怎奈魔。百計施爲難脫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諸天來擁護。衆聖助干戈。留情虧木母。定志感黃婆。渾戰驚天並振地。強爭設網與張羅。那壁廂搖旗吶喊。這壁廂擂鼓篩鐮。鎗刀密密寒光蕩。劍戟紛紛殺氣多。妖卒兇還勇。神兵怎奈何。愁雲遮日月。慘霧罩山河。苦捫苦拽來相戰。皆因三藏拜彌陀。那妖精倍加勇猛。帥衆上前掩殺。正在那不分勝敗之際。只聞得行者叱咤一聲道。老孫來了。八戒迎着道。行李如何。行者道。老孫的性命幾乎難免。却便說甚麼行李。沙僧執着寶杖道。且休敘話。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諦丁甲等神。被羣妖圍在垓心。渾殺老妖使棒來打他三個。這行者八戒沙僧丟開棍杖。輪着釘耙。抵住真個是地暗天昏。不能取勝。只殺得太陽星。西沒山根。太陰星。東生海嶠。那妖見天晚。打個哨子。教羣妖各各留心。他却取出寶貝。孫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拿在手中。行者道。聲不好了。走啊。他就顧不得八戒沙僧。諸天等衆。一路勦斗。跳上九霄空裏。衆神八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拋起去。又都裝在裏面。只是行者走了。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繩索。照舊綁了。將唐僧八戒沙僧懸梁高吊。白馬拴在後邊。諸神亦俱綁縛。抬在地窖子內。封鎖了蓋。那衆妖連依一一收了不題。却說孫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見妖兵回轉。不張旗號。已知衆等遭擒。他却按下祥光。落在那東山頂上。咬牙恨怪物。滴淚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聲。叫道。師父啊。你是那世裏造下這逆運難。今世裏步步遇妖精。似這般苦處難逃。怎生是好。獨自一個。嗟嘆多時。復又甯神思慮。以心問心道。這妖魔不知是個甚麼搭包子。那般裝得許多物件。如今將天神天將許多人。又都裝進去了。我待求救於天。奈恐玉帝見怪。我記得有個北方真武。號曰蕩魔天尊。他如今現在南瞻部洲武當山上。等我去請他來搭救。師父一難。正是。仙道未成。猿馬散。心神無主五行枯。畢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縱一朵祥雲。駕筋斗。竟轉南瞻部洲。去拜武當山。參請蕩魔天尊。解釋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衆之災。他在半空裏無停止。不一日。早望見祖師仙境。輕輕按落雲頭。定睛觀看。好去處。巨鎮東南。中天神岳。芙蓉峯。竦傑絃蓋嶺。巍峨九江水。盡荆揚遠。百越山。連翼軫。多上有太虛之寶洞。朱陸之靈臺。三十六宮金磬響。百千萬客進香來。舜巡禹禱。玉簡金書。樓閣飛青鳥。幢幡擺赤裾。地設名山雄宇。寅天開仙境。透空虛。幾樹椰梅花。正放滿山瑤草色。皆舒龍潛澗底。虎伏崖中。幽舍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玉虛師相真仙地。金闕

仁慈治世門。上帝祖師乃淨樂

喜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孕懷胎一十四個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

月初一日午時降誕於王宮那爺爺

勇猛長而神靈不統王位惟務修行父母難禁棄舍皇宮參玄入定在此

山中功完行滿白日飛昇玉皇勅號真武

虛上應龜蛇合形周天六合皆稱萬靈無幽不察無顯不成劫終劫

始剪伐魔精孫大聖玩着仙境景致早來到

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却至太和宮外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簇擁着

五百靈官那靈官上前迎着道那來的是誰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要見師相衆靈官聽說隨報祖師即下殿

迎到太和宮行者作禮道我有一事奉勞問何事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遭險難至西牛賀洲有座山喚小西天

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師父進得山門見有阿羅揭諦比丘聖僧排列以爲眞佛倒身纔拜忽被他拿住綁了我又失

於防閑被他拋一副金鏡將我罩在裏面無纖毫之縫口合如鉗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帝欽差二十八宿當夜下界

揪揭不起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鏡內將我度出被我打碎金鏡驚醒怪物趕戰間被撒了個白布搭包兒將我與二

十八宿五方揭諦盡皆裝去復用繩捆了是我當夜脫逃救了星辰等衆與我唐僧等後爲找尋衣鉢又驚醒那怪與

天兵趕戰那怪又拿出搭包兒理弄之時我却知到前音遂走了衆等被他依然裝去我無計可施特來拜求師相一

助力也祖師道我當年威鎮北方統攝眞武之位翦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勅旨後又披髮跣足踏騰蛇神龜領五雷

神將巨虬獅子猛獸毒龍收降東北黑氣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靜享武當山安逸太和殿一向海岳平甯

乾坤清泰奈何我南瞻部洲並北具蘆州之地妖魔翦伐邪鬼潛蹤今蒙大聖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無有旨意不

敢擅動干戈假若法遣衆神又恐玉帝見罪十分却了大聖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諒着那西路上縱有妖魔也不爲大

害我今着龜蛇二將並五大神龍與你助力管教擒妖怪救你師父之難行者拜謝了祖師即同龜蛇龍神各帶精銳

之兵復轉西方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雲頭徑至山門外叫戰却說那黃眉大王聚衆怪在寶閣下說孫行

者這兩日不來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說不了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行者引幾個龍蛇龜相在門外叫戰妖魔道

這猴兒怎麼得個龍蛇龜相此等之類却是何方來者隨即被掛走出山門高叫汝等是那路龍神敢來造我仙境五

龍二將相貌崢嶸精神抖擻喝道那潑怪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龜蛇二將今蒙齊

天大聖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這妖精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免你一死不然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幾

間之房燒爲灰燼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我一棒這五條龍翻雲使雨那兩員

將播土揚沙各執鎗刀劍戟一擁而攻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這一場好殺兇魔施武行者求兵兇魔施武擅據珍樓施佛像行者求兵遠參寶境借龍神龜蛇生水火妖怪動刀兵五龍奉旨來西路行者因師在後收劍戟光明搖彩電鎗刀晃亮閃電虹這個狼牙棒強能短軟那個金箍棒隨意如心只聽得挖扑響聲如爆竹叮噹音韻似敲金水火齊來征怪物刀兵共簇繞精靈喊殺驚狼虎誼譁振鬼神渾戰正當無勝處妖魔又取寶和珍行者帥五龍二將與妖魔戰經半個時辰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見了心驚叫道列位仔細那龍神蛇龜不知甚麼仔細一個個都停住兵近前抵擋那妖精的一聲把搭包兒撇將起去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駕筋斗跳在九霄逃脫他把個龍神龜蛇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妖精得勝回寺也將繩細了拾在地窖子裏蓋住不題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斜欹在山巔之上沒精沒采懊恨道這怪物十分利害不覺的合着眼似睡一般猛聽得有八叫道大聖休推睡快早上緊求救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原來是值日功曹行者喝道你這毛神一向在那方貪圖血食不來點卯今日却來驚我伸過孤拐來讓老孫打兩棒解悶功曹慌忙施禮道大聖你是人間之喜仙何悶之有我等早奉菩薩旨令我等暗中護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暫離左右是以不得常來參見怎麼反見責也行者道你既是保護如今那衆星揭諦伽藍並我師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師父師弟都弔在寶殿廊下星辰等衆都收在地窖之間受罪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却纔見妖精拿了神龍龜蛇又送在地窖裏去了方知是大聖請來的兵小神特來尋大聖大聖莫辭勞倦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行者聞言及此不覺對功曹滴淚道我如今愧上天宮羞臨海藏怕問菩薩之原由愁見如來之玉像纔拿者乃真武師相之龜蛇五龍聖衆救我再無方求救奈何功曹笑道大聖寬懷小神想起一處精兵請來斷然可降適纔大聖至武當是南瞻部洲之地這枝兵也在南瞻部洲盱眙山蟻城即今泗洲是也那裏有個大聖國師王菩薩神通廣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喚名小張太子還有四大神將昔年會降伏水母娘娘你今親去請他他來施恩助准可捉怪救師也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護我師父勿令傷他待老孫去請也行者縱起筋斗雲驟離怪處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細觀真好處南近江津北臨淮水東通海嶠西接封浮山頂上有樓觀崢嶸山四圍浩湧嵯峨怪石檠秀喬松百般果品應時新千樣花枝迎日放人如蟻陣往來多舡似鷹行歸去廣上

觀東岳宮五顯祠龜山寺鐘韻香烟沖碧漢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臺杏花園山光樹色映蟻城白雲馬倦還鳴說甚泰蕩衡華秀此間仙景若蓬瀛大聖觀玩不盡徑過了淮

河入蠟城之內到大聖禪寺山門外。又見那殿宇軒昂，長廊彩麗，有一座寶塔崢嶸，真是插雲倚漢，高千丈，仰視金瓶透碧空。上下有光凝宇宙，東西無影映簾櫺。風吹寶鐸聞天樂，日映冰虬對梵宮。飛宿靈禽時訴語，遙瞻淮水渺無窮。行者且觀且走，直至二層門下。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即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相見敘禮畢。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經，路上有個小雷音寺，那裏有個黃眉怪，假充佛祖。我師父不辨真偽，就下拜被他拿了。又將金鏡把我罩住，幸虧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碎金鏡，與他賭鬥，又將一個布搭包兒，把天神揭諦、伽藍與我師父、師弟盡皆裝了進去。我前去武當山請元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龍、龜、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弟子無依無倚，故來拜請菩薩，大展威力，將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取得經回，永傳中國，揚我佛之智慧，與般若之波羅也。國師王道：「你今日之事，誠我佛教之興隆，理當親去。奈時值初夏，正淮水泛漲之時，新收了水猿大聖，那廝遇水即興，恐我去後，他乘空生頑，無神可治。今着小徒領四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行者稱謝，即同四將並小張太子，又駕雲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張太子使一條楮白鎗，四大將輪四把銀鍔劍，和孫大聖上前罵戰。小妖又去報知那妖王復帥羣妖，鼓噪而出，道：「獠獠，你今又請得何人來也？說不了小張太子指揮四將，上前喝道：『潑妖精，你面上無肉，不認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將，敢來與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洲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帥領四大神將，奉令擒你。』妖王笑道：『你這孩兒，有甚武藝，擅敢到此輕薄？』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藝，等我道來。』祖居西土流沙國，我父原爲沙國王，自幼一身多疾，苦命千華，蓋惡星妨，因師遠慕長生訣，有分相逢捨藥方。半粒丹砂祛病退，願從修行不爲王。學成不老同天壽，容顏永似少年郎。也曾趕赴龍華會，也曾騰雲到佛堂。捉霧拿風收水怪，擒龍伏虎鎮山場。撫民高立浮屠塔，靜海深明舍利光。楮白鎗尖能縛怪，淡緇衣袖把妖降。如今靜樂殢城內，大地揚名說小張。妖王聽說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捨了國家，從那國師王菩薩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千山萬水來此納命？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小張聞言，心中大怒，纏鎗當面便刺。四大將一擁齊攻，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懼，輪着他那短軟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橫衝，這場好殺。小太子、楮白鎗、四柄銀鍔劍，更強悟空，又使金箍棒，齊心圍繞殺妖王。妖王其實神通大，不懼分毫。左右搪狼牙棒，是佛中寶劍，砍鎗輪莫可傷，只聽狂風聲吼吼，又觀惡氣混茫茫。那個有意思，凡弄本事，這個專心拜佛，取經章幾番馳騁。數次張狂噴雲霧，閃三光，奮怒懷噴各不良。多時三乘無上法，致令百藝苦相將。概衆爭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妖精又解搭包兒，行



者又叫列位仔細。太子並衆等不知仔細之意。那怪滑的一聲。把四大將與太子一搭包。又裝將進去。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那妖王得勝回寺。又教取繩網了。送在地窖。牢封固鎖不題。這行者縱筋斗雲。起在空中。見那怪回兵開門。纔按下祥光。立於西山坡上。悵望悲啼道。師父啊。我自從秉教入禪林。感荷菩薩脫難深。保你西來求大道。相同輔助上雷音。只言平坦羊腸路。豈料崔巍怪物侵。百計千方難救你。東求西告枉勞心。大聖正當悽慘之時。忽見那西南上一朵彩雲墜地。滿山頭大雨繽紛。有人叫道。悟空。認得我麼。行者急走前看處。那個人。大耳橫頭。方面相。肩查腹滿身軀胖。一腔春意喜盈盈。兩眼秋波光蕩蕩。敝袖飄然福氣多。芒鞋洒落精神壯。極樂場中第一尊。南無彌勒笑和尚。行者見了。連忙拜道。東來佛祖。那裏去。弟子失迴避了。萬罪。萬罪。佛祖道。我此來專爲這小雷音妖怪也。行者道。多蒙老爺威德大恩。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何處精魔。不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煩老爺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個黃眉童兒。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會去。留他在宮看守。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出假佛成精。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俗名喚做人種袋。那條狼牙棒是個敵磬的槌兒。行者聽說高叫一聲道。好個笑和尚。你走了這童兒。教他詐稱佛祖。陷害老孫。未免有個家法不謹之過。彌勒道。一則是我。不謹。走失人口。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行者道。這妖精神通廣大。你又無些兵器。何以收之。彌勒笑道。我在這山坡下。設一草菴。種一田瓜果。在此。你去與他索戰。交戰之時。許敗不許勝。引他到我這瓜田裏。我別的瓜都是生的。你却變做一個大熟瓜。他來定要瓜吃。我却將你與他吃。吃下肚中。任你怎麼。在內擺佈他。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裝他回去。行者道。此計雖妙。你却怎麼認得變的熟瓜。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彌勒笑道。我爲治世之尊。慧眼高明。豈不認得你。憑你變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我却教你一個法術。行者道。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怎肯跟來。有何法術可來也。彌勒笑道。你伸手來。行者即舒左手。遞將過去。彌勒將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寫了一個禁字。教他捏着拳頭。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行者攢拳欣然領教。一隻手輪着鐵棒。直至山門外。高叫道。妖魔。你孫爺爺又來了。可快出來與你見個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問道。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小妖道。別無甚兵。止他一個妖王。笑道。那猴兒計窮力竭。無處求人。斷然是送命來也。隨又結束整齊。帶了寶貝。舉着那輕軟狼牙棒。走出門來。叫道。孫悟空。今番掙挫不得了。行者罵道。潑怪物。我怎麼掙挫不得。妖王道。我見你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個強來支持。如今拿住。再沒個甚麼神兵救拔。此所以說你掙挫不得也。行者道。這怪不知死

活莫說嘴。吃我一棒。那妖王見他一隻手輪棒，忍不住笑道：「這猴兒，你看他弄巧，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兒子，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着三五個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妖王聞言道：「也罷也罷。我如今不使寶貝，只與你實打。」比個雌雄，即舉狼牙棒上前來鬥。孫行者迎着面，把拳頭一放，雙手輪棒，那妖精着了禁，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願使棒來趕。行者虛幌一下，敗陣就走。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行者見有瓜田，打個滾，鑽入裏面，即變做一個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却趕至菴邊，叫道：「瓜是誰人種的？彌勒變作一個種瓜叟，出草菴答道：「大王，瓜是小小人種的。」妖王道：「可有熟瓜麼？」彌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個熟的來。我解渴。彌勒即把行者變的那瓜，雙手遞與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過手，張口便啃。那行者乖此機會，一轆轤鑽入咽喉之下，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脚，抓腸崩腹，翻根頭，豎蜻蜓，任他在裏面擺佈。那妖精疼得咬牙，眼淚汪汪，把一塊種瓜之地，滾得似個打麥之場，口中只叫：「罷了罷了，誰人救我一救。」彌勒却現了本像，嘻嘻笑笑，叫道：「孽畜，認得我麼？」那妖擡頭看見，慌忙跪倒在地，雙手揉着肚子，磕頭撞腦，只叫：「主人公，饒我命罷。饒我命罷，再不敢了。」彌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後天袋兒，奪了他的敲磬槌兒，叫孫悟空看我面上，饒他命罷。行者十分恨苦，却又左一拳，右一脚，在裏面亂掏亂搗。那怪萬分疼痛難忍，倒在地下，彌勒又道：「悟空，他也轆了你，饒他罷。行者纔叫：「你張開口，等老孫出來。」那怪雖是肚腹絞痛，還未傷心。俗語云：「人未傷心，不得死。」花殘葉落，是根枯。他聽見叫張口，即便忍着疼，把口大張。行者方纔跳出現了本像，急掣棒還要打時，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裏，斜跨在腰間，手執着磬槌，罵道：「孽畜，金鏡偷了，那裏去了。那怪却只要憐生，在後天袋內，啞啞噉噉的道：「金鏡是孫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鏡破還我金來。那怪道：「碎金堆在殿蓮臺上哩。」那佛祖提着袋子，執着磬槌，嘻嘻笑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尋金。」還我行者見此法力，怎敢違誤，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內，收取碎金。只見那山門緊閉，佛祖使槌一指，門開，入裏看時，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見，一個打一個，見兩個打兩個，把五百個小妖，盡皆打死。各現原身，都是些山精樹怪，獸孽禽魔。佛祖將金收攢一處，吹口仙氣，念聲咒語，即時返本還原，復得金鏡一副，別了行者。駕祥雲，徑轉極樂世界。這大聖却纔解下唐僧，八戒，沙僧，那馱子吊了幾日，餓得慌了，且不謝大聖，却就敲着腰，跑到廚房尋飯吃。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因行者索戰，還未得吃。這馱子看見，即吃了半鍋，却拿出兩鉢頭，與師父師弟們，各吃了兩碗。然後纔謝了行者，問及妖怪原由。行者把先請祖師龜蛇，後請大聖，借太子，並彌勒收降之事，細陳了一遍。三藏聞言，謝之不盡。

頂禮了諸天道徒弟這些神聖困於何所行者道昨日值日功曹對老孫說都在地窖之內叫八戒我與你去解脫他等那馱子得食力壯尋着他的釘鉤即同大聖到後面打開地窖將衆等解了繩請出珍樓之下三藏技了袈裟朝上一一拜謝這大聖纔送五龍二將回武當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蟻城後送二十八宿歸天府發放揭諦伽藍各回境師徒們寬住了半日喂飽了白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臨行時放上一把火將那些珍樓寶座高閣講堂俱盡燒爲灰燼這裏纔無罪無牽逃難去消災消障脫身行畢竟不知幾時纔到大雷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

話說三藏四衆躲離了小西天欣然上路行經個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一番風雨又黃昏三藏勒馬道徒弟啊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師父放心若是沒有借宿處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拔松老孫會做木匠就在那路上搭個篷庵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這個所在豈是住場滿山多虎豹狼蟲遍地有魍魎魍魎白日裏尚且難行黑夜裏怎生敢宿行者道馱子越發不長進了不是老孫海口只這條棒子擡在手裏就是塌下天來也撐得住師徒們正然講論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有宿處了長老問在何處行者指道那樹叢裏不是個人家我們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長老欣然促馬至莊門外下馬只見那柴扉緊閉長老敲門道開門開門裏面有一老者手拖藜杖足踏蒲鞋頭頂烏巾身穿素服開了門便問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三藏合掌當胸躬身施禮道老施主貧僧乃東土差往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借宿一宵萬望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啊此處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且休道前去艱難只這一個地方已是難過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里有一條稀柿衞山名七絕三藏道何爲七絕老者道這山徑過有八百里滿山盡是柿果古云柿樹有七絕一盆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枝葉肥大故名七絕山我這做處地闊人稀那深山亘古無人走到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衞衞盡皆填滿又被雨露雪霜經徼過夏作成一路污穢這方人家俗呼爲稀屎衞但刮西風有一股穢氣就是淘東園也不是這般惡臭如今正值春深東南風大作所以還不聞見也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者忍不住高叫道你這老兒甚不通我等遠夜投宿你就說出這許多話來唬人十分你家窄逼沒處睡我等在此樹下蹲一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便也攔住口驚嚇嚇的硬着膽喝了一聲用藜杖指定道你這廝骨搗臉磕

額頭塌鼻子凹頰腮毛眼毛睛癆痛鬼不知高低尖着個嘴敢來沖撞我老人家行者陪笑道老官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癆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便就差了。我雖醜便醜却倒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誰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靈臺方寸祖學成武藝甚全周也能攪海降龍母善會担山趕日頭縛怪擒魔稱第一移星換斗鬼神愁偷天轉地英名大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老者聞言回嗔作喜躬着身便教請入寒舍安置遂此四衆牽馬挑担一齊進去只見那荆針棘刺鋪設兩邊二層門是磚石壘的牆壁又是荆棘苦蓋入裏纔是三間瓦房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辦飯少頃移過桌子擺着許多麵筋豆腐芋苗蘿蔔辣芥蔓菁香稻米飯醋燒葵湯師徒們儘飽一餐吃畢八戒扯過行者背云師兄這老兒始初不肯留宿今返設此威齋何也行者道這個能值多少錢到明日還要他十果十菜送我們哩八戒道不差憑你那幾句大話哄他一頓飯吃了明日却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個處治不多時漸漸黃昏老者又叫掌燈行者躬身問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行者道貴地想就是李家莊了老者道不是這裏喚做駝羅莊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俱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威齋那老者起身道纔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裏却有個妖怪累你替我們拿拿自有重謝行者就朝上唱個喏道承照顧了八戒道你看他惹禍聽見說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個喏行者道賢弟你不知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三藏聞言道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專倘或那妖精神通廣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行者笑道師父莫怪等我再問了看那老者道還問甚行者道你這貴處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麼妖精敢上你這高門大戶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這裏久矣康寧只這三年六月間忽然一陣風起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裏俱着了忙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個妖精將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猪羊吃了見鷄鵝圍圍嚙遇男女夾活吞自從那次這二年常來傷害長老啊你若果有手段拿了妖怪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行者道這個却是難拿八戒道真是難拿我們乃行脚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吃的和尚初見時誇口弄舌我會換斗移星降妖伏怪及說起此事就推却難拿行者道老兒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以難拿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齊行者道妖精攪擾了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裏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却怎麼就甘受他三年

磨折。老者道：「若論說使錢好道也，羞殺人。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會訪着山南裏有個和尚，請他到此拿妖，未曾得勝。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那個僧伽披領袈裟，先談孔雀後念法華香焚爐內，手把鈴拿，正然念處，驚動妖邪，風生雲起，徑至莊家，僧和怪鬥，其實堪誇。一遞一拳搗，一遞一把抓，和尚還相應，相應沒頭髮，須臾妖怪勝，徑直返煙霞。原來曬乾疤，我等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行者笑道：「這等說，吃了虧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還是我們吃虧，與他買棺木殯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行者道：「可會再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行者道：「那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頭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響，符水施爲，驅神使將，拘到妖魁，狂風滾滾，黑霧迷迷，卽與道士兩個相持鬥到夜晚，怪返雲霓，乾坤清明，我等衆人齊出來尋道士，冷死在山溪，撈得上來，大家看，却如一個落湯鷄。」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吃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又使穀悶數錢糧，行者道：「不趕緊不趕緊，等我替你拿他來。」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若虧切，莫和我等放賴，各聽天命。」行者笑道：「這老兒被人賴怕了，我等不是那樣人，快請長者去。」那老者滿心歡喜，卽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表弟兄，親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來相見，會了唐僧，言及妖怪一事，無不欣然。衆老問：「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又道：「是我小和尚，衆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精神通廣大，身體狼抗，你這個長老瘦瘦小小，還不殺他，填牙齒縫哩。」行者笑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自小結實，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氣，在內哩。」衆老見說，只得依從。道長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俗語云：「說金子幌眼，說銀子傻白，說銅錢腥氣，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要錢。」衆老道：「既然如此，說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錢，豈有空勞之理？」我等各人俱以魚田爲活，若果降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也。」衆老道：「諸般不要，却將何謝？」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便是謝了。」衆老喜道：「這個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衆老道：「那妖大着哩，上拄天下拄地，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了，若說身體長大，有那手段打他，正講處，只聽得呼呼風響，慌得那八九個老者戰戰兢兢道：「這和尚鹽醬口說妖精，妖精就來了。」那李老開了腰門，把幾個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進來妖怪來了，說得那八戒也要進去，沙僧也要

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你們忒不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裏看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哥啊。他們都是經過帳的。風響便是妖來。他都去躲。我們又不與他有親。又不相識。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來行者力量大。不容說。一把拉在天井裏。站下。那陣風越發大了。好風。倒樹摧林。狼虎憂。播江攪海。鬼神愁。掀翻華岳三峯石。提起乾坤四部洲。村舍人家皆閉戶。滿莊兒女盡藏頭。黑雲漠漠遮星漢。燈火無光遍地幽。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伏之於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却如釘了釘一般。沙僧蒙着頭臉。眼也難睜。行者聞風認怪。一霎時風頭過去。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即低頭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那獸子扯出嘴來。抖抖灰土。仰着臉。朝天一望。見有兩盞燈光。忽失聲笑道。好耍子。好耍子。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又不曾覩面相逢。怎麼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沙僧道。你錯看了。那不是一對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那獸子就說矮了三寸道。爺爺呀。眼有這般大啊。不知口有多少大哩。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個護持着師父。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看他甚是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們來。好行者縱身打個唿哨。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高叫道。慢來。慢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鎗亂舞。行者執了棍勢。問道。你是那方妖怪。何處精靈。那怪更不答應。只是舞鎗。行者又問。又不答。只是舞鎗。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聾口啞。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亂舞鎗遮攔。在那半空中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關到三更時分。未見勝敗。八戒道。沙僧。在李家天井裏。看得明白。原來那怪只是舞鎗遮架。更無半分兒攻殺。行者一條棒。不離那怪的頭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這裏護持。講老豬去幫打。幫打。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領頭一鍾酒。好獸子。跳起雲頭。趕上就築。那妖物又使一條鎗抵住。兩條鎗就如飛蛇掣電。八戒誇獎道。這妖精好鎗法。不是山後鎗。乃是纏絲鎗。也不是馬家鎗。却叫做個軟柄鎗。行者道。獸子莫胡說。那裏有個甚麼軟柄鎗。八戒道。你看他使出鎗尖來。架住我們。不見鎗柄。不知收在何處。行者道。或者是個軟柄鎗。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想是還未歸人。道。陰氣還重。只怕天明時。陽氣勝。他必要走。但走時一定趕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又鬥多時。不覺東方發白。那怪不敢戀戰。回頭就走。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污穢之氣。逼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衞也。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廁哩。嗅臭氣難聞。行者侮着鼻子。只叫快趕。妖精快趕。妖精。那怪物攬過山去。現了本像。乃是一條紅鱗大蟒。你看他。眼射曉星。鼻噴朝霧。密密牙排鋼劍。彎彎爪曲金鉤。頭戴一條肉角。好便似千千塊瑪瑙攪成。身披一派紅鱗。却就如萬萬片胭脂砌就。盤地只疑為錦被。飛空錯認作

虹霓歇臥處有腥氣冲天行動時有赤雲罩體大不大兩邊人不見東西長不長一座山跨占南北八戒道原來是這般一個長蛇若要吃人啊一頓也得五百個還不飽足行者道那軟柄鎗乃是兩條信棒我們趕他軟了從後打出去這八戒縱身趕上將鉞便築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裏還有七八尺長尾巴露在外邊八戒放下鉞一鉞擱住道着手那怪物儘力氣往外亂扯莫想扯得動一毫行者笑道馱子放他進去自有處置不要這等倒扯蛇八戒真個撒了手那怪縮進去了八戒怨道纔不放手時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是這般縮了却怎麼得他出來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行者道這廝身體狼狽窟穴窄小斷然轉身不得一定是個照直攔的定有個後門出頭你快去後門外攔住等我在前門外打那馱子真個一溜煙跑過山去果見有個孔窟他就扎定脚還不會站穩不期行者在前門外使棍子往裏一搗那怪物護疼徑往後門攔出八戒未曾防備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莫能掙扎得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見窟中無物塞着棒跑過來叫趕妖怪那八戒聽得吆喝自己害羞忍着疼爬起來使鉞亂撲行者見了笑道妖怪走了你還撲甚的了八戒道老猪在此打草驚蛇哩行者道活馱子快趕上二人趕過澗去見那怪盤做一團豎起頭來張開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後便走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八戒搥胸跌脚大叫道哥耶傾了你耶行者在妖精肚裏支着鉄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個橋兒你看那怪物躬起腰來就似一條路東虹八戒道雖是像橋只是沒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變做個船兒你看在肚裏將鉄棒撐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貼地翹起頭來就似一隻贛保船八戒道雖是像船只是沒有桅篷不好使風行者道你讓開路等我叫他使個風你看又在裏面儘着力把鉄棒從脊背上擗將出去約有五七丈長就似一根桅杆那廝忍疼掙命往前一攔比使風更快攔回舊路下了山有二十餘里却纔倒在塵埃動蕩不得嗚呼喪矣八戒隨後趕上來又舉鉞亂築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鑽將出來道馱子他死了也死了你還築他怎的八戒道哥啊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遂此收了兵器抓着尾巴倒拉將來却說那駝羅莊上李老兒與衆等對唐僧道你那兩個徒弟一夜不回斷然傾了命也三藏道決不妨事我們出去看看須臾間只見行者與八戒拖着一條大蟒吆喝喝前來衆人却纔歡喜滿莊上老幼男女都來跪拜道爺爺正是這個妖精在此傷人今幸老爺施法斬怪除邪我輩庶各得安生也衆家都是感激東請西邀各各酬謝師徒們被留住五七日苦辭無奈方肯放行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都辦些乾糧果品騎驢壓馬花紅綵旗盡來錢行此處五百人家到有七八百個人相送一路上喜喜歡歡不時到了七絕山稀柿衞口三藏聞得那般惡穢又見路道填塞道悟空似此怎生過

得行者侮着鼻子道：「這個却難也。」三藏見行者說難，便就眼中垂淚。李老兒與衆上前道：「老爺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處都已約定意思了，令高徒與我們降了妖精，除了一莊禍害，我們各辦虔心，另開一條好路，送老爺過去。」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俱言之欠當，你初然說這山徑過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那裏會開山鑿路？若要我師父過去，還得我們着力，你們都成不得。」三藏下馬道：「悟空，怎生着力？」行者笑道：「眼下就要過山，却也是難。若說再開條路，却又難也。須是還從舊衙衛過去，只恐無人管飯。」李老兒道：「長老說那裏話？憑你四位擔擱多少時，我等俱養得起。怎麼說無人管飯？」行者道：「既如此，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再做些蒸餅饅饅來，等我那長嘴和尚飯飽了，變了大豬，拱開舊路，我師父騎在馬上，我等扶持着，管情過去了。」八戒聞言道：「哥哥，你們都要圖個乾淨，怎麼獨教老豬受臭？」三藏道：「悟能，你果有本事，拱開衙衛，領我過山。」註你這場頭功。八戒笑道：「師父在上，列位施主們都在此，休笑話我老豬本來有三十六般變化，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委實不能。若說變山變樹變石塊變土墩變賴象科豬水牛駱駝，真個全會，只是身體變得大，肚腸越發大，須是吃得飽了，纔好幹事。」衆人道：「有東西，有東西，我們都帶得有乾糧果品，燒餅饅饅在此，原要開山相送的，且都拿出來，憑你受用，待變化了行動之時，我們再着人回去做飯送來。」八戒滿心歡喜，脫了皂直裰，丟了九齒鉞，對衆道：「休笑話看老豬幹這場臭功，好猷子，揜着訣，搖身一變，果然變做一個大豬，真個是。」嘴長毛短，半脂臘，自幼山中食藥苗，黑面環睛，如日月圓頭，大耳似芭蕉，修成堅骨，同天壽煉就粗皮，比鐵牢，難竊鼻音，呱咕叫，喳喳喉響，噴噴啞啞，白蹄四隻，高千尺，劍鬣長身，百丈鏡，從人間肥豕，疑未覩。今日老豬，魑唐僧等衆，齊稱讚，羨美天蓬法力高。孫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將乾糧等物，推攢一處，叫八戒受用。那猷子不分生熟，一滷食之，却上前拱路行者，叫沙僧脫了脚好生挑擔，請師父穩坐雕鞍，他也脫了鞵鞋，吩咐衆人回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飯來，與我師弟接濟。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隨行多一半有騾馬的，飛星回莊做飯，還有三百人步行的，立於山下，遙望他行，原來此莊至山有三十餘里，待回取飯來，又三十餘里，往回擔擱，約有百里之遙。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衆人不捨，催趲騾馬，進衙衛，連夜趕至次日，方纔趕上，叫道：「取經的老爺，慢行慢行，我等送飯來也。」長老聞言，謝之不盡道：「真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再吃些飯食，壯神那猷子拱了兩日，正在飢餓之際，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他也不論米飯麵飯，收積來一滷用之，飽餐一頓，却又上前拱路。三藏與行者沙僧謝了衆人，分手而別，正是：

駝羅莊客回家去，八戒開山過衛來。三藏心誠神力擁，悟空法顯怪魔衰。千年稀柿今廟淨，七絕衙衛此



日開。六慾塵情盡翦絕。平安無阻拜蓮臺。這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還遇甚麼妖怪。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

善正萬緣收名譽。傳揚四部洲。智慧光明登彼岸。颼颼鬣鬣雲生天際頭。諸佛共相酬。永住瑤臺萬萬秋。打破人間蝴蝶夢。休休滌淨塵氛不惹愁。

話表三藏師徒洗污穢之衞術。上遭遭之道路。光陰迅速。又值炎天。正是海榴舒錦彈。荷葉綻青盤。兩路綠楊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搖紈。進前行處。忽見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馬叫徒弟們。你看那是甚麼去處。行者道。師父原不識字。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離朝也。三藏道。我自幼爲僧。千經萬典皆通。怎麼說我不識字。行者道。既識字。怎麼那城頭上杏黃旗。明書三個大字。就不認得。却是甚去處。何也。三藏喝道。這潑猴胡說。那旗被風吹得亂擺。縱有字也看不明白。行者道。老孫偏怎看見。八戒沙僧道。師父莫聽師兄搗鬼。這般遙望城池。尚不明白。如何就見是甚字號。行者道。却不是朱紫國三字。三藏道。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却要倒換關文。行者道。不消講了。不多時。至城門下。馬過橋。入進三層門裏。真個好個皇州。但見門樓高聳。梁壘齊排。周圍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對。六街三市貨貴多。萬戶千家生意盛。果然是個帝王都會處。天府大京城。絕域梯航至。退方玉帛盈。形勝連山遠。宮垣接漢清。三關嚴鎖鑰。萬古樂昇平。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但見人物軒昂。衣冠齊整。言語清明。真不亞大唐世界。那兩邊做買賣的。忽見猪八戒相貌醜陋。沙和尚面黑身長。孫行者臉毛額廓。丟了買賣。都來爭看。三藏只叫不要撞禍。低着頭走。八戒連依把個蓮蓬嘴揣在懷裏。沙僧不敢仰視。惟行者東張西望。緊隨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兒就回去了。有那遊嬉好閑的。並那頑童們。烘烘笑笑。都上前拋瓦丟磚。與八戒作戲。唐僧捏着一把汗。只教莫要生事。那獸子不敢抬頭。不多時。轉過隅頭。忽見一座門牆。上有會同館三字。唐僧道。徒弟我們進這衙門去也。行者道。進去怎的。唐僧道。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同之所。我們也打攪得。且到裏面歇下。待我見駕。倒換了關文。再趕出城走路。八戒聞言。掣出嘴來。把那些隨着的人。說倒了數十個。他上前道。師父說的是。我們且到裏邊藏下。免得這夥烏龜孽障。遂進館去。那些人方漸漸而退。却說那館中有兩個館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廳上查點人夫。要往那裏接官。忽見唐僧來到。個個心驚。齊道。是甚麼人。是甚麼人。往那裏走。三藏合掌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寶方。不敢私過。有關文欲倒驗放行。權借高衙暫歇。那兩個館使聽言。屏退左右。一個個整冠束帶。下廳迎上相見。即命打掃客房安歇。教辦

清素支應。三藏謝了。二官帶領人夫出廳而去。手下人請老爺客房安歇。三藏便走行者。恨道這廝慳懶。怎麼不讓老孫在正廳。三藏道他這裏不服我大唐管屬。又不與我國相連。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來往。所以不好留此相待。行者道這等說我偏要他相待。正說處有管事的送支應來。乃是一盤白米。一盤白麵。兩把青菜。四塊豆腐。兩個麵筋。一塊乾筍。一盤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謝了管事的。管事的道。西房裏有乾淨鍋竈。柴火方便。請自去做飯。三藏道我問你一聲。國王可在殿上麼。管事的道。我萬歲爺爺久不坐朝。今日乃黃道良辰。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你若倒換關文。趁此急去。還趕上到明日就不能發了。不知還有多少時伺候哩。三藏道。悟空。你們在此安排齋飯。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吃了走路。八戒急取出袈裟關文。三藏整束了進朝。只是吩咐徒弟不可出外去生事。不一時已到五鳳樓前。說不盡那殿閣崢嶸。樓臺壯麗。直至端門外。煩奏事官轉達天廷。欲倒換關文。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啓奏道。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差一員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欲倒換通關文。牒聽宣國王。聞言喜道。寡人久病。不會登基。今上殿出榜招醫。就有高僧來國。即傳旨宣至階下。三藏即禮拜俯伏。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命光祿寺辦齋。三藏謝了恩。將關文獻上。國王看畢。十分歡喜。道法師。你那大唐幾朝君。正幾輩臣賢。至於唐王。因甚作疾。回生。着你遠涉山川。求經。這長老因問。即欠身合掌。道貧僧那裏。三皇治世。五帝分倫。堯舜正位。禹湯安民。成周子衆。各立乾坤。倚強欺弱。分國稱君。邦君十八。分野邊塵。後成十二。宇宙安淳。因無車馬。却又相吞。七雄爭勝。六國歸秦。天生魯沛。各懷不仁。江山屬漢。約法欽遵。漢歸司馬。晉又紛紜。南北十二。宋齊梁陳。列祖相繼。大隋紹眞。賞花無道。塗炭多民。我王李氏。國號唐君。高祖晏駕。當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寬仁。茲因長安城北。有國怪水龍神。刻滅甘雨。應該損身。夜間託夢。告王救逆。王言准赦。早召賢臣。款留殿內。慢把棋輪。時當日午。那賢臣夢斬龍身。國王聞言。忽作呻吟之聲。問道法師。那賢臣是那邦來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駕前丞相姓魏。名徵。他識天文。知地理。辨陰陽。乃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那龍王告到陰司。說我王許救。又殺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漸覺身危。魏徵又寫書一封。與我王帶至陰司。寄與酆都城判官崔珏。少時唐王身死。至三日復得回生。虧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書。加王二十年壽。今要做水陸大會。故遣貧僧遠涉道途。詢求諸國。拜佛祖。取大乘經。三藏超度孽苦昇天也。那國王又呻吟嘆道。誠乃是天朝大國。君正臣賢。似我寡人。生病多時。並無一臣拯救。長老聽說。偷睛觀看。見那皇帝面黃肌瘦。形脫神衰。長老正欲啓問。有光祿寺官奏請唐僧奉齋。王傳旨。教在披香殿連朕之膳。擺下。與法師同享。三藏謝了恩。與王同進膳。進齋不

題却說行者在會同館中，着沙僧安排茶飯，並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飯易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問道：「如何？」沙僧道：「油鹽醬醋俱無了。」行者道：「我這裏有幾文觀錢，教八戒上街買去。」那馱子躲懶道：「我不敢去嘴臉欠俊，恐惹下禍來。」師父怪我行者道：「公平交易，又不化他，又不搶他，何禍之有？」八戒道：「你纔不會看見，獐智在這門前扯出嘴來，把人說倒了。」十來個若到鬧市叢中，也不知說殺多少人哩。行者道：「你只知鬧市叢中，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八戒道：「師父只教我低着頭，莫撞禍，實是不曾看見。」行者道：「酒店米鋪磨坊，並綾羅雜貨，不消說着，實有好茶房麵鋪大燒餅大饅饅飯店，又有好湯飯好椒料好菜蔬，與那異品的糖糕蒸酥點心餛飩子油食蜜食無數好東西。」我去買些兒請你如何？」那馱子見說口內流涎，喉嚨裏嚕嚕的嚙唾跳起來道：「哥哥，這遭我擾你待下次趨錢，我也請你回席。」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飯，等我去買調和來。」沙僧也知是耍馱子，只得順口應承道：「你們去，須是多買些吃飽了來。」那馱子撈個碗盞拿了，就跟着行者出門。有兩個在官人問道：「長老那裏去？」行者道：「買調和。」那人道：「這條街往西去，轉過拐角鼓樓，那鄭家雜貨店，憑你買多少油鹽醬醋薑椒茶葉俱全。」他二人攜手相攜，徑上街西而去。行者過了幾處茶房，幾家飯店，當買的不買，當吃的不吃。八戒叫道：「師兄，這裏將就買些用罷。」那行者原是耍他，那裏肯買道：「賢弟，你好不經紀。再走走，揀大的買吃。」兩個人說說話兒，又領了許多人，跟隨爭看，不時到了鼓樓邊，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嚷擠擠，挨填街塞路。八戒見了道：「哥哥，我不去了。」那裏人嚷得緊，只怕是拿和尚的，又況是面生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行者道：「胡談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的？」我們走過去，到鄭家店買些調和來。」八戒道：「罷罷罷，我不撞禍。」這一擠到叢裏，把耳朵揉了兩揉，說得他跌跌爬爬，跌死幾個。我倒償命哩。」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这壁根下站定，等我過去買了回來，與你買素麵燒餅吃罷。」那馱子將碗盞遞與行者，把嘴拄着牆根，背着臉，死也不動。這行者走在樓邊，果然擠塞，直挨入人叢裏聽時，原來是那皇榜張掛樓下，故多人爭看。行者擠到近處，閃開火眼金睛，仔細看時，那榜上却云：朕西牛賀洲朱紫國王，自立業以來，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國事不祥，沉疴伏枕，淹延日久，難痊。本國大醫院屢選良方，未能調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賢士，不拘北往東來，中華外國，若有精醫藥者，請登寶殿，療理朕躬，稍得病愈，願將社稷平分，決不虛示。爲此出給張掛，須至榜者。覽畢，滿心歡喜道：「古人云：行動有三分財氣，早是不在館中，默坐卽此，不必買甚調和，且把取經事甯耐一日，等老孫做個醫生，要耍好大聖，彎倒腰，丟了碗盞，拈一撮土，往上洒去，念聲咒語，使個隱身法，輕輕的上前，揭了榜文，朝着巽地上吸口仙氣吹來，那陣旋風起處，他却回身，徑到八戒站處，只

見那獸子嘴拄着牆根，却是睡着了一般。行者更不驚他，將榜文摺了，輕輕揣在他懷裏，拽轉步，先往會同館去了。不題。却說那樓下衆人見風起時，各各蒙頭閉眼，不覺風過時，沒了皇榜，衆皆悚懼。那榜原有十二個大監，十二個校尉，早朝領出，纜掛不上三個時辰，被風吹去，戰兢兢左右追尋，忽見豬八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來。衆人近前道：「你揭了榜來耶？」那獸子猛扯頭，把嘴一掀，說得那幾個校尉踉踉蹌蹌跌倒在地。他却轉身要走，又被面前幾個膽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醫的皇榜，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去，却待何往？」那獸子慌慌張張道：「你兒子便揭了皇榜，你孫子便會醫治校尉道，你懷中揣的是甚獸子，却纔低頭看時，真個有一張字紙展開一看，咬着牙罵道：『那糊塗害殺我也！』恨一聲便要扯破，早被衆人架住道：『你是死了，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誰敢扯壞？』你既揭在懷中，必有醫國之手，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這榜不是我揭的，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他暗暗揣在我懷中，他却丟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與你尋他去。」衆人道：「說甚麼亂話！現鐘不打下鑄鐘，你現揭了榜文，教我們尋誰？不管你扯了去見主上，那夥人不分清白，將獸子推推扯扯，這獸子立定脚，就如生了滾一般，十來個人也弄他不動。」八戒道：「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會，扯得我獸性子發了，你却休怪。」不多時，鬧動了街坊，將他圍繞，內有兩個年老的太監道：「你這相貌稀奇，聲音不對，是那裏來的，這般村強？」八戒道：「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乃唐王御弟法師，却纔入朝，倒換關文去了。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我，見樓下多人，未曾敢去。是我師兄教我在此等候，他原來見有榜文，弄陣旋風，揭了，暗暗揣我懷內，先去了。」那太監道：「我先前見個白面胖和尚，徑奔朝門而去，想就是你師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監道：「你師父往那裏去了？」八戒道：「我們一行四衆，師父去倒換關文，我三衆並行囊馬匹，俱歇在會同館。師兄弄了我，他先回館中去了。」大監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館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這兩個奶奶知事，衆校尉道：『這和尚委不識貨，怎麼趕着公公叫起奶奶來？』」八戒笑道：「不羞你這反了陰陽的他二位老媽媽兒，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到叫他做公公，衆人道：『莫弄嘴，快尋你師兄去。』」那街上人噪噪鬧鬧，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館門首。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師兄却不比我，任你們作戲，他却是個猛烈認真之士，汝等見他，須要行個大禮，叫他聲孫老爺，他就招架了，不然啊，他就變了嘴臉。」這事却弄不成也。衆太監校尉俱道：「你師兄果有手段，醫好國王，他也該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該下拜。那些閑雜人都在門外諠嘩。八戒領着一行太監，校尉徑入館中，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裏正說那揭榜之事，要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亂嚷道：「你可成個人，哄我去買素麵、燒餅、饅饅，我吃，原來都是空頭，又弄旋風，揭了甚麼皇榜，暗暗的揣在我懷裏，拿我

裝胖這可成個弟兄行者笑道你這獸子想是錯了路走向別處去我過鼓樓買了調和急回來尋你不見我先來了在那裏揭甚皇榜八戒道現有看榜的官員在此說不了只見那幾個太監校尉朝上禮拜道孫老翁今日我幸有緣天遣老爺下降是必大展經綸手微施三折肱治得我王病愈江山有分社稷平分也行者聞言正了聲色接了八戒的榜文對衆道你們想是看榜的官麼太監叩頭道奴婢乃司禮監內臣這幾個是錦衣校尉行者道這招醫榜委是我揭的故遣我師弟引見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藥不輕賣病不討醫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太監聞言無不驚駭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着一半在此啞請着一半入朝啓奏當分了四個太監六個校尉更不待宣召徑入朝當階奏道主公萬千之喜那國王正與三藏膳畢清談忽聞此奏問道喜自何來太監奏道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鼓樓下張掛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個聖僧孫長老揭了現在會同館內斐王親自去請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來啓奏國王聞言滿心歡喜就問唐僧道法師有幾位高徒三藏合掌答曰貧僧有三個頑徒國王問那一位高徒善醫三藏道實不瞞陛下說我那頑徒俱是山野庸才只會挑包背馬轉潤尋波帶領貧僧登山涉嶺或者到峻險之處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龍而已更無一個能知藥性者國王道法師何必太謙朕當日登殿幸遇法師來朝誠天緣也高徒既不知醫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親迎斷然有醫國之能也叫文武衆卿寡人身虛力怯不敢乘輦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敦請孫長老看朕之病汝等見他切不可輕慢稱他做神僧孫長老皆以君臣之禮相見那衆臣領旨與看榜的太監校尉徑至會同館排班參拜說得那八戒躲在廂房沙僧閃於壁下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端然不動八戒暗地裏怨惡道這猢猻活活的折殺也怎麼這許多官員禮拜更不還禮也不站將起來不多時禮拜畢分班啓奏道上告神僧孫長老我等俱朱紫國王之臣今奉王旨敬以潔禮參請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纔立起身來對衆道你王如何不來衆臣道我王身虛力怯不敢乘輦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禮拜請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說列位請前行我富隨至衆臣各依品從作隊而走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攀出我們來行者道我不攀你只要你兩個與我收藥沙僧道收甚麼藥行者道凡有人送藥來與我點數收下待我回來取用人領諾不題這行者即同多官頃刻便到衆臣先走奏知那國王高捲珠簾閃龍睛鳳眼開金口御言便問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行者進一步厲聲道老孫便是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又見相貌刁鑽說得戰兢兢跌在龍牀之上慌得那女官內宦急扶入宮中道說殺寡人也衆官都嗔怨行者道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疎怎敢就擅揭榜行者聞

言笑道：列位錯怪了我，也若像這等慢人。你國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衆臣道：人生能有幾多陽壽，就一千年也還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個病君，死了是個病鬼，再轉世也還是個病人，却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衆臣怒曰：你這和尚，甚不知禮，怎麼敢道等滿口胡柴。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聽我道來。醫門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轉旋，望聞問切，四般事缺一之時，不備全。第一望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眠。第二聞聲清與濁，聽他真語及狂言。三問病原，經幾日，如何飲食，怎生便。四纔切脈，明經絡，浮沉表裏，是何般。我不望聞並問切，謹合着神聖功巧也。衆官中有太醫院官一聞此言，對衆稱揚道：這和尚也說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須望聞問切，謹合着神聖功巧也。衆官依此言，着近侍傳奏道：長老要用望聞問切之理，方可認病用藥。那國王睡在龍牀上，聲聲喚道：叫他去罷。冥人見不得生人面了。近侍的出宮來道：那和尚我王旨意，教你去罷。見不得生人面哩。行者道：若見不得生人面，我會懸絲診脈。衆官暗喜道：懸絲診脈，我等耳聞不會眼見，再奏去來。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主公那孫長老不見主公之面，他會懸絲診脈。國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未曾試此。宣他進來。近侍的即忙傳出道：主公已許他懸絲診脈，快宣孫長老進宮診視。行者却就上了寶殿，唐僧仰着罵道：你這潑猴，害了我。行者笑道：好師父，我倒與你壯觀。你返說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這幾年，那會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怎麼大膽撞這個大禍。行者笑道：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醫得他好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不打緊，不打緊。你且坐下，看我的脈理如何。長老又道：你那會見素問、難經、本草、脈訣，是甚般章句。怎生註解，就這等胡說亂道，會甚麼懸絲診脈。行者笑道：我有金線在身，你不會見哩。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捻一把，叫聲變，即變作三條絲線，每條各長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氣，托於手內。對唐僧道：這不是我的金線。近侍宦官在旁道：長老且休講口，請入宮中診視去來。行者別了唐僧，隨着近侍入宮看病。正是那：心有祕方能治國內，藏妙訣註長生。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用甚麼藥品，欲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

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於皇宮內院，直至寢宮門外立定，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裏面，吩咐教內宮妃后，或近侍太監，先繫在聖躬左手腕下，按寸關尺三部上，却將線頭從窗櫺兒穿出，與我真個那宦官依此言，請國王坐在龍牀，按寸關尺，以金線一頭繫了一頭理出窗外。行者接了線頭，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脈，次將中指按

大指看了關脈。又將大指托定無名指。看了尺脈。調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氣。五鬱。七表。八裏。九候。浮中沉。沉中浮。辨明了虛實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繫在右手腕下部位。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從頭說視畢。却將身抖了一抖。把金線收上身來。厲聲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脈強而緊。關脈瀆而緩。尺脈沈且沉。右手寸脈浮而滑。關脈遲而結。尺脈數而牢。夫左手強而緊者。中虛心痛也。關瀆而緩者。汗出肌麻也。尺沈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右手寸脈浮而滑者。內結經閉也。關遲而結者。宿食留飲也。尺數而牢者。煩滿虛寒相持也。診此貴恙。是一個驚恐憂思。號為雙鳥失羣之證。那國王在內聞言。滿心歡喜。打起精神。高聲應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請出外面用藥來也。大聖却纔緩步出宮。早有在旁看見的大監。已先對眾報知。須臾行者出來。唐僧即問如何。行者道。診了脈。如今對證製藥。眾官上前道。神僧長老。適纔說雙鳥失羣之證。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鳥。原在一處同飛。忽被暴風驟雨驚散。雌不能見。雄不能見。雌雄乃想雄。雄乃想雌。這不是雙鳥失羣也。眾官聞說。齊聲喝采道。真是神僧。真是神醫。稱讚不已。當有太醫官問道。病勢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藥治之。行者道。不必執方見藥。就要醫官道。經云。藥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藥豈有全用之理。如何見藥。就要行者道。古人云。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故此全徵藥品。而隨便加減也。那醫官不復再言。即出朝門之外。差本衙當值之人。徧曉滿城。生熟藥舖。即將藥品。每味各辦三斤。送與行者。行者道。此間不是製藥處。可將諸藥之數。並製藥一應器皿。都送入會同館。交與我師弟二人收下。醫官聽命。即將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藥碾。藥磨。藥羅。藥乳。並乳鉢。乳槌之類。都送至館中。一一交付收訖。行者往殿上。請師父同至館中。製藥。那長老正自起身。忽見內宮傳旨。教閣下留住法師。同宿文華殿。待明朝服藥之後。病痊酬謝。倒換關文。送行三藏。大驚道。徒弟啊。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若醫得好。歡喜起送。若醫不好。我命休矣。你須仔細。細上心。精虔製度也。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孫自有醫國之手。好大聖。別了。三藏辭了眾臣。徑至館中。八戒迎着笑道。師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你知甚麼。八戒道。知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今日見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舖哩。行者喝道。莫胡說。醫好國王。得意處。辭朝走路。開甚麼藥舖。八戒道。終不然這八百八味藥。每味三斤。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醫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哩。行者道。那裏用得許多。他那太醫院官。都是些愚官之輩。所以取這許多藥品。教他沒處捉摸。不知我用的是那幾味。難識我神妙之方也。正說處。只見兩個館使。當面跪下道。請神僧老爺進晚齋。行者道。早間那般待我。如今却跪而請之。何也。館使叩頭道。老爺來時。下官有眼無珠。不識尊顏。今聞老爺大展

三折之肱治我一國之主。若主上病愈，老爺江山有分，我輩皆臣子也。禮當拜請行者見說，欣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擺上齋來。沙僧便問道：「師兄，師父在那裏哩？」行者笑道：「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只待醫好了病，方纔酬謝送行。」沙僧又問：「可有些受用麼？」行者道：「國王豈無受用？我來時，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左右請入文華殿去也。」八戒道：「這等說，還是師父大哩。」他倒有閣老陪侍，我們只得兩個館使奉承，且莫管他讓老孫吃頓飽飯也。兄弟們遂自在受用一番。天色已晚，行者叫館使收了家伙，多辦些油蠟，我等到夜靜時，方好製藥。館使果送若干油蠟，各命散訖。至半夜，大街人靜，萬籟無聲。八戒道：「哥哥製何藥，趕早幹事，我磕睡了。」行者道：「你將大黃取一兩來，碾爲細末。沙僧乃道：大黃味苦，性寒無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奪諸鬱而無壅滯，定禍亂而致太平，名之曰將軍。此行藥耳，但恐久病虛弱，不可用此。行者笑道：「賢弟不知此藥利痰順氣，蕩肚中凝滯之寒熱，你莫管我你去取一兩巴豆去殼去膜，搥去油毒，碾爲細末來。」八戒道：「巴豆味辛，性熱有毒，削堅積蕩肺腑之沉寒，通閉塞，利水穀之道路，乃斬關奪門之將，不可輕用。」孫行者道：「賢弟，你也不知此藥破結宣腸，能理心膨水脹，快製來。我還有佐使之味輔之也。」他二人卽卽將二藥碾細，道：「師兄，還用那幾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只用此二兩，誠爲起奪人子。行者將一個花磁盞子，道：賢弟莫講，你拿這個盞兒，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藥內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會見藥，內用鍋灰行者道：鍋灰名爲百草霜，能調百病，你不知道。那跌子真個刮了半盞，又碾細了行者，又將盞子遞與他道：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等半盞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要丸藥。」沙僧又笑道：「哥哥，這事不是要子，馬尿腥臊，如何入得藥品？我只見醋糊爲丸，陳米糊爲丸，煉蜜爲丸，或是清水爲丸，那會見馬尿爲丸？」那東西腥腥臊臊，牌虛的人一聞就吐，再服巴豆大黃，弄得人上吐下瀉，可是要子？行者道：「你不知就裏，我那馬不是凡馬，他本是西海龍身，若得他肯去，便溺帶你何疾服之，卽愈，但急不可得耳。」八戒聞言，真個去到馬邊，那馬斜伏地下，睡哩。跌子一頓脚踢起，覷在肚下，等了半會，全不見撒尿。他跑將來對行者說：「哥哥啊，且莫去醫皇帝，且快去醫醫馬來。」那亡人乾結了，莫想尿得出一點兒。行者笑道：「我和你沙僧道：我也去看看三人，都到馬邊，那馬跳將起來，口吐人言，厲聲高叫道：師兄，你豈不知我本是西海飛龍，因爲犯了天條，觀音菩薩救了我，將我鋸了角，退了鱗，變作馬。馱師父往西天取經，將功折罪。我若過水撒尿，水中遊魚食了，成龍過山撒尿，山中草頭得味，變作靈芝，仙僮採去，長壽。我怎肯在此塵俗之處，輕拋却也？」行者道：「兄弟，謹言此間乃西方國王，非塵俗也，亦非輕拋棄也。常言道：衆毛攢裘，要與本國之王治病。」



哩。醫得好時，大家光輝，那馬纔叫聲等着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往後蹲了一蹲，咬得那滿口牙齦支支的響，僅努出幾點兒，將身立起。八戒道：「這個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兒也罷。」那行者見有少半盞道，殼了殼了，拿去罷。沙僧方纔歡喜，三人回至廳上，把前項藥餌攪和在一處，搓了三個大丸。行者道：「兄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若論我吃，還不敷一口哩。」遂此收在一個小盒兒裏，兄弟們連衣睡下。一夜無詞，早是天曉，却說那國王就病設朝，請唐僧見了，卽命衆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多官隨至館中，對行者拜伏於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行者叫八戒取盒兒揭開蓋子，遞與多官。多官啓問：「此藥何名？」好見王回話。行者道：「此名烏金丹。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鍋灰拌的，怎麼不是烏金？」多官又問道：「用何引子？」行者道：「藥引兒兩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湯送下。多官問：「何六物？」行者道：「半空飛的老鴉，屁股緊水，負的鯉魚尿，王母娘娘搽臉粉，老君爐裏煉丹灰，玉皇戴破的頭巾，要三塊，還要五根困龍鬚，六物煎湯稱此藥。」你王憂病等時除。多官聞言道：「此物乃世間所無者，請問那一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無根水送下。多官笑道：「這個易取。」行者道：「怎見得易取？」多官道：「我這裏人家俗論，若用無根水，將一個碗蓋到井邊，或河下，舀了水，急轉步，更不落地，亦不回頭，到家與病人吃藥，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內之水，俱是有根的。我這無根水，非此之論，乃是天上落下的，不沾地，就吃纔叫做無根水。多官又道：「這也容易。」等到天陰下雨時，再吃藥，便罷了。遂拜謝了行者，將藥持回獻上。國王大喜，卽命近侍接上來，看了道：「此是甚麼？」多官道：「神僧說是烏金丹，用無根水送下。」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衆官道：「神僧說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纔是國王卽喚當駕官傳旨，教請法官求雨。衆官遵依出榜不題，却說行者在會同館廳上，叫豬八戒道：「適間允他天落之水，纔可用藥。」此時急忙，怎麼得個雨水？我看這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我與你助他些兒雨下藥，如何？」八戒道：「怎麼樣？」行者道：「在我左邊立下，做個輔星，又叫沙僧，在我右邊立下，做個弼宿，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好大聖步了罡訣，念聲呪語，早見那正東上一朵烏雲，漸近於頭頂上，叫道：「大聖，東海龍王，赦廣來見。」行者道：「無事，不敢相煩，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龍王說：「大聖呼喚時，不會說用水小龍隻身來了，不會帶得雨器，亦未有風雲雷電，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令用不着風雲雷電，亦不須多雨，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龍王道：「既如此，待我打兩個噴涕，吐些涎津，盜與他吃藥罷。」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遲疑，趁早行事。」那老龍在空中，漸漸低下烏雲，直至皇宮之上，隱身全像，噴一口津，盜，遂化作甘霖。那滿朝官齊聲喝采道：「我主萬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來也。」國王卽傳旨，教取器皿，感着不拘宮

內外官大小都要等貯仙水，拯救寡人。你看那文武多官，並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彩女，八百嬌娥，一個個擎杯把盞，舉碗持盤，等接甘雨。那老龍在半空運化津涎，不離了王宮前後，將有一個時辰。龍王辭了大聖回海，衆臣將杯盃盞盞，盡收來，也有等着一點兩點者，也有等着三點五點者，也有一點不會等着者，共合一處，約有三盞之多。總獻至御案，眞個是異香滿殿，金鑾殿佳味薰飄。天子庭，那國王辭了法師，將着烏金丹，並甘雨至宮中，先吞了一丸，吃了一盞甘雨，再吞了一丸，又飲了一盞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三盞甘雨俱送下，不多時，腹中作響，如轆轤之聲不絕，即取淨桶，連行了三五次，服了些米飲，軟倒在龍牀之上。有兩個妃子，將淨桶檢看，說不盡那穢污痰涎，內有糯米飯塊，一團妃子近龍牀前來報病，根都行下來也。國王聞此言，甚喜，又進一次米飯，少頃，漸覺胸心寬泰，氣血調和，就精神抖擻，脚力強健，下了龍牀，穿了朝服，即登寶殿，見了唐僧，輒倒身下拜。那長老忙忙還禮，拜畢，以御手攙着，便教閣下，快具簡帖，帖上寫朕再拜頓首字樣，差官奉請法師高徒三位，一壁廂大開東閣，光祿寺排宴酬謝，多官領旨，具簡的具簡，排宴的排宴，霎時俱完，却說八戒見官投簡，喜不自勝，道：「哥啊，果是好妙藥，今來酬謝，乃兄之功，沙僧道：『二哥說那裏話，常言道：一人有福，帶挈一屋。我們在此合藥，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話。』」你看他弟兄們俱歡歡喜喜，徑入朝來，衆官接引上了東閣，早見唐僧、國王、閣老，已都在那裏安排筵宴哩。這行者與八戒、沙僧對師父唱了個偈，隨後衆官都至，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張葷桌面，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饈。左右有四五百張單桌面，眞個排得整齊。古云：珍饈百味，美祿千鍾，瓊膏酥酪，錦縷肥紅，寶妝花彩，豔果品味香濃，斗糖龍纏列，獅仙餅，錠拖爐擺鳳，侶葷有猪羊雞鵝魚鴨般般肉，素有蔬殼笋芽木耳並蘑菇，幾樣香湯餅數次，透酥糖滑軟，黃梁飯，清新菰米糊，色色粉湯香，又辣般般添換美還甜。君臣舉盞，方安席，各分品級，慢慢傳壺。那國王御手擎杯，先與唐僧安坐，三藏道：「貧僧不會飲酒。」國王道：「素酒。」法師飲此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國王甚不過意，道：「法師戒飲，却以何物爲敬？」三藏道：「頑徒三衆代飲罷。」國王却纔歡喜，轉金卮，遞與行者。行者接了酒，對衆禮畢，吃了一杯。國王見他吃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笑道：「吃個三寶鐘兒，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又命斟上，吃個四季杯兒。」八戒在旁見酒不到他，忍得他啞嚥嚥，又見那國王苦勸行者，他就叫將起來道：「陛下吃的藥也虧了我，那藥裏有馬，這行者聽說恐怕獸子走了消息，却將手中酒遞與八戒，接着就吃，却不言語。」國王問道：「神僧說藥裏有馬，是甚麼馬？」行者接過口來道：「我這兄弟是這般口廠，他有個經驗的好方兒，他就要說與人，陛下早間吃藥，內有馬兜。」

鈴國王問衆官道：馬兜鈴是何品味，能醫何證？時有大醫院官在旁道：主公，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蠱，補虛寧嗽，又寬中。國王笑道：用得當，用得當，豬長老再飲一杯，獸子亦不言語，却也吃了個三寶鍾。國王又遞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却俱敘坐，飲宴多時。國王又擎大爵，奉與行者道：陛下請坐，老孫依巡痛飲，決不敢推辭。國王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謝不盡，好歹進此一巨觥，朕有話說。行者道：有甚話說了？老孫好飲。國王道：寡人有數載憂疑病，被神僧一貼靈丹打通，所以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孫看了陛下，已知是憂疑之疾，但不知憂疑何事。國王道：古云：家醜不可外談，奈神僧是朕恩主，惟不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話，請說無妨。國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個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他國之后，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后，都稱爲正宮，東宮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呼，將正宮稱爲金聖宮，東宮稱爲玉聖宮，西宮稱爲銀聖宮，現今只有銀玉二后在宮行者道：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國王滴淚道：不在已三年矣。行者道：向那廂去了？國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陽之節，朕與嬪后都在御花園海榴亭下解粽插艾，飲菖蒲雄黃酒，看鬥龍船，忽然一陣風至，半空中現出一個妖精，自稱賽太歲，說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洞中少個夫人，訪得我金聖宮生得美貌嬌姿，要做個夫人，教朕快早送出，如若三聲不獻出來，就要先吃寡人，後吃衆臣，將滿城黎民盡皆吃絕。那時節，朕却憂國憂民，無奈將金聖宮推出海榴亭外，被那妖響一聲攝將去了。寡人爲此着了驚恐，吃那粽子凝帶在內，況又晝夜憂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靈丹服後，行了數次，盡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所以這會體健身輕精神如舊。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賜，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行者聞得此言，滿心喜悅，將那巨觥之酒，兩口吞之，笑問國王曰：陛下原來是這般驚憂，今遇老孫，幸而獲愈，但不知可要金聖宮回國？那國王滴淚道：朕切切思思，無晝無夜，但只是沒一個獲得此妖精的，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行者道：我老孫與你去伏妖邪，何如？國王跪下道：若救得朕后，朕願領三宮九嬪出城爲民，將一國江山盡付神僧，讓爾爲帝，八戒在旁見出此言，行此禮，忍不住呵呵大笑道：這皇帝失了體統，怎麼爲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尚行者急上前，將國王攙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這一向可會再來？國王道：他前年五月節，攝了金聖宮，至十月間來，要取兩個宮娥去伏侍娘娘，朕卽獻出兩個，至舊年三月間，又要兩個宮娥，七月間，又要去兩個，今年二月，又要去兩個，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行者道：似他這等頻來，你們可怕他麼？國王道：寡人見他來得多遭，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舊年四月內，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但聞風響，知是他來，卽與二后、九嬪入樓躲避，行者

道。陛下不棄，可攜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何如？那國王即將左手攜着行者出席。衆官一齊起身，豬八戒道：「哥哥，你不達理，這般御酒不吃，搖席破坐的，且去看甚麼哩？」國王聞說，情知八戒是爲嘴，卽命當駕官抬兩張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樓外伺候。馱子却纔不響，同師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一行文武官引導那國王並行者相攜，穿過皇宮，到了御花園後，更不見樓臺殿閣。行者道：「避妖樓何在？」說不了，只見兩個太監拿兩根紅漆杠子，往那空地上擲起一塊四方石板。國王道：「此間便是。」這底下有二丈多深，挖成的九間朝殿，內有四個大缸，缸內滿注清油，點着燈火，晝夜不息。寡人聽得風響，就入裏邊躲避。外面着人蓋上石板。行者笑道：「那妖精還是不害你，若要害你，這裏如何躲得？」正說間，只見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風響，播土揚塵，嚇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這和尚鹽醬口，講甚麼妖精？妖精就來了，慌得那國王丢了行者，卽鑽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衆官，亦躲個乾淨。」八戒、沙僧也都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個道：「兄弟們，不要怕得，我和你認他一認，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認他怎的？」衆官躲了，師父藏了，國王避了，我們不去了。罷術的是那家世，那馱子左掙右掙，掙不得脫手，被行者拿定多時，只見那半空裏閃出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九尺長身，多惡，猶一雙環眼，閃金燈，兩輪查耳，如撐扇，四個鋼牙，似插釘，鬚繞紅毛，眉豎焰，鼻垂糟，準孔開，明髭鬚，幾縷珠砂線，顴骨峻，嶺滿面，青兩臂，紅筋藍靛手，十條尖爪，把鎗擊豹皮，裙子腰間繫赤腳，蓬頭若鬼形。行者見了道：「沙僧，你可認得他？」沙僧道：「我又不曾與他相識，那裏認得？」又問八戒：「你可認得他？」八戒道：「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酒，又不是賓朋鄰里，我怎麼認得他？」行者道：「他好像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個醜面金睛鬼。」八戒道：「不是，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鬼乃陰靈也。一日至晚，交申酉戌亥時方出，今日還在巳時，那裏有鬼敢出來？就是鬼，也不會駕雲縱會弄風，也只是一陣旋風耳。有這等狂風，或者他就是賽太歲也。」行者笑道：「好馱子，倒也有些論頭。既如此說，你兩個護持在此，等老孫去問他個名號，好與國王收取金聖宮來朝。」八戒道：「你去，你去，切莫供出我們來。」行者昂然不答，急縱祥光，跳將上去，咦，正是：安邦先却君王病，守道須除愛惡心。畢竟不知此去，到於空中，勝敗如何，怎麼擒得妖怪，救得金聖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妖魔寶放煙沙火 悟空計盜紫金鈴

却說那孫行者抖擻神威，持着鐵棒，踏祥光，起在空中，迎面喝道：「你是那裏來的邪魔，待往何方猖獗？那怪物厲聲高叫道：『吾乃麒麟山腳多洞賽太歲大王爺部下先鋒，今奉大王命，到此取宮女二名，伏侍金聖娘娘。你是何人，敢來

問我行者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因保東土唐僧西天拜佛，路過此國，知你這夥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治國祛邪，正沒處尋你，却來此送命。那怪聞言，不知好歹，展長鎗就刺行者。行者舉鉄棒劈面相迎，在半空裏這場好殺。棍是龍宮鎮海珍鎗，乃人間轉煉鐵。凡兵怎敢比仙兵，擦着些兒神氣泄。大聖原來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孽鬼，崇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時邪就滅，那個弄風播土嚇皇王。這個踏霧騰雲遮日月，丟開架手賭輸贏。無能誰敢誇豪傑，還是齊天大聖能。兵一棍鎗先折，那妖精被行者一鉄棒，把根鎗打做兩截，慌得顧性命，撥轉風頭，竟往西方敗走。行者且不趕他，按下雲頭，來至避妖樓地穴之外，叫道：師父，請同陛下出來，怪物已趕去矣。那唐僧纔扶着君王，同出穴外，見滿天清朗，更無妖邪之氣。那皇帝卽至酒席前，自己拿壺把盞，滿斟金杯，奉與行者道：神僧權謝權謝。這行者接杯在手，還未回言，只聽得朝門外有官來報：西門上火起了。行者聞說，將金杯連酒望空一撒，噙的一聲響亮。那個金杯落地，君王着了忙，躬身施禮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禮當請上殿拜謝。只因有這方便酒在此，故就牽耳。神僧却把杯子撇了，却不是有見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這話，不是這話，少頃間又有官來報：好雨呀，纔西門上起火，被一場大雨把火滅了。滿街上流水盡都是酒氣。行者又笑道：陛下，你見我撇杯，疑有見怪之意，非也。那妖敗走西方，我不會趕他，他就放起火來。這一杯酒，却是我滅了妖火，救了西城裏外人家，豈有他意。國王更十分歡喜，加敬卽請三藏四衆，同上寶殿，就有推位讓國之意。行者笑道：陛下，纔那妖精，他稱是賽太歲部下先鋒，來此取宮女的。他如今戰敗而回，定然報與那廝，那廝定要來與我相爭。我恐他一時興師帥衆，未免又驚傷百姓。恐陛下欲去迎他，一迎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取回聖后，但不知向那方去。這裏到他那山洞，有多少遠。近國王道：寡人會差夜不收軍馬，到那裏探聽聲息，往來要行五十餘日。坐落南方約有三千餘里。行者聞言，叫八戒、沙僧護持在此。老孫去來國王扯住道：神僧且從容一日，待安排些乾糧烘炒，與你些盤纏銀兩，選一匹快馬，方纔可去。行者笑道：陛下說得是。巴山轉嶺步行之話，我老孫不瞞你說，似這三千里路，斟酒在鍾不冷，就打個往回國王道：神僧，你不要怪我說，你這尊貌，却像個猿猴一般，怎生有這等法力，會走路也。行者道：我身雖是猿猴，數自幼打開生死路，徧訪明師，把道傳。山前修煉無朝暮，倚天爲頂地爲爐。兩般藥物團烏兔，採取陰陽水火交。時間頓把玄關悟，全仗天罡搬運功。也憑斗柄遷移步，退爐進火最依時。抽鉛添汞相交顧，攢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時度，二氣歸於黃道間。三家會在金丹路，悟通法律歸四肢。本來觔斗如神助，一縱縱過太行山。一打打過靈雲渡，何愁峻嶺幾千重。不怕長江百十數，只因變化沒遮欄。一打

十萬八千路。那國王見說，又驚又喜，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遞與行者道：「神僧遠勞，進此一杯引意。」這大聖一心要去降妖，那裏有心吃酒，只叫且放下，等我去了回來再飲。好行者說聲去，喲一聲寂然不見。那一國君臣皆驚訝不題，却說行者將身一縱，早見一座高山，阻住霧角，即按雲頭立在那巔峯之上，仔細觀看好山。冲天占地，礙日生雲，冲天處尖峯矗矗，占地處遠脈迢迢，礙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時入節，常青石磷磷萬載千年不改。林中每聽夜猿啼，澗內常聞妖蟒過，山禽聲咽咽，山獸吼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鵲打陣攢，羣密密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果映時新。雖然倚險不堪行，却是妖仙隱逸處。這大聖看之，不厭，正欲尋洞口，只見那山凹裏火光撲天，紅焰之中冒出一股惡煙，比火更毒，好煙，但見那火光迸萬點金燈，火焰飛千條紅虹，那煙不是竈筒煙，不是草木煙，煙却有五色，青紅白黑黃，燻着南天門外柱，燎着靈霄殿上梁，燒得那窟中走獸連皮爛，林中飛禽羽盡光，但看這煙如此惡，怎入深山伏怪王。大聖正自恐懼，又見那山中迸出一道沙來，好沙你看：紛紛絳絳，徧天涯，鄧鄧渾渾，大地遮，細塵到處迷人目，粗灰滿谷滾芝蕨，採藥仙僮迷失伴，打柴樵子沒尋家，手中有明珠現，時間刮得眼生花。這行者只顧看玩，不覺沙灰飛入鼻內，癢斯斯的，打了兩個噴嚏，即回頭伸手，在岩下摸了兩個鵝卵石，塞住鼻子，搖身一變，變做一個攢火的鴿子，飛入煙火中間，着了幾着，却就沒了沙灰，煙火也息了。急現本像下來，又看時，只聽得丁丁東東的一個銅鑼聲響，却道：「我走錯了路也，這裏不是妖精住處，鑼聲似鋪兵之鑼，想是通國的大路，有鋪兵去下文書，且等老孫去問他一問，正走處，忽見似個小妖兒，擔着黃旗，背着文書，敲着鑼兒，急急走如飛而來，行者笑道：「原來是這廝打鑼，他不知送的是甚麼書信，等我聽他一聽。」好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猛蟲兒，輕輕的飛在他書包之上，只聽得那妖精敲着鑼，結結聒聒的自念自誦道：「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國，強奪了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兩個來，來弄殺了四個，來也弄殺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又要，如今還要，却撞個對頭來了，那個要宮女的先鋒，被個甚麼孫行者，打敗了，不發宮女，我大王因此發怒，要與他國爭持，教我下去，甚麼戰書，這一去，那國王不戰則可，戰必不利，我大王使烟火飛沙，那國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個得活，那時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稱帝，我等稱臣，雖然也有個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難容也，行者聽了，暗喜道：「妖精也有存心好的，似他後邊這兩句話說，天理難容，却不是個好的，但只說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此話却不解其意，等我問他一問。」

挽雙丫髻，身穿百衲衣，手敲魚鼓，簡口唱道情詞。轉山坡，迎着小妖，打個起手道：「長官，那裏去送的是甚麼公文？那妖物就像認得他的一般，住了鑼槌，笑嘻嘻的還禮道：『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國下戰書的。』行者接口問道：『朱紫國那話兒，可曾與大王配合哩？』小妖道：『自前年攝得來，當時就有一個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與金聖宮妝新，他自穿了那衣，就渾身上下都生了針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但挽着些兒，手心痛，不知是甚麼故。自始至今，尚未沾身，早間差先鋒去要宮女伏侍，被一個甚麼孫行者戰敗了。大王奮怒，所以教我下去戰書，明日與他交戰也。』行者道：『怎的？』大王却着惱，小妖道：『正在那裏着惱哩，你去與他唱個道情詞兒，解解悶也。』好行者拱手抽身就走，那妖依舊敲鑼前行。行者就起兇來，掣出棒，復轉身，望小妖腦後一下，可憐就打得頭爛血流，漿迸出，皮開頸折，命傾之，收了棍子，却又自悔道：『急了些兒，不會問他叫做甚麼名字罷了，却去取下他的戰書，藏於袖內，將他黃旗銅鑼，藏在路旁草裏，因扯着脚，要往澗下摔時，只聽噹的一聲，腰間露出一個鑲金的牙牌，牌上有字，寫道：『心復小校，一名有來有去，五短身材，挖撻臉，無鬚，長用懸掛，無牌，即假。』行者笑道：『這廝名字叫做有來有去，這一棍子打得有去無來，將牙牌解下，帶在腰間，欲要摔下屍骸，却又思量起煙火之毒，且不敢尋他洞府，即將棍子舉起，着小妖胸前搗了一下，挑在空中，徑回本國，且當報一個頭功。你看他自思自念，吻哨一聲，到了國界，那八戒在金鑾殿前，正護持着王師，忽回頭看見行者半空中，將個妖精挑來，他却怨道：『噯，不打緊的買賣，早知老猪去拿來，却不算我一功。』說未畢，行者按落雲頭，將妖精摔在階下。八戒跑上去，就築了一耙道：『此是老猪之功。』行者道：『是你甚功？』八戒道：『莫賴我，我有證見。』你不看一看，築了九個眼子哩。行者道：『你看看可有頭沒頭。』八戒笑道：『原來是沒頭的。』我道：『如何築他也不動動兒。』行者道：『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在殿裏與王敘話哩。』行者道：『你且去請他出來。』八戒急上殿，點點頭，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者行者，將一封戰書，揣在三藏袖裏，道：『師父收下，且莫與國王看見，說不了。』那國王也下殿，迎者行者，道：『神僧長老來了，拿妖之事如何？』行者用手指道：『那階下不是妖精，被老孫打殺了也。』國王見了道：『是便是個妖屍，却不是賽太歲，賽太歲寡人親見他兩次，身長丈八，膊闊五停，面似金光，聲如霹靂，那裏是這般鄙矮行者？』笑道：『陛下認得果然不是，這是一個報事的小妖，撞見老孫，却先打死，挑回來報功。』國王大喜道：『好好，該算頭功。』寡人這裏常差人去打探，更不會得個的實，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個回來，真神通也。』看暖酒來，與長老賀功。行者道：『吃酒還是小事，我問陛下，金聖宮別時，可曾留下個甚麼表記？你與我些兒。』那國王聽說表記二字，却似刀劍剜心，忍不住失聲淚下，說道：『當年佳節，屢』

朱明太歲兇妖發喊聲，強奪御妻爲壓寨，寡人獻出爲蒼生，更無會話並離話。那有長亭共短亭，表記香囊全沒影。至今撇我苦伶仃。行者道：陛下在邇，何以爲惱？那娘娘旣無表記，他在宮內可有甚麼心愛之物，與我一件也罷。國王道：你要怎的？行者道：那妖王實有神通，我見他放煙放火，放沙果是難收，縱收了，又恐娘娘見我面生，不肯跟我回國。須是得他平日心愛之物一件，他方信我。我好帶他回來，爲此故要帶去。國王道：昭陽宮裏梳妝閣上，有一隻黃金寶串，原是金聖宮手上帶的，只因那日端午，要縛五色彩線，故此褪下，不會帶上。此乃是他的心愛之物，如今現收在簡妝盒裏。寡人見他遭此離別，更不忍見。一見卽如見他玉容，病又重幾分也。行者道：且休題這話，且將金串取來，如捨得，都與我拿去，如不捨，卽拿一隻去也。國王遂命玉聖宮取出，卽遞與國王。國王見了，叫了幾聲，知疼着熱的，娘娘遂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套在胳膊上好大聖，不吃得功酒，且駕觔斗雲，唵一聲，又至麒麟山上，無心玩景，徑尋洞府而去。正行時，只聽得人語喧嚷，卽竚立凝睛觀看。原來那解豸洞口，把門的大小頭目，約摸有五百名，在那裏。森森羅列，密密挨排，森森羅列，執干戈，映日光明，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風飄閃，虎頭熊師能變化，豹頭彪帥弄精神。蒼狼多猛烈，獺象更驍雄。狡兔乖獍，輪劍戟長蛇，大蟒捺刀弓，猩猩能解人言語，引陣安營識汛風。行者見了，不敢前進，抽身徑轉舊路。你道他抽身怎麼不是怕他，他却至那打死小妖之處，尋出黃旗銅鑼，迎風捏訣，想像騰挪，卽搖身一變，變做那有來有去的模樣。兵兵敲着鑼，大踏步一直前來，徑撞至獬豸洞，正欲看看洞景，只聞得猩猩出語道：有來有去，你回來了。行者只得答應道：來了。猩猩道：快走。大王爺爺正在剝皮亭上，等你回話哩。行者聞言，拽開步，敲着鑼，徑入前門裏看處。原來是懸崖削壁，石屋虛堂，左右有琪花瑤草，前後多古柏喬松，不覺又至二門之內，忽抬頭見一座八角明亮的亭子，亭子中間有一張戲金的交椅，椅子上端坐着一個魔王，真個生得惡像，但見他：幌幌霞光生頂上，威威殺氣迸胸前。口外獠牙排利刃，鬚邊焦髮放紅煙。嘴上髭鬚如插箭，遍體昂毛似疊巒。眼突銅鈴欺太歲，手持鐵杆若摩天。行者見了，公然傲慢，那妖精更不循一些兒禮法，調轉臉朝外，只管敲鑼。妖王問道：你來了。行者不答，又問：有來有去，你來了，也不答應。妖王上前拉住道：你怎麼到了家，還篩鑼問之，又不答。何也？行者把鑼往地下一擲道：甚麼何也？何也？我說我不去，你却教我，去行到那廂，只見無數的人馬，列成陣勢，見了我，都就叫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推推扯扯，拽拽扛扛，拿進城去，見了那國王，國王便教斬了。幸虧那兩班謀士道：兩家相爭，不斬來使，把我饒了。收了戰書，又押出城外，對軍前打了三十順腿，放我來回話。他那裏不久就要來此，與你交戰哩。妖王道：這等說是你



吃虧了。怪不得問你更不言語。行者道：却不是怎的，只爲護疼，所以不會答應。妖王道：那裏有多少人馬？行者道：我也說昏了，又吃他打怕了。那裏會查他人馬數目？只見那裏森森兵器擺列着。弓箭刀鎗甲與衣干戈劍戟並纓旗劉鎗月鏢兜鍪鏑。大斧團牌鉄蒺藜。長悶棍。短窩槌。鋼叉銃炮及頭盔。打扮得鞦韆鞋護頂並胖襖。簡鞭袖彈說銅鎚。那妖王聽了，笑道：不打緊，不打緊，似這般兵器，一火皆空。你且去報與金聖娘娘得知，教他莫惱。今早他聽見我發狠要去戰鬥，他就眼淚汪汪的不乾。你如今去說那裏人馬驍勇，必然勝我，且寬他一時之心。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正中老孫之意。你看他偏是路熟，轉過角門，穿過廳堂，那裏邊盡都是高堂大廈，更不似前邊的模樣。直到後邊宮裏，遠見彩門壯麗，乃是金聖娘娘住處。且入裏面看時，有兩班妖狐妖鹿，一個個都妝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間坐着那一個娘娘，手托着香腮，雙眸滴淚。果然是玉容嬌嫩，美貌妖嬈，懶梳妝，散髮堆鴉，怕打扮釵環不戴，面無粉，冷淡了胭脂，髮無油，蓬鬆了雲鬢，努櫻唇，漏咬銀牙，皺蛾眉，淚淹星睛，一片心，只憶着朱紫君王。一時間，恨不離天羅地網，誠然是自古紅顏多薄命，慳慳無語對東風。行者上前打了個問訊道：接喏。那娘娘道：這潑村怪，十分無狀，想我在那朱紫國中，與王問享榮華之時，那太師宰相見了，就俯伏塵埃，不敢仰視。這野怪怎麼叫聲接喏？是那裏來的這般村怪？衆侍婢上前道：太太息怒。他是大王爺爺心腹的小校，喚名有來有去。今早差下戰書的是他。娘娘聽說，忍怒問曰：你下戰書，可會到朱紫國界？行者道：我持書直至城裏，到於金鑾殿，面見君王，已討回音來也。娘娘道：你面君，君有何言？行者道：那君王敵戰之言，與排兵布陣之事，纔與大王說了，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有一句合心的話兒，特來上稟。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娘娘聞言，喝退兩班狐鹿。行者掩上宮門，把臉一抹，現了本像。對娘娘道：你休怕我，我是東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國雷音寺見佛求經的和尚。我師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我是他大徒弟孫悟空。因過你國，倒換關文，見你君臣出榜招醫，是我大施三折之肱，把他想思之病治好了。排宴謝我飲酒之間，說出你被妖攝來，我會降龍伏虎，特請我來捉怪，救你回國。那戰敗先鋒是我打死小妖，也是我。我見他門外兇狂，是我變作有來有去模樣，捨身到此，與你通信。那娘娘聽說，沉吟不語。行者取出寶串，雙手奉上道：你若不信，看此物何來？娘娘一見，垂淚下座，拜謝道：長老，你果是救我回國，沒齒不忘大恩。行者道：我且問你，他那放火放煙放沙的，是甚麼寶貝？娘娘道：那裏是甚麼寶貝，乃是三個金鈴。他將頭一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火光燒人；第二個慢一幌，有三百丈煙光燻人；第三個幌一幌，有三百丈黃沙迷人；烟火還不緊，只是黃沙最毒。若鑽入人鼻孔，就傷了性命。行者道：利害利害，我會經

打了兩個噴嚏。却不知他的鈴兒放在何處。娘娘道：「你那肯放下，只是帶在腰間，行住坐臥，再不離身。」行者道：「你若有意於朱紫國，還要相會國王，把那煩惱憂愁，都且權解，使出個風流喜悅之容，與他敘個夫妻之情，教他把鈴兒與你收貯。待我取便偷了，降了這妖怪，那時節好帶你回去，重諧鸞鳳，共享安寧也。」那娘娘依言，這行者變作心腹小校，開了宮門，喚進左右侍婢。娘娘叫有來有去，快往前亭請你大王來，與他說話。好行者應了一聲，卽至剝皮亭，對妖精道：「大王，聖宮娘娘有請。」妖王歡喜道：「娘娘常時只罵，怎麼今日有請？」行者道：「那娘娘問朱紫國王之事，是我說他不要你了。他國中另扶了皇后，娘娘聽說，故此沒了想頭。方纔命我來奉請妖王大喜道：『你却中用，待我剿除了他國，封你爲個隨朝的太宰行者。』順口謝恩，疾與妖王來至後宮門首。那娘娘歡容迎接，就去用手相攙。那妖王嗒嗒而退，道：『不敢多承。』娘娘下愛，我怕手痛，不敢相傍。」娘娘道：「大王請坐，我與你說。」妖王道：「有話但說，不妨。」娘娘道：「我蒙大王辱愛，今已三年，未得共枕同衾，也是前世之緣，做了這場夫妻。誰知大王育外我之意，不以夫妻相待，我想着當時在朱紫國爲后，外邦凡有進貢之寶，君看畢一定與后收之。你這裏更無甚麼寶貝，左右穿的是貂裘，吃的是血食，那會見綾錦金珠，只一味鋪皮蓋毯，或者就有些寶貝，你因外我想不教我看見，也不與我收着，且如聞得你有三個鈴鐺，想就是件寶貝，你怎麼走也帶着，坐也帶着，你就拿與我收着，待你用時取出，未爲不可。此也是做夫妻一場，也有個心腹相託之意，如此不相託付，非外我而何？」妖王大笑陪禮道：「娘娘怪得是，寶貝在此。今日就當付你收之，便卽揭衣取寶，行者在旁，眼不轉睛，看着那怪，揭起兩三層衣服，貼身帶着三個鈴兒，他解下來，將些綿花塞了口兒，把一塊豹皮作一個包袱兒包了，遞與娘娘。道：『物雖微賤，却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搖幌。』」他娘娘接過手道：「我曉得安在這妝臺之上，無人搖動。」小的們安排酒來，我與大王交歡會喜，飲幾杯兒。衆侍婢聞言，卽鋪排果菜，擺上些獐、鹿、兔之肉，將椰子酒斟來奉上。那娘娘做出妖嬈之態，哄着精靈孫行者，在旁取事，但挨挨摸摸，行近妝臺，把三個金鈴輕輕拿過，慢慢移步溜出宮門，徑離洞府，到了剝皮亭前，無人處，展開豹皮幅子看時，中間一個有茶鍾大，兩頭兩個有拳頭大，他不知利害，就把綿花扯了，只聞得噹的一聲響，唬骨都都的迸出煙火，黃沙急收不住，滿亭中烘烘火起，嚇得那把門精怪一擁撞入後宮，驚動了妖王，慌忙教去救火。救火出來看時，原來是有來有去拿了金鈴兒，哩妖王上前喝道：「好賤奴，怎麼偷了我的金鈴寶貝，有此胡弄，叫拿來，拿來，那門前虎將、熊師、豹頭、彪帥、獼象、蒼狼、乖獍、狡兔、長蛇、大蟒、猩猩、衆妖一齊攢簇，那行者慌了手脚，丟了金鈴，現出本像，掣出金箍如意棒，撒開解數，往前亂打那妖王收

了寶貝傳號令教開了前門衆妖聽了關門的關門打仗的打仗那行者難得脫身收了棒搖身一變變作個癡蒼蠅兒釘在那無火石壁上衆妖尋不見報道大王走了賊也走了賊也妖王問可會自門裏走出去衆妖都說前門緊鎖牢拴在此不會走出妖王只說仔細搜尋有的取水潑火有的仔細搜尋更無蹤跡妖王怒道是個甚麼賊子好大膽變作有來有去的模樣進來見我回話又跟在身邊乘機盜我寶貝早是不會拿將出去若拿出山頭見了天風怎生是好虎將上前道大王的洪福齊天我等的氣數不盡故此知覺了熊師上前道大王這賊不是別人定是那戰敗先鋒的那個孫悟空想必路上遇着有來有去傷了性命奪了黃旗銅鑼牙牌變作他個模樣到此欺騙了大王也妖王道正是正是見得有理叫小的們好細搜尋防避切莫開門放出去了這纔是個有分教 弄巧翻成拙作耍却爲真畢竟不知孫行者怎麼脫得妖門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狻 觀音現像伏妖王

色卽空今自古空言是色如然人能悟徹色空禪何用丹砂炮煉德行全修休懈工夫苦用熬煎有時行滿去朝天永駐仙顏不變

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搜尋行者直嚷到黃昏時分不見蹤跡坐在那剝皮亭上點聚羣妖發號施令都教各門上提鈴喝號擊鼓敲梆一個個弓上絃刀出鞘支更坐夜原來孫大聖變做個癡蒼蠅釘在門旁見前面防備甚緊他卽抖擻翅飛入後宮門首看處見金聖娘娘伏在御案上清清滴滴隱隱悲聲行者飛進門去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聽他哭的是甚麼少頃間那娘娘忽失聲道主公啊我和你 前生燒了斷頭香今世遭逢潑怪王折鳳三年個日會分鴛兩處致悲傷差來長老纔通信驚散佳姻一命亡只爲金鈴難解識相思又比舊時狂 行者聞言卽移身到他耳根後悄悄的叫道聖宮娘娘你休恐懼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未會傷命只因自家性急近妝臺偷了金鈴你與妖王吃酒之時那却脫身出了前亭忍不住打開看看不期扯動塞口的綿花那鈴聲一聲迸出煙火黃沙我就慌了手脚把金鈴丟了現出原身使鐵棒苦戰不出恐遭毒手故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樞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緊不肯開門你可再以夫妻之禮哄他進來安寢我好脫身行事別作區處救你也娘娘一聞此言戰兢兢髮似神揪虛怯怯心如杵築淚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你休怕快去請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淚滴滴悄語低聲道你莫驚寐我行者道我豈敢驚寐你你若不

信展開手等我跳下來你看那娘娘真個把左手展開行者輕輕飛下落在王玉掌之間好便似菡萏蕊頭釘黑豆牡丹花上歇避蜂繡球心裏葡萄落百合枝邊黑點濃金聖宮高擎玉掌叫聲神僧行者嚶嚶的應道我是神僧變的那娘娘方纔信了悄悄的道我去請那妖王來時你却怎生行事行者道古人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又云破除萬事無過酒酒之爲用多端你只以飲酒爲上你將那貼身的侍婢喚一個進來指與我看我就變作他的模樣在旁邊伏侍却好下手那娘娘真個依言即叫春嬌何在那屏風後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跪下道娘娘喚春嬌有何使令娘娘道你去叫他們來點紗燈焚腦麝扶我上前庭請大王安寢也那春嬌即轉前面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打着兩對燈籠一對提爐擺列左右娘娘欠身叉手那大聖早已飛去好行者展開翅徑飛到那玉面狐狸頭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個瞌睡蟲輕輕的放在他臉上原來瞌睡蟲到了人臉上往鼻孔裏爬爬進孔中即瞌睡了那春嬌果然漸漸覺困倦立不住脚搖樁打盹即忙尋着原睡處丟倒頭只管呼呼的睡去行者跳下來搖身一變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轉屏風與衆同立不題却說那金聖宮娘娘往前正走有小妖看見即報賽太歲道大王娘娘來了那妖王急出剝皮亭外迎迓娘娘道大王今煙火既息賊已無蹤深夜之際特請大王安置那怪滿心歡喜道娘娘珍重却纔那賊乃是孫悟空他敗了我先鋒打殺我小校變化進來哄了我們我們這般搜檢他却渺無蹤跡故此心上不安娘娘道那廝想是走脫了大王放心勿慮且自安寢去也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不敢堅辭只得吩咐羣妖各要小心火燭謹防盜賊遂與娘娘竟往後宮行者假變春嬌從兩班侍婢引入娘娘叫安排酒來與大王解勞妖王笑道正是快將酒來我與娘娘壓驚假春嬌即同衆怪鋪排了果品整頓些腥肉調開桌椅那娘娘擎杯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二人穿換了酒杯假春嬌在旁執着酒壺道大王與娘娘今夜纔遞交杯盞請各飲乾穿個雙喜杯兒真個又各斟上又飲乾了假春嬌又道大王娘娘喜會衆侍婢會唱的供唱善舞的起舞來耶說未畢只聽得一派歌聲齊調音律唱的唱舞的舞他兩個又飲了許多娘娘叫住了歌舞衆侍婢分班出屏風外擺列惟有假春嬌執壺上下奉酒娘娘與那妖王專說得是夫妻之話你看那娘娘一片雲情雨意哄得那妖王骨軟筋麻只是沒福不得沾身可憐真是貓咬尿脛空歡喜敍了一會笑了一會娘娘問道大王寶貝不會傷損麼妖王道這寶貝乃先天搏鑄之物如何得損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燒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說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帶在腰間哩假春嬌聞得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輕輕挨近妖王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氣暗暗的叫變那些毫毛即變做三

樣惡物，乃虱子、虻、臭蟲，攻入妖王身內，挨着皮膚亂咬。那妖王燥癢難禁，伸手入懷，搵揉癢，用指頭捏出幾個虱子來，拿近燈前觀看。娘娘見了，含忖道：「大王想是襯衣襖了久，不曾漿洗，故此物耳。」妖王慚愧道：「我從來不生此物，可的今宵出醜。」娘娘笑道：「大王何爲出醜？」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虱哩。」且脫下衣服來，等我替你捉捉。妖王真個解帶脫衣，假春嬌在旁，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皆有虻蚤跳，件件皆排大臭蟲。子母虱密密濃濃，就如蠖蟻出窩中不覺的，揭到第三層見肉之處，那金鈴上紛紛垓垓的，也不勝其數。假春嬌道：「大王，拿鈴子來，等我也與你捉捉虱子。」那妖王一則羞，二則慌，却也不認得真假，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假春嬌接在手中，賣弄多時，見那妖王低着頭，抖這衣服，他即將金鈴藏了，拔下一根毫毛，變作三個鈴兒，一般無二，拿向燈前翻檢，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將那虱子臭蟲、虻蚤收了，歸在身上，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那怪接在手中，一發朦朧無措，那裏認得甚麼真假。雙手托着那鈴兒，遞與娘娘道：「今番你却收好了，却要仔細仔細，不要像前一番。」那娘娘接過來，輕輕的揭開衣箱，把那假鈴收了，用黃金鎖鎖了，却又與妖王飲了幾杯酒，教侍婢淨拂牙牀，展開錦被，我與大王同寢。那妖王諾諾連聲道：「沒福，沒福，不敢奉陪。」我還帶個宮女，往西宮裏睡去。娘娘請自安置，遂此各歸寢處不題。却說假春嬌得了手，將他寶貝帶在腰間，現了本像，把身子抖一抖，收去那個瞞睡蟲兒，竟往前走，只聽得梆鈴齊響，緊打三更，好行者揲着訣，念動真言，使個隱身法，直至門邊，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即就取出金箍棒，望門一指，使出那解鎖之法，那門就輕輕開了，急拽步出門，站下，厲聲高叫道：「賽太歲，還我金聖娘娘來。」連叫兩三遍，驚動大小羣妖，急急看處，前門開了，即忙掌燈尋鎖，把門兒依然鎖上，着幾個跑入裏邊去報道：「大王，有人在大門外呼喚大王尊號，要金聖娘娘哩。」那裏邊侍婢，即出宮門，悄悄的傳言道：「莫吆喝。」大王纔睡着了。行者又在大門前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報。那大聖在外，嚷嚷鬧鬧的，直弄到天曉，忍不住，手輪着鐵棒，上前打門，慌得那大小羣妖頂門的頂門，報信的報信，那妖王一覺方醒，只聞得亂攪攪的諠譁，起身穿了衣服，即出羅帳之外，問道：「嚷甚麼？侍婢纔跪下道：『爺爺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如今却又打門。』」妖王走出宮門，只見那幾個傳報的小妖，慌張張的磕頭道：「外面有人叫罵，要金聖宮娘娘哩。若說半個不字，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甚不中聽。」見天曉，大王不出，逼得打門也。那妖道：「且休開門，你去問他，是那裏來的，姓甚名誰，快來回報。」小妖急出去，隔門問道：「打門的是誰？」行者道：「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那小妖聽得，即以此言回報。那妖隨往後宮查問來歷，原來那娘娘纔起來。

還未梳洗。早見侍婢來報。爺爺來了。那娘娘急整衣。散挽黑雲。出宮迎迓。纔坐下。還未及問。又聽得小妖來報。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少將帥。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衛人馬。良將千員。各邊上元帥總兵。不計其數。妖王道。可有個姓外的麼。娘娘道。我在宮中。只知內裏輔助君王。早晚教誨妃嬪。外事無邊。我怎記得名姓。妖王道。這來者稱爲外公。我想着百家姓上。更無個姓外的。娘娘賦性聰明。出身高貴。居皇宮之中。必多覽書籍。記得那本書上有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有句。外受傳訓。想必就是此矣。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即起身辭了娘娘。到剝皮亭上。結束整齊。點出妖兵。開了門。直至外面。手持一柄宣花鉞斧。厲聲高叫道。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擡在右手。將左手指定道。賢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見了。心中大怒道。你這廝。相貌若猴子。嘴臉似猢猻。七分真。是鬼。大膽敢欺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誑上欺君的潑怪。原來沒眼。想我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九天神將。見了我。無一個老字。不敢稱呼。你叫我聲外公。那裏虧了你妖王。喝道。快早說出姓甚名誰。有些甚麼武藝。敢到我這裏猖獗。行者道。你若不問姓名。猶可。若要我說出姓名。只怕你立身無地。你上來。站穩着聽我道。生身父母是天地。日月精華結。聖胎。仙石懷抱。無歲數。靈根孕育。甚奇哉。當年產我。三陽泰。今日歸真。萬會講。會聚衆妖。稱帥首。能降衆怪。拜丹崖。玉皇大帝傳宣旨。太白金星捧詔來。請我上天承職。裔官封弼馬。不開懷。初心造反。謀山洞。大膽興兵。鬧御階。托塔天王。並太子。交鋒一陣。盡復衰。金星復奏。玄穹帝。再降招安勅。旨來。封做齊天真大聖。那時方稱棟梁材。又因攪亂蟠桃會。仗酒偷丹。惹下災。太上老君親奏。駕西池王母拜瑤臺。情知是我欺王法。即點天兵。發火牌。十萬兇星。並惡曜。干戈劍戟。密排排。天羅地網。漫山布齊。舉刀兵大會。壞惡門一場。無勝敗。觀音推薦二郎來。兩家對敵。分高下。他有梅山兄弟。儕各逞英雄。施變化。天門三聖撥雲開。老君丟了金剛套。衆神擒我到金階。不須詳允書。供狀罪。犯凌厲。殺斬災。斧剗鎚。敲難損命。刀輪劍。砍怎傷懷。火燒雷打。只如此。無計摧殘。長壽胎。押赴太清兜率院。爐中煨煉。儘安排。日期滿足。纔開鼎。我向當中跳出來。手挺這條如意棒。翻身打上玉龍臺。各星各象。皆潛躲。大鬧天宮。任我歪。巡視靈官。忙請佛。釋伽與我逞英才。手心之內。翻筋斗。遊遍周天。去復來。佛使先知。賺哄法。被他壓住。在天崖。到今五百餘年矣。解脫微軀。又乖乖。特保唐僧。西域去。悟空行者。甚明白。西方路上。降妖怪。那個妖邪。不懼哉。那妖王聽他說出。悟空行者。遂道。你原來是大鬧天宮的那廝。你既脫身。保唐僧西去。你走你的路。去便罷了。怎麼羅織管事。替那朱紫國爲奴。却到我這裏尋死。行者喝道。賊潑怪。說話無知。我受朱紫國拜請之禮。又蒙他稱呼。管待之恩。我老孫比那王位。還高千倍。他

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麼說出爲奴二字。我把你這誑上欺君之怪。不要走。吃外公一棒。那妖慌了手脚。卽閃身躲過。使宣花斧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你看金箍如意棒。風刀宣花斧。一個咬牙發狠兇。一個切齒施威武。這個是齊天大聖降臨凡。那個是作怪妖王來下土。兩個噴雲噴霧照天宮。真是走石揚沙遮斗府。往往來來解數多。翻翻復復金光吐。齊將本事施。各把神通賭。這個要取娘娘轉帝都。那個喜同皇后居山塢。這場都是沒來由。捨死忘生因國主。他兩個戰經五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妖王見行者手段高強。料不能取勝。將斧架住他的鐵棒道。孫行者。你且住了。我今日還未早膳。待我進了膳。再來與你定雌雄。行者情知是要取鈴鐺。收了鐵棒道。好漢子不趕乏。兔兒。你去。你去吃飽些好來領死。那妖急轉身闖入裏邊。對娘娘道。快將寶貝拿來。娘娘道。要寶貝何幹。妖王道。今早叫戰者。乃是取經的和尙之徒。叫做孫悟空行者。假稱外公。我與他戰到此時。不分勝負。等我拿寶貝出去。放些煙火。燒這猴頭。娘娘見說。心中怛突。欲不取出鈴兒。恐他見疑。欲取出鈴兒。又恐傷了孫行者性命。正自躊躇未定。那妖王又催逼道。快拿出來。這娘娘無奈。只得將鎖鑰開了。把三個鈴兒遞與妖王。妖王拿了。就走出洞。娘娘坐在宮中。淚如雨下。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兩人却俱不知是假鈴也。那妖出了門。就占起上風。叫道。孫行者。你行走。看我搖搖鈴兒。行者笑道。你有鈴。我就沒鈴。你會搖。我就不會搖。妖王道。你有甚麼鈴兒。拿出來。我看。行者將鐵棒捏做個繡花針兒。藏在耳內。却去腰間解下三個真寶貝來。對妖王說。這不是我的紫金鈴兒。妖王見了。心驚道。蹺蹺蹺蹺。他的鈴兒。怎麼與我的鈴兒就一般無二。縱然是一個模子鑄的好道。打磨不到。也有多個癩兒。少個帶兒。却怎麼這一毫不差。又問你那鈴兒是那裏來的。行者道。賢甥。你那鈴兒。却是那裏來的。妖王老實便就說道。我這鈴兒。是太清仙君道源深八卦爐中久煉。金結就鈴兒。稱至寶。老君留下到如今。行者笑道。老孫的鈴兒。也是那時來的。妖王道。怎生出處。行者道。我這鈴兒。是道祖燒丹兜率宮。金鈴搏煉在爐中。二三如六循環寶。我的雌來你的雄。妖王道。鈴兒乃金丹之寶。不是飛禽走獸。如何辨得雌雄。但只是搖出寶來。就是好的。行者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且讓你先搖。那妖王真個將頭一個鈴兒。幌了三幌。不見火出。第二個幌了三幌。不見煙出。第三個幌了三幌。也不見沙出。妖王慌了手脚。道。怪哉。怪哉。世情變了。這鈴兒。想是懼內。雄見了雌。所以不出來了。行者道。賢甥。住了。手等我也搖搖。你看好猴子。一把撥了三個鈴兒。一齊搖起。你看那紅火青煙。黃沙一齊滾出。骨都都燦樹燒山。大聖口裏又念個咒語。望巽地上叫風。來。真個是風催火勢。火挾風威。紅焰焰。黑沉沉。滿天煙火。遍地黃沙。把那賽太歲。唬得魄散魂飛。走頭無路。在那火當

中怎逃性命。只聞得半空中厲聲高叫。孫悟空。我來也。行者急回頭上望。原來是觀音菩薩。左手托着淨瓶。右手拿着楊柳灑下甘露救火。哩。慌得行者把鈴兒藏在腰間。卽合掌倒身下拜。那菩薩將柳枝連拂幾點甘露。霎時間煙火俱無。黃沙絕跡。行者叩頭道。不知大慈臨凡。有失迴避。敢問菩薩何往。菩薩道。我特來收尋這個妖怪。行者道。這怪是何來。歷敢勞金身下降收之。菩薩道。他是我跨的個金毛狃。因牧童盹睡。失於防守。這孽畜咬斷鐵索走來。却與朱紫國王消災也。行者聞言。急欠身道。菩薩反說了。他在這裏欺君騙后。敗俗傷風。與那國王生災。却說是消災何也。菩薩道。你不知之。當時朱紫國先王在位之時。這個王還做東宮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間。極好射獵。他率領人馬。縱放鷹犬。正來到落鳳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所生二子。乃雌雄兩個雀雛。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開處。射傷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帶箭歸西。佛母懺悔以後。吩咐教他折鳳三年。身就喙疾。那時節。我跨着這狃。同聽此言。不期這孽畜留心。故來騙了皇后。與王消災。至今三年。冤愆滿足。幸你來救治王患。我特來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薩雖是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敗俗傷風。壞倫亂法。却是該他死罪。今蒙菩薩親臨。饒得他死罪。却饒不得他活罪。讓我打他二十棒。與你帶去罷。菩薩道。悟空。你既知我臨凡。就當看我分上一發。都饒了罷。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動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行者不敢違言。只得拜道。菩薩既救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間。貽害不淺。那菩薩纔喝了一聲孽畜。還不還原。待何時也。只見那怪打個滾。現了原身。將毛衣料抖。菩薩騎上。菩薩又望項下一看。不見那三個金鈴。菩薩道。悟空。還我鈴來。行者道。老孫不知。菩薩喝道。你這賊猴。若不是你偷了這鈴。莫說一個悟空。就是十個。也不敢近身。快拿出來。行者笑道。實不會見。菩薩道。既不會見。等我念念緊箍兒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鈴兒在這裏哩。這正是。亂項金鈴何人解。解鈴人還問繫鈴人。菩薩將鈴兒套在亂項下。飛身高坐。你看他四足蓮花生。焰焰滿身金縷。迸森森大慈悲。回南海不題。却說孫大聖整束了衣裙。輪鐵棒打進獠身洞去。把羣妖衆怪。盡情打死。剷除乾淨。直至宮中。請聖宮娘娘回國。那娘娘頂禮不盡。行者將菩薩降妖並折鳳原由。備說了一遍。尋些軟草。扎了一條草龍。教娘娘跨上。合着眼。莫怕。我帶你回朝見主也。那娘娘謹遵吩咐。行者使起神通。只聽得耳內風響。半個時辰。帶進城。按落雲頭。叫娘娘開眼。那皇后睜開眼看。認得是鳳閣龍樓。心中歡喜。撒下草龍。與行者同登寶殿。那國王見了。急下龍牀。就來扯娘娘玉手。欲訴離情。猛然跌倒在地。只叫手疼。手疼。八戒哈哈大笑道。嘴臉。沒福消受。一見面就蜇殺了也。行者道。獸子。你敢扯他。扯兒麼。八戒道。就扯他。扯兒便怎的。行者道。娘娘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蠶陽之毒。自



到麒麟山與那賽太歲三年那妖更不會沾身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此時外面衆官內裏妃嬪聽說無不憂疑旁有玉聖銀聖二宮將君王扶起俱正在愴惶之際忽聽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大聖我來也行者抬頭觀看只見那肅肅沖天鶴唳飄飄徑至朝前繚繞祥光道道氤氳瑞氣翩翩棕衣苦體放雲煙足踏芒鞋罕見手執龍鬚繩絲絛腰下團纏乾坤處處結人緣天地逍遙遊遍此乃是大羅天上紫雲仙今日臨凡解魔行者上前迎住道張紫陽何往紫陽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禮道大聖小仙張伯端起手行者答禮道你從何來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會因打這裏經過見朱紫國王有拆鳳之憂我恐那妖將皇后玷辱有壞人倫後日難與國王復合是我將一件舊棕衣變作一領新霞裳光生五彩進與妖王教皇后穿了裝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衣也今知大聖成功特來解魔行者道既如此累你遠來且快解脫真人走向前對娘娘用手一指即脫下那件棕衣那娘娘遍體如舊真人將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對行者道大聖勿罪小仙告辭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謝謝真人笑道不勞不勞遂長揖一聲騰空而去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衆臣一個個望空禮拜拜畢即命大開東閣酬謝四僧那君王領衆跪拜夫妻纔得重諧正當歡宴時行者叫師父拿那戰書來長老袖中取出遞與行者行者遞與國王道此書乃那怪差小校送來者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送來報功後復至山中變作小校進洞回復因得見娘娘盜出金鈴幾乎被他拿住又變化復偷出與他對敵幸遇觀音菩薩將他收去又與我說拆鳳之故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那舉國君臣內外無一人不感謝稱讚唐僧說一則是賢王之福二來是小徒之功今蒙威宴至矣至矣就此拜別不要誤貧僧向西去也那國王懇留不得遂換了關文大排鑾駕請唐僧穩坐龍車那君王妃后俱捧轂推輪相送而別正是 有緣洗盡憂疑病絕念無思心自甯 畢竟這去後面再有甚麼吉凶之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話表三藏別了朱紫國王整頓鞍馬西進行較多少山原歷盡無窮水道不覺的秋去冬殘又值春光明媚師徒們正在路踏青翫景忽見一座庵林三藏滾鞍下馬站立大道之旁行者問道師父這條路平坦無邪因何不走入戒道師兄好不通情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也讓他下來關關風是三藏道不是關風我看那裏是個人家意欲自己去化些齋吃行者笑道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裏話你要吃齋我自己去化俗語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豈有爲弟子者高坐教師父去化齋之理三藏道不是這等說平日間一望無邊無際休們沒遠沒近的去化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應也讓我

去化一個來。八戒道：師父沒主張，常言道：二人出外，小的兒苦，你況是個父輩，我等俱是弟子。古書云：有事弟子服其勞。等我老猪去。三藏道：徒弟啊，今日天氣晴明，與那風雨之時不同。那時節，汝等必定遠去。此個人家，等我入齋，可以就回走路。沙僧在旁笑道：師兄不必多講。師父的心性如此，不必違拗。若惱了他，就化將齋來，他也不吃。八戒依言，即取出鉢盂，與他換了衣帽，拽開步，直至那莊前觀看，却也好座住場。但見：石橋高聳，古林森齊，石橋高聳，潺潺流水接長溪，古樹森齊，聒聒禽鳴，遠俗橋那邊有數椽茅屋，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蓬窗，白白明明，敞道院窗，前忽見四佳人，都在那裏刺鳳描鸞，做針線。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只有四個女子，不敢進去，將身立定，閃在喬林之下，只見那女子一個個，闔心堅似石，蘭性喜如春，嬌臉紅霞襯，朱脣絳脂勻，蛾眉橫月小，蟬鬢疊雲新。若到花間立，遊蜂錯認真。少停有半個時辰，一發靜悄悄，雞犬無聲，自家思慮道：我若沒本事，化頓齋飯，也惹那徒弟笑我。敢道為師的，化不出齋來，為徒的，怎能去拜佛？長老沒計奈何，也帶了幾分不是，趨步上橋，又走了幾步，只見那茅屋裏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在那裏踢氣毬哩。你看那三個女子，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但見：那飄揚翠袖，搖拽湘裙，飄揚翠袖，低籠着玉笋，纖纖搖拽，湘裙半露，出金蓮窄窄，形容體勢，十分全動靜。脚跟千樣躑，拿頭過講，有高低，張泛送來，真又楷，轉身踢個山牆花，退步翻成大過海，輕接一團泥，單鎗急對拐，明珠上佛頭，寶捏來尖，鞏窄磚偏會拿，臥魚將脚擡，平腰折膝蹲，扭頂翹跟躑，扳發能喧泛，披肩甚脫灑，絞襠任往來，鎖項隨搖擺，踢的是黃河水倒流，金魚灘上買，那個錯認是頭兒，這個轉身就打撈，端然捧上簾，周正尖來，摔提跟，漢草鞋，倒插回頭，採退步，泛肩妝，鈎兒只一歹，販簾下來，長便把奪門揣，踢到美心時，佳人齊喝采，一個個汗流粉膩，透羅裳，興懶情疎方叫海，言不盡，又有詩為證：蹴鞠當場三月天，仙氣吹下素嬋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塵染蛾眉柳帶煙，翠袖低垂籠玉笋，湘裙斜拽露金蓮，幾回踢罷嬌無力，雲鬢蓬鬆寶髻偏。三藏看得時辰久了，只得走上橋頭，應聲高叫道：女菩薩，貧僧這裏隨緣布施些兒齋吃，那些女子聽見一個個喜喜歡歡，拋了針線，撇了氣毬，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門來，道：長老，失迎了。今到荒莊，決不敢攔路齋僧，請裏面坐。三藏聞言，心中暗道：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流尚且注意齋僧，男子豈不虔心向佛？長老向前問訊了，相隨衆女入茅屋，過木香亭看處，呀，原來那裏邊沒甚房廊，只見那樹頭高聳，地脉遙長，巒頭高聳，接雲煙，地脉遙長，退海岳，門近石橋，九曲九人流水，顧圍栽桃李，千珠千顆，二穠華，藤蘿掛懸三五樹，芝蘭香散萬千花，遠觀洞府歎蓬島，近睹山林壓太華，正是妖仙尋隱處，更無鄰舍獨成家。有一女子

上前把石頭門推開兩扇，請唐僧裏面坐。那長老只得進去，忽抬頭看時，鋪設的都是石桌石凳，冷氣陰陰。長老心驚，暗自思忖道：「這去處少吉多凶，斷然不善。」衆女子喜笑吟吟，都道：「長老請坐，長老沒奈何，只得坐了。少時間，打個冷禁。衆女子問道：「長老是何寶山，化甚麼緣，還是修橋補路，建寺禮塔，還是造佛印經，請緣簿出來看看？」長老道：「我不是化緣的，和尚女子道：「既不化緣，到此何幹？」長老道：「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經者，適過寶方腹間饑餓，特造檀府募化一齋，貧僧就行也。」衆女子道：「好好，常言道：遠來的和尚好看經，妹妹們不可怠慢，快辦齋來。」此時有三個女子陪着，言來語去，論說些因緣。那四個到廚中，撩衣斂袖，炊火刷鍋，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麼東西？原來是人油炒煉人肉煎熬，熬得黑糊，煎作麵筋樣子，剗的人腦，煎作豆腐塊片，兩盤兒捧到石桌上放下。對長老道：「請了，倉卒間不會備得好齋，且將就吃些充腹，後面還有添換來也。」那三藏聞了一聞，見那腥膻，不敢開口，欠身合掌道：「女菩薩，貧僧是胎裏素，衆女子笑道：「長老，此是素的。」長老道：「阿彌陀佛，像這等素的，啊，我和尚吃了，莫想見得世尊，取得經卷。」衆女子道：「長老，你出家人，切莫揀人布施。」長老道：「怎敢，怎敢，我和尚奉大唐旨意，一路西來，微生不損見苦，就救遇穀粒，手拈入口，逢絲縷，聯綴遮身，怎敢揀主布施。」衆女子笑道：「長老，雖不揀人布施，却只有些上門怪人，莫嫌粗淡，吃些兒罷。」長老道：「實是不敢吃，恐破了戒，望菩薩養生，不若放生，放我和尚出去罷。」那長老掙着要走，那女子攔住門，怎麼肯放。俱道：「上門的買賣，倒不好做，放了屁兒，却使手掩，你往那裏去？」他一個個都會些武藝，手脚又活，把長老扯住，順手牽羊，撲的滾倒在地。衆人按住，將繩子細了懸梁高吊。這吊有個名色，叫做仙人指路，原來是一隻手向前牽絲吊起，一隻手攔腰細住，將繩吊起，兩隻脚向後一條繩吊起，三條繩把長老吊在梁上，却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那長老忍着疼，噙着淚，心中暗恨道：「我和尚這個命苦，只說是好人家化頓齋吃，豈知道落了火坑徒弟啊。」速來救我，還得見面，但遲兩個時辰，我命休矣。那長老雖然苦惱，却還留心看着那些女子，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當，便去脫剝衣服。長老心驚，暗自忖道：「這一脫了衣服，是要打我的情了，或者夾生兒吃我的情，也有哩。」原來那女子們只解了上身羅衫，露出肚腹，各顯神通，一個個腰眼中，冒出絲繩，有鴨蛋粗細，骨都都的，迸出那根絲繩，把莊門瞞了，不題。却說那行者，八戒，沙僧都在大道之旁，他二人都放馬看擔，惟行者是個頑皮，他且跳樹攀枝，摘葉尋果，忽回頭，只見一片光亮，慌得跳下樹來，吆喝道：「不好，不好，師父造化低了，行者用手指道：「你看那莊院如何？」八戒道：「沙僧共目視之，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雷，似銀，又光似銀，八戒道：罷了，罷了，師父遇着妖精了，我們快去救他。」也行者道：「賢弟莫嚷，你都不見怎的，等老孫去來。」

沙僧道：哥哥仔細行者道：我自好大聖，束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拽開脚，兩三步跑到前邊，看見那絲繩纏了有千百層厚，穿穿道道，却似經緯之勢，用手按了一按，有些粘軟，沾人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他即舉棒道：這一棒莫說是幾千層，就有幾萬層也打斷了，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斷，這個軟的，只好打匾罷了。假如驚了他，纏住老孫，反為不美。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你道：他問誰，即捻一個訣，念一個呪，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裏，似推磨的一般亂轉。土地婆兒道：老孫你轉怎的好道：是羊兒風發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我不會接他，他那裏拘我哩。婆兒道：你去見他，便了，却如何在這裏打轉。土地道：若去見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兒道：他見你這等老了，那裏就打你。土地道：他一生好吃沒錢酒，偏偏老年人兩口兒講一會，沒奈何只得走出去，戰兢兢的跪在路旁，叫道：大聖，當境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且起來，不要假忙，我不打你，寄下在那裏。我問你：此間是甚麼地方。土地道：大聖從那廂來。行者道：我自東土往西來的。土地道：大聖東來，可會在那山嶺上行者道：正在那山嶺上，我們行李馬匹，還歇在那嶺上，不是土地道：那嶺叫做盤絲嶺，嶺下有洞，叫做盤絲洞，洞裏有七個妖精行者道：是男怪，是女怪。土地道：是女怪。行者道：他有多大神通。土地道：小神力薄，威短，不知他有多大神段，只知那正南上，離此有三里之遙，有一座濯垢泉，乃天生的熱水，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自妖精到此居住，占了他的濯垢泉，仙姑更不會與他爭競，平白地就讓與他了。我見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靈有大能。行者道：占了此泉，何幹。土地道：這怪占了浴池，一日三遭出來洗澡，如今已時已過，午時將來，啞行者聽言道：土地，你且回去，等我自家拿他罷。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戰兢兢的回本廟去了。這大聖獨顯神通，搖身一變，變作個麻蒼蠅兒，釘在路旁草梢上，等待須臾間，只聽得呼呼吸吸之聲，猶如蠶食葉，却似海生潮，只好有半盞茶時，絲繩皆盡，依然現出莊村，還像當初模樣。又聽得呀的一聽，柴扉響處，裏邊笑語諠譁，走出七個女子。行者在暗中細看，見他一個個攜手相攜，挨肩執袂，有說有笑的，走過橋來，果是標致，但見：

比玉香尤深，如花語更真，柳眉橫遠岫，檀口破櫻脣，釵頭翹翡翠，金蓮閃絳裙，却似嫦娥臨下界，仙子落凡塵。

行者笑道：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原來是這一般好物。這七個美人兒，假若留住我師父，要吃也不穀一頓吃，要用也不穀兩日用，要動手輪流一擺佈，就是死了，且等我看他怎的算計。好大聖，嚶的一聲飛在那前面走的女子雲髻上，釘住，纔過橋來，後邊的走向前，來呼道：姐姐，我們洗了澡，來蒸那胖和尚吃去。行者暗笑道：這怪物好沒算計，責還省些柴，怎麼轉要蒸了吃。那些女子採花鬪草，向南來不多時，到了浴池，但見一座門牆十分

壯麗。遍地野花香豔豔，滿旁蘭蕙密森森。後面一個女子，走上前，喲喲的一聲，把兩扇門兒推開。那中間果有一塘熱水。這水自開闢以來，太陽星原貞有十後，被羿善開弓，射落九鳥墜地，止存金烏一星，乃太陽之真火也。天地有九處湯泉，俱是衆鳥所化。那九陽泉，乃香冷泉，伴山泉，溫泉，東合泉，潢山泉，孝安泉，廣汾泉，湯泉。此泉乃濯垢泉。有詩爲證：一氣無冬夏，三秋永注春。炎波如鼎沸，雪浪似湯新。分溜滋禾稼，停流潔不塵。涓涓珠淚泛，滾滾玉生津。潤滑原非釀，清平還自溫。瑞祥本地秀，造化乃天真。佳人洗處，冰肌滑滌，蕩塵煩，玉體新。那浴池約有五丈餘闊，十丈多長，內有四尺深淺。但見水清徹底，底下水一似滾珠泛玉，骨都都冒將上來。四面有六七個孔竅，通流去二三里之遙，淌到田裏，還是濕水池。上又有三間亭子，亭子中近後壁，放着一張七隻脚的板櫬，兩山頭放着兩個綵漆的衣架。行者一翅飛在那衣架上釘住。那些女子見水又清又熱，便要洗浴。卽一齊脫了衣服，搭在衣架上。你看一個個，褪放鈕扣兒，解開羅帶結，酥胸潔似銀，素體白如雪。肘膊凝脂，香肩凝粉，捏肚皮軟又綿，脊背光還潔，膝腕半團圓。金蓮三寸窄，中間似一段情，露風流穴。那女子都跳下水去，躍浪翻波，負水頑耍。行者道：我若打他，只消把這棍子往池中一攪，就叫做滾湯潑老鼠，一窩兒都是死。可憐，可憐，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常言道：男不與女鬪。我這般一個漢子，打殺這幾個了頭，着實不濟。不要打他，只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動不得身。多少是好。卽又搖身一變，變作個餓老鷹，呼的一翅飛向前，輪開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盡情彫去。竟轉嶺頭，現出本相來。見八戒沙僧，你看那狀子，迎着笑道：師父原來是典當鋪裏拿了去的。沙僧道：怎見得？八戒道：你不見師兄把他些衣服都搶來也。行者放下道：此乃妖精穿的衣服。八戒道：怎麼就有這許多？行者道：七套八戒道：如何剝得這般容易？又剝得乾淨。行者道：那會用剝。原來此處喚做盤絲嶺，那莊村喚做盤絲洞，洞中有七個女怪，把我師父拿住，吊在洞裏，都向濯垢泉去洗浴。那泉却是天地產成的一塘子熱水，他都算計着洗了澡，要把師父蒸吃。是我跟到那裏，見他脫了衣服下來。我要打他，恐怕污了棍子，又怕低了名頭，是以不會動棍。只變做一個餓老鷹，彫了他的衣服。他都忍辱含羞，不敢出頭。蹲在水中哩。我等快去解下師父，走路罷。八戒笑道：師兄，你凡幹事，只要留根。既見妖精，如何不打殺他，却就去解師父？他如今縱然藏羞不出，到晚間必定出來。他家還有舊衣服，穿上一套來，趕我們。縱然不趕，他久住在此。我們取了經，還從那條路回去。常言道：寧少路邊錢，莫少路邊拳。那時節，他攔住了，噪鬧却不是個仇人也。行者道：憑你如何主張，八戒道：依我先打殺了妖精，再去解放師父。此乃斬草除根之計。行者道：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八

戒抖擻精神，歡天地喜，舉着釘鉞，拽開步，竟直跑到那裏，忽的推開門看時，只見那七個女子，蹲在水裏，口中亂罵，那鷹道：「這個匾毛畜生，貓嚼頭的亡人，把我們的衣服都彫去了，教我們怎的動手？」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薩，在這裏洗澡哩，也攜帶我和尚洗洗，何如？」那怪見了，作怒道：「你這和尚，十分無禮，我們是在家的女流，你是個出家的男子，古書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你好和我們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氣炎熱，沒奈何，將就容我洗洗兒罷。」那裏調甚麼書擔兒，同席不同席，獸子不容說，丟了釘鉞，脫了皂錦直裰，撲的跳下水來。那怪心中煩惱，一齊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勢極熱，到水裏，搖身一變，變做一個鮎魚精，那怪就都摸魚，趕上拿他不住，東邊摸，忽的又漬了西去，西邊摸，忽的又漬了東去，滑挖盡的，只在那腿襠裏亂鑽，原來那水有攪胸之深，水上盤了一會，又盤在水底，都盤倒了，喘噓噓的精神倦怠，八戒却纔跳將上來，現了本相，穿了直裰，執着釘鉞，喝道：「我是那個，你把我當鮎魚精哩？」那怪見了，心驚膽戰，對八戒道：「你先來是個和尚，到水裏變作鮎魚，及拿你不住，却又這般打扮，你端的是從何到此，是必留名。」八戒道：「這夥潑怪，當真的不認得我，我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唐長老之徒弟，乃天蓬元帥，悟能八戒是也，你把我師父吊在洞裏，算計要蒸他受用，我的師父，又好蒸吃，快早伸過頭來，各築一鉞，教你斷根。」那些妖聞此言，魂飛魄散，就在水中跪拜道：「望老爺方便方便，我等有眼無珠，誤捉了你師父，雖然吊在那裏，不會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饒了我的性命，情願貼些盤費，送你師父往西天去也。」八戒搖手道：「莫說這話，俗語說得好：會着賣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是便。」築一鉞，各人走路，獸子一味粗夯，顯手段，那有憐香惜玉之心，舉着鉞，不分好歹，趕上前亂築，那怪慌了手脚，那裏顧甚麼羞恥，只是性命要緊，隨用手侮着羞處，跳出水來，都跑在亭子裏，站立作法來，臍孔中骨都都冒出絲繩，滿天搭了個大絲蓬，把八戒罩在當中，那獸子忽抬頭，不見天日，即抽身往外便走，那裏舉得脚步，原來放了絆腳索，滿地都是絲繩，動動脚，跌個躡踵，左邊去一個面磕地，右邊去一個倒栽葱，急轉身，又跌了個嘴搥地，忙爬起，又跌了個豎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頭，把個獸子跌得身麻脚軟，頭暈眼花，爬也爬不動，只睡在地下呻吟，那怪物却將他困住，也不打他，也不傷他，一個個跳出門來，將絲蓬遮住天光，各回本洞，到了石橋上，站下，念動真言，霎時間，把絲蓬收了，赤條條的跑入洞裏，侮着那話，從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過去，走入石房，取幾件舊衣穿了，竟至後門口，立定，叫孩兒們何在，原來那妖精一個有一個兒子，却不是他養的，都是他結拜的乾兒子，有名喚做蜜、螞、蠟、班、蜂、蟻、蜻、蜓、是蜜、蜂、螞、蟻、蜂、蟻、蜻、蜓，是班、毛、蠶、是牛、蠶、蜻、是抹、蜻、蜻、是蜻、蜓，原來那妖精慢天結網，攔住這七般蟲，却要吃他，古云：禽有禽言，獸有

獸語當時這些蟲哀告饒命願拜爲母遂此春採百花供怪物夏尋諸卉孝妖精忽聞一聲呼喚都到面前問母親有  
何使令衆怪道兒啊早間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纔被他徒弟攔在池裏出了多少醜幾乎喪了性命汝等努  
力快出門前去退他一退如得勝後可到你舅舅家來會我那些怪既得逃生往他師兄處孽嘴生災不題你看這些  
蟲蛭一個個摩拳擦掌出來迎敵却說八戒跌得昏頭昏腦猛抬頭見絲蓬絲索俱無他纔一步一探爬將起來忍着  
疼找回原路見了行者用手扯住道哥哥我的頭可腫臉可青麼行者道你怎的來八戒道我被那廝將絲繩罩住放  
了絆腳索不知跌了多少跟頭跌得我腰拖背折寸步難移却纔絲蓬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回來也沙僧見了道罷  
了罷了你闖下禍來也那怪一定往洞裏去傷害師父我等快去救他行者聞言急拽步便走八戒牽着馬急急來到  
莊前但見那石橋上有七個小妖兒攔住道慢走慢走吾等在此行者看了道好笑乾淨都是些小人兒長的也只有  
二尺五六寸不滿三尺重的也只有八九斤不滿十斤喝道你是誰那怪道我乃七仙姑的兒子你把我母親欺辱了  
還敢無知打上我門不要走仔細好怪物一個個亂打將來八戒本是跌惱了的性子又見那夥蟲蛭小巧就發狠舉  
鉅來築那些怪見獸子兇猛一個個現了本像飛將起去叫聲變須臾間一個變十個十個變百個百個變千個千個  
變萬個個個都變成無窮之數只見滿天飛抹蜡遍地舞蜻蜓蜜蜂追頭額蠶蜂扎眼睛班毛前後咬牛蠶上下叮  
撲面漫漫黑條條神鬼驚八戒慌了道哥哥啊只說經好取西方路上蟲兒也欺負人哩行者道兄弟不要怕快上前  
打八戒道撲頭撲臉渾身上下都叮有十數層厚却怎麼打行者道沒事沒事我自育手段沙僧道哥哥啊有甚手段快  
使出來罷一會子光頭上都叮腫了好大聖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噴將出去即變做些黃麻賊白鵲魚鵝八戒道  
師兄又打甚麼市語黃啊麻啊哩行者道你不知黃是黃鷹麻是麻鷹賊是賊鷹白是白鷹鵲是鵲鷹魚是魚鷹鵝是  
鵝鷹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虫我的毫毛是七樣鷹鷹最能噉虫一嘴一個爪打翅敲須臾打得罄盡滿空無迹地積  
尺餘三兄弟方纔闖過橋去竟入洞裏只見老師父吊在那裏啞啞的哭哩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要來這裏吊了要  
子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頭哩沙僧道且解下師父再說行者即將繩索挑斷放下師父問道妖精那裏去了唐僧  
道那七個都赤條條的往後邊叫兒子去了行者道兄弟們跟我來尋去三人各持兵器往後園裏尋處不見蹤跡都  
到那桃李林上尋遍不見八戒道去了去了沙僧道不必尋他等我扶師父去也弟兄們復來前面請唐僧上馬八戒  
道你們扶師父走着等老豬一頓鉅築倒他這房子教他來時沒處安身行者笑道築還費力不若尋些柴來與他個

斷根罷好獸子，尋了些朽松、破竹、乾柳、枯藤，點上一把火烘烘的，都燒得乾淨。師徒却纔放心前進。咦，畢竟這去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主遭迷幸破光

話說孫大聖扶持着唐僧與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西來，不半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宮殿巍巍，唐僧勒馬道：「徒弟，你看那是個甚麼去處？」行者舉頭觀看，但見山環樓閣，溪遶亭臺，門前雜樹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豔豔，柳間棲白鷺，渾如煙裏玉無瑕，桃內轉黃鶯，却是火中金，有色雙雙野鹿，忘情閑踏祿莎茵，對對山禽飛語高枝紅樹杪，真如劉阮天台洞，不亞神仙閬苑家。行者報道：「師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富人家，却像一個庵觀寺院，到那裏方知端的。」三藏聞言，加鞭促馬，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門上嵌着一塊石板，上有黃花觀三字，三藏下馬，八戒道：「黃花觀乃道士之家，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他與我們衣冠雖別，修行一般。沙僧道：「說得是一，則進去看看景致。」二來也當撤貨頭口，看方便處，安排些齋飯與師父吃。長老依言，四衆共入，但見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黃芽白雪神仙府，瑤草琪花羽士家。行者笑道：「這個是燒茅煉藥，弄爐火提罐子的道士。」三藏捻他一把道：「謹言，謹言，我們不與他相識，又不認親，左右暫時一會，管他怎的，說不了，進了二門，只見那正殿謹閉，東廊下坐着一個道士，在那裏丸藥，你看他怎生打扮？」戴一頂紅豔豔金冠，穿一領黑溜溜烏卓服，踏一雙綠陣陣雲頭履，繫一條黃拂拂呂公繚，面如瓜鐵目若朗星，準頭高大，類回回，唇口翻張如韃韃，道心一片隱轟轟，雷伏虎降龍真羽士。三藏見了，厲聲高叫道：「老神仙，貧僧問訊了。」那道士猛抬頭，一見心驚，丟了手中之藥，按簪兒，整衣服，降階迎接道：「老師父，失迎了，請裏面坐。」長老歡喜上殿，推開門，見有三清聖像，供桌有爐有香，即拈香注爐，禮拜三匝。方與道士行禮，遂至客位中，同徒弟們坐下。急喚仙童看茶，當有兩個小童，卽入裏邊，尋茶盤，洗茶盞，擦茶匙，辦茶果，忙忙的亂走。早驚動那幾個冤家，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女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自從穿了舊衣，喚出兒子，竟來此處，正在後面裁剪衣服，忽見那童子看茶，便問道：「童兒，有甚客來了？」這般忙冗。仙童道：「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師父教來看茶。」女怪道：「可有個白胖和尚？」道：「又有個長嘴大耳朵的道人？」女怪道：「你快去遞了茶，對你師父丟個眼色，着他進來，我有要緊的話說。」果然那仙童將五杯茶，拿出去，道士斂衣，雙手拿一林遞與三藏，然後與八戒、沙僧、行者、茶罷收鐘，小童丟個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請坐。」教童兒放了茶盤，陪侍等我去，就來。此時長老與徒弟們並一個小童出殿上觀，不題。却說道士走進方丈中，只



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叫師兄。師兄聽小妹子一言，道士用手攙起道：「你們早間來時，要與我說甚麼話，可的今日九藥這枝藥，忌見陰人，所以不會答你。如今又有客在外面，有話且慢慢說罷。」衆怪道：「告稟師兄，這樁事專爲客來，方敢告訴。若客去了，縱說也沒用了。」道士笑道：「你看賢妹說話，怎麼專爲客來，纔說却不瘋了。且莫說我是個清靜修仙之輩，就是個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務事，也等客去了，再處怎麼這等不賢，替我裝幌子哩。且讓我出去，衆怪又一齊扯住道：「師兄，息怒。我問你前邊那客是那方來的？」道士垂着臉，不答應。衆怪道：「方纔小童進來取茶，我聞得他說是四個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便怎麼麼衆怪道：「四個和尚內有一個白面胖的，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師兄可曾問他是那裏來的？」道士道：「內中是有這兩個，你怎麼知道？」想是在那裏見他來。」女子道：「師兄原不知這個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今早到我洞裏化齋，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將他拿了。」道士道：「你拿他怎的？」女子道：「我們久聞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體，有人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故此拿了。他後被那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和尚把我們攔在濯垢泉裏，先搶了衣服，後弄本事，強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變作一個鮎魚，在我們腿襠裏鑽來鑽去，欲行姦騙之事，果有十分癩懶。他又跳出水去，現了本相，見我們不肯相從，他就使一柄九齒釘耙，要傷我們性命。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幾乎遭他毒手。故此戰兢兢逃生，又着你愚外甥與他敵鬥，不知存亡如何。我們特來投兄，長望兄長念昔日同窗之雅，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那道士聞此言，却就惱恨，遂變了聲色道：「這和尚原來這等無禮，這等癩懶，你們都放心，等我擺佈他。」衆女子謝道：「師兄如若動手，等我們都來相幫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你們都跟我來。」衆女子相隨左右，他入房內，取了梯子，轉過牀後，爬上屋梁，拿下一個小皮箱兒，那箱兒有八寸高，下一只長短四寸寬窄，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卽於袖中拿出一方鵝黃綾汗巾兒來，汗巾上繫着一把小鑰匙兒，開了鎖，取出一包兒藥來，此藥乃是山中百鳥糞掃積上千斤，是用銅鍋裏煎熬火候勻，千斤熬一杓，一杓煉三分，三分還要炒，再煨，再重薰，製成做毒藥，貴似寶和珍，如若嘗他味，入口見閻君。道士對七個女子道：「妹妹，我這寶貝，若與凡人吃，只消一釐入腹，就死。若與神仙吃，也只消三釐就絕。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須得三釐快取，戲子來內一女子急拿了一把戲子道：「稱出一分二釐，分作四分，却拿了十二個紅棗兒，將棗搗破些兒，搗上一厘，分在四隻茶鍾內，又將兩個黑棗兒做一個茶鍾，着一個托盤安了，對衆女說：「等我去問他，不是唐朝的便罷，若是唐朝來的，就教換茶，你却將此茶，令童兒拿出，但吃了，個個身亡，就與你報了此讎，解了煩惱也。」七女感激不盡，那道

士換了一件衣服，虛禮謙恭，走出將來，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老師父莫怪，適間去後面吩咐小徒教他們挑些青菜蘿蔔，安排一頓素齋供養，所以失陪。三藏道：「貧僧素手進拜，怎麼敢勞賜齋。」道士笑云：「你我都是出家人，見山門就有三升俸糧，何言素手敢問老師父？」在何寶山到此何幹？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經者，却纔路過仙宮，竭誠進拜。」道士聞言，滿面生春，道：「老師乃忠誠大德之佛，小道不知失於遠候，恕罪，恕罪。」叫童兒快去換茶來。一廂作速辦齋，那小童走將進去，衆女子招呼他來，道：「這裏有現成好茶，拿出去。」那童子果然將五鍾茶，拿出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他見八戒身軀大，就認做大徒弟，沙僧認做二徒弟，見行者身量小，認做三徒弟，所以第四鍾纔奉與行者。行者眼乖，接了茶鍾，早已見盤子裏那茶鍾是兩個黑棗兒，他道：「先生，我與你穿換一杯。」道士笑道：「不瞞長老說，山野中貧道士，茶果一時不備，纔然在後面親自尋果子，止有這十二個紅棗，做四鍾茶奉敬。」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將兩個下色棗兒作一杯奉陪。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說那裏話？」古人云：「在家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是住家兒的，何以言貧？像我們這行腳僧，纔是真貧哩。我和你換換，我和你換換。」三藏聞言道：「悟空，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你吃了罷。」換怎的？行者無奈，將左手接了，右手蓋住，看着他們，却說那八戒一則饑，二則渴，原來是食腸大大的，見那鍾子裏有三個紅棗兒，拿起來，咽的都咽在肚裏，師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時，只見八戒臉上變色，沙僧滿眼流淚，唐僧口中吐沫，他們都坐不住，暈倒在地。這大聖情知是毒，將茶鍾手舉起來，望道士劈面一攢，道士將袍袖隔起，嚙的一聲，把個鍾子跌得粉碎。道士怒道：「這和尚十分村鹵，怎麼把我鍾子碎了？」行者罵道：「你這畜生，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我與你有甚相干？你却將毒藥茶藥倒我？」道士道：「你這個村畜生，闖下禍來，你豈不知？」行者道：「我們纔進你們方，敍了坐次，道及鄉貫，又不會有個高言，那裏闖下甚禍？」道士道：「你可在盤絲洞化齋麼？」可曾在濯垢泉洗澡麼？」行者道：「濯垢泉乃七個女怪，你既說出這話，必定與他苟合，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吃我一棒，好大聖，去耳朵裏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道士劈臉打來。那道士急轉身躲過，取一口寶劍來，迎他兩個廝罵廝打，早驚動那裏邊的女怪，他七個一擁出來，叫道：「法師兄且莫勞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見了，越生煩惱，雙手輪鐵棒，丟開解數，滾將進去亂打。只見那七個廠開懷，腆着雪白肚子，臍孔中作出法來，骨都都絲繩亂冒，搭起一個天篷，把行者蓋在底下。行者見事不諧，即翻身念聲咒語，打個筋斗，撲的撞破天篷，走了，忍着性氣，淋淋的立在空中，看處見那怪絲繩幌亮，穿穿道道，却是穿梭的經緯，頃刻間，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

形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會着他手怪道豬八戒跌了若干似這般怎生是好我師父與師弟却又中了毒藥這影怪合意同心却不知道是個甚來歷待我還去問那土地神也好大聖接落雲頭捻着訣念聲喃字真言把個土地老兒又拘來了戰兢兢跪下路旁叩頭道大聖你去救你師父的爲何又轉來也行者道早間救了師父前去不遠遇一座黃花觀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那觀主迎接纔敘話間被他把毒藥茶藥倒我師父等我幸不會吃茶使棒就打他却說出盤絲洞化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廝是怪纔舉手相敵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吐放絲繩老孫虧有見識走了我想你在此間爲神定知他的來歷是個甚麼妖精老實說來免打土地叩頭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檢點之後方見他的本相乃是七個蜘蛛精他吐那些絲繩乃是蜘蛛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據你說却是小可既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頭而去行者却到黃花觀外將尾巴上毛拔下七十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小行者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雙角又兒棒每一個小行者與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邊將又兒攪那絲繩一齊着力打個號子把那絲繩都攪斷各攪了有十餘斤裏面拖出七個蜘蛛足有巴斗大的身軀一個個攢着手腳索着頭只叫饒命饒命此時七十個小行者按住七個蜘蛛那裏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還我師父師弟來那怪厲聲高叫道師兄還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從裏邊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行者聞言大怒道你既不還我師父且看你妹妹的樣子好大聖把又兒棒幌一幌復了一根鐵棒雙手舉起把七個蜘蛛精盡情打爛却又將尾巴搖了兩搖收了毫毛單身輪棒趕入裏邊來打道士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心甚不忍即發狠舉劍來迎這一場各懷忿怒一個個大展神通這一場好殺妖精輪寶劍大聖舉金箍棒都爲唐朝三藏先教七女嗚呼如今大展經綸手施威弄法逞金吾大聖神光壯妖仙膽氣粗渾身解數如花錦雙手騰挪似轆轤丘丘劍棒響慘淡野雲浮劍言語使機謀一來一往如畫圖殺得風響沙飛狼虎怕天昏地暗斗星無那道士與大聖戰經五六十合漸覺手軟一時間鬆了筋節便解開衣帶忽辣的一響脫了卓袍行者笑道我兒子打不過人就脫剝了也是不能毅的原來這道士剝了衣裳把手一齊擡起只見那兩脅下有一千隻眼中迸放金光十分利害森森黃霧艷艷金光森森黃霧兩邊脅下似噴雲艷艷金光千隻眼中如放火左右却如金桶東西猶似銅鐘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顯神通幌眼迷天遮日月罩人爆燥氣朦朧把個齊天孫大聖困在金光黃霧中行

者慌了手脚只在那金光影裏亂轉向前不能舉步退後不能動脚却便似在個桶裏轉的一般無奈又爆燥不過他

急了，往上着實一蹶，却撞破金光，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葱，覺這撞的頭疼，急伸手摸摸，把頂梁皮都撞軟了。自家心焦道：「晦氣，晦氣，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常時刀砍斧剝，莫能傷損，却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久後定要貢贖，縱然好了，也是個破傷風。一會家爆燥難禁，却又自家計較道：前去不得，後退不得，左行不得，右行不得，往上又撞不得，却怎麼好？往下走他娘罷，好大聖，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穿山甲，又名鱗鱗，鱗鱗真個是。四隻鐵爪，鑽山碎石，如搗粉。滿身鱗甲，破鑽穿巖，似切葱，兩眼光明，好便似雙星幌亮，一嘴尖利，勝強似鋼鑽，金錐藥中有性穿山甲，俗語呼為鱗鱗。你看他硬着頭，往地下一鑽，就鑽了有二十餘里，方纔出頭，原來那金光只罩得十餘里，出來現了本相，力軟筋麻，渾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淚，忽失聲叫道：「師父啊，當年秉教出山中，共往西來苦用工，大海洪波無恐懼，陽溝之內，却遭風。美猴王正當悲切，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即欠身揩了眼淚，回頭觀看，但見一個婦人，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盞涼漿水飯，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從那廂一步一步一聲哭，哭着走來。行者點頭嘆道：「正是流淚眼逢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這一個婦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問他一問。」那婦人不一時走上前來，迎着行者，躬身問道：「女菩薩，你哭的是甚人？」婦人噙淚道：「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講，被他將毒藥茶藥死，我將這陌紙錢燒化，以報薩你之情。行者聽言，眼中流淚，那女子見了，作怒道：「你甚無知，我為丈夫煩惱，生悲，你怎麼眼淚愁眉，欺心戲我？行者躬身道：「女菩薩，息怒。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徑往西天行過黃花觀，歇馬，那觀中道士不知是個甚麼妖精，他與七個蜘蛛精結為兄妹。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是我與師弟八戒、沙僧解救得脫。那蜘蛛精走到他這裏，背了是非，說我等有欺騙之意。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師弟共三人，連馬四口，陷在他觀裏。惟我不會吃他茶，將茶杯攪碎，他就與我相打。正嚷時，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繩，將我網住，是我使法力走脫。問及土地，說他本相，我却又使分身法攪斷絲繩，拖出妖來，一頓棒打死。這道士即與他報讎，舉寶劍與我相鬪，關經六十回合，他敗了陣，隨脫了衣裳，兩脅下放出千隻眼，有萬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進退兩難。纔變做一個鱗鱗，從地下鑽出來，正自悲切，忽聽得你哭，故此相問。因見你為丈夫有此紙錢報答，我師父喪身，更無一物相酬，所以自怨自悲，豈敢相戲。那婦女放下水飯紙錢，對行者陪禮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難者，纔據你說將起來，你不認得那道士，他本是個百眼魔君，又喚做多目怪。你既然有此變化，脫得金光，戰得許久，必定有大神通，却只是還近不得那廂。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行者聞言，連忙唱喏道：「女菩薩，知此來歷，煩為指教。指教果是

那位聖賢我去請來救我師父之難。就報你丈夫之讎。婦人道。我就說出來。你去請他。降了道士。只可報讎而已。恐不能救你師父。行者道。怎不能救婦人道。那廝毒藥最狠。藥倒人。三日之間。骨髓俱爛。你此往回恐遲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會走路。憑他多遠。只消半日。女子道。你既會走路。聽我說。此處到那裏有千里之遙。那廝有一座山。名喚紫雲山。山中有個千花洞。洞中有位聖賢。喚做昆藍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却從何方去。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行者回頭看時。那女子早不見了。行者慌忙禮拜道。是那位菩薩。我弟子鑽昏了。不能相識。千乞留名。好謝。只見那半空中叫道。大聖是我。行者急擡頭看處。原是黎山老姆。趕至空中。謝道。老姆從何來指教我也。老姆道。我纔自龍華會上回來。見你師父有難。假做孝婦。借夫喪之名。免他一死。你快去請他。行者謝了。辭別。把勛斗雲一縱。隨到紫雲山上。按定雲頭。就見那千花洞。那洞外。青松遮勝境。翠柏繞仙居。綠柳盈山道。奇花滿澗渠。香蘭圍石屋。芳草映巖岫。流水連溪碧。雲封古樹虛。野禽聲聒聒。幽鹿步徐徐。修竹枝枝秀。紅梅葉葉舒。寒鴉棲古樹。春鳥噪高樛。夏麥盈田廣。秋禾遍地餘。四時無葉落。八節有花如。每生瑞靄連霄漢。常放祥雲按太虛。這大聖喜喜歡歡。走將進去。一程一節。看不盡無邊的景致。直入裏面。更沒個人兒。靜靜悄悄的。雞犬之聲也無。心中暗道。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又進數里看時。見一個女道姑。坐在榻上。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五花納錦帽。身穿一領織金袍。腳踏雲尖鳳頭履。腰繫攢絲雙穗縵。面似秋容霜後老。聲如春燕社前嬌。腹中久諳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諦饒。悟出空空真正果。煉成了了自逍遙。正是千花洞裏佛。昆藍菩薩姓名高。行者止不住脚。近前叫道。昆藍婆婆。菩薩問訊了。那菩薩卽下榻。合掌回禮道。大聖失迎了。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昆藍婆婆道。你當年大鬧天宮時。普地裏傳了你的名頭。誰人不知。那個不識。行者道。正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像我如今。皈正佛門。你就不曉的了。昆藍道。幾時皈正。恭喜。恭喜。行者道。近能脫命。保師父唐僧。上西天取經。師父遇黃花觀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與那廝賭。賭他。就放金光。單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脫了。聞菩薩能滅他的金光。特來拜請。菩薩道。是誰與你說的。我自赴了盂蘭會。到今三百餘年。不會出門。我隱姓埋名。更無一人得知。你却怎麼知道。行者道。我是個地裏鬼。不管那裏。自家都會訪着。昆藍道也罷。也罷。我本當不去。奈蒙大聖下臨。不可滅了求經之善。我和你來。行者稱謝了道。我忒無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會帶甚麼兵器。菩薩道。我有個繡花針兒。能破那廝。行者忍不住道。老姆誤了我。早知是繡花針。不須勞你。就問老孫要一擔。也是有的。昆藍道。你那繡花針。無非是鋼鐵金針。用不得。我這寶貝。非鋼。非鐵。非金。乃我小兒日眼裏。

練成的。行者道：「念卽是誰？」毘藍道：「小兒乃昴日星官。行者驚駭不已。早望見金光艷艷，卽回向毘藍道：「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毘藍隨於衣領裏取出一個繡花針，似眉毛粗細，有五六分長短，拈在手望空拋去。少時間響一聲，破了金光。行者喜道：「菩薩妙哉，妙哉，尋針尋針。」毘藍托在手掌內道：「這不是行者却同按下雲頭，走入觀裏，只見那道士合了眼，不能舉步。行者罵道：「你這潑怪裝瞎子哩。」耳朵裏取出棒來，就打毘藍扯住道：「大聖莫打，且看你師父去。」行者竟至後面客位裏看時，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行者垂淚道：「却怎麼好？却怎麼好？」毘藍道：「大聖莫悲，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索性積個陰德。我這裏有解毒丹，送你三九。行者轉身拜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教放入口裏。行者把藥扳開他的牙關，每人搥了一丸。須臾藥味入腹，便就一齊嘔吐，吐出毒味，得了性命。那八戒先爬起道：「悶殺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暈也。行者道：「你們那茶裏中了毒了，虧這毘藍菩薩搭救，快都來拜謝。」三藏欠身整衣謝了八戒。道：「師兄，那道士在那裏？」等我一問，爲何這般害我？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發狠道：「這廝旣與蜘蛛爲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裝瞎子哩。」八戒拿鎚就築，又被毘藍止住道：「天蓬息怒，大聖知我洞裏無人，待我收他去看守門戶也。」行者道：「感蒙大德，豈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現本像，我們看看。」毘藍道：「容易。」卽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撲的倒在塵埃，現了原身，乃是一條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毘藍使小指頭挑起，駕祥雲，竟轉千花洞去。八戒打仰道：「這媽媽兒却也利害，怎麼就降這般惡物？」行者笑道：「我問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個繡花針兒，是他兒子在日眼裏煉的，及問他令卽是誰？」他道：「是昴日星官。我想昴日星是隻公鷄，這老媽媽必定是個母雞，雞最能降蜈蚣，所以能收伏也。」三藏聞言，頂禮不盡。教徒弟們收拾去罷。那沙僧卽在裏面尋了些米糧，安排了些齋，俱飽餐一頓。牽馬挑擔，請師父出門。行者從他廚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觀，霎時燒得煨爛，却拽步長行。正是：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行者施爲變化能

情慾原因總一般，有情有慾自如然。沙門修煉紛紛士，斷慾忘情卽是禪。須着意，要心堅。一塵不染月當天，行功進步休教錯。行滿功完大覺仙。

話表三藏師徒們打開慾網，跳出情牢。放馬西行，走不多時，又是夏盡秋初，新涼透體。但見那：急雨收殘暑，梧桐一葉驚。螢飛莎徑晚，蛩語月華明。黃葵開映露，紅蓼遍沙汀。蒲柳先零落，寒蟬應律鳴。三藏正然行處，忽見一座高山。

峯插碧空。真個是摩星礙日。長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這山十分高聳。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裏話。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豈無通達之理。可放心前去。」長老聞言。喜笑花生。揚鞭策馬而進。徑上高巖。行不數里。見一老者鬢蓬鬆。白髮飄搔。鬚稀朗。銀絲擺動。項掛一串數珠子。手持拐杖。現龍頭。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進的長老。且暫住驕驢。緊兜玉勒。這山上有一夥妖魔。吃盡了閻浮世上人。不可前進。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一是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個雕鞍不穩。撲的跌下馬來。掙挫不動。睡在草裏。哼哩。行者近前攙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你等我去問他。」三藏道：「你的相貌醜陋。言語粗俗。怕衝撞了他。問不出個實信。」行者笑道：「我變個俊些兒的去問他。」三藏道：「你是變了我看好大聖。捻着訣。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兒。真個是目秀眉清。頭圓臉正。行動有斯文之氣象。開口無俗類之言。辭抖一抖。錦衣直裰。拽步上前。向唐僧道：「師父。我可變得好麼？」三藏見了大喜道：「變得好。八戒道：「怎麼不好。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老豬就滾上二三年。也變不得這等俊俏。」好大聖。躲離了他們。竟直近前對那老者躬身道：「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個禮。用手摸着他頭兒。笑嘻嘻問道：「小和尚。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經。適到此間。聞得公公報道有妖怪。我師父膽小怕懼。着我來問。聲端的是甚妖精。他敢這般短路。煩公公細與說我知之。我好把他貶解起身。那老兒笑道：「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幫襯。那妖魔神通廣大。得緊。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行者笑道：「據你之言。似有護他之意。必定與他有親。或是緊鄰契友。不然怎麼長他的威智。與他的節概。不肯傾心吐胆。不瞞你說。我小和尚有七七十二副嘴臉哩。那公公不識竅。只管問他。他就把臉抹一抹。即現出本像。咨牙俛嘴。兩股通紅。腰間繫一條虎皮裙。手裏執一根金箍棒。立在石崖之下。就像個活雷公。那老者見了。嚇得面容失色。問他個來歷。公公點頭笑道：「這和尚倒會弄嘴。想是跟你師父遊方到處兒。學些法術。或者會驅縛魍魎。與人家鎮宅除邪。你不會撞見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狠。公公道：「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山。五百阿羅都來迎接。一紙簡上天宮。十一大曜個個相欽。四海龍會他爲友。八洞仙常與他作會。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社令城隍以賓朋相愛。大聖聞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扯着老者道：「不要說。不要說。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廝爲兄弟朋友。也不見十分高作。若知是我小和尚來啊。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這小和尚胡說。不當人子。那個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廝。行者笑道：「實不瞞你說。我小和尚祖居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姓孫名悟空。當年也曾做過妖精。幹過大事。曾因會衆魔。多斂了幾杯酒。睡着夢中見二人





萬西路口有一萬巡哨的有四五千把門的也有一萬燒火的無數打柴的也無數共計算有四萬七八千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專在此吃人那獸子聞得此言戰兢兢跑將轉來相近唐僧且不回話放下釘在那裏出恭行者見了喝道你不回話却蹲在那裏怎的八戒道嚇出屎來了如今也不消說趕早兒各自顧命去罷行者道這個獸根我問信偏不驚恐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長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這老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裏有三個老妖有四萬八千小妖專在那裏吃人我們若躡着他些山邊兒就是他口裏食了莫想去得三藏聞言戰兢兢毛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師父放心沒大事想是這裏有便個妖精原是這裏人膽小把他就說出許多人許多大所以自驚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說的是那裏話我比你不同我問的是實決無虛謬之言滿山滿谷都是妖魔怎生前進行者笑道獸子嘴臉不要虛驚若論滿山滿谷之魔只消老孫一路棒半夜打個罄盡八戒道不差不差莫說大話那些妖精點卯也得七八日怎麼就打得罄盡行者道你說怎樣打八戒道憑你抓倒細倒使定身法定倒也沒有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麼抓拿細縛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叫長就有四十丈長短幌一幌叫粗就有八丈圍圓粗細往山南一滾滾殺五千北山一滾滾殺五千從東往西一滾只怕四五萬妖研做肉泥爛醬八戒道哥哥若是這等趕麵打或者二更時也都了了沙僧在旁笑道師父有大師兄恁樣神通怕他怎的請上馬走啊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沒奈何只得寬心上馬而走正行間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狐假虎威的來傳報恐嚇我們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聖跳上高峯四顧無跡急轉面見半空中有彩霞幌亮即縱雲趕上看時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邊用手扯住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名小道李長庚李長庚你好憊懶有甚話當面來說便好怎麼裝做個山林之老模樣混我金星慌忙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乞勿罪乞勿罪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勢要崢嶸只看你挪移變化乖巧機謀可便過去如若怠慢些兒其實難去行者謝道感激感激果然此處難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借些天兵幫助老孫一助金星道有有有有口信帶去就是十萬天兵也是有的大聖別了金星按落雲頭見了三藏道適纔那個老兒原是太白金星來與我們報信的長老合掌道徒弟快趕上他問他那裏另有個路我們轉了去罷行者道轉不得此山徑過有八百里四圍不知更有多少路哩怎麼轉得三藏聞言止不住眼中流淚道徒弟似此艱難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膿包行了他這報信必有幾分虛話只是要我們着意留心誠所謂以告者過也你且下馬來坐着八戒道又有甚商議行者道沒甚商議你且在這裏用心

保守師父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個問他個詳細教他寫個執帖開個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吩咐他關了洞門不許阻路却請師父靜靜悄悄的過去方顯得老孫手段沙僧只教仔細仔細行者笑道不消囑咐我這一去就是東洋大海也湯開路就是鉄裹銀山也撞透門好大聖吩咐一聲縱筋斗雲跳上高峯扳藤負葛平山觀看那山裏靜悄無人忽失聲道錯了錯了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他原來恐謊我這裏那有個甚麼妖精他就出來跳風頑耍必定拈鎗弄棒操演武藝如何沒有一個正自家揣度只聽得山背後叮叮噹噹辟辟剝剝梆鈴之聲急回頭看處原來是個小妖兒搨着一桿令字旗腰間懸着鈴子手裏敲着梆子從此向南而走仔細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行者暗笑道他必是個輔兵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說些甚話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呪搖身一變變做個蒼蠅兒輕輕飛在他帽子上側耳聽之只見那小妖走上大路敲着梆搖着鈴口裏作念道我等尋山的各人要謹慎提防孫行者他會變蒼蠅行者聞言暗自驚疑道這廝看見我了若未看見怎麼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會變蒼蠅原來那小妖也不會見他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吩咐他這話却是個謠言着他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見就要取出棒來打他却又停住暗想道會記得八戒問金星時他說老妖三個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似這小妖再多幾萬也不打緊却不知道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們問他一問動手不遲好大聖你道他怎麼去問挑下他的帽子來釘在樹頭上讓那小妖先行幾步急轉身騰挪也變做個小妖兒照依他敲着梆搖着鈴搨着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口裏也那般念着趕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頭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認得我小妖道我家沒你呀行者道怎的沒我你認認看小妖道面生認不得認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燒火的你會得我小妖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洞裏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也沒有這個嘴尖的行者暗想道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即低頭把手侮着嘴揉一揉道我的嘴不尖啊真個就不尖了那小妖道你剛纔是個尖嘴怎麼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子大不好認不是我一家少會少會可疑可疑我那大王家法甚嚴燒火的只管燒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終不然教你燒火又教你來巡山行者口乖就趁過來道你不知道大王見我燒得火好就陞我來巡山小妖道也罷我們這巡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不好點卯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爲號你可有牌兒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那般報事遂照他的模樣變了因不會看見他的牌兒所以身上沒有好大聖更不說沒有就滿口應承

道我怎麼沒牌，但只是剛纔領的新牌，拿你的出來我看。那小妖那裏知道這個機關，卽揭起衣服，貼身帶着個金漆牌兒，穿條絨線繩兒，扯與行者看看。行者見那牌背是個威鎮諸魔的金牌，正面有三個眞字，是小鑽風。他却心中暗想道：不消說了，但是巡山的必有一個風字墜腳，便道：你且放下衣走過，等我拿牌兒你看。卽轉身，插下手，將尾巴梢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捻他，把叫變，卽變做個金漆牌兒，也穿上個綠絨繩兒，上書三個眞字，乃總鑽風。拿出來遞與他看了。小妖大驚道：我們都叫做個小鑽風，偏你又叫做個甚麼總鑽風？行者幹事找絕，說話合宜，就道：你實不知大王見我燒得火好，把我陞個巡風，又與我個新牌，叫做總巡風，教我管你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聞言，卽忙唱喏道：長官長官，新點出來的，實是面生，言語冲撞，莫怪。行者還着禮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見面錢，却要哩。每人拿出五兩來罷。小妖道：長官不要忙待我，向南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一總打發罷。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個前走，大聖隨後相跟，不數里，忽見一座筆峯，何以謂之筆峯？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峯來，約有四五丈高，如筆插在架上一般，故以爲名。行者到邊前，把尾巴掬一掬，跳上去，坐在峯尖兒上，叫道：鑽風，都過來。那些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長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吃唐僧，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說他會變化，只恐他變作小鑽風來這裏躡着路徑，打探消息，把我陞作總鑽風來查勘你們這一班可有假的小鑽風。連聲應道：長官我們俱是眞的。行者道：你既是眞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曉得小鑽風道：我曉得。行者道：你曉得快說來。我聽如若說得合着我，便是眞的；若說差了一些兒，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弄璋弄智，呼呼喝喝的，沒奈何，只得實說道：我大王神通廣大，本事高強，一口會吞了十萬天兵。行者聞說，吐出一聲道：你是假的小鑽風。慌了道：長官老爺，我是眞的，怎麼說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眞的，如何胡說？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就吞了十萬天兵？小鑽風道：長官原來不知，我大王會變化，要大能撐天堂，要小就如菜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邀請諸仙，他不曾具柬來請，我大王意欲爭天，被玉皇差十萬天兵來降我大王。是我大王變化法身，張開大口，似城門一般，用力吞將去，說得衆天兵不敢交鋒，關了南天門。故此一口會吞十萬天兵。行者聞言，暗笑道：若是講手頭之話，老孫也會幹過。又應聲道：二大王有何本事？小鑽風道：二大王身高三丈，臥龍眉，丹鳳眼，美人身，匾擔牙，鼻似蛟龍。若與人爭鬥，只消一鼻子捲去，就是鐵背銅身，也就魂亡魄喪。行者道：鼻子捲人的妖精也好拿。又應聲道：三大王也有許多手段。小鑽風道：我三大王不是凡間之怪物，名號雲程萬里鵬，行動時，搏風運海，振北圖南，隨身有一件兒寶。

貝喚做陰陽二氣瓶。假若是把人裝在瓶中，一時三刻化爲醬水。行者聽說，心中暗驚道：「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細防他。瓶兒又應聲道：『三個大王的本事，你倒也說得不差。與我知道的一般。但只是那個大王要吃唐僧哩。』小鑽風道：『長官，你不知道。行者喝道：『我比你不知些兒。因恐汝等不知底細，吩咐我來着實盤問你哩。』小鑽風道：『我大大王與二大王，久住在獅駝嶺獅駝洞。三大王不在這裏住。他原住處離此西下有四百里遠近。那廂有座城喚做獅駝國。他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乾淨。因此上奪了他的江山。如今盡是些妖怪。不知那一年打聽得東土唐朝差一個僧人去西天取經，說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就延壽長生不老。只因怕他一個徒弟孫行者十分利害，自家一個難爲徑來此處與我這兩個大王結爲兄弟，合意同心打夥兒捉那個唐僧也。行者聞言，心中大怒道：『這潑魔十分無禮。我保唐僧成正果，他怎麼算計要吃我的人。恨一聲咬響鋼牙，掣出鐵棒，跳下高峯，把棍子望小妖頭上斫了一斫，可憐就斫得像一個肉蛇。自家見了，又不忍道：『嗚呼！他倒是個好意，把些家常話兒都與我說了。我怎麼却這一下子就結果了他。』也罷也罷，左右是殺了好大聖，只爲師父阻路，沒奈何，幹出這件事來，就把他牌兒解下帶在自家腰裏，將金字旗搯在背上，腰間掛了鈴兒，手裏敲着梆子，迎風捻個訣口裏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的就像小鑽風模樣，拽回步，竟轉舊路找尋洞府去打探那三個老妖魔的虛實。這正是千般變化美猴王，萬樣騰挪真本事。闖入深山，依着舊路正走處，忽聽得人喊馬嘶之聲，卽舉目觀之，原來是獅駝洞口有萬數小妖排列着鎗刀劍戟，旗幟旌旄。這大聖心中暗喜道：『李長庚之言，真是不妄，真是不妄。原來這擺列的有些路數，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隊伍，他只見有四十名雜彩長旗，迎風亂舞，就知有萬名人馬。却又自揣自度道：『老孫變作小鑽風，這一進去，那老魔若問我巡山的話，我必隨機答道。倘或一時言語差訛，認得我啊，怎生脫體就要往外跑時，那夥把門的攔住，如何出得門去。』要拿洞裏妖王，必先除了門前衆怪。你道他怎麼除得衆怪？好大聖想着，那老魔不會與我會面，就知我老孫的名頭。我且倚着我的這個名頭，仗着威風，說些大話，嚇他一嚇，看果然中土衆生有緣，分取得經回。這一去，只消我幾句英雄之言，就嚇退那門前若干之怪。假若衆生無緣無分，取不得真經啊，就是縱然說得蓮花現，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心問口。口問心思量此計，敲着梆，搖着鈴，竟直闖到獅駝洞口。早被前營上小妖攔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不應，低着頭就走。』走至二層營裏，又被小妖扯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道：『來了。衆妖道：『你今早巡風去，可會撞見甚麼孫行者？』行者道：『撞見的。正在那裏磨扛子哩。』衆妖害怕道：『他怎麼個模樣？磨甚磨扛子？』

者道。他蹲在那澗邊，還似個開路神。若站起來，好道有十數丈長，手裏拿着一條鐵棒，就似碗來粗細的一根大杠子。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裏又念着杠子啊。這一向不會拿你出來顯顯神通。這一去就有十萬妖精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殺了那三個魔頭祭你，他要磨得明了，先打死你門前一萬精哩。那些小妖聞得此言，一個個心驚膽戰，魂散魄飛。行者又道：「列位，那唐僧的肉也不過幾斤，也分不到我處。我們替他頂這個缸怎的？不如我們各自散一散罷。」眾妖都道：「說得是。我們各自顧命去罷。」原來此輩都是些狼蟲虎豹，走獸飛禽，鳴的一聲都闕然而去了。這個倒不像孫大聖幾句鋪頭話，却就如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行者暗自喜道：「好了，老妖是死了，聞言就走，怎敢覲面相逢。這進去還似此言方好。若說差了，纔這夥小妖有一兩個倒走進去聽得，却不走了風訊，你看他。」存心來古洞，仗膽入深門。畢竟不知見那個老魔頭有甚吉凶，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 魔王還歸大道真

却說孫大聖進於洞口，兩邊觀看，只見骷髏若嶺，骸骨如林。人頭髮躡成氈片，人皮肉爛作泥塵。人筋纏在樹上，乾焦晃亮如銀。真個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難聞。東邊小妖將活人拿了剮肉，西下潑魔把肉鮮煮鮮烹。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膽，第二個凡夫也進不得他門。好多時，行入二層門裏，看時呀，這裏却比外面不同，清奇靜雅，秀麗寬平。左右有瑤草仙花，前後有喬松翠竹，又行七八里遠近，纔到三層門，閃着身，偷着眼看處，那上面高坐三個老妖，十分獷惡。中間的那個生得獠牙鋸齒，圓頭方面，聲吼若雷，眼光如電，仰鼻朝天，赤眉飄焰，但行處，百獸心慌。若坐下，羣魔膽戰。這一個是獸中王，青毛獅子怪。左手下那個生得鳳目金睛，黃牙粗腿，長鼻銀毛，看頭似尾，圓額皺眉，身軀磊磊，細聲如窈窕佳人，玉面似牛頭惡鬼。這一個是藏齒修身多年的黃牙老像。右手下那一個生得金翅鯤頭星睛豹眼，振北圖南，剛強勇敢，變生翱翔，笑龍慘搏，鳳翻百鳥，藏頭舒利爪，諸禽喪膽。這一個是雲程九萬的大鵬。那兩下列着有百十大小頭目，個個全裝披挂，介冑整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行者見了，心中歡喜，一些兒不怕。大踏步竟直進門，把榔鈴卸下，朝上叫聲大王。三個老魔笑呵呵問道：「小鑽風，你來了。行者應聲道：「來了。你去巡山打聽孫行者的下落，何如？」行者道：「大王在上，我也不敢說起。老魔道：「怎麼不敢說？」行者道：「我奉大王命，敲着榔鈴，正然走處，猛擡頭，只看見一個人，蹲在那裏磨杠子，還像個開路神。若站將起來，足有十數丈長，短他就着那澗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裏又念一聲，說他那杠子到此還不會顯個神通。他要磨明，就來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孫行者，特來

報知那老魔聞此言，渾身是汗，嚇得戰呵呵的道：「兄弟，我說莫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廣大，預先作了準備，磨棍打我們，却怎生是好？」教小的們把洞外大小俱叫進來，關了門，讓他過去罷。那頭目中有知道的，報大王，門外小妖已都散了。老魔道：「怎麼都散了？想是聞得風聲不好也。」快早關門，快早關門，眾妖兵把前後門盡皆牢拴緊閉，行者自心驚道：「這一關了門，他再問我家裏長短的事，我對不來，却不弄走了風，被他拿住，且再誑他一誑，教他開着門好跑。」又上前道：「大王，他還說得不好。」老魔道：「他又說甚麼？」行者道：「他說拿大大王剝皮，二大王剝骨，三大王抽筋，你們若關了門，不出去，啊，他會變化，一時變了個蒼蠅兒，自門縫裏飛進，把我們都拿出去，却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們仔細，我這洞裏，遞年家沒個蒼蠅，但是有蒼蠅進來，就是孫行者，行者暗笑道：「就變個蒼蠅，誑他一誑，好開門。」大聖閃在旁邊，伸手去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金蒼蠅飛去，望老魔劈臉撞了一頭，那老怪慌了道：「兄弟不停當，那話兒進門來了，驚得那大小羣妖一個個了鈿掃帚，都上前亂撲蒼蠅，這大聖忍不住，吸吸的笑出聲來，乾淨他不宜笑，這一笑，笑出原嘴臉來了，却被那第三個老妖魔跳上前，一把扯住道：「哥哥，險些兒被他瞞了。」老魔道：「賢弟，誰瞞誰？」三怪道：「剛纔這個回話的小妖，不是小鑽風，他就是孫行者，必定撞見小鑽風，不知是他怎麼打殺了。」却變化來哄我們哩，行者慌了道：「他認得我了。」即把手摸摸，對老怪道：「我怎麼是孫行者？我是小鑽風。」大王錯認了，老魔笑道：「兄弟，他是小鑽風。」他一日三次在面前點卯，我認得他，又問你有牌兒麼？行者道：「有，攆着衣服，就拿出牌子。」老怪一發認真道：「兄弟，莫屈了他。」三怪道：「哥哥，你不會看見他，他纔却閃着身，笑了一聲，我見他就露出個雷公嘴來，見我扯住時，他又變作個這等模樣，叫小的們拿繩來，衆頭目即取繩索，三怪把行者扳翻倒，四馬攆蹄捆住，揭起衣裳看時，足足是個弼馬溫，原來行者有七十二般變化，若是變飛禽，走獸，花木，器皿，昆蟲之類，却就連身子滾去了，但變人物，却只是頭臉變了，身子變不過來，果然一身黃毛，兩塊紅股，一條尾巴，老妖看着道：「是孫行者的身子。」小鑽風的臉皮是他了，教小的們先安排酒來，與你三大王遞個得功之杯，既拿倒了孫行者，唐僧坐定，是我們口裏食也。」三怪道：「且不要吃酒，孫行者溜撒，他會逃遁之法，只怕走了。」教小的們擡出瓶來，把孫行者裝在瓶裏，我們纔好喫酒。」老魔大笑道：「正是，正是。」即點三十六個小妖，入裏面開了庫房門，擡出瓶來，你說那瓶有多大，只得二尺四寸高，怎麼用得三十六個人抬，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要三十六人按天星之數，纔抬得動，不一時，將寶瓶抬出，放在三層門外，展得乾淨，揭開蓋，把行者解了繩索，剝了衣服，就着那瓶中仙氣，聽的一聲，吸入裏面，將蓋子蓋上，貼了封皮。

却去吃酒道。猴兒今番入我寶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若還能覈拜佛求經，除是轉背搖車，再去投胎奪舍。你看那大小羣妖，一個個笑呵呵都去賀功不題。却說大聖到了瓶中，被那寶貝將身束得小了，索性變化蹲在當中。半晌，那邊蔭涼，忽失聲笑道：「這妖精外有虛名，內無實事，怎麼告誦人說這瓶裝了人，一時三刻，化爲膿血，若是這般涼快，就住上七八年也無事。」大聖原來不知那寶貝根由，假若裝了人，一年不語，一年蔭涼，但聞得人言，就有火來燒了。大聖未曾說完，只見滿瓶都是火焰，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間，捻着避火訣，全然不懼。耐到半個時辰，四周圍鑽出四十條蛇來咬行者，輪開手，抓將過來，儘力氣一搯，搯做八十段。少時間，又有三條火龍出來，把行者上下盤繞着，實難禁。自覺慌張無措道：「別事好處，這三條火龍難爲，再過一會不出，弄得火氣攻心，怎了。」他想着，我把身子長一長，券破罷。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叫長，即長了丈數高下。那瓶緊靠着身，也就長起去。他把身子往下一小，那瓶兒也就小下。來了行者，心驚道：「難難難，怎麼我長他也長，我小他也小，如之奈何？」說不了，孤拐上有些疼痛，急伸手摸摸，却被火燒軟了。自己心焦道：「怎麼好？」孤拐燒軟了，弄做個殘疾之人了。乃忍不住，吊下淚來。這正是：遭魔遇苦懷三藏，着難臨危慮聖僧。道師父啊，當年皈正，蒙觀音菩薩勸善脫離天災，我與你苦歷諸山，收殄多怪，降八戒，得沙僧，千辛萬苦，指望同證西方，共成正果。何期今日遭此毒魔，老孫誤入於此，傾了性命。撇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進，想是我昔日名兒，故有今朝之難。正此悽愴，忽想起菩薩當年在蛇盤山，曾賜我三根救命毫毛，不知有無。且等我尋一尋看。即伸手渾身摸了一把，只見腦後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忽喜道：「身上毛都如彼軟熟，只此三根如此硬鎗，必然是救我命的。」即便咬着牙，忍着疼，拔下毛，吹口仙氣，叫變。一根即變作金鋼鑽，一根變作竹片，一根變作綿繩，扳張篋片弓兒，牽着那鑽，照瓶底下颼颼的一頓鑽，鑽成一個眼孔，透進光亮，喜道：「造化造化，却好出去也。」纔變化出身，那瓶復蔭涼了，怎麼就涼。原來被他鑽了，把陰陽之氣泄了，故此遂涼。好大聖收了毫毛，將身一小，就變做個蠨螋蟲兒，十分輕巧，細如鬚髮，長似眉毛。自孔中鑽出，且還不走，竟飛在老魔頭上，釘着。那老魔正飲酒，猛然放下杯兒道：「三弟孫行者這回化了麼？」三魔笑道：「還到此時哩。」老魔教傳令，抬上瓶來。那下面三十六個小妖，即便抬瓶，瓶就輕了許多。慌得衆小妖報道：「大瓶輕了。」老魔喝道：「胡說。」寶貝乃陰陽二氣之全功，如何輕了？內中有一個勉強的小妖，把瓶提上來道：「你看這不輕了。」老魔揭蓋看時，只見裏面透亮，忍不住失聲叫道：「這瓶裏空者，控也。」大聖在他頭上也忍不住道：「一聲我的兒啊，搜者走也。」衆怪聽見道：「走了，走了。」即傳令關門，關門。那行者將身一抖，收了剝去的衣服，現本相，跳出洞外，回頭罵道：「妖

精不要無禮。瓶子鑽破，裝不得人了。只好拿來出恭，喜喜歡歡，嚷嚷鬧鬧，踏着雲頭，竟轉唐僧處。那長老正在那裏撮土爲香，望空禱祝。行者且停雲頭，聽他禱祝甚的。那長老合掌朝天道：「祈請雲霞衆位仙，六丁六甲與諸天，願保賢徒孫行者，神通廣大，法無邊。」大聖聽得這般言語，更加努力收斂雲光。近前叫道：「師父，我來了。」長老攙住道：「悟空，你遠探高山，許久不回，我甚憂慮。端的這山中有何吉凶？」行者笑道：「師父，纔這一去，一則是東土衆生有緣，有分。二來是師父功德無量，無邊。」三也虧弟子法力，將前項妝鑽風陷瓶裏，及脫身之事，細陳了一遍。今得見尊師之面，實爲兩世之人也。長老感謝不盡道：「你這番不會與妖精賭鬥麼？」行者道：「不會。」長老道：「這等保不得我過山了。」行者是個好勝的人，叫喊道：「我怎麼保你過山不得？」長老道：「不會與他見個勝負，只這般含糊。我怎敢前進。」大聖笑道：「師父，你也忒不通變。常言道：『單絲不線，孤掌難鳴。』那魔三個小妖，千萬教老孫一人，怎生與他賭鬥？」長老道：「寡不敵衆，是你一人也。難處。」八戒道：「他都有本事，教他們都去與你協力同心，掃淨山路，保我過去罷。」行者沉吟道：「師言最當。着沙僧保護你，着八戒跟我去罷。」那馱子慌了道：「哥哥沒眼色，我又粗夯，無甚本事，走路扛風，跟你何益？」行者道：「兄弟，你雖無甚本事，好道也是個人。」俗云：「放屁添風。」你也可壯我些膽氣。」八戒道：「罷也罷，望你帶挈帶挈，但只急溜處，莫捉弄我。」長老道：「八戒在意，我與沙僧在此，那馱子抖擻神威，與行者縱着狂風，駕着雲霧，跳上高山，卽至洞口，早見那洞門緊閉，四顧無人。行者上前，執鐵棒厲聲高叫道：『妖怪開門，快出來與老孫打耶。』那洞裏小妖報入，老魔心驚膽戰，道：『幾年都說猴兒狠，話不虛傳，果是真。』」二老怪在旁問道：「哥哥怎麼說？」老魔道：「那行者早間變小鑽風混進來，我等不能相識。幸三賢弟認得，把他裝在瓶裏，他弄本事鑽破瓶兒，却又擲去衣服走了。如今在外叫戰，誰敢與他打個頭仗？」更無一人答應。又問：「又無人答，都是那裝聾推啞。」老魔發怒道：「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忝着個醜名，今日孫行者這般藐視，若不出去與他見陣，也低了名頭。」等我捨了這老性命，去與他戰上三合，三合戰得過，唐僧還是我們口裏食，戰不過，那時關了門，讓他遠去罷。」遂取披掛，結束了，開門前走。行者與八戒在門旁觀看，真是好一個怪物。鐵額銅頭，戴寶盔，盔纓飄舞，甚光輝。輝輝掣電雙睛亮，亮亮鋪霞兩鬢飛。勾爪如銀尖且利，鋸牙似鑿密還齊。身披金甲無絲縫，腰束龍縷有見機。手執鋼刀明晃晃，英雄威武世間稀。一聲吆喝如雷震，問道：「敲門者是誰？」大聖轉身道：「是你孫老爺齊天大聖也。」老魔笑道：「你是孫行者，大膽潑猴，我不惹你，你却爲何在此叫戰？」行者道：「有風方起浪，無潮水自平。你不惹我，我好尋你。只因你狐羣狗黨，結爲一夥，算計喫我師父，所以來此施爲。」老魔道：「你這等雄糾糾的，嚷上我門，莫不是要打麼？」



行者道：「正是老魔道，你休猖獗。我若調出妖兵，擺開陣勢，搖旗擂鼓，與你交戰，顯得我是坐家虎，欺負你了。我只與你一個對一個，不許幫手。」行者聞言，叫豬八戒走過，看他把老孫怎的。那猓子真個閃在一邊。老魔道：「你過來，先與我做個樁兒，讓我儘力氣，着光頭砍上三刀，就讓你唐僧過去。假若禁不得，快送你唐僧來，與我做一頓下飯。」行者聞言，笑道：「妖怪，你洞裏若有紙筆，取出來，與你立個合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我也不與你當真。那老魔抖擻威風，丁字步站定，雙手舉刀，望大聖劈頂就砍。這大聖把頭往上一迎，只聞「訇」一聲響，頭皮兒紅也不紅，那老魔大驚道：「這猴子好個硬頭兒。」大聖笑道：「你不知老孫是。」生就銅頭鐵腦，蓋天地乾坤世上無斧砍，鎚敲不得碎。幼年曾入老君爐，四斗星官監臨造，二十八宿用工夫，水浸幾番不得壞。周圍挖搭板筋鋪，唐僧還恐不堅固，預先又上紫金箍。老魔道：「猴兒不要說嘴，看我這二刀來，決不容你性命。」行者道：「左右也只這般砍罷了。」老魔道：「猴兒，你不知道這刀。」金火爐中造，神功百煉熬鋒刃，依三略，剛強按六韜，却似蒼蠅尾，猶如白蟒腰，入山雲蕩蕩，下海浪滔滔，琢磨無遍數，煎熬幾百遭。深山古洞放上陣，有功勞，擔着你這和尚天靈蓋，一削就是兩個頭。」大聖笑道：「這妖怪精沒眼色，把老孫認做個頭哩。」也罷，誤砍誤讓，教你再砍一刀，看怎麼。那老魔舉刀又砍，大聖把頭迎一迎，乒乓的劈做兩半個。大聖就地打個滾，變做兩個身子。那魔一見慌了手，按下鋼刀，豬八戒遠遠望見，笑道：「老魔好砍兩刀的，却不是四個人了。」老魔指定行者道：「聞你能使分身法，怎麼把這治兒拿出在我面前？」大聖道：「何為分身法？」老魔道：「為甚麼先砍你一刀不動，如今砍你一刀，就是兩個人。」大聖笑道：「妖怪，你切莫害怕，砍上一萬刀，還你二萬個人。」老魔道：「你這猴兒，你只會分身，不會收身。你若有一本事，收做一個，打我一棍去罷。」大聖道：「不許說謊，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兩刀，教我打一棍，若打了棍，半就不姓孫。」老魔道：「正是，正是，好大聖，就把身襟上來，打個滾，依然一個身子。」掣棒劈頭就打。那老魔舉刀架住道：「猴無禮，甚麼樣個哭喪棒，敢上門打人。」大聖喝道：「你若問我這條棍，天上地下，都有名聲。」老魔道：「怎見名聲？」道：「棒是九轉鑛鐵煉，老君親手爐中煅，禹王求得號神珍，四海八河為定驗，中間星斗暗鋪陳，兩頭箱裏黃金片，花紋密佈，鬼神驚。上造龍紋與鳳篆，名號靈陽棒，一條深藏海藏人，難見成形變化，要飛騰，飄飄五色霞光現。老孫得道取歸山，無窮變化多經驗，時間要大賽來粗，或小些，役如鐵綫粗，如南岳細，如針長短隨，吾心意變，輕輕舉動影雲生，亮亮飛騰如閃電，攸攸冷氣逼人寒，條條殺霧空中現，降龍伏虎謹隨身，天涯海角都遊遍。會將此棍鬧天宮，威風打散蟠桃宴，天王賭鬥未曾贏，哪吒對敵難交戰，棍打諸神沒躲藏，天兵十萬都逃竄，雷霆衆將護靈霄，飛身打上通明殿，掌朝

天使盡皆驚，護駕仙卿俱攪亂，舉棒掀翻北斗宮，回首振開南極殿，金闕玉皇見棍兇，特請如來與我戰，兵家勝負自如然，困苦災危無可辨，整整挨排五百年，虧了南海菩薩勸，大唐有個出家僧，對天發下洪誓願，枉死城中度鬼魂，靈山會上求經卷，西方一路有妖魔，行動甚是不方便，已知鐵棒世無雙，央我途中為侶伴，邪魔湯着赴幽冥，肉化紅塵骨化麵，處處妖精棒下亡，論萬成千無打算，上方擊壞斗牛宮，下方壓損森羅殿，天將會將九曜追，地府打傷催命判，半空丟下振山川，勝如太歲新華劍，全憑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那魔聞言戰兢兢，捨着性命舉刀就砍，猴王笑吟吟，使鐵棒前迎，他兩個先時在洞前撐持，然後跳起去，都在半空裏廝殺，這一場好殺，天河定底神珍棒，棒名如意，世間高誇稱手段，魔頭惱，大捍刀擊法力豪，門外爭持還可近，空中賭鬪怎想饒，一個隨心更面目，一個立地長身腰，殺得滿天雲氣重，徧野霧飄飄，那一個幾番立意喫三藏，這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都因佛祖傳經典，邪正分明恨苦交，那老魔與大聖鬥經二十餘合，不分輸贏，原來八戒在底下見他兩個戰到好處，忍不住掣鉞架風，跳將起去，望妖魔劈臉就築，那魔慌了，不知八戒是個嫖頭，性子冒冒失失的，謊人，他道：「嘴長耳大，手硬鉞兇，敗了陣，丟了刀，轉頭就走。」大聖喝道：「趕上，這猡子仗着威風，舉着釘鉞，即忙趕下怪去。」老魔見個趕得相近，在坡前立定，迎着風頭，幌一幌，現了原身，張開大口，就要來吞八戒，八戒害怕，急抽身往草裏一鑽，也管不得荊針棘刺，也顧不得刮破頭疼，戰兢兢的在草裏聽着梆聲，隨後行者趕到，那怪也張口來吞，却中了他的機關，收了鐵棒，迎將上去，被老魔一口吞之，說得個猡子在草裏囊囊吐吐的埋怨道：「這個弼馬溫，不識進退，那怪來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這一口吞在肚中，今日還是個和尚，明日就是個大恭也。」那魔得勝而去，這猡子纔鑽出草來，溜回舊路，却說三藏在山坡下，正與沙僧盼望，只見八戒喘呵呵的跑來，三藏大驚道：「八戒，你怎麼這等狼狽，悟空如何不見猡子，哭哭啼啼道：師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三藏聽言，說倒在地，半晌間，跌腳拳胸道：「徒弟呀，只說你善會降妖，領我西天見佛，怎知今日死於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衆的功勞，如今都化作塵土矣。」那師父十分苦痛，你看那猡子，他也不來勸解，師父却叫沙和尚，你拿將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開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還去吃人，我往高老莊看看我渾家，將白馬賣了，與師父買個壽器送終。」長老氣喘喘的，聞得此言，叫皇天放聲大哭，且不題，却說那老魔吞了行者，以為得計，竟回本洞，衆妖迎問出戰之功，老魔道：「拿了一個來了。」二魔喜道：「哥哥拿的是誰？」老魔道：「是孫行者。」二魔道：「拿在何處？」老魔道：「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第三個魔頭大驚道：「大哥啊，我就不會吩咐你。」

孫行者不中吃，那大聖肚裏道：忒中吃，又禁饑，再不得餓，慌得那小妖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在你肚裏說話哩。老魔道：怕他說話，有本事吃了他，沒本事擺佈他不成，你們快去燒些鹽白湯，等我灌下肚去，把他熾出來，慢慢的煎了吃。酒小妖真個沖了半盆鹽湯，老怪一飲而乾，注着口，着實一嘔，那大聖在肚裏生了根，動也不動，却又擱着喉嚨，往外又吐，吐得頭暈眼花，苦膽都破了。行者越發不動，老魔喘息了，叫聲孫行者，你不出來，行者道：早哩，正好不出來哩。老魔道：你怎麼不出行者道：你這妖精，甚不通變，我自做和尚，十分淡薄，如今秋涼，我還穿個單直裰，這肚裏倒暖，又不透風，等我住過冬，纔好出來。衆妖聽說，都道：大王，孫行者要在你肚裏過冬哩。老魔道：他要過冬，我就打起禪來，使個搬運法，一冬不吃飯，就餓殺那弼馬溫。大聖道：我兒子，你不知事，老孫保唐僧取經，從廣裏過，帶了個摺疊鍋兒進來，煮雜碎吃，將你這裏邊的肝、腸、肚、肺、細細兒，受用還，殼盤纏到清明哩。那二魔大驚道：哥啊，這猴子他幹得出來。三魔道：哥啊，吃了雜碎也罷，不知在那裏支鍋。行者道：三又骨上好支鍋。三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鍋，燒動火煙，燭到鼻孔裏，打嚏噴麼？行者笑道：沒事，等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裏一擗，擗個窟窿，一則當天窗，二來當煙洞。老魔聽說，雖說不怕，却也心驚，只得硬着膽，叫兄弟們莫怕，把我那藥酒拿來，等我吃幾鍾下去，把猴兒藥殺了罷。行者暗笑道：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吃老君丹、玉皇酒、王母桃，及鳳髓、龍肝，那樣東西，我不會吃過，是甚麼藥酒，敢來藥我？那小妖真個將藥酒篩來，滿滿斟了一鍾，遞與老魔。老魔接在手中，大聖在肚裏就聞得酒香，道：不要與他吃，好大聖把頭一扭，變做個喇叭口，子張在他喉嚨之下，那怪咽的嚥下，被行者咽的接吃了。第二鍾嚥下，被行者咽的又接吃了一連吃了七八鍾，都是他接吃了。老魔放下鍾道：不吃了，這酒常時吃兩鍾，腹中如火，却纔吃了七八鍾，臉上紅也不紅，原來這大聖吃不多酒，接了他七八鍾吃了，在肚裏撒起酒風來，不住的支架子，跌四平，踢飛脚，抓住肝花，打鞦韆，豎蜻蜓，翻根頭，亂舞，那怪物疼痛難禁，倒在地下，畢竟不知死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七十五回

# 繪圖西遊記 卷四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

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裏支吾一會。那魔頭倒在塵埃，無聲無氣。若不言語，想是死了。却又把手開放。魔頭回過氣來，叫一聲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行者聽見道：兒子莫廢工夫，省幾個字兒，只叫孫外公罷。那妖魔惜命，真個叫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一，一差二誤，吞了你。你如今却反害我。萬望大聖慈悲，可憐螻蟻貪生之意，饒了我命。願送你師父過山也。大聖雖英雄，甚為唐僧進步。他見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他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饒你。怎麼送我師父。老魔道：我這裏也沒甚麼金銀珠寶，珊瑚琉璃琥珀玳瑁珍奇之寶，相送我兄弟三個。擡一乘香簾轎兒，把你師父送過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擡轎相送，強如要寶。你張開口，我出來。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對老魔道：大哥，等他出來時，把口往下一咬，將猴兒嚼碎，嚥下肚，却不得磨害你了。原來行者在裏面聽得，便不先出去。却把金箍棒伸出，試他一試。那怪果往下一口，挖渣的一聲，把個門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饒你性命。出來，你反咬我要害我命。我不出來，活活的只弄殺你。不出來，不出來。老魔報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請他出來好了。你却教我咬他，他倒不會咬着。却迸得我牙齦疼痛。這是怎麼起的。三魔見老魔怪他，他又作個激將法，厲聲高叫道：孫行者，聞你名如轟雷貫耳，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靈霄殿下逞勢。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行者道：我何為小輩。三怪道：好看千里客，萬里去傳名。你出來，我與你賭鬥。纔是好漢。怎麼在人肚裏做勾當。非小輩而何。行者聞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是我若如今扯斷他腸，搥破他肝，弄殺這怪，有何難哉。但真是壞了我的名頭也罷，也罷。你張口，我出來與你比併。但只是你這洞口窄窄，不好使家伙。須往寬處去。三魔聞說，即點大小怪，前前後後，有三萬多精，都執着精銳器械，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專等行者出口。一齊上陣。那二怪攙着老魔，竟至門外，叫道：孫行者，好漢出來。此間有戰場好鬥。大聖在他肚裏聞得外面鴉鳴鶯噪，鶴唳風聲，知道是寬闊之處，却想着我出去，是失信與他。若出去，這妖精人面獸心。先時說送我師父，哄我出來咬我。今又調兵在此，也罷也罷。與他個兩全其美，出去便出去，還與他肚裏生下一個根兒。即轉手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一條繩兒，只有頭髮粗細，倒有四寸長短。那繩兒理出去，見風就長粗了。把一頭拴着妖怪的肝繫上，打做個活

扣兒那扣兒不扯不緊，扯緊就痛，却拿着一頭笑道：「這一出去，他送我師父便罷，如若不送，亂動刀兵，我也沒工夫與他打。只消扯此繩兒，就如我在肚裏一般，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見妖精大張着方口，上下鋼牙，排如利刃，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從口裏出去，扯這繩兒，他怕疼，往下一嚼，却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好大聖，理着繩兒，從他那上脖子往前爬，爬到他鼻孔裏，那老魔鼻子發癢，阿嚏的一聲，打了個噴嚏，直迸出行者，見了風，把腰躬一躬，就長了有三丈長短，一隻手扯着繩兒，一隻手拿着鐵棒，那魔頭不知好歹，見他出來了，就舉鋼刀劈臉來砍。』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又見那二怪使鎗，三怪使戟，沒頭沒臉的亂上，大聖放鬆了繩，收了鐵棒，急急縱身駕雲走了。原來怕那夥小怪圍繞，不好幹事，他却跳出營外，去那空闊山頭上，落下雲，雙手把繩儘力一扯，老魔心裏纔疼，他害疼，往上一掙，大聖復往下一扯，衆小妖遠遠看見，齊聲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讓他去罷。』這猴兒不按時景，清明還未到，他却那裏放風箏也。大聖閉言，着力氣蹬了一蹬，那老魔從空中，拍刺刺似紡車兒一般，跌落塵埃，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黃土，跌做個二尺淺深之坑，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齊按下雲頭，上前扯住繩兒，跪在坡下，哀告道：『大聖啊，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仙，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實實的哄你出來，與你見陣，不期你在我家，心上拴了一根繩子，行者笑道：『你這夥潑魔，十分無禮，前番哄我出來，咬我，這番哄我出來，却又擺陣敵我，似這幾萬妖兵戰我一個，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見我師父，那怪一齊叩頭道：『大聖慈悲，饒我性命，願送老師父過山，行者笑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老魔道：『爺爺呀，割斷外邊的，這裏邊的拴在心上，喉嚨裏又捺捺的惡心，怎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張開口，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老魔慌了，道：『這一進去，再又不肯出來，却難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老魔道：『但解就送，決不敢打誑語。』大聖審得是實，即便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疼也。三個妖縱身而起，謝道：『大聖請回。』上覆唐僧，收拾下行行李，我們就抬轎來送，衆怪偃干戈，盡皆歸洞。大聖收繩子，竟轉山坡，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豬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將行李搭包兒，在那裏分哩。行者暗暗嗟嘆道：『不消講了，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師父捨不得我痛哭，那獸子却分東西，散火哩。』嘆，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聲，看落下雲頭，叫道：『師父，沙僧聽見報怨，八戒道：『你是個棺材座子，專一害人，師兄不會死，你却說他死了。』在這裏幹這個勾當，那裏不叫將來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來

顯魂哩。行者到跟前，一把搗住八戒臉。一個巴掌，打了個踉蹌。道：「夯貨！我顯甚麼魂？跌子侮着臉道：『哥哥，你實是那怪吃了你，你怎麼又活了？』」行者道：「像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腸，捏他肺，又把這條繩兒穿住他的心，扯得疼痛難禁。一個個叩頭哀告，我纔饒了他性命。如今檣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那三藏聞言，一骨魯爬起來，對行者躬身道：『徒弟啊，累殺你了。若信悟能之言，我已絕矣。』」行者輪拳打着八戒，罵道：「這個饑餓的跌子，十分懈怠，甚不成人。師父你切莫惱，那怪就來送你也。」沙僧甚生慚愧，連忙遮掩，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都在途中等候。不題。却說三個魔頭，帥羣精回洞。二怪道：「哥哥，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你不該吞他，只與他鬥時，他那裏鬥得過你。我洞裏這幾萬妖精，唾沫也可塗殺他，你却將他吞在肚裏，他便弄起法來，教你受苦。怎麼敢與他比較，纔却說送唐僧，都是假意，實爲兄長性命要緊，所以哄他出來，決不送他。老魔道：『賢弟不送之故何也？』」二怪道：「你與我三千小妖擺開陣勢，我有本事，拿住這個猴頭。老魔道：『莫說三千憑你起老營去，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那二魔即點三千小妖，竟到大路旁擺開，一個藍旗手，往來傳報，教孫行者趕早出來，與我二大王爺交戰。」八戒聽見，笑道：「哥啊，常言道：『說謊不瞞當鄉人。』就來弄虛頭搗鬼，怎麼就降了妖精，就抬轎來送師父？却又來叫戰，何也？」行者道：「老怪已被我降了，不敢出頭，聞着個孫字兒，也害頭疼。這定是二妖魔不伏氣，送我們故此叫戰。我道：『兄弟，這妖精有弟兄三個，這般義氣，我弟兄也是三個，就沒些義氣。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來，你就與他戰戰，未爲不可。』」八戒道：「怕他怎的？等我去打他。」一仗來，行者道：「要去便去罷。」八戒笑道：「哥啊，去便去，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行者道：『你要怎的？』你又沒本事，鑽在肚裏，你又沒本事，拴在他心上，要他何用？」八戒道：「我要扣在這腰間，做個救命索。你與沙僧扯住後手，放我出去，與他交戰，估着贏了，他便放鬆我，把我拿住。若是輸與他，你把我扯回來，莫教他拉了去。真個行者暗笑道：「也是捉弄跌子一番，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裏，捉弄他出戰。那跌子舉釘耙，跑上山崖，叫道：『妖精，出來，與你猪祖宗打來。』那藍旗手急報道：『大王，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尙來了。』」二怪即出營，見了八戒，更不打話，挺鎗劈面刺來。這跌子舉耙上前迎住，他兩個在山坡前搭上手，鬥不上七八回合，跌子手軟，架不住妖魔，急回頭叫師兄不好了。扯扯救命索，這壁廂大聖聞言，轉把繩子放鬆了，拋將去。那跌子敗了陣，往後就跑。原來那繩子拖着走，還不覺轉回來，因鬆了倒有些絆脚，自家絆倒了一跌，爬起來，又一跌，始初還跌個躑躅，後面就跌了個嘴搥地，被妖精趕上，摔開鼻子，就如蛟龍一般，把八戒一鼻子捲住，得勝回洞。眾妖凱歌齊唱，一擁而歸。這坡下三藏看見，又惱行者道：「悟能，怪不得悟能，呪

你死哩。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專懷相嫉相妒之心。他這般說，教你扯扯救命索，你怎麼不扯，還將索子丟去。如今教他被害，却如之何？行者笑道：師父也忒護短，忒偏心，罷了。像老孫拿時，你略不掛念，左右是捨命之材。這獸子纔自遭擒，你就怪我也，教他受些苦惱，方見取經之難。三藏道：徒弟啊，你去我豈不掛念？想着你會變化，斷然不至傷身。那獸子生得狼抗，又不會騰挪，這一去少吉多凶。你還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師父不得報怨，等我去救他，一救急縱身趕上山，暗中恨道：這獸子，死且莫與他個快活，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等他受些罪，再去救他，一救捻訣念起，真言搖身一變，即變做個蠅蟻蟲，飛將去釘在八戒耳朵根上。同那妖精到了洞裏，二魔帥三千小怪，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自將八戒拿入裏面道：哥哥，我拿了一個來也。老怪道：拿來我看。他把鼻子放鬆，摔下八戒道：這不是老怪道，這廝沒用。八戒聞言道：大王沒用的放出去，尋那有用的捉來罷。三怪道：雖是沒用，也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且細了，送在後邊池塘裏浸着，待浸退了毛，破開肚子，使鹽醃了曬乾，等天陰下酒。八戒大驚道：罷了，撞見那販醃的妖怪也。衆怪一齊下手，把獸子四馬攢蹄，細住扛扛抬抬，送至池塘邊，往中間一推，盡皆轉去。大聖却飛起來看處，那獸子四肢朝上，掘着嘴，半浮半沉，嘴裏呼呼的，着實可笑，倒像八九月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大黑蓮蓬。大聖見那個嘴臉，又恨他，又憐他，說道：怎的好麼？他也是龍華會上的一個人，但只恨他動不動分行李，敲火又要攛掇師父，念緊箍咒，我前日會聞得沙僧說，他攢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等我且嚇他一嚇，看好大聖飛近他耳邊，假捏聲音，叫聲猪悟能，猪悟能，八戒慌了道：晦氣呀，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自跟了唐僧，又呼做八戒，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獸子忍不住問道：是那個叫我的法名？行者道：是我，獸子道：你是那個？行者道：我是勾司人，那獸子慌了道：長官，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獸子道：長官，你且回去，上覆五閻王，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教他讓我一日兒，明日來勾罷。行者道：胡說，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四更，趁早跟我去，免得套上繩子，扯拉獸子道：長官，那裏不是方便？看我這般嘴臉，還想活哩，死是一定死，只等一日，這妖精連我師父們都拿來，會一會就都了帳也。行者暗笑道：也罷，我這批上有三十個人，都在這中前後，等我拘將來，就你便有一日就開，你可有盤纏？把些兒我去。八戒道：可憐啊，出家人那裏有甚麼盤纏？行者道：若無盤纏，索了去，跟着我走。獸子慌了道：長官，不要索，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追命繩，索上就要斷氣，有有有，便有些兒，只是不多。行者道：在那裏，快拿出來。八戒道：可憐，可憐，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見我食腸大，襯錢比他們略多些兒，我拿了攢湊這

裏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央了個銀匠煎成一處。他又沒天理。偷了我幾分。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你拿去罷。行者暗笑道。這馱子褲子也沒得穿。却藏在何處。咄。你銀子在那裏。八戒道。在我左耳朵眼裏。裏藏着哩。我細了。拿不得。你自家拿了去罷。行者聞言。即伸手在耳朵竅中。摸出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足有四錢五六分。重拿在手裏。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一聲。那馱子認是行者聲音。在水裏亂罵道。天殺的。騎馬溫。到這們苦處。還來打詐財物哩。行者又笑道。我把你這饞糠的老孫。保師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你到攢下私房。八戒道。嘴臉。這是甚麼私房。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我不捨得買來嘴吃。留了買疋布兒做件衣服。你却嚇了我的。還分些兒與我。行者道。半分也沒得與你。八戒罵道。買命錢。讓與你罷。好道也救我出去。行者道。莫發急。等我救你。將銀子藏了。即現原身。掣鐵棒。把馱子划攏。用手提着脚。扯上來。解了繩。八戒跳起來。脫下衣裳。整乾了水。抖一抖。潮漉漉的披在身上。道。哥哥。開後門走了罷。行者道。後門裏走。可是個長進的。還打前門上去。八戒道。我的脚。網麻了。跑不動。行者道。快跟我來。好大聖。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打將出去。那馱子忍着麻。只得跟定他。只看見二門下靠着的。是他的釘鉤。走上前。推開小妖。撈過來。往前亂築。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那老魔聽見。對二魔道。拿得好人。拿得好人。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門上打傷小妖也。那二魔急縱身。綽鎗在手。趕出門來。高聲罵道。潑猴。這般無禮。怎敢藐視我等。大聖聽得。即應聲站下。那怪物不容行者講。使鎗便刺。行者正是會家不忙。掣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洞門外。這一場好殺。黃牙老獠。變人形。義結獅王為弟兄。因為大魔來說。合同心。計算吃唐僧。齊天大聖神通廣。輔正除邪。要滅精。八戒無能遭毒手。悟空拯救出門行。妖王趕上施英猛。鎗棒交加各顯能。那一個鎗來好似穿林蟒。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龍出海門雲霧靄。蟒穿林樹霧騰騰。算來都為唐和尚。恨苦相持太沒情。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他在山嘴上。豎着釘鉤。不來幫打。只管呆呆的。看着那妖精。見行者棒重。滿身解數。全無破綻。就把鎗架住。摔開鼻子。要來捲他。行者知道他的勾當。雙手把金箍棒橫起來。往上一舉。被妖精一鼻子捲住腰胯。不會捲手。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子上。丟花棒兒耍子。八戒見了。捶胸道。噫。那妖怪。晦氣呀。捲我這夯的。連手都捲住了。不能得動。捲那們滑的。倒不捲手。他那兩隻手。拿着棒。只消往鼻裏一擱。那孔子裏。害疼流涕。怎能捲得住他。行者原無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他就把棒幌一幌。小如雞子。長有丈餘。真個往他鼻孔裏一擱。那妖精害怕。沙的一聲。把鼻子摔放。被行者轉手過來。一把擱住。用氣力往前一拉。那妖精。護疼。隨着手。舉步跟來。八戒方纔敢近。拿釘鉤。望妖精。膀子上亂築。行者道。不好。



不好。那鉅齒兒尖，恐築破皮，淌出血來。師父看見，又說我們傷生，只調柄兒來打罷。真個歡子拿鉅柄，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牽着鼻子，就似兩個象奴，牽至坡下。只見三藏凝睛盼望，見他兩個曬曬鬧鬧而來，即喚悟淨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沙僧見了，笑道：師父大師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來，真愛殺人也。三藏道：善哉善哉。那般大個妖精，那般長個鼻子，你且問他。他若喜喜歡歡送我過山，可饒了他。莫傷他性命。沙僧急縱前迎着高聲叫道：師父說那怪果送師父過山，教不要傷他命哩。那怪聞說，連忙跪下，口裏嗚嗚的答應。原來被行者揪着鼻子捏住了，就如重傷風一般。叫道：唐老爺若肯饒命，即便擡轎相送。行者道：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依你言，且饒你命。快抬轎來，如再變卦，拿住決不再饒。那怪得脫手，磕頭而去。行者同八戒見唐僧備言前事，八戒慚愧不勝，在坡前晾曬衣服等候不題。那二魔戰戰兢兢，回到洞，未及時，已有小妖報知老魔。三魔說：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老魔悚懼，與三魔帥眾方出見二魔，獨回又皆接入，問及放回之故。二魔把三藏慈憫善勝之言對眾說了一遍。一個個面面相覷，更不敢言。二魔道：哥哥可送唐僧麼？老魔道：兄弟你說那裏話。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他先在我肚裏，若肯害我性命，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却纔揪住你鼻子，若是扯了去，不放回，只捏破你的鼻子頭兒，却也惶恐。快早安排送他去。三魔笑道：送送送，老魔道：賢弟這話却又像尙氣的了。你不送我兩個送去罷。三魔又笑道：二位兄長在上，那和尙倘不要我們送，只這等瞞過去，還是他的造化。若要送，不知正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哩。老怪道：何爲調虎離山？三怪道：如今把滿洞羣妖點將起來，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六個，又選三十個。老怪道：怎麼既要十六，又要三十三？三怪道：三十個要會煮羹的，與他些糯米、細麵、竹筍、芽茶、香蕈、蘑菇、豆腐、麩筋，着他二十里或三十里，搭下窩鋪，安排茶飯，管待唐僧。老怪道：又要十六個何用？三怪道：着八個抬八個，喝路我弟兄相隨左右，送他一程。此去向西四百餘里，就是我的城池。我那裏自有接應的人馬。若至城邊，如此如此，着他師徒首尾不能相顧，要捉唐僧，全在此十六個鬼成功。老怪聞言歡欣不已。真是如醉方醒，似夢方覺。道：好好好，即點眾妖，先選三十與他物件，又選十六，抬一頂香簾轎子，同出門來。又吩咐眾妖，俱不許上山，閑走。孫行者是個多心的猴子，若見汝等往來，他必生疑，識破此計。老怪遂帥眾至大路旁，高叫道：唐老爺，今日不犯紅沙，請老爺早過山。三藏聞言道：悟空是甚人叫我行者指定道？那廂是老孫降伏的妖精，抬轎來送你哩。三藏合掌朝天道：善哉善哉。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我怎生得去。竟直向前對眾妖作禮道：多承列位之愛我弟子取經東回，向長安當傳揚善果也。眾妖叩首道：請老爺上轎。那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計。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

忠正之性。只以爲擒縱之功。降了妖怪。亦豈期都有異謀。却也不會詳察。儘着師父之意。卽命八戒將行李揹在馬上。與沙僧緊隨。他使鉄棒向前開路。顧盼吉凶。八個抬起轎子。八個一遞一聲。喝道。三個妖扶着轎扛師父。喜喜歡歡的。端坐轎上。上了高山。依大路而行。此一去。豈知歡喜之間。愁又至。經云。泰極否還生。時運相逢真太歲。又值喪門吊客星。那夥妖魔同心合意的。侍衛左右。早晚懃懃行經三十里。獻齋五十里。又齋未晚。請歇沿路齊齊整整。一日三餐。遂心滿意。良宵一宿。好處安身。西進有四百里餘程。忽見城池相近。大聖舉鉄棒離轎。僅有一里之遙。見城池。把他嚇了一跌。掙挫不起。你道他。只這般大膽。如何見此着嚇。原來望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乃是攢攢簇簇。妖怪。四門都是狠精靈。斑斕老虎爲都管。白面雄彪作總兵。了又角鹿傳文引伶狐狸當道行。千尺大蟒圍城走。萬丈長蛇占路。樓下蒼狼呼食伴。亭前花豹作人聲。搖旗擂鼓皆妖怪。巡更坐鋪盡山精。狡兔開門弄買賣。野豬挑擔幹營生。先年原是天朝國。如今翻作虎狼城。那大聖正當悚懼。只聽得耳後風響。急回頭觀看。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桿。方天戟。往大聖頭上打來。大聖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各懷惱怒。氣喘喘。更不打話。咬着牙。各要相爭。又見那老魔頭傳號令。舉鋼刀便砍八戒。八戒慌得丟了馬輪着跑。向前亂築。那二魔纏長鎗。望沙僧刺來。沙僧使降妖杖。支開架子。敵住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一個敵一個。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那十六個小妖。却遵號令。各各効能。搶了白馬行囊。把三藏一擁擁着。轎子竟至城邊。高叫道。大王爺爺定計。已拿得唐僧來了。那城上大小妖精。一個個跑下。將城門大開。吩咐各營捲旗息鼓。不許吶喊。篩鑼說。大王原有令在前。不許嚇了唐僧。唐僧禁不得恐嚇。一嚇就肉酸。不中吃了衆妖都歡天喜地。邀三藏控背躬身接主僧。把唐僧一轎子抬上金鑾殿。請他坐在當中。一壁廂獻茶。獻飯。左右旋繞。那長老昏昏沉沉。舉眼無親。畢竟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羣妖欺本性 一體拜真如

且不言唐長老困苦。却說那三個魔頭。齊心竭力。與大聖兄弟三人。在城東半山內。努力爭持。這一場。正是那鉄刷箒。刷銅鍋。家家挺硬好殺。六般體相。六般兵。六樣形骸。六樣情。六惡六根。綠六慾。六生六道。賭輸贏。三十六宮。春自在。六六形色。恨有名。這一個金箍棒。千般解數。那一個方天戟。百樣崢嶸。八戒釘耙兇更猛。二怪長鎗俊又能。小沙僧寶杖非凡。有心打死老魔頭。鋼刀快利。舉手無情。這三個是護衛真僧無敵將。那三個是亂法欺君潑野精。起初猶可向後彌兇。六枚都使昇空法。雲端裏面各翻騰。一時間吐霧噴雲。天地暗。嗒嗒吼吼。只聞聲。他六個鬪罷多時。漸漸天

晚，却又是風霧漫漫，霎時間就黑暗了。原來八戒耳大，蓋着眼皮，越發昏濛，手脚慢，又遮架不住，拖着耙，敗陣就走。被老魔舉刀砍去，幾乎傷命。幸躲過頭腦，被口刀削斷幾根毫毛，趕上張開口，咬着領頭，拿入城中，丟與小怪。網在金鑿殿，老妖又駕雲，起在半空助力。沙和尚見事不諧，虛幌着寶杖，顧本身回頭便走。被二怪摔開鼻子，響一聲，連手捲住。拿到城裏，也叫小妖網在殿下，却又騰空去叫拿行者。行者見兩個兄弟遭擒，他自家獨力難撐，正是好手不敵雙拳，雙拳難敵四手。他喊一聲，把棍子隔開三個妖魔的兵器，縱筋斗，駕雲走了。三怪見行者駕筋斗時，卽抖抖身，現了本像，撮開兩翅，趕上大聖。你道他怎能趕上？當時如行者鬧天宮，十萬天兵也拿他不住者，以他會駕筋斗雲，一去有十萬八千里路，所以諸神不能趕上。這妖精撮一翅，就有九萬里，兩撮就趕過了，所以被他一把撮住，拿在手中，左右掙挫不得，欲思要走，莫能逃脫，卽使變化法遁去，又往來難行，變大些兒，他就放鬆了，撮住變小些兒，他又掙緊了，撮住復拿了，竟回城內，放了手，摔下塵埃，吩咐羣妖也照八戒、沙僧網在一處。那老魔二魔俱下來迎接，三個魔頭同上寶殿，噫，這一番倒不是網住行者，分明是與他送行。此時有二更時候，衆怪一齊相見畢，把唐僧推下殿來。那長老在燈光前，忽見三個徒弟都網在地下，老師父伏於行者身邊，哭道：徒弟啊，當時逢難，你却在外運用神通，到那裏取救降魔。今番你亦遭擒，我貧僧怎麼得命？八戒、沙僧聽見師父這般苦楚，便也一齊放聲痛哭。行者微微笑道：師父放心，兄弟莫哭，憑他怎的，決然無傷。等那老魔安靜了，我們走路。八戒道：哥啊，又來搗鬼了。麻繩網住，鬆些兒，還着水噴，想你这瘦人兒不覺，我這胖的遭瘟哩。不信，你看兩膊上，入肉已有二寸，如何脫身？行者笑道：莫說是麻繩網的，就是碗粗的棕纜，也只當秋風過耳，何足罕哉。師徒們正說處，只聞得那老魔道：三賢弟有力量，有智謀，果成妙計，拿將唐僧來了。叫小的們，着五個打水，七個刷鍋，十個燒火，二十個擡出鉄籠來，把那四個和尚蒸熟。我兄弟們受用，各散一塊兒，與小的們吃，也教他個個長生。八戒聽見戰兢兢的道：哥哥你聽，那妖精計較，要蒸我們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是難的妖精，是把勢妖精。沙和尚哭道：哥呀，且不要說寬話，如今已與閻王隔壁哩。且講甚麼難兒，把勢說不了，又聽得二怪說豬八戒不好蒸，八戒歡喜道：阿彌陀佛，是那個積陰騷的說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剝了皮蒸。八戒慌了，厲聲喊道：不要剝皮，粗自粗，湯響就爛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隔，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難兒，不是把勢。沙僧道：怎麼認得？行者道：大凡蒸東西，都從上邊起，不好蒸的，安在上頭一隔，多燒把火圓了氣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氣，就燒半年，也是不得氣上的。他說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難兒，是甚的？八戒道：哥啊，依你說，就活活的

弄殺人了。他打緊見不上氣，擡開了。把我翻轉過來，再燒起火，弄得我兩邊俱熟。中間不夾生了。正講時，又見小妖來報。湯滾了。老怪傳令，叫擡衆妖一齊上手，將八戒擡在底下一隔，沙僧擡在二隔，行者估着來擡他，他就脫身道：「此燈光前好做手脚，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行者，細了麻繩，將真身出神，跳在半空裏，低頭看着那羣妖。那知真假，見人就擡，把個假行者擡在上三隔，纔將唐僧揪翻，倒細住。擡在第四隔，乾柴架起，烈火氣焰騰騰，大聖在雲端裏，嗟嘆道：「我那八戒、沙僧，還捱得兩滾，我那師父，只消一滾就爛。若不用法救他，傾刻喪矣。好行者在空中，捻着訣，念一聲唵嚩嚩淨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呪語，拘喚得北海龍王，早至。只見那雲端裏一朵烏雲，應聲高叫道：「北海小龍，教順叩頭行者道：「請起，請起，無事不敢相煩。今與唐師父到此，被毒魔拿住，上鐵籠蒸哩。你去與我護持，護持莫教蒸壞了。龍王隨即將身變作一陣冷風，吹入鍋下，盤旋圍護，更沒火氣燒鍋。他三人方不損命，將有三更盡時，只聞得老魔發放道：「手下的，我等用計，勞形拿了唐僧四衆，又因相送辛苦，四晝夜未曾得睡，今已細在籠裏，料應難脫。汝等用心看守，着十個小妖輪流燒火，讓我們退宮，略略安寢。到五更天色，將明必然爛了。可安排下蒜泥鹽醋，請我們起來。空心受用衆妖各各遵命。三個魔頭却各轉邊宮而去。行者在雲端裏，明明聽着這等吩咐，却低下雲頭，不聽見籠裏人聲。他想着火氣上騰，必然也熱，他們怎麼不怕？又無言語，啞莫敢是蒸死了。等我近前再聽。好大聖，踏着雲，搖身一變，變作一個黑蒼蠅兒，釘在鐵籠隔外聽時，只聞得八戒在裏面道：「晦氣，晦氣，不知是悶氣蒸，又不知是出氣蒸。哩，沙僧道：「二哥怎麼叫做悶氣，出氣？八戒道：「悶氣蒸是盡了豬頭，出氣蒸是盡了三藏。在淨上一層，應聲道：「徒弟不會盡八戒道：「造化，今夜還不得死，這是出氣蒸了。行者聽得他三人都說話，未曾傷命，便就飛了去。把個鐵籠蓋，輕輕兒蓋上。三藏慌了道：「徒弟盡上了。八戒道：「罷了，這個是悶氣蒸，今夜必是死了。沙僧與長老，嚶嚶的啼哭。八戒道：「且不要哭，這一會燒火的，換了班了。沙僧道：「你怎麼知道？八戒道：「早先擡上來時，正合我意，我有些兒寒，溼氣的病，要他騰騰。這會子反冷氣上來了。噯，燒火的長官，添上些柴，便怎的要了你的哩。行者聽見，忍不住暗笑道：「這個夯貨，冷還好捱，若熱就要傷命，再說兩遭，一定走了風了。快早救他，且住，要救他，須是要現本相。假如現了這十個燒火的，又見一齊亂喊，驚動老怪，却又不又費事。等我先送他個法兒，忽想起我當初做大聖時，曾在北天門與護國天王猜枚耍子，贏得他瞓睡蟲兒，還有幾個，送了他罷。即往腰間，順帶裏摸摸，還有十二個，送他十個，還留兩個做種，即將蟲兒拋了去。散在十個小妖臉上，鑽入鼻孔，漸漸打盹，都睡倒了。只有一個拿火叉的，睡不穩，揉頭搓臉，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噴

噫行者道這廝曉得勾當了我再與他個雙標燈又將一個蟲兒拋在他臉上兩個蟲兒左進右出右出左進諒有一個安住那小妖兩三個大呵欠把腰伸一伸丟了火叉也撲的睡倒再不翻身行者道這法兒真是妙而且靈即現原身走近前叫聲師父唐僧聽見道悟空救我啊沙僧道哥哥你在外面叫哩行者道我不在外面好和你們在裏邊受罪八戒道哥啊溜撒的溜了我們都是頂缺的在此受悶氣哩行者笑道馱子莫嚷我來救你八戒道哥啊救便要脫根救莫又要復籠蒸行者却揭開籠頭解了師父將假變的毫毛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又一層層放了沙僧放了八戒馱子纔解了巴不得就要跑行者道莫忙莫忙却又念聲咒語發放了龍神纔對八戒道我們這去到西天還有高山峻嶺師父沒腳力難行等我還將馬來你看他輕手輕脚走到金鑾殿下見那些大小羣妖俱睡着了却解了韉繩更不驚動那馬原是龍馬若是生人飛踢兩脚便嘶幾聲行者會養過馬授弼馬溫之官又是自家一夥所以不跳不叫悄悄的牽來束緊了肚帶扣備停當請師父上馬長老戰兢兢的騎上也就要走行者道也且莫忙我們西去還有國王須要關文方纔去得不然將甚執照等我還去尋行李來唐僧道我記得進門時衆怪將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擔兒也在那一邊行者道我曉得了即抽身跳在寶殿尋時忽見光彩飄飄行者知是行李怎麼就知以唐僧的錦襖袈裟上有夜明珠故此放光急到前見擔兒原封未動連忙拿下去付與沙僧挑着八戒牽着馬他引了路竟奔正陽門只聽得梆鈴亂響門上有鎖鎖上貼了封皮行者道這等防守如何去得八戒道後門裏去罷行者引路竟奔後門後宰門外也有梆鈴之聲門上也有封鎖却怎生是好我這一番若不爲唐僧是個凡體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駕雲弄風走了只爲唐僧未超三界外見在五行中一身都是父母濁骨所以不得昇界難逃八戒道哥哥不消商量我們至那沒梆鈴不防衛處撮着師父爬過牆去罷行者笑道這個不好此時無奈撮他過去到取經回來你這馱子口廠幕地裏就對人說我們是爬牆頭的和尙了八戒道此時也顧不得行檢且逃命去罷行者也沒奈何只得依他到那淨牆邊算計爬出噫有這般事也是三藏災星未脫那三個魔頭在宮中正睡忽然驚覺說走了唐僧一個個披衣忙起急登寶殿問曰唐僧燒了幾滾了那些燒火的小妖已是有睡魔蟲都睡着了就是打他莫想打得一個醒來其餘沒執事的驚醒幾個冒冒失失的答應道七七七滾了急跑近鍋邊只見籠隔子亂丟在地下燒火的還都睡着慌得又來報道大王走走走走走了三個魔頭都下殿近鍋前仔細看時果見那籠隔子亂丟在地下湯鍋盡冷火脚俱無那燒火的俱呼呼鼾睡如泥慌得衆怪一齊吶喊都叫快拿唐僧快拿唐僧這一片喊聲振起把些前前後後大大小小

妖精都驚起來。刀鎗簇擁。至正陽門下。見那封鎖不動。梆鈴不絕。問外邊巡夜的道。唐僧從那裏走了。俱道。不會走出人來。急趕至後宰門。封鎖梆鈴。亦如前門。復亂搶搶的。燈籠火把。燻天通紅。就如白日。却明明的照見他。四衆爬牆哩。老魔趕近。喝聲那裏走。那長老嚇得脚軟筋麻。跌下牆來。被老魔拿住。二魔捉了沙僧。三魔擒倒八戒。衆妖搶了行李。白馬。只是走了行者。那八戒口裏。嗶嗶的報怨。行者道。天殺的。我說要救便脫根救。如今却又復籠蒸了衆魔。把唐僧擒至殿上。却不蒸了。二怪吩咐。把八戒綁在殿前簷柱上。三怪吩咐。把沙僧綁在殿後簷柱上。惟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三怪道。大哥。你抱住他怎的。終不然就活吃。却也沒些趣味。此物比不得那愚夫俗子。拿了可以當飯。此是上邦稀奇之物。必須待天陰閑暇之時。拿他出來。整製精潔。猜枚行令。細吹細打的吃。方可。老魔笑道。賢弟之言。雖當。但孫行者又要來偷哩。三魔道。我這皇宮裏面。有一座錦香亭子。亭子內有一個鐵櫃。依着我。把唐僧藏在櫃內。關了亭子。却傳出謠言。說唐僧已被我們夾生吃了。令小妖滿城講說。那行者必然來探聽消息。若聽見這話。他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來攪擾。却拿出來。慢慢受用。如何。老怪。二怪。俱大喜道。是。是。兄弟說得有理。可憐把個唐僧連夜拿將進去。藏在櫃中。閉了亭子。傳出謠言。滿城裏都亂講不題。却說行者。自夜半顧不得唐僧。駕雲走脫。竟至獅駝洞裏。一路棍。把那萬數小妖。盡情勦絕。急回來。東方日出。到城邊。不敢叫戰。正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他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小妖兒。演入門裏。大街小巷。緝訪消息。滿城裏俱道。那唐僧被大王夾生兒連夜吃了。前前後後。都是這等說。行者着實心焦。行至金鑾殿前。觀看。那裏邊有許多精靈。都戴着皮金帽子。穿着黃布直身。手拿着紅漆棍。腰掛着象牙牌。一往一來。不住的亂走。行者暗想。道。此必是穿宮的妖精。就變做這個模樣。進去打聽打聽。好大聖。果然變得一般無二。混入金門。正走處。只見八戒綁在殿前柱上。哼哩。行者近前。叫聲。悟能。那獸子認得聲音。道。師兄。你來了。救我一救。行者道。我救你。你可知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師父沒了。昨夜被妖精夾生兒吃了。行者聞言。忽失聲淚似泉湧。八戒道。哥哥莫哭。我也是聽得小妖亂講。未曾眼見。你休誤了。再去尋問尋問。這行者却纔收淚。又往裏面找尋。忽見沙僧綁在後簷柱上。卽近前。摸着他胸脯子。叫道。悟淨。沙僧也認得聲音。道。師兄。你變化進來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師父在那裏。沙僧滴淚道。哥哥啊。師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夾生兒吃了。大聖聽得兩個言語相同。心如刀攪。急縱身。望空跳去。且不救八戒。沙僧。回至城東山上。按落雲頭。放聲大哭。叫道。師父啊。恨我欺天。困網羅。師來救我。脫沉疴。潛心篤志。同參佛努力。修身共煉魔。豈料今朝遭毒害。不能保你上婆娑。西方勝境無緣到。氣散魂消。

怎奈何。行者悽悽慘慘的，自思自忖，以心問心道：這都是我佛如來坐在那極樂之境，沒得事幹，弄了那三藏之經。若果有心勸善，理當送上東土，却不是個萬古流傳，只是捨不得送去，却教我等來取。怎知道苦歷千山，今朝到此喪命。罷罷罷，且駕個筋斗雲去見如來，備言前事。若肯把經與我送上東土，一則傳揚善果，二則了我等心願。若不肯與我，教他把鬆箍兒咒念念，退下這個箍子，交還與他。老孫還歸本洞，稱王道，寡耍子兒去罷。好大聖，急翻身，駕起筋斗雲，竟投天竺。那裏消一個時辰，早望見靈山不遠，須臾間，按落雲頭，直至鷲峯之下，忽抬頭，見四大金剛擋住道：那裏走行者。施禮道：有事要見如來當頭，又有崑崙山金霞嶺不讓尊王，水住金剛馮道。這糊塗甚是粗狂，前者大困牛魔，我等爲汝努力。今日面見，全不爲禮，有事且待先奏。奉召方行。這裏比南天門不同，教你進去出來兩邊亂走，咄，還不靠開。那大聖正是煩惱處，又遭此搶白，氣得哮吼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早驚動如來。如來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寶蓮臺上，與十八尊輪世的阿羅漢講經，卽開口道：孫悟空來了。汝等出云接待接待。大衆阿羅漢、佛旨、兩路幢幡寶蓋，卽出山門，應聲道：孫大聖如來有旨相喚哩。那山門口四大金剛，却纔閃開路，讓行者前進。衆阿羅引至寶蓮臺下，見如來倒身下拜，兩淚悲啼。如來道：悟空，有何事道等悲啼？行者道：弟子屢蒙教訓之恩，託庇在佛爺爺之門下，自歸正果，保護唐僧拜爲師範，一路上苦不可言。今至獅駝山獅駝洞獅駝城，有三個毒魔，乃獅王、犍王、大鵬，把我師父捉將去。連弟子一概遭池，都網在蒸籠裏受湯火之災。幸弟子脫逃，喚龍王救免，是夜偷出師等，不料災星難脫，復又擒回。及至天明，入城打聽，卽耐那魔十分狠毒，萬樣驍勇，把師父連夜夾生吃了。如今骨肉無存，又况師弟悟能、悟淨，現綁在那廂，不久性命亦皆傾矣。弟子沒及奈何，特地到此參拜如來，望大慈悲，將鬆箍兒咒念念，退下我這頭上箍兒。交還如來，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寬閑耍子去罷。說未了，淚如泉湧，悲聲不絕。如來笑道：悟空少得煩惱，那妖精神通廣大，你勝不得他，所以這等心痛。行者跪在下面，捶着胸膛道：不瞞如來說，弟子當年鬧天宮，稱大聖，自爲人以來，不會吃虧。今番却遭這毒魔之手，如來聞言道：你且休恨，那妖精我認得他，行者猛然失聲道：如來，我聽見人說講，那妖精與你有親哩。如來道：這個刁獺，怎麼個妖精與我有親？行者笑道：不與你有親，如何認得？如來道：我慧眼觀之，故此認得。那老怪與二怪有主，叫阿儼、迦葉，來你兩個分頭駕雲去五臺山峨嵋山宣文殊普賢來見，二尊者卽奉旨而去。如來道：這是老魔二怪之主，但那三怪說將起來，也是與我有些親處。行者道：親是父黨，母黨如來道：是那混沌分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再皆合，萬物盡皆生，萬物有走獸飛禽，走獸以麒麟爲之長，飛禽以鳳凰爲之長，那鳳

鳳又得交合之氣育生孔雀。大鵬孔雀出世之時最惡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頂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把我吸下肚去。我欲從他便門而出。恐污其身。是我剖開他脊背。跨上靈山。欲傷他命。當被諸佛勸解。傷孔雀如傷我母。故此留他在靈山會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大鵬是與他一母所生。故此有些親處。行者聞言笑道。如來若這般比論。你還是妖精的外甥哩。如來道。那怪須是我去。方可收得。行者叩頭啓上。如來千萬望玉趾一降。如來即下蓮臺。同諸佛衆。竟出山門。又見阿儂迦葉。引文殊普賢來見。二菩薩對佛禮拜。如來道。菩薩之獸。下山多少時了。文殊道。七日了。如來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不知在那廂傷了多少生靈。快隨我收他去。二菩薩相隨左右。同衆飛空。只見那滿天縹緲瑞雲分。我佛慈悲降法門。明示開天生物理。細言闢地化身文。面前五百阿羅漢。腦後三千揭諦神。迦葉阿儂隨左右。普文菩薩殄妖氛。大聖有此人情。請得佛祖與衆前來。不多時。早望見城池。行者報道。如來那放黑氣的。乃是獅駝國也。如來道。你先下去。到那城中與妖精交戰。許敗不許勝。敗上來。我自收他。大聖即按雲頭。竟至城上。腳踏着垛兒。罵道。潑孽畜。快出來與老孫交戰。慌得那城樓上小妖急跳下城中。報道。大王孫行者在城上叫戰哩。老妖道。這猴兒兩三日不來。今朝却又叫戰。莫不是請了些救兵來耶。三怪道。怕他怎的。我們都去看來。三個魔頭各持兵器。趕上城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舉兵器一齊亂刺。行者輪鐵棒。掣手相迎。鬥經七八回合。行者佯輸而走。那妖王喊聲大振。叫道。那裏走。大聖勛斗一縱。跳上半空。三個怪即駕雲來趕。行者將身一閃。藏在佛爺爺金光影裏。全然不見。只見那過去未來的。三尊佛像與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神。佈散左右。把那三個妖王圍住。水息不通。老魔慌了手脚。叫道。兄弟不好了。那猴子真是個地裏鬼。那裏請得個主人公來也。三魔道。大哥休得悚懼。我們一齊上前使鎗刀。搦倒如來。奪他那雷音寶刹。這魔頭不識起倒。真個舉刀上前亂砍。却被文殊普賢念動真言。喝道。這孽畜還不皈正。更待怎生。嚇得老怪。二怪不敢撐持。丟了兵器。打個滾現了。本相。二菩薩將蓮花臺拋在那怪的脊背上。飛身跨坐。二怪遂泯耳皈依。二菩薩既收了青獅白獠。只有那第三個妖魔不伏。騰開翅。丟了方天戟。扶搖直上。輪利爪。要刁捉猴王。原來大聖藏在光中。他怎敢近。如來情知此意。即閃金光。把那鵲巢貫頂之頭。迎風一幌。變做鮮紅的一塊血肉。妖精輪利爪。刁他一下。被佛爺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精膊上。繖了筋。飛不去。只在佛頂上不能遠遁。現了本相。乃是一個大鵬金翅鵬。即開口對佛應聲。叫道。如來。你怎麼使大力困住我也。如來道。你在此處多生孽障。跟我去。有進益之功。妖神道。你那裏持齋把素。極貧極苦。我這裏吃人肉。受用無窮。你若餓壞了我。你有



罪愆。如來道：我管四大部洲，無數衆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那大鵬欲脫難脫，要走怎走，是以沒奈何，只得皈依行者，方纔轉出，向如來叩頭道：「佛爺，你今收了妖精，除了大害，只是沒了我師父也。」大鵬咬着牙，恨道：「潑猴頭，尋這等狠人困我，你那老和尚幾會吃他，如今在那錦香亭鐵櫃裏，不是行者聞言忙叩頭謝了佛祖，佛祖不敢鬆放了大鵬，也只教他在火焰上做個護法，引衆回雲徑歸寶刹。行者却接落雲頭，直入城裏，那城裏一個小妖兒也沒有，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他見佛祖收了妖王，各自逃生而去。行者纔解救了八戒，沙僧尋着行李馬匹，與他二人說：「師父不會吃，都跟我來，引他兩個竟入內院，找着錦香亭，打開門看，內有一個鐵櫃，只聽得三藏有啼哭之聲。」沙僧使降妖杖，打開鐵櫃，拽開櫃蓋，叫聲：「師父，三藏見了，放聲大哭道：『徒弟啊，怎生降得妖魔，如何得到此尋着我也。』」行者把上項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三藏感謝不盡。師徒們在那宮殿裏尋了些米糧，安排些茶飯，飽吃一餐，收拾出城，找大路投西而去。正是：真經必得真人取，意喚心勞總是虛。畢竟這一去不知幾時得面如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遣陰神 金殿識魔談道德

一念纔生動百魔，修持最苦奈他何。但憑洗滌無塵垢，也用收拾有琢磨。掃退萬緣歸寂滅，蕩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籠套，行滿飛昇上大羅。

話說孫大聖用盡心機，請如來收了衆怪，解脫三藏師徒之難。離獅駝城西行，又經數月，早值冬天，但見那嶺梅將破，玉池水漸成冰，紅葉俱飄落，青松色更新，淡雲飛欲雪，枯草伏山平。滿目寒光迫，陰陰透骨冷。師徒們冲寒冒冷，宿雨餐風，正行間，又見一座城池，三藏問道：「悟空，那廂又是甚麼所在？」行者道：「到跟前自知，若是西鄰王位，須要倒換關文，若是府州縣徑過，師徒言語未畢，早至城門之外，三藏下馬，一行四衆，進了月城，見一個老軍，在向陽牆下，偃風而睡。行者近前搖他一下，叫聲：「長官，那老軍猛然驚覺，麻麻糊糊的睜開眼，看見行者，連忙跪下，磕頭叫：『爺爺，行者道：『你休胡驚作怪，我又不是甚麼惡神，你叫爺爺怎的？』老軍磕頭道：『你是雷公爺爺，行者道：『胡說，吾乃東土去西天取經的僧人，適纔到此，不知地名，問你一聲的。』那老軍聞言，却纔正了心，打個呵欠，爬起來，伸伸腰道：『長老，長老，恕小人之罪，此處地方原喚比邱國，今改作小子城。行者道：『國中有帝王否？』老軍道：『有，有行者，却轉身對唐僧道：『師父，此處原是比邱國，今改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唐僧疑惑道：『既云比邱，又何云小子？』八戒道：『想是比邱王崩了，新立

王位的是個小子故名小子城。唐僧道：無此理。無此理。我們且進去。到街坊上再問。沙僧道：正是。那老軍一則不知。二則被大哥說得胡說。且入城去詢問。又入三層門裏。到通衢大市觀看。倒也衣冠齊楚。人物清秀。但見那酒樓歌館。語聲喧。絲鋪茶房高掛帘。萬戶千門生意好。六街三市廣財源。買金販錦人如蟻。奪利爭名只爲錢。禮貌莊嚴風景感。河清海晏太平年。師徒四衆牽着馬。挑着擔。在街市上行。數多時。看不盡繁華氣概。但只見家家門口一個鵝籠。三藏道：徒弟啊。此處人家。都將鵝籠放在門首。何也。八戒聽說。左右觀之。果是鵝籠。排列五色彩緞遮幔。跌子笑道：師父。今日想是黃道良辰。宜結婚姻會友。都行禮哩。行者道：胡談。那裏就家家都行禮。其間必有緣故。等我上前看看。三藏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臉醜陋。怕人怪你。行者道：我變化個兒去來。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呪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蜜蜂兒。展開翅。飛近前邊。鑽進幔裏觀看。原來裏面坐的是個小孩兒。再去第二家籠裏看。也是個小孩兒。連看八九家。都是個小孩兒。却是男身。更無女子。有的坐在籠中頑耍。有的坐在裏邊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罷。現原身。回報唐僧道：那籠裏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滿七歲。小者只有五歲。不知何故。三藏見說。疑思不定。忽轉街見一衙門。乃金亭館驛。長老喜道：徒弟。我們且進這驛裏去。一則問他地方。二則撒喂馬匹。三則天晚投宿。沙僧道：正是。快進去。耶。四衆欣然而入。只見那官人果報與驛丞接入門。各各相見。相敘坐定。驛丞問長老自何方來。三藏言貧僧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有關文理當照驗。權借高衙一歇。驛丞即命看茶。茶畢。即辦支應。命當直的安排管待。三藏稱謝。又問今日可得入朝見駕。照驗關文。驛丞道：今晚不能。須待明日早朝。今晚且於敝衙門寬住一宵。少頃安排停當。驛丞即請四衆同吃了齋供。又教手下人打掃客房安歇。三藏感謝不盡。既坐下。長老道：貧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煩爲指示。貴處養孩兒。不知怎生看待。驛丞道：天無二日。人無二理。養育孩童。父精母血。懷胎十月。待時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漸成體相。豈有不知之理。三藏道：據尊言。與敝邦無異。但貧僧進城時。見街坊人家。各設一鵝籠。都藏小兒在內。此事不明。故敢動問。驛丞附耳低言道：長老莫管他。莫問他。也莫理他。說他請安置。明早走路。長老聞言。一把扯住驛丞。定要問個明白。驛丞搖頭搖手。只叫謹言。三藏一發不放。生死定要問個詳細。驛丞無奈。只得屏去一應。在官人役獨在燭光之下。悄悄而言。道：適所問鵝籠之事。乃是國王選就的。你只管問他怎的。三藏道：何爲選就。必見教明白。我方得放心。驛丞道：此國原是比较國。近有民謠。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攜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歲。其女形容嬌俊。像若觀音。進貢與國王。國王愛其色美。籠幸在宮。號爲美后。近來把三宮娘娘。六院

妃子全無正眼相覷不分晝夜貪歡不已如令弄得精神瘦倦身體尪羸飲食少進命在須臾太醫院檢盡良方不能療治那進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誥封稱爲國丈國丈有海外秘方甚能延壽前者去十洲三島採將藥來俱已完備但只是藥引子利害單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的心肝煎湯服藥服後有千年不老之功這些鵝籠裏的小兒所以俱是選就的養在裏面人家父母懼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傳播謠言叫做小兒城長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換關文不得言及此事言畢抽身而退說得個長老骨軟筋麻止不住腮邊淚墮忽失聲叫道國王國王爲你貪歡愛美弄出病來怎麼屈傷這許多小兒性命苦哉苦哉痛殺我也有詩爲證 邪主無知失正真貪歡不省暗傷身因求永壽戕童命爲解天災殺小民僧發慈悲難割捨官言利害不堪聞燈前灑淚長吁嘆痛倒參禪向佛人 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怎的起哩把別人棺材擡在自家家裏哭不要煩惱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傷的是他的子民與你何干且來寬衣服睡覺莫替古人耽憂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你是一個不慈憫的我出家人積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麼這等一味胡行從來也不見吃人心肝可以延壽似這等之事教我怎不傷悲沙僧道師父且莫傷悲等明早倒換關文觀面與國王講過如若不從看他的是怎麼樣樣的一個國丈或恐那國丈是個妖精欲吃人的心肝故設此法未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師父你且睡覺明日等老孫同你進朝看國丈的好歹如不是人只恐他走了旁門不知正道徒以採藥爲真待老孫將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若是妖邪我把他拿住與這國王看教他寬慈養身斷不教他傷了那些孩童性命三藏聞言急躬身反對行者施禮道徒弟啊此論極妙極妙但只是見君不可便問此事恐他不分遠近並作謠言見罪却怎生區處行者笑道老孫自有法力如今先將鵝籠小兒辯離此城教他明日無物取心地方官自然奏表那國王必有旨意或與國丈商量或者另行選報那時節借此舉奏決不致罪坐於我也三藏甚喜又道如今怎得小兒離城若果能脫得真賢徒天大之德可速爲之略遲緩些無及也行者抖擻神威卽起身吩咐八戒沙僧同師父坐着等我施爲你看但有陰風刮動就是小兒出城了他三人一齊俱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南無救生藥師佛這大聖出得門外打個唵哨起在半空捻訣念動真言叫聲唵淨法界拘得那城隍土地社令眞官並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與護教伽藍等衆都到空中對他施禮道大聖夜喚吾等有何急事行者道今因過路比邱國那國王聽信妖邪要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指望長生我師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滅怪故老孫特請列位各使神通與我把這城中各街坊人家鵝籠內的小兒連籠都攝出城外山凹中或樹林深處收藏

一二日與他些果子食用不得餓損再暗護持不得使他驚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國勸正君王臨行時送來還我衆神聽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雲頭滿城中陰風滾滾慘霧漫漫陰風刮暗一天星慘霧遮昏千里月起初時還蕩蕩悠悠次後來就轟轟烈烈悠悠蕩蕩各尋門戶救孩童烈烈轟轟都看鵝籠援骨血冷氣侵人怎出頭寒威透體衣如鐵父母徒張皇兄嫂皆悲切滿地捲陰風籠兒被神攝此夜縱孤恹天明盡歡悅有詩爲證釋門慈憫古來多正善成功說摩訶萬聖千真皆積德三皈五戒要從和比丘諸國非君亂小子千名是命訛行者因師同救護這場陰鷲勝波羅當夜有三更時分衆神祇把鵝籠擲去各處安藏行者按下祥光竟至驛庭上只聽得他三人還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哩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師父我來也陰風之起何如八戒道好陰風三藏道救兒之事却怎麼說行者道已一一救他出去待我們起身時送還長老謝了又謝方纔就寢至天曉三藏起來遂結束齊備道悟空我趁早朝倒換關文去也行者道師父你自家去恐不濟事待老孫和你同去看那國內邪正如何三藏道你去却不肯行禮恐國王見怪行者道我不現身暗中跟隨你就當保護三藏甚喜吩咐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馬匹却纔舉步這驛丞又來相見看這長老打扮比昨日又不同但見他穿一領錦繡異寶袈裟頭戴金頂毘盧帽九環錫杖手中拿胸藏一點神光妙通關文牒緊隨身包裹袋中纏錦套行似阿羅降世間誠如活佛真容貌那驛丞相見禮畢附耳低言只教莫管閑事三藏點頭應聲大聖閃在門旁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蠅螻蟲兒嚶的一聲飛在三藏帽兒上出了館驛竟奔朝中及到朝門外見有黃門官卽施禮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地理當倒換關文意欲見駕伏乞轉奏轉奏那黃門官果爲傳奏國王喜道遠來之僧必有道行教請進來黃門官復奉旨將長老請入長老階下朝見畢復請上殿賜坐長老又謝恩坐了只見那國王相貌魁贏精神倦怠舉手處揖讓差池開言時聲音斷續長老將文牒獻上那國王眼目昏朦看了又看方纔取寶印用了花押遞與長老長老收訖那國王正要問取經原因只聽得當駕官奏道國丈爺爺來矣那國王卽托着近侍小宦掙下龍牀躬身迎接慌得那長老急起身側立於旁回頭觀看原來是一個老道者自玉階前搖搖擺擺而進但見他頭上戴一頂淡鵝黃九錫雲錦紗巾身上穿一領筋頂梅沉香綿絲鶴氅腰間繫一條細藍三股攢絨帶足下踏一對麻經葛緯雲頭履手中拄一根九節枯藤盤龍拐杖胸前掛一個描龍刺鳳圍花錦囊玉面多光潤蒼髯領下飄金睛飛火焰長目過眉梢行動雲隨步逍遙香霧繞階下衆官都拱接齊呼國丈進王朝那國丈到寶殿前更不行禮昂昂烈烈竟到殿上國王欠身道國丈行蹤今喜早

降就請左手繡墩上坐三藏起一步躬身施禮道國丈大人貧僧問訊了那國丈端然高坐亦不回禮轉面向國王道僧家何來國王道東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經者今來倒驗關文國丈笑道西方之路黑漫漫有甚好處三藏道自古西方乃極樂之勝境如何不好那國王問道朕聞上古有云僧是佛家弟子端的不知爲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長生三藏聞言急合掌應道爲僧者萬緣都罷了性者諸法皆空大智閑閑澹澹薄在不生之內真機默默逍遙於寂滅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淨而千種窮若乃堅誠知覺須當識心淨則孤明獨朗心存則萬境皆清真容無欠亦無餘生前可見幻相有形終有壞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爲入定之原佈惠施恩誠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還知事事無爲善計非善必須頭頭放下但使一心不動萬行自全若云採陰補陽誠爲謬語只要塵塵緣總棄物物色皆空素素純純寡愛慾自然享壽永無窮那國丈聞言付之一笑用手指定唐僧道呵呵你這和尚滿口胡柴寂滅門中須云認性你不知那性從何而滅枯坐參禪盡是些盲修瞎煉俗語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禍更不知我這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攜箬瓢而入山訪友採百藥而臨世濟人摘仙花以砌筵折香蕙以鋪衲歌之鼓掌舞罷眠雲闌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世之妖氛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精英運陰陽而丹結按水火而胎凝二八陰消令若恍若惚三九陽長令如杳如冥應四時而採取藥物養九轉而修煉丹成跨青鸞升紫府騎白鶴上瑤京參滿天之華采表妙道之慇懃比你那靜禪釋教寂滅陰神涅槃遺臭殼又不脫凡塵三教之中無上品古來惟道獨稱尊國王聽說十分歡喜滿朝官都喝采道好個惟道獨稱尊惟道獨稱尊長老見人都讚他不勝羞愧國王又叫光祿寺安排素齋待那遠來之僧出城西去三藏謝恩而退纔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飛下帽頂兒來在耳邊叫道師父這國丈是個妖邪國王受了妖氣你先去驛中等齋待老孫在這裏聽他消息三藏知會了獨出朝門不題看那行者一翅飛在金鑾殿翡翠屏中釘下只見那班部中閃出五城兵馬官奏道我主昨夜一陣冷風將各坊各家鶻籠裏小兒連籠都刮去了更無蹤跡國王聞奏又驚又惱對國丈道此事乃天滅朕也連月病重御醫無効幸國丈賜仙方專待今日午時開刀取此小兒心肝作引何期被冷風刮去非天欲滅朕而何國丈笑道陛下且休煩惱此兒刮去正是天送長生與陛下也國王道見把籠中之兒刮去何以返說天送長生國丈道我纔入朝來見了一個絕妙的藥引強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之心那小兒之心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壽此引子吃了我的仙藥就可延萬萬年也國王漠然不知是何藥引請問再三國丈纔說那東土差去取經的和尙我看他器宇清淨容顏齊整乃是個十

世修行的真體，竟爲僧元陽未泄，比那小兒更強萬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湯服我的仙藥，足保萬年之壽。那君聞言十分聽信，對國丈道：「何不早說？若果如此有效，適纔留住不放他去了。」國丈道：「此何難哉？適纔吩咐光祿寺辦齋待他，他必吃了齋，方纔出城。如今急轉旨，將各門緊閉，點兵圍了金亭館驛，將那和尚拿來，必以禮求其心。如果相從，即時剖而取出，遂御葬其屍，還與他立廟享祭。如若不從，就與他個武不善作，即時網住剖開取之。有何難事？」那國君如其言，卽傳旨把各門閉了。又差羽林衛大小官軍圍住館驛，行者聽得這個消息，一翅飛奔館驛，現了本相。對唐僧道：「師父，禍事了！禍事了！那三藏纔與八戒、沙僧領御齋，忽聞此言，說得三屍神散，七竅煙生，倒在塵埃，渾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攙住，只叫師父甦醒。師父甦醒，八戒道：『有甚禍事？』你慢些兒說便也罷，却說得師父如此。行者道：『自師父出朝，老孫回視，那國丈是個妖精，少頃有五城兵馬來奏冷風刮去小兒之事。國王方惱，他却轉教喜歡道：『這是天送長生與你，要取師父的心肝做藥引，可延萬年之壽。』那君聽信謠言，所以點精兵來圍館驛。差錦衣官來請師父求心也。」八戒笑道：『行的好慈悲，救的好小兒，刮的好陰風。今番却撞出禍來了。三藏戰兢兢的爬起來，扯着行者哀告道：『賢徒啊！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沙僧道：『怎麼叫做大做小？』行者道：『若要全命，師作徒。徒作師，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命，情願與你做徒弟。』徒孫也。行者道：『既如此，不必遲疑，教八戒快和些泥來。那獸子卽使釘鉤，築了些土，又不敢外面去。在地下擄起衣服撒溺，和了一團臊泥，遞與行者。行者沒奈何，將泥撲作一片，往自家臉上一安，做下個猴像的臉子，叫唐僧站起休動，再莫言語。貼在唐僧臉上，念動真言，吹口仙氣，叫變那長老卽變做個行者模樣，脫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却將師父的衣服穿了，捻着訣，念個咒語，搖身變作唐僧的嘴臉。八戒、沙僧也難識認，正當合心裝扮停當，只聽得鑼鼓齊鳴，又見那鎗刀簇擁，原來是羽林衛官領三千兵把館驛圍了。又見一個錦衣官走進驛庭，問道：『東土唐朝長老在那裏？』慌得那驛丞戰兢兢的跪下，指道：『在下面客房裏。』錦衣官卽至客房裏道：『唐長老，我有請。』八戒、沙僧左右護持假行者，只見假唐僧出門施禮道：『錦衣大人，陛下召貧僧有何話說？』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與你進朝去，想必有取用也。』噫，這正是妖誣勝慈善，慈善反招凶。畢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尋洞擒妖逢老壽 當朝正主救嬰兒

却說那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館驛，與羽林軍圍繞，直至朝門外，對黃門官言：『我等已請唐僧到此，煩爲轉奏。』黃

門官急進朝，依言奏上國君，遂請進去。衆官都在階下跪拜，惟假唐僧挺立階心，口中高叫：「比邱王，請我貧僧何說？」君王笑道：「朕得一疾纏綿日久不愈，幸國丈賜得一方藥餌，俱已完備，只少一味引子，特請長老，求些藥引，若得病愈，與長老修建祠堂，四時奉祭，永爲傳國之香火。」假唐僧道：「我乃出家人，隻身至此，不知陛下請問國丈要甚東西作引？」國君道：「特求長老的心肝。」假唐僧道：「不瞞陛下說，心便有幾個兒，不知要的甚麼色樣。」那國丈在旁指定道：「那和尚，要你的黑心。」假唐僧道：「既如此，快取刀來，剖開胸膛，若有黑心，謹當奉命。」那國君歡喜相謝，即着當駕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遞與假僧。假僧接刀在手，解開衣服，挺起胸膛，將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唵的響一聲，把肚皮剖開，那裏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嚇得文官失色，武將身麻。國丈在殿上見了道：「這是個多心的和尚，假僧將那些心，血淋淋的一個個檢開與衆觀看，却都是些紅心、白心、黃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妒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侮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更無一個黑心。」那國君說得呆呆掙掙，口不能言，戰兢兢的，收了去，收了去。那假唐僧忍耐不住，收了法，現出本相，對國君道：「陛下全無眼力，我和尙家都是一片好心，惟你這國丈是個黑心，好做藥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他出來看看。」那國丈聽見急忙睜眼仔細觀看，見那和尚變了面皮，不是那般模樣，咦，認得當年孫大聖，五百年前舊有名，却抽身騰雲就起，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喝道：「那裏走，吃我一棒。」那國丈即使蟠龍拐杖來迎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如意棒，蟠龍拐，虛空一片雲鬢鬢，原來國丈是妖精，故將怪女稱嬌色，國主貪歡病染身，妖邪要把兒童宰，相逢大聖顯神通，捉怪救人將難解，鐵棒當頭着實兇，拐棍迎來堪喝采，殺得那滿天霧氣暗城池，城裏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飛，嬪妃繡女容顏改，說得那比邱君王亂身藏，戰戰兢兢沒佈擺，棒起猶如虎出山，拐輪却似龍離海，今番大鬧比邱國，致令邪正分明白。那妖精與行者苦戰二十餘合，蟠龍拐抵不住金箍棒虛幌了一拐，將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宮內院，把進貢的妖后帶出宮門，並化寒光不知去向。大聖按落雲頭，到了宮殿下，對多官道：「你們的好國丈啊，多官一齊禮拜，感謝神僧行者道：「且休拜，且去看你那國主何在。」多官道：「我主見爭戰時，驚恐潛藏，不知向那座宮中去也。」行者即命快尋，莫被美后拐去。多官聽言，不分內外，同行者先奔美后宮，漠然無蹤，連美后也通不見了。正宮、東宮、西宮、六院，概衆后妃都來拜謝大聖。大聖道：「且請起，不到謝處哩。」且去尋你公主，少時見四五個太監，攙着那國君，自謹身殿後面而來，衆臣俯伏在地，齊聲啓奏道：「主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國丈乃是個妖邪，連美后亦不見矣。」國王聞言，即請行者出皇宮，到寶殿，拜謝了道長。

老你早間來的模樣，那般俊偉。這時如何就改了形容？行者笑道：「不瞞陛下說，早間來者是我師父，乃唐朝御弟三藏。我是他徒弟孫悟空，還有兩個師弟豬悟能、沙悟淨，見在金亭館驛，因知你信了妖言，要我師父心肝做藥引。是老孫變作師父模樣，特來此降妖也。那國王聞說，即傳旨着閣下太宰快去驛中請師衆來朝。那三藏聽見行者現了相，在空中降妖，嚇得魂飛魄散，幸有八戒沙僧護持，他又臉上戴着一片子臊泥，正悶悶不快，只聽得人叫道：『法師！我等乃比丘國王差來的閣下太宰，特請入朝謝恩也。』八戒笑道：『師父莫怕，莫怕！不是又請你取心，想是師兄得勝，請你酬謝哩。』三藏道：『雖是得勝來請，但我這個臊臉，怎麼見人？』八戒道：『沒奈何我們且去見了師兄，自有解釋。』真個那長老無計，只得跟着八戒沙僧挑着擔，牽着馬，同去驛庭之上。那太宰見了害怕道：『爺爺呀！這都相似妖頭怪腦之類。』沙僧道：『朝士休怪醜陋，我等乃是生成的遺體。若我師父來見了我師兄，他就俊了他三人與衆來朝，不待宣召，直至殿下行者看見，即轉身下殿，迎着面把師父的泥臉子抓下，吹口仙氣，叫變。那唐僧即時復了原身，精神愈覺爽利。國王下殿親迎，口稱法師。老佛師徒們將馬拴住，都上殿來相見。行者道：『陛下可知那怪來自何方？』等老孫去與你一併擒來，翦除後患。三宮六院諸嬪羣妃，都在那翡翠屏後聽見行者說，翦除後患，也不避內外男女之嫌，一齊出來拜告道：『萬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斬草除根，把他翦除盡絕，誠爲莫大之恩。自當重報行者，慌忙答禮。只教國王說他住居國王舍羞告道：『三年前他到時，朕會問他，他說離城不遠，只在向南去七十里路，有一座柳林坡清華莊。上國丈年老無兒，止後妻生一女，年方十六，不會配人，願進與朕，朕因愛那女，遂納了寵，幸在宮中，不期得疾，太醫屢藥無功。他說我有仙方，止用小兒心煎湯爲引，朕不才輕信其言，遂選民間小兒，選定今日午時，開刀取心，不料神僧下降，恰恰又遇籠兒都不見了，他就說神僧十世修真，元陽未泄，得其心，比小兒心更加萬倍。一時誤犯，不知神僧識透妖魔，敢望廣施大法，翦其後患。朕以傾國之資酬謝行者，笑道：『實不相瞞，籠中小兒是我師慈悲，着我藏了你，且休題甚麼資財相謝。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八戒跟我去來。八戒道：『謹依兄命，但只是腹中空虛，不好着力。國王即傳旨教光祿寺快辦齋供，不一時齋到。八戒儘飽一餐，抖擻精神，隨行者駕雲而起，嚇得那國王妃后並文武多官，一個個朝空禮拜。都道是眞仙眞佛降臨。凡也，那大聖攜着八戒，竟到南方七十里之地，住下風雲，找尋妖處，但只見一股清溪兩邊夾岸，岸上有千千萬萬的楊柳，更不知清華莊在於何處。正是那萬頃野田觀不盡，千堤煙柳隱無蹤。孫大聖尋覓不着，即捻訣念一聲唵字眞言，拘出一個當方土地，戰兢兢近前跪下，叫道：『大聖柳林坡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休怕，我不打你。』



我問你。柳林坡有個清華莊。在於何方。土地道。此間有個清華洞。不會有個清華莊。小神知道了。大聖想是自比邱國來的。行者道。正是。正是。比邱國王被一個妖精哄了。是老孫到那廂。識得是妖怪。當時戰退那怪。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及問比邱王。他說三年前進美女時。會問其由。怪言居住城南七十里。柳林坡清華莊。適尋到此。只見林坡不見清華莊。是以問你。土地叩頭道。望大聖恕罪。比邱王亦我地之主也。小神理當鑿察。奈何妖精精神威法大。知我泄漏他事。就來欺凌。故此未獲。大聖今來。只去那南岸九叉頭一顆楊樹根下。左轉三轉。右轉三轉。用兩手齊撲樹上。連叫三聲。開門。即現清華洞府。大聖聞言。即令土地回去。與八戒跳過溪來。尋那顆楊樹。果然有九條叉枝。總在一顆根上。行者吩咐八戒。你且遠遠的站定。待我叫開門。尋着那怪。趕將出來。你却前去接應。八戒聞命。即離樹有半里遠。近立下。這大聖依土地之言。遠樹根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雙手齊撲其樹。叫開門。開門。霎時間。一聲響。嚙。刺刺的。門開兩扇。更不見樹的踪跡。那裏邊光明霞采。亦無人烟。行者趁神威。撞將進去。但見那裏好個去處。煙霞幌亮。日月偷明。白雪常出。洞翠蘚亂。漫庭一徑。奇花爭豔。麗過階。瑤草開芳。榮溫暖氣。景常春。渾如閬苑。不亞蓬瀛。滑甃攀長蔓。平橋掛亂藤。蜂啣紅蕊。來巖窟。蝶戲幽蘭。過石屏。行者急拽步行。近前邊細看。見石屏上有四個大字。清華仙府。他忍不住。跳過石屏看處。只見那老怪懷中。攬着個美女。喘噓噓的正講。比邱國事。齊聲叫道。好機會來。三年事。今日得完。被那猴頭破了。行者跑近身。掣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毛團。甚麼好機會。吃我一棒。那老怪丟了美人。輪起蟠龍拐。急架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比前又甚不同。棒舉迸金光。拐輪兇氣發。那怪道。你無知。敢進我們來。行者道。我有意降妖怪。那怪道。我戀國主。你無干。怎的欺心。來展抹。行者道。僧修政教。本慈悲。不忍兒童活見殺。語去言來。各恨仇。棒迎拐架。當心。剗促。損琪花。爲顧生。踢破翠苔。因把滑。只殺得那洞中。霞采欠分明。巖上芳菲。俱掩壓。兵驚得鳥難飛。吆喝嚇得美人散。只存老怪與猴王。呼呼捲地狂風刮。看看殺出洞門來。又撞悟能。獸性發。原來八戒在外邊。聽見他們裏面。嚷鬧。激得他心癢難撓。掣釘鈹。把一顆九叉楊樹。鈹倒。使鈹築了幾下。築得那鮮血直冒。嚶嚶的。似乎有聲。他道。這顆樹成了精也。這顆樹成了精也。八戒舉鈹。又正築處。只見行者引怪出來。那獸子不打話。趕上前。舉鈹就築。那老怪戰行者。已是難敵。見八戒來。愈覺心慌。敗了陣。將身一幌。化道寒光。竟投東走。他兩個決不放鬆。向東趕來。正當喊殺之際。又聞得鸞鶴聲。鳴祥光。縹緲。舉目視之。乃南極老人星也。那老人把寒光罩住。叫道。大聖慢來。天蓬休趕。老道在此。施禮。行者即答禮道。壽星兄弟。那裏來。八戒笑道。肉頭老兒。罩住寒光。必定捉住妖怪了。壽星陪笑道。在

這裏在這裏。望二公饒他命罷。行者道：「老怪不與老弟相干，爲何來說人情？」壽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脚力，不意走將來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現出本相來看。」壽星聞言，卽把寒光放出，喝道：「孽畜，快現本相，饒你死罪。那怪打個轉身，原來是隻白鹿。壽星拿起拐杖道：「這孽畜連我的拐棒也偷來也。那隻鹿俯伏在地，只不能言。只管叩頭滴淚，但見他一身如玉，簡斑斑，兩角參差，七叉灣，幾度饑時尋藥圃，有朝渴處飲雲潺。年深學得飛騰法，日久修成變化顏。今見主人呼喚處，現身珉耳伏塵寰。」壽星謝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還有兩件事未完哩。」壽星道：「還有甚麼未完之事？」行者道：「還有美人未獲，不知是個甚麼怪物，還要回到比丘城見那國君，現相回旨也。」壽星道：「既這等說，我且寧耐，你與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回去現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兒，我們去了就來。」那八戒抖擻精神，隨行者竟入清華仙府，吶聲喊叫，拿妖精，拿妖精，那美人戰戰兢兢，正自難逃，又聽得喊聲大振，卽轉石屏之內，又沒個後門出頭，被八戒喝聲，那裏走，我把你這個哄漢子的臊精，看飽。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不能迎敵，將身一閃，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聖抵住寒光，兵一棒，那怪立不住脚，倒在塵埃，現了本相，原來是一個白面狐狸，獸子忍不住手，舉鉢往頭一築，可憐把個傾城傾國千般笑，化作毛團狐狸形。行者叫道：「莫打爛他，且留他此身去見國君。」那獸子不嫌穢污，一把揪住尾子，拖拖扯扯，跟隨行者，出得門來，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着鹿頭罵道：「好孽畜啊，你怎麼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來，孫大聖定打死你了。」行者跳出來道：「老弟說怎麼？」壽星道：「我囑鹿哩，我囑鹿哩，八戒將個死狐狸攢在鹿的前面道：「這可是你的女兒麼？」那鹿點頭，愧腦伸着嘴，聞他幾聲，啣啣發聲，似有眷戀不捨之意，被壽星劈頭撲了一掌道：「孽畜，你得命足矣，又聞他怎的，卽解下勒袍腰帶，把鹿扣住頸項，牽着前來道：「大聖，我和你比丘國相見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庶免他年復生妖怪。」八戒聞言，舉鉢將柳樹亂築，行者又念聲唵字真言，依然拘出當坊土地，叫尋些枯柴，點起烈火，與你這方消除妖患，以免欺凌。那土地卽轉身，陰風颯颯，帥起陰兵，搬取了些迎霜草、秋青草、蓼節草、山慈草、萋蒿草、龍骨柴、蘆荻柴，都是隔年乾透的枯焦之物，見火如同油膩一般，行者叫八戒不必築樹，但得此物填塞洞裏，放起火來，燒得個乾淨，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燒作火池坑。這裏纔喝退土地，同壽星牽着鹿，拖着狐狸，對國王道：「這是你的美后，與他要子兒麼？」那國王膽戰心驚，又只見孫大聖引着壽星，牽着白鹿，都到殿前，嚇得那國裏的君臣妃后一齊下拜。行者近前，攙住國王笑道：「且休拜我，這鹿兒却是國丈，你只拜他便是。」那國王羞愧無地，只道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真天恩也。卽

傳旨教光祿寺安排素宴。大開東閣，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衆共坐謝恩。三藏拜見了壽星，沙僧亦以禮見。都問道：「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間爲害壽星？」笑道：「前者東華帝君過我荒山，我留坐着棋一局未終，這孽畜走了，及客去尋他不見，我因屈指一算，知他走在此處，特來尋他。正遇着孫大聖施威，若果來遲，此畜休矣。」敘了，只見報道：「宴已完備，好素宴。」五彩盈門，異香滿座，桌掛繡緯，生錦豔地，鋪紅毯，幌霞光，寶鴨內沉檀香，鼻御筵前，蔬品香馨，看盤高果砌樓臺，龍纏斗粧擺走獸，鴛鴦錠，獅仙粧似模似樣，鸚鵡杯，鷺鷥杓，如相如形。席前果品般般威，案上齋設件件精魁，圓蔬粟鮮荔子，桃棗兒，柿餅味甘，甜松子，葡萄香膩，酒幾般蜜食，數品蒸酥，油劉糠澆，花團錦砌，金盤高壘，大饕饕，銀碗滿，威香稻飯，辣煬燭，湯水粉條長，香噴噴，相連添換美，說不盡，簾菇，木耳，嫩筍，黃精，十香素菜，百味珍饈，往來綽摸不會停進，退諸般威設。當時敘了坐次，壽星首席，長老次席，國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側席，旁又有兩三個大師相陪，左右卽命教坊司動樂，國王擎着紫霞杯，一一奉酒，惟唐僧不飲。八戒向行者道：「師兄，果子讓你，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受用。」那馱子不分好歹，一齊亂上，但來的吃個精空，一席筵宴已畢。壽星告辭，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壽星笑道：「我因尋鹿未帶丹藥，欲傳你修養之方。你又筋衰神敗，不能還丹，我這衣袖中只有三個棗兒，是與東華帝君獻茶的，我未曾吃，今送你罷。」國王吞之，漸覺身轉病退，後得長生者皆原於此。八戒看見，就叫道：「老壽，有火棗送我幾個吃吃。」壽星道：「未曾帶得，待改日我送你幾斤。」送出了東閣，道了謝意，將白鹿一聲喝起，飛跨背上，踏雲而去。這朝中君王妃后，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禮拜不題。三藏叫徒弟收拾辭王，那國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陛下從此色欲少貪，陰功多積，凡百事將長補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奉爲路費。唐僧堅辭，分文不受。國王無已，命擺鸞駕，請唐僧端坐鳳輦，龍車王與嬪后俱推輪轉轂，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羣衆，亦皆蓋添淨水，爐降真香，又送出城，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路兩旁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個鵝籠，內有小兒啼哭，暗中原有原護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等衆，應聲高叫道：「大聖，我等前蒙吩咐，攝去小兒鵝籠，今知大聖功成起行，一一送來也。」那國王妃后與一應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勞列位，請各歸祠，我着民間祭祀謝你，呼呼浙浙，陰風又起而退行者，叫城裏人家來認領小兒。」當時傳播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歡歡喜喜，跑出叫哥哥，叫肉兒，跳的跳，笑的笑，都叫扯住唐朝爺爺，到我奉謝救兒之恩，無大無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醜，擡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頂着孫大聖，撮着唐三藏，牽着馬，挑着担，一擁回城。那國王也不能禁止，這家

也開宴那家也設席請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襪。裏裏外外。大小衣裳。都來相送。如此盤桓。將有個月。纔得離城。又有傳下形神。立起牌位。頂禮焚香。供養。這纔是陰功高。疊恩山重。救活千千萬萬人。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 姪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

却說比丘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衆出城。有二十里之遠。還不肯捨。三藏勉強下轎。乘馬辭別而行。自送者直望至不見踪影方回。四衆行數多時。又過了冬殘春盡。看不了野花山樹景物。芳菲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三藏心驚問道。徒弟前面高山。有路無路。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師父這話。也不像走長路的。却似個公子王孫。坐井觀天之類。自古道。山不礙路。路自通山。何以言有路無路。三藏道。雖然是山不礙路。但恐峻峻之間。生怪物。密查深處。出妖精。八戒道。放心。這裏來相近極樂不遠。管取太平無事。師徒正說不覺的。到了山脚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道。師父。此間乃轉山的路兒。忒好步快來。長老只得放懷策馬。沙僧教二哥你把担子挑一肩兒。真個八戒接了担子挑。上沙僧攏着韁繩。老師父穩坐雕鞍。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但見那山。雲霧籠峯頂。潺湲湧澗中。百花香滿路。萬樹密叢叢。梅青李白。柳綠桃紅。杜鵑啼處。春將暮。紫燕呢喃。社已終。嵯峨石翠。蓋松崎嶇嶺道。突兀玲瓏。削壁懸崖。峻嶒蘿草。木穠千巖。競秀如排戰。萬壑爭流。遠浪洪。老師父緩觀山景。忽聞啼鳥之聲。又起思鄉之念。兜馬叫道。徒弟。我自天牌傳旨。意錦屏風下。領關文。觀燈十五離鄉井。纔與唐王天地分。甫能龍虎風雲會。却又師徒拗馬軍行盡。巫山峯十二。何時對子見當今。行者道。師父。你常思鄉爲念。全不似個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憂。古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雖然說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裏哩。八戒道。師父。我佛如來。捨不得那三藏經。知我們要取去。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談。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終須有個到之日。師徒正自閑敘。又見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悟空。我們纔過了那崎嶇山路。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說那裏話。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不似這林深遠。你看東西密擺。南北成行。東西密擺。徹雲霄。南北成行。侵碧漢。密查荆棘。週圍結。藜却纏枝。上下盤。藤來纏葛。藤來纏葛。東西客旅。難行。葛去纏藤。南北經商。怎過。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數里。不見斗星。你看那背陰之處。千般景。向陽之所。萬叢花。又有那千年槐。萬載檜。耐寒松。山桃果。野芍藥。旱芙蓉。一攢攢。密砌重堆。亂紛紛。神仙難畫。又

聽得百鳥聲，鸚鵡喧，杜鵑啼，喜鵲穿枝，烏鴉反哺，黃鸝飛舞，百舌調音，鸚鵡鳴，紫燕語，八哥兒學人說話，晝眉郎也會看經，又見那大蟲擺尾，老虎磕牙，多年狐貉妝娘子，日久蒼狼吼振林，就是托塔天王來到此，縱會降妖也失魂。孫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上前劈開大路，引唐僧，竟入深林，逍遙遙，行經半日，未見出林之路，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來，無數的山林崎嶇，幸得此間清雅，一路太平，這林中奇花異卉，其實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則歇馬，二則腹中餓了，你去那裏化些齋來，我吃。行者道：「師父請下馬，老孫化齋去來。」那長老果然下了馬，八戒將馬拴在樹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鉢盂，遞與行者。行者道：「師父穩坐，莫要驚怕，我去了。」就來三藏端坐松陰之下，八戒、沙僧却去尋花覓果，閑耍，却說大聖縱筋斗到了半空，站定雲光，回頭觀看，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瑞靄氤氳，他忽失聲叫道：「好啊，好啊，你道他叫做甚，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頭。若我老孫那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之時，雲遊海角，放蕩天涯，聚羣精，自稱齊天大聖，降龍伏虎，消了死籍，頭戴三額金冠，身穿黃金鎧甲，手執着金箍棒，足踏着步雲履，手下有四萬七千羣怪，都稱我做大聖爺，爺着實爲人，如今脫却天災，做小伏低，與你做了徒弟，想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徑回東土，必定有些好處，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骨都都的冒將上來，行者大驚道：「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我那八戒、沙僧，却不會放甚黑氣，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却說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見性，諷念那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忽聽得嚶嚶的叫聲，救人三藏大驚道：「善哉，善哉，這等深林裏，有甚麼人叫，想是狼蟲虎豹嚇倒的，待我看看。」那長老起身挪步，穿過千年柏，隔起萬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觀之，只見那大樹上綁着一個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下半截埋在土裏，長老立定脚，問他一句道：「女菩薩，你有甚事，綁在此間？」嗚呼，分明這廝是個妖怪，長老肉眼凡胎，却不能認得，那妖見他來，問淚如泉湧，你看他桃腮垂淚，有沉魚落雁之容，星眼含悲，有閉月羞花之貌，長老實不敢近前，又開口問道：「女菩薩，你端的有何罪過，說與貧僧，却好好救你。」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忙忙的答應道：「師父，我家住在貧婆國，離此有二百餘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親愛友，時遇清明，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一行轎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塋前擺開祭祀，剛燒化紙馬，只聞得鑼鳴鼓響，跑出一夥強人，持刀弄杖，喊殺前來，慌得我們魂飛魄散，父母諸親，得馬得轎的，各自逃了性命，奴奴年幼，跑不動，嚇倒在地，被衆強人拐來山內，大大王要做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七八十家一齊爭噪，大家都不忿氣，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衆強人散盤而去，今已五日五

夜看看命盡不久身亡。不知是那世裏祖宗積德。今日遇着老師父到此。千萬發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決不忘恩。說罷。淚下如雨。三藏真個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聲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尋花覓果。猛聽得師父叫得懷愴。馱子道。沙和尚。師父在此。認了親耶。沙僧笑道。二哥胡纏。我們走了這些時。好。人也不會撞見一個。親從何來。八戒道。不是親。師父那裏與人要麼。我和你去看來。沙僧真個回轉舊處。牽了馬。挑了擔。至跟前。叫師父。怎麼說。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薩來。救他一命。馱子不分好歹。就去動手。却說那大聖在半空中。又見那黑氣濃厚。把祥光盡情蓋了。道聲不好。不好。黑氣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化齋還是小事。且去看我師父去。卽返雲頭。接落林裏。只見八戒亂解繩兒。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撲的摔了一跌。馱子擡頭看見。爬起來。說道。師父教我救人。你怎麼恃自有力。將僕我這一跌。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個妖精。弄喧兒。騙我們哩。三藏喝道。你這潑猴。又來胡說了。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行者道。師父原來不知道。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想人肉吃的法兒。你那裏認得。八戒噴着嘴道。師父莫信這弼馬溫哄你。這女子乃是此間人家。我們東土遠來。不與相較。又不是親眷。如何說他是妖怪。他打發我們。丟了前去。他却翻筋斗。弄神法轉來。和他幹巧事兒。倒踏門也。行者喝道。夯貨。莫亂談。我老孫一向西來。那裏有甚懶處。似你這個重色輕生。見利忘義的饞糠。不識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壻。綁在樹上哩。三藏道。也罷也罷。八戒啊。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既這等說。不要管他。我們去罷。行者大喜道。好了。師父是有命的了。請上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齋。你吃四人果。一路前進。把那怪撇了。却說那怪綁在樹上。咬牙恨齒。道。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今日見他。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點元陽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將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繩。放我下來。隨手提將去。却不是我的人兒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却又不是勞而無功。等我再叫他兩聲。看是如何。妖精不動繩索。把幾聲善言善語。用一陣順風。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你道叫的甚麼。他叫道。師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卽勒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來罷。行者道。師父走路怎的又想起他來了。唐僧道。他又在那裏叫哩。行者問八戒。你聽見麼。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會聽見。又問沙僧。你聽見麼。沙僧道。我挑擔前走。不會在心。也不會聽見。行者道。老孫也不會聽見。師父他叫甚麼。偏你聽見。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說道。活人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快去救他下來。強似取經拜佛。行者笑道。師父要善將起來。就沒藥醫。你想你離了東土一路。

西來却也過了許多山場。遇着許多妖怪。常把你拿將進洞。老孫來救你。使鐵棒。常打死千千萬萬。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還去救他。救罷。行者道。師父既然如此。只是這個擔兒。老孫却擔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勸我勸一會。你又惱了。任你去救。唐僧道。猴頭。莫多話。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唐僧回至林裏。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用繩築出下半截身子。那怪跌跌脚。束束裙。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見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罵道。潑猴頭。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時來逢好友。運去遇佳人。三藏又罵道。潑猴。胡說。我自出娘肚皮。就他和尚。如今奉旨西來。虔心禮佛求經。又不是利祿之輩。有甚遲退。時行者笑道。師父。你雖是自幼為僧。却只會看經念佛。不會見王法條律。這女子生得年少。標致。我和你乃出家人。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着歹人。把我們拿送官司。不論甚麼取經拜佛。且都打做桑情。縱無此事。也要問個拐帶人口。師父追了度牒。打個小死。八戒該問充軍。沙僧也問擺站。我老孫也不得乾淨。饒我口能。怎麼折辯。也要問個不應。三藏喝道。莫胡說。終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貽累不成。帶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行者道。師父雖說有事在你。却不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麼反是害他。行者道。他當時綁在林間。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沒飯吃。餓死了。還得個完全身子。歸陰如今帶他出來。你坐的是個快馬。行路如風。我們只得隨你。那女子脚小。挪步艱難。怎麼跟得上走。一時把他丟下。若遇着狼蟲虎豹。一口吞之。却不是反害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這件事却虧你想。如何處置。行者笑道。抱他上來。和你同騎着馬走罷。三藏沉吟道。我那裏好與他同馬。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八戒驮他走罷。行者笑道。馱子造化到了。八戒道。遠路沒輕擔。教我馱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那長嘴。馱着他。轉過嘴來。計較私情話兒。却不便益。八戒聞此言。捶胸跳道。不好。不好。師父要打我幾下。甯可忍疼。背着他。決不得乾淨。師兄一生會賊埋人。我馱不成。三藏道也罷。我也還走得幾步。等我下來慢慢的同走着。八戒牽着空馬。罷行者大笑道。馱子倒有買賣。師父照顧你牽馬哩。三藏道。這猴頭又胡說了。古人云。馬行千里。無人不能自往。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丟了我。去。我若慢你們也慢。大家一處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或到庵觀寺院。有人家之處。留他在那裏。也是我們救他一場。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快請前進。三藏拽步前走。沙僧挑擔。八戒牽着空馬。行者拿鐵棒。引着女子一行前進。不上二三十里。天色將晚。又見一座樓臺殿閣。三藏道。徒弟那裏必定是座庵觀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師父說得是。各各走動些。霎時到了門首。吩咐道。你們略站遠些。等我先去借宿。若有方便處。着人來叫你衆人。

俱立在柳陰之下。惟行者拿鐵棒，轄着那女子，長老拽步近前，只見那門東倒西歪，零零落落，推開看時，忍不住心中  
悽慘。長廊寂靜，古剎蕭疎，苔蘚盈庭，蒿藜滿徑，惟螢火之飛燈，祇蛙聲而代漏。長老忽然吊下淚來，真個是：殿宇凋  
零倒塌，廊房寂寞，傾頽斷碑，破瓦十餘堆，盡是些歪梁折柱。前後盡生青草，塵埋朽爛，香廚鐘樓，崩壞鼓無皮，玻璃香  
燈破損，佛祖金身沒色，羅漢倒臥東西，觀音淋壞，盡成泥。楊柳淨瓶墜地，日內並無僧人，夜間盡宿狐狸，只聽風響，吼  
聲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處。四下牆垣皆倒，亦無門扇，關居。有詩爲證：多年古剎沒人修，狼狽凋零倒更休。猛風  
吹裂伽藍面，大雨澆殘佛祖頭。金剛跌損淋漓洒，土地無房夜不收。更有兩般堪嘆處，銅鐘着地沒懸樓。三藏硬着  
胆，走進二層門，見那鐘鼓樓俱倒了，止有一口銅鐘，札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原來是日久久年深，  
上邊被雨淋白，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三藏用手摸着鐘，高叫道：鐘啊，你也會懸掛高樓，吼也會鳴遠彩梁聲，也會  
雞啼就報曉，也會天晚送黃昏，不知化銅的，道人歸何處？鑄銅匠作那邊存？想他二命歸陰府，他無蹤跡，你無聲。長  
老高聲讚嘆，不覺的驚動寺裏之人。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人，他聽見人語，扒起來，拾一塊斷磚，照鐘上打將  
去。那鐘噹的響了一聲，把個長老嚇了一跌，掙起身要走，又絆着腳根，撲的又是一跌。長老倒在地下，抬頭又叫道：鐘  
啊，貧僧正然感嘆你，忽的叮噹響了一聲，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日久多年變作精。那道人趕上前，一把攙住，道老  
爺請起，不干鐘成精之事，却纔是我打得鐘響。三藏抬頭見他的模樣醜黑，道：你莫是魍魎妖邪？我不是尋常之人，我  
是大唐來的，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你若撞着他，性命難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爺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這寺裏  
侍奉香火的道人，却纔聽見老爺善言相讚，就欲出來迎接，恐怕是個邪鬼敲門，故此拾一塊斷磚，把鐘打一下，壓驚  
方敢出來。老爺請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險些兒嚇殺我也，你帶我進去。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層門內看處，  
比外邊甚是不同，但見那：青磚砌就彩雲牆，綠瓦蓋成琉璃殿，黃金裝聖像，白玉造階臺。大雄殿上舞青光，毘羅閣  
下生銳氣，文殊殿結采飛雲，輪藏堂描花堆翠，三簷頂上寶瓶尖，五林樓中平繡蓋。千株翠竹搖禪榻，萬種青松映佛  
門。碧雲宮裏放金光，紫霧叢中飄端靄。朝聞四野香風遠，暮聽山高畫鼓鳴。應有朝陽補破衲，豈無對月了殘經？又只  
見半壁燈光明後院，一行香霧照中庭。三藏見了，不敢進去，叫道：人，你這前邊十分狼狽，後邊這等齊整，何也？道人  
笑道：老爺，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陰就來寺裏藏身，被他把佛像推倒，墊坐木植，搬來燒火，寺  
僧人軟弱，不敢與他講論，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捨與那些強人安歇，從新另化了些施主，蓋得那一所寺院。三藏道：



原來是如此，正行間，又見山門上有四個大字，乃鎮海禪林，纔舉步，走入門裏，忽見一個和尚走來，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左筓絨錦帽，一對銅圈墜耳根，身着頗羅毛線服，一雙白眼亮如銀，手中搖着播郎鼓，口念番經聽不真。三藏原來不認得，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那喇嘛和尚走出門來，看見三藏眉清目秀，額闊頂平，耳垂肩，手過膝，好似羅漢臨凡，十分俊雅。他走上前，扯住滿面笑啼啼的，與他捻手捻腳，摸他鼻子，揪他耳朵，以示親近之意。攜至方丈中，行禮畢，却問老師父何來。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適行至寶方天晚，特奔上刹，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垂方便。一二那和尚笑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華蓋，家裏養不住，纔捨斷了出家。既做了佛門弟子，切莫說脫空之話。三藏道：我是老實話。和尚道：那東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內有精，想你這個單身，又生得嬌嫩，那裏像個取經的。三藏道：院主也見得是，貧僧一人，豈能到此。我有三個徒弟，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刹。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師父，你不知我這裏有虎狼妖，賊鬼怪傷人，白日裏不敢遠出，未經天晚，就關了門戶。這早晚把人放在外邊，叫徒弟快去請將進來。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外去，看見行者嚇了一跌，見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來，往後飛跑。道爺爺造化低了，你的徒弟不見，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首也。三藏問道：怎麼模樣？小和尚道：一個雷公嘴，一個確挺嘴，一個青臉獠牙，旁有一個女子，倒是個油頭粉面。三藏笑道：你不認得，那三個醜的，是我徒弟。那一個女子，是我打松林裏救命來的。那喇嘛道：爺爺啊，這們好俊師父，怎麼尋這般醜徒弟。三藏道：他醜自醜，却俱有用。你快請他進來。若再遲了些兒，那雷公嘴的有些鬧禍，不是個人。生父母養的，他就打進來也。那小和尚即忙跑出，戰兢兢的跪下道：列位老爺，唐老爺請哩。八戒笑道：哥哥，他請便罷了，却這般戰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見我們醜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們乃生成的，那個是好要醜哩。行者道：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馱子真個把嘴揣在懷裏，低着頭，牽着馬，沙僧挑着擔，行者在後面，拿着棒，轄着那女子，一行進去，穿過了那倒塌房廊，入三層門裏，拴着馬，歇着擔，進方丈中，與喇嘛僧相見，分了坐次。那和尚入裏邊，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來，見禮畢，收拾辦齋管待。正是：積功須在慈悲念，佛法興時僧讚僧。畢竟不知怎生離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衆尋師

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衆僧相見，安排齋供，四衆食畢，那女子也得些食力，漸漸天昏，方丈裏點起燈來，衆僧

一則是問唐僧取經的來歷。二則是貪看女子。都攢攢簇簇。排列燈下。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院主。明日離了寶山西去的路途如何。那僧雙膝跪下。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院主請起。我問你個路程。你爲何行禮。那僧道。老師父。明日西行。路途平正。不須費心。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尷尬。一進門就要說。恐怕冒犯洪威。却纔齋罷。方敢大胆奉告。老師東來。路途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只是這位女菩薩。不方便。不知請他那裏睡好。三藏道。院主。你不要生疑。說我師徒們有甚邪意。早間打黑松林過。撞見這個女子。綁在樹上。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是我發菩提心。將他救了。到此隨院主送他。那裏睡去。那僧謝道。既老師寬厚。請他到天王殿裏。就在天王爺爺身後。安排個草鋪。教他睡罷。三藏道。甚好。甚好。遂此時。衆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長老就在方丈中。請衆院主自在。遂各散去。三藏吩咐悟空。辛苦了。早睡早起。遂一處都睡了。不敢離側。護着師父。漸入夜深。正是那。玉兔高升萬籟靜。天街寂靜斷人行。銀河耿耿星光燦。鼓發誰樓越換更。一宵晚話不題。及天明了。行者起來。教八戒。沙僧。收拾行李。馬匹。却請師父走路。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行者近前叫聲師父。那師父把頭抬了一抬。又不曾答應得出。行者問師父。怎麼說。長老呻吟道。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渾身皮骨皆疼。八戒聽說。伸手去摸摸身上。有些發熱。猷子笑道。我曉得了。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多吃了幾碗。倒沁着頭。睡傷食了。行者喝道。胡說。等我問師父。端的何如。三藏道。我半夜之間。起來解手。不會戴得帽子。想是風吹了。行者道。這還說得是。如今可走得路麼。三藏道。我如今起坐不得。怎麼上馬。但只誤了路。啊。行者道。師父說那裏話。常言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等與你做徒弟。就是兒子一般。你既身子不快。說甚麼誤了行程。便甯耐幾日。何妨。兄弟們都伏侍着師父。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過。良宵纔過。又侵晨。光陰迅速。早過了三日。那一日。師父欠身起來。叫道。悟空。這兩日病體沉疴。不會問得你。那個脫命的女菩薩。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吃。行者笑道。你管他怎的。且顧了自家的病。着三藏道。正是。你且扶我起來。取出我的紙筆墨。寺裏借個硯台來。使使。行者道。要怎的。長老道。我要修一封書。並關文封在一處。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見太宗皇帝。一面。行者道。這容易。我老孫別事無能。若說送書人間第一。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一劬斗。送到長安。遞與唐王。再一劬斗。轉將回來。你的筆硯還不乾哩。但只是你寄書怎的。且把書意念念。我聽念了。再寫不遲。長老滴淚道。我寫着。臣僧稽首三頓首。萬歲三呼。拜聖君文武兩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聞。當年奉旨離東土。指望靈山見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難。何期半路有災屯。僧病沉疴難進步。佛門深遠接天門。有經無命空勞碌。啓奏當今別遣人。行者聽得此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師父。

你忒不濟，略有些此病兒，就起這個意念。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消問我。我老孫自有個本事，問道：那個閻王敢起心？那個判官敢出票？那個鬼使來勾取？若惱了我，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又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閻王，一個個抽了他的筋，還不饒他哩。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切莫說這大話。八戒上前道：師父說不好，你只管說好，十分不慳，我們趁早商量，先賣了馬，典了行李，買棺木，送終散火。行者道：馱子又胡說了，你不知道，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原叫做金蟬長老，只因他輕慢佛法，該有這場大難。八戒道：哥啊，師父既是輕慢佛法，貶回東土，在是非海內，口舌場中，託化做人，身發願往西天拜佛求經，遇妖精就捆，逢魔頭就吊，受諸苦惱，也費了，怎麼又叫他害病？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師父不會聽佛講法，打了一個盹，往下一試，左脚，下躩了一粒米，下界來，該有這三日病。八戒驚道：像老豬吃東西，潑潑撒撒的，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哩。行者道：兄弟，佛不與你衆生爲念，你又不知人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師父只今一日，明日就好了。三藏道：我今日比昨不同，咽喉裏十分作渴，你去那裏有涼水尋些來我吃。行者道：好了，師父要水吃，便是好了。等我取水去。即時取了鉢盂，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忽見那些和尚一個個眼兒通紅，悲啼哽咽，只是不敢放聲大哭。行者道：你們這些和尚，忒小家子樣。我們住幾日，臨行謝你柴火錢，照日算還，怎麼這等膿包。衆僧慌跪下道：不敢，不敢，行者道：怎麼不敢？想是我那長嘴和尚，食腸大，吃傷了你的本兒。衆僧道：老爺，我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衆和尚，每一人養老爺一日，也養得起百十日，怎麼敢欺心，計較甚麼食用。行者道：既不計較，你却爲甚麼啼哭。衆僧道：老爺不知是那山裏來的妖怪，在這寺裏，我們昨夜間着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鼓，只聽得鐘鼓響罷，再不見人回。至次日找尋，只見僧帽僧鞋，丟在後邊園裏，骸骨尚存，將人吃了。你們住了三日，我寺裏不見了六個和尚，故此我兄弟們不由的怕，不由的不傷，因見你老師父貴恙，不敢傳說，忍不住淚珠偷垂也。行者聞言，又驚又喜道：不消說了，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等我與你勸除他。衆僧道：老爺妖精不精者不靈，一定會騰雲駕霧，一定會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老爺，你莫怪我們說，你若拿得他住哩，使與我荒山除了這條禍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還拿他不住啊，却有好些兒不便處。行者道：怎叫做好些不便處？那衆僧道：直不相瞞，老爺說我這荒山，雖有百十衆和尚，却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一髮長，尋刀削，衣單破，衲縫，早晨起來洗着臉，又手躬身，皈依大道。夜來收拾燒着香，虔心叩齒念的彌陀，舉頭看見佛，蓮九品，執三乘，慈航共法雲，願見祇園釋世尊，低頭看見心，受五戒，度三千生，生萬法中，願悟頑空，與色空諸檀，越來啊，老的小的。

長的矮的，胖的瘦的，一個個敲木魚，擊金磬，挨挨拶拶，兩卷法華經，一策梁王懺，諸檀越不來啊，新的，舊的，生的，熟的，村的，僧的，一個個合着掌，瞑着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團上，牢關月下門，一任他鶯啼鳥語，鬧爭鬪，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因此上，也不會伏虎，也不會降龍，也不識的怪，也不識的精，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我百十個和尚，只覈他一頓飽，一則墮落我衆生輪迴，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蹟，三則如來會上，全沒半點兒光輝，這却是好些兒不便處。行者聞得衆和尚說出這一端的話，他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叫一聲：「你這衆和尚好欺哩！只曉得那妖精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衆僧輕輕的答道：「實不曉得。」行者道：「我今日略節說說，你們聽着。」我也會花果山伏虎降龍，我也會上天堂大鬧天宮，饑時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兩三顆，渴時把玉帝的酒，輕輕噀了六七鍾，睜着一雙白不黑的金眼睛，天慘淡，月朦朧，拿着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來無影去無蹤，說甚麼大精小怪，那怕他億懶臘膜，一趕趕上去跑的跑，顛的顛，驟的驟，慌的慌，一捉捉將來，鏗的鏗，燒的燒，磨的磨，磨的磨，磨的磨，正是八仙同過海，獨自顯神通。衆和尚，我拿這妖怪與你看看，你纔認得我老孫。」衆僧聽着，暗點頭道：「這賊禿，開口說大話，想是有些來歷，都一個個諾諾連聲，只有那喇嘛僧道，且住！你老師父貴恙，你拿這妖精不至緊，俗語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飽。」壯士臨陣，不死即傷，你兩下裏角鬪之時，倘貽累你師父，不當穩便。」行者道：「有理有理，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撥起鉢盂，着上涼水，轉出香積廚，就到方丈，叫聲：「師父，吃涼水哩。」三藏正當煩渴之時，便抬起頭來，捧着水，只是一吸，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藥到真方病即除。」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眉目舒開，就問道：「師父，可吃些湯飯麼？」三藏道：「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我病兒減了一半，有湯飯也吃得些。」行者連聲高叫道：「我師父好了，要湯飯吃哩。」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飯，捍麵烙餅，蒸饅饅，做粉湯，拾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家伙，收去點起燈來，衆僧各散。三藏道：「我們今住幾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就是四個日頭，三藏道：「三日誤了許多路程，行者道：「師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罷。」三藏道：「正是，就帶幾分病兒，也沒奈何。」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看。」三藏驚道：「又捉甚麼妖精？」行者道：「有個妖精在這寺裏，等老孫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體未可，你怎麼又興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啊，却又不是害我。」行者道：「你好滅人威風，老孫到處降妖，你見我弱與誰的，只是不動手，動手就要贏。」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說得好：『遇方便時行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操心怎似存心好，爭氣何如忍氣高。」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不許降妖，他說出老實話來，道：「師父，實不瞞你說，

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驚道：「吃了甚麼人？行者說道：「我們住了三日，已是吃了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長老道：「死狐悲，物傷其類。他既吃了寺內之僧，我亦僧也。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細些。行者道：「不消說，老孫的手到就消除了。你看他燈光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師父，他喜孜孜跳出方丈，竟來佛殿看時，天上有星月，還未上，那殿裏黑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點起琉璃，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響罷，搖身一變，變做個小和尚兒，年紀只有十二三歲，披着黃絹褊衫，白布直裰，手敲着木魚，口裏念經，等到一更時分，不見動靜，二更時分，殘月纔升，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好風，黑霧遮天，暗愁雲照地，昏四方如潑墨，一派靛妝，渾先刮時，揭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揚塵播土，星光現，倒樹摧林，月色昏，只刮得嫦娥緊抱梭羅樹，玉兔團團找藥盆，九曜星官皆閉戶，四海龍王盡掩門，廟裏城隍覓小鬼，空中仙子怎騰雲，地府閻羅尋馬面，判官亂跑趕頭巾，刮動崑崙頂上石，捲得江湖波浪混。那風纔然過處，猛聞得蘭麝香熏環，珮聲響，即欠身抬頭觀看，却是一個美貌佳人，竟上佛殿，行者口裏嗚哩嗚喇，只情念經。那女子近前一把攙住道：「小長老，念的是甚麼經？行者道：「許下的女子道：「別人都自在睡覺，你還念甚麼？行者道：「許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攙住，與他親個嘴道：「我與你到後面要娶去。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你有些不曉事。女子道：「你會相面，行者道：「也曉得些兒。女子道：「你相我怎的樣子？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兒偷生，被公婆趕出來的。女子道：「相不着，相不着我。不是公婆趕逐，不因撥熱偷生，奈我前生命薄，投配男子年輕，不會洞房花燭，避夫逃走之情。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鴛鴦去也。行者聞言，暗點頭道：「那幾個愚僧，都被色慾引誘，所以傷了性命。他如今也來哄我，就隨口答應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紀尚幼，却不知甚麼交歡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罷，罷，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擺佈。他兩個攙着肩，攜着手，出了佛殿，竟至後邊園裏，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跌倒在地，口裏心肝哥哥的亂叫，將手就去搔他的臊根。行者道：「我的兒，真個要吃老孫哩。却被行者接住他手，使個小坐跌法，把那怪一轆轤掀翻在地上。那怪口裏還叫道：「心肝哥哥，你倒會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時下手，他還到幾時？正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跳跳起來，現出原身法象，輪起金箍鐵棒，劈頭就打。那怪倒也吃了一驚，他心想道：「這個小和尚這等利害，打開眼一看，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他也不怕，你說這是甚麼精怪。金作鼻雪鋪毛，地道為門屋安身處處，養成三百年前氣，會向靈山走幾遭，一飽香花和蠟燭，如來吩咐下天曹，托塔天王恩愛女，哪吒太子認同胞，也不是個填海鳥，也不是個戴山鰲，也不怕的雷煥劍，也不怕的呂虔。

刀。往往來來一任他水流江漢闊。上上下下。那論他山聳泰恆高。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誰識得是個鼠老成。精逞點豪。他自恃的神通廣大。便隨手架起雙股劍。叮叮噹噹的響。左遮右隔。隨東倒西行者。雖強些。却也撈他不到。陰風四起。殘月無光。你看他兩人後園中一場好殺。陰風從地起。殘月蕩微光。問靜梵王宇。闌珊小鬼廊。後園裏一片戰爭場。孫大士。天上聖毛姘女。女中王。賭賽神通未肯降。一個兒扭轉芳心。嘖黑禿。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兩手劍飛。那認得女菩薩。一根棍打狼似個活金剛。響處金箍如電掣。霎時鐵白耀星芒。玉樓抓翡翠。金殿碎鴛鴦。猿啼巴月小。鴈叫楚天長。十八尊羅漢。暗暗喝采。三十二諸天。個個慌張。那孫大聖精神抖擻。棍兒沒半點差池。妖精自料敵他不住。猛可的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抽身便走。行者喝道。潑貨。那裏走。快快來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後退。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即將左脚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呪語。叫一聲變。就變做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真身一幌。化陣清風而去。這却不是三藏的災星。他畢竟撞到方丈裏。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杳杳冥冥。雲霧眼。就到了陷空山。進了無底洞。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親不題。却說行者。鬪得心焦性燥。閃一個空。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乃是一隻花鞋。行者曉得中了他計。連忙轉身來看師父。那有個師父。只是那猓子和沙僧。口裏嗚哩嗚哪。說甚麼。行者怒氣填胸。也不管好歹。撈起棍來。一片打連聲。叫道。打死你們。打死你們。那猓子慌得走也沒路。沙僧却是個靈山大將。見得事多。就軟款溫柔。近前跪下道。兄長。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殺我兩個。也不去救師父。竟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殺你兩個。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長。說那裏話。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啊。這行囊馬匹。誰與看顧。寧學管鮑。分金休訪孫龐。關智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且饒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行者雖是神通廣大。却也明理識時。見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八戒。沙僧。你都起來。明日找尋師父。却要用。力。那猓子聽見饒了道。哥啊。這個都在老豬身上。兄弟們。想想那會得睡。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一口吹散滿天星。三衆只坐到天曉。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老爺那裏去。行者笑道。不好說。昨日對衆誇口。說與你們。拿妖精。妖精未曾拿得。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我們尋師父去哩。衆僧害怕道。老爺。小可的事。倒帶累老師。却往那裏去。尋行者道。有處尋他。衆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吃些早齋。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八戒儘力吃個乾淨。道好和尚。我們尋着師父。再到你這裏來耍子。行者道。還到這裏吃他飯哩。你去天王殿裏看看那女子在否。衆僧道。老爺不在了。不在了。自是當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見了。行者喜喜歡歡。辭了衆僧。着八戒。沙僧。牽馬挑擔。竟回東走。八戒道。哥哥

差了。怎麼又往東行。行者道：你豈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老孫火眼金睛，把他認透了。你們都認做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攝師父的，也是他。你們救得好女菩薩，今既攝了師父，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二人嘆服道：好好好，真是粗中有細。去來。三人急急到於林內，只見那雲霧繚繞，漫漫石層層，路盤盤，狐蹤兔跡，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復鑽林內，更無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處。行者心焦，掣出棒來，搖身一變，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三頭六臂，六隻手，理着三根棒，在林裏辟哩撥喇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僧師兄着了惱，尋不着師父，弄得個氣心風了。原來行者打了一路，打出兩個老頭兒來。一個是山神，一個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聖，山神土地來見。八戒道：好靈根啊。打了一路，打出兩個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連太歲都打出來也。行者問道：山神土地，汝等這般無禮，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強盜得了手，買些猪羊祭賽，你又與妖精結搆，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如今藏在何處，快快的從實供來。免打二神慌了道：大聖，錯怪了我。耶，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轄。但只夜間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知一一說來。土地道：那妖精在那正南下，離此有千里之遙。那廂有座山，喚做陷空山。山中有個洞，叫做無底洞。是那裏妖精到此變化，攝去你師父也。行者聽言，暗自驚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現出本相，與八戒、沙僧、道士去得遠了。八戒道：遠便騰雲趕去好。馱子一縱，狂風先起，隨後是沙僧、駕雲、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馱了行李也，踏了風霧。大聖即起筋斗，一直南來，不多時，早見一座大山，阻住雲脚。三人採住馬，都按定雲頭，見那山頂摩碧漢，峯接青霄，周圍雜樹萬萬千，來往飛禽啞啞，虎豹成陣走，獐鹿打叢行，向陽處，琪花瑤草馨香，背陰方臘雪，頑冰不化，崎嶇峻嶺，削壁懸崖，直立高峯，灣環深澗，松鬱鬱，石磷磷，行人見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無影，採藥仙童不見蹤。眼前虎豹能興霧，遍地狐狸亂弄風。八戒道：哥啊，這山如此峻峻，必有妖怪。行者道：不消說了。山高原有怪嶺，峻豈無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着八戒先下山，凹裏打聽打聽，看那條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裏開門。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八戒道：老猪晦氣，先拿我頂缸。行者道：你夜來說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八戒道：不要嚷，等我去馱子放下，鉅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尋路徑。這一去，畢竟不知好歹，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嬌女求陽 元神護道

却說八戒跳下山，尋着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遠近，忽見兩個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三寸高的篾絲鬘髻，甚不時與馱子走近前，叫聲妖怪。那怪聞言大怒，兩人互相說道：這和尚

德懶我們又不與他相識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那怪惱了輪起擡水的杠子劈頭就打這女子手無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撈了幾下侮着頭跑上山來道哥啊回去罷妖怪兇行者道怎麼兇八戒道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他一聲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麼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還少八戒道謝你照顧頭都打腫了還說少哩行者道溫柔天下去得剛強寸步難移他們是此地之妖我們是遠來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溫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休打我人將禮樂爲先八戒道一發不曉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曉得有兩樣木麼八戒道不知是甚麼木行者道一樣是楊木一樣是檀木楊木性格甚軟巧匠取來或雕聖像或刻如來裝金立粉嵌玉裝花萬人燒香禮拜受了多少無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剛硬油房裏取了去做作撒使鐵箍箍了頭又使鐵鎚往下打只因剛強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啊你這好話兒早與我說說也好却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還去問他個端的八戒道這去他認得我了行者道你變化了去八戒道哥啊且如我變了却怎麼問他行者道你變了去到地跟前行個禮兒看他多大年紀若與我們差不多叫他聲姑娘若比我們老些兒叫他聲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蹺蹺這般許遠的田地認得是甚麼親行者道不是認親要套他的話哩若是他拿了師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却不要誤了我們別處幹事八戒道說得有理等我再去好獸子把釘釘撒在腰裏下山凹搖身一變變做個黑胖和尚搖搖擺擺走近怪前深深唱個大嗒道奶奶貧僧稽首了那兩個喜道這個和尚却好會唱個嗒兒又會稱道一聲兒問道長老那裏來的八戒道那裏來的又問那裏去的又道那個去的又問你叫做甚麼名字又笑道我叫做甚麼名字那怪笑道這和尚好便好只是沒來歷會說順口話兒八戒道奶奶你們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攝了一個唐僧在洞內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乾淨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與唐僧吃了晚間要成親哩那獸子聞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將行李來我們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又分怎麼八戒道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莊探親哥哥去花果山稱聖白龍馬歸大海成龍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這獸子又胡說了八戒道你的兒子胡說纔那兩個擡水的妖精說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內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你却在此說這樣話八戒道怎麼救行者道你兩個牽着馬挑着擔我們跟着那兩個女性做個引子引到那門前一齊下手莫個獸子只得隨行者遠遠的標着那兩怪漸入深山有一二十里遠近忽然不見八戒



驚道：師父是日裏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八戒道：那兩個怪正擡着水走，忽然不見，却不是日裏鬼？行者道：想是鑽進洞去了。等我去看看，好大聖，急睜火眼金睛，漫山看處，果然不見動靜，只見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的山花堆，五采三簷四簇的牌樓，他與八戒、沙僧近前觀看，上有六個大字，乃陷空山無底洞。行者道：兄弟呀，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裏，還不知門向那裏開哩。沙僧道：不遠不遠，好生尋都轉身看時，牌樓下山脚下有一塊大石，約十有餘里方圓，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爬得光溜溜的。八戒道：哥啊，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孫自保唐僧，瞞不得你兩個妖精也。拿了些，却不見這樣洞府。八戒道：你先去試試，看看有多少淺深。我好進去救師父。八戒搖頭道：這個難，這難。我老猪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脚，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行者道：就有多深麼？八戒道：你看大聖伏在洞邊上，仔細往下看處，噴深啊，周圍足有三百餘里回頭道。兄弟果然深得緊。八戒道：你便回去罷。師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說那裏話，莫生懶惰意，你起意荒心，且將行李歇下，把馬拴在牌樓柱上，你使釘耙，沙僧使杖，攔住洞門，讓我進去打聽打聽。若師父果在裏面，我將鐵棒把妖精從內打出，跑至門口，你兩個却在外面擋住，這是裏應外合，打死精靈，纔救得師父二人。遵命行者，却將身一縱，跳入洞中，足下彩雲生，萬道身邊瑞氣護，千層不多時，到於深遠之間，那裏邊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風聲，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處啊。想老孫出世，天賜與水簾洞，這裏也有個洞天福地，正看時，又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團團都是松竹，內有許多房舍。又想到：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我且到裏邊去打聽打聽，且住。若是這般去啊，他認得我了，且變化去，搖身捻訣，就變做個蒼蠅，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只是那怪高坐在草亭內，他那模樣比在松林內救他寺裏拿他，更是不同。越發打扮得俊了。髮盤雲髻似埋鴉，身着綠絨花比甲，一對金蓮剛半折，十指如同春筍發，團圓粉面若銀盈，朱唇一似櫻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裏嫦娥還喜恰，今朝拿住取經僧，便要歡娛同枕榻。行者且不言語聽他，說甚話。少時綻破櫻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行者暗笑道：真個有這話。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等我且飛進去看，尋看師父在那裏，不知他心性如何的。假若被他摩弄動了，啊，留他在這裏也罷。卽展翅飛到裏邊看處，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裏面，坐着唐僧哩。行者一頭撞破格子眼，飛在唐僧光頭上，丁着叫聲：師父三藏認得聲音，叫道：徒弟救我命啊。行者道：師父不濟呀，那妖精安排筵宴與你吃了成親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後代，你愁怎的。長老聞言，咬牙切齒道：徒弟我自出了長安到兩界山中，收你一向西來，那個時

辰動葦。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陽喪了，我就身墮輪迴，打在那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行者笑道：「莫發誓，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老孫帶你去罷。」三藏道：「進來的路兒，我適忘了。行者道：「莫說你忘了，他這洞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是打上頭往下鑽，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鑽。若是造化高，鑽着洞口兒，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鑽不着，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三藏滿眼垂淚道：「似此艱難，怎生是好？行者道：「沒事，沒事。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吃，沒奈何也吃他一鍾。只要斟得急些兒，斟起一個喜花兒來，等我變作個螻蛄蟲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捻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纔得脫身出去。」三藏道：「徒弟這等說，只是不當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來，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三藏道：「也罷，也罷。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取經僧全靠美猴王。他師徒兩個商量未定，早是那妖精靜排停當，走近東廊外，開了門鎖，叫聲長老。唐僧不敢答應，又叫一聲，又不敢答應。他不敢答應者，何意思？想着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却又一條心兒想着，若死住法兒，不開口，怕他心狠，頃刻間就害了性命。正是那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正是狐疑那怪，又叫一聲長老。唐僧沒奈何，應他一聲道：「娘子，有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真是肉落千斤。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經，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際，萬分出於無奈，雖是外有所答，其實內無所應。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他推開門，把唐僧攙起來，和他攜手挨肩，交頭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萬種風情，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行者暗中笑道：「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只怕一時動心，正是。」真僧魔苦遇嬌娃，妖怪娉婷實可誇。淡淡翠眉分柳葉，盈盈丹臉襯桃花。繡鞋微露雙鈎鳳，雲髻高盤兩鬢鴉。含笑與師攜手處，香飄蘭麝滿袈裟。妖精攙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長老，我辦了一杯酒，和你斟酌。」唐僧道：「娘子，貧僧自不用葷，妖精道：「我知你不吃葷，因洞中水不乾，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進去，觀看果然見那盈門下繡纏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猊，擺列着黑油墨鈿桌，硃漆篋絲盤，疊鈿桌上有異樣珍饈，篋絲盤中感稀奇素物。林檎、橄欖、蓮肉、葡萄、榲桲、榛松、荔枝、龍眼、山栗、風菱、棗兒、柿子、胡桃、櫻桃、菜更時新豆腐、麵筋、木耳、鮮筍、蔬菇、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青油煎炒、扁豆、瓜、方、且、名、爛、煨、芋、頭、糖、拌、着、白、煮、蘿、蔔、醋、之、金、杯、滿、斟、美、酒、遲、與、唐、僧、口、裏、叫、道、

尖之玉指捧晃晃  
真心中暗祝

道護法諸天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弟

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強逼成親將這

了弟子之戒永墮輪迴之苦孫大聖他却

師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教吃他一鍾那師

兒行者變作個蜘蛛蟲兒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摻在手且不吃把杯兒放住與唐僧拜了兩拜口裏嬌嬌怯怯

怯怯了幾句情話却纔舉杯那花兒已散就露出蟲來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只以為蟲兒用小指挑起往下一

彈行者見事不諧料難入他腹即變個餓老鷹真個是玉爪金睛鐵鬪雄姿猛氣搏雲妖狐狡兔見他昏千里山河

時道饑處迎風逐雀飽時高貼天門老拳鋼硬最傷人得志凌霄嫌近飛起來輪開玉爪響一聲掀翻桌席把些素

菜盤碟家伙盡皆摔碎撇却唐僧飛將出去嚇得妖精心膽皆裂唐僧的骨肉痛酥妖精戰戰兢兢攔住唐僧道長老

哥哥此物是那裏來的三藏道貧僧不知妖怪道我費了許多心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要娶却不知這個扁毛畜生從

那裏飛來把我的家伙打碎衆小妖道夫人打碎家伙猶可將此素品都潑散在地穢了怎用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

弄法他那裏敢說那妖精道小的們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們將碎家伙拾出去另

安排些酒餚不拘葷素我指天為媒指地作訂然後再與唐僧成親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裏坐下不題却說行者飛

出去現了本相到於洞口叫聲開門八戒笑道沙僧哥哥來了他二人撒開兵器行者跳出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

精可有師父行者道有有八戒道師父在裏邊受罪哩綁着是網着要蒸是要煮行者道這個事倒沒有只是安排

素宴要與他幹那個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親酒來了行者道獸子啊師父的性命也難保吃甚麼陪

親酒八戒道你怎的就來了行者把見唐僧施變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道兄弟們再休胡思亂想師父已在此間老

孫這一去一定救他出來復翻身入裏面還變做個蒼蠅兒了在門樓上聽之只聞得這妖怪呼呼的在亭子上吩

咐小的們不論葷素拿來燒紙我借煩天地為媒訂務要與他成親行者聽見暗笑道這妖精全沒一些兒廉恥青天

白日把個和尚關在家裏擺佈的且不要忙等老孫再去看看嬰的一聲飛在東廊之下只見那師父坐在裏邊清滴

滴腮邊淚淌行者鑽將進去了在他頭上只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跳起來咬牙恨道猢猻啊別人膽大還是身包

膽你的膽大就是膽包身你弄變化神通打破家伙能值幾何關得那妖精淫與發了那裏不分葷素安排定要與我

惟三藏聽見別人不聞他知

回與妖怪果然斟起有一個喜花

音見佛求經

成功若是葷酒破

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陪笑道：師父莫怪，有救你處。唐僧道：那裏救得我。行者道：我纔一翅飛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裏去，耍子我救了你罷。唐僧道：園裏怎麼樣救行者道：你與他園裏走到桃樹邊，就莫走了。等我飛上桃枝，變作個紅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揀紅的兒摘下來，紅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個，你把紅的定要讓給他。若一口吃了，我却在他肚裏，等我搗破他的皮袋，扯斷他的肝腸，弄死他，你就脫身了。三藏道：你若手段，就與他賭鬥，便了。只要鑽在他肚裏，怎麼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趣，他這個洞，若好出入，便可與他賭鬥，只爲出入不便，曲道難行，若就動手，他這一窩子老老小小，連我都扯住，却怎麼了。須是這般，揀手幹，大家纔得乾淨。三藏點頭聽信，只叫：你跟我。我行者道：曉得，曉得。我在你頭上，師徒們商量定了。三藏纔欠身起來，雙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聽見笑啼啼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有甚話說。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長安，一路西來，無日不山，無日不水，昨在鎮海寺投宿，偶得傷風重疾，今日出了汗，略纔好些。又蒙娘子感情，攜來仙府，只得坐了這一日，又覺心神不爽，你帶我往那裏略散散心，耍耍兒去麼。那妖十分歡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我和你，你去花園內耍耍，叫小的們拿鑰匙來開了園門，打掃路徑，衆妖都跑去開門收拾。這妖精開了格子，攜出唐僧，你看那許多小妖，都是油頭粉面，嫵娜娉婷，簇簇擁擁，與唐僧竟上花園，而去好和尚，他在這綺羅隊裏，無他故，錦繡叢中作瘡，聾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那妖精俏語低聲，叫道：妙人哥哥，這裏耍耍，真可散心釋悶。唐僧與他攜手相攜，同入園內，擡頭觀看，但見那：紫迴曲徑，紛紛盡點蒼苔，窈窕綺閣，處處暗籠繡箔，微風初動，輕輕飄飄，展開蜀錦，吳綾，細雨纔收，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日勺鮮杏紅，如仙子曬霓裳，月映芭蕉，青似大真，搖羽扇，粉牆四面，萬株楊柳，嚙黃鸝，閑館周圍，滿院海棠，飛粉蝶，更看那凝香閣，青蛾閣，解醒閣，相思閣，層層捲映，朱簾上，鉤控蝦鬚，又見那養酸亭，披素亭，畫眉亭，四雨亭，個個峰巒，華扁上，字書鳥篆，看那浴鶴池，洗觴池，怡月池，濯纓池，青萍綠藻，輝金鱗，又有玉墨軒，異箱軒，適趣軒，慕雲軒，玉斗瓊卮，浮綠蟻，池亭上下，有太湖石，紫英石，鸚落石，錦川石，青青栽着虎鬚蒲，軒閣東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嘯風山，玉芝山，處處叢生鳳尾竹，茶蘼架，薔薇架，近着鞦韆架，渾如錦帳羅幃，松柏亭，辛夷亭，對着木香亭，相似碧城繡幙，芍藥欄，牡丹叢，朱朱紫紫，門穠華，夜合臺，茉莉檯，歲歲年年，生嫵媚，涓涓滴露，紫含蕊，堪畫堪描，豔豔燒空紅拂桑，宜題宜賦，論景致，休誇閨苑，蓬萊較芳菲，不數姚黃，魏紫，若到三春，閑門草園中，只少玉瓊花。長老攜着那怪，步賞花園，看不盡的奇葩異卉，行過了許多亭閣，真個是漸入佳境，忽抬頭，到了桃樹林邊，行

者把師父頭上一搖那長老就知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搖身一變變作個紅桃兒其實紅得可愛長老對妖精道娘子你這苑內花香枝頭果熟苑內花香蜂競採枝頭果熟鳥爭啣怎麼這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無陰陽日月不明地無陰陽草木不生人無陰陽不分男女這桃樹上果子向陽處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紅背陰處無日者還生故青此陰陽之道理也三藏道謝娘子指教其實貧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個紅桃妖精也去摘了一個青桃三藏躬身將紅桃捧與妖怪道娘子你愛色請吃這個紅桃拿青的來我吃妖精真個換了且暗喜道好和尚啊果是個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這般恩愛也那妖精喜喜歡歡的把唐僧親敬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就吃那妖精喜相陪把紅桃兒張口便咬啓朱脣露銀牙未曾下口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數鞭一個跟頭翻入他咽喉之下徑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對三藏道長老啊這個果子利害怎麼不容咬破就滾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開園的果子愛吃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攢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吃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行者在肚裏復了本相叫聲師父不要與他答嘴老孫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着些妖精聽見道你和那個說話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妖精道孫悟空在那裏三藏道在你肚內哩却纔吃的那個紅桃子不是妖精慌了道罷了罷了這猴頭鑽在我肚內我是死也孫行者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內怎的行者在裏邊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臟都淘淨弄做個梆子精妖精聽說說得魂飛魄散戰戰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長老啊我只道夙世前緣繫赤繩魚水相和兩意濃不料鴛鴦今拆散何期鸞鳳又西東藍橋水漲難成事佛廟煙沉嘉會空着一場今又別何年與你再相逢行者在肚內聽見說時只怕長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輪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皮袋兒搗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塵埃半晌家不敢言語行者見不言語想是死了却把手略鬆一鬆他又回過氣來叫小的們在那裏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各人知趣都不在一處各自去採花鬥草任意隨心耍子讓那妖精與唐僧兩個自在敘情兒忽聽得叫却纔都跑將來又見妖精倒在地形容改色口裏啞啞的爬不動連忙攙起圍在一處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問我肚內已有了人也快把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抬行者在肚內叫道那個敢抬要便是你自家獻我師父出去出到外邊我饒你命那怪也沒及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掙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往外就走小妖跟隨道老夫人往那裏去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沒處下金鉤快把這廝送出去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好

妖精一縱雲光，直到洞口，又聞得叮叮噹噹，兵刃亂響。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響哩。」行者道：「八戒揉鉢哩，你叫他一聲三藏便叫。」八戒八戒聽見道：「沙和尚師父出來也。」二人掣開鉢杖，妖精把唐僧馱出，嘍，正是：心猿裏應降妖怪，土木同門接聖僧。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姹女還歸本性

却說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問曰：「師父出來，師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計，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師兄在他肚裏哩。」八戒笑道：「膽臟殺人在肚裏做甚出來罷。」行者在裏邊叫道：「張開口，等我出來。」那怪真個把口張開，行者變得小小的，瓠在咽喉內，正欲出來，又恐他無理來咬，即將鐵棒取出，吹口仙氣，叫變。變作個棗核釘兒，撐住他的上腭子，把身一縱，跳出口外，就把鐵棒順手帶出，把腰一躬，還是原身法像，舉起棒來就打。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叮噹架住。兩個在山頭這場好殺。雙舞劍飛當面架，金箍棒起照頭來。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一個是地產精靈姹女骸。他兩個恨衝懷喜處，生讎大會垓。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棒舉一天寒霧漫，劍迎滿地黑塵篩。因長老拜如來，恨苦相爭顯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損，陰陽難合各分開。兩家鬥罷多時節，地動山搖樹木摧。八戒見他們賭鬥，口裏絮絮叨叨，反恨行者轉身對沙僧道：「兄弟，師兄胡纏，方纔在他肚裏輪起拳來，送他一個滿腔紅，爬開肚皮鑽出來，却不了帳。怎麼又從他口裏出來，却與他爭戰，讓他這等猖狂。」沙僧道：「正是，却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返又與妖精廝戰，且請師父自家坐着，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來。」八戒擺手道：「不，不，他有神通，我們不濟。」沙僧道：「說那裏話，都是大家有益之事，雖說不濟，却也放屁添風。」那獸子一時興發，掣了釘鉞，叫聲去來。他兩個不顧師父，一齊駕風趕上，舉釘鉞，使寶杖，望妖精亂打。那妖精戰行者一個，尚是不能，又見他二人怎生抵敵，急回頭，抽身就走。行者喝道：「兄弟們趕上，那妖精見他們趕上來，即將右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將身一幌，化一陣清風，徑直回去。這番也只說戰他們不過，顯命而回。豈知又有這般樣事，也是三藏災星未退，他到洞門前，牌樓下，却見唐僧在那裏獨坐哩。他就近前一把抱住，搶了行李，咬斷韁繩，連人和馬，復又攝將進去不題。且說八戒閃個空，一鉞把妖精打落地，乃是一隻花鞋。行者看見道：「你這兩個獸子，看師父罷了，誰要你來幫甚麼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麼？我說莫來，這猴子好的有些夾腦風，我們替他降了妖怪，返落得他生報怨行者道：在那裏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使了一個遺鞋計。」

哄了你們走了。不知師父如何。我們快去看看。三人急回來。果然沒了師父。連行李白馬一並無蹤。慌得個八戒兩頭亂跑。沙僧前後跟尋。孫大聖亦心焦性燥。正尋覓處。只見那路旁邊斜躡着半截兒韁繩。他一把拿起。止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叫道。師父啊。我去時辭別人和馬。回來只見這些繩。正是那見鞍思俊馬。滴淚想親人。八戒見他垂淚。嚇得仰天大笑。行者罵道。你這個夯貨。又是要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啊。不是這話。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常言道。事無三不成。你進洞兩遭了。再進去一遭。管情救出師父來也。行者揩了眼淚道。也罷。我還進去。你兩個沒了行李馬匹。就心却好生把守洞口。好大聖。即轉身跳入裏面。不施變化。就是本身法相。真個是。古怪別腮。心內強。自小爲怪。神力壯。高低面。賽馬鞍。驕眼放金光。如火亮。渾身毛硬似鋼針。虎皮裙繫明花響。上天搶散萬雲飛。下海混起千層浪。當天倚力打天王。攬退十萬八千將。官封大聖美猴精。手中慣使金箍棒。今日西方任顯能。復來洞內扶三藏。你看他停住雲光。竟到了妖精宅外。見那門樓門關了。不分好歹。輪鐵棒一下拽開。闖將進去。那裏邊靜悄悄。全無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桌椅與各處家伙一件也無。原來他的洞內週圍有三百餘里。妖精巢穴甚多。前番攝唐僧在此。被行者尋着。今番攝了。又怕行者來尋。當時搬了不知去向。惱得這行者跌脚捶胸。放聲高叫道。師父啊。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災殃鑄就的取經僧。噫。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却教老孫那裏尋找也。正是。吆喝爆燥之間。忽聞得一陣春風撲鼻。他回了性道。這香煙是從後面飄出。想是在後頭哩。拽開步。提着鐵棒。走將進去看時。也不見動靜。只見有三間倒坐兒。近後壁却鋪一張龍吞口雕漆供桌。桌上有一個大流金香爐。爐內有香煙馥郁。那上面供養者一個大金字牌。牌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位。略次些兒。寫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行者見了。滿心歡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鐵棒捻作個繡花針兒。插在耳朵裏。輪開手。把那牌子並香爐拿將起來。返雲光。竟出門去。至洞口。啼啼哈哈笑聲不絕。八戒沙僧聽見。掣放洞口。迎着行者道。哥哥這等歡喜。想是救出師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們救。只問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啊。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會說話。怎麼問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們看沙僧近前看時。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我闖入他住居之所。見人跡俱無。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邪。將我師父攝去。不問他要人。却問誰要。你兩個且在此把守。等老孫執此牌位。竟上天堂。玉帝前告個御狀。教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八戒道。哥啊。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須是理順。方可爲之。況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你且與我說。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道理。我把這牌位。

香爐做個證屬。另外再備紙狀兒八戒道。狀兒上怎麼寫行者道。告狀人孫悟空。年甲在牒。係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唐僧三藏徒弟。告爲假妖攝陷人口事。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闔門不謹。走出親女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迷害人命無數。今將吾師攝在陷曲遠之所。渺無尋處。若不狀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縱女氏成精。害衆伏乞憐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師。明正其罪。深爲恩便。有此上告。八戒沙僧聞其言十分歡喜。道哥啊。告的有理。必得上風。切須早來。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命。行者道。我快我快。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好大聖。執着這牌位香爐。將身一縱。駕祥雲直至南天門外。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王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一個個都控背躬身。不敢攔阻。讓牠進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張葛許邱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紙狀兒。要告兩個人哩。天師吃驚道。這一個賴皮。不知裏告那個。無奈將牠引入靈霄殿下。啓奏蒙旨宣進。行者將牌位香爐放下。朝上禮畢。將狀子呈上。葛仙翁接了。鋪在御案。玉帝從頭看了。見這等這等。即將原狀作批。聖旨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托塔李天王見駕。行者上前奏道。望天主好生懲治。不然。又別生事端。玉帝又吩咐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孫也去。四天師道。萬歲已出了旨意。你可同金星去來。行者真個隨着金星縱雲頭。早至雲樓宮。原來是天王住宅。號雲樓宮。金星見宮門首有個童子侍立。那童子認得金星。卽入內報道。太白金星老爺來了。天王遂出迎。又見金星捧着旨意。卽命焚香。及轉身。又見行者跟入。天王卽又作怒。你道他作怒爲何。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玉帝會封天王爲降魔大元帥。封哪吒太子爲三壇海會之神帥。領天兵收降行者。屢戰不能取勝。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讎氣。有些惱他。故此作怒。他且忍不住道。老長庚。你賣得甚麼。甚麼旨意。金星道。孫大聖告你的狀子。那天王本是煩惱。只聽見說個告字。一發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請自家開讀。天王遂接了旨意。設了香案。望空謝恩。拜畢。展開旨意看了。原來是這般這般。如此如此。狠得他手撲着香案道。這個猴頭。他也錯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現有牌位香爐。在御前作證。說是你親女哩。天王道。我止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小兒名金吒。侍奉如來。做前部護法。二小兒名木吒。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三小兒名哪吒。在我身邊。早晚隨朝護駕。一女年方七歲。名貞英。人事尚未省得。如何會做妖精。不信。抱出來你看。這猴頭着實無禮。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封受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律云。誣告加三等。叫手下將縛妖索。把這猴頭細了。那庭下擺列着巨靈神。魚肚將。藥義雄帥。一擁上前。把行者圍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闖禍啊。我在御前同他領旨意來宣你的人。你那索兒頗重。一時細壞他。聞氣。天王道。金星



啊似他這等詐僞告擾怎該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然後與你見駕回旨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者道你幹事差了御狀可是輕易告的你也不訪的實似這般亂弄傷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懼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後贏說不了天王掄過刀來望行者劈頭就砍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將軟腰劍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驚失色噫父見子以劍架刀就當喝退怎麼反大驚失色原來天王生此子時他左手掌上有個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故名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魴為繇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之哪吒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竟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衆菩薩講經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爲骨荷葉爲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讎天王無奈告求我佛如來如來以和爲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豔豔光明喚哪吒以佛爲父解釋了冤讎所以稱爲托塔李天王者此也今日因閑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哪吒有報讎之意故下個大驚失色却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托在手間問哪吒道孩兒你以劍架住我刀有何話說哪吒棄劍叩頭道父王是有女兒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兒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那裏又有女兒哩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兒原是個妖精二百年前成怪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燭如來差我父子天兵將他拿住拿住時只該打死如來吩咐道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喂鹿望長生當時饒了他性命積此思念拜父王爲父拜孩兒爲兄在下方供設牌位侍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孫行者搜尋到巢穴之間將牌位拿來就做名告了御狀此是結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親妹也天王聞言悚然驚訝道孩兒我實忘了他叫做甚麼名字太子道他有三個名字他的本身出處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寶燭改名喚做半截觀音如今饒他下界又改了喚做地湧夫人是也天王却纔有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那個敢解我要便連繩兒拾去見駕老孫的官事纔贏慌得天王手軟太子無言衆家將委委而退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金星道古人云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網住又要殺他這猴子是個有名的懶皮你如今叫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不是親女却也晚親義重不拘怎生折辯你也有個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說個方便就沒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們却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到也罷

了。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着行者道：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行者道：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到也。金星笑道：你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會有些恩義兒到你。我這些些事兒就不依我。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道：你當年在花果山爲怪，伏虎降龍，強消死籍，聚羣妖大肆猖狂。上天要擒你，也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馬溫。你吃了玉帝仙酒，後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齊天大聖，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盜酒，竊老君之丹，如此如此，纔得個無滅無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說得好，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乾淨會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馬溫，鬧天宮罷了，再無甚大事也罷也罷。看你老人家面皮，還教他自己來解。天王纔敢向前，解了繩，請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禮。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兒，何如。我說先輸後贏，買賣兒原是這等做。快催他去見駕，莫誤了我的師父。金星道：莫忙，弄了這一會，也吃鍾茶兒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賣放犯人，轉慢聖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連我也懶將起來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裏敢去，怕他沒的說做有的，放起刁來，口裏胡說亂道，怎生與他折辯。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依我。行者道：繩細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說，說得好，就依你，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御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辯，反復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却不誤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啊，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却不遲了。老官兒，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回繳。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情罷了。你倒說我脫逃，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即和你回旨繳狀去。天王害怕道：他這一去，若有言語，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我也是個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又有污言頂你。天王即謝了行者。行者與金星回旨。天王點起本部天兵，竟出南天門外。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設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即返雲光，到南天門外，見天王太子佈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將風滾滾，霧騰騰，接住大聖，一齊墜下雲頭。早到了陷空山上。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馱子迎着天王施禮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帥，你却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無理，困了你師父，來遲莫怪。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行者道：我這條

路且是走熟了，只是這個洞叫做個無底洞，周圍有三百餘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門樓裏，今番靜悄悄，鬼影也沒個，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天王道：「怪他設盡千般計，難脫天羅地網中。到洞門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凍約有十餘里，就到了那大石邊，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誰敢當先？」行者道：「我當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當先。」那獸子便莽撞起來，高聲叫道：「當頭還要我老豬。」天王道：「不須囉囉，但依我分擺。」孫大聖和太子同領着兵將下去。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做個裏應外合，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纔顯些些手段。衆人都答應了，一聲是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兵將，望洞裏只是一溜抬頭一望，果然好個洞啊。依舊雙輪日月照，一般望山川，珠淵金井暖起煙，更有許多堪羨。巒巒朱樓畫閣，巖巖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頃刻間停住了雲光，竟到那妖精舊宅，挨門兒搜尋，必以吆喝喝，一重又一重，一處又一處，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見個妖精，那見個三藏，都只說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洞，遠遠去哩。那曉得他在那裏，東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個小洞，洞裏一重小小門，一間矮矮屋，盆栽了幾種花，簷傍着數竿竹，黑氣氤氳，香馥馥，老怪攝了三藏，搬在這裏，逼住成親，只說行者再也找不着，誰知他命合該休。那些小怪在裏面一個個嘖嘖嘈嘈，挨挨簇簇，中間有個大膽些的，伸起頭來，望洞外略看一看，一頭撞着個天兵，一聲嚷道：「在這裏，那行者惱起性來，捻着金箍棒，一下闖將進去，那裏邊窄小，窩着一窟妖精，三太子縱起天兵，一齊擁上一個個那裏去，行者尋着唐僧和那白馬，和那行李，那老怪尋思無路，看着哪吒太子，只是戰戰兢兢，太子道：「這是玉旨來拿你，不當小可，我父子只爲受了你炷香，險些兒和尚拖木頭，做出了寺，嘩聲天兵，取下縛妖索，把那些妖精都捆了，老怪也少不得吃場苦楚，返雲光一齊出洞，行者口裏嘻嘻嘎嘎，天王掣開洞口，迎着行者道：「今番却見你師父也。」行者道：「多謝了，多謝了。」就引三藏拜謝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剮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去回旨哩。」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着天兵神將，押住妖精，去奏天曹聽候發落。一邊行者擁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攏馬，請唐僧騎馬，齊上路。這正是：割斷絲蘿離苦海，打開玉鎖出樊籠。畢竟不知前去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唐三藏固住元陽，出離了煙花苦套，隨行者投西而進，不覺夏時，正值那薰風初動，梅雨絲絲，好光景。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面，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師徒四衆，就炎受熱，正

行處忽見那路旁有兩行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右手下攬着一個小孩兒對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  
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是死路說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老菩薩古人云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怎麼西  
進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裏去有五里遠近乃是滅法國那國王前生那世裏結下冤讎今世裏無端  
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尚這兩年陸續殺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只要等  
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三藏聞言心中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  
薩深感恩情感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進城的方便路兒我貧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不過去只除是  
會飛的就過去了八戒在旁邊賣嘴道媽媽兒莫說黑話我們都是會飛的行者火眼金睛其實認得好歹那老母攙  
着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薩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一朵彩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  
長老立身無地只情跪着磕頭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一時間祥雲渺渺竟回南海而去行者起來扶着師父  
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了我卽下拜怎麼  
還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跌子休怕我們  
會遭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會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人有何懼哉只奈這裏不是住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  
人家上城賣買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尙嚷出名去不當穩便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之處却好商議真個三  
藏依言一行都閃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  
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囑道徒弟啊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好大  
聖話畢將身一縱忽啣的跳在空中怪哉上面無繩扯下頭沒棍撐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輕佇立在雲端裏往下觀  
看只見那城中喜氣沖融祥光蕩漾行者道好個去處爲何滅法看一會漸漸天昏又見那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  
殿香藹鐘鳴七點皎星照碧漢八方客旅卸行蹤六軍營隱隱的畫角纔吹五鼓樓點點的銅壺初滴四邊宿霧昏昏  
三市寒煙藹藹兩夫妻歸繡幃一輪明月上東方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徑這般個嘴臉撞見人必定  
說是和尚等我變一變了捻着訣念動真言搖身一變變做個撲燈蛾兒形細翼曉輕巧滅燈撲燭投明本來面目  
化生腐草中間靈應每愛炎光觸燄忙忙飛繞無停紫衣香翅趕流螢最喜夜深風靜但見他翩翩翻翻飛向三街  
六市傍房簷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哩怎麼

挨排兒都點燈籠。他硬硬翅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安歇往來商賈六字，下面又寫着王小二店四字。行者纔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看，看見有八九個人都吃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腳，手各各牀上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你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頭巾，裝做俗人進城，噫，有這般不遂意的事，正思忖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吩咐列位官人仔細些，我這裏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那在外做買賣的人，那一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吩咐，越發謹慎，他都爬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待天將明，交付與我們起身。」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物之類，盡情都搬進他屋裏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裏面，丁在一個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放下吊搭，關了門牕，却纔進房脫衣睡下。那王小二有個婆子，帶了兩個孩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納，也不見睡。行者暗想道：「若等這婆子睡了，下手却不誤了師父，又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投火，餓焦額，探殘生，那盞燈早已息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鼠，噉噉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着衣服頭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頭巾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着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莫聽你婆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我乃齊天大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借此衣冠裝扮我師父，一時過了城去，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轂轆爬起來，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撈着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那大聖使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復翻身，竟至路下坑坎邊，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至近前，即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滅法國麼？」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滅法國，和尚做不成，八戒道哥，你勒指那個哩？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就長出毛來也。」行者道：「那裏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那猷子慌了道：「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却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收頂繩處。」三藏喝道：「不要打花，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中，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却倒是個真天子，城上有祥光喜氣，城中的街道，我也認得，這裏的鄉談，我也省得會說，却纔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了，進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吃，捱到五更時候，挨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見，扯住也好折辨，只說是上邦欽差的滅法王，不敢阻滯，放我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真個長老無奈，脫了褊衫，去了僧帽，穿

了俗人的衣服賣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大戴不得巾兒。被行者取了些針線把頭巾扯開兩頂縫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四個字兒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作做弟兄。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豬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叫做孫二官兒。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把這白馬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賣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我們受用了。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謝他却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四衆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此處是個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尚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首。只聽得裏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卽近門叫道。店家可有閒房兒。我們安兒那裏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說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遞與牽進去。他引着師父從燈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開牕格。映月光齊齊坐下。只見有人點上燈來。行者攔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那人纔下去。又一個丫頭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着旁邊問道。列位客官。那裏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匹羸馬販賣。那婦人道。販馬的客人尙還小。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豬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打火。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領着一羣馬。因天晚不好進城。待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了。等我賣了馬。纔回。那婦人道。一羣有多少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匹兒。都像我這個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早是來到舍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留你。我舍下院落寬闊。槽割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却一件。我舍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裏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算帳。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常言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裏是上中下三樣。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陪。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應啊。我那裏五錢銀子。還不穀請小娘兒哩。中樣的合盤桌兒。只是水菓熱酒。篩來憑自家猜枚行令。不用小娘兒每位。只該二錢銀子。行者道。一發相應。下樣兒。怎麼婦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說。行者道。也說說無妨。我們好揀相應的。

幹婦人道：「下樣者沒人伏侍，鍋裏有方便的飯，憑他怎麼吃，吃飽了，拿個草兒，打個地鋪，方便處睡覺。」天光時，憑賜幾文飯錢，決不爭競。八戒聽說道：「造化造化，老豬買賣到了，等我看看鍋底吃飽了飯。」灶門前睡他娘行者道：「兄弟說那裏話？你我在江湖上，那裏不賺幾兩銀子，把上樣的安排將來，那婦人滿心歡喜，即叫看好茶來，廚下快整治東西，遂下樓去忙叫宰鷄宰鵝煮饅頭下飯，又叫殺豬殺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白米做飯，白麵捍餅，三藏在樓上聽見道：「孫二官，怎好他去宰鷄鵝，殺豬羊，倘送將來，我們都是長齋，那個敢吃？」行者道：「我有主張，去那窗門邊跌跌脚道：「趙媽媽，你上來，那媽媽上來道：「二官人，有甚吩咐？」行者道：「今日且莫殺生，我們今日齋戒，寡婦驚訝道：「官人們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俱不是，我們喚做庚申齋，今朝乃是庚申日，當齋，只過三更後，就是辛酉，便開齋了，你明日殺生罷。」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來，定照上樣價錢奉上，那婦人越發歡喜，跑下去，教莫宰，莫宰，取些木耳、閩笋、豆腐、麵筋、圓裏拔些青菜，做粉湯，發麵蒸饅子，再煮白米飯，燒香茶，噴那些當廚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慣的手段，霎時間就安排停當，擺在樓上，又有現成的獅仙糖果，四衆任情受用，又問可吃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們也吃幾杯。」寡婦又取了一壺暖酒，他三個方纔斟上，忽聽得乒乓板響，行者道：「媽媽，底下倒下甚麼家伙了？」寡婦道：「不是，是我小莊上幾個客子送租米來，晚了，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沒人使用，教他們擡轎子去院中請小娘兒陪你們，想是轎扛撞得樓板響，行者道：「早是說哩，快去請一則齋戒日期。」二則兄弟們未到，索性明日進來，一家請個表子，在府上要耍待賣了，馬起身，寡婦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氣，又養了精神，教擡進轎子來，不要去請。」四衆吃了酒飯，收了家伙，都散訖，三藏在行者耳根邊悄悄的道：「那裏睡，行者道：「就在樓上睡。」三藏道：「不穩便，我們都辛辛苦苦的，倘或睡着，這家子一時再有人來收拾，見我們或滾了帽子，露出光頭，認得是和尙，嚷將起來，却怎麼好？」行者道：「是啊，又去樓前跌跌脚，寡婦又上來道：「孫官人，又有甚吩咐？」行者道：「我們在那裏睡？」婦人道：「樓上好睡，又沒蚊子，又是南風，大開着牕子，忒好睡覺。」行者道：「睡不得，我這豬三官兒有些寒溼氣，沙四官兒有些漏肩風，唐大哥只要在黑處睡，我也有些兒羞明，此間不是睡處，那媽媽走下去，倚着櫃欄嘆氣，他有個女兒，抱着個孩子，前道：「母親常言道：「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如今炎天，雖沒甚買賣，到交秋時，還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嘆怎麼？」婦人道：「不是愁沒買賣，今日晚間，已是將收鋪子，入更時分，有這四個馬販子來賃店房，他要上樣管待，實指望賺他幾錢銀子，他却吃齋，又賺不得他錢，故此嗟嘆。」那女兒道：「他既吃了飯，不好往別人家去，明日還好安排葷酒，如何賺不得他錢？」婦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風，羞亮都

要在黑處睡。你想象中都是些單浪瓦的房子。那裏去尋黑暗處。不若捨一頓飯與他吃了。教他往別家去罷。女兒道。母親。我家有個黑處。又無風色。甚好。甚好。婦人道。是那裏。女兒道。父親在日曾做了一張大櫃。那櫃有四尺寬。七尺長。三尺高。下裏面可睡六七個人。教他們往櫃裏睡去罷。婦人道。不知可好。等我問他一聲。孫官人。舍下蝸居。更無黑處。止有一張大櫃。不透風。又不透亮。往櫃裏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好。即着幾個客子把櫃擡出。打開蓋兒。請他們下樓去。行者引着師父。沙僧。拿擔籠。燈影。後竟到櫃邊。八戒不管好歹。就先跳進櫃去。沙僧把行李遞入。攬着唐僧進去。沙僧也到裏邊。行者道。我的馬在那裏。旁有伏侍的道。馬在後屋拴着吃草料哩。行者道。牽來。把槽抬來。緊挨着櫃兒。拴住。方纔進去。叫趙媽媽。蓋上蓋兒。插上鎖釘。鎖上鎖子。還替我們看看。那裏透亮。使些紙兒糊糊。明日早些兒來開。寡婦道。忒小心了。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却說他四個到了櫃裏。可憐啊。一則乍戴個頭巾。二來天氣炎熱。又悶住了。氣。略不透風。他都摘了頭巾。脫了衣服。又沒把扇子。只將僧帽撲撲搨搨。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直到有二更時分。却都睡着。惟行者有心。闖禍。偏他睡不着。伸過手。將八戒腿上一撿。那獸子縮了脚。口裏哼哼的道。睡了罷。辛辛苦苦的。有甚麼心腸。還撿手撿脚的。要子。行者搗鬼道。我們原來的本錢。是五千兩。前者馬賣了三千兩。如今兩搭聯裏。現有四千兩。這一羣馬。還賣他三千兩。也有一本一利。穀了穀了。八戒要睡的人。那裏答對。豈知他這店裏。走堂的挑水的。燒火的。素與強盜一夥。聽見行者說有許多銀子。他就着幾個溜出去。夥了二十個多賊。明火執仗的來打劫。馬販子。沖開門進來。說得那趙寡婦。娘女兒們。戰戰兢兢的。關了房門。儘他外邊收拾。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家伙。只尋客人。到樓上。不見形跡。打着火把。四下照看。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櫃腳上拴着一匹白馬。櫃蓋緊鎖。掀翻不動。衆賊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看這櫃勢。重。必是行囊財帛。鎖在裏面。我們偷了馬。抬櫃出城。打開分用。却不是好。那些賊果找起繩。扛把櫃抬着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罷。搖甚麼。行者道。莫言語。没人搖。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着我們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那賊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抬向城東。殺守門的軍。打開城門出去。當時就驚動六街三市。各鋪上火。甲人夫。都報與巡城總兵。東城兵馬司。那總兵。兵馬。即點人馬弓兵。出城趕賊。那賊見官軍勢大。不敢抵敵。放下大櫃。丟了白馬。各自逃走。衆官軍不會拿得半個強盜。只是奪下櫃。捉住馬。得勝。而回。總兵在燈光下。見那馬好。鬃分銀線。尾鞦玉條。說甚麼八駿龍駒。賽過了驢驢。款段。千金市骨。萬里追風。登山每與青雲合。嘯月渾如白雪勻。真是蛟龍離海島。人間喜有玉麒麟。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就騎上這個白。



馬帥軍兵進城把櫃子抬在總府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到天明啓奏請旨定奪不題却說唐長老在櫃裏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害殺我也若在外邊被人拿住送與滅法國王還好折辨如今鎖在櫃裏被賊劫去又被官軍奪來明日見了國王現現成成的開刀請殺却不湊了他一萬之數行者道外面有人打開櫃拿出來不是細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兒免了細吊明日見那昏君老孫自有對答管你一毫兒也不傷且放心睡罷挨到三更時分行者弄個手段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三尖頭的鑽兒挨櫃脚兩三鑽鑽了一個眼子收了鑽搖身一變變做個螺蟻兒爬將出去現原身踏起雲頭竟入皇宮門外那國王正在睡濃之際他使個大分身普會神法將兩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瞌睡蟲念一聲唵字真言教當方土地領眾佈散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但有品職者都與他一個瞌睡蟲人人穩睡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掂一掂幌一幌叫聲寶貝變即變做了百口剃頭刀兒他拿一把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裏剃頭噫這纔是法王滅法法無窮法貫乾坤大道通萬法原因歸一體三乘妙相本來同鑽開玉櫃明消息佈散金毫破蔽蒙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滅去來空這半夜剃削成功念動呪語喝退土地神祇將身一抖兩臂上毫毛歸伏將剃頭刀總捻成真依然認了本性還是一條金箍棒收來些小之形藏於耳內復翻身還做蟻鑽入櫃內現了本相與唐僧守困不題却說那皇宮內院宮娥彩女天不亮起來梳洗一個個都沒了頭髮穿宮的大小太監也都沒了頭髮一擁齊來到於寢宮外奏樂驚寢個個含淚不敢傳言少時那三宮皇后醒來也沒了頭髮忙移燈到龍牀下看處錦被窩中睡着一個和尚皇帝忍不住言語出來驚醒國王那國王急睜睛見皇后的頭光他連忙爬起來道梓童你如何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那皇帝摸摸頭嚇得三屍呻咋七魂飛空道朕當怎的來耶正慌忙處只見那六院嬪妃宮娥彩女大小太監都光着頭跪下道主公我們做了和尚耶國王見了眼中流淚道想是寡人殺死和尚即傳旨吩咐汝得不得說出落髮之事恐文武羣臣褒貶國家不正且都上殿設朝却說那五府六部合衙門大小官員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闕原來這半夜一個個也沒了頭髮各人都寫表啓奏此事只聽那靜鞭三響朝皇帝表奏當今剃髮因畢竟不知那總兵官奪下櫃裏賊贓如何與唐僧四衆的白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計吞禪

話說那國王早朝文武多官俱執表章啓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儀之罪國王道衆卿禮貌如常有何失儀衆卿道主

公啊不知何故。等一夜把頭髮都沒了。國王執了這沒頭髮之表。下龍牀對羣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宮中大小人等。一夜也盡沒了頭髮。君臣們都各汪汪滴淚。道從此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王復上龍位。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捲簾散朝。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當階叩頭道。臣蒙聖旨巡城。夜來獲得賊贓一櫃。白馬一匹。微臣不敢擅專。請旨定奪。國王大喜道。連櫃抬來。二臣即退。至本衙點起齊整軍士。將櫃拾出。三藏在內。魂不附體。道徒弟們。這一到國王前。如何理說。行者笑道。莫嚷。我已打點停當了。開櫃時。他就拜我們爲師哩。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八戒道。但只免殺。就是無量之福。還敢爭競哩。說不了。抬至朝外。入五鳳樓。放在丹墀之下。二臣請國王開看。國王即命打開。方揭了蓋。猪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說得那多官膽戰。口不能言。又見孫行者攙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行李。八戒見總兵官牽着馬。走上前。咄的一聲道。馬是我的。拿過來。嚇得那官兒翻筋斗。跌倒在地。四衆俱立在階中。那國王看見是四個和尚。忙下龍牀。宣召三宮妃后。下金鑾寶殿。同羣臣拜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經的。國王道。老師遠來。爲何在這裡裏安歇。三藏道。窮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不敢明投上國。扮俗人。夜至寶方飯店裏借宿。因怕人識破原身。故此在櫃中安歇。不幸被賊偷出。被總兵捉獲。拾來。今得見陛下龍顏。所謂撥雲見日。望陛下赦放貧僧。海深恩便也。國王道。老師是唐朝上國高僧。朕失迎。朕常年有願殺僧者。會因僧謗了朕。朕許大願。要殺一萬和尚。做圓滿。不期今夜。皈依。教朕等爲僧。如今君臣后妃。髮都無了。望老師勿吝高賢。願爲門下。八戒聞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爲門徒。有何贊見之禮。國王道。師若肯從。願將國中財寶獻上。行者道。莫說財寶。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關文倒換了。送我們出城。保你皇圖永固。福壽長臻。那國王聽說。即着光祿寺大排筵宴。君臣同拜。爲師。即時倒換關文。求三藏改換國號。行者道。陛下法國之名甚好。但只滅字不好。自經我過。可改號欽法國。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風。調雨順。萬方安。國王謝了。恩傳旨。擺鑾駕。送唐僧四衆出城西去。君臣們乘善歸真。不題。却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在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哥啊。是那裏尋這許多整容匠。連夜剃這許多頭。行者把那施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遍。師徒們都笑不合口。正歡喜處。忽見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馬道。徒弟們。你看這面前山勢崖巍。切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保你無事。三藏道。休言無事。我見那山有些兇氣。暴雲飛出。漸覺驚惶。滿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烏巢禪師的密多心經。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記得。行者道。你雖記得。還有四句頌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豈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說了，心淨孤明獨照，心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惰懈，千年萬載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誠，雷音只在眼下。似你這般，恐懼驚惶，神思不安，大道遠矣。雷音亦遠矣。且莫胡疑，隨我去。那長老聞言，心神頓爽，萬慮皆休。四衆一同前進，不幾步，到於山上，舉目看時，那山真好山，細看色班班，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禽淅瀝走獸兇頑，林內松千榦，巒頭竹幾竿。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餐。野猿長嘯，鮮果糜鹿攀花。上翠嵐風洒洒，水潺潺，時聞幽鳥語，閒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削削峯崖。狐貉成羣，劣權猴作隊。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環。師徒們怯怯驚驚，正行之時，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三藏害怕道：風起了。行者道：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朔風。四時皆有風，風起怕怎的。三藏道：這風來得甚急，決然不是天風。行者道：自古來風從地起，雲自山出，怎麼得個天風說不了。又見一陣霧起，那霧真個是。漠漠連天暗，濛濛匝地昏。日色全無影，鳥聲無處聞。宛然如混沌，彷彿似飛塵。不見山頭樹，那逢採藥人。三藏一發心驚道：悟空，風還未定，如何又這般霧起。行者道：且莫忙，請師父下馬，你兄弟二人，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好大聖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搭在眉上，圓睜火眼，向下觀之。果見那懸巖邊坐着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炳炳紋斑多采豔，昂昂雄勢甚抖擻。獠牙口口如鋼鑽，利爪藏蹄似玉鈎。金眼圓睛禽獸怕，銀鬚倒豎鬼神愁。張狂哮吼施威猛，噴霧噴風運智謀。又見那左右手下有三四十個小妖擺列，他在那裏逼法的噴風噴霧。行者暗笑道：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他說不是天風，果然不是。却是個妖精在這裏弄喧兒哩。若老孫使鐵棒往下就打，這叫做搗蒜打，打便打死了。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那行者一生豪傑，再不曉得暗算計人。他道：我且回去照顧豬八戒，照顧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是八戒有本事，打倒這妖，算他的一功。若無手段，被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纔好出名。他又想道：八戒有些躲懶，不肯出頭，却只是有些口緊，好吃東西。等我哄他一哄，看他怎麼說。即時落下雲頭，到三藏前，三藏問道：悟空，風霧處吉凶如何。行者道：這會却明淨了，沒甚風霧。三藏道：正是，覺到退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師父，我常時間還看得好，這番却看錯了。我只說風霧之中，恐有妖怪，原來不是。三藏道：是甚麼。行者道：前面不遠，乃是一莊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乾飯，白麵饅饅，齋僧哩。這些霧想是那些人蒸籠之氣，也是積善之應。八戒聽說，認了真實，扯過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行者道：吃不多兒，因那菜蔬太鹹了些，不喜多吃。八戒道：呸，憑他怎麼鹹，我也儘肚吃他一飽。十分作渴，便回

來吃水。行者道：你要吃麼？八戒道：正是。我肚裏有些餓了，先要去吃些兒。不知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題。古書云：父在，子不得自專。師父又在此，誰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語，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語，看你怎麼得去？那馱子吃嘴的見識偏有，走上前，唱個大啞道：師父，適纔師兄說，前村裏有人家齋僧，你看這馬有些要打攪人家，便要草要料，却不費事。幸如今風霧明淨，你們且略坐坐，等我再去尋些嫩草兒，先喂喂馬，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唐僧歡喜道：好啊。你今日却怎肯這等勤謹，快去快來。那馱子暗暗笑着，便走。行者趕上，扯住道：兄弟，他那裏齋僧，只齋俊的，不齋醜的。八戒道：這等說，又要變化了。行者道：正是。你變變兒去，好馱子，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走到山門裏，捻着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矮胖和尚，手裏敲個木魚，口中哼阿哼的，又不曾念經，只哼的是上大人，却說那怪物收風斂霧，號令羣妖，在於大路口上，擺開一個圈子陣，專等行客。這馱子晦氣，不多時，撞到當中，被羣妖圍住。這個扯住衣服，那個扯着絲絛，推推擁擁，一齊下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將來。羣妖道：和尚，你要吃甚的？八戒道：你們這裏齋僧，我來吃齋的。羣妖道：你想這裏齋僧，不知我這裏專要吃僧。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裏，上蒸籠蒸熟吃哩。你倒還想來吃齋。八戒聞言，心中害怕，纔報怨行者道：這個弼馬溫，其實德懶，他哄我說是這村裏齋僧，這裏那得村莊人家，那裏齋甚麼僧？却原來是些妖精，那馱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現出原身，腰間掣釘鈿，一頓亂築，築退那些小妖。小妖急跑去報與老怪道：大王禍事了。老怪道：有甚禍事？小妖道：山前來了一個和尚，且是生得乾淨，我說拿家來蒸他吃，若吃不了，留些兒防天陰，不想他會變化。老妖道：變化甚的模樣？小妖道：那裏成個人相，長嘴大耳朵，背後又有鬃，雙手輪一根釘鈿，沒頭沒臉的亂築，說得我們跑回來也。老怪道：莫怕，等我去看輪着一條鐵杵，走近看時，見馱子果然醜惡，他生得，確嘴初長三尺零，獠牙嘴出賽銀釘，一雙圓眼光如電，兩耳獠風，吻吻聲，腦後鬃長，排鐵箭，渾身皮糙癩，還青手中，使件蹊蹺物，九齒釘鈿，個個驚。妖精硬着膽，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叫甚名字？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八戒笑道：我的兒，你是也不認得你猪祖宗哩。上前來說與你聽。巨口獠牙神力大，玉皇陛下我天蓬帥，掌管天河八萬兵，天宮快樂多自在，只因酒醉戲宮娥，那時就把英雄賣，一嘴拱倒斗牛宮，吃了王母靈芝菜，玉皇親打二千鎚，把吾貶下三天界，教吾立志養元神，下方却又爲妖怪，正在高莊善結親，命低撞着孫兄到，金箍棒下受他降，低頭纔把沙門拜，背馬挑包做秀工，前生少了唐僧債，鐵腳天蓬本姓猪，法名喚作猪八戒，那妖精聞言，喝道：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他哩，你却撞將來，我肯饒你，不要走，看杵。八戒道：孽畜

你原來是個染博士出身。妖精道：我怎麼是染博士？八戒道：不是染博士，怎麼會使棒槌？那怪那容分說：近前亂打他兩個在山凹裏這一場好殺。九齒釘耙一條鐵杵，耙丟解數滾狂風，杵運機謀飛驟雨。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一個是有罪天蓬扶聖主。性正何愁怪與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個杵架猶如蟒出潭，這個耙來却似龍離浦。喊聲叱咤，振山川，吼喝雄威驚地府。兩個英雄各逞能，捨身却把神通賭。八戒長起威風與妖精廝鬥，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却說行者在唐僧背後，忽失聲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猪八戒真個欺呀。聽見說齋僧就被我哄去了。這早晚還不見回來，若是一頓耙打退妖精，你看他得勝而回，爭驍功果。若戰他不過，被他拿去，却是我的晦氣。背前背後不知罵了多少，弼馬溫哩。悟淨你休言語，等我去看看。好大聖，他也不使長老知道。悄悄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本身模樣，陪着沙僧，隨着長老，他的真身出個神跳在空中觀看。但見那馱子被怪圍繞，釘耙勢亂，漸漸的難敵。行者忍不住，按落雲頭，厲聲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孫來了。那馱子聽得是行者聲音，仗着勢愈長，威風一頓，向前亂築。那妖精抵敵不住，道：這和尚先前不濟，這會子怎麼又發起狠來？八戒道：我的兒，不可欺負我。我家裏人來也。一發向前，沒頭沒臉築去。那妖精抵架不住，領羣妖敗陣去了。行者見妖精敗去，他就不會近前撥轉雲頭，竟回本處，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長老的肉眼凡胎，那裏認得？不一時，馱子得勝，也自轉來。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生氣，嘩嘩的走將來。叫聲師父，長老見了，驚訝道：八戒，你去打馬草的，怎麼這般狼狽回來？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不容你打草麼？馱子放下耙，捶胸跌脚道：師父莫要問說起來，就活活羞殺人。長老道：爲甚麼羞來？八戒道：師兄捉弄我。他先頭說風霧裏不是妖精，沒甚兇兆。是一莊村人家好善，蒸白米乾飯，白麵饅饅齋僧的。我就當真想着肚內饑了，先去喫些兒。假倚打草爲名，豈知若干妖怪把我圍了苦戰了這一會。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也。行者在旁笑道：這馱子胡說。你若做了賊，就攀上一年人。是我在這裏看着師父，何會離側長老道是。啊，悟空不會離我。那馱子跳着嚷道：師父，你不曉得他有替身。長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麼？行者瞞不過，躬身笑道：是有個把小妖兒，他不敢惹我們。八戒你過來，一發照顧你照顧我們。既保師父走過險峻山路，就似行軍的一般。八戒道：行軍便怎的？行者道：你做個開路將軍，在前割路。那妖精不來便罷。若來時，你與他賭鬥，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却說我就死在他手內也罷。等我先走。行者笑道：這馱子先說晦氣話，怎麼得長進。八戒道：哥哥，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即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先說句錯話兒，後便有威風。行者歡喜。

卽忙背了馬，請師父騎上馬。沙僧挑着行李相隨八戒一路入山不題。却說那妖精帥幾個敗殘的小妖竟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無言。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問道：「大王常時出去，喜喜歡歡回來，今日如何煩惱？」老妖道：「小的們，我往常出洞巡山，不管那裏的人與獸，定搗幾個來家，養膽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見一個對頭，小妖問，是那個對頭？」老妖道：「是一個和尚，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名喚豬八戒。我被他一頓釘耙，把我築得敗下陣來，好惱啊！我這一向常聞得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羅漢，有人吃他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裏，正好拿住他蒸吃，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說不了班部叢中閃上一個小妖對老妖，硬硬咽咽哭了三聲，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小妖跪下道：『大王纔說要吃唐僧的肉，不中吃。』老妖道：『人都說吃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與天同壽，怎麼說他不中吃？』小妖道：『若是中吃，也到不得這裏。別處妖精也都吃了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老妖道：『你知那三個小妖道：』他大徒弟是孫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老妖道：『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那個孫行者比他如何？小妖吐舌道：『不敢說。』那孫行者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會大鬧天宮，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嶽四瀆，費天神將，也不會惹得他過。你怎敢要吃唐僧？老妖道：『你怎麼知得他這等詳細？』小妖道：『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孫行者使一條金箍棒打進門來，可憐就打得犯了骨牌名，都斷了絕。六還虧我有些見識，從後門走了，來到此處。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聽言，大驚失色。這正是大將軍怕讖語，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安得不驚？正都在悚懼之際，又一個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惱，莫怕。常言道：『事從緩來，若是要吃唐僧，等我定個計策。』』拿他老妖道：『你有何計？』小妖道：『我有個分瓣梅花計。』老妖道：『怎麼叫做分瓣梅花計？』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羣妖點將起來，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只選三個。須是有能幹會變化的，都變做大王的模樣。頂大王的盔，貫大王的甲，執大王的杵。三處埋伏，先着一個戰豬八戒，再着一個戰孫行者，再着一個戰沙和尚，捨着三個小妖調開他兄弟三個。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雲手，去捉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魚水盆內撿蒼蠅，有何難哉？』老妖聞此言，滿心歡喜道：『此計絕妙絕妙。』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罷。若是拿了唐僧，決不輕你。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小妖叩頭謝恩，叫點妖怪，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俱變做老妖，各執鐵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題。却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相隨八戒，上大路行數多時，只見那路旁邊撲落的一聲響，跳出一個小妖，奔向前邊，要捉長老。孫行者叫道：『八戒，』

妖精來了，何不動手？那馱子不認真，假掣釘釘趕上亂草，那妖精使鐵杵就架相迎。他兩個一往一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鬪，又見那草料裏響一聲，又跳出個怪來，就奔唐僧行者道師父不好了！八戒的眼拙，放那妖精來拿你，且等老孫打他去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裏去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話，舉杵來迎他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冲正相持處，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又跳出個妖精來，竟奔唐僧沙僧見了，大驚道：師父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了！你坐在馬上，等老沙拿他去，這和尚也不分好歹，卽掣杖對面擋住那妖精鐵杵，恨苦相持，呖呖喝喝亂嚷亂鬪，漸漸的驚遠，那老怪在半空中見唐僧獨坐馬上，伸下五爪鋼鈎，把唐僧一把擱住，那師父丟了馬，脫了鎧，被妖精一陣風竟攝去了。可憐，這正是禪性遭魔難，正果江流又遇苦災星。老妖按下風頭，把唐僧拿到洞內，叫先鋒那定計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將軍一言既出，如白染皂。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罷拿了唐僧，封你爲前部先鋒，今日你果妙計成功，豈可失信於你？你可把唐僧拿來，着小的們挑水刷鍋，搬柴燒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吃他一塊肉，以圖延壽長生也。先鋒道：大王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來，怎麼不可吃？先鋒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緊，豬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刮毒，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他，也不來和我們廝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一擗，擗個窟窿，連山都掬倒了，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老怪道：先鋒，憑你有何高見？先鋒道：依着我，把唐僧送在後園，綁在樹上，兩三日不要與他飯吃，一則圖他裏面乾淨，二則等他二人不來門前尋找，打聽得他們回去了，我們却把他拿出來，自在在的受用，却不是好？老怪笑道：正是，正是，先鋒說得有理。一聲號令，把唐僧拿入後園，一條繩綁在樹上，令衆小妖都去前面去聽候，你看那長老苦捱着繩，纏索綁緊，縛牢拴止不住，腮邊流淚，叫道：徒弟呀！你們在那山中擒怪，甚路裏趕妖，我被潑魔捉來，此處受災，何日相會痛殺我也！正自兩淚交流，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長老，你也進來了，長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的樵子，被那山主前日拿來，綁在此間，今已三日，算計要吃我哩。長老滴淚道：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無甚掛礙，我却死得不甚乾淨。樵子道：長老，你是個出家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死便死了，有甚麼不乾淨？長老道：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經，要超度那冥幽無主的孤魂，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那枉死城中無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場功果，盡化作風塵，這却怎麼得乾淨也？樵子聞言，眼中墮淚道：長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傷情，我自幼失父，與母親居，更無家業，止靠着打柴爲生，老母今年八十三歲，只我一人奉養。

倘若身喪誰與他埋屍送老苦哉苦哉痛殺我也長老聞言放聲大哭道可憐可憐山人尚有思親意空教貧僧會念經事君事親皆同一理你爲親恩我爲君恩正是那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却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急回來路旁邊不見了師父止存白馬行囊慌得他牽馬挑担向山頭找尋噫正是那有難的江流專遇難降魔的大聖亦遭魔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滅妖邪

話說孫大聖牽着馬挑着擔滿山頭尋叫師父忽見豬八戒氣噹噹的跑將來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師父不見了你可曾看見八戒道我原來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麼將軍我捨着命與那妖精戰了一會得命回來師父是你與沙僧看着的反來問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麼眼花了把妖精放回來拿師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着師父的如今連沙和尚也不見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帶師父那裏出恭去了說不了只見沙僧來到行者問道沙僧師父那裏去了沙僧道你兩個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將來拿師父老沙去打那妖精的師父自家在馬上坐來行者氣得暴跳道中他計了中他計了沙僧道中他甚麼計行者道這是分瓣梅花計把我弟兄們調開他劈心裏撈了師父去了天天天却怎麼好止不住腮邊淚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膿包了橫豎不遠只在這座山上我們尋去來三人只得上山找尋行了有二十里遠近只見那懸崖之下有一座洞府削峯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豔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二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煙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窮齡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住多年吃人的老怪果然不亞神仙境真是藏風聚氣巖行者見了兩三步跳到門前看處那門緊閉門上橫安着一塊石版石版上有八個大字乃隱霧山折岳連環洞行者道八戒動手啊此間乃妖精住處師父必在他家也那獸子仗勢行兇舉釘鉞儘力築將去把他那石頭門築了一個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我師父來免得釘鉞築倒門一家子都是了帳守門的小妖急急跑入報道大王闖出禍來了老怪道有甚禍小妖道門前有人把門打破嚷道要師父哩老怪大驚道不知是那個尋將來也先鋒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那小妖奔至前門從那打破的窟窿處歪着頭往外張見是個長嘴大耳朵卽回頭高叫大王莫怕他這個是豬八戒沒甚本事不敢無理他若無理開了門拿他進來湊蒸怕便只怕那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八戒在外邊聽見道哥啊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師父定在他家了你



快上前行者罵道：潑孽畜！你孫外公在這裏送我師父出來，饒你命罷。先鋒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也尋將來也。老怪報怨道：都是你定的甚麼分辯分辯，却惹得禍事臨門，怎生結果。先鋒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記得孫行者是個寬洪海量的猴頭，雖則他神通廣大，却好奉承。我們拿個假人頭出去哄他一哄，奉承他幾句，只說他師父是我們吃了。若還哄得他去了，唐僧還是我們受用，哄不過，再作理會。老怪道：那裏得個假人頭？先鋒道：等我做一個兒看。好妖怪將一把衝鋼刀斧，把柳樹根砍做個人頭模樣，噴上些人血，糊糊塗塗的，著一個小怪使漆盤兒拿至門下，叫道：大聖爺爺，息怒容稟。孫行者果好奉承，聽見叫聲大聖爺爺，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動手，看他有甚話說。拿盤的小怪道：你師父被我大王拿進洞來，洞裏小妖村頑，不識好歹，這個來吞，那個來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師父吃了，只剩了一個頭在這裏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罷，只拿出人頭來，我看是真是假。那小怪從門窟裏拋出那個頭來，豬八戒見了，就哭道：可憐啊！那們個師父進去，弄得這們個師父出來也。行者道：馱子，你且認認是真是假，就哭。八戒道：不差，人頭有個真假的。行者道：這是個假人頭。八戒道：怎認得是假行者道：真人頭拋出來，撲搭不響，假人頭拋得像梆子聲，你不信，等我拋了你聽，拿起來往石頭上一擲，嚙的一聲響，沙和尚道：哥哥響哩。行者道：響便是個假的，我教他現出本相來，你看急掣金箍棒撲的一下，打破了。八戒看時，乃是個柳樹根，馱子忍不住罵起來道：我把你這夥毛團，你將我師父藏在洞裏，拿個柳樹根哄你猪祖宗，莫成我師父是柳樹精變的，慌得那拿盤的小怪戰兢兢跑去報道。難難難，難難難，老妖道：怎麼有許多難。小妖道：猪八戒與沙和尚倒哄過了，孫行者却是個販古董的，識貨識貨，他就認得是個假人頭。如今得個真人頭與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麼得個真人頭？我們那剝皮亭內有吃不了的人頭，選一個來，衆妖卽至亭內，揀了個新鮮的頭，教啃淨頭皮，滑塔塔的，還使盤兒拿出叫大聖爺爺，先前委是個假頭，這個真正是唐老爺的頭。我大王留了鎖宅子的，今特獻出來也。撲通的把個人頭，又從門窟裏拋出，血滴滴的亂滾。孫行者認得是個真人頭，沒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齊放聲大哭。八戒噙着淚道：哥哥且莫哭，天氣不是好天氣，恐一時弄臭了，等我拿將去，乘生氣埋下，再哭。行者道：你說得是那馱子不嫌穢污，把個頭抱在懷裏，跑上山崖，向陽處，尋了個藏風聚氣的所在，取釘釘築了一個坑，把頭埋了，又築起一個墳塚，纔叫沙僧你與哥哥哭着，等我去尋些甚麼供養供養，他就走向澗邊，攀幾根大柳枝，拾幾塊鵝卵石，回至墳前，把柳枝兒插在左右，鵝卵石堆在面前。行者問道：這是怎麼說。八戒道：這柳枝權爲松柏，與師父遮遮墳頂，這石子權當點心，與師父供養供養。行者喝道：夯貨，人已死了，還將石

子兒供他。八戒道：表表生人意，權爲孝道心。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則廬墓，二則看守行李馬匹。我和你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屍萬段，與師父報仇去來。沙和尚滴淚道：大哥言之極當，你兩個着意。我在此處看守好。八戒卽脫了皂錦直裰，束一束着體小衣，舉鉢隨着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辯，竟自把他石門打破，喊聲振天。叫道：還我活唐僧來耶！那洞裏大小羣妖，一個個魂飛魄散，都報怨先鋒的不是。老妖問先鋒道：這些和尚打進門來，却怎處治？先鋒道：古人說得好，手插魚籃，避不得鯉，一不做，二不休。左右帥領家兵，殺那和尚去來。老怪聞言，無計可奈。真個傳令叫小的們，各要齊心，將精銳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齊吶喊，殺出洞門。這大聖與八戒急退幾步，到那山場平處，低住羣妖，喝道：那個是出名的頭兒？那個是拿我師父的妖怪？那羣妖扎下營盤，將一面錦繡花旗，閃一閃，老怪持鐵杵，應聲高呼道：那和尚，你認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數百年放蕩於此，你唐僧已是我吃了，你敢如何？行者罵道：這個大膽的毛團，你能有多少的年紀，敢稱南山二字？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右，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孔聖人是儒教之尊，亦僅呼爲夫子。你這個孽畜，敢稱甚麼南山大王，數百年之放蕩，不要走吃你外公老爺一棒。那妖精側身閃過，使杵抵住鐵棒，睜圓眼問道：你這嘴臉，像個猴兒模樣，敢將許多言語壓我。你有甚麼手段，在吾門下猖狂？行者笑道：我把你個無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孫你站住，硬着膽，且聽我說。祖居東勝大神洲，天地包藏幾萬秋，花果山頭仙石卵，卵開產花我根苗。生來不比凡胎類，聖體原從日月儔。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穎悟大丹頭。官封大聖居雲府，倚勢行兇鬪斗牛。十萬神兵難近我，滿天星宿易爲收。名揚宇宙方方曉，智貫乾坤處處留。今幸皈依從釋教，扶持長老向西遊。逢山開路無人阻，遇水支橋有怪愁。林內施威擒虎豹，崖前復來捉。獠貅東方果正來，西域那個妖邪敢出頭。孽畜傷師，真可恨，管教時下命皆休。那怪聞言，又驚又恨，使鐵杵望行者就打。行者輕輕的用棒架住，還要與他講話。那八戒忍不住，掣鉢亂築，那怪的先鋒，先鋒帥衆齊來。這一場在山中平地混戰，真是好殺。東土大邦上國僧，西方極樂取真經。南山大豹噴風霧，路阻深山獨顯能。施巧計，弄乖伶，無知誤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廣，更遭八戒有聲名。羣妖混戰山平處，塵土紛飛天不清。那陣上小妖呼哮，槍刀亂舉，這壁廂神僧叱喝，鈺棒齊興。大聖英雄無敵手，悟能精壯喜強年。南禺老怪部下先鋒，都爲唐僧一塊肉，致令捨死又亡生。這兩個因師性命成仇隙，那兩個爲要唐僧忒惡情。往來鬪經多半會，冲冲撞撞沒輸贏。孫大聖見那些小妖勇猛，連打不退，卽使個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嚙在口中，噴出去，叫聲變，都變做本身模樣。一個使一條金箍棒，從前

往裏打進那二三百個小妖，顧前不能顧後，遮左不能遮右。一個個各自逃生，敗走歸洞。這行者與八戒從陣裏往外殺來，可憐那些不識俊的妖精，擔着鉞、九孔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嚇得那南山大王滾風生霧，得命逃回。那先鋒不能變化，早被行者一棒打倒，現出本相，乃是個鐵背蒼狼怪。八戒上前扯着腳，翻過來看了道：「這廝從小兒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猪牙子羊羔兒吃了。」行者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道：「獸子不可遲慢，快趕老怪討師父的命去來。」八戒回頭就不見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兒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來也。」八戒道：「妙哉妙哉，兩個喜喜歡歡得勝，而回却說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吩咐小妖搬石塊挑土把前門堵了。那些得命的小妖一個個戰兢兢的把門都堵了，再不敢出頭。這行者引八戒趕至門首，吆喝內無人答應。八戒使鉞築時，莫想得動行者。知道八戒莫費氣力，他把門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門，師仇怎報？」行者道：「且回上墓前看看沙僧去。」二人復至本處，見沙僧還哭哩。八戒越發傷悲，丟了鉞伏在墳上手撲着土哭道：「苦命的師父啊，遠鄉的師父啊，那裏再得見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這妖精把前門堵了，一定有個後門出入。你兩個只在此間等我再去尋着八戒滴淚道：『哥哥啊，仔細着莫連你也撈去了。』我們不好哭得哭一聲，師父哭一聲，師兄就要哭得亂了。」行者道：「沒事，我自手段好，大膽收了棒束，束裙拽開步，轉過山坡，忽聽得潺潺水響，且回頭看處，原來是澗中水響，上溜頭沖泄下來，又見澗那邊有座門兒，門左邊有一個出水的暗溝，他道不消講，那就是後門了。若要是原嘴臉，恐有小妖開門看見，認得等我變作個水蛇兒過去，且住變水蛇，恐師父的陰靈兒知道，怪我出家人變蛇纏長，變作個小螃蟹兒過去罷，也不好。恐師父怪我出家人，脚人即做一個水老鼠，聽的一聲攆過去，從那出水的溝中鑽至裏面天井中，探着頭兒觀看，只見那向陽處有幾個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塊塊的理着晒哩。行者道：「我的兒啊，那想是師父的肉吃不了，晒乾巴子防天陰的。我要現本相趕上前一棍子打殺，顯得我更有勇無謀，且再變化進去尋那老怪，看是何如。」跳出溝，搖身又一變，變做個有翅的螞蟻兒，真個是力微身小，號玄駒。日久藏修，有翅飛，閑渡橋邊排陣勢，喜來牀下鬥仙機。善知雨至常封穴，壘積塵多遂作灰。巧巧輕輕能爽利，幾番不覺過柴扉。他展開翅，無聲無影，一直飛入中堂，只見那老怪煩煩惱惱，正坐有一個小妖從後面跳將來，報道：「大王萬千之喜，老妖道喜從何來？」小妖道：「我纔在後門外澗頭上探看，忽聽得有人大哭，即爬上峯頭望望，原來是猪八戒。孫行者沙和尚在那裏拜墳痛哭，想是把那個人頭認做唐僧的頭，葬下變作墳墓哭哩。」行者在暗中聽說，心內歡喜道：「若出此言，我師父還藏在那裏，未曾吃哩。」等我再去尋尋看死活如何，再與他說話好。大聖飛在中堂，東張西看。

見旁邊有個小門兒，關得甚緊，卽從門縫兒裏鑽去看時，原是個大園子，隱隱的聽得悲聲，竟飛入深處。但見一叢大樹，樹底下綁着兩個人，一個正是唐僧。行者見了，心癢難撓，忍不住現了本相，近前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滴淚道：「悟空，你來了！快救我一救。」悟空道：「師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風訊。你既有命，我可救你那怪。只說已將你吃了，拿個假人，頂哄我。我們與他，恨苦相持，師父放心，且再熬熬兒，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來解救。」大聖念聲咒語，却又搖身，還變做個螞蟻兒，復入中堂。丁在正梁之上，只見那些未傷命的小妖，簇簇攢攢，紛紛嚷嚷，內中忽跳出一個小妖，告道：「大王，他們見了堵門，攻打不開，死心塌地，捨了唐僧，將假人頭，弄做個墳墓。今日哭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後日復了三好道，回去打聽得他們散了，啊，把唐僧，拿出來，碎剗碎剗，把些大料，煎了香噴噴的，大家吃一塊兒，也得個延年長壽。」又一個小妖，拍着手道：「莫說，莫說，還是蒸了吃的，有味。」又一個說：「煮了吃，還省柴。」又一個道：「他本是個稀奇之物，還着些鹽兒，醃醃，吃得長久。」行者在那梁中聽見，心中大怒道：「我師父與你有甚毒情，這般算計吃他，卽將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輕輕吹出，暗念咒語，都教變做瞌睡蟲兒，往那衆妖臉上，拋去一個個，鑽入鼻中小妖，漸漸打盹，不一時，都睡倒了。只有那個老妖，睡不穩，他兩隻手，揉頭搓臉，不住的打涕噴，捏鼻子。行者道：「真是他曉得了，與他個雙燈，又拔一根毫毛，依母兒，做了拋在他臉上，鑽於鼻孔內，兩個蟲兒，一個從左進，一個從右入。那老妖，跳起來，伸伸腰，打兩個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行者暗喜，纔跳下來，現出本相，耳朵裏取出棒來，幌一幌，有鴨蛋粗，細嚼的一聲，把旁門打破，跑至後園，高叫師父。長老道：「徒弟，快來解解繩兒，綁壞我了。」行者道：「師父，不要忙，等我打殺妖精，再來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舉棍要打，又滯住手道：「不好，等解了師父來打。」復至園中，又思量道：「等打了來救，如此者，兩三番，却纔跳跳舞舞的，到園裏，長老見了，悲中作喜，道：「猴兒，想是看見我不會傷命，所以歡喜得沒是處。故這等作跳舞也。」行者纔至前，將繩解了，挽着師父，就走。又聽得對面樹上綁的人，叫道：「老爺，捨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長老立定身，叫悟空：「那個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麼人？」長老道：「他比我先拿進一日，他是個樵子，說有母親，年老，甚是思想，倒是個盡孝的一發，連他都救了。」罷行者，依言也解了繩索，一同帶出後門，孤上石崖，過了陡澗，長老謝道：「賢徒，虧你救了他，與我命，悟能悟淨，都在何處？」行者道：「他兩個都在那裏哭你哩，你可叫他一聲。」長老果厲聲高叫道：「八戒，八戒，那馱子，哭得昏頭昏腦的，揩揩鼻涕，眼淚道：「沙和尚，師父回家來，顯魂哩。」在那裏叫我們，不是行者上前，喝了一聲道：「夯貨，顯甚麼魂，這不是師父來了。」那沙僧抬頭見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師父，你受了多少苦啊，哥哥怎生救

得你來也。行者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聞言，咬牙恨齒，忍不住舉起鉞，把那墳塚一頓築倒，掘出那人頭。一頓築得稀爛。唐僧道：「你築他爲何？」八戒道：「師父啊，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着他哭。長老道：『虧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們打上他門，嚷着要我，想是拿他來搪塞。不然啊，就殺了我。』」八戒道：「你請略坐坐，等我剷除去來。」即又跳下石崖，過澗入洞，把遂將一包稀爛骨肉埋下，也掘起個墳墓。行者却笑道：「師父，你請略坐坐，等我剷除去來。」即又跳下石崖，過澗入洞，把那綁唐僧與樵子的繩索，拿入中堂。那妖怪還睡着了，即將他四馬攢蹄細倒，使金箍棒掬起來，握在肩上，竟出後門。猪八戒遠遠的望見，道：「哥哥好幹這握頭事，再尋一個兒，趁頭挑着，不好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舉鉞就築。行者道：「且住，洞裏還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啊，有便帶我進去打他。」行者道：「打又費工夫了，不若尋些柴，教他斷根罷。」那樵子聞言，即引八戒去東凹裏，尋了些破梢竹，敗葉松，空心柳，斷根藤，黃蒿，老荻，蘆葦，乾桑，挑了若干，送入後門裏。行者點上火，八戒兩耳煽起風，那大聖將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瞌睡蟲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醒來，煙火齊着，可憐，莫想有半個得命。連洞府燒得精空，却回見師父。師父聽見老妖方醒，喚便叫徒弟，妖精精醒了。八戒上前一鉞，把老怪築死。現出本相，原來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行者道：「花皮會吃老虎，如今又會變人，這頓打死，纔絕了後患也。」長老謝之不盡，攀鞍上馬。那樵子道：「老爺向西南去不遠，就是舍下，請老爺到舍見見家母，叩謝老爺活命之恩，送老爺上路。」長老欣然遂不騎馬，與樵子並四衆同行，向西南迤邐前來，不多路，果見石徑重漫苔蘚，柴門蓬絡藤花，四面山光連接，一林鳥雀諠譁，密密松篁交翠，紛紛異卉奇葩，地僻雲深之處，竹籬茅舍人家，遠見一個老嫗，倚着柴扉，眼淚汪汪的。兒天兒地的痛哭。這樵子看見自家母親，丟了長老，急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去叫道：「母親兒來也。」老嫗一把抱住道：「兒啊，你這幾日不來家，我只說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難忍，你既不會被害，何以今日纔來，你繩擔柯斧俱在何處？」樵子叩頭道：「母親兒已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實是難得性命，幸虧這幾位老爺，這老爺是東土唐朝往西天取經的羅漢，那老爺倒也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爺，神通廣大，把山主一頓打死，却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概衆小妖俱盡燒死，却將那老老爺解救出來。此誠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他們孩兒也死無疑了。如今徹夜行走，也無事矣。」那老嫗聽言，一步一拜，拜接長老四衆，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娘兒兩個磕頭稱謝，不盡慌慌忙忙的，安排些素齋酬謝。八戒道：「樵哥，我知你府上也寒薄，只可將就一飯，切莫費心。」大擺布。樵子道：「聊老爺說，我這山間實是寒薄，沒甚麼香蕈，蘑菇，川椒，大料，只是幾品野菜，奉獻老爺，權表寸心。」八戒笑道：「聒噪，聒噪。」

放快些兒就是。我們肚中餓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時，展抹桌凳，擺將上來。果是幾盤野菜，但見那嫩焯黃花菜、酸醬白鼓丁、浮蕎馬齒莧、江薺、鴈腸、英、燕子不來香，且嫩芽兒、拳小脆、還青爛、煮馬藍頭、白熨狗腳跡、貓耳朵、野落蕻、灰條、熟爛能中吃、藕刀、股牛塘利、倒灌、窩螺、操籌、齋碎、火薺、蒿菜、薺、幾品青香，又滑膩、油炒烏荑花、菱科，甚可誇。蒲根菜並芡兒菜，四般近水實清，華着麥娘，嬌且佳，破破納，不穿他苦麻臺，下藩籬架，雀兒綿單，猢猻腳跡，油灼灼煎來，只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燈蛾兒飛上板，番番羊耳禿，拘杞頭，加上烏藍，不用油，幾般野菜，一餐飯。樵子虔心爲謝。酬。師徒們飽餐一頓，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請母親出來再拜，再謝。樵子只是磕頭，取了一條棗木棍，結束了衣襟，出門相送。沙僧牽馬，八戒挑擔，行者緊隨左右。長老在馬上拱手道：樵哥，煩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別。一齊登高，下坂，轉潤尋坂，長老在馬上思量道：徒弟啊，自從別主來西域，遞遞迢迢去路遙，水水山山，災不脫，妖妖怪怪，命難逃。心心只爲經三藏，念念仍來上九重，碌碌勞勞何日了。幾時行滿轉唐朝。樵子聞言道：老爺切莫憂思，這條大路，向西方不滿千里，就是天竺國極樂之鄉也。長老聞言，翻身下馬道：有勞遠涉，既是大路，請樵哥回府，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適間厚擾，感齋貧僧，無甚相謝，只是早晚誦經，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長壽，那樵子嚶嚶相辭，復回本路。師徒遂一直投西，正是：降怪解冤離苦厄，受恩上路用心行。畢竟不知還有幾日，得到西天，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致旱

孫大聖勸善施霖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挾藏，宇宙剖判，玄光真樂，世間無賽，靈鷲峯前，寶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乾坤上下羣生，知者壽同山海。

却說三藏師徒四衆，別樵子，下了隱霧山，奔上大路，行經數日，忽見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國。行者搖手道：不是，不是，如來處雖稱極樂，却沒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中，有樓臺殿閣，喚做靈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國，也不是如來住處。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前邊方知明白。不一時，至城外，三藏下馬，入到三層門裏，見那民事荒涼，街衢冷落，又到市口之間，見許多穿青衣者，左右擺列，有幾個冠帶者，立於房簷之下，他四衆順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避避，豬八戒村愚，把長嘴掬一掬，叫道：讓路，讓路。那些人狂擡頭，看見模樣，一個個骨軟筋麻，跌跌踉踉，都道：妖精來了，妖精來了，嚇得那簷下冠帶者，戰兢兢，躬身問道：那方來者？三藏恐他們鬧禍，一力當先，對衆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路過寶方，一則不知

地名。二則未落人家。纔進城。甚失迴避。望列公恕罪。那官人却纔施禮道。此處乃天竺外郡。地名鳳仙郡。連年乾旱。那侯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行者聞言道。你的榜文何在。衆官道。榜文在此。適間纔打掃廊簷。還未張掛。行者道。拿來我看。看衆官即將榜文展開。掛在簷下。行者四衆上前同看。上寫着。大天竺國鳳仙郡。那侯上官。爲榜聘明師。招求大法事。茲因郡土寬弘。軍民殷實。連年亢旱。累歲乾荒。民田留而軍地薄。河道淺而溝澮空。井中無水。泉底無津。富民聊以全生。貧軍難以活命。斗粟百金之價。束薪五兩之資。十歲女易米三升。五歲男隨人帶去。城中懼怯。典衣當物。以存身。鄉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顧命。爲此出給榜文。仰望十方賢哲。禱雨救民。恩當重報。願以千金奉謝。決不虛言。須至榜者。行者看罷。對衆官道。那侯上官何也。衆官道。上官乃是他的姓。此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却少。八戒道。哥哥不會讀書。百家姓後有一句上官歐陽。三藏道。徒弟們且休閑講。那個會求雨。與他求一場甘雨。以濟民瘼。此乃萬善之事。如不會就。行莫誤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難事。我老孫翻江攪海。換斗移星。踢天弄井。吐霧噴雲。擔山趕月。喚雨呼風。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耍子的勾當。何爲稀罕。衆官聽說。着兩個急去郡中報道。老爺萬千之喜。至也。那郡侯正焚香默祝。聽得報聲。喜至。卽問何喜。那官道。今日領榜。方至市口張掛。卽有四個和尚。稱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者。見榜卽道。能祈甘雨。特來報知。那郡侯卽整衣步行。不用轎馬。多人。竟至市口。以禮敦請。忽有人報道。郡侯老爺來了。衆人閃過。那郡侯一見唐僧。不怕他徒弟醜惡。當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鳳仙郡郡侯。上官氏。熏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望師大捨慈悲。運神功。拔濟。拔濟。三藏答禮道。此間不是講話處。待貧僧到那寺觀。却好行時。郡侯道。老師同到小衙。自有潔淨之處。師徒們遂牽馬挑擔。竟至府中。一一相見。郡侯卽命看茶擺齋。少傾。齋至。那八戒放量吞餐。如同餓虎。嚇得那些捧盤的心驚膽戰。一往一來。添湯添飯。就如走馬燈兒一般。剛剛供上。直吃得飽滿。方休齋畢。唐僧謝了齋。却問郡侯大人。貴處乾旱幾時了。郡侯道。敝地大邦天竺國。鳳仙外郡。吾司牧一連三載。遇真僧來我國。若施寸雨。濟黎民。願奉千金酬厚德。行者聽說。滿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說。莫說。官出榜。遍求賢。幸遇真僧來我國。若施寸雨。濟黎民。願奉千金酬厚德。行者聽說。滿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說。莫說。若說千金得謝。半點甘雨全無。但論積功累德。老孫送你一場大雨。那郡侯原來十分清正賢良。愛民心重。卽請行者上坐。低頭下拜道。老師果捨慈悲。下官必不敢悖德。行者道。且莫講話。請起。但煩你好看我師父。等老孫行事。沙僧道。哥哥怎麼行事。行者道。你和八戒過來。就在他這堂下。隨着我做個羽翼。等老孫喚龍來行雨。八戒沙僧謹依使

令三個人都在靈霄，那侯焚香禮拜三藏，坐着念經。行者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即時見正東上，一朵烏雲漸漸落至堂前。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那敖廣收了雲脚，化作人形，走向前對行者躬身施禮道：「大聖喚小龍來，那方使用？」行者道：「請起，累你遠來，別無甚事。此間乃鳳仙郡，連年乾旱，問你如何不來下雨？」老龍道：「啓上大聖得知，我雖能行雨，乃上天遣用之輩，上天不差，豈敢擅自來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過此方，見久旱民苦，特着你來此施雨救濟，如何推託？」龍王道：「道豈敢推託，但大聖念真言呼喚，不敢不來。一則未奉上天御旨，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怎麼動得雨部？」大聖既有拔濟之心，容小龍回海點兵，煩大聖到天宫奏准，請一道降雨的聖旨，請水官放出龍來，我却好照旨意數目下雨。行者見他說出理來，只得發放老龍回海，他即跳出罡斗，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爲之，切莫打誑語。」行者即吩咐八戒、沙僧，保着師父，我上天宮去也。好大聖說聲去，寂然不見。那郡侯膽戰心驚道：「孫老爺那裏去了？」八戒笑道：「駕雲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傳出飛報，教滿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軍民人等，家家供養龍王牌位，門設清水缸，缸插楊柳枝，侍奉香火，拜天不題，却說行者一路勸斗雲，竟到西天門外，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聖取經之事完乎？」行者道：「也差不遠矣。」今行至天竺國界，有一外郡，名鳳仙郡，彼處三年不雨，民甚艱苦。老孫欲祈雨拯救，呼得龍王到彼，他言無旨，不敢私自爲之。特來朝見玉帝，請旨。天王道：「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我向時聞得說，那郡侯撒潑，冒犯天地，上帝見罪，立有米山、麵山、黃金大鎖，直等此三事倒斷。纔該下雨，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見玉帝，天王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竟至通明殿外，又見四大天師迎道：「大聖到此何幹？」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國界，鳳仙郡無雨，郡侯召師祈雨，老孫呼得龍王，意命降雨，他說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來求旨，以甦民困。」四大天師道：「那方不該下雨，行者笑道：『該與不該，煩爲引奏。』」看老孫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語云：『蒼蠅包網兒，好大面皮。』許旌陽道：『不要亂談。』且只帶他進去。」丘洪濟、張道陵與葛許四真人，引至靈霄殿下，啓奏道：「萬歲，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欲與求雨，特來請旨。玉帝道：『那廂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師監觀萬天浮遊三界，駕至他方，見那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到喂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於披香殿內，汝等引孫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斷，即降旨與他，如不倒斷，且休管閑事。』」四大天師即引行者至披香殿內，看時，見有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麵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一隻拳大之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噉那米吃。麵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舐那麵吃。左邊懸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金鎖，約有一尺三四寸長，短鎖挺有指頭



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燄兒燎着那鎖梃行者不知其意回頭問天師曰此何意也天師道那廝觸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直等雞噉了米盡狗飴得麵盡燈燄燎斷鎖梃那方纔該下雨哩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再不敢啓奏走出殿滿面含羞四天師笑道大聖不必煩惱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善慈驚動上天那米麵山即時就倒鎖梃即時就斷你去勸他歸善福自來矣行者依言不上靈霄辭玉帝竟來下界覆凡夫須臾到西天門又見護國天王天王道請旨如何行者將米山麵山金鎖之事說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傳旨道問天師送我教勸那廝歸善即福原也遂相別降雲下界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員人等接着都簇簇攢攢來問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只因你這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難如今不肯降雨慌得郡侯跪伏在地道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行者道你把那齋天的素供怎麼推倒喂狗可實實說來那郡侯不敢隱瞞道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獻供齋天在於本衝之內因妻不賢惡言相鬥一時怒發無知推倒供桌潑了素饌果是喚狗來吃了這兩年憶念在心神思恍惚無處可以解釋不知上天見罪遣害黎民今遇老師降臨萬望明示上界怎麼樣計較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帝下界之日見你將齋供喂狗又口出穢言玉帝即立三事記汝八戒問道是甚三事行者道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麵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的噉那米吃麵山邊有一個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的飴那麵吃左邊又一座鐵架上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鎖梃兒有指頭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燄兒燎着那鎖梃直等那雞噉米盡狗飴麵盡燈燄燎斷鎖梃他這裏方纔該下雨哩八戒笑道不打緊不打緊哥哥肯帶我去變出法身來一頓把他的米麵都吃了鎖梃弄斷了管取下雨行者道馱子莫胡說此乃上天所設之計你怎麼得見三藏道似這等說怎生是好行者道不難不難我臨行時四天師會對我言但只作善可解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憑老師指教下官一一皈依也行者道你若回心向善趁早念佛看經我還替你做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釋不久天即誅之性命不能保矣那郡侯磕頭禮拜誓願皈依當時召請本處僧道啓建道場各各寫發文書申奏三天郡侯領衆拈香瞻拜答天謝地引罪自責三藏也與他念經一壁廂又來飛報教城裏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老幼都要燒香念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行者却纔歡喜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等老孫再與他去去來八戒道哥哥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這郡侯聽信老孫之言果然受教恭敬善慈誠心念佛我這再去再奏玉帝求些雨來沙僧道哥哥既要去不必遲疑且耽擱我們行路必求雨一壇庶成我們之正果也

好大聖一縱雲霞直至天門外。又遇着護國天王。天王道：你今又來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歸善矣。天王亦喜。正說處。早見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書。僧家關牒。到天門外傳遞。那符使見了行者。施禮道：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行者道：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使符道直送至通明殿上。與天師傳遞。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當隨後而去。那符使入天門去了。護國天王道：大聖不消見玉帝了。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借點雷神。竟自聲雷掣電。還他就有雨下也。真個行者依言入天門裏。不上靈霄殿。求詣旨意。轉雲步。竟往九天應元府。見那雷門使者。糾錄典者。廉訪典者。都來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天尊。三使者即爲傳奏。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辰。整衣出迎。相見禮畢。行者道：有一事特來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見那乾旱之甚。已許他求雨。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聲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可該下雨哩。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玉帝着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麵山。金鎖。只要三事倒斷。方該下雨。我愁難得倒斷。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衆。作善以爲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庶幾可以回天心。解災難也。今已善念頓生。善聲盈耳。適問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送上玉帝去了。老孫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將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鄧辛張陶帥領閃電娘子。即隨大聖下降。鳳仙郡聲雷。那四將同大聖不多時。至於鳳仙境界。即於半空中作起法來。只聽得唵嚩嚩的雷聲。又見那浙瀝瀝的閃電。真個是電掣紫金蛇。雷轟羣鬣鬣。熒煌飛火光。霹靂崩山洞。列缺滿天明。震驚連地縱。紅鋪一閃發。萌芽萬里江山都撼動。那鳳仙郡城裏城外。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今日見有雷聲。電閃。一齊跪下。頭頂着香爐。有的手拈着柳枝。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一聲善念。果然驚動上天。正是那古詩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且不说孫大聖指揮雷將掣電轟雷於鳳仙郡。人人歸依。却說那上界直符使者。將僧道兩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四天師傳奏靈霄殿。玉帝見了道：那廝們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正說處。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道：所立米麵山俱倒了。雲時間米麵皆無。鎖槌亦斷。奏未畢。又有當駕天官引鳳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本郡郡主並滿城大小黎庶之家。無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禮佛敬天。今啓垂慈。普降甘雨。救濟黎民。玉帝聞言大喜。即傳旨着風部雲部雨部各遵號令。去下方。按鳳仙郡界。即於今日。今時聲雷佈雲。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時有四大天師領旨。傳與各部隨時下界。各逞神威。一齊振作。行者正與鄧辛張陶令閃電娘子在空中調弄。只見衆神都到。合會一天。那其間風雲際會。甘雨滂沱。好雨。漠漠濃雲。濛濛黑霧。雷車轟轟。

閃電灼灼，滾滾狂風，淙淙驟雨。所謂一念回天，萬民滿望。全虧大聖施元運，萬里江山處處陰。好雨傾河倒海，蔽野迷空。簷前垂瀑布，牕外響玲瓏。萬戶千門人念佛，六街三市水流洪。東西河道條條滿，南北溪灣處處通。橋苗得潤，枯木回生。田疇麻麥，感村堡荳糧，升客旅喜通販賣。農夫愛爾耘耕，從今黍稷多條暢。自然稼穡得豐登，風調雨順民安樂。海晏河清享太平。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衆神祇漸漸收回。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四部衆神，且暫停雲從侍。老孫去叫郡侯拜謝列位。列位可撥開雲霧，各現真身。」與這凡夫親眼看看，他纔信心供奉也。衆神聽說，只得都停在空中。這行者按落雲頭，竟至郡裏。早見三藏八戒沙僧都來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來謝行者道：「且慢謝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教他向後好來降雨。」郡侯隨傳飛報，召衆同酬。都拈香朝拜，只見那四部神祇開明雲霧，各現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雲部、風部。你看那龍王顯像，雷將舒身，雲童出現。風伯垂真，龍王顯像，銀鬚蒼貌，世無雙。雷將舒身，鉤嘴威顏，誠莫比。雲童出現，誰如玉面金冠，風伯垂真，會似燥眉環眼，齊齊顯露青霄上。各各挨排現聖儀，鳳仙郡界人纔信。頂禮拈香，惡性回。今日仰朝天上將洗心向善，盡皈依。衆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人民拜之不已。孫行者又起在雲端，對衆作禮道：「有勞，有勞。請列位各歸本部。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供養高真。遇時節醮謝，列位從此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還來拯救。拯救衆神，依言各各轉部不題。却說大聖墜落雲頭，與三藏道事畢，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聞言，急忙行禮道：「孫老爺說那裏話。今此一場，乃無量無邊之恩德。下官這裏差人辦備小宴，奉答厚恩，仍買治民間田地，與老爺起建寺院，立老爺生祠，勒碑刻名。四時享祀，雖刻骨鏤心，難報萬一。怎麼就說走路的話。三藏道：「大人之言雖當，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腳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間，定走無疑。那郡侯那裏肯放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起蓋祠宇。次日大開佳宴，請唐僧高坐，孫大聖與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把杯獻饌，細吹細打，款待了一日。這場果是欣然，有詩爲證。田疇久旱逢甘雨，河道經商處處通。深感神僧來郡界，多蒙大聖上天宮。解除三事從前惡，一念歸依善果弘。此後願如堯舜世，五風十雨萬年豐。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謝，扳留將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備一日，郡侯請四衆往觀。唐僧驚訝道：「功程浩大，何成之如此。速耶。郡侯道：「下官催遣人工，晝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即時都到新寺見那殿閣巍峨，山門壯麗，俱稱贊不已。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三藏道：「有留名當喚做甘露普濟寺。郡侯稱道：「甚好甚好。用金貼廣招僧衆，侍奉香火。殿左邊立起四衆生祠，每年四時祭祀。又起蓋雷神、龍神等廟，以答神功。看畢，即命趨。」

行那一郡人民知欠留不住各備贖儀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員人等感張鼓樂大展旗幟送有三十里遠近猶不忍別遂掩淚目送這正是 碩德神僧留普濟齊天大聖廣施恩 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土授門人

話說唐僧喜喜歡歡別了郡侯在馬上向行者道賢徒這一場善果真勝似比邱國搭救兒童皆爾之功也沙僧道比邱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怎似這場大雨滂沱浸潤活殺者萬萬千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稱讚大師兄的法力通天慈恩蓋地也八戒笑道哥的恩也有善也有却只是外施仁義內包禍心但與老猪走就要作賤人行者道我在那裏作賤你八戒道也殺了也殺了常照顧我細照顧我吊照顧我煮照顧我蒸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就該住上半年帶挈我吃幾頓自在飽飯却只管催促行路長老聞言喝道這個猓子怎麼只思量搗嘴快走路再莫開口八戒不敢言掬掬嘴挑着行囊打着哈哈師徒們奔上大路此時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但見 水痕收山骨瘦紅葉紛飛黃花時候霜晴覺夜長月白穿牕透家家烟火夕陽多處處湖光寒水溜白蘋香紅蓼茂橘綠橙黃柳節穀秀荒村雁落碎蘆花野店雞聲收菽豆 四衆行殺多時又見城垣影影長老舉鞭遙指道悟空你看那裏又有一座城池却不知是甚去處行者道你我俱未會到何以知之且行至前邊問人說不了忽見樹叢裏走出一個老者手持竹杖身着輕衣足踏一對棕鞋腰束一條扁帶慌得唐僧滾鞍下馬上前道個問訊那老者扶杖還禮道長老那方來的唐僧合掌道貧僧東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今至寶方遙望城垣不知是甚去處特問老施主指教那老者聞言口稱有道禪師我這做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縣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爲玉華王此王甚賢專敬僧道重愛黎民老禪師若去相見必有重敬三藏謝了那老者竟穿樹林而去三藏纔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他三人歡喜扶師父上馬三藏道沒多路不須乘馬四衆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原來那關廂人家做買賣的人烟湊集生意亦甚茂盛其聲音相貌與中華無異三藏吩咐徒弟們謹慎切不可放肆那八戒低了頭沙僧掩着臉惟孫行者攙着師父兩邊人都來爭看齊聲叫道我這裏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不會見降猪伏猴的和尙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掬道你們可會看見降猪王的和尙嚇得滿街上人跌跌呱呱都往兩邊閃過行者笑道猓子快藏了嘴莫裝扮仔細脚下過橋那猓子低着頭只是笑過了吊橋入城門內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熱鬧繁華果然是神州郡邑有詩爲證 錦城鉄甕萬年堅臨水依山色色鮮百貨過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帘樓臺處處人烟廣巷陌朝

朝客賈喧不亞長安風景好。雞鳴犬吠亦般般。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諸番。更不會到此。細觀此景。與我大唐何異。所爲極樂世界。誠此之謂也。又聽得人說。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釐。一斤真是五穀豐登之處。行數多時。方到玉華王府。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宰理廳。典膳所。待客館。三藏道。徒弟。此間是府。等我進去。朝王驗牒而行。八戒道。師父。進去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這門上。是待客館三字。你們都去那裏坐下。看有草料。買些喂馬。我見了王倫。或賜齋。便來喚你等。同行者道。師父放心前去。老孫自當理會。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館中有看館的人。役見他們面貌醜陋。也不敢問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讓他坐下。不題。却說老師父。換了衣帽。拿了關文。竟至王府前。早見引禮官。迎着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東土大唐。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今到貴地。欲倒換關文。特來朝參。千歲。引禮官卽爲傳奏。那王子果然賢達。卽傳旨宣進。三藏至殿下。施禮。王子卽請上殿。賜坐。三藏將關文獻上。王子看了。見有各國印信手押。也就欣然將寶印。押了花字。收摺在案。問道。國師長老。自你那大唐至此。歷過諸邦。共有幾多路程。三藏道。貧僧也未記程途。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顯身。會留了頌子。言西方十萬八千里。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卽十四年了。想是途中。有甚耽擱。三藏道。一言難盡。萬蠻生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纔到得寶方。那王子十分歡喜。卽着典膳官。備素齋管待。三藏起身。啓道。貧僧有三個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領齋。但恐遲誤行程。王子教當殿官。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進府同齋。當殿官隨出外相請。都道。未曾見。未曾見。會見有跟隨的人。道。待客館中。坐着三個醜貌和尚。想必是也。當殿官同衆至館中。卽問看館的道。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我主有旨。請吃齋也。八戒正坐打盹。聽見一個齋字。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我們是。我們是。當殿官一見了。魂飛魄喪。都戰戰的道。是個豬魘。豬魘行者。聽見一把扯住八戒道。兄弟。放斯文些。莫撒村野。那衆官見了行者。又道。是個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驚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衆官見了。又道。竈君竈君。孫行者卽教八戒牽馬。沙僧挑擔。同衆入玉華王府。當殿官先入啓知。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却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歲放心。頑徒雖是貌醜。却都心良。八戒朝上唱個喏道。貧僧問訊了。王子愈覺心驚。三藏道。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不會行禮。萬望赦罪。王子奈着驚恐。教典膳官請衆僧去。暴紗亭吃齋。三藏謝了恩。辭王下殿。同至亭內。埋怨八戒道。你這夯貨。全不知一毫禮體。索性不開口。便也罷了。怎麼那般粗齒。一句話。足足衝倒泰山。行者笑道。還是我不好。喏的好。也省些力氣。沙僧道。他唱喏又不齊。預先就掙着個嘴。吸喝八戒道。活淘氣。活淘氣。師父前日教我。見人打個問訊。兒是

禮今日打問訊，又說不好，教我怎的幹麼。三藏道：「我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不會教你見王子，就此歪纏。」常言道：「物有幾等物，人有幾等人，如何不分個貴賤。」正說處，那典膳官帶領人役，調開桌椅，擺上齋來。師徒們却不言語，各各吃齋。却說那王子退殿進宮，宮中有三個小王子，見他面容改色，即問道：「父王今日爲何有此驚恐？」王子道：「適纔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倒換關文，却一表非凡，我留他吃齋，他說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請少時進來。見我不行大禮，打個問訊，我已不快，反擡頭看時，一個個醜似妖魔，心中不覺驚駭。故此面容改色。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衆不同，一個個好武好強，便就伸拳擲袖道：『莫敢是那山裏走來的妖精，假裝人像，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好王子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第二個輪一把九齒鉞，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雄糾糾氣昂昂的走出王府，吆喝道：『甚麼取經的和尚，在那裏？』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小王，他們在這暴紗亭吃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闖將進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嚇得三藏面容失色，丟下飯碗，躬着身道：『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人也，非怪也。』小王子道：『你便還像個人，那三個醜的，斷然是怪。』八戒只管吃飯，不睬。沙僧與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雖醜而心良，身雖夯而性善。汝三個却是何來，却這樣海口輕狂？』旁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八戒丟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麼莫是要與我們打哩。』二王子掣開步，雙手舞鉞，便要打八戒。八戒嘻嘻笑道：『你那鉞只好與我這鉞做孫子罷了。』即揭衣腰間取出鉞來，幌一幌，金光萬道，丟了解數，有瑞氣千條，把個王子嚇得手軟筋麻，不敢舞弄。行者見大的個使一條齊眉棍，跳阿跳的，即耳朵裏取出金箍棒來，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三長，短着地下一搗，搗了有三尺深淺，豎在那裏，笑道：『我把這棍子送你罷。』那王子聽言，即丟了自己棍，去取那棒，雙手儘氣力一拔，莫想得動分毫。再又端一端搖一搖，就如生根一般。第三個撒起拳性，使烏油棒便來打，被沙僧一手劈開，取出降妖寶杖，撚一撚，豔豔光生，紛紛霞亮，嚇得那典膳等官一個個呆呆掙掙，口不能言。三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神師，神師，我等凡人，不識萬望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授也。』行者走近前，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道：『這裏窄狹，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兒。你們看看，好大聖，喲，喲，一聲將筋斗一縱，兩隻腳踏着五色祥雲，起在半空，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蓋頂，黃龍轉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轉，起初時人與棒似錦上添花，次後來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八戒在底下喝聲采也，忍不住手脚厲聲喊道：『等老豬也去耍耍來。』好猊子駕起風頭，也到半空，丟開鉞，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滿身解數，只聽得呼呼風響，正使到熱鬧處，沙僧對長老道：『師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隻着脚一跳，輪着

杖也起在空中只見那銳氣氤氳金光纏繞雙手使降妖杖丟一個丹鳳朝陽。餓虎撲食。緊迎慢擋。捷轉忙撒。弟兄三個大展神通都在那半空中揚威耀武。這纔是眞禪景象。不凡同大道緣由。滿大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轉。合圓通神兵。銳隨時顯。丹器花生。到處崇天竺。雖高還戒性。玉華王子總歸中。嚇得那三個小王子。跪在塵埃。暴紗亭大小人員。並王府裏老王子。滿城中軍民男女。僧尼道俗。一應人等。家家念佛。磕頭。戶戶拈香。禮拜。果然是見像歸眞。度衆僧。人間作福。享清平。從今果正菩提路。盡是參禪拜佛人。他三個各逞雄才。使了一路。按下祥雲。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面前問訊。謝了師恩。各各坐下不題。那三個小王子。急回宮裏。告奏老王道。父王萬千之喜。今有莫大之功也。適纔可會看見半空中舞弄。摩老王道。我纔見半空霞彩。就於宮院內。同你母親等衆。焚香啓拜。更不知是那裏神仙。落聚也。小王子道。不是那裏神仙。就是那取經僧三個醜徒弟。一個使金箍鐵棒。一個使九齒釘鉅。一個使降妖寶杖。把我三個的兵器。比的通沒有分毫。我們教他使一路。他嫌地上窄狹。不好施展。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他就各駕雲頭。滿空中祥雲纏繞。瑞氣氤氳。纔然落下。都坐在暴紗亭裏。做兒的十分歡喜。欲要拜他爲師。學他手段。保護我邦。此誠莫大之功。不知父王以爲何如。老王聞言。信心從願。當時父子四人。不擺駕。不張蓋。步行到暴紗亭。他四衆收拾行李。欲進府謝齋。辭王起行。偶見玉華王父子上亭來。倒身下拜。慌得長老起身。撲地還禮。行者等閃過旁邊。微微冷笑。衆拜畢。請四衆進府堂上坐。四衆欣然而入。老王起身道。唐老師父。孤有一事奉求。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三藏道。但憑千歲吩咐。小徒不敢不從。老王道。孤先見列位時。只以爲唐朝遠來。行脚僧。其實肉眼凡胎。多致輕藐。適見老師三位高徒。起舞在空中。方知是仙。是佛。孤三個犬子。一生好弄武藝。今謹發虔心。欲拜爲門徒。學些武藝。萬望老師開天地之心。普運慈舟。傳度小兒。必以傾城之資。奉謝行者。聞言。忍不住呵呵笑道。你這殿下。好不不會事。我等出家人。巴不得要傳幾個徒弟。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但只以情相處。足爲愛也。王子聽言。十分歡喜。隨命大排筵宴。就在本府正堂擺列。噫。一聲旨意。即刻俱完。但見那結綵飄飄。香煙馥郁。餞金桌子。掛絞綃幌。人眼目。綵漆椅兒。鋪錦繡。添座風光。樹果新鮮。茶湯香噴。三五道閑食。清甜一兩餐。饒頭豐潔。蒸酥蜜烈。更奇哉。油割糖澆。眞美矣。有幾瓶香糯。素酒斟出來。賽過瓊漿。獻幾番陽羨仙茶。捧到手。香欺丹桂。般般品品。皆齊備。色色行行。盡出奇。一壁廂叫承應的歌舞吹彈。撮弄演戲。他師徒們。並王父子。盡樂一日。不覺天晚。散了酒席。又叫卽在暴紗亭鋪設牀幃。請師安宿。待明早。竭誠焚香。再拜求傳武藝。衆皆聽從。卽備香湯。請師沐浴。衆却歸寢。此時那衆鳥高樓萬

續沉詩人下榻罷哦吟銀河光顯天彌亮野徑荒亮草更深砧杵叮咚敲別院關山杳寫動鄉心寒蛩聲郎知人意噫  
應牀頭破夢魂一宵晚景已過明早老王父子又來相見這長老昨日相見還是王禮今日就行師禮那三個小王  
子對行者八戒沙僧當面叩頭拜問道尊師之兵器還取出來與弟子們看看八戒聞言欣然取出釘耙拋在地下沙  
僧將寶杖拋出倚在牆邊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莫想拿動半分毫  
大王子見了叫道兄弟莫費力了師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我的耙也沒多重只有一藏之  
數連柄五零零四十八斤三王子問沙僧道師父寶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零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  
棒看行者去耳朵裏取出一個針兒來迎風幌一幌就有碗來粗細直直的豎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懼眾官員個  
個心驚三個小王子禮拜道猪師沙師之兵俱隨身帶在衣下即可取之孫師爲何自耳中取出見風即長何也行者  
笑道你不知我這棒不是凡間等閑可有者這棒是鴻濛初判陶鎔鐵大禹神人親所設湖海江河淺共深會將此  
棒知之切開山治水太平時流落東洋鎮海關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長能光潔老孫有分取將來變化無窮隨口  
訣要大彌於宇宙間要小却似針兒節棒之如意號金箍天上人間稱一絕重該一萬三千五百斤或粗或細能生滅  
也會助我鬧天宮也會隨我攻地闕伏虎降龍處處通煉魔除怪方方徹舉頭一指太陽昏天地鬼神皆膽怯混沌時  
傳到至今原來不是凡間鐵那王子聽言個個頂禮不盡三人向前重重拜禮虔心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學那  
般武藝王子道願使棍的就學棍使鈇的就學鈇愛用杖的就學杖行者笑道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無力量使不  
得我們的兵器恐學之不精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古人云訓教不嚴師之惰學問無成子之罪汝等既有誠心可去焚  
香來拜了天地我先傳你些神力然後可授武藝三個小王子聞言滿心歡喜即便親抬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禮拜拜  
畢請師傳法行者轉下身來對唐僧打禮道告尊師恕弟子之罪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救脫弟子秉教沙門  
一向西來雖不會重報師恩却也會渡水登山竭盡心力今來佛國之鄉幸遇賢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學武藝彼既爲  
我等之徒弟卽爲我師之徒孫也謹稟過我師庶好傳授三藏十分大喜八戒沙僧見行者行禮也卽轉身朝三藏磕  
頭道師父我等懇懇拙口鈍腮不會說話望師父高坐法位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要要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三  
藏俱欣然允之行者纔教三個王子都在暴紗亭後面靜室之間畫了畧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內一個個瞑目寧神這  
裏却暗暗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將仙氣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歸本舍傳與口訣各授得萬千之膂力運添



了火候，却像個脫胎換骨之法，連過了子午周天，那三個小王子，方纔甦醒，一齊爬將起來，抹抹臉，精神抖擻，一個個骨壯筋強，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二王子就輪得九齒鉞，三王子就舉得降妖杖，老王見了歡喜不勝，又排素宴，啓謝他師徒四衆，就在筵前各傳各授，學棍的演棍，學鉞的演鉞，學杖的演杖，雖然打幾個轉身，丟幾般解數，此等終是凡夫，有些着力，走一路便喘氣，噓噓不能奈久，其進退攻揚，豈能有變化自然之妙也？當日收了筵宴，次日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感蒙神師授賜了膂力，縱然輪得師的兵器，只是轉換艱難，意欲命匠依神師兵器式樣，減削斤兩，打造一般，未知師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說得有理，我們的器械，一則你們使不得，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正該另造另造。王子隨即宣召鐵匠，買辦鋼鐵萬斤，就在王府內前院搭廠支爐鑄造。先一日將鋼鐵煉熟，次日請行者三人，將金箍棒、九齒鉞、降妖杖，都取出放在蓬廠之間，看樣造作。遂此晝夜不收噫，這兵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一刻不可離者，各藏在身，自有許多光彩護體，今放在廠中幾日，那霞光有萬道冲天，瑞氣有千條罩地，其夜有一妖精，離城只有七十里遠近，山喚豹頭山，洞喚虎口洞，夜坐之間，忽見霞光瑞氣，即駕雲來看，見光彩起處，是王府之內，他按下雲頭，近前觀看，乃是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愛，道好寶貝，好寶貝，這是甚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緣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他愛心一動，弄起威風，將三般兵器一股收之，竟轉本洞，正是那：道不須與離可離，非道也，神兵盡落空，枉費參修者。畢竟不知怎生尋得兵器，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鉞會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却說那院中幾個鐵匠，因連日辛苦，夜間俱自睡了，及天明起來，打造蓬下不見了三般兵器，一個個呆掙神驚，四下尋找，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那鐵匠一齊磕頭道：小主啊，神師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裏去了，小王子聽言，心驚膽戰，道：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暴紗亭看時，見白馬尚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師父還睡哩，沙僧道：起來了，即將房門開了，讓王子進裏看時，不見兵器，慌慌張張問道：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行者跳起道：不會收啊，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見了，八戒連忙爬起道：我的鉞在麼？小王道：適纔我等出來，只見衆人前後找尋不見，弟子恐是師父收了，却纔來問老師的寶貝，俱是能長能消，想必藏在身邊，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尋去來，隨至院中，蓬下果然不見踪影，八戒道：這是這夥鐵匠偷了，快拿出來，略遲了些兒，就都打死，打死，那鐵匠慌得磕頭滴淚道：爺爺，我們連日辛苦，夜間睡着，及至天明起來，遂不見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麼拿得動，望爺爺饒命，饒命，行者無語，暗恨道：還是

我們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樣，就該收在身邊。怎麼却丟放在此。那寶貝霞彩光生，想是驚動甚麼歹人。今夜竊去也。八戒不信道：哥哥說那裏話。這般個太平境界，又不是曠野深山，怎得個歹人來。定是鐵匠欺心。他見我們的兵器光彩，認得是三件寶貝，連夜走出王府，夥些人來，拾的拾，拉的拉，偷出去了。拿過來打呀，打呀。衆匠只是磕頭發誓，正嚷處，只見老王子出來，問及前事，却也面無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師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餘人，也禁挫不動。况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膽海口，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這城中軍民匠作人等，也頗懼孤之法度，斷是不敢欺心。望神師再思可矣。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須苦賴鐵匠。我問殿下，你這州城四面，可有甚麼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師此問，甚是有理。孤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頭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往人言洞內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訪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不消講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寶貝，一夜偷將去了。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着師父，護着城池，等老孫尋訪去來。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一一煉造好猴王，辭了三藏，吻喙一聲，形影不見。早跨到豹頭山上，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一瞬即到，竟上山峯觀看，果然有些妖氣，真是龍脈悠長，地形遠大。尖峯挺挺，插天高陡，澗沉沉流水急，山前有瑤草鋪茵，山後有奇花佈錦。喬松老柏，古樹修篁，山鴉山鶻，亂飛鳴野。鶴野猿皆嘯嘖，懸崖下麋鹿雙雙，峭壁前，攏狐對對，一起一伏，遠來龍九曲，九灣，潛地脈，埂頭相接，玉華州，萬古千秋，興勝處。行者正然看時，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急回頭視之，乃兩個狼頭妖怪，朗朗的說着話，向西北上走。行者揣道：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孫跟他去聽聽，看他說些甚的。捨着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做個蝴蝶兒，展開翅，翩翩翻翻，竟自趕上。果然變得有樣範。一雙粉翅，兩道銀鬚，乘風飛去，急映日舞來，徐渡水過牆，能疾俏，偷香弄絮，甚歡娛。體輕偏愛鮮花，味雅態芳，情任卷舒。他飛在那個妖精頭直上，飄飄蕩蕩，聽他說話，那妖猛的叫道：二哥，我大王連日饒倖，前月裏得了一個美人兒，在洞內盤桓，十分快樂。昨夜裏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無價之寶。明朝開宴慶釘鉤會哩。我們都有受用。這個道我們也有些德倖，拿這二十兩銀子買猪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吃幾壺酒兒，把東西開個花帳兒，落他二三兩銀子，買件綿衣過寒，却不是好。兩個怪說說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飛。行者聽得要慶釘鉤會，心中暗喜，欲要打殺他，爭奈不干他事。况手中又無兵器，他即飛向前邊，現了本相，在路口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身邊，被他一口法唾噴將去，念一聲唵吽呢喇，即使個定身法，把兩個狼頭精定住。眼睜睜口也難開，直挺挺，雙腳站住。又將他扳翻倒，揭衣搜檢，果是有二十兩銀子，着一條搭包兒，打在腰間裙帶上。又各掛着一個粉漆牌兒，一個

上寫着刁鑽古怪。一個上寫着古怪刁鑽。沒甚說好。大聖取了他銀子，解了他牌兒，返跨步回至州城。到王府中，見了王子唐僧，並大小官員、匠人等，具言前事。八戒笑道：「想是老豬的寶貝霞彩光明，所以買豬羊治筵席慶賀哩。但如今怎得他來？」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且將這銀子賞了匠人，教殿下尋幾個豬羊。八戒，你變做刁鑽古怪，我變做古怪刁鑽。沙僧裝做個販豬羊的客人，走進那虎口洞裏，得便處各人拿了兵器，打絕那妖邪，回來却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不宜遲，快走。」老王果依此計，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四五腔羊。他三人辭了師父，在城外大顯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怎生變得他模樣？」行者道：「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裏，直到明日此時方醒。我記得他的模樣，你站下等我教你變。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樣了。那獸子真個口裏念着咒，行者吹口仙氣，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行者即變做古怪刁鑽，腰間也帶了一個牌兒。沙僧打扮得像個販豬羊的客人，一起兒趕着豬羊上大路，竟奔山來，不多時進了山凹裏，又遇見一個小妖，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看那圓溜溜兩隻眼，如燈幌亮，紅刺熒一頭毛，似火飄光，糟鼻子，狻猊口，獠牙尖利，查耳朵，砍額頭，青臉泡浮身，穿一件淺黃衣，足踏一雙莎蒲履，英雄糾糾若兇神，急急忙忙如惡鬼。那怪左腦下挾着一個彩漆的請書匣兒，迎著行者叫道：「古怪刁鑽，你兩個來了，買了幾口豬羊？」行者道：「這趕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誰？」行者道：「就是販豬羊的客人。」還少他幾兩銀子，帶他來家取的你，往那裏去？」那怪道：「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明日赴會。」行者綽他的口氣兒，就問：「共請多少人？」那怪道：「請老大王坐首席，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衆，約有四十多位。」正說處，八戒道：「去罷去罷，豬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着等我討他帖兒看看。」那怪見自家人，即揭開取出遞與行者。行者展開看時，上寫着：「明辰敬治餚酌，慶釘鉞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行者看畢，仍遞與那怪。那怪放在匣內，竟往東南上去了。沙僧問道：「哥哥帖兒上是甚麼話頭？」行者道：「乃慶釘鉞會的請帖，名字寫着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沙僧笑道：「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八戒聽言，笑道：「是老豬的貨了。」行者道：「怎見得是你的貨？」八戒道：「古人云：獼母豬專趕金毛獅子，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他三人說說笑笑，趕着豬羊，却就望見虎口洞門，但見那門兒外，周圍山遶翠，一脈氣連城，峭壁拔青蔓，高崖掛紫荆，鳥聲深樹，花影洞門，迎不亞桃源洞，堪宜避世情。漸漸近於門口，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在那花樹之下，頑耍忽聽得八戒呵呵趕豬羊到時，都來

迎接便就捉豬的捉豬捉羊的捉羊一齊捆倒早驚動裏面妖王領十數個小妖出來問道你兩個來了買了多少豬羊行者道買了八口豬七腔羊共十五個牲口豬銀該一十六兩羊銀該九兩前者領銀二十兩還欠五兩這個就是客人跟來找銀子的妖王聽說即喚小的們取五兩銀子打發他去行者道這客人一則來找銀子二來要看看嘉會那妖大怒罵道你這個刁鑽兒慳懶你買東西罷了又與人說甚麼會不會八戒上前道主人公得了寶貝誠是天下之奇珍就教他看看怕怎的那怪咄的一聲道你這古怪也可惡我這寶貝乃是玉華州城中得來的倘這客人看了去那州中傳說說得人知那王子一時來訪求却如之何行者道主公這個客人乃乾方集後邊的人去州許遠又不他城中人也那裏去傳說二則他肚裏也餓了我兩個也未會吃飯家中有現成酒飯賞他些喫了打發他去罷說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兩銀子遞與行者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客人收了銀子我與你進後面去吃些飯來沙僧仗着膽同八戒行者進於洞內到二層廠廳之上只見正中間桌上高高的供養着一柄九齒釘鈹真是光彩映目東山頭靠着一條金箍棒西山頭靠着一條降妖杖那怪王隨後跟着道客人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鈹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萬莫與人說沙僧點頭稱謝了噫這正是物見主必定取那八戒一生是個魯莽的人他見了釘鈹那裏與他較甚麼情節跑上去拿下來輪在手中現了本相丟了解數望妖精劈臉就築這行者沙僧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現了原身三弟兄一齊亂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轉入後邊取一柄四明鎚桿長鐔利趕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般兵器厲聲喝道你是甚人敢弄虛頭騙我寶貝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賊毛團你是認我不得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爲師學習武藝將我們寶貝作樣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這賊毛團夤夜入城偷來倒說我弄虛頭騙你寶貝不要走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嘗嘗那妖精就舉鎚來敵這一場從天井中門出前門看他三僧攬一怪好殺呼呼棒若風滾滾鈹如雨降妖杖舉滿天霞四明鎚伸雲生綺好似三仙煉大丹火光彩幌驚神鬼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盜寶多無禮天蓬八戒顯神通大將沙僧英更美兄弟合意運機謀虎口洞中興鬥起那怪豪強弄巧乖四個英雄堪廝比當時殺至日頭西妖邪力軟難相抵他們在豹頭山戰鬥多時那妖精抵敵不住向沙僧前喊一聲看鎚沙僧讓個身法躲過妖精得空而走向東南巽宮上乘風飛去八戒拽步要趕行者道且讓他去自古道窮寇勿追且只來斷他歸路八戒依言三人竟至洞口把那百十個若大若小的妖精盡皆打死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馬鹿山羊被大聖使個手法將他那洞裏細

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猪羊，通皆帶出。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八戒使兩個耳朵癩風，把一個巢穴一時燒得乾淨，却將帶出的諸物，即轉州城。此時城門尚開，人家未睡。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暴紗亭盼望，只見他們撲哩撲刺的丟下一院子死獸猪羊及細軟物件，一齊叫道：「師父，我們已得勝回來也。」那殿下嚙嚙相謝。唐長老滿心歡喜，三個小王子跪拜於地。沙僧攙起道：「且莫謝，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來？」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們取了兵器，打出門來。那老妖是個金毛獅子，他使一柄四明鎗，與我等戰到天晚，敗陣逃生，往東南上走了。我等不會趕他，却掃除他歸路，打殺這些羣妖，搜尋他這些物件，帶將來的。」老王聽說，又喜又憂，喜的是得勝而回，憂的是那妖日後報讎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慮之熟處之當矣，一定與你掃除盡絕。」方纔起行，決不至貽害於後。我午間去時，撞見一個青臉紅毛的小妖，送請書，我看他帖子上寫着「明辰敬治，鏘酌慶釘鉅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纔那妖精敗陣，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明辰斷然尋我們報讎，當情與你掃蕩乾淨。老王稱謝了，擺上晚齋，師徒們齋畢，各歸寢處不題。却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處，喚名「九曲盤桓洞」中的九靈元聖，是他的祖翁。當夜足不停風，行至五更時分，到於洞口敲門而進。小妖見了道：「大王，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老爺留他住到今早，欲同他來赴你釘鉅會，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妖精道：「不好說，不好說，會成不得了。」正說處，見青臉兒從裏邊走出道：「大王，你來怎的？」老大大王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妖精慌張張的，只是搖手不言。少頃，老妖起來了，喚入這妖精，手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邊淚落。老妖道：「賢孫，你昨日下午，今早正欲來赴會，你又親來，爲何發悲煩惱？」妖精叩頭道：「小孫前夜對月閑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沖空，急去看時，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齒鎚，一件是寶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孫即使神法攝來，立名釘鉅嘉會。着小的們買猪羊果品等物，設宴慶會。請祖爺賞賞之，以爲一樂。昨差青臉來送東之後，只見原差買猪羊的刁鑽兒等趕着幾個猪羊，又帶了一個販賣的客人來找銀子。他定要看會去，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不容他看。他又說肚中饑餓，討些飯吃。因教他後邊吃飯，他走到裏邊，看見兵器，說的是他的三人，就各搶去一件，現出原身。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尙，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尙，他都不分好歹，喊一聲亂打，是小孫急取四明鎗趕出，與他相持。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因過州城，倒換關文，被王子留住，習學武藝，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造。」

放在院內，被我偷來，遂此不忿相持。不知那三個和尚叫做甚名，却俱有本事。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所以敗走。祖爺處望拔刀相助，拿那和尚報讎。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老妖聞言，默想片時，笑道：「原來是他。我賢孫，你錯惹了他也。」妖精道：「祖爺，知他是誰？」老妖道：「那長嘴大耳者，乃猪八戒；晦氣色臉者，乃沙和尚。這兩個猶可。那毛臉雷公嘴者，叫做孫行者。這個人其實神通廣大，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十萬天兵也不會拿得住。他專意尋人的，他便就是個搜山揭海、破洞攻城、鬧禍的個都頭。你怎麼惹他也罷，等我和你去把那廝連玉華王子都擒來，替你出氣。那妖精聽說，卽叩頭而謝。當時老妖點揉獅雪獅，後貌白澤，伏狸搏象諸孫，各執鋒利器械，黃獅引領，各縱狂風，竟至豹頭山界。只聞煙火之氣撲鼻，又聞得有哭泣之聲。仔細看時，原來是刁鑽古怪二人在那裏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喝道：「你是真刁鑽兒，假刁鑽兒？」二怪跪倒，噙淚叩頭道：「我們怎是假的？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豬羊，走至山西邊大路之上，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和尚，他啞了我們一口。我們就腳軟口強，不能言語，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銀子搜了去。脾兒解了去，我兩個昏昏沉沉，直到此時纔醒。及到家見煙火未息，房舍盡皆燒了，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故在此傷心痛哭。不知這火是怎生起的，那妖精聞言，止不住淚如泉湧，雙腳齊跌，喊聲振天，恨道：「禿廝十分作惡，怎麼幹出這般毒事，把我洞府燒盡，美人燒死，家當老小一空，氣殺我也，氣殺我也。」老妖叫揉獅扯他過來，道：「賢孫，事已至此，徒惱無益，且養全銳氣，到州城裏拿那和尚去。那妖精猶不肯住，哭道：「老爺，我們個山場非一日治的，今被這禿廝盡毀，我却要此命做甚的，掙起來往石崖上撞頭磕腦，被雪獅揉獅等苦勸方止。當時丟了此處，都奔州城，只聽得那風滾滾，霧騰騰，來得甚近，說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拖男挾女，顧不得家私，都往州城中走，走入城門，將門閉了。有人報入王府，中道禍事，禍事。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紗亭吃早齋，聽得人報禍事，却出門來問衆人道：「一羣妖精飛沙走石，噴霧掀風的，來近城了。」老王大驚道：「怎麼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敗陣往東南方去，夥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等我同兄弟們出去，吩咐教關了四門，汝等點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點起人夫上城，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點劄，旌旗蔽日，炮火連天。行者三人却半雲半霧出城迎敵。這正是：失却慧兵緣，不謹頓教魔起，喪邪凶。畢竟不知這場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師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

却說孫大聖同八戒、沙僧出城頭，觀面相迎，看那夥妖精都是些雜毛獅子、黃獅精在前引領，後貌獅、搏象獅在左、白

澤獅伏狸獅在右，揉獅雪獅在後，中間却是一個九頭獅子，那青臉兇怪執一面錦繡團花寶幢，緊挨着九頭獅子，刁鑽古怪兒，古怪刁鑽兒，打兩面紅旗，齊齊的都佈在坎宮之地，八戒莽撞走近前，罵道：偷寶貝的賊怪，你去那裏夥，這幾個毛團來此怎的？黃獅精切齒罵道：潑猴，你昨日三個敵我一個，我敗回去，讓你爲人罷了，你怎麼這般狠惡，燒了我的洞府，損了我的山場，傷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讎深如大海，不要走，吃你老爺一鎗，好八戒舉鎗就迎兩個，纔交手，還未見高低，那揉獅精輪一根鐵蒺藜，雪獅精使一條三楞簡，徑來奔打八戒，發一聲喊道：來得好，你看這壁廂，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見那狡狴精、白澤精與搏象、伏狸、二精一擁齊上，這裏孫大聖使金箍棒，架住羣精，發狻使悶棍，白澤使銅鎚，搏象使鋼鎗，伏狸使鉞斧，那七個獅子精，這三個狼和尚好殺，棍鎚鎗斧三楞簡，蒺藜骨朵四明鎚，七獅七器甚鋒芒，圍戰三僧齊吶喊，大聖金箍鐵棒兇，沙僧寶杖人間罕，八戒顛風騁勢雄，釘鉞幌亮光華，慘前遮後擋，各施功，左架右迎，都勇敢，城頭王子助威風，擂鼓篩鑼齊壯膽，投來搶去弄神通，殺得昏濛天地反，那一夥妖精齊與大聖三人戰經半日，不覺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看腳軟，虛幌一鉞，敗下陣去，被那雪獅揉獅二精喝道：那裏走？看打獸子，驟閃不及，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箇睡在地下，只叫罷了罷了，兩個精把八戒採髮拖尾，扛將去，見那九頭獅子報道：祖爺，我等拿了一個來也，說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戰敗，衆妖精一齊趕來，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碎噴將去，叫聲變，即變做百十個小行者，圍圍繞繞，將那白澤、狡狴、搏象、伏狸，并金毛獅怪圍裏在中，沙僧行者却又上前攢打，到晚，拿住狡狴、白澤，走了伏狸、搏象、金毛報知老怪，老怪見失了二獅，吩咐把猪八戒捆了，不可傷他性命，待他還我二獅，却將八戒與他，他若無知，壞了我二獅，即將八戒殺了對命，當晚羣身安歇，城外不題，却說孫大聖把兩個獅子精抬近城邊，老王見了，即傳令開門，差二三十個校尉拿繩扛出門，綁了獅精，扛入城裏，孫大聖收了法毛，同沙僧竟至城樓上，見了唐僧、唐僧道：這場事甚是利害呀，悟能性命不知有無，行者道：沒事，我們把這兩個妖精拿了他那裏，斷不敢傷，且將二精牢拴緊縛，待明早抵換八戒也，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叩頭道：師父，先前賭鬥只見一身，及後伴輪而回，却怎麼就有百十位師身，及至拿住妖精，近城來還是一身，此是甚麼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萬四千毫毛，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萬億之變化，皆身外身之法也，那王子一個個頂禮，即時擺上齋來，就在城樓上吃了，各塚口上都要燈籠旗幟，梆鈴鑼鼓，支更傳箭，放炮吶喊，早又天明，老怪就喚黃獅精，竟定計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自飛空上城，拿他那師父，并那老王父子，先轉九曲盤桓洞，待你得勝回報，黃獅領計，便引揉

獅雪獅搏象伏狸各執兵器到城邊滾風踏霧的索戰這裏行者與沙僧跳出城頭厲聲罵道賊潑怪快將我師弟八戒送還我饒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屍那妖精那容分說一擁齊來這大聖弟兄兩個攔住五個獅子這殺比昨日又甚不同呼呼刮地狂風惡暗暗遮天黑霧濃走石飛沙神鬼怕推林倒樹虎狼驚鋼鎗狼狠銀斧明蕨藜簡鏟太毒情恨奈得團圍吞行者活活捉沙僧這大聖一條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靈沙僧那柄降妖杖靈霄殿外有名聲今番幹運神通廣西域施功掃蕩精這五個雜毛獅子精與行者沙僧正自殺到好處那老怪駕着黑雲徑直騰至城樓上搖一搖頭就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員并守城人夫等都滾下城去被他奔入樓中張開口把三藏與老王子一頓噙出復至坎宮地下將八戒也着口噙之原來他九個頭就有九張口一口噙着唐僧一口噙着八戒一口噙着老王一口噙着大王子一口噙着二王子一口噙着三王子六口噙着六人還空了三張口發聲喊叫道我先去也這五個小獅精見他租得勝一個個愈展雄才行者聞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計急喚沙僧仔細他却把臂膊上毫毛盡皆拔下入口嚼爛噴出變作千百個小行者一擁攻上當時拖倒揉獅活捉了雪獅拿住了搏象精扳翻了伏狸獅將黃獅打死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倒轉走脫了青臉兒與刁鑽古怪刁鑽兒二怪那城上官看見却又開門將繩把四個獅精捆了扛進城去還未發落只見那王妃哭哭啼啼對行者禮拜道神師啊我殿下父子並你師父性命休矣這孤城怎生是好大聖收了法毛對王妃作禮道賢后莫愁只因我拿他七個獅精那老妖弄攝法定將我師父與殿下父子攝去料必無傷待明日絕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還你四個王子那王妃並宮女聞得此言都對行者下拜道願求殿下父子全生這圖堅固拜畢一個個含淚還宮行者吩咐各官將打死那黃獅精剝了皮六個活獅精牢牢拴頭取些齋飯來我們吃了睡覺你們都放心保你無事至次日大聖領沙僧駕起祥雲不多時到於竹節山頭按雲頭觀看好座高山但見

峯排突兀嶺峻崎嶇深澗下潺湲水漱陡崖前錦繡花香回巒重疊古道灣環真是鶴來松有伴果然雲去石無依玄猿覓果向晴暉麋鹿尋花歡日暖青鸞聲漸嘯黃鳥語綿蠻春來桃李爭妍夏至柳槐競茂秋到黃花佈錦冬交白雪飛綿四時八節好風光不亞瀛洲仙景象他兩個正在山頭上看景忽見那青臉兒手拿一條短棍竟跑出崖谷之間行者喝道那裏走老孫來也說得那小妖一翻一滾的跑下崖谷他兩個一直追來又不見蹤跡向前又轉幾步却是一座洞府兩扇花斑石門緊緊關閉門棹上橫嵌着一塊石版楷鐫了十個大字乃是萬靈竹節山



又有兩個和尚來了。老妖道：你大王並揉獅雪獅搏象伏狸，可會來小妖道：不見不見，只是兩個和尚在山峯高處眺望。我看見回頭就跑，他趕將來，我却閉門來也。老妖聽說，低頭不語，半晌忽的吊下淚來，叫聲苦啊！我黃獅孫死了，揉獅孫等又盡被和尚捉進城去矣。此恨怎生報得！八戒在旁邊與王父子唐僧俱攢在一處，恹恹惶惶，受苦聽見老妖說聲，衆孫被和尚捉進城去，暗暗喜道：師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師兄已得勝，捉了衆妖，尋到此間，救拔吾等也。說罷，又聽得老妖叫小的們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兩個和尚進來，一發懲治。你看他身無披掛，手不拈兵，大踏步走到前邊，只聞得孫行者吶喝哩。他就大開了洞門，不答話，徑奔行者。行者使鐵棒當頭支住，沙僧輪寶杖就打。那老妖把頭搖一搖，左右八個頭一齊張開口，把行者沙僧輕輕的，又啣於洞內，教取繩索來，那刁鑽古怪，刁鑽與青臉兒是昨夜逃生而回者，即拿兩條繩，把他二人着實捆了。老妖問道：你這潑猴，把我那七個兒孫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尚四個，王子四個也，足以抵得我兒孫之命。小的們選荊條柳棍來，且打這猴頭一頓，與我黃獅孫報報冤讎。那三個小妖各執柳棍，專打行者。行者本是熬煉過的身體，那些些柳棍兒，只好與他拂癢。他那裏做聲，憑他怎麼捶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與王子見了一個個毛骨悚然，少時，打折了柳棍，直打到天晚，也不計其數。沙僧見打得多了，甚不過意，道：我替他打百十下罷。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一個個挨次兒打將來。八戒着忙道：後日就打到我老豬也，打一會漸漸的天昏了。老妖叫小的們且住，點起燈火來，你們喫些飲食，讓我到錦雲窩略睡去。汝三人都是遭過害的，却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個小妖。移過燈來，拿柳棍又打行者。腦蓋就像敲梆子一般，剔剔托托，剔剔緊幾下，慢幾下，夜將深了，却都盹睡。行者就使個遁法，將身一小脫出繩來，抖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朵內取出棒來，幌一幌，有吊桶粗細，二丈長，短朝着三個小妖道：你這孽畜，把你老爺就打了許多棍子，老爺還只照舊，老爺也把這棍子略揠你揠，看道如何。把三個小妖輕輕一揠，就揠做三個肉餅，却又剔亮了燈，解放沙僧。八戒道：忍不住大聲叫道：哥哥，我的手腳都腫了，倒不來先解放我。這獸子喊了一聲，却早驚動老妖。老妖一轆轤爬起來道：是誰人解放那行者？聽見一口吹息燈也，顧不得沙僧等衆，使鐵棒打破幾重門走了。那老妖到中堂裏，叫小的們怎麼沒了燈光，只莫走了人也。叫一聲，沒人答應，又叫一聲，又沒人答應，及取燈火來看時，只見地上血淋淋的三塊肉餅。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只不見了行者。沙僧點着火，前後趕看，只見沙僧還背貼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捽倒，照舊捆了。又找尋行者，但見幾層門盡皆損破，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趕，將破門補的補，遮的遮，固守家業。

不題却說孫大聖出了那九曲盤桓洞跨祥雲徑轉玉華州但見那城頭上各方的土地神祇與城隍之神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麼今夜纔見城隍道小神等知大聖下降玉華州因有賢王款留故不敢見今知王等遇怪大聖降魔特來叩接行者正在噴怪處又見金頭揭諦六丁六甲神將押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聖吾等捉得這個土地兒來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節山護我師父却怎麼嚷到這裏丁甲神道大聖那妖精自你逃時復捉住捲簾大將依然細了我等見他法力甚大却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聖問他一問便好處治救聖僧賢王之苦行者聽言甚喜那土地戰兢兢叩頭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爲祖翁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號爲九靈元聖若得他滅須去到東極妙巖宮請他主人公來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行者聞言思憶半晌道東極妙巖宮是太乙救苦天尊啊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這等說便教揭諦金甲還同土地回去暗中護祐師父師弟並州王父子本處城隍守護城池衆神各各遵守去訖這大聖縱筋斗雲連夜前行約有寅時到了東天門外正撞着廣目天王與天丁力士一行儀從衆皆停住拱手迎道大聖何往行者對衆禮畢道前去妙巖宮走走天王道西天路不走却又東天來做甚行者道因到玉華州蒙州王相款遣三子拜我等弟兄爲師習學武藝不期遇着一夥獅怪今訪得妙巖宮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欲請他來降怪救師天王道那廂因你欲爲人師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行者笑道正爲此正爲此衆天丁力士一個個拱手讓道而行大聖進了東天門不多時到妙巖宮前但見彩雲重疊紫氣籠蔥瓦漾金波鏡門排玉獸崇花盈雙闕紅霞遠日映鸞林翠露籠籠果然是萬真環拱千聖興隆殿閣層層錦牕軒處處通蒼龍盤護神光藹黃道光輝瑞氣濃這的是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巖宮那宮門內立着一個穿寬袖的仙童忽見大聖卽入宮報道爺爺外面是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太乙救苦天尊聽得卽喚侍衛衆仙迎接迎至宮中只見天尊高坐九色蓮花座上百億瑞光之中見了行者下座來相見行者朝上施禮天尊答禮道大聖這幾年不見前聞得你棄道歸佛保唐僧西天取經想是功行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却也將近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華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孫等爲師習學武藝把我們三件兵器照樣打造不期夜間被賊偷去天明尋找原是城北豹頭山虎口洞一個金毛獅子成精盜去老孫用計取出那精就夥了若干獅精與老孫大鬧內有一個九頭獅子神通廣大將我師父與八戒並王父子四人都啣去到一竹節山九曲盤桓洞次日老孫與沙僧跟尋亦被啣去老孫被他細打無數幸而弄法走了他們正在彼處受罪問及當坊土地始

知天尊是他主人特來奉請收降解救。天尊聞言，卽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那獅奴熟睡被衆將推搖，方醒。揪至中廳來見。天尊問道：獅獸何在？那奴兒垂淚叩頭，只教饒命。饒命。天尊道：孫大聖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說爲何？不謹走了九頭獅子。獅奴道：爺爺，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見一瓶酒，不知偷去喫了，不覺沉醉，睡着失於拴鎖。是以走了。天尊道：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喚做輪迴瓊液。你喫了該醉三日不醒。那獅獸今走幾日了？大聖道：據土地說，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了。天宮裏一日，在凡世就是一年。叫獅奴道：你且起來，饒你死罪。跟我與大聖下方去收他來。汝衆仙都回去，不用跟隨。天尊遂與大聖、獅奴、駕雲，竟至竹節山，只見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本山土地，都來跪接。行者道：汝等護祐，可曾傷着我師衆神道？妖精着了惱，睡了，更不會動甚刑罰。天尊道：我那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他喊一聲，上通三聖，下徹九泉等閑，也便不傷生。孫大聖，你去他門首索戰，引他出來。我好收之。行者聽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罵道：癡妖精，還我人來也。癡妖精，還我人來也。連叫了數聲，那老妖睡着了，無人答應。行者性急起來，輪鐵棒往內打進，口中不住的喊罵。那老妖方纔驚醒，心中大怒，爬起來喝一聲：趕戰。搖搖頭，便張口來啣行者回頭，跳出妖精趕到外邊，罵道：賊猴那裏走。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你還敢這等大膽無禮。你死活也不知道哩。這不是你老爺主公在此，那妖精趕到崖前，早被天尊念聲呪語，喝道：元聖兒，我來了。那妖認得是主人，不敢展揮。四隻脚伏之於地，只是磕頭。旁邊跑過獅奴兒，一把搗住項毛，用拳着項上，打穀百十口裏罵道：你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獅獸合口無言，不敢搖動。獅奴兒打得手困，方纔住了。卽將錦驪安在他身上。天尊騎了，喝聲教走。他就縱身駕起綵雲，徑轉妙巖宮去。大聖望空稱謝了，却入洞中，先解玉華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並三王子，共搜他洞裏物件，逍遙停停，將衆領出門外。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前後堆上，放起火來，把一個九曲盤桓洞，燒做個烏焦破瓦窰。大聖又發放了衆神，還教土地在此鎮守。却令八戒、沙僧各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馱回州。他攬着唐僧，不多時，到了州城。天色漸漸晚，當有妃后官員都來接見了，擺上齋筵，共坐享之。長老師徒還在暴紗亭安歇。王子們入宮，各寢一宵無話。次日，王又傳旨，大開素宴，合府大小官員，一一謝恩。行者又叫屠子來，把那六個活獅子殺了。共那黃獅子都剝了皮，將肉安排將來受用。殿下十分歡喜，卽命殺了，把一個留在本府內，外人用一個與王府長史等官分用。把五個都剝做一二兩重的塊子，差校尉給散州城內外軍民人等。各喫些須，一則嘗嘗滋味，二則押押驚恐。那些家家戶戶，無不瞻仰。又見那鐵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對行者磕頭道：爺爺小的們工都完了。問道：各重多

少斤兩。鐵匠道：金箍棒有千斤，九齒鉞與降妖杖各有八百斤。行者道：也罷，叫請三位王子出來，各人執兵器。三子對老王道：父王今日兵器完矣。老王道：爲此兵器幾乎傷了我父子之命。小王子道：幸蒙神師施法，救出我等，却又掃蕩妖邪，除了後患，誠所謂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也。當時老王子賞勞了匠作，又至暴紗亭拜謝了師恩。三藏又教大聖等快傳武藝，莫誤行程。他三人就各輪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傳授。不數日，那三個王子盡皆操演精熟。其餘攻退之方，緊慢之法，各有七十二到，解數無不知之一。則那諸王子心堅，二則虧孫大聖先授了神力，此所以那千斤之棒，八百斤之鉞杖，俱能舉能運，較之初時自家弄的武藝，真天淵也有詩爲證。緣因善慶遇神師，習武何期動怪獅。掃蕩羣邪安社稷，皈依一體定邊夷。九靈數合元陽理，四面精通道果之。授受心明遺萬古，玉華永樂太平時。那王子又大開筵宴，謝了師教，又取出一大盤金銀，用答微情。行者笑道：快拿進去，快拿進去。我們出家人，要他何用？八戒在旁道：金銀實不敢受，奈何我這件衣服被那些獅子精扯拉破了，但與我們換件衣服，足爲愛也。那王子隨命針工，照依色樣，取青錦、紅錦、茶褐錦各數疋，與二位各做了一件。三人欣然領受，各穿了錦布直裰，收拾了行裝起程。只見那城內城外，若大若小，無一人不稱是羅漢臨凡，活佛下界，鼓樂之聲，旌旗之色，盈街塞道。正是：家家戶戶外焚香火，處處門前獻彩燈。送至許遠方回，他四衆方得離城西去。這一去頓脫羣獅潛心正果，正是：無慮無憂來佛界，誠心誠意上雷音。畢竟不知到靈山還有幾多路程，何時行到，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

修禪何處用工夫，馬劣猿頑速剪除。牢捉牢拴生五彩，暫停暫住墮三途。若教自在神丹漏，纔放從容玉性枯。喜怒憂思須掃淨，得玄得妙恰如無。

話表唐僧師徒四衆，離了玉華城，一路平穩，誠所謂極樂之鄉。去有五六日程途，又見一座城池。唐僧問行者道：此又是甚麼處所？行者道：是座城池，但城上有杆無旗，不知地方。俟近前再問。及至東關廂，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嘩，米市油房熱鬧，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閑遊的浪子，見豬八戒嘴長沙和尚臉黑，孫行者眼紅，都擁擁簇簇的爭看。只是不敢近前而問。唐僧捏着一把汗，惟恐他們惹禍。又走過幾條巷口，還不到城，忽見有一座山門，門上有慈雲寺三字。唐僧道：此處略進去歇歇馬，打一個齋如何？行者道：好好四衆，遂一齊而入。但見那裏邊：珍樓壯麗，寶座崢嶸，佛閣高雲外，僧房靜月中，丹霞縹緲，浮屠挺碧，樹陰森輪藏，清眞淨土假龍宮。大雄殿上紫雲籠，兩廊不絕閑人戲，一塔常開有

客登爐中香火時時熱臺上燈花夜夜燐忽聞方丈金鐘韻應佛僧人朗誦經因衆正看時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對唐僧作禮道老師何來唐僧道弟子中華唐朝來者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攙起道院主何爲行此大禮那和尚合掌道我這裏向善的人看經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纔見老師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當下拜唐僧笑道惶恐惶恐我弟子乃行脚僧有何受用若院主在此閑養自在纔是享福哩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唐僧方纔招呼徒弟進來原來行者三人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他都背着臉牽着馬守着担立在一處和尚不會在心忽的聞唐僧叫徒弟他三人方纔轉面那和尚見了慌得叫爺爺呀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唐僧道醜則雖醜倒頗有些法力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正說處裏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那三位是他高徒衆僧且喜且懼道老師中華大國到此何爲唐僧言我奉唐王聖旨向靈山拜佛求經適過寶方特奔上刹一則求問地方二則打頓齋食就行那僧人個個歡喜又邀入方丈方丈內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道先進去的又叫道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原來中華有俊的有醜的俊的眞個難描難畫醜的却十分古怪那許多僧衆齋主都來相見見畢各坐下茶罷唐僧問道貴處是何地名衆僧道我這裏乃天竺國外郡金平府是也唐僧道貴府至靈山還有許多遠近衆僧道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這是我等走過的西去到靈山我們未走不知還有多少路不敢妄對唐僧謝了少時擺上齋來齋罷唐僧要行却被衆僧並齋主教留道老師寬住一二日過了元宵耍耍去不妨唐僧驚問道弟子在路只知有山有水怕的是逢怪逢魔把光陰都錯過了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衆僧笑道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故不以此爲念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試燈後日十五上元直至十八九方纔謝燈我這裏人家好事本府太守老爺愛民各地方俱高張燈火徹夜笙簫還有個金燈橋乃上古傳留至今豐盛老爺們寬住數日我荒山頗管待得起唐僧無奈遂俱住下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乃是街坊衆信人等送燈來獻佛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燈各自歸寢次日寺僧又獻齋吃罷同步後園閑耍果然好個去處正是時維正月歲屆新春園林幽雅景物妍森四時花木爭奇一派峯巒疊疊芳草階前萌動老梅枝上生馨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金谷園富麗休誇朝川圖流風慢說水流一道野鳧出沒無常竹種千竿墨客推敲未定芍藥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天機方醒山茶花紅梅花迎春花瑞香花豔質先開陰崖積雪猶含凍遠樹浮煙已帶春又見那鹿向地邊照影鶴來松下聽琴東幾度西幾亭客來留宿南幾堂北幾塔僧靜安禪花卉中有一兩座養性樓重

簷高拱山水內有三四處煉魔室靜几明牒真個是天然堪隱逸又何須他處覓蓬瀛。師徒們翫賞一日殿上看了燈又都去看燈遊戲但見那瑤瓊花城琉璃仙洞水晶雲母諸宮似重重錦繡疊疊玲瓏星橋影幌乾坤動看數株火樹搖紅六街簫鼓千門壁月萬戶香風幾處鬚峯高聳有魚龍出海鸞鳳騰空羨燈光月色和氣融融綺羅隊裏人喜聽笙歌車馬轟轟看不盡花容玉容風流豪俠佳景無窮。三藏與衆僧在本寺內看了燈又到東關廂各街上遊戲到二更時方纔回轉安置次日唐僧對衆僧道弟子原有掃塔之願趁今日上元佳節請院主開了塔門讓弟子了此願心衆僧隨開了門沙僧取了袈裟隨從唐僧到了一層就披了袈裟拜佛齋祝畢即將筥帚掃了一層卸了袈裟付與沙僧又掃二層一層層直掃上絕頂那塔上層層有佛處處開牒掃一層賞說讚羨一層掃畢下來天色已晚又都點上燈火此夜正是十五元宵衆僧道老師父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今晚正節進城看看金燈如何唐僧欣然從之同行者三人及衆僧進城看燈正是三五良宵節上元春色和花燈懸鬧市齊唱太平歌又見那六街三市燈亮半空一鑑初升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燈映月增一倍光輝月照燈添十分燦爛觀不盡鐵鎖星橋看不了燈花火樹雪花燈梅花燈春冰剪碎繡屏燈畫屏燈五彩攢成核桃燈荷花燈燈樓高掛青獅燈白象燈燈架高擎蝦兒燈鰲兒燈棚前高弄羊兒燈兔兒燈簷下精神鷹兒燈鳳兒燈相連相併虎兒燈馬兒燈同走同行仙鶴燈白鹿燈壽星騎坐金魚燈長鯨燈李白高乘鰲山燈神仙聚會走馬燈武將交鋒萬千家燈火樓臺十數里雲煙世界那壁廂索琅琅玉斝飛來這壁廂轆轤香車過盡看那紅妝樓上倚着欄隔著簾並着肩攜手雙雙美女貪歡綠水橋邊鬧噪噪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對對遊人戲綵滿城中簫鼓喧嘩徹夜裏笙歌不斷有詩爲證。錦繡場中唱彩蓮太平境內簇人煙燈明月皎元宵夜雨順風調大有年。此時正是金吾不禁亂烘烘的無數人烟有那跳舞的躡蹠的裝鬼的騎象的東一攬西一簇看之不盡却纔到金燈橋上唐僧與衆僧近前看處原來是三盞金燈那燈有缸來大上照着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都是細金絲兒編成內托着琉璃薄片其光幌月其油噴香唐僧回問衆僧道此燈是甚油怎麼這等異香撲鼻衆僧道老師不知我這府後有一縣名喚旻天縣縣有二百四十里每年審造差徭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府縣的各項差徭猶可惟有此大戶甚是吃累每家當一年要使二百多兩銀子此油不是尋常之油乃是酥合香油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每一觔值三十二兩子三盞燈每缸有五百觔三缸共一千五百觔共該銀四萬八千兩還有雜項繳纏使用將有五萬餘兩只點得三夜行者道這許多

油。三夜何以就點得盡。衆僧道：這缸內每缸有四十九個大燈馬，都是燈草扎的把，裹了絲綿，有鷄子粗細。只點過今夜，見佛爺現了身，明夜油也沒了，燈就昏了。八戒在旁笑道：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衆僧道：正是此說。滿城內人家自古及今，皆是這等傳說。但油乾了，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自然五穀豐登。若有一年不乾，却就年程荒旱，風雨不調。所以人家都要這供獻，正說處，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說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脚道：老師父回去罷。風來了，是佛爺降祥，到此看燈也。唐僧道：怎見得是佛來看燈。衆僧道：年年如此，不尙三更，就有風來，知道是諸佛降祥，所以人皆迴避。唐僧道：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今逢佳景，果有諸佛降臨，就此拜拜，多少是好。衆僧連請不回，少時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近燈來了，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倒身下拜。行者急忙扯起道：師父不是好人，必定是妖邪也，說不了見燈光昏暗，呼的一聲，把唐僧抱起，駕風而去。噫，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積年假佛看金燈，說得那八戒兩邊尋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須在此喚，師父樂極生悲，已被妖精攝去了。那幾個和尚害怕道：爺爺怎見得是妖精攝去。行者笑道：原來你這夥凡人，累年不識，故被妖邪感了，只說是真佛降祥。受此燈供，剛纔風到處，現佛身者，就是三個妖精。我師父亦不能認上橋頂就拜，却被他侮暗燈光，將器皿感了油，連我師父都攝去。我略遲了些兒，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沙僧道：師兄這般却如之何。行者道：不必遲疑，你兩個同衆回寺看守馬匹。行李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好大聖急縱筋斗雲，起在半空，閉着那腥風之氣，往東北上竟趕。趕至天曉，倏爾風息，見有一座大山，十分險峻，着實嵯峨好山。重重丘壑，曲曲源泉，藤蘿懸削壁，松柏挺虛巖。鶴鳴晨霧裏，鴈唳曉雲間。峨峨矗矗，峯排戟，突突磷磷，石砌磬，頂巔高萬仞，峻嶺疊千灣。野花佳木，知春發，杜宇黃鸝，應景妍。能窺奔實巖巖，古怪崎嶇險，又艱停翫多時，人不識，只聽虎豹有聲，麝香獐白鹿隨來往。玉兔青狼去復還，深澗水流千萬里。回湍激石響潺潺。大聖在山崖上，正自找尋路徑，只見四個人，趕着三隻羊，從西坡下齊咄喝開泰。大聖閃火眼金睛，仔細觀看，認得是年月日時四值功曹使者，隱像化形而來。大聖即掣出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長短，跳下崖來，喝道：你都藏頭縮頸的那裏走。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慌得喝散三羊，現了本相，閃下路旁，施禮道：大聖，恕罪。恕罪。行者道：這一向也不會用着你們。你們見老孫遲慢，都一個個弄懈怠了，見也不來見我。一見你們怎麼不暗中保佑吾師，都往那裏去。功曹道：你師父寬了禪性，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所以泰極生否，樂成感悲。今被妖邪捕獲，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着哩。吾等知大聖連夜追尋，恐大聖不識山林，特來傳報。行者道：你既傳報，怎麼隱姓埋名，趕

着三個羊兒，咄咄噙喝作甚。功曹道：「設此三羊以應開泰之言，喚做三陽開泰，破解你師之否塞也。行者恨恨的要打，見有此意，却就免之，收了棒，回噴作喜道：「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功曹道：「正是，正是，此山名青龍山，內有洞，名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大的個名辟寒，大王，第二個號辟暑，大王，第三個號辟塵，大王，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當年成精，到此假裝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設立金燈，燈油用酥合香油，他年年到正月半，變佛像收油，今年見你師父，他認得是聖僧之身，連你師父都攝在洞內，不日要割劓你師之肉，使酥合香油煎吃哩。你快用工夫救援去也。」行者聞言，喝退四功曹，轉過山崖，伐尋洞府行，未數里，只見那澗邊有一石崖，崖下是座石屋，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門旁立有石碑，上有六字，却是青龍山玄英洞，行者不敢擅入，立定步，叫聲妖怪，快送我師父出來，那裏唵喇一聲，大開了門，跑出一陣牛頭精，鄧鄧呆呆的問道：「你是誰，敢在這裏呼喚行者？」道：「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路過金平府觀燈，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快早送還，免汝等性命，如或不然，掀翻你窩巢，教你羣精都化為膿血，那些小妖聽言，急入內邊報道，大王禍事了，禍事了，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那裏問甚麼，青紅皂白，教小妖選剝了衣裳，汲湍中清水洗淨，算計要細切細剉着酥合香油煎吃，忽聞得報聲禍事，老大的着驚，問是何故？」小妖道：「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嚷道：『大王攝了他師父來，教快送出去，免吾等性命，不然就要掀翻窩巢，教我們都化為膿血哩。』那老妖聽說，個個心驚道：『纔拿了這廝，還不會問他個姓名來，歷小的們，且把衣服與他穿了，帶過來審他一審，端何是人，自何而來也。』眾妖一擁上前，把唐僧解了緊穿了衣服，推至座前，說得唐僧戰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饒命，饒命，三個妖精異口同聲道：『你是那方來的和尙，怎麼見佛像不躲，却衝撞我的雲路？』唐僧磕頭道：『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的，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正在金燈橋上，見大王顯現佛像，貧僧乃肉眼凡胎，見佛就拜，故此衝撞大王雲路，那妖精道：『你那東土到此，路程甚遠，一行共有幾眾，都叫甚名字，快實實供來。』我饒你性命，唐僧道：『貧僧俗名陳玄奘，自幼在金山寺為僧，後蒙唐皇勅賜在長安洪福寺為僧官，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唐王遊地府，回生陽世，開設水陸大會，超度陰魂，蒙唐王又選賜貧僧為壇主，大闡都綱，幸觀世音菩薩出現，指化貧僧往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經，可以超度亡者昇天，差貧僧來取，因賜號三藏，即倚唐為姓，所以人都呼我為唐三藏，我有三個徒弟，第一個姓孫，名悟空行者，乃齊天大聖，歸正羣妖，聞得此名，着了一驚，道：『這個齊天大聖，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唐僧道，正是』



正是第二個姓豬名悟能八戒，乃天蓬大元帥轉世。第三個姓沙名悟淨和尚，乃捲簾大將臨凡。三個妖精聽說，個個心驚道：「早是不會吃他，小的們且把唐僧將鐵鍊鎖在後面，待拿他三個徒弟來湊吃，遂點了一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各持兵器，走出門，掌了號頭，搖旗擂鼓。三個妖怪披掛整齊，都到門外，喝道：「是誰人敢在我這裏呷喝？」行者閃在石崖上，仔細觀看，那妖精生得：彩面環睛，二角嶸嶸，尖尖四隻耳，靈竅閃光明，一體花紋如彩畫，滿身錦繡若蜚英。第一個頭頂狐裘花帽，暖一臉昂毛，熱氣騰。第二個身掛輕紗飛烈燄，四蹄花瑩玉玲瓏。第三個威雄聲吼如雷，振獠牙，尖利賽銀針。個個勇而猛，手持三樣兵。一個使鉞斧，一個大刀能，但看第三個肩上橫担，拖撞藤。又見那七長八短，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妖精都是些牛頭鬼怪，各執槍棒，有三面大旗，旗上明明書着「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孫行者看了一會，忍耐不得，上前高叫道：「潑賊，怪認得老孫麼？」那妖怪喝道：「你是那開天宮的孫悟空，真個是聞名不會見面，見面羞殺天神。你原來是這等個糊猴兒，行者大怒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燈油的賊，油嘴妖怪，不要胡談，快還我師父來。」趕近前，輪鐵棒就打那三個老妖怪。舉三般兵器，急架相迎。這一場在山凹中好殺。鉞斧鋼刀，拖撞藤猴王，一棒敢相迎，辟寒辟暑，辟塵怪認得齊天大聖名，棒起致令神鬼怕，斧來刀砍亂飛騰。好一個混元有法，真空像抵住三妖，假佛形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務捉欵差，駕下僧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那個爲嘴常年設獻燈，兵兵只聽刀斧響，劈拍惟聞棒有聲，衝衝撞撞三攢一架架，遮遮各顯能，一朝門至天將晚，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孫行者一條棒與那三個妖魔，鬪經百五十合，天色將晚，勝負未分。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拖撞藤閃一閃，跳過陣前，將旗搖了一搖，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把行者圍在垓心，各輪兵器亂打將來。行者見事不諧，唵喇的縱起筋斗雲，敗陣而走。那妖更不來趕，召回羣妖，安排些晚食，衆各吃了，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只待拿住孫行者等，纔要整治。那師父一則長齋，二則愁苦，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不題。却說行者駕雲回至慈雲寺內，叫聲師弟，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望，商哩聽得叫時，一齊出接道：「哥哥如何去這一日，方回端的？」師父下落，何如？行者笑道：「昨夜聞風而趕，至天曉到一山不見，幸四值功曹傳信道，那山叫做青龍山，山中有一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喚做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原來積年在此偷油，假變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今年遇見我們，也不知好歹，反連師父都攝去。老孫審得此情，吩咐叻曹等衆，暗中保護師父，我尋近門前，叫罵那三怪齊出，都象牛頭鬼形。第一個使鉞斧，第二個使大刀，第三個使藤棍，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搖旗擂鼓，與老孫鬪了一日，殺個手平。那妖怪搖動旗，小妖都來我見天晚，恐不能取勝，所以駕筋斗回。」

來也。八戒道：那裏想是酈都城鬼王弄喧。沙僧道：你怎麼就猜道是酈都城鬼王弄喧。八戒笑道：哥哥說是牛頭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論老孫看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鋸下角來，倒值好幾兩銀子哩。正說處，衆僧道：孫老爺可吃晚齋。行者道：方便吃些兒不吃也罷。衆僧道：老爺征戰這一日，豈不餓了。行者笑道：這日把兒，那裏便得餓。老孫會五百年不吃飲食哩。衆僧不知是實，只以爲說笑。須臾，拿來行者也吃了。道：且收拾睡覺，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師父也。沙僧在旁道：哥哥說那裏話。常言道：停留長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師父害了，去如之何。不若如今就去，曠得他措手不及，方纔好救師父。少遲，恐有失也。八戒聞言，抖擻神威道：沙兄弟說得是，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行者依言，即吩咐寺僧看守行李馬匹，待等我把妖精捉來，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免却燈油，以蘇縣小民之困。却不是好衆僧遵命。他三個遂縱起祥雲，出城而去。正是那：懶散拘禪性，亂災危，有分道心蒙。畢竟不知此去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

却說孫大聖挾同二弟，滾風駕雲，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按落雲頭。八戒就欲築門。行者道：且稍停，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再好與他爭持。沙僧道：這門閉緊，如何得進。行者道：我自有法力。好大聖收了棒，揜着訣，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個火焰蟲兒，真個也難道。你看他。展翅星流光燦，古云腐草爲螢，神通變化不可輕。自有徘徊之性，飛近石門懸看，旁邊瑕縫穿風，將身一縱，到幽庭，打探妖魔動靜。他自飛入，只見幾隻牛橫欹直倒，一個個呼吼如雷，盡皆睡熟了。至中廳裏面，全無消息。四下門戶通關，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諗轉過廳房，向後又照，只聞得啼泣之聲。乃是唐僧鎖在後房簷柱上哭哩。行者暗暗聽他哭甚，只見他哭道：一別長安十數年，登山涉水苦熬煎。幸來西域逢佳節，喜到金平遇上元。不識燈中假佛像，皆因命裏有災愆。賢徒追襲施威武，但願英雄展大權。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展開翅，飛近師前。唐僧揩淚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時正月，蟄蟲始振，爲何就有螢飛。行者忍不住，叫聲師父，我來了。唐僧喜道：悟空，我說正月間怎得螢火。原來是你行者，即現了本相道：師父啊，爲你不識真假，誤了多少路程。費了多少心力。我一行說不是好人，你就下跪，却被這怪侮暗燈光，盜取酥合香油，連你都攝將來了。我當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即聞風追至此間，不識地名，幸遇四值功曹傳報，說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我日間與此怪鬪至天晚方回，與師弟輩細道此情，却就不會睡同他兩個來。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戰，又不知師父下落，所以變化進來打聽。

打聽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邊哩。行者道：在外邊。方纔老孫看時，妖精都睡着。我且解了鎖，擰開門，帶你出去罷。唐僧點頭稱謝，行者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那鎖早自開了。領着師父往前正走，忽聽得妖王在中廳內房裏叫道：小的們，緊閉門戶，小心火燭。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梆鈴都不響了。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俱辛辛苦苦睡着。聽見叫喚，却纔醒了。梆鈴響處，有幾個執器械的，敲着鑼，從後而走。可的撞着他師徒兩個。衆小妖一齊喊道：好和尚啊，扭開鎖往那裏去。行者不容分說，掣出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就打棒起處，打死兩個。其餘的丟了器械，近中廳打着門。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那三怪聽見一鞞鞞爬將起來，只叫拿住，拿住就個唐僧手軟。脚軟行者也不顧師父，一路棒滾向前來。衆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倒三兩個。推倒兩三個，打開幾層門，竟自出來。叫道：兄弟們何在？八戒、沙僧正舉着鈇杖等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將變化入裏解放師父，正走被妖驚覺，顧不得師父打出來的事，講說一遍不題。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鐵索鎖了，執着刀輪着斧，燈火齊明，問道：你這廝怎樣開鎖？那猴子如何得進，快早供來。饒你之命，不然就一刀兩段。慌得那唐僧戰戰兢兢的跪道：大王爺，我徒弟孫悟空，他會七十二般變化，纔變個火焰蟲兒飛進來救我。不期大王知覺，被小大王等撞見，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傷兩個。衆皆喊叫：舉兵着火。他這顧不得我，走出去了。三個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驚覺，未曾走了。叫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亦不諱講。沙僧道：閉門不諱講，想是暗弄我師父。我們動手耶。行者道：說得是。快早打門。那獸子賣弄神通，舉鈇儘力築去，把那石門築得粉碎，却又厲聲喊罵道：偷油的賊怪，快送吾師出來也。說得那門內小妖滾將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門被和尚打破了。三個妖王十分煩惱道：這廝着實無禮，即命取披掛結束了，各持兵器，帥小妖出門迎敵。此時約有三更時候，半天中月明如晝，走出來，更不打話，便就輪刀。這裏行者抵住鈇斧，八戒敵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這場好殺。僧三衆棍杖鈇，三個妖魔膽氣加鈇斧鋼刀，藤扞，只聞風響，並塵沙初交，幾合噴愁霧。次後飛騰散彩霞，釘鈇解數隨身滾。鐵棒英豪更可誇，降妖寶杖人間少。妖怪頑心不讓他，鈇斧口明尖。鐔利藤條節，一身分花大。刀幌亮如門扇，和尚神通偏賽他。這壁廂因師性命發狠打，那壁廂不放唐僧劈臉搗。斧剝棒迎爭勝負，鈇輪刀砍兩交搥。扞藤條降怪杖，翻翻覆覆逞豪華。三僧三怪賭鬥多時，不見輸贏。那辟寒大王喊一聲，叫小的們上來。衆精各執兵刃齊來，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被幾個水牛精揪扯，扯入洞裏。捆了沙僧，見沒了八戒，只見那羣牛發喊囉聲，即掣寶杖，望辟塵大王虛丟了架子，要走。又被羣精一擁而來，拉一個躡踵急掙不起，也被捉去。捆了行

者覺道難爲，縱然斗雲脫身而去。當時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見了，滿眼垂淚道：「可憐你二人也，遭了毒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師兄見捉住我們，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裏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脫網，師徒們悽悽慘慘，不題。却說行者駕筋斗雲復至慈雲寺，寺僧接着來問：「唐老爺救得否？」行者道：「難救難救，那妖精神通廣大，我弟兄三人與他三人鬥了多時，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後捉了沙僧。老孫幸走脫了，衆僧害怕道：『爺爺這般會騰雲駕霧，還捉獲不得，想老師父被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師父自有伽藍揭諦、丁甲等神暗中護佑，却也會吃過草還丹，料不傷命。』只是那妖精有本事，汝等可好看馬匹行李等物。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衆僧膽怯道：『爺爺又能上天。』行者笑道：『天宮原是我的舊家，當年我做齊天大聖，因爲亂了蟠桃會，被我佛收降。如今沒奈何，保唐僧取經，將功折罪，一路上輔正除邪。我師父該有此難，汝等却不知也。』衆僧聽此言，又磕頭禮拜。行者出得門，打個唵，即時不見好大聖。早至西天門外，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他見行者來，都慌忙施禮道：「大聖那裏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國東界金平府旻天縣，我師被本縣慈雲寺僧留賞元宵，比至金燈橋，有金燈三盞，點燈用酥合香油，價貴白金五萬餘兩。年年有諸佛降祥受用，正看時，果有三尊佛像降臨。我師不識好歹，上橋就拜。我說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燈光，連油並我師一風攝去。我隨風追襲至天曉，到一山幸四功曹報道：『那山名青龍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老孫急上門尋討，與他賭鬥一陣，未勝，是我變化入裏，見師父鎖住未傷，隨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覺，我遂走了。後又同八戒、沙僧苦戰，復被他將二人也捉去。』細了老孫因此特啓玉帝，查他來歷，請命將降之。金星呵呵冷笑道：『大聖既與妖怪相持，豈看不出他的出處？行者道：『認得認得，是一夥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個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眞，亦能飛雲步霧，其怪極愛乾淨，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兇犀、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又有胡冒犀、墮羅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於江海之中，能開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塵，都是角有貴氣，故以此爲名。而稱大王也。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見面就伏。行者連忙唱喏問道：『是那四木禽星，煩長庚老一一明示。』金星笑道：『此星在斗牛宮外，羅佈乾坤，你去奏聞玉帝，便見分明。行者拱拱手稱謝，竟入天門裏去。不一時，到於通明殿下，先見葛丘張許四大天師。天師問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師冤放禪性，元夜觀燈，遇妖魔攝去。老孫不能收降，特來奏聞玉帝求救。』四大天師即領行者至靈霄寶殿啓奏，各各禮畢，備言其事。玉帝傳旨，教點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孫縱

到西天門。遇長庚星說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許天師同行者去。斗牛宮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及至宮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來接。天師道。吾奉聖旨。教點四木禽星與孫大聖下界降妖。旁閃過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應聲呼道。孫大聖。點我。等何處降妖行者。笑道。原來是你。這長庚老兒却隱匿。我不解其意。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孫。竟來相請。又何必勞煩旨意。四木道。大聖說那裏話。我等不奉旨意。誰敢擅離。端的是那方。快早去來。行者道。在金平府東北良地青龍山玄英洞。犀牛成精。斗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須我們只消井宿去。罷。他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壽者。須得四位同去。纔好。切勿推調。倘一時一位拿他。不任。却又不費事了。天師道。你們說得是甚話。旨意着你四人。豈可不去。趁早飛行。我回旨去也。那天師遂別行者而去。四木道。大聖不必遲疑。你先去索戰。引他出來。我們隨後動手。行者近前。罵道。偷油的賊怪。還我師來。原來那門被八戒築破。幾個小妖。弄了幾塊板兒。擔住在裏邊。聽得罵言。急跑進報。道。大王。孫和尚在外面罵哩。辟塵兒道。他敗陣去了。這一日。怎麼又來。想是那裏求些救兵來了。辟塵。辟暑。道。怕他甚。麼。救兵。快取披掛來。小的們。都要用心圍繞。休放他走了。那夥精不知死活。一個個各執鎗刀。搖旗擂鼓。走出洞來。對行者。喝道。你個不怕打的。獼猴兒。你又來了。行者最惱得是這獼猴二字。咬牙發狠。舉鐵棒就打三個妖。王調小妖。跑個圈子。陣把行者圍在核心。那壁廂四木禽星。一個個各輪兵刃。道。孽畜。休動手。那三個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尋將降手兒來了。小的們各顧性命。走耶。只聽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衆小妖都現了本身。原來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滿山亂跑。那三個妖。王也現了本相。放下手來。還是四隻蹄子。就如鐵砲一般。竟往東北上跑。這大聖。師井木犴。角木蛟。緊追急趕。略不放鬆。惟有斗木獬。奎木狼。在東山凹裏。山頭上山澗中。山谷內。把些牛精。打死的。活捉的。盡皆收淨。却向玄英洞裏解了唐僧。八戒。沙僧。沙僧認得是二星。隨同拜謝。因問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孫大聖。奏玉帝請旨。調來收怪救你。也。唐僧又滴淚道。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進來。二星道。那三個老妖是三隻犀牛。他見吾等各各願命。向東北良方逃遁。孫大聖。師井木犴。角木蛟。追趕去了。我二星。掃蕩羣牛到此。特來解放聖僧。唐僧復又頓首拜謝。朝天又拜。八戒攙起道。師父。禮多必詐。不須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則是玉帝聖旨。二則是師兄人情。今既掃蕩羣妖。還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們且收拾些細軟東西出來。掀翻此洞。以絕其根。回寺等候。師兄罷。奎木狼道。天蓬元帥說得有理。你與捲簾大將。保護你師回寺安歇。待吾等還去良方迎敵。八戒道。正是。正

是你二位還協區一捉，必須剿盡，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時這襲八戒與沙僧，將他洞內細軟寶貝有許多珊瑚、瑤瑤、珍珠、琥珀、瑋瑋、寶貝、美玉、良金，搜出一石搬在外面，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進去放起火來，把一座洞燒成灰燼，却纔領唐僧找路回金平慈雲寺去。正是：經云泰極還生否，好處逢凶實有之。愛賞花燈禪性亂，喜遊美景道心瑤。大丹自古宜長守，一失原來到底虧。緊閉牢拴休曠蕩，須臾懈怠見參差。且不言他三衆得命回寺，却表斗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駕雲直向東北良方趕妖怪來。二人在那半空中尋看不見，只到西洋大海，遠遠見孫大聖在海上吆喝。他兩個按落雲頭道：大聖妖怪那裏去了？行者恨道：你兩個怎麼不來追降？這會子却冒冒失失的問甚？斗木獬道：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戰敗妖魔，追趕料必擒拿。我二人却就掃蕩羣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師父。師弟搜了山，燒了洞，把你師父付托與你二弟領回府城慈雲寺。多時不見車駕回轉，故又追尋到此也。行者聞言方纔喜謝道：如此却是有多多累，多累。但那三個妖魔被我趕到此間，他就鑽下海去。當有井角二星緊緊追拿，教老孫在岸邊抵擋。你兩個既來，且在岸邊把截。等老孫也再去來。好大聖輪着棒，捻着訣，辟開水徑，直入波濤深處。只見那三個妖魔在水底下與井木犴角木蛟捨死忘生苦鬥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孫來也。那妖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難之處，忽聽得行者叫喊，顧殘生撥轉頭往海心裏飛跑。原來這怪頭上角極能分水，只聞得花的花沖開明路。這後邊二星官並孫大聖並力追之，却說西海中有一個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遠見犀牛分開水勢，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即赴水晶宮對龍王慌慌張張報道。大王有三隻犀牛，被齊天大聖和二天星趕來也。老龍王教順聽言，即喚太子摩昂，快點水兵，想是犀牛精、辟寒、辟暑、辟塵兒三個，惹了孫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教摩昂得令，即忙點兵，頃刻間龜鼈鼉鼉，鱓鮑鱖鯉，與蝦兵蟹卒等各執鎗刀，一齊吶喊，騰出水晶宮外，攔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進。退後又有井角二星並大聖攔阻，慌得他失了羣，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個辟塵兒被老龍王領兵圍住。孫大聖見了心歡，叫道：消停消停，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聽令，一擁上前，將辟塵兒扳翻在地，用鉄鉤子穿了鼻，攔蹄細倒。老龍王又傳號令，教分兵趕那兩個協助。二星官擒拿那時小龍王帥衆前來，只見井木犴現原身，按住辟寒兒，大口小口的啃着吃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孫大聖要活的，不要死的哩。連喊數喊，已是被他把頸項咬斷了。摩昂吩咐蝦兵蟹卒將個死犀牛擡轉水晶宮，却又與井木犴向前追趕。只見角木蛟把那辟暑兒倒趕回來，只撞着井宿。摩昂帥龜鼈鼉鼉撒開簸箕陣圍住。那怪只教饒命，饒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朵，奪了他的刀，叫道：不殺你，不殺你。拿與孫大聖發落。

去來當卽倒干戈。復至水晶宮外報道。都捉來也。行者見一個斷了頭。血淋淋的。倒在地下。一個被井木犴揪着耳朵。推跪在地。近前仔細看了道。這頭不是兵刀傷的啊。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緊。連身子都着井星官吃了。行者道。既是如此。也罷。取鋸子來。鋸下他的這兩隻角。剝了皮帶去。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又把辟塵兒穿了鼻。教角木蛟牽着。辟暑兒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牽着。帶他上金平府。見那刺史官明究其由。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然後的決。衆等遵言。辭龍王父子。都出西海。牽着犀牛。會着奎斗二星。駕雲霧。竟轉金平府。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貳郎官。並府城內外軍民人等。聽着吾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你這府縣每年家供獻金燈。假沖諸佛降祥者。卽此犀牛之怪。我等過此。因元夜觀燈。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是我請天神收伏。今已掃清山洞。剿盡妖魔。不得爲害。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勞民傷財也。那慈雲寺裏八戒沙僧。方保唐僧進得山門。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卽便撇了師父。丟下擔子。縱風雲起。到空中道。那一隻被井星咬死。已鋸角剝皮在此。八戒道。這兩個索性推下此城。與官員人等看看也。認得我們是聖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雲下地。回到府堂。將這怪的決。已此情真罪當。再有甚講。四星道。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却好呀。八戒道。因做了這幾年和尚。也略道得些兒。衆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雲。降至府堂之上。說得這府縣官員城裏城外人等。都家家設香案。戶戶拜天神。少時間。慈雲寺僧把長老用轎擡進府門。會着行者。口中不離謝字道。有勞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見賢徒懸懸在念。今幸得勝而回。然此怪不知趕向何方。纔捕獲也。行者道。自前日別了尊師。老孫上天查訪。蒙太白金星識得妖魔是犀牛。指示請四木禽星。當時奏聞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口交戰。妖王走了。又蒙斗奎二宿救出尊師。老孫與井角二宿。並力追妖。直趕到西洋大海。又虧龍王遣子帥兵相助。所以捕獲到此。審究也。長老讚揚稱謝不已。又見那府縣正官。並佐貳首領。都在那裏高燒寶燭。滿斗焚香。朝上禮拜。少頃間。八戒發起性來。掣出戒刀。將辟塵兒頭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兒頭也砍下。隨卽取鋸子。鋸下四隻角來。孫大聖更有主張。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角。拿上界去進貢玉帝。回繳聖旨。把自己帶來的二隻。留一隻在府堂鎖庫。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四星心中大喜。卽時拜別大聖。忽駕彩雲回奏而去。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衆。大排素宴。過請鄉官陪奉。一壁廂。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下年不許點設金燈。永蠲買油大戶之役。一壁廂。叫屠子宰剝犀牛之皮。硝熟燻乾。製造鐵甲。把肉普給官員人等。又一壁廂。動支枉罰無錢糧。買民間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廟。又爲唐僧四衆建立生祠。各各樹牌刻文。用傳千古。以爲

報謝師徒們索性寬懷飲宴，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這家酬那家請，略無虛刻。八戒遂心滿意受用，把洞裏搜來的寶貝，每樣各籠些須在袖，以爲各家齋筵之賞。住經個月，猶不得起身。長老吩咐悟空將餘剩的寶物盡送慈雲寺僧，以爲酬禮。瞞着那些大戶人家，天不明走罷，恐只管貪樂，誤了取經。惹佛祖見罪，又生災厄，深爲不便。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次日五更早起，喚八戒備馬，那馱子吃了自在酒飯，睡得夢夢，乍道這早備馬怎的。行者喝道：「師父教走路哩，馱子抹抹臉道：『又是這長老沒正經。』」二百四十家大戶都請纔吃了，有三十幾頓飽齋，怎麼又弄老猪忍餓。長老聽言，罵道：「纒纒的夯貨，莫胡說快早起來，再若強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呀。」那馱子聽見說打慌了手脚，道：「師父今番變了常時疼我愛我，我念我蠢夯護我，哥要打時，他又勸解。今日怎麼發狠轉教打。」行者道：「師父怪你爲嘴誤了路程，快早收拾行李備馬，免打那馱子真個怕打，跳起來穿了衣服，吆喝沙僧快起來，打將來了。」沙僧也隨跳起，各收拾皆完。長老搖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驚動寺僧，連忙上馬，開了山門，找路而去。這一去，正所謂：暗放玉龍飛彩鳳，私開金鎖走蛟龍。畢竟不知天明時，酬謝之家端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

起念斷然有愛，留情必定生災。靈明何事辦三臺，行滿自歸元海。不論成仙成佛，須從個裏安排。清清淨淨絕塵埃，果正飛昇上界。

却說寺僧天明不見了三藏師徒，都說不會留得，不會別得，不會求得，清清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正說處，只見南關廂有幾個大戶來請衆僧，撲掌道：「昨晚不會防禦，今夜都駕雲去了。衆人齊望空拜謝。」此言一講，滿城中官員人等盡皆知之。叫此大戶人家俱治辦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却說唐僧四衆餐風宿水，一路平寧，行有半個多月，忽一日見座高山，唐僧又悚懼道：「徒弟那前面山嶺峻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這邊路上將近佛地，斷乎無甚妖怪。』師父放懷勿慮。唐僧道：「徒弟雖然佛地不遠，但前日那寺僧說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還不知是有多少路哩。行者道：「師父你好是又把烏巢禪師心經忘記了。三藏道：「般若心經是我隨身衣鉢，自那烏巢禪師教後，那一日不念，那一時得忘，顛倒也念得來，怎會忘得。行者道：「師父只是念得，不會求那師父解得。三藏說：「猴頭，怎又說我不會解得。你解得麼。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聲，旁邊笑倒一個八戒，喜壞一個沙僧。說道：「嘴靴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裏禪和子聽過講經，那裏應佛僧也會見過說法，弄虚頭找架子，說甚麼曉得解得，怎麼就不



作聲聽講。請解沙僧說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長話。哄師父走路。他曉得弄棒罷了。他那裏曉得講經。三藏道。悟能。悟淨。休要亂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他師徒們正說話間。却倒也走過許多路程。離了幾個山岡。路旁早見一座大寺。三藏道。悟空。前面是座寺啊。你看那寺。倒也不小不大。却也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舊。却也也是八字紅牆。隱隱見蒼松偃蓋。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潺潺聽流水。嗚絃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開山。留得在山門上。大書着布金禪寺。懸扁上。留題着上古遺跡。行者看得是布金禪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禪寺。三藏在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這莫不是舍衛國界了麼。八戒道。師父。奇啊。我跟你師父幾年。再不會見識得路。今日也識得路了。三藏說道。不是。我常常看經誦典。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這園說是給孤獨長者。問太子買了請佛講經。太子說我這園不賣。他若要買我的時。除非黃金滿布園地。給孤獨長者聽說。隨以黃金爲磚。布滿園地。纔買得太子祇園。纔請得世尊說法。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就是這個故事。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大家又笑了一會。三藏纔下得馬來。進得山門。只見山門下挑擔的。背包的。推車的。整車坐下。也有睡的去睡。講的去講。忽見他們師徒四衆。俊的又俊。醜的又醜。大家有些害怕。却也就讓開些路兒。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斯文。斯文。這時節。却也大家收斂。轉過金剛殿後。早有一位禪僧走出。却也威儀不俗。真是。面如滿月光。身似菩提樹。擁錫袖飄風。芒鞋石頭路。三藏見了。問訊那僧。即忙還禮道。師從何來。三藏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寶方。造次奉謁。便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都可隨喜。況長老東土神僧。但得供養。幸甚。三藏謝了。隨即喚他三人同行。過了迴廊。香積徑。入方丈。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這時寺中聽說到了取經僧人。東土大唐話說。寺中若大若小。不問長住。掛榻。長老。行童。一一都來參見。茶罷。擺上齋供。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偈。八戒早是要緊。饅頭。素食。粉湯。一攪直下。這時方丈却也人多。有知識的。讚說三藏威儀。好耍子的。都看八戒吃飯。却說沙僧眼溜。看見頭底。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說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將起來。說道。斯文。斯文。肚裏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曉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論起肚子裏來。正替你我一般哩。八戒方纔肯住。三藏念了結齋。左右徹了席面。三藏稱謝。僧問起東土來。因三藏說到古蹟。纔問布金寺名之由。那僧答曰。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獨園寺。又名祇園。因是給孤獨長者請佛講經。金磚布地。又易今名。我這寺一望之前。乃是舍衛國。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近年間。若遇時雨。滂沱還淋。

出金銀珠兒有造化的，每每捨着。三藏道：話不虛傳，果是真。又問道：纔進寶山，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騾馬車担的行商，爲何在此歇宿？衆僧道：這山喚做百脚山，先年且是太平，近因天氣循環，不知怎的生幾個蜈蚣精，常在路下傷人，雖不至於傷命，其實人不敢走。山下有一座關，喚做鷄鳴關，但到鷄鳴之時，纔敢過去。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權借荒山一宿，等鷄鳴後便行。三藏道：我們也等鷄鳴後去罷。師徒們正說處，又見拿上齋來，却與唐僧等吃畢。此時上弦月皎，三藏與行者步月閑行，又見個道人來報道：我們老爺要見見中華人物。三藏急轉身見一個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禮道：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三藏答禮道：不敢。老僧稱讚不已，因問：老師高壽？三藏道：虛度四十五年矣。敢問：老師主尊壽？老僧笑道：比老師癡長一花甲也。行者道：今年是一百零五歲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紀？老僧道：師家貌古神清，況月夜眼花，急看不出來。敝了一會，又向後廊看看。三藏道：纔說給孤園基址，果在何處？老僧道：後門外就是。快教開門，但見是一塊空地，還有些碎石壘的牆腳。三藏合掌嘆曰：憶惜檀那須達多，會將金寶濟貧疴。祇園千古留名在，長者何方伴覺羅。他都翫着月，緩緩而行，行近後門外，至臺上，又坐了一坐，忽聞得有啼哭之聲。三藏靜心誠聽，哭的是爺娘，不知苦痛之甚。他就感觸心酸，不覺淚墮，回問衆僧道：是甚人在何處悲切？老僧見問，卽命衆僧先回去煎茶，見無人，方纔對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攙起道：老院主爲何行此禮？老僧道：弟子年歲百餘，略通人事，每於禪靜之間，也會見過幾番景象。若老爺師徒弟子聊知一二，與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這位師家明辨不得。行者道：你且說是甚事？老僧道：舊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時，忽聞一陣風響，就有悲怨之聲。弟子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我問他：你是誰家女子？爲甚到於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的公主，因爲月下觀花，被風刮來的。我將他鎖在一間敝空房裏，將那房砌作個監房模樣，門上止留一小孔，僅遮得碗過。當日與衆僧傳道，是個妖邪，被我細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傷他性命，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吃着度命。那女子也聰明，卽解吾意，恐爲衆僧點污，就裝風作怪，尿裏眠，尿裏臥，白日家說胡話，呆呆瞪瞪的，到夜靜處，却思量父母啼哭。我幾番家進城來，去打探公主之事，全然無損，故此堅收緊鎖，更不放出。今幸老師來國，萬望到了國中，廣施法力，辨明辨明一則救拔良善，二則昭顯神通也。三藏與行者聽罷，切切在心，正說處，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吃茶安置，遂而回去。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突突嘍嘍的道：明日要鷄鳴走路，此時還不來睡。行者道：馱子又說甚麼？八戒道：睡了罷。這等夜深，還看甚麼景致？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寢。正是：人靜月沉花夢悄，暖風微透壁窗紗。銅壺點點看三汲，銀漢明

明照九華，當夜睡還未久，即聽雞鳴。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引燈造飯。這長老也喚醒八戒、沙僧，扣馬收拾。行者叫點燈來。那寺僧已先起來，安排茶湯點心。在後候敬八戒歡喜，吃了一盤饅饅，把行李馬匹牽出。三藏行者對衆辭謝。老僧又向行者道：「悲切之事，在心。行者笑道：「謹領，謹領。我到城中，自能聆音察理，見貌而辨色也。那夥行商哄哄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將有會時，過了雞鳴關，至巳時，方見城垣，真是鐵甕金城，神州天府。那城虎踞龍蟠，形勢高鳳樓，麟閣彩光搖，御溝流水如環帶，福地依山插錦標。曉日旌旗明，輦路春風簫鼓徧溪橋。國王有道衣冠勝五穀，豐登顯俊豪。當日入於東市街，衆商各投旅店。他師徒們進城，正走處，有一個會同館驛。三藏等徑入驛內，那驛內管事的，即報驛丞道：「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牽一匹白馬進來了。驛丞聽說有馬，就知是官差的，出廳迎迓。三藏施禮道：「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寺見佛求經的，隨身有關文，入朝照驗，借大人高衙一歇事畢，就行驛丞答禮道：「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理當款迓，請進，請進。三藏喜悅，教徒弟們都來相見。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暗自心驚，不知是人是鬼，戰兢兢的，只得看茶擺齋。三藏見他驚怕道：「大人勿驚，我等三個徒弟相貌雖醜，心地俱良，俗謂面惡人善，何以懼爲？驛丞聞言，方纔定了心性，問道：「國師唐朝在於何方？三藏道：「在南瞻部洲中華之地，又問幾時離家。三藏道：「貞觀十三年，今已歷過十四載，苦經了些萬水千山，方到此處。驛丞道：「神僧，神僧。三藏問道：「上國天年幾何？驛丞道：「我做處乃大天竺國，自太祖太宗傳到今，已五百餘年。現在位的爺爺愛山水花卉，號做怡宗皇帝，改元靖宴，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貧僧要去見駕，倒換關文，不知可得遇朝驛丞道：「好好，好好，好好。近因國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頭，高結綵樓，拋打綉毬，撞天婚，招駙馬。今日正當熱鬧之際，想我國王爺爺還未退朝，若欲倒換關文，趁此時好去。三藏欣然要走，只見擺上齋來，遂與驛丞行者等吃了。時已過午。三藏道：「我好去了。行者道：「我保師父去。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罷麼？你的嘴臉不見怎的，莫到朝門外裝胖，還教大哥去。三藏道：「悟淨說得好。馱子粗夯，悟空還有些細膩。那馱子掬着嘴道：「除了師父，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三藏却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同去。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齊哈哈都道：「看拋綉毬去也。三藏立於道旁，對行者道：「他這裏人物衣冠，宮室器用，言語談吐，也與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綉毬，遇着姻緣，結了夫婦。此等亦有此等風俗。行者道：「我們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衣服色不便，恐有嫌疑。行者道：「師父，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則去看綵樓，二則去辨真假，似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那裏視朝理事，且去去來。三藏聽說，真與

行者相隨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裏看打綉毬呀那知此去却是漁翁拋下鈎和線從今鈎出是非來話表那個天竺國王因愛山水花卉前年帶后妃公主在御花園月夜賞翫惹動一個妖邪把真公主攝去他却變做一個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到此他假借國家之富搭起綵樓欲招唐僧爲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正當午時三刻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行近樓下那公主纔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十個嬌綉女近侍的捧着綉毬那樓八窗玲瓏公主轉睛觀看見唐僧來得至近將綉毬取過來親手拋在唐僧頭上唐僧着了一驚把個昆盧帽子打歪雙手忙扶着那毬那毬較轆的滾在他衣袖之內那樓上齊聲發喊道打着個和尚了打着個和尚了噫十字街頭那些客商人等濟濟哄哄都來奔搶綉毬被行者喝一聲把牙一催把腰躬一躬長了有三丈高的個神威弄出醜臉說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霎時人散行者還現了本像那樓上綉女宮娥並大小太監都來對唐僧下拜道貴人貴人請入朝堂賀喜三藏急還禮扶起衆人回頭埋怨行者道你這猴頭又是撮弄我也行者笑道綉毬兒打在你頭上滾在你袖裏干我何事埋怨怎麼三藏道似此怎生區處行者道師父你且放心便入朝見駕我回驛報與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罷倒換了關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對國王說召我徒弟來我要吩咐他一聲那時召我三個人入朝我其間自能辨別真假此是倚婚降怪之計唐僧無已從言行者轉身回驛那長老被衆宮娥一撮擁至樓前公主下樓玉手相挽同登寶輦擺開儀仗回轉朝門早有黃門官先奏道萬歲公主娘娘挽着一個和尚想是綉毬打着現在午門外候旨那國王見說心甚不喜意欲趕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含情宣入公主與唐僧遂至金鑾殿下正是一對夫妻呼萬歲兩門邪正拜千秋禮畢又宣至殿上開言問道僧人何來遇朕女拋毬得中唐僧俯伏奏道貧僧乃南贍部洲大唐皇帝差住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因有長路關文特來朝王倒換路過十字街綵樓之下不期公主娘娘拋綉毬打在貧僧頭上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怎敢與玉葉金枝爲偶萬望赦貧僧死罪倒換關文打發早赴靈山見佛求經回我國土永註陛下之天恩也國王道你乃東土聖僧正是千里姻緣使綵牽寡人公主今登二十歲未婚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所以結綵樓拋毬以求佳偶可的你來拋着朕雖不喜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頭道父王常言嫁雞遂雞嫁犬遂犬女有誓願在先結了這毬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拋打今日打着聖僧却是前世之緣遂得今生之遇豈敢更移願招他爲駙馬國王方喜即宣欽天監正臺官選擇日期一壁廂收拾妝奩又出旨曉諭天下三藏聞言更不謝恩只教放赦放赦國王道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國之富招你做駙

馬爲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經。再若推辭。教錦衣官校推出斬了。長老說得魂不附體。只得戰兢兢叩頭啓奏道。感蒙陛下天恩。但貧僧一行四衆。還有三個徒弟在外。今當領納。只是不會吩咐得一言。萬望召他到此。倒換關文。教他早去。不誤了西求之意。國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處。三藏道。都在會同館驛。隨即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留聖僧在此爲駙馬。長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詩爲證。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難成恨惡緣。道在聖傳修在己。善由人積福由天。休逞六根多貪欲。頓開一性本來原。無愛無思自清淨。管教解脫得超然。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宣召唐僧徒弟不題。却說行者自綵樓下。別了唐僧。走兩步笑兩聲。喜喜歡歡的回驛。八戒沙僧迎著道。哥哥。你怎麼那般喜笑。師父如何不見。行者道。師父喜了。八戒道。還未到地頭。又不會見佛。取得經回。是何來之喜。行者笑道。我與師父只走至十字街綵樓之下。可巧的被當朝公主拋綉毬。打中了師父。師父被些宮娥彩女。太監推擁至樓前。同公主坐轎入朝。招爲駙馬。此非喜而何。八戒聽說。跌脚捶胸。道。早知我去好來。都是那沙僧慳吝。你不阻我啊。我徑奔綵樓之下。一綉毬打着我老豬。那公主招了我。却不美哉。妙哉。俊刮。標致。停當。大家造化。要子兒。何等有趣。沙僧上前。把他臉上。一抹。道。不羞。不羞。好個嘴巴。骨子。三錢銀子。買個老驢。自誇騎得。要是一綉毬打着你。就連夜燒退送紙。也還道遲了。敢惹你這晦氣。進門。八戒道。你這黑子。不知趣。醜自醜。還有些風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堅強。各有一得可取。行者道。歇子。莫胡談。且收拾行李。但恐師父着了急。來叫我們。却好進朝保護他。八戒道。哥哥又說差了。師父做了駙馬。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又不是爬山蹺路。遇怪逢魔。要你保護他怎的。他那樣一把子年紀。豈不知被窩裏之事。要你去扶掖。行者一把揪住耳朵。輪拳罵道。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說那甚胡話。正噪鬧間。只見驛丞來報道。聖上有旨。差官來請三位聖僧。八戒道。端的請我們爲何。驛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綉毬。招爲駙馬。故此差官來請。行者道。差官在那裏。教他進來。那官與行者施禮。禮畢。不敢仰視。只管暗暗說道。是鬼是怪。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兒有話不說。爲何沉吟。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雙手舉着聖旨。口裏亂道。我公主有請會親。我主公會親。有請八戒。道。我這裏沒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說。不要怕。行者道。莫道怕你打。怕你那臉嘴。快收拾挑擔牽馬進朝見師父。議事去也。這正是。路逢狹道難迴避。定教恩愛反爲仇。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 四僧宴樂御花園

## 一怪空懷情慾喜

話表孫行者三人隨着宣召官至午門外。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他三個齊齊站定。更不下拜。國王問道。那三位是聖

僧駙馬之高徒。姓甚名誰。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經卷。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旁有護駕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話。立下奏來。行者笑道。我們出家人。得一步就進一步。隨後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長老恐他村鹵。驚駕。便起身叫道。徒弟。啊。陛下問你來。因你即奏上。行者見他那師父在旁侍立。忍不住大叫一聲道。陛下輕人。輕己。既招我師爲駙馬。如何教他侍立。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豈有貴人不坐之理。國王聽說。大驚失色。欲退殿。恐失了觀瞻。只得硬着膽。教近侍的取繡墩來。請唐僧坐了。行者纔奏道。

老孫祖居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父母天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學成大道。復轉仙鄉。嘯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龍。登山擒獸。消死名。上生籍。官拜齊天大聖。翫賞瓊樓。喜遊寶閣。會天仙。日日歌歡。居聖境。朝朝快樂。只因亂却蟠桃宴。大反天宮。被佛擒伏。困壓在五行山下。饑餐鐵彈。渴飲銅汁。五百年未嘗茶飯。幸我師出東土。拜西方觀音。教令脫天災。離大難。皈正在瑜伽門下。舊諱悟空。稱名行者。

國王聞得這般名重。慌得下了龍牀。走將來。以御手挽唐長老道。駙馬。也是朕之天緣。得遇你這仙姻。仙眷。三藏滿口謝恩。請國王登位。復問。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擲嘴揚威道。老猪先世爲人。貪歡愛懶。一生混沌。亂性迷心。未識天高地厚。難明海闊山遙。正在幽閑之際。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話。解開孽網。兩三言。劈破災門。當時省悟。立地投師。謹修二八之工夫。敬煉三三之前後。行滿飛昇。得超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賜天蓬元帥。管押河兵。逍遙漢海。只因蟠桃酒醉。戲弄嫦娥。謫官銜。遭貶臨凡。錯投胎生猪像。住福陵山。造惡無邊。遇觀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護唐僧。徑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諱悟能。稱爲八戒。國王聽言。膽戰心驚。不敢觀覷。這馱子越弄精神。搖着头。掬着嘴。擡起耳朵。呵呵大笑。三藏又怕驚駕。即叱道。八戒收斂。方纔又手拱立。假扭斯文。又問。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合掌道。老沙原係凡夫。因怕輪迴。訪道雲游。海角浪蕩。天涯常得衣鉢。隨身每煉心神。在舍因此虔誠。得逢仙侶。養就孩兒。配緣結女。工滿三千。合和四相。超天界。拜玄穹。官授捲簾大將。侍御鳳輦龍車。封號將軍。也爲蟠桃會上。失手打破玻璃盞。貶在流沙河。改頭換面。造孽傷生。幸喜菩薩遠遊東土。勸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經正果。從前自新。復修大覺。指河爲姓。法諱悟淨。稱名和尚。國王見說。多驚多喜。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驚的是三個實乃妖神。正在驚喜之間。忽有正臺陰陽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良辰。周堂通利。宜配婚姻。國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陰陽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獻果。正宜進賢納事。國王大喜。即着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且請駙馬同三位高

徒安歇。待後排合巹佳筵。着公主匹配衆等欽遵。國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題。却說三藏師徒們都到御花園。天色漸晚。擺了素膳。八戒喜道：「這一日也該吃飯了。管辦人卽將素米飯、麪飯等物整擔挑來。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得撐腸拄腹，方纔住手。少頃又點上燈，設鋪蓋，各自歸寢。長老見左右無人，却恨責行者，怒聲叫道：「悟空，你這獼猴，番番害我。我說只去倒換關文，莫向綵樓前去，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看？如今看得好麼？却惹出這般事來，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師父說先母也是拋打綉毬，遇舊緣成其夫婦，似有慕古之意。老孫纔引你去，又想着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就此檢視真假。適見那皇帝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未見公主何如耳。長老道：你見公主便怎的？」行者道：「老孫的火眼金睛，但見面就認得真假。善惡富貴貧窮，却好施爲，辨明邪正。沙僧與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行者道：『相面之士當我孫子罷了。』三藏喝道：『且休調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以處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會喜之時，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等老孫在旁觀看。若還是個眞女人，你就做了駙馬，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三藏聞言，越生嗔怒，罵道：『好獼猴，你還害我哩！却是悟能說的。我們十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八分了，你還把熱舌頭話我快早夾着你，休開那臭口。再若無禮，我就念起咒來，教你了當不得。』行者聽說，念咒慌得跪在面前道：『莫念，莫念。若是眞女人，待拜堂時，我們一齊大鬧皇宮，領你去也。』師徒說話，不覺早已入更正是。沉沉宮漏，簾簾花香，繡戶垂珠箔，閉庭絕火光，鞦韆索冷空，留影兔笛聲殘，靜四方。繞屋有花籠，月燦隔空無樹，顯星芒。杜鵑啼歇，蝴蝶夢長，銀漢橫天。字白雲歸故鄉，正是離人情切處，風搖嫩柳更淒涼。八戒道：「師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議。且睡。且睡。師徒們果然安歇一宵。早又金雞唱曉，國王卽登殿設朝。但見：宮殿開軒紫氣高，風吹御樂透青霄。恨移豹尾旌旗動，日射螭頭玉佩搖。香霧細添宮柳綠，露珠微潤苑花嬌。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統朝。衆文武百官朝罷，又宣光祿寺安排。十二日會喜佳筵。今日且整春疊，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酌，吩咐儀制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着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兩處俱着教坊司奏樂，伏侍賞春。景消遲日也。八戒聞得，應聲道：「陛下我師徒自相會，更無一刻相離。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帶我們去耍兩日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不然，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那國王見他醜陋，說話粗俗，又見他扭頭掉頸，掬嘴巴，搖耳朵，卽像有些風氣，猶恐攪破親事，只得依從。便教在永鎮華夷閣裏安排二席。我與駙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請三位別坐，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那馱子纔朝上唱個喏，叫聲多謝，各各而退。又傳旨教內宮官排宴，着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就爲添妝餛子，以待十二日佳配。將有巳時前後，那國王

排簾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好去處。徑鋪彩石。檻鑿雕欄。徑鋪彩石。徑邊石畔長奇葩。檻鑿雕欄。檻外欄中生  
異卉。天桃迷翡翠。嫩柳閃黃鸝。步覺幽香來袖滿。行沾清味上衣多。鳳臺龍沼。竹閣松軒。鳳臺之上。吹簫引鳳來儀龍  
沼之間。養魚化龍而去。竹閣有詩。費盡推敲裁白雪。松軒文集。考成珠玉註青編。做山卷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蓄  
薇架。疊錦鋪絨。菜蘗檻海棠。畦堆霞砌玉芍。藥異香。蜀葵奇豔。白梨紅杏。門芳菲。紫蕙金萱。爭爛爛。麗春花。木筆花。杜  
鵑花。天天灼灼。含笑花。鳳仙花。玉簪花。戰戰巍巍。一處處。紅透胭脂潤。一叢叢。芳濃錦繡圍。更喜東風回白日。滿園嬌  
媚逞光輝。一行君王觀之良久。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國王攜唐僧上華夷閣。各自敘宴。那歌舞  
吹彈鋪張陳設。真是崢嶸閭闔曙光生。鳳閣龍樓瑞靄橫。春色細鋪花草繡。天光遙射錦袍明。笙歌繚繞如仙宴。杯  
學飛傳玉液清。君悅臣歡同翫賞。華夷永鎮世康寧。此時長老見國王敬重無計可奈。只得勉強隨喜。誠是外喜而  
內憂也。坐間見壁上掛着四面金屏。屏上畫着春夏秋冬四景。皆有題咏。皆是翰林名士之詩。春景詩曰。周天一氣  
轉洪鈞。大出熙熙萬象新。桃李爭妍花爛熳。燕來畫棟疊香塵。夏景詩曰。薰風拂拂思遲遲。宮院榴葵映日輝。玉笛音  
調驚午夢。芝荷香散到庭幃。秋景詩曰。金井梧桐一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燕知社日辭巢去。鴈折蘆花過別鄉。冬景  
詩曰。天雨飛雲暗淡寒。朔風吹雪積千山。深宮自有紅爐暖。報道梅開玉滿欄。那國王見唐僧恣意看詩。便道。駙馬  
喜翫詩中之味。必定善於吟哦。如不吝珠玉。請依韻各和一首。如何。長老是個對景忘情。明心見性之意。見國王欽重  
命和前韻。他本不覺忽談一句道。日暖冰消大地鈞。國王大喜。即召侍衛官取文房四寶。請駙馬和完錄下。俟朕緩緩味  
之。長老欣然不辭。舉筆而和。和春景詩曰。日暖冰消大地鈞。御園花卉又更新。和風膏雨民沾澤。海晏河清絕俗塵。  
和夏景詩曰。斗指南方白晝遲。槐雲榴火鬪光輝。黃鸝紫燕啼宮柳。巧轉雙聲入絳幃。和秋景詩曰。香飄橘綠與橙黃。  
松柏青青喜降霜。籬菊半開攬錦繡。笙歌韻徹水雲鄉。和冬景詩曰。瑞雪初晴氣味寒。奇峯巧石玉團山。爐燒獸炭煨  
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欄。國王見和大喜。稱唱道。好個袖手高歌倚翠欄。遂命教坊司此新詩奏樂。盡日而散。行者三  
人在留春亭亦儘受用。各飲了幾杯。也有些酣意。正欲去尋長老。只見長老已同國王在一閣。八戒歎性發作。應聲  
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這一下了。却該趁飽兒睡覺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沒修養。這氣飽兒。所何睡覺。八  
戒道。你那裏知俗語云。吃了飯兒不挺屍。肚裏沒板脂哩。唐僧與國王相別。只謹言。只謹言。既至亭內。喚責他三人道。  
汝等越發村了。這是甚麼去處。只管大呼小叫。倘或惱着國王。却不被他傷害性命。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們與他親家



禮道的。他便不好生怪常言道。打不斷的親。罵不斷的鄰。大要子。怕他怎的。長老叱道。教拿過馱子來。打他二十禪杖。行者果一把揪翻。長老舉杖就打馱子。馱子喊叫道。馱馬爺。饒罪。饒罪。旁有陪宴官勸住馱子。爬將起來。突突囊囊的道。好貴人。好馱馬。親還未成。就行起王法來了。行者侮着他嘴道。莫胡說。莫胡說。快早睡去。他們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到明早。便舊宴樂不覺樂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回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馱馬府已修完。專等妝奩鋪設。合登宴亦已完備。葷素共五百餘席。國王心喜。欲請馱馬赴席。忽有內宮官對御前啓奏道。萬歲正宮娘娘有請。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着公主。都在昭陽宮談笑。真個是花團錦簇。那一片宮麗妖嬈。真勝似天堂月殿。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爲證。喜詞云。喜喜喜。喜喜喜。欣然樂矣。結婚姻。恩愛美。巧樣宮妝。嫦娥怎比。龍釵與鳳釵。豔豔飛金縷。櫻脣皓齒。朱顏嫵娜。如花輕體。錦重重。五彩叢中。香拂拂。千金隊裏。會詞云。會會會。妖嬈嬌媚。賽毛嬙。欺楚姝。傾國傾城。比花比玉。妝飾更新妍。釵環多豔麗。蘭心蕙性。清高粉臉。冰肌榮貴。黛眉一線遠山微。窈窕嬈嬈。攢錦隊。佳詞云。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愛。實堪誇。異香馥郁。脂粉交加。天臺福地遠。怎似國王家。笑語紛紛。嬌態笙歌。繚繞喧嘩。花堆錦砌。千般美。看遍人間。怎若他。姻詞云。姻姻姻。蘭麝香噴。仙子陣。美人羣。嬪妃換彩。宮主妝新。雲鬢堆鴉髻。霓裳壓仙鳳。裙一派音噴。噴兩紛行。朱紫綰。當年會結。乘鸞信。今朝幸喜會佳姻。却說那國王。駕到那后妃。引着公主。並彩女宮娥。都來迎接。國王喜孜孜。進了昭陽宮坐下。后妃等朝拜畢。國王道。公主賢女。自初八日結綵拋毬。幸遇聖僧。想是心願已足。各衙門官。又能替朕心。各項事俱已完畢。今日正是佳期。可早赴合登之宴。不要錯過時辰。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萬千之罪。有一言啓奏。這幾日。聞得宮官傳說。唐聖僧有三個徒弟。他生得十分醜惡。小女不敢見他。恐見時。必生恐懼。萬望父王將他發放出城。方好。不致驚傷弱體。反爲禍害也。國王道。孩兒不說朕幾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醜惡。連日教他在御花園裏。留春亭管待。趁今日就上殿。打發他關文。教他出城。却好會宴。公主叩頭謝了恩。國王卽出駕上殿。傳旨請馱馬。共他三位。原來那唐僧捏指頭兒。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與他三人計較道。今日却是十二了。這事如何區處。行者道。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還未沾身。不爲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見面。若得出來。老孫一觀。就知真假。方纔動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來請。打發我等出城。你自應承。莫怕我閃閃身兒。就來緊緊隨護你也。師徒們正講。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行者。笑道。去來。去來。必定是與我們送行。好留師父會合。八戒道。送行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到我那

丈人家也再會親。要子兒去耶。沙僧道：「二哥箝着口，休亂說。只憑大哥主張，遂此將行李馬匹俱隨那些官到於丹墀下。國王見了，教請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將關文拿上來，朕當用寶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備盤纏，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若取經回來，還有重謝。」留駙馬在此，勿得懸念。行者稱謝，遂教沙僧取出關文遞上。國王看了，即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黃金十錠，白金二十錠，聊達親禮。八戒原來財色心重，即去接了。行者朝上唱個喏道：「聒噪，聒噪，便轉身要走。慌得個三藏一轆轤爬起，扯住行者，咬響牙根道：「你們都不願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丟個眼色道：「你在这裏寬懷歡會，我等取了經，回來看你。那長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多官都看見，以為實是相別而去。早見國王又請駙馬上殿，着多官送三位出城。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行者三人同衆出了朝門，各自相別。八戒道：「我們當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語，只管走至驛中，驛丞接入，看茶擺飯。行者對八戒道：「沙僧道：「你兩個只在此切莫出頭，但驛丞問甚麼事情，且含糊答應。莫與我說話。我保師父去也。」好大聖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與八戒沙僧同在驛內，真身却幌的跳在半空，變作一個蜜蜂兒，但見：

翅黃口甜尾利，隨風飄舞顛狂。最能摘蕊與偷香，度柳穿花搖蕩。辛苦幾番，淘染飛來飛去，空忙釀成濃美。自何嘗只好留存名狀，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觀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繡墩上坐着，愁眉不展，心存焦燥，竟飛至他毘盧帽上，悄悄的爬及耳邊，叫道：「師父，我來了。切莫憂愁。唐僧聽見，始覺心寬，不一時，宮官來請道：「萬歲，合登嘉筵，已排設在鳩鵲宮中。娘娘與公主俱在宮伺候，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國王喜之不盡，即同駙馬進宮而去。正是那：邪主愛花花作禍，禪心動念念生愁。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

却說那唐僧憂憂愁愁，隨着國王至後宮，只聽得鼓樂喧天，隨聞得異香撲鼻，低着頭，不敢仰視。行者暗裏欣然，丁在那毘盧帽頂上，運神光，睜火眼，金睛觀看，又只見那兩班彩女擺列的似蕊宮仙府，勝強似錦帳春風，真個是：娉婷嫋娜，玉質冰肌。一雙雙嬌欺楚女，一對對美賽西施。雲髻高盤，飛彩鳳，蛾眉微顯，遠山低。笙簧雅奏，簫鼓頻吹。宮商角徵羽，抑揚高下齊。清歌妙舞，常堪愛。錦砌花團，色色怡。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暗自裏砸嘴誇稱道：「好尚和好尚。身居錦繡心無愛，足步瓊瑤意不迷。少時，皇后嬪妃簇擁着公主，出鳩鵲宮，一齊迎接，都道：「聲我王萬歲，萬萬歲。慌的個長老戰兢兢，莫知所措。行者早已知識，見那公主頭頂上微露出一點妖氛，却也不十分兇惡，即忙爬近耳邊，叫

道師父公主是個假的長老道，是假的，却如何放他現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長老道：不可，不可，恐驚了。且待君后退散，再使法力。那行者一生性急，那裏容得大咤一聲，現了本相，趕上前揪住公主，罵道：好孽畜！你在这裏弄假成真，只在此這等受用，也儘數了。心尙不足，還要騙我師父，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哩！說得那國王呆呆，睜后妃跌跌爬爬，宮娥彩女無一個不東躲西藏，各顧性命好便似。春風蕩蕩，秋氣瀟瀟，春風蕩蕩，過園林，千花擺動，秋氣瀟瀟，來徑苑，萬葉飄搖，刮折牡丹，軟檻下吹歪芍藥，臥欄邊，沿岸芙蓉亂撼，臺基菊蕊鋪堆，海棠無力，倒塵埃。玫瑰有香，眠野境，春風吹折菱荷，冬雪壓歪梅嫩蕊，石榴花瓣亂落在內院東西，岸柳枝條斜垂在皇宮南北。好花風雨一宵狂，無數殘紅鋪地錦。三藏一發慌了手脚，戰兢兢抱住國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頑徒使法力，辨真假也。却說那妖精見事不諧，掙脫了手，解剝了衣裳，摔落了釵環首飾，即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裏，取出一條確嘴樣的短棍，急轉身來亂打行者。行者隨即跟來，使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吆喝，就在花園內鬪起。後却大顯神通，各駕雲霧，殺在空中這一場。金箍鐵棒有名聲，確嘴短棍無人識。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一個爲愛奇花來住跡。那怪久知唐聖僧要求配合元精液，舊年攝去真宮主，變作人身，欽愛惜。今逢大聖認妖氣，救援活命分虛實。短棍行兇，頂丟鐵棒，施威迎面擊，喧嚷嚷兩相持，雲霧滿天遮白日。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鬥，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盡朝裏多官膽怕，長老扶着國王，只叫休驚，請勸娘娘與衆等莫怕。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膽大的，把那衣服釵環拿與皇后看了道：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丟下，精着身子與那和尚在天上爭打，必定是個妖邪。此時國王后妃人等纔正了性，望空仰視不題。却說那妖精與大聖鬥經半日，不分勝敗。行者把棒丟起，叫一聲變，就以一變十，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半天裏好似蛇遊鱗攪，亂打妖邪。妖邪慌了手脚，化道清風，即奔碧空之上逃走。行者念聲咒語，將鐵棒收做一根，縱祥光一直趕來，將近西天門，望見那旌旗烟灼，行者厲聲高叫道：把天門的攔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個那天門上有護國天王帥領着龐劉苟畢四大元帥，各展兵器攔阻。妖邪不能前進，急回頭使短棍，又與行者相持。這大聖論鐵棒，仔細迎着看時，見那短棍兒一頭裝一頭細，却似春確臼的杵頭模樣，叱咤一聲，喝道：孽畜，你拿的是甚麼器械，敢與老孫抵敵。快早降伏，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那妖邪咬着牙道：你也不知我這兵器聽我道。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計年，混沌開時吾已得，洪濛判處我當先。源流非比凡間物，本性生來在上天。一體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氣合三元。隨吾久住蟾宮內，伴我常住桂殿邊。因爲愛花垂世

境故來天竺假孀，與君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緣，你怎欺心破佳偶。死尋覬戰遮兇頑，這般器械名頭大。在你金箍棒子前，廣寒宮裏搗藥杵，打人一下命歸泉。行者聞說，呵呵冷笑道：「好孽畜啊！你既住在蟾宮之內，不知老孫的手段，你還敢在此支吾。快早現相降伏，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弼馬溫，理當讓你。但只是破人親事，如殺父母之讎，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馬溫，那大聖惱得是弼馬溫三字，他聽得此言，心中大怒，舉鐵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輪杵來迎，就於西天門前發狠相持這一場。金箍棒搗藥杵，兩般仙器真堪比。那個爲結婚姻降世間，這個因保唐僧到這裏。原來是國王沒正經，愛花引得妖邪喜，致使如今恨苦爭。兩家都把頑心起，一衝一撞賭輸贏。劄言劄語齊鬥嘴，藥杵英雄世罕稀。鐵棒神威還更美，金光湛湛幌天門。彭霧輝輝連地來，往戰經十數回。妖邪力弱難搪抵，那妖精與行者又鬥了十數回。見行者的棒勢緊密，料難取勝，虛丟一杵，將身幌一幌。金光萬道，徑奔正南上敗走。大聖隨後追襲，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鑽入山洞，寂然不見。又恐他遯身回國，暗害唐僧，他認了這山的規模，返雲頭徑轉國內。此時有申時矣，那國王正扯着三藏戰戰兢兢，只叫聖僧救我。那些嬪妃、皇后也正惶惶，只見大聖自雲端裏落將下來，叫道：「師父我來也。」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驚了主躬。我問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於鵝鵲宮外，叉手當胸道：「假公主是個妖邪，初時與他打了半日，他戰不過我，化道清風，徑往天門上跑。是我吆喝天神攔住，他現了相，又與我鬥了十數合，又將身化作金光，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無處尋覓，恐怕他來此害你，特地回國。國王聽說，扯着唐僧問道：「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我真公主在於何處？」行者應聲道：「我拿住假公主，你那真公主自然來也。」那后妃等聞得此言，都解了恐懼。一個個上前拜告道：「望聖僧救得我真公主來，分了明暗，必當重謝。」行者道：「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娘娘等各轉回宮，召我師弟八戒、沙僧來保護師父。我却好去降妖。」一則分了內外，二則免我懸掛，謹當辨明。以表我一場心力。國王依言感謝不已，遂與唐僧攜手出宮，徑至殿上。衆宮妃各各回宮，一壁廂教備素膳，一壁廂召八戒、沙僧，須臾間，二人早至。行者備言前事，教他兩個用心護持。這大聖縱筋斗雲飛空而去，那殿前多官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孫大聖徑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尋找，原來那妖邪敗了陣，到此山鑽入窩中，將門兒使石塊攔塞，虛怯法藏隱不出。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心甚焦惱，捻着訣，念動真言，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少時，二神至了，叩頭道：「不知不知，知當遠接。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這山叫做甚麼名字？此處有多少妖精，從實說來，饒你罪過。」二神告道：「大聖，此山喚做毛穎山。」

山中只有三處兔穴。亘古至今，沒甚妖精，乃五瓊之福地也。大聖要尋妖精，還是西天路上去。有行者道：「老孫到了天竺國，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拋在荒野，他就變做公主模樣，戲哄國王，結綵樓，拋繡毬，欲招駙馬。我保唐僧至其樓下，被他有心打着唐僧，欲為配偶，誘取元陽，是我識破，就於宮中現身捉獲，他就脫了衣服，首飾，使一條短棍喚名搗藥杵，與我鬥了半日，他就化清風而去，被老孫趕至西天門，又鬥有十數合，他料不能勝，復化金光，逃至此處，如何不見？」二神聽說，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始於山脚下窟邊看處，亦有幾個草兔兒，也驚得走了。尋至絕頂上窟中看時，只見兩塊大石頭，將窟門攔住。土地道：「此間必是妖邪，趕急鑽進去也。」行者即使鐵棒，搗開石塊，那妖邪果藏在裏面，呼的一聲，就跳將出來，舉藥杵來打行者，輪起鐵棒架住，說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裏，嚷突突的罵着山神土地道：「誰教你引着他往這裏來找尋他？支支撐撐的，抵着鐵棒，且戰且退，奔至空中，正在危急之際，却又天色晚了，這行者愈發狠性，下切手，恨不得一棒打殺，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有人叫道：「大聖莫動手，莫動手，棍下留情。」行者回頭看時，原來是太陰星君，後帶着姮娥仙子，降彩雲到於當面，慌得行者收了鐵棒，躬身施禮道：「老太陰，往那裏去？」老孫失迴避了。太陰道：「與你對敵的這個妖邪，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他私自偷開玉關金鎖，走出宮來，經今一載，我算他目下有傷命之災，特來救他性命，望大聖看老身饒他罷。」行者啞啞連聲道：「不敢，不敢，怪道他會使搗藥杵，原來是個玉兔兒。」老太陰不知他攝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却又假合真形，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其情其罪，其實何甘，怎麼便可輕恕饒他？」太陰道：「你亦不知，那國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宮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會把玉兔兒打了一掌，却就思凡下界，一靈之光，遂投胎於國王正宮皇后之腹，當時得以降生，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讎，故於舊年私走出宮，拋素娥於荒野，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道。幸汝留心識破，真假却也未曾傷損你師，萬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這些因果，老孫也不敢抗違，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恐那國王不信，敢煩太陰君同衆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廂，對國王明證明證。」一則顯老孫之手段，二來說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後着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見顯報之意也。太陰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還不歸正同來。」玉兔兒打個滾，現了原身，真個是：缺脣尖齒，長耳稀鬚，團身一塊毛如玉，展足千山帝若飛，直鼻垂酥果，蹙霜華，填粉膩，雙睛紅映，猶似雪上點胭脂，伏在地，白穰穰一堆素練，伸開腰，白鐸鐸一架銀絲，幾番家吸殘清露，瑤天曉，搗藥長生玉杵奇。那大聖見了，不勝欣喜，踏雲光向前引導，那太陰君領着衆姮娥仙子，帶着玉兔兒，徑

轉天竺國界。此時正黃昏，看看月上，到城邊，聞得譙樓上搥鼓。那國王與唐僧尚在殿內，八戒、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方議退朝，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晝，衆抬頭看處，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天竺陛下，請出你那皇后嬪妃看者。」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陽星君兩邊的仙妹，是月裏嫦娥。這個玉兔兒却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現真相也。那國王召皇后嬪妃與宮娥彩女等衆，朝天禮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謝。滿城中各家各戶也無一人不設香案叩頭念佛。正此觀看處，豬八戒動了慾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寬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耍子兒去也。」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兩掌，罵道：「你這個村潑猢猻子，此是甚麼去處，敢動淫心。」八戒道：「拉開散悶耍子而已。」那太陰君令傳仙童與衆婦娥收回玉兔，徑上月宮而去。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這國王在殿上謝了行者，又問前因道：「多感神僧大法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却在何處所也？」行者道：「你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宮裏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生下身來，那玉兔兒懷恨前讎，所以於舊年間偷開玉關金鎖，走下來把素娥攝拋荒野。他却變形哄你，這段因果是太陰君親口纔與我說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國王聞說，又心意慚惶，止不住腮邊流淚道：「孩兒，我自幼登基，雖城門也不會出去，却教我那裏去尋你？」行者笑道：「不須煩惱，你公主現在給孤布金寺裏裝風。今且各散，到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了。」衆官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寬，這幾位神僧乃騰雲駕霧之佛，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明日煩神僧同去一尋，便知端的。」國王依言，即請至留春亭擺齋安歇。此時已近二更，正是那銅壺滴漏月華明，金鐸叮嚀風送聲。杜宇正啼春去半，落花無路近三更。御園寂寞，鞦韆影落空浮銀漢橫。三市六街無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晴。當夜各寢不題。這一夜國王退了妖氣，陡長精神。至五更三點，復出臨朝朝畢，命請唐僧四衆議尋公主。長老隨至朝上行禮。大聖三人一同打個問訊。國王欠身道：「昨所云公主孩兒，敢煩神僧爲一尋救。長老道：『貧僧前日自東來行，至天晚見一座給孤布金寺，特進求宿。幸那寺僧相待，當晚齋罷，步月閑行，行至布金舊園，觀看基址，忽聞悲聲入耳，詢問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歲之外，他屏退左右，方說道：『悲聲者乃舊年春深時，我正明月忽然一陣風生，就有悲怨之聲，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女子，詢問其故。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公主，因爲夜間翫月觀花，被風刮至於此。那老僧多知人禮，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惟恐本寺頑僧污染，只說是妖精，被我鎖住。公主識得此意，日間胡言亂語，討些茶飯吃了。夜深無人處，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會來國打聽幾番，見公主在宮無恙，所以不敢聲言舉奏。因見我徒弟有些神

通那老僧千叮萬囑教貧僧到此查訪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爲妖假合真形變作公主模樣他却又有心要破我陽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認出真假今已被太陰星收去賢公主見在布金寺裝風也國王見說此詳細放聲大哭早驚動三宮六院都來問及因無一人不痛哭者良久國王又問布金寺離城多遠三藏道只有六十里路國王遂傳旨着東西二宮守殿掌朝太師衛國朕回正宮皇后帥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當時擺駕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裏衆僧慌忙跪接道老爺去時與衆步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行者笑道你那老師在於何處快叫他出來排設香案接駕天竺國王皇后多官與我師都來了衆僧不解其意即請出那老僧老僧見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爺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拋繡毯欲配唐僧並趕捉賭鬥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備陳了一遍那老僧又磕頭拜謝行者攙起道且莫拜且莫跪快安排接駕衆僧纔知後房裏鎖得是個女子一個個驚驚喜喜便都設了香案擺列山門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鐘鼓等候不多時聖駕早到果然是續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條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國王到於山門之外只見那衆僧齊齊整整俯伏接拜又見孫行者立在中間國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就到了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隨後唐僧等俱到長老引駕到於後面房邊那公主還裝風胡說老僧跪指道此房內就是舊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國王即令開門隨即打開鎖開了門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認得形容不願穢污近前一把攙抱道我的受苦的兒啊你怎麼遭這等折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逢比他入不同三人抱頭大哭哭了一會敘畢離情即令取香湯教公主沐浴更衣上輦回國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老孫還有一事奉上國王答禮道神僧有事吩咐朕即從之行者道他這山名爲百脚山近來說有蜈蚣成精黑夜傷人往來行旅甚爲不便我思蜈蚣惟鷄可以降伏可選絕大雄鷄千隻撒放山中除此毒虫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賜文一道勅封就當謝此僧供養公主之恩也國王甚喜領諾隨差官進城取雞又改山名爲寶華山仍着工部辦料重修賜與封號喚做勅建寶華山給孤布金寺把那老僧封爲報國僧官永遠世襲賜俸三十六石衆僧謝了恩送駕回朝公主入宮各各相見安排筵宴與公主釋悶賀喜后妃母子復聚首團圓國王君臣亦共喜飲宴一宵不題次早國王傳旨召丹青圖下聖僧四衆喜容供養在華夷樓上又請公主新妝重整出殿謝唐僧四衆救苦之恩謝畢唐僧辭王西去那國王那裏肯放大設佳宴一連吃了五六日着實好了獸子儘力放開肚量受用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苦留不住

遂取金銀二百錠，寶貝各一盤奉送。師徒們一毫不受，教擺鑾駕，請老師父登輦，差官遠送。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又見衆僧叩送，俱不忍相別。行者見送者不肯回去，無已，捻訣往巽地上吹口仙氣，一陣暗風，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方纔得脫身而去。這正是：沐淨恩波歸了性，出離金海悟真空。畢竟不知前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

色色原無色，空空亦非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裏何勞說夢。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話表唐僧師衆，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見黑風過處，不見他師徒，以爲活佛臨凡，磕頭而回不題。他師徒們西行，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清和天氣，爽池沼芟荷生，梅遂雨餘熟，麥隨風裏成。草香花落處，鶯老柳枝輕。江燕携雛習山，雞哺子鳴，斗南當日永，萬物顯光明。說不盡那朝餐暮宿，轉潤尋坡，在那平安路上，行經半月，前邊又見一城垣相近。三藏問道：徒弟，此又是甚麼去處？行者道：不知。八戒笑道：這路是你行過的，怎說不知？却是又有些兒蹊蹺，故意推不認得，捉弄我們哩。行者道：這欺子全不察理。這路雖是走過幾遍，那時只在九霄空裏，駕雲而來，駕雲而去，何曾落在此地，事不關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却有甚蹊蹺，又捉弄你也。說話間，不覺已至邊前。三藏下馬過吊橋，徑入門裏，長街上只見廊下坐着兩個老兒，敘話。三藏叫徒弟：你們在那街心裏站住，低着頭，不要放肆。等我在那廊下問個地方。行者等果依言立住。長老近前合掌，叫聲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二老正在那裏閑講閑論，說甚麼興衰得失，誰聖誰賢。當時的英雄事業，而今安在？誠可謂大嘆息。忽聽得道聲問訊，隨答禮道：長老有何話說？三藏道：貧僧乃遠方來拜佛祖的，適到寶方，不知是甚地名，那裏有向善的人家化齋一頓？老者道：我做處是銅臺府，府後有一縣，叫做地靈縣。長老若要吃齋，不須募化。過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東者，有一個虎坐門樓，乃是寇員外家。他們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似你這遠方僧，儘着受用去。去莫打斷我們的話頭。三藏謝了，轉身對行者道：此處乃銅臺府地靈縣。那二老道：過此牌坊南北街，向東虎坐門樓，有個寇員外家。他們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教我到他家去吃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個有齋僧的。此間既是府縣，不必照驗關文。我們去化些齋吃了，就好走路。長老與三人緩步長街，又惹得那市口裏人都驚驚恐恐，猜猜疑疑的，圍繞爭看他們相貌。長老吩咐閉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人果低着頭，不敢仰視，轉過拐角，果見一條南北大街，正行時，見一個虎坐門樓，門裏邊影壁上掛着一面大牌，書着萬僧



不阻四字。三藏道：西方佛地，賢者愚者，俱無詐僞。那二老說時，我猶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八戒村野，就要進去。行者道：獸子且住。待有人出來，問及何如，方好進去。沙僧道：大哥說得有理。恐一時不分內外，惹施主煩惱。在門口歇下馬匹，行李須臾間，有個蒼頭出來，提着一把秤，一隻藍兒，猛然看見，慌的丟了，倒跑進去報道。主公外面有四個異樣僧家來也。那員外拄着拐，正在天井中閑走，口裏不住的念佛。一聞報道，就丟了拐，出來迎接。見他四衆，也不怕醜惡，只叫請進。請進三藏，謙謙遜遜，一同都入，轉過一條巷子，員外引路，至一層房裏，說道：此上手房宇，乃管待佛祖佛堂。經堂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稱讚不已，却說他四衆，穿了袈裟，拜佛舉步登堂，觀看。但見那：香雲鬢鬢，燭焰光輝。滿堂中錦簇花攢，四下裏金鋪經綯。朱紅架高掛紫金鐘，綵漆檠對設花腔鼓。幾對旛繡成八寶，千尊佛盡削黃金。古銅爐，古銅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銅爐內，常常不斷沉檀。古銅瓶中，每有蓮花現彩。雕漆桌上，五雲鮮，雕漆盒中，香瓣積，玻璃盞，淨水澄清，琉璃燈，香油明亮，一聲金磬，響韻虛徐。真個是紅塵不到，賽珍樓。家奉佛堂，欺上刹。長老淨了手，拈了香，叩頭拜畢，却轉回與員外行禮。員外道：且住。請到經堂中相見。又見那：方臺豎櫃，玉匣金函，方臺豎櫃，堆積着無字經文，玉匣金函，收貯着許多簡札，彩漆桌上，有紙墨筆硯，都是些精精緻緻的文房。椒粉屏前，有書畫琴棋，盡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輕玉浮金之仙磬，掛一柄披風戴月之龍髯，清氣令人神氣爽，齋心自覺道心閑。長老到此，正欲行禮。那員外又攙住道：請寬佛衣。三藏脫了袈裟，纔與長老見了。又請行者三人見了，又叫把馬喂了。行李安在廊下方，問起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詣寶方謁靈山見佛祖，求真經者。聞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見。求一齋就行。員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賤名寇洪，字大寬，虛度六十四歲，自四十歲上，許齋萬僧，纔做圓滿。今已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齋僧的帳目，連日無事，把齋過的僧名算一算，已齋過九千九百九十六員，止少四衆，不得圓滿。今日可的天降老師四位，圓滿萬僧之數，請留尊諱，好歹寬住月餘，待做了圓滿，弟子着轎馬送老師上山。此間到靈山只有八百里路，苦不遠也。三藏聞言，十分歡喜，都就權且應承不題。他那幾個大小家，僮往宅裏搬柴打水，取米麵素菜，整治齋供。忽驚動員外媽媽，問道：是那裏來的僧，這等上緊。僮僕道：纔有四位高僧，爹爹問他起居。他說是東土大唐皇帝差來的，往靈山拜佛爺爺。到我們這裏，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說是天降的，吩咐我們快整齋供養他。那老嫗聽說也喜，叫了丫鬟取衣服來，我穿我也去看看。僮僕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醜得狠哩。老嫗道：汝等不知，但形容醜陋，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先去報你爹爹知道。那僮僕跑至經堂，對員外道：奶

奶來了。要拜見東土老爺哩。三藏聽見，卽起身下座，說不了。老嫗已至堂前，舉目見唐僧相貌軒昂，丰姿英偉，轉面見行者三人模樣非凡，雖知他是天人下界，却也有幾分悚懼。朝上跪拜，三藏急急還禮道：「有勞菩薩敬，老嫗問員外說道：四位師父怎不並坐？」八戒掬着嘴道：「我三個是徒弟，他這一聲就如深山虎嘯，那媽媽一發害怕，正說處，又見一個家僮來報道：兩個叔叔也來了。」三藏急轉身看時，原來是兩個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經堂，對長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還禮。員外上前扯住道：「這是我兩個小兒，喚名寇梁、寇棟，在書房裏讀書，方回未吃午飯，知老師下降，故來拜也。」三藏喜道：「賢哉賢哉，正是欲高門第須爲善，要好兒孫在讀書。」二秀才啓上父親道：「這老爺是那裏來的？」員外笑道：「來路遠哩。」南瞻部洲東土大唐皇帝欽差到靈山拜佛祖爺，取經的秀才送我看事。林廣記上蓋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們這裏叫做西牛賀洲，還有個東勝神州，想南瞻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三藏笑道：「貧僧在路，就聞言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萬苦千辛，甚虧我三個徒弟保護，共計一十四遍寒暑，方得至寶方。秀才聞言稱獎不盡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說未畢，又有個小的來請道：齋筵已擺請老爺進齋。」員外着媽媽與兒子轉宅，他却陪四衆進齋堂吃齋，那裏鋪設的齊整，但見：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裝成的時樣。第二行五盤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盤閑食，般般甜美味件，馨香素湯，米飯蒸饅，饅頭辣辣，爨爨熱騰騰，盡皆可口，眞足充腸。七八個僮僕往來奔奉，四五个庖丁不住手，你看那上湯的上湯，添飯的添飯，一往一來，眞如流星趕月。這豬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風捲殘雲，師徒們儘受用了一頓。長老起身對員外謝了齋，就欲走路。那員外攔住道：「老師放心住幾日兒，常言道：起頭容易結梢難，只等我做過了圓滿，方敢送程。」三藏見他心誠意懇，沒奈何，住了。早經過五七遍朝夕，那員外纔請了本處應佛僧二十四員，辦做圓滿道場，衆僧們寫作有三四日，選定良辰，開啓佛事。他那裏與大唐的世情一般，却倒也。大揚旛，鋪設金容，齊秉燭，燒香供養，擂鼓敲鏡，吹笙捻管，雲籥兒橫笛音清，也都是工尺字樣，打一回，吹一盪，朗言齊語，開經藏，先安土地，次請神將，發了文書，拜了佛像，談一部孔雀經，句句消災障，點一

久往些時，有何不可。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師父忒也不從人願，不近人情。老員外大家巨富，許下這等齋僧之願，今已圓滿，又況留得至誠，須住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這等現成好齋，不吃，却往人家化募，前頭有你甚老爺老娘家哩。長老咄的喝了一聲道：你這夯貨，只知好喫，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槽裏吃食，胃裏擦癢的畜生。汝等既要貪此噴癡，明日等我自家去罷行者。見師父變了臉，即揪住八戒，着頭打一頓拳，罵道：馱子不知好歹，了得師父連我們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惹得好，只這等不說話，還惹人嫌。且又插嘴，那馱子氣呼呼的，立在旁邊，再不敢言。員外見他師徒們生惱，只得滿面陪笑道：老師莫焦燥，今日且少寬容，待明日我辦些旗鼓，請幾個鄰里親戚，送你們起程。正講處，那老嫗又出來道：老師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辭。今到幾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嫗道：這半月算我員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針線錢兒，也願齋老師父半月，說不了。寇棟兄弟又出來道：四位老爺家父齋僧二十餘年，更不會遇着好人。今幸圓滿，四位下降，誠然是蓬屋生輝，學生年幼，不知因果，常聞得有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各欲獻芹者，正是各求得些因果，何必苦辭。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束修錢兒，也只望供養老爺半月，方纔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薩感情，已不敢領，怎麼又承賢昆玉厚愛，決不敢領。今朝定要起身，萬勿見罪。不然，久違欽限，罪不容誅矣。那老嫗與二子見他執一不住，便生起惱來，道：好意留他，他這等固執，要去，去便就去了罷。只管勞叨甚麼。母子遂抽身進去。八戒忍不住口，又對唐僧道：師父不要拿過了班兒，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們且住一個月兒，了了他母子的願心也罷了。只管怎的。唐僧又咄了一聲，喝道：那馱子就自家把嘴打了兩下道：啐啐啐，說道：莫多話，又做聲了。行者與沙僧赦赦的笑在一邊。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麼。即捻訣要念緊箍咒兒，慌得個行者跪下道：師父，我不會笑，我不會笑。千萬莫念，莫念。員外又見他師徒們漸生煩惱，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師不必噪鬧。准於明日送行，遂此出了經堂，吩咐書辦寫了百十個簡帖兒，邀請鄰里親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師西行。一壁廂又叫庖人安排錢行的筵宴，一壁廂又叫管辦的做二十對彩旗，寬一班吹鼓手樂人，南來寺裏請一班和尚，東岳觀裏請一班道士，限明日已時俱要整齊，衆執事領命去訖。不多時，天又晚了，吃了晚齋，各歸寢處。但見：幾點歸鴉過別村，樓頭鐘鼓遠相聞。六街三市人煙靜，萬戶千門燈火昏。月皎風清花弄影，銀河慘淡映星辰。子規啼處更深矣，天籟無聲大地鈞。當時三四更天氣，各管事的家僮盡皆早起，買辦各項物件。你看那辦筵席的廚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噪鬧請僧道的兩脚奔波，叫鼓樂的一聲急縱送簡帖的東走西跑，備轎馬的上呼下應。這半夜直嚷到天明，將已時前

後各項俱完。也只是有錢不過。却表唐僧徒們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長老吩咐收拾行李。扣備馬匹。獸子聽說要走。又努嘴胖脣。唧唧噥噥。只得將衣鉢收拾。找教高肩擔子。沙僧刷鞴馬匹。套了鞍轡。伺候行者將九環杖遞在師父手裏。他將通關文牒的引袋兒掛在胸前。只是一齊要走。員外又都請至後面大廳內。那裏面又鋪設了筵宴。比齋堂相待。更是不同。但見那簾幕高掛。屏圍四繞。正中間掛一幅壽山福海之圖。兩壁廂列四軸春夏秋冬之景。龍文鼎內香飄。鵲龜爐中瑞氣生。香盤簇彩寶妝花。色色鮮明。排桌堆金。獅仙糖齋齊擺列。階前歌舞按宮商。堂上果銷鋪錦繡。素湯素飯甚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豔。雖然是百姓之家。却不亞王侯之宅。只聽得一片歡聲。真個也驚天動地。長老正與員外作禮。只見家僮來報客俱到了。却是那請來的左鄰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丈。又有那些同道的齋公念佛的善友。一齊都向長老禮拜。拜畢。各各敍坐。只見堂下面鼓瑟吹笙。堂上邊絃歌酒讌。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對沙僧道。兄弟。放懷放量吃些兒。離了寇家。再沒這好豐盛的東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說那裏話。常言道。珍饈百味。一飽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也忒不濟不濟。我這一頓儘飽喫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餓。行者聽見道。獸子莫脹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說不了日將中矣。長老在上舉筋念謁齋經。八戒慌了。拿過添飯來。一口一碗。又丟轂有五六碗。把那饅頭饅兒。餅子。燒果。沒好沒歹的。滿滿籠了兩袖。纔跟師父起身。長老謝了員外。又謝了衆人。一同出門。你看那門外擺着彩旗寶蓋。鼓手樂人。又見那兩班僧道方來。員外笑道。列位來遲。老師去急。不及奉齋。俟回來謝罷。衆等讓敍道路。抬轎的抬轎。騎馬的騎馬。步行的步行。都讓長老四衆前行。只聞得鼓樂誼天。旗旛蔽日。人煙湊集。車馬駢填。都來看寇員外。迎送唐僧。這一場富貴。真賽過珠圓翠繞。誠不亞錦帳藏春。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里長亭。又設着筵食。壺漿擊杯把盞。相飲而別。那員外猶不忍捨。噙着淚道。老師取經回來。是必到舍。再住幾日。以了我寇洪之心。三藏感之不盡。謝之無已。道我若到靈山。得見佛祖。首表員外之大德。回時定踵門叩謝。叩謝。說說話兒。不覺的又有二三里路。長老懇切拜辭。那員外又放聲大哭。而轉道。正是。有願齋僧歸妙覺。無緣得見佛如來。且不說寇員外送至十里長亭。同衆回家。却說他師徒四衆。行有四五十里之地。天色將晚。長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着擔。努着嘴道。放了現成茶飯。不吃。清涼瓦屋不住。却要走甚。麼路。像搶喪踵魂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來。却如之何。三藏罵道。潑孽畜。又來報怨了。常言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待我們有緣拜了佛祖。取得真經。那時回轉大唐。奏過主公。將那御廚裏飯。憑你吃上幾年。脹死你這孽畜。教你做

個飽鬼。那獸子嚇嚇的暗笑，不敢復言。行者舉目遙視，只見大路旁有幾間房宇，急請師父道：「那裏安歇？那裏安歇？」長老至前，見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舊扁扁，上有落顏色積塵的四个大字，乃華光竹院。長老下了馬道，華光菩薩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勦除毒火鬼王，降了職，化做五顯靈官。此間必有廟祝，遂一齊進去，但見廊房俱倒，不見人影，欲抽身而出，不期天上黑雲蓋頂，大雨淋漓，沒奈何，却在那破房之下，揀遮得風雨處，將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聲，恐有妖邪知覺，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嘔真個是泰極還生否，樂處又逢悲。畢竟不知天曉，向前去還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却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有夥兇徒，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了家私，無計過活，遂夥了十數人做賊，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那家是第二個財主，去打劫些金銀用度。內有一人道：「也不用緝訪，也不須算計，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十分富厚，我們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就此下手，劫他些貲本，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豈不美哉？」眾賊歡喜齊了心，都帶了短刀、蒺藜、拐子、悶棍、麻繩、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吶喊殺人，慌得他家裏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個乾淨。媽媽兒躲在牀底，老頭兒閃在門後，寇棟與着親的幾個兒女，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顧命那夥賊，拿着刀，拿着火，將他家箱籠打開，把些金銀寶貝、首飾衣裳、器皿傢俬，盡情搜劫。那員外割捨不得，拚了命，走出門來，對眾強人哀告道：「列位大王，轂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那眾強人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擦陰一脚，踢翻在地，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悠悠別世人。眾賊得了手，走出寇家，順城脚做了軟梯，慢城牆一繫，出冒着雨連夜奔西而去。那寇家僮僕見賊退了，方纔出頭，及看時，老員外已死在地下，放聲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眾皆伏屍而哭，悲悲啼啼，將四更時，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因為花撲撲的送他，惹出這場災禍，便生妒害之心，欲陷他四眾，扶着寇梁道：「兒啊，不須哭了，你老子今日也齋僧，明日也齋僧，豈知今日做圓滿齋，着那一夥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親，怎麼是送命僧？媽媽道：賊勢兇勇，殺進房來，我就躲在牀下，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你說是誰點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銀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父親是孫行者，二子聽言，認了真實道，母親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將我家門戶牆垣、窗櫺、巷道，俱看熟了，財動人心，所以乘此夜雨，復到我家，既劫去財物，又害

了父親。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裏遞失狀。坐名告他。寇棟道：失狀如何寫。寇梁道：就依母親之言寫道。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沙和尚劫出金銀去。孫行者打死我父親。一家噪噪鬧鬧。不覺天曉。一壁廂傳請親人置辦棺木。一壁廂義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揚青史。播千年。龔黃再見。聲振黃堂。傳萬古。卓魯重生。當然坐了堂。發放了一應事務。卽令抬出放告牌。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爺爺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殺傷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狀去看。了這般這的。如此如彼。卽問道：昨日有人傳說你家齋僧圓滿。齋得四衆高僧。乃東土唐朝的羅漢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怎麼却有這般事情。寇梁等磕頭道：爺爺小的父親寇洪。齋僧二十四年。因這四僧遠來。恰足萬僧之數。因此做了圓滿。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將路道門窗都看熟了。當日送出當晚復回。乘黑夜風雨。遂明火執杖。殺進房來。劫去金銀財寶衣服首飾。又將父打死在地。望爺爺與小民做主。刺史聞言。卽點起馬步快手并民壯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執鋒利器械。出西門一直來趕唐僧四衆。却說他師徒們在那華光竹院破屋下。挨至天曉。方纔出門。上路奔西。可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繫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經天曉。走過華光院。西去有二十里遠。近藏於山凹中。分撥金銀等物。分還未了。忽見唐僧四衆順路而來。衆賊心猶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衆賊笑道：來得好。來得好。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這些和尚遠路來。又在寇家許久。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我們索性去截住他。奪了盤纏。搶了白馬。湊分。却不是遂心滿意之事。衆賊遂持兵器。吶一聲喊。跳上大路。一字兒擺開。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牙迸半個不字。一刀一個。決不留存。說得唐僧在馬上亂戰。沙僧與八戒心慌。對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苦奈半夜雨天。又早遇強徒斷路。誠所謂禍不單行也。行者笑道：師父莫怕。兄弟勿憂。等老孫去問他一問。好大聖。束一束虎皮裙。抖一抖錦布直裰。走近前。又手當胸道：列位是做甚麼的。賊徒喝道：這廝不知死活。敢來問我。你顏顏下沒眼。不認得我。是大王爺。快將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行者聞言。滿面陪笑道：你原來是窮徑的強盜。賊徒發狠。叫殺了行者。假假的驚恐道：大王。大王。我是鄉村中的和尚。不會說話。沖撞莫怪。莫怪。若要買路錢。不要問那三個。只消問我。我是個管帳的。凡有經錢觀錢。那裏化緣的布施的。都在包袱中。盡是我管出入。那個騎馬的是我的師父。他却只會念經。不管閑事。財色俱忘。一毫沒有。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只會養馬。那個長嘴的是我雇的長工。只會挑擔。你把三個放過去。我將盤纏衣鉢盡情送你。衆賊聽說。這個和尚倒是個老

實頭兒。既如此，饒了你命。教那三個丟下行李，放他過去。行者回頭使個眼色，沙僧就丟了行李擔子，與師父牽着馬。同八戒往西徑走，行者低頭打開包袱，就地搗把塵土，往上一洒，念個咒語，乃是個定身之法。喝一聲住，那夥賊共有三十來名，一個個咬着牙，睜着眼，撒着手，直直的站定，莫能言語，不得動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師父回來，回來。八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師兄，你出我們來了。他身上又無錢財，包裹又無金銀，必定是叫師父要馬哩。我們是剝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亂說，大哥是個了得的，向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這幾個毛賊，他那裏招呼，必有說話。快回去看看。長老聽言，欣然轉馬，回至前邊，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來也。行者道：你們看這些賊，是怎的說。八戒近前推着他，叫道：強盜，你怎的不動彈了。那賊渾然無知，不言不語。八戒道：好的癡瘡了。行者笑道：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會定口，怎麼連聲也不做。行者道：師父請下馬坐着，常言道：只有錯捉，沒有錯放。兄弟，你們把賊都扳翻倒網了，教他供一個供狀，看他是個雛兒強盜，把勢強盜。沙僧道：沒繩索哩。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三十條繩索，一齊下手，把賊扳翻，都四馬攢蹄，細住，却又念念解咒。那夥賊漸漸甦醒，行者請唐僧坐在上首，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毛賊，你們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幾年買賣，打劫了多少東西，可曾殺傷人口，還是初犯，却是二犯，三犯。衆賊開口道：爺爺饒命。行者道：莫叫喚，從實供來。衆賊道：老爺，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都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賭錢，宿娼頑耍，將父祖家業盡花費了，一向無幹，又無錢用，訪知銅臺府城中寇員外家，貲財豪富，昨日合夥當晚乘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的有些金銀服飾，在這路北下山凹裏，正自分贓，忽見老爺們來，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必定身邊有物，又見行李沉重，白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來邀截。豈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將我們細住，萬望老爺慈悲，收去那劫的財物，饒了我的性命也。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猛然吃了一驚，慌忙站起道：悟空，寇老員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災厄。行者笑道：只爲送我們起身，那等彩帳花幢，威張鼓樂，驚動了人眼目，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着我們，奪下他這許多金銀服飾。三藏道：我們擾他半月，感激厚恩，無以爲報，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却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即與八戒、沙僧去山凹裏，取將那些贓物收拾了，獸在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沙僧挑着自己行李。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只得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那夥賊鬆了手脚，爬起來，一個個落草逃生而去。這唐僧轉步回身，將財物送還員外，這一去，却似飛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詩爲證：

恩將恩報人間少，反把恩慈變作仇。下水救人終有失，三思行事却無憂。

三藏師徒們將着金銀

服飾拿轉，正行處，忽見那鎗刀簇簇而來。三藏大驚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簇相臨，是甚好歹？」八戒道：「禍來了，禍來了！這是那放去的強盜，他取了兵器，又夥了些人，轉過路來與我們鬥殺也。」沙僧道：「二哥那來的不是賊勢？大哥你仔細觀之，行者悄悄地向沙僧道：『師父的災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說不了。』衆兵卒至邊前，撒開個圈子陣，把他師徒圍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東西，還在這裏搖擺哩！』一擁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馬來，用繩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齊捆了，穿上杠子，兩個抬一個，趕着馬，奪了担，徑轉府城。只見那唐三藏戰兢兢，滴淚難言。猪八戒絮絮叨叨，心中報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躊躇。孫行者笑嘻嘻要施手段。衆官兵攢擁扛擡，須臾間拿到城裏，徑自解上黃堂。報道：「老爺！民快人等捕獲強盜來了。」那刺史端坐堂上，賞勞了民快，檢看了賊贓，當叫寇家領去。却將三藏等提近廳前，問道：「你這起和尚，口稱是東土遠來，向西天拜佛，却原來是些設法，驪看門路，打家劫舍之賊。」三藏道：「大人容告，貧僧實不是賊，決不敢假。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只因寇員外家齋我等半月，情意深重，我等路遇強盜，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因送還寇家報恩，不期民快人等捉獲，以爲是賊，實不是賊。望大人詳察。」刺史道：「你這廝見官兵捕獲，却巧言報恩，既是路遇強盜，何不連他捉來報官報恩，如何只是你四衆你看寇梁遞得失狀，坐名告你，你還敢展揮三藏聞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飛魄喪，叫悟空：『你何不上來折辯？』行者道：『有賊是實，折辯何爲？』刺史道：『正是啊，賊證現在，還敢抵賴，叫手下拿腦箍來，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然後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遂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見那皂隸們收拾索子，結腦箍，即便開口道：『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昨夜打劫寇家，點燈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財的也是我，殺人的也是我，我是個賊頭，要打只打我，與他們無干。』但只不放我，便是刺史聞言，就教先箍起這個來。皂隸們齊來上手，把行者套上腦箍，收緊了一勒，挖扑的把索子斷了，又結又箍，又挖扑的斷了，一連箍了三四次，他的頭皮皺也不會皺一些兒，却又換索子再結時，只聽得有人來報道：『老爺都下陳少保爺爺到了，請老爺出郭迎接。』那刺史卽命刑房吏把賊收監，好生看轄，待我接過上司，再行拷問。刑房吏遂將唐僧四衆推進監門，八戒沙僧將自己行李擔進隨身。三藏道：「徒弟，這是怎麼起的？」行者笑道：「師父進去，進去這裏邊沒狗，倒好耍子，可憐把四衆捉將進去，一個個都推入轄牀，扣拽了滾肚，敵腦，攀胸，禁子們又來亂打。三藏苦痛難禁，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錢哩。』常言道：『好處安身，苦處用錢。』如今與他些錢，便罷了。」三藏道：『我的錢自何來？』行者道：『若沒錢，衣服也是把那袈裟與了他罷。』三藏聽說，就如刀刺其心，一時間見他打不過，只得開言道：『悟空，隨你罷。』行者便



叫列位長官不必打了。我們擔進來的，那兩個包袱中，有一件錦襪袂，價值千金。你們解開，拿了去罷。衆禁子聽言，一齊動手，把兩個包袱解看。雖有幾件布衣，有個引袋，俱不值錢。只見幾層油紙包裹，一物霞光焰焰，知是好物料。開看時，但只見巧妙明珠綴，稀奇佛寶攢，盤龍鋪繡結，飛鳳錦沿邊。衆皆爭看，又驚動本司獄官，走來喝道：「你們在此嚷甚的？禁子們跪道：『老爹纔却提控送下四個和尚，乃是大夥強盜。他是我們打了，他幾下把這兩件包袱與我。』我們打開看時，見有此物，無可處置。若衆人扯破分之，其實可惜。若獨歸一人，衆人無利。幸老爹來，憑老爹做個譬，獄官見了，又是一件袈裟，又將別項衣服，並引袋兒通檢看了，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見有各國的寶印花押道：『早是我來看呀。不然，你們都撞出事來了。這和尚不是強盜，切莫動他衣服。待明日太爺再審。』方知端的。衆禁子聽言，將包袱還與他，照舊包裹，交與獄官收訖。漸漸天晚，聽得樓頭起鼓，火甲巡更，捱至四更三點，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盡皆睡着。他暗想道：『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老孫不開口折辯，不使法力者，蓋爲此耳。如今四更將盡，災將滿矣。我須去打點打點。天明好出牢門。你看他弄本事，將身小小，脫出轄牀，搖身一變，變做個猛蟲兒，從房簷瓦縫裏飛出。見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靜之天地，認了方向，徑飛向寇家門首。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又飛近他們口看時，原來是個做豆腐的。見一個老頭兒燒火，媽媽兒擠漿。那老兒忽的叫聲媽媽，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財，只是沒壽。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我還大他五歲。他老子叫做寇銘，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做些租帳，也討不起。他到二十歲時，那銘老兒死了，他掌着家當，其實也是他一步步好運，娶的妻是那張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針兒，却倒旺夫。自進他們種田，又收放帳，又起買着的有利，做着賺錢，被他如今掙了有十萬家私。他到四十歲上，就回心向善，齋了萬僧。不期昨夜被強盜踢死，可憐。今年纔六十四歲，正好享用。何期這等向善，不得好報，乃死於非命。可嘆，可嘆。行者一一聽之，却早五更初點，他就飛入寇家，只見那堂屋裏已停着棺材材，頭邊點着燈，擺列着香燭花果。媽媽在旁啼哭，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兩個媳婦拿兩盞飯兒供獻。行者就釘在他材頭上，咳嗽一二聲，說得那兩個媳婦，查手舞腳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動，只叫爺爺，嚶嚶，那媽媽子胆大，把材頭撲了一把道：『老員外，你活了。行者學着那員外的聲音道：『我不會活。兩個兒子一發慌了，不住的叩頭垂淚，只叫爺爺，嚶嚶，媽媽子硬着胆，又問道：『員外，你會活如何說話？』行者道：『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說道：『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陷害無辜。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頭道：『好老兒啊，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我那些枉口誑舌，害甚麼無辜。』行者喝

道有個甚麼。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沙僧劫出金銀去，行者打死你父親。只因你誑言，把那好人受難。那唐朝四位老師，路遇強徒，奪將財物，送來謝我，是何等好意。你却假扮失狀，着兒子們首官官府，又未細審。如今把他們監禁，那獄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寧，報與閻王。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教你們起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在家攪鬧一月，將合家老幼，並雞狗之類，一個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頭哀告道：「爹爹請回，切莫傷殘老幼。」待天明就飛至刺史住宅裏面，低頭觀看。那房內裏已有燈光，見刺史已起來了，他就飛進中堂看時，只見中間後壁掛着一軸畫兒，是一個官兒騎着一匹點子馬，有幾個從人，打着一把青傘，舉着一張校牀，更不識是甚麼故事。行者就釘在中間，忽然那刺史自房裏出來，灣着腰，梳洗行者，猛的裏咳嗽一聲，把刺史唬得慌慌張張，走入房內，梳洗畢，穿了大衣，即出來對着畫兒焚香禱告道：「伯考姜公乾一神位，孝姪姜坤三，蒙祖上德蔭，忝中甲科，今叨受銅臺府刺史，旦夕侍奉香火不絕，爲何今日發聲，切勿爲邪爲祟，恐誑家衆。行者暗笑道：「此是他大爺的神子，却就掉着經兒，叫道：「坤三賢姪，你做官，雖承祖蔭，一向清廉，怎的昨日無知，把四個聖僧當賊，不審來音，囚於禁內，那獄神土地城隍不安，報與閻君，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教你推情察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刺史聽言，心中悚懼道：「大爺請回。」小姪升堂，當就解放行者道：「既如此，燒紙來。」我去見閻君回話。刺史復添香燒紙拜謝行者，又飛出來看時，東方早已發白，及飛到地靈縣，又見那合縣官，却都在堂上。他思道：「猛蟲兒說話，被人看見，露出馬脚來，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個大法身，從空裏伸下一隻腳來，把個縣堂躡滿口，叫道：「衆官聽着，我乃玉帝差來的浪蕩遊神，說你這府監裏屈打了取經的佛子，驚動三界諸神不安，教我傳說，趁早放他，若有差池，教我再來一脚，先踢死合府縣官。」後驢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爲灰燼，概縣官吏人等，慌得一齊跪倒，磕頭禮拜道：「上聖請回。」我們如今進府稟上府尊，即教放出千萬莫動脚，驚唬死下官。行者纔收了法身，仍變做個猛蟲兒，從監房瓦縫裏飛入，依舊鑽在牀中間，睡着，却說那刺史升堂，纔擡出投文牌去，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門叫喊。刺史着令進來，二人將解犯遞上，刺史見了，發怒道：「你昨日遞了失狀，就與你拿了賊來，你又領了贓去，怎麼今日又來遞解狀。」二人滴淚道：「老爺昨夜小的父親顯魂道：「唐朝聖僧，原將賊徒拿住，拿獲財物，放了賊去，好意將財物送還我家報恩，怎麼反將他當賊，拿在獄中受苦。」獄中土地城隍不安，報了閻王。閻王差鬼使，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釋放唐僧，庶免災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來遞個解

詞望老爺方便方便。刺史聽他說了這話，却暗想道：他那父親乃是熱屍，新鬼顯魂，報應猶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麼今夜也來顯魂教我審放？看起來必是冤枉。正忖度間，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急急跑上堂，亂道：「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適纔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強盜，都是取經的佛子。若少遲延，就要踢殺我等官員。還要把城池連百姓都踏爲灰燼。刺史又大驚失色，即叫刑房吏火速寫牌提出。當時開了監門，提出八戒愁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老孫俱已幹辦停當。上堂切不可下跪。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坐，却等我問他要行李。馬匹少了一些兒，等我打他你看說不了。」已至堂口，那刺史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一見都下來迎接道：「聖僧昨日來時一則接上司忙迫，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賊，未及細問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衆官滿口認稱，都道：「錯了，錯了，莫怪莫怪。」又問獄中可曾有甚疎失。行者近前努目睜看，厲聲高叫道：「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獄中人得了，快快還我。今日却該我拷較你們了。枉拿平人做賊，你們該個甚罪。」府縣官見他作惡，無一個不怕，即便叫收馬的牽馬來收行李的取行李來，一一交付明白。你看他三人一個個逞兇，衆官只以寇家遮飾。三藏勸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們且到寇家去。」一則弔問，二來與他對證對證。看是何人見我做賊。行者道：「說得是。」等老孫把那死的叫起來，看是那個打他。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馬，吆吆喝喝一擁而出。那些府縣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說得那寇梁兄弟在門前不住的磕頭接進廳。只見他孝堂之中一家兒都在孝幔裏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誑語，害人人的媽媽子且莫哭。等老孫叫你老公來看他，說說那個打死的。羞他一羞，衆官員只道孫行者說的是笑話。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師父坐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等我去了就來。」好大聖跳出門，望空就起。只見那徧地彩霞籠住宅，一天瑞氣護元神。衆等方纔認得是個騰雲駕霧之仙，起死回生之聖。這裏一一焚香禮拜不題。那大聖一路筋斗雲，直至幽冥地界，徑撞入森羅殿上，慌得那十代閻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頭迎，千株劍樹皆敬側。萬疊刀山盡坦平，枉死城中魍魎化。奈河橋下鬼超生，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陰司處處明。十閻王接下大聖相見了，問及何來何幹。行者道：「銅臺府地靈縣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個收了。快點查來與我。」十閻王道：「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見地藏也。行者即別了，徑至翠雲宮見地藏王菩薩。菩薩與他禮畢，具言前事。菩薩喜道：「寇洪陽壽止該卦數，命終不染牀席棄世而去。我因他齋僧，是個善士，收他做個掌善緣簿子的案長。既大聖來取，我再延他陽壽一紀，教他跟大聖去。」金衣童

子遂領出寇洪。寇洪見了行者，聲聲叫道：「老師，老師，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強盜踢死，此乃陰司地藏王菩薩之處。我老孫特來取你到陽世間，對明此事。既蒙菩薩放回，又延你陽壽一紀。待十二年之後，你再來也。」那員外頂禮不盡，行者謝辭了菩薩，將他吹化爲氣，掉於衣袖之間。同去幽府復返陽間，駕雲頭到了寇家，即喚八戒揜開材蓋，把他魂靈兒推付本身。須臾間，透出氣來活了。那員外爬出材來，對唐僧四衆磕頭道：「師父，師父，寇洪死於非命，蒙師父至陰司救活，乃再造之恩，言謝不已。」及回頭見各官羅列，即又磕頭道：「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那刺史道：「你兒子始初遞失狀，坐名告了聖僧，我即差人捕獲，不期聖僧路過，殺劫你家的賊，奪取財物，送還你家。是我下人誤捉，未得詳審，當送監禁。今夜被你顯魂，我先伯亦來家訴告。縣內又蒙浪蕩遊神下界，一時就有這許多顯應，所以放出聖僧取經，僧却又去救活你也。」那員外跪道：「老爹，其實枉了這四位聖僧。那夜有三十多名強盜，明火執杖，劫去家私。是我難捨，向賊理說，不期被他一脚撩陰，踢死。與這四位何干？」叫過妻子來，是誰人踢死，你等輒敢妄告。請老爹定罪。當時一家老小，只是磕頭，刺史寬免其罪過。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謝府縣厚恩。至次日，再掛齋僧牌，又赦留三藏、三藏，決不肯住。却又請親友辦旌幡，如前送行而去。噫，這正是：地闊能存凶惡事，天高不負善心人。逍遙穩步如來經，只到靈山極樂門。畢竟不知見佛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寇員外既得回生，復整理了幢旛鼓樂，僧道親友依舊送行不題。却說唐僧四衆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與他處不同。見了些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所過地方，家家向善，戶戶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見林間客誦經，師徒們夜宿曉行。又經有六七日，忽見一帶高樓，幾層傑閣，真個是：冲天百尺聳漢凌空，低頭觀落日，引手摘飛星。豁達騰軒，香宇宙，嵯峨棟宇接雲屏。黃鶴信來秋樹老，彩鸞書到晚風清。此乃是靈宮寶闕，琳館珠庭，真堂談道。宇宙傳經，花向春來美。松陵雨過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鳳儀翔萬感靈。三藏舉鞭遙指道：「悟空，好去處。耶行者道：「師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處，倒強要下拜。今日到了這真境界，真佛像處，倒還不下馬，是怎的說？」三藏聞言，慌得翻身跳下來，已到了那樓閣門首，只見一個道童，斜立山門之前，叫道：「那來的莫非東土取經人，麻長老急整衣，擡頭觀看他。」身披錦衣，手搖玉塵，身披錦衣，寶閣瑤池常赴宴，手搖玉塵，丹臺紫府每揮塵。肘懸仙籙，足踏履鞋，飄然真羽士，秀麗實奇哉。煉就長生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聖僧不識靈山客，雷音金頂大仙來。孫大聖認得他，即叫師父，此乃是靈山脚下玉

真觀金頂大仙他來接我們哩。三藏方纔醒悟，進前施禮。大仙笑道：「聖僧今年纔到我，我被觀音菩薩哄了，他十年前領佛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人，原說二三年就到我處。我年年等候，渺無消息，不意今年纔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勞大仙，威意感激，感激遂此四衆牽馬挑担，同入觀裏，却與大仙一一相見，卽命看茶擺齋。」又叫小童兒燒香湯，與聖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功滿行完，宜沐浴，煉馴本性，合天真，千辛萬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魔盡果然登佛地。災消故得見沙門，洗塵滌垢，全無染，反本還原，不壞身。師徒們沐浴了，不覺天色將晚，就於玉真觀安歇。次早，唐僧換了衣服，披上錦襪，裝戴了昆盧帽，手持錫杖，登堂拜辭大仙。大仙笑道：「昨日纏綿，今日鮮明，覩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別，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孫認得路。」大仙道：「你認得的是雲路，聖僧還未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行者道：「這個講得是。」老孫雖走了幾遭，只是雲來雲去，實不會踏着此地。既有本路，還煩你送我。我師父拜佛心重，幸勿遲疑。那大仙笑吟吟，攜着唐僧手，接引旃壇上法門。原來這條路，不出山門，就是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大仙指着靈山道：「聖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靄千重的，就是靈鷲高峯，佛祖之聖境也。」唐僧見了，就拜行者笑道：「師父，還不到拜處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馬，離此鎮還有許遠，如何就拜？」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是大仙道：「聖僧，你與大聖、天蓬、捲簾四位已到福地，望見靈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辭而去。大聖引着唐僧等，緩步登山，不上五六里，見了一道活水，滾滾飛流，約有八九里寬闊，四無人跡。三藏心驚道：「悟空，這路來得差了，敢莫大仙錯指了？」此水這般寬闊，這般洶湧，又不見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廂不是一座大橋，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哩。」長老等又近前看時，橋邊有一扁扁，上有凌雲渡三字。原來是一根獨木橋，正是遠看橫空如玉棟，近觀斷水一枯槎。維河架海，還容易；獨木單梁，人怎躡？萬丈虹霓，平臥影千尋。白練接天涯，十分細滑，渾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三藏心驚胆戰道：「悟空，這橋不是人走的，我們別尋路經去來。」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這是路，那個敢走？」水面又寬，波浪又湧，獨獨一根木橋，又細又滑，怎生動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拽開步，跳上獨木橋，搖搖擺擺，須臾跑將過去。」在那邊招呼道：「過來。」唐僧搖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行者又從那邊跑過來，拉着八戒道：「獸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臥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饒我罷。」讓我駕風霧過去。行者按住道：「這是甚麼去處？許你駕風雲，必須從此橋上走過，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罷，實是走不得。」他兩個在那橋邊，扯扯拉拉的要鬪。沙僧走去勸解，纔撒脫了手。三藏回頭，忽見那下溜中有一人撐一隻船來，叫道：「上渡，上渡，長老大。」

喜道：徒弟，休得亂頑。那裏有隻渡船兒來了？他三個跳起來，站定，同眼觀看。那船兒來得至近，原來也是一隻無底的船兒。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認得是接引佛祖，又稱爲南無寶幢光王佛行者，却不題破。只管叫撐攏來，撐攏來。霎時撐近岸邊，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見了，又心驚道：你這無底的破船兒，如何渡人？佛祖道：我這船，鴻濛初判，有聲名。幸我撐來，不變更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昇平。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無底船兒難過海。今來古往渡羣生。孫大聖合掌稱謝道：承感意，接引吾師。師父上船去。他這船兒雖是無底，却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長老還自驚疑。行者揆着膊子，往上一推。那師父踏不住脚，轆轤的跌在水裏。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師父還抖衣服，擦鞋脚。報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牽馬挑擔，也上了船，都立在輝耀之上。那佛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決下一個死屍，長老見了，大驚。行者笑道：師父莫怕。那個原來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那撐船的打着號子也說：那是你。可賀，可賀。他們三人也一齊聲相和，撐着船，不一時，穩穩當當的過了凌雲仙渡。三藏纔轉身，輕輕的跳在彼岸，有詩爲證。脫却胎胞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今朝行滿方成佛，洗淨當年六六塵。此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法。四衆上岸，回頭連無底船兒，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纔省悟，急轉身，反謝了三個徒弟。行者道：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我等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伽持，幸脫了凡胎。師父你看這面前花草松篁，鸞鳳鶴鹿之勝境，比那妖邪顯化之處，孰美孰惡？何善何兇？三藏稱謝不已。一個個身輕體快，步上靈山。早見那雷音古剎，頂摩霄漢中，根接須彌脈，巧峯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燒金白鶴，棲松立枝頭。渾如煙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耀舞世間稀。又見那黃森森金瓦，疊鶯鶯明幌幌花磚鋪瑤瑤，東一行西一行，盡都是蕊宮珠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珍樓。天王殿上放霞光，護法堂前噴紫燄。浮屠塔顯優鉢花香，正是地勝疑天別，雲閑覺晝長。紅塵不到諸緣盡，萬劫無虧大法堂。師徒們逍遙遙，走上靈山之頂，又見青松林下，列優婆翠柏叢中，排善士長老，就便施禮。慌得那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合掌道：聖僧且休行禮，待見了牟尼，却來相敘。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那長老手舞足蹈，隨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門之外。那廂有四大金剛，迎住道：聖僧來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畢，就欲進門。金剛道：聖僧少待。容稟過再進。那金剛着一個轉山門報與二門上四大金剛，說唐僧到了。二門上又傳入三門上，說唐僧到了。三山門內原是打供的神僧，聞得唐僧到。

時急至大雄殿下，報與如來至尊釋迦牟尼文佛說。唐朝聖僧到於寶山，取經來了。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却傳金旨召唐僧進那裏邊。一層一節，欽依佛旨，叫聖僧進來。這唐僧循規蹈矩，同悟空、悟能、悟淨、牽馬挑擔，竟入山門。正是：當年奮志奉欽差，領牒辭王出玉階。清曉登山迎霧露，黃昏枕石臥雲羶。挑裨遠步三千水，飛錫長行萬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見如來。四衆到大雄寶殿，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復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頽顛作禮，啓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衆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詐，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敬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瞋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生，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碓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我今有經三藏，可以超脫苦惱，解釋災愆。三藏有法一藏，談天有論一藏，說地有經一藏，度鬼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經，正善之門。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般不載。汝等遠來，待要全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叫阿難、伽葉，你兩個引他四衆到珍樓之下，先將齋食待他，齋罷，開了寶閣，將我那三藏經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傳流東土，永注洪恩。二尊者即奉佛旨，將他四衆領至樓下，看不盡那奇珍異寶，擺列無窮，只見那設供的諸神鋪排齋宴，並皆是仙品。仙餅、仙茶、仙果、珍饈百味，與凡世不同。師徒們頂禮了佛恩，隨心享用，其實是寶饌金光，映目明異，香奇品更微，精千層金閣無窮麗。一派仙音入耳清，素味仙花人罕見。香茶異食得長生，向來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喜道成。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處正壽長生，脫胎換骨之饌，儘着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衆餐畢，却入寶閣開門登看，那廂有霞光瑞氣籠罩，千重彩霧祥雲遮漫，萬道經櫃上寶篋外都貼了紅簽，楷書着經卷名目，乃是：

涅槃經一部……七百四十八卷

菩薩經一部……一千二十一卷

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

首楞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

恩意經大業一部……五十卷

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

寶藏經一部……四十五卷 華嚴經一部……五百卷 禮真如經一部……九十卷

大般若經一部……九百一十六卷 大光明經一部……三百卷 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卷

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 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 金剛經一部……一百卷

正法論經一部……一百二十卷 佛本行經一部……八百卷 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

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 大集經一部……一百三十卷 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

法華經一部……一百卷 瑜伽經一部……一百卷 寶常經一部……二百六十卷

西天論經一部……一百三十卷 僧祇經一部……一百五十六卷 佛國雜經一部一千九百五十卷

起信論經一部……一千卷 大智度經一部……一千八十卷 寶威經一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本闍經一部……八百五十卷 正律文經一部……二百卷 大孔雀經一部二百二十卷

維識論經一部……一百卷 貝舍論經一部……二百卷

阿難伽葉引唐僧看過遍經名對唐聖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

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會備得二尊者笑道好好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

忍不住叫噪道師父我們去告知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難道莫嚷此是甚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

來接經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勸住了行者轉身來接一卷卷收在包裹馱在馬上又捆了兩担八戒與沙僧挑着却

來寶座前叩頭謝了如來一直出門逢一位佛祖拜兩拜見一尊菩薩拜兩拜又到大門拜了比丘僧尼優婆塞塞一

一相辭下山奔路不題却說那寶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他在閣上暗暗的聽着那傳經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難伽

葉將無字之經傳去却自笑云東土眾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却不枉費了聖僧這場跋涉問座邊有誰在此只見白

雄尊者閃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飛星趕上唐僧把那無字之經奪了教他再來求取有字之經白雄尊者即

駕狂風滾離了雷音寺山門之外大作神威那陣好風真個是佛前勇士不比異二風神仙竅怒號遠響吹噓少女

這一陣魚龍皆失穴江海逆波濤玄猿捧果難來獻黃鶴回雲找舊巢丹鳳清音鳴不美錦雞喔運叫聲嘈青松枝折

優鉢花飄翠竹竿竿倒金蓮朵朵搖鐘聲遠送三千里經韻輕飛萬壑高崖下奇花殘美色路旁瑤草偃鮮苗彩鸞難

舞翅白鹿躲山崖蕩蕩異香漫宇宙清高風氣徹雲霄那唐長老正行間忽聞香風滾滾只道是佛祖之吉祥未曾



隄防。又聞得響一聲，半空中伸下一隻手來，將馬馱的經，輕輕搶去，說得個三藏捶胸叫喚。八戒滾地來追，沙和尚護守着經擔，孫行者急趕去，如飛那白雄尊者見行者趕得將近，恐他棒頭上沒眼，一時間不分好歹，打傷身體，即將經包摔碎，拋在塵埃。行者見經包破落，又被香風吹得飄零，却就按下雲頭，顧經不去追趕。那白雄尊者收風斂霧，回報古佛不題。八戒去追趕，見經本落下，遂與行者收拾，背着來見唐僧。唐僧滿眼垂淚道：「徒弟呀，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卷卷俱是白紙，長老短嘆長吁的道：『我東土人果是沒福，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麼敢見唐王誑君之罪，誠不容誅也。』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道：『師父，不消說了，這就是阿儂伽葉那廝，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措財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是，正是，告他去來。』四衆急急回山，無好步忙忙，又轉上雷音，不多時，到於山門之外，衆皆拱手相迎。笑道：『聖僧是換經來的。』三藏點頭稱謝，衆金剛也不阻攔，讓他進去，直至大雄殿前，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箇千魔，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儂伽葉措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救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空取。向時衆比丘聖僧下山，會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衆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儂伽葉，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此報數。二尊者復領四衆，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鉢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遙，不會備得人事。這鉢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將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謝。』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庶不辜欽差之意。遠涉之勞也。那阿儂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彈指的，扭脣的，一個個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經的人事，須臾把臉皮都羞皺了。』只是拿着鉢盂不放。伽葉却纔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三藏却不羞，徒弟們，你們都好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傳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數。收拾齊整，馱在馬上，剩下的，還裝了一担，叫八戒挑着，自己行李沙僧挑着，行者牽了馬，唐僧拿了錫杖，按一按昆盧帽。

抖一抖錦袈裟，纔喜喜歡歡，到我佛如來之前，正是那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難却愛錢，先次未詳虧古佛，真後來實始安然。至今得意傳東土，大衆均將雨露沾。阿難伽葉引唐僧來見如來，如來高陞蓮座，指令降龍伏虎，二大羅漢，敲響雲磬，遍請三千諸佛，三千揭諦，八金剛，四菩薩，五百尊羅漢，八百比丘僧，大衆優婆塞，比丘尼，優婆夷，冬天各洞，福地靈山，大小尊者聖僧，該坐的請登寶座，該立的侍立兩旁，一時間，天樂遙聞，仙音噴噴，滿空中祥光疊疊，瑞氣重重，諸佛畢集，參見了如來，如來問阿難伽葉，傳了多少經卷，與他可一一報數，二尊者即開報現付去唐朝。

涅槃經	四百卷	菩薩經	三百六十卷	虛空藏經	二十卷
首楞嚴經	三十卷	恩意經大集	四十卷	決定經	四十卷
寶藏經	二十卷	華嚴經	八十一卷	禮真如經	三十卷
大般若經	六百卷	大光明經	五十卷	未曾有經	五百五十卷
維摩經	三十卷	三論別經	四十二卷	金剛經	一卷
正法論經	二十卷	佛本行經	一百一十六卷	五龍經	二十卷
菩薩戒經	六十卷	大集經	三十卷	摩竭經	一百四十卷
法華經	十卷	瑜伽經	三十卷	寶常經	一百七十卷
西天論經	三十卷	僧祇經	一百一十卷	佛國雜經	一千六百二十八卷
起信論經	五十卷	大智度經	九十卷	寶威經	一百四十卷
本闍經	五十六卷	正律文經	十卷	大孔雀經	十四卷
維識論經	十卷	貝舍論經	十卷		

一一又謝了衆聖不題。如來因打發唐僧去後，纔散了傳經之會。旁又閃上觀世音菩薩，合掌啟佛祖道：「弟子當年領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之人，今已成功，共計得一十四年，乃五二零四十日，還少八日，不合藏數。准弟子繳還金旨，如來大喜道：『所言甚當，准繳金旨。』即叫八大金剛吩咐道：『汝等快使神威，駕送聖僧回東，把真經傳留，即引聖僧西回。須在八日之內，以完一藏之數，勿得遲違。』金剛隨即趕上唐僧，叫道：『取經的，跟我來。』唐僧等俱身輕體健，蕩蕩飄飄，隨着金剛，駕雲而起。這纔是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昇。畢竟不知回東土怎生傳授，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剋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啟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准繳。』又問道：『那唐僧四衆，一路上心行何如？』諸神道：『委實心虔志誠，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菩薩從頭看了一遍，上寫着：

蒙差揭諦皈依，謹記唐僧難數清。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折從落坑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却袈裟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流沙難渡十五難，收得沙僧十六難。四聖顯化十七難，五莊觀中十八難。難活人參十九難，貶退心猿二十難。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寶象國捎書二十二難。金盞殿變虎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蓮花洞高懸二十五難，烏雞國救主二十六難。被魔化身二十七難，號山逢怪二十八難。風攝聖僧二十九難，心猿遭害三十難。請聖降妖三十一難，黑河沉沒三十二難。搬運車遲三十三難，大賭輸贏三十四難。祛道興僧三十五難，路逢大水三十六難。身落天河三十七難，魚籃現身三十八難。金嶼山遇怪三十九難，普天神難伏四十難。問佛根源四十一難，吃水遭毒四十二難。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再貶心猿四十五難，難辨獼猴四十六難。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收縛魔王四十九難，賽城掃塔五十難。取寶救僧五十一難，棘林吟咏五十二難。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諸天神遭困五十四難。稀柿衕穢阻五十五難，朱紫國行醫五十六難。拯救疲癯五十七難，降妖取后五十八難。七情迷沒五十九難，多目遭傷六十難。路阻獅駝六十一難，怪分三色六十二難。城裏遇災六十三難，請佛收魔六十四難。比丘救子六十五難，辨認

眞邪六十六難。松林救怪六十七難。僧房臥病六十八難。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滅法國難行七十難。隱霧山馮魔七十一難。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鉢七十四難。竹節山遭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婿七十八難。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凌雲渡脫胎八十難。路經十萬八千里。聖僧歷難簿分明。

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忽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眞。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卽命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這揭諦得令飛雲一駕向東來。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呬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八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按下。將他四衆連馬與經墜落地。噫。正是那九九歸眞道行難。堅持篤志立玄關。必須苦練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莫把經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古來妙合參同契。毫髮差殊不結丹。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遲。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脚歇哩。大聖道。俗語云。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難。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鬪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裏。是這裏。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啊。仔細看在那岸。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女兒。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白鼉伏渡。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會作弊。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退兩難。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頻頻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唐僧九之數未完。還該有一難。故羈留於此。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聖僧。唐聖僧。這裏來。這裏來。四衆皆驚。舉頭觀看。四無人跡。又沒舟船。却是一個大白賴頭鼉。在岸邊探着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你這幾年。却纔回也。行者笑道。老鼉。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鼉。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鼉卽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頭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脚踏着老鼉的項。一脚踏着老鼉的頭。叫道。老鼉。好生走穩者。那老鼉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

地將他師徒四衆連馬五口馱在身上竟回東岸而來誠所謂不二門中法奧玄諸魔戰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秉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龜老龜馱着他們颯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會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着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會問否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會問得老龜年壽無言可答却又不敢欺打詭語沉吟半晌不會答應老龜即知不會替他問了將身一幌唵的淬下水去把他四衆連馬并經通皆落水噴還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沉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濕了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閃俱作走石飛沙但見那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烟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遮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烟掣紅銷霧迷星月風鼓的沙塵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烟幌的飛禽叫噪霧漫的樹木無踪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烟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好風頽山烈石松篁倒好雷驚螫傷人威勢豪好烟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漫空蔽九霄說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却雙手掄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烟乃是些陰魔作號欲奪所取之經勞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却纔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裏容我等保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爲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溼透了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掄着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感所以不能奪去三藏八戒沙僧方纔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却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晾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尙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烟霧光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曬經石上留踪跡千古無魔到此方他四衆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見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抬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裏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八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過此衝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裏有住坐又有得吃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却不是好

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恰遇着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裏看見漁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衝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到舍下，却在這裏盤弄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的經典衣物，如何溼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龜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會問得，他遂淬在水內，故此溼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佛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會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全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澄赴莊。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七個，傳百個，傳千個，若老若幼，都來接着。陳清聞說，就擺香案，在門前迎迓，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合家人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籍，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也道：「殺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馱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麼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却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身，輕及至雷音寺，參如來，蒙珍樓賜宴，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復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并白龜淬水、陰魔暗奪之事，細細陳了一遍，就欲拜別。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已創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復請至寺觀看。三藏却又將經包兒放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會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會舉筋，又一起來請，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興。朱紅牆扇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幾株嫩柏還澆水，數榦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壘，疊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三藏看畢，纔上高樓樓上，果裝塑着他四衆之像。八戒看見，扯着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却好，却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後廊，還就擺齋的候請。」行者却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衆老道：「那廟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却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只我們自今去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行。」

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衆等却叩頭拜謝。只元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時節吃得，却沒人家連請十請，今日吃不得，却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饒他氣滿略動手，又吃過八九盤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家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最領時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經，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裏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爲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家熟睡，寂寂的去了罷。」八戒却也知覺，沙僧盡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抬上馱垛，挑着担，從廡廊馱出到於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如拜主人。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且不言他四衆脫身，隨金剛駕風而起，却說陳家莊救生寺內多人，天曉起來，仍治果餚來獻，至樓下不見了唐僧，這個也來問，那個也來尋，俱慌慌張張，莫知所措，叫苦連天的道：「清清把個活佛放去了一會家，無計將辦來的品物，俱抬在樓上祭祀燒紙，以後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還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親許願，求財求子的，無時無日，不來燒香祭賽，真個是金爐不斷千年火，玉盞常明萬載燈，不題。却說八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衆，不一日送至東土，漸漸望見長安，原來那太宗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即差工部官在西安關外起建了望經樓，接經。太宗年年親至其地，恰好那一日出駕，復到樓上，忽見正西方滿天瑞靄，陣陣香風，金剛在空中叫道：「聖僧此間乃長安城了，我們不好下去，這裏人伶俐，恐泄漏吾像，孫大聖三位也不消去，汝自去傳了經與汝主，即便回來，我在霄漢中等你，與你一同繳旨。」大聖道：「尊者之言雖當，但吾師如何挑得經担，如何牽得這馬，須得我等同去。」一送煩你在空少等，諒不敢誤。」金剛道：「前日觀音菩薩啓過如來，往來只在八日，方完藏數，今已經四日有餘，只怕八戒貪圖富貴，誤了限期。」八戒笑道：「師父成佛，我也望成佛，豈有貪圖之理。」潑大羅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經，就來與你回向也。」跌手挑着擔，沙僧牽着馬，行者領着聖僧，都按下雲頭，落於望經樓邊。太宗同多官一齊見了，即下樓相迎道：「御弟來也。」唐僧即翻身下拜，太宗攙起，又問：「此三者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將朕御車馬。」

扣背請御弟上馬回朕回朝。唐僧謝了恩，騎上馬，大聖掄金箍棒緊隨，八戒、沙僧俱扶馬挑担，隨駕後共入長安。真個是當年清宴樂昇平，文武安然顯俊英。水陸場中僧演法，金鑾殿上主差卿。關文敕賜唐三藏，經卷原因配五行。苦煉兇魔種種滅，功成今喜上朝京。唐僧四眾隨駕入朝，滿城中無人不知是取經人來了。却說那長安唐僧舊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見幾株松樹一顆顆頭俱向東，驚訝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刮風，如何這樹頭都扭過來了？內有三藏的舊徒弟，快取衣服來取經的老師父來了。」衆僧問道：「你何以知之？」舊徒曰：「當年師父去時，曾有言道：『我去之後，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樹枝頭，若是東向，我即回矣。』我師父佛口聖言，故此知之。」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時，早已有入傳播說取經的人，適纔方到。萬歲爺爺接入城來了。衆僧聽說，又急急跑來，却就遇着一見大駕，不敢近前。隨後跟至朝門之外，唐僧下馬，同衆進朝。唐僧將龍馬與經担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玉階之下。太宗傳宣御弟上殿，賜坐。唐僧又謝恩，坐了。教把經卷擡來行者等取出，近侍官傳上太宗。太宗又問多少經數，怎生取來。三藏道：「臣到了靈山，參見佛祖，蒙差阿難伽葉二尊者先引至珍樓內，賜齋。次到寶閣內，傳經。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備得，不會送他。他遂以經與了。當謝佛祖之恩，東行忽被妖風搶了經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趕奪，却俱拋擲散漫。因展看，皆是無字空本。臣等着驚，復去拜告懇求。佛祖道：『此經成就之時，有比丘聖僧將下山與舍衛國趙長者家看誦了一遍，保佑他家生者安，亡者超脫。』止討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意思還嫌賣賤了。後來子孫沒錢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將欽賜紫金鉢盂送他，方傳了有字真經。此經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檢了幾卷傳來，共計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數蓋合一藏也。太宗更喜，教光祿寺設宴東閣酬謝。忽見他三徒立在階下，容貌異常，便問高徒果外國人耶？長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孫，法名悟空，臣又呼他爲孫行者。他出身原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佛祖困壓在西番兩界山石匣之內。蒙觀音菩薩勸善，情願皈依。是臣到彼救出，保護甚虧。此徒二徒弟姓豬，法名悟能，臣又呼他爲豬八戒。他出身原是福陵山雲棧洞人氏，因在烏斯藏高老莊上作怪，亦蒙菩薩勸善，虧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担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淨，臣又呼他爲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薩勸善，兼教沙門那匹馬不是主公所賜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盤山，鷹愁澗，涉水原馬被此馬吞之。虧行者請菩薩問此馬來歷，原是西海龍王之子，因有罪也，蒙菩薩解救，教他與臣作脚力。當時變作原馬，毛色相同，幸虧他登山越嶺，跋涉崎嶇，去時騎坐，來時歇經，亦甚賴其力也。太宗聞言稱讚不已，又問：『這步西方，端有』



程多少。三藏道總記菩薩之言，有十萬八千里之遠。途中未曾記數，只知經過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不遇水寬洪，還經幾幾座國王，俱有照驗印信，叫徒弟將通關文牒取上來，對主公繳納。當時遞上，太宗看了，乃貞觀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太宗笑道：「久勞遠涉，今已真觀二十七年矣。」牒文上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西梁女國印、祭賽國印、朱紫國印、比丘國印、滅法國印，又有鳳仙郡印、玉華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覽畢，收了。早有當駕官請宴，即下殿攜手而行，又問高徒能禮貌乎？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曠野之妖身，未諳中華聖朝之禮數。」萬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請東閣赴宴去也。」三藏又謝了恩，招呼他三衆，都到閣內觀看，果是中華大國，比尋常不同。你看那：門懸綵繡，地襯紅毡，異香馥郁，奇品新鮮，琥珀杯，琉璃盞，鑲金點翠，黃金盤，白玉碗，嵌錦花纏爛，黃蔓菁，糖澆香芋，麝菇甜美，海菜清奇，幾次添來薑辣筍，數番辦上蜜調葵，麵筋椿樹葉，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乾，薇花椒，黃菜蔬，芥末拌瓜絲，幾盤素品，還猶可數種奇稀果，奪魁核桃柿餅，龍眼荔枝，宣州蘭栗，山東棗，江南銀杏，兔頭梨，榛松，蓮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齊椒，檳林，檳榔，沙果，慈菰，嫩藕，脆李，楊梅，無般不備，無件不齊，還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更有那美酒，香茶，與異奇說不盡百味珍饈，眞上品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師徒四衆，與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當中，歌舞吹彈，整齊嚴肅，遂盡樂一日。正是：君王嘉會賽唐虞，取得眞經福有餘。千古流傳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當日天晚，謝恩宴散，太宗回宮，多官回宅，唐僧等歸於洪福寺，只見寺僧磕頭迎接，方進山門，衆僧道：「師父，這樹頭兒，今早俱忽然向東，我們記得師父之言，遂出城來接，果然到了，長老喜之不勝，遂入方丈。此時八戒也不喫茶飯，也不弄諠頭行者沙僧，個個穩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靜，當晚睡了。次早，太宗升朝，對羣臣言曰：「朕思御弟之功，至深至大，無以爲酬，一夜無寐，口占幾句俚談，權表謝意，但未會寫出，叫中書官來，朕念與你，你一一寫之，其文云。」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似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靈靈凡愚，區區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古

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馴化當常見常隱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禽類於三途遺訓退宣導羣生於十地佛有經能分大小之乘更有法傳訛邪正之術我僧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使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振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剋心淨土法遊西域乘危遠邁策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步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字十有四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三乘六律之道馳驟於心田一藏百篋之文波濤於海口爰自所歷之國無涯求取之經有數總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計五千四十八卷譯布中華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溼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金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孽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染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以夫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矧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並日月而無窮景福遐敷傳布與乾坤而永大

寫畢即召聖僧此時長老已在朝門外候謝聞宣急入行俯伏之禮太宗傳請上殿將文字遞與長老覽遍復下謝恩奏道主公文辭高古理趣淵微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謝御弟之意名曰聖教序不知好否長老叩頭稱謝不已太宗又曰朕才愧珪璋言慚金石至於內典尤所未聞口占敘文誠爲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循躬省慮覩面慙心甚不足稱虛勞致謝當時多官齊賀頂禮聖教御文徧傳內外太宗道御弟將真經演誦一番何如長老道主公若演真經須尋佛地寶殿非可誦之處太宗甚喜即問當駕官長安城寺有那座寺院潔淨班中閃上大學士蕭瑀奏道城中有一鴈塔寺潔淨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經各虔捧幾卷同朕到鴈塔寺請御弟談經去來多官遂各各捧着隨太宗駕幸寺中搭起高臺鋪設齊整長老仍命八戒沙僧牽龍馬理行囊行者在我左右又向太宗道主公欲將真經傳流天下須當謄錄副本方可佈散原本還當珍藏不可輕褻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當謄召翰林院及中書科各官謄寫真經又建一寺在戒之東日營黃寺長老奉戲卷登臺方欲飄雨忽聞得香

十空中有八大金剛現。謂想佛於下經者。因去也。這家下行者三人。通白馬平地而起。長...

卷下對太宗禮首道。萬歲保重。臣僧見佛祖去也。也從念上起於九霄。相隨騰空而去。慌得那太宗與多官望空下拜。這正是。聖僧努力取經編。西宇周流十四年。苦歷程途遭患難。多經山水受連連。功完八九還如九。行滿三千及大千。大覺妙文回上國。至今東土永留傳。太宗與多官拜畢。即選高僧。就於鴈塔寺裏。修建水陸大會。看誦大藏真經。超脫幽冥孽鬼。普施善慶。將騰蛟過經文。傳播天下不題。却說八大金剛。駕香風。引着長老四眾。連馬五口。復轉靈山。連去連來。適在八日之內。此時靈山諸神。都在佛前聽講。八金剛引他師徒進去。對如來道。弟子前奉金旨。駕送聖僧等。已到唐國。將經交納。今特繳首。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職。如來道。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蟬子。因為汝不聽說法。輕慢我之大教。故貶汝之真靈。轉生東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我教。取去真經。甚有功果。加陞大職。正果。汝為旃檀功德佛。孫悟空。汝因大鬧天宮。吾以甚深法力。壓在五行山下。幸天災滿足。歸於釋教。且喜汝隱惡揚善。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加陞大職。正果。汝為鬪戰勝佛。豬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帥。為汝蟠桃會上。酗酒戲了仙娥。貶汝下界投胎。身如畜類。幸汝記愛人身。在福陵山雲棧洞造孽。喜歸大教。入我沙門。保聖僧在路。却又頑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擔有功。加陞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八戒口中。嚶道。他們都成佛。如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如來道。因汝口壯身慵。食腸寬大。蓋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沙悟淨。汝本是捲簾大將。先因蟠桃會上。打碎玻璃盞。貶汝下界。落於流沙河。傷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誠敬迦持。保護聖僧。登山牽馬有功。加陞大職。正果。為金身羅漢。又叫那白馬。汝本是西洋大海廣晉龍王之子。因汝違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門。每日家虧你。馱負聖僧來西。又虧你。馱負聖僧去東。亦有功者。加陞汝職。正果。為八部天龍。長老四眾。俱各叩頭謝恩。馬亦謝恩。訖。仍命揭諦。引了馬下靈山。後崖化龍池。邊將馬推入池中。須臾之間。那馬打個展身。即退了毛皮。換了角頭。渾身上長起金鱗。腮領下生出銀鬚。一身瑞氣。四爪祥雲。飛出化龍池。盤繞在山門裏。擎天華表柱上。諸佛讚揚。如來的大法。孫行者。却又對唐僧道。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金箍兒。你還念甚麼金箍咒。兒。緊勒我。趕早兒。念個鬆箍咒。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當時只為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豈有還在你頭上之理。你試摸摸。看行者舉手去摸一摸。果然無了。此時旃檀佛門。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自歸真。有詩為證。一僧道。

行修身五名... 百怪... 吳論正果... 大覺完成品職脫沉淪經傳...

關五聖高居不二門 五聖果位之時諸眾佛祖菩薩聖僧羅漢揭諦比丘優婆塞各山各洞神仙大神丁甲功曹

伽藍土地一切得道的師仙始初俱來聽講至此各歸方位你看那 靈鷲峯頭聚霞彩極樂世界集祥雲金龍穩臥

玉虎安然烏兔任隨來往龜蛇憑汝盤旋丹鳳青鸞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八節奇花四時仙果喬松古檜翠柏修

篋五色梅時開時結萬年桃時熟時新千果千花爭秀一天瑞靄紛紜 大衆合掌皈依都念

南無燃燈上古佛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南無清淨喜佛南無毘盧尸佛

南無寶幢王佛南無彌勒尊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無量壽佛南無接引歸真佛南無金剛不壞佛南無寶光佛南

無龍尊王佛南無精進善佛南無寶月光佛南無現無愚佛南無婆留那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功德華佛南

功德佛南無善遊步佛南無旃檀光佛南無摩尼幢佛南無慧炬照佛南無海德光明佛南無大慈光佛南無

王佛南無賢善首佛南無廣莊嚴佛南無金華光佛南無才光明佛南無智慧勝佛南無世靜光佛南無日月光

南無日月珠光佛南無慧幢勝王佛南無妙音聲佛南無常光幢佛南無觀世燈佛南無法勝王佛南無須彌光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南無金海光佛南無大通光佛南無才光佛南無辨檀功德佛南無鬥戰勝佛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文殊菩薩南無普賢菩薩諸菩薩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南無西天

極樂諸菩薩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南無比邱夷塞尼菩薩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南無金

剛大士聖菩薩南無淨壇使者菩薩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願

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此一身十方三世一

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